四庫全書

薈要

【子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
金石書畫之寶

Z121.5
CH1
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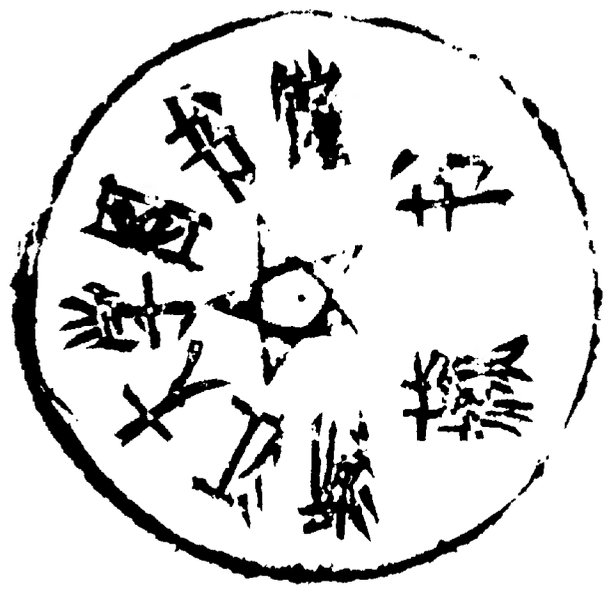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第二十五冊

Z121.5
CH1
75

吉林人民出版社



ZJU001016183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七

言語部三

品藻上

管子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丨丨也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管子鮑叔曰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千萬人之上晏子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為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為不足遠則是丨丨丨丨丨丨也君子細人晏子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丨丨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丨丨也直稱之士正在本朝晏子晏子使於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蹙然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平公蹙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齊君不肖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軫方轂圓子華子丨丨者也將無乎而不可人之準繩子華子仲尼丨丨丨丨也國之儁老子華子昔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丨丨丨丨也命善命惡尹文子善名命善惡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丨丨者也頑嚚凶愚丨丨者也逢衣徒列子丈人曰汝丨丨丨丨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堅白之昧終莊子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

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存乎蓬艾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之間莊子夫三子者猶｜｜｜若不釋然何哉畸人莊子子貢曰敢問｜｜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注向之所謂方外而不耦於俗者風波之民莊子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謂之｜｜｜｜枯槁不舍莊子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也才士夫也博大真人莊子關尹老聃乎古之｜｜｜｜哉稠適上遂莊子其於本也廣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而｜｜矣么麽俊雄鶡冠子無道之君任用｜｜動即煩濁有道之君任用｜｜動即明白蚤虱之細韓非子孔子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者也革車千乘不如燭過一言韓非子趙簡子曰與吾得｜｜｜｜｜｜｜｜聞行人｜｜之｜｜也通士公士直士慤士荀子有｜｜者有｜｜者有｜｜者有｜｜者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若是則可謂慤士矣以分異人為高荀子恐情性綦谿利跂荀｜｜｜｜｜｜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鰌也偶然無所歸宿荀子終日言成文典及細察之則｜｜｜｜｜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

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怪說琦辯荀子不法先生不是禮義而好治｜｜玩｜｜甚察而不惠辨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斂然聖王之文章荀子若夫總方畧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與突之間筭席之上｜｜｜｜｜｜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上愚荀子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治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而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夫是之謂｜｜老身長子不知惡見上勁士荀子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矣篤厚君子荀子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則可謂｜｜｜｜矣大儒之稽荀子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也獨立貴名荀子通則一天下窮則｜｜｜｜天不能死地不能埋禁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雅儒荀子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者有大儒者溝瞀荀子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已為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已為修也其愚陋｜｜而冀人之以已為知也是衆人也雅文辯慧荀子所以說之者必將千歲之信士荀子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

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矣

大忠次忠下忠 荀子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矣

上勇中勇下勇 荀子有｜｜者有｜｜者有｜｜者有｜｜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輕財而重貨恬禍而廣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為意是下勇也

國寶國器國用國妖 荀子口能言之身能行之｜｜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之｜｜也口能言之身能行之｜｜也口不能身行惡｜｜也

續然大夫 荀子子謂子家駒｜｜｜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注續言補續君之過不能興功用

魁士名人 呂氏春秋不疾學而能為｜｜｜者未之嘗有也

瞑士 呂氏春秋｜｜未嘗照故未嘗見

文錦練染 淮南子故莞子｜｜也雖不尊

頻頻之黨甚於鴟斯 楊子｜｜｜｜｜｜｜｜｜｜亦賊夫糧食而已矣

如玉如瑩爰變丹青 楊子或問屈原智乎曰｜｜｜｜｜｜如其智如其智

書肆說鈴 楊子好書而不要諸仲尼｜｜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也

佗則苓 楊子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吾焉開明哉惟聖人為可以開明｜｜｜

牛羊用人 楊子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之｜｜也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蟻不膢臘也歟

雖隣不覿 楊子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岡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也

莊周少欲鄒衍自持 見上

君子不妄 楊子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妄乎｜｜

多知為雜 楊子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何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惟聖人為不雜

聖人不雜 見上

蜀莊沈冥 楊子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吾珍莊也居難為也注莊遵字君平蜀人也晦迹不仕故曰沈冥

莊揚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 楊子｜｜｜｜｜｜｜｜｜｜｜｜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

絕德絕力 楊子或問｜｜｜曰舜以孝禹以功臯陶以謨非絕德邪力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扞牛非｜｜邪

蛛蝥之靡 楊子或問要離非義者與不以家辭國曰離也火妻灰子以反於慶忌實｜｜｜｜也焉可謂之義也

蕭規曹隨 楊子或問蕭曹曰｜｜也｜｜也｜

槩人 楊子或問叔孫通曰｜｜也

虎哉虎哉角而翼 楊子或問酷吏曰｜｜｜｜｜｜｜也

貨殖蚊 楊子或問｜｜曰｜

不純師不純表 楊子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行｜｜

古之膚使 楊子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其猶劣諸注膚美也

應諧不窮正諫穢德 楊子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曰｜｜｜｜｜｜｜｜｜應諧似優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

不夷不惠可否之間 楊子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其為人也奈何曰不屈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也

魚質龍文

抱朴子｜｜｜｜似是而非遭水而喜見獺即悲七制之主可以即戎文中子曰｜｜｜｜其人｜｜｜｜矣注續書有七制皆漢之賢君立文武之功業者高祖孝文孝武孝宣光武孝明孝章是也諸葛無死禮樂有興文中子使｜｜亮而｜｜｜其｜｜｜乎動權靜至文中子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也｜其｜也｜其顏氏之流乎善藏其用文中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知哉太初善發其蘊天之直人文中子謂魏徵曰汝與疑皆｜｜｜也徵也遂凝也挺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荀史陸文文中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多可少怪文中子達人哉山濤也｜｜而｜閉關人文中子溫彥博曰劉伶何人也子曰古之｜｜｜也顏冉之器文中子薛收遊於館陶遣與魏徵歸告子曰徵｜｜｜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三才九疇屬布衣見上幹輔文中子或問韋孝寬子曰｜矣問楊愔子曰｜矣簡敬文中子或問謝安子曰｜矣問王導子曰｜矣久於其道鍾美於是文中子薛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也是人必能叙彝倫矣真漢相文中子謂魏相｜｜｜識兵畧達時令遠乎哉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國語公使趙衰為卿辭曰｜｜｜｜｜｜｜｜｜｜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人傑史記高祖紀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重厚少文史記高祖紀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閎覽博物史記吳太伯世家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鳴乎又何其｜｜｜｜君子也真將軍史記趙世家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至子卿起曰此｜｜｜｜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猶龍史記老子傳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邪老子隱君子史記老子傳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也慘礉少恩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贊太史公曰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烈丈夫史記伍子胥傳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孰能致此哉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傾危之士史記張儀傳贊太史公曰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

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哉**智囊**史記樗里子傳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滑稽多智**見上**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史記孟荀列傳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佳公子**史記平原君傳贊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也然未睹大體**為燕尾生**史記鄒陽傳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秀才**史記賈生傳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召置門下甚幸愛**國士無雙**史記淮陰侯傳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握齱**史記酈生食其傳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木偶人衣綺繡**史記任安傳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畧如｜｜｜｜之｜｜耳將奈之何**國器**史記韓長孺傳安國為人多大畧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才氣天下無雙**史記李將軍傳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自負其能數與北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蒼鷹**史記郅都傳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冠狗**漢書五行志賀為王時又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此服妖亦犬既也賀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盡｜｜也注師古曰言王左右侍側之人不識禮義若狗而著冠者耳**道人**漢書五行志｜｜始去注服虔曰有道之人去**千里駒**漢書楚元王交傳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有智

暑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漢書景十三王傳贊｜｜｜｜｜｜｜｜｜｜**是非頗謬於聖人**漢書司馬遷傳贊又其｜｜｜河間獻王近之矣｜｜｜｜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埶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烏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良史之材**見上**小雅巷伯之倫**見上**口諧倡辯**漢書東方朔傳贊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諧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達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燿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言不純師行不純德**見上**詼達多端**見上**依隱玩世**見上**滑稽之雄**見上**近古之逸民**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自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也**伯夷之廉史魚之直**漢書貢禹傳朕以生有｜｜｜｜｜｜｜｜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耆艾魁壘之士**漢書鮑宣

傳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論議鄒魯
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
大儒漢書韋賢傳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天士漢書
李尋傳救擢｜｜任以大職注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國之司直漢書蓋寬饒傳贊蓋寬饒為司
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無以加也節亞翁歸漢書何並傳贊何並之｜｜尹｜｜云
士之高致漢書蕭望之傳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下莊之威至乎耳順之
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也按朋鄭朋好節士漢書蕭望之傳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
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勸望
之自裁儒宗漢書蕭望之傳贊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身為｜｜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近古

社稷臣見上心如金石後漢書王常傳帝於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
漢室｜｜｜｜真忠臣也是日遷常為漢忠將軍有宰相器後漢書寇恂傳恂經明行修名重朝
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
｜有折衝千里之威後漢書賈復傳官屬以復後來而好陵折等輩調補鄗尉光武曰賈
督｜｜｜｜｜｜｜方任以職勿以擅除此太僕之室後漢書祭彤傳從東巡狩過魯生孔子講
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太僕吾之禦侮也按彤時為太僕條侯穰苴之倫不
能過後漢書祭彤傳論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也且臨守偏海政移獷俗徼
入請符以立信蠻貊數級於郊下至乃臥鼓邊亭滅烽幽陣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武

節剛方動用安重見上大才晚成後漢書馬援傳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
意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按況援兄井底
蛙後漢書馬援傳謂囂曰子陽｜｜｜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元精所生王之佐
臣後漢書郎顗傳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絜白之節情同皎日忠貞之操好是正
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天之生固必為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韓棱楚龍
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後漢書韓棱傳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
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時論者為之說以棱淵深有謀故得龍淵
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海內奇士後漢書臧洪傳中平末棄官還

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董卓弒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虎
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為天下倡義不亦宜乎
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為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才
畧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洪與語大異之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後漢書宋弘傳
帝嘗問以通博之士因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楚國
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後漢書宣秉傳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畧苛細百僚敬之秉
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即賜布帛帳帷什物崇
英逸偉後漢書蔡邕傳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不墜於地荀君清識難尚

鍾君至德可師後漢書鍾皓傳時皓及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嘗歎曰｜｜｜｜｜｜｜｜士之模楷國之楨幹後漢書盧植傳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也一日千里後漢書王允傳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王佐才也幹國之器後漢書岑晊傳晊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陽稱其有｜｜｜｜｜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後漢書劉儒傳郭林宗嘗謂儒｜｜｜｜｜｜｜｜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後漢書郭太傳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月旦評後漢書許劭傳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焉琨玉秋霜後漢書孔融傳論懷懷焉皜皜焉其與｜｜｜｜｜｜比質可也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後漢書謝夷吾傳竊見鉅鹿太守曾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資挺特奇偉秀出｜｜｜｜｜｜｜仁足濟時知周萬物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魏志武帝紀注孫盛異同雜語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子｜｜｜｜｜｜｜｜｜｜｜太祖大笑虛枯吹生魏志武帝紀注張璠漢紀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冠世之懿魏志武帝紀注河間張超稱袁遺有｜｜｜｜幹時之量儒林丈人魏志三少帝紀注傅暢晉諸公贊帝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並屬文論名秀為｜｜｜｜沈為文籍先生望會亦有名號龍翰鳳翼國之重寶魏志邴原傳崔琰為東曹掾記讓曰徵士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舉而用之不仁者遠三人為一龍魏志華歆傳注魏畧歆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三人相善時人號｜｜｜｜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裴樂優劣魏志陳思王植傳注荀綽冀州記楊準子嶠字國彥髦字士彥並為後出之俊準與裴頠樂廣友善遣往見之頠性弘方愛嶠之有高韻謂準曰嶠當及卿然髦小減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準曰嶠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準歎曰二兒之優劣即｜｜之｜也子許少欲文生多情魏志衛臻傳注郭林宗傳曰臻父茲弱冠與同郡圉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曰｜｜｜｜｜｜｜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茲以烈節垂名按子許茲字一時雄兒魏志鄧艾傳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若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也與某相值故窮耳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蜀志劉先主傳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臥龍蜀志諸葛亮傳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也將軍豈願見之乎伏龍鳳雛蜀志諸葛亮傳注襄陽記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管蕭亞匹蜀志諸葛亮傳亮之器能政理抑亦｜｜之｜也絕倫逸羣蜀志關羽傳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及南州冠冕

蜀志龐統傳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丨丨士之丨丨由是漸顯

非百里才蜀志龐統傳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丨丨丨丨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

國之元寶蜀志秦宓傳注劉焉表薦任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邈揆其器量丨丨丨丨宜處弼疑之輔以消非常之咎

廊廟器蜀志許靖傳評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為大較丨丨丨也

歎述不去口實蜀志黃權傳宣王與諸葛亮書曰丁厷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丨丨丨足下丨丨丨丨

挾張蜀志鄧芝傳孫權與諸葛亮書曰丁厷丨丨陰化不盡和合二國惟有鄧芝注挾音夷念反或作豔蓋謂丁厷之言多浮豔也

筆妙舌妙刀妙吳志吳主傳注沈友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衆人皆嘿然莫與為對咸言其丨之丨丨之丨丨之丨三者皆過絕於人

生子當如孫仲謀吳志吳主傳注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丨丨丨丨丨丨丨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

宗室顏淵吳志宗室傳注孫桓儀容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彊記能論義應對權嘗稱為丨丨丨丨丨

蜀之揚雄今之仲舒吳志闞澤傳注虞翻稱澤曰闞生矯傑蓋丨丨丨丨丨丨丨又曰闞子儒術德行亦丨丨丨丨丨也

東南之美非徒竹箭吳志虞翻傳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治易乃知丨丨丨丨者丨丨丨丨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

當今無輩吳志張溫傳溫少修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為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為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為人也溫丨丨丨丨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

是我輩人晉書石苞傳見吏部郎許允求為小縣允謂苞曰卿丨丨丨丨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

今日顏子晉書羊祜傳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丨丨丨也

子奇甘羅之儔晉書裴秀傳度遼將軍毋丘儉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元靜守真性入道興博學強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大府光昭盛化非徒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兼包顏冉游夏之美

顏若武庫五兵縱橫晉書裴頠傳弘雅有遠識博學

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歎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一時之傑也

杜乂膚清叔寶神清晉書衛玠傳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其為有識者所重若此

雅素佳士晉書譙剛王遜傳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丨丨丨丨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鈆刀豈不能一割乎按承譙剛王遜子

人之領袖晉書魏舒傳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晉書劉智傳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晉書唐彬傳奉使詣相府計事於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為掾屬帝以問其

參軍孔顥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在坐欽板而稱曰彬之為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因辟彬為鎧曹屬

超然元著 晉書王戎傳朝賢嘗上巳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衮衮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

璞玉渾金 晉書王戎傳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緩緩如束長竿

欽其寶莫名其器 見上

瑤林瓊樹風塵表物 見上

用長用短 見上

緩緩如束長竿 見上

當從古人中求 晉書王衍傳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耳

口中雌黃 晉書王衍傳妙善元言唯談老莊為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

如珠玉在瓦石間 晉書王衍傳衍儁秀有令望希心元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為人所尚如此

巖巖清峙壁立千仞 見上

神峰太儁 晉書王澄傳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嘗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按平子澄字

落落穆穆 見上

已經平子 見上

人之水鏡 晉書樂廣傳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

若披雲霧而覩青天 見上

森森如千丈松 晉書和嶠傳太傅從事中郎庾敳見而歎曰嶠｜｜｜｜｜雖磥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大厦棟梁 見上

有孫孟之風嚴鄭之操 晉書李重傳沈為中正親執銓衡陳原隱居求志篤古好學學不為利行不要名絕迹窮山緼韞道藝外無希世之容內全遯逸之節行成名立縉紳慕之委質受業者千里而應｜｜｜｜｜｜｜｜按沈劉沈原霍原

萬物不能移 晉書阮咸傳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若在官人之職必絕於時

兼有諸人之美 晉書阮裕傳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又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韻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

一邱一壑自謂過之 晉書謝鯤傳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

木屑霏霏 晉書胡毋輔之傳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按澄王澄

兖州八伯 晉書羊曼傳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郗鑒為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為達伯濟陰卞壼為裁伯陳留蔡謨為朗伯阮孚為誕伯高平劉綏為委伯而曼為黯伯凡八人號｜｜｜｜蓋擬古之八儁也

四伯 晉書羊聃傳先是兖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為滑伯而聃以狼戾為瑣伯蓋擬古之四凶

八達 晉書光逸傳尋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

與飲不舍晝夜時人謂之｜｜｜｜懸河瀉水晉書郭象傳能清言太尉按逸字孟祖輔之胡毋輔之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注而不竭靈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晉書陸機傳賓禮名賢而張公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伐吳之役之傑彼二君子皆｜｜｜｜｜｜利獲二俊晉書陸機傳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若非龍駒當是鳳雛晉書陸雲傳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在乎四五之間晉書陸機傳有軟論格品篇曰或問子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答曰以理推之｜｜｜｜｜問者愕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元靜守約沖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修慎不為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啓寐矣百代文宗晉書陸機傳唐太宗制遠超枚馬高躡連璧晉書夏侯湛傳幼有王劉｜｜｜｜一人而已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晉書孫楚傳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為之乃狀楚曰｜｜｜｜｜｜｜｜一詠一吟許將北面晉書孫綽傳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吏非吏隱非隱

晉書孫綽傳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若以元禮門為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晉書吾彥傳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對曰｜｜｜｜｜｜｜｜｜｜｜｜廊廟之才非簡札之用晉書索綝傳綝字巨秀少有逸羣之量靖每曰綝｜｜｜｜｜｜｜｜｜｜｜｜州郡吏不足汙吾兒也清靜比揚子雲默識擬張安世晉書成公簡傳性朴素不求榮利潛心道味罔有干其志者默識通人張茂先每言｜｜｜｜｜｜｜｜｜｜｜｜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晉書王導傳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晉書陶侃傳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陸抗諸人不能及也道韻平淡晉書郗鑒傳彥輔｜｜｜｜｜｜｜｜｜｜｜｜體識沖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按彥輔樂廣南金晉書顧榮傳時南土之士未盡才用榮又言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畧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為公望賀生沈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也書奏皆納之金玉其質見上荒萊特苗鹵田善秀晉書楊方傳恢嘗遣方為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耶聞處舊黨之中好有謙沖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

欵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丨丨之丨丨丨之丨丨資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

豐壤必成嘉穀按恢諸葛恢循賀循**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

必無晉書桓彝傳嘗過輿縣縣宰東海徐寧字安期通朗博涉彝過之欣然停留累日結交而別先是庾

亮每屬彝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為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丨丨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為叙之**海岱清士**見上**上方山濤不足比魏**

舒有餘晉書王湛傳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帝又問如初

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湛

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渡江名臣皆出其下**晉書王承傳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

物盡弘恕之理故衆咸稱愛焉丨丨丨丨王導衘珍周顗庾亮之徒丨丨丨丨為中興第一**中興第**

一見上**無官官事無事事心**晉書劉惔傳孫綽為之誄云居官丨丨丨之丨處事丨丨

勃窣為理窟晉書張憑傳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惔鄉

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

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遣傳教覓張

孝廉船便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丨丨丨丨丨按惔劉惔**公才公望**晉書

虞駿傳王導嘗謂駿曰孔愉有丨丨而無公望丁潭有丨丨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諂道佞佛**

晉書何充傳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丨於丨二何丨於丨**正**

字拔人晉書蔡謨傳初克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琅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

子以丨丨丨丨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按克蔡謨父**向謂問人**

不謂問位晉書蔡謨傳陳留時為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

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

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丨丨君侯丨丨丨丨丨丨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

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未若長卿慢世**晉書王徽之傳嘗夜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

獻之賞井丹高潔徽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也**小者佳**晉書王獻之傳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

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丨丨丨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

故知之**獲士一人有半**晉書習鑿齒傳後以腳疾廢於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堅素聞其名

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丨

丨裁丨丨丨丨耳**珪璋特達機警有鋒**晉書顧和傳和嘗詣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

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丨丨

丨丨丨丨丨丨不徙東南之美實為海內之俊按導王導**山南有人**晉書何琦傳桓溫嘗登琦縣界

山喟然歎曰此丨丨丨丨焉何公真止足者也**野鶴在鷄羣**晉書嵇紹傳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

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丨丨之丨丨丨**立為顏回壽虔為游夏羅憲**

為子貢晉書文立傳師事譙周門人以丨丨丨丨陳丨李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寒素之死**

11

病榮達之嘉名晉書王沈傳空罍者以泓噌為雅量瓌慧者以淺利為鎗鎗腩胎者以無檢為超曠僂垢者以守意為堅貞嘲哳者以麤發為高亮韞蠢者以色厚為篤誠菴婪者以博納為通濟眡眠者以難入為凝清拉答者有沈重之譽嗛閃者得清勦之聲喻哼怯畏於謙讓闒茸勇敢於饕諍斯皆｜｜｜｜｜｜｜｜｜｜湘中琳瑯晉書羅含傳太守謝尚與含為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之｜｜按君章含字才絕畫絕癡絕晉書顧愷之傳俗傳愷之有三絕｜｜｜｜｜不言而四時之氣備晉書褚裒傳謝安亦雅重之恒云裒雖｜｜｜｜｜｜亦｜孫仲謀晉宣王流亞晉書桓溫傳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之｜｜也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晉書殷仲文傳仲文善屬文為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隨陸無武絳灌無文晉書劉元海載記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畧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道由人立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姿宇神調英雄之魁晉書劉曜載記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卿其人矣按岳崔岳吾門標秀晉書慕容皝載記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煢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兒非惟｜｜之｜｜乃佐時之良器也魏之陳徐晉之潘陸晉書姚興載記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雋興曰有表理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興曰若爾桓為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為超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西方英雋見上遠求騏驥不知近在東鄰晉書馮跋載記南宮令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馬藻令門者勿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弟｜紅紫成章丘陵生｜｜何識子之晚也按素弗馮跋韻晉書慕容德載記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既而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其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俛仰則｜｜｜｜至於今日荒草頹墳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

言語部四

品藻下

台鼎人 宋書謝方明傳方明嚴恪善自居遇雖處閨室未嘗有惰容無他伎能自然有雅韻丹陽尹劉穆之白高祖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直置便自是｜｜｜無論復有才用 **應有盡有應無盡無** 宋書江智淵傳為隨王誕佐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咨議參軍謝莊府主簿沈懷文並與智淵友善懷文每稱之曰人所｜｜｜｜人所｜｜｜｜者其江智淵乎 **始平始安可謂二始** 宋書顏延之傳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延之不為之下亮甚疾焉廬陸王義真頗好辭義待接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為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即位出為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郡今卿又為｜｜｜｜｜｜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見上 **望雖不足才能有餘** 宋書臧質傳任蕾之樂安人也歷世祖南平王鑠撫軍右軍司馬長史行事太祖稱之曰｜｜｜｜｜｜｜ **氣概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 宋書王元謨傳元謨幼而不羣世父蕤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 **清節必繼美吳隱之** 宋書王鎮之傳出為使持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高祖謂人曰王鎮之少著｜｜｜將｜｜｜｜嶺南之弊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所營去官之日不異始至 **荆楚仙人** 宋書龔祈傳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嘆曰此｜｜也 **此人作公應繼王太保** 宋書自序沈林子簡素廉靖不交接世務義讓之美著於閨門雖在戎旅語不及軍事所著詩賦贊三言箴祭文樂府表牋書記白事啟事論老子一百二十一首太祖後讀林子集歎息曰｜｜｜｜｜｜｜ **後來佳器** 齊書豫章王嶷傳入為宋順帝車騎諮議參軍府掾轉驃騎仍遷從事中郎詣司徒袁粲粲謂人曰｜｜｜也 **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 齊書王儉傳儉長禮學諳究朝儀每博議證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幘簪朝野慕之相與放効儉嘗謂人曰｜｜｜｜｜｜｜｜｜｜｜｜｜蓋自比也 **今之樂廣** 齊書張緒傳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叔父鏡謂人曰此兒｜｜｜｜也 **正始遺風** 齊書張緒傳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宜為宮職 **過江未有人** 齊書張緒傳僕射王儉謂人曰北士中覓張緒｜｜｜｜｜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耳 **使人不衣自暖** 齊書謝超宗傳為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甌辭氣橫出太祖對之甚歡 **風流不墜政在江郎** 齊書江斅傳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太子舍人丹陽丞時袁粲為尹見斅歎曰｜｜｜｜｜｜數與宴賞留連日夜 **江東裴樂** 齊書陸慧曉傳慧曉清介正直不雜交游會稽內史同郡張暢見慧曉童幼便嘉異之張緒稱之曰｜｜｜也 **閣下自有二驥** 齊書劉繪傳豫章王嶷為江州以繪為左軍主簿隨

鎮江陵轉鎮西外兵曹參軍驃騎主簿繪聰警有文義善隸書數被賞召進對華敏僚吏之中見遇莫及琅邪王詡為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也**卿過季偉我**

非林宗齊書樂頤傳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為設食枯魚菜葅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於茅||||郭||

祖逖之流梁書鄭紹叔傳時刺史蕭誕以弟諶誅臺遣收兵卒至左右莫不驚散紹叔聞難獨馳赴焉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京師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也

精神秀朗梁書范雲傳嘗就親人袁照學書一夜不怠照撫其背曰卿|||而勤於學卿相才也

卿相才見上

王訓無謝彥回梁書王訓傳還侍中既拜入見高祖從容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為宰相敬容對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

神情

不凡必成佳器梁書傅昭傳昭十一隨外祖於朱雀航賣歷日為雍州刺史袁顗客顗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顗歎曰此兒||||||

宋得其武梁得其文梁書到洽傳御華光殿詔洽及流蕭琛任昉侍讌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為工賜絹二十匹高祖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對曰臣常竊議|||||尚書殿中郎洽兄弟羣從遞居此職時人榮之五年遷

昂昂

千里之駒梁書袁昂傳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之曰||||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為昂即千里為字

金山玉海梁書朱异傳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异曰竊見錢塘朱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峰峻||萬丈緣陟未登||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值采便發觀其信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遙遠必有千里之用

鄒魯遺風英賢不絕梁書羊侃傳高祖製武宴詩三十韻以示侃侃即席應詔高祖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

荊南秀氣梁書劉之遴傳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為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

千里

絕迹百尺無枝梁書王規傳大同二年卒詔贈散騎常侍光祿大夫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遒正神峰標映||||||文辯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

端右材梁書蕭介傳侍中闕選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高祖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為之介博物強識應對左右多所匡正高祖甚重之還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詢訪於介焉高祖謂朱异曰||之|也

臧盾之飲蕭介之文梁書蕭介傳初高祖

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之曰||||||||即席之美也

東南美梁書劉孺傳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於御坐為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高祖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高祖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劉孺雒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

雒陽才見上

滕曾子梁書滕曇恭傳太守王僧度引曇恭為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度在郡號為|||

當為儒者宗梁書賀瑒傳瑒少傳家業齊時沛國劉瓛為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將來|||||

賁德標奇未過此子梁書庾詵傳子曼倩亦早有令譽世祖在荊州辟為主簿遷中錄事每出世祖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荊南信多君子雖美歸

田鳳清羸柦陷｜｜｜｜｜｜意聖人陳書沈不害傳博綜墳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僕射汝南周弘正嘗稱之曰沈生可謂｜｜｜乎

兩王人南史謝晦傳時謝琨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耳

蕭散直上南史王惠傳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辯博辭義鋒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王郎有如萬頃陂焉

有如萬頃陂見上

分其才藝足了十人南史柳惲傳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

明珠南史劉孺傳孺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叔父瑱為義興郡攜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吾家｜｜也

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南史劉遵傳遵自隨蕃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時輩莫及卒官皇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博贍元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鵷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及宏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

半天朱霞雲中白鶴南史劉訏傳族祖孝標與書稱之曰訏超超越俗如｜｜｜｜歊矯矯出塵如｜｜｜｜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纖纊按歊訏族兄

此子當準的人物魏書宗室孚傳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

言同百舌膽若鼷鼠魏書宗室慶和傳東豫州刺史為蕭衍將所攻舉城降之衍以為北道總督魏王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

衍責之曰｜｜｜｜｜｜｜｜遂從合浦

當為宗室領袖我不妄談人物魏書任城王澄傳以氐羌反叛除都督梁益荊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澄誡厲之顧謂中書令李沖曰此兒風神吐發德音閑婉｜｜｜｜｜｜是行使之必稱我意卿但記之｜｜｜｜｜｜也

文武頓出其門魏書宗室嵩傳高祖南伐蕭寶卷將陳顯達率衆拒戰嵩身備三仗免冑直前將士從之顯達奔潰斬獲萬計嵩於爾日勇冠三軍高祖大悅而言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以功賜爵高平縣侯

胷中所懷踰於甲兵魏書崔浩傳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世祖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尫纖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乃｜｜｜｜朕始時雖有征討之意而慮不自決前後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也

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器魏書盧元明傳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詩遇興忘返性好元理作史子新論數十篇文筆別有集錄少時嘗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遂留之數日贈帛及馬而別

黃中內潤文明外照魏書高允傳允少孤風成有奇度清河崔元伯見而異之歎曰高子｜｜｜｜｜｜｜｜必為一代偉器但恐吾不見耳

劉生堂堂搢紳領袖魏書劉懋傳肅宗初大軍攻硤石懋為李平行臺郎中城拔懋頗有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

朝之儒秀魏書郭祚傳百官夕飲清徽後園高祖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勞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溫良博物｜｜｜｜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

浩浩如黃河東注魏書崔光傳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

參撰國書遷中書侍郎給事黄門侍郎甚為高祖所知待常曰孝伯之才｜｜｜｜固今日之文宗也

有規檢禰衡無冰稜文舉北齊書盧文偉傳長廣太守邢子廣目二盧云詢祖｜｜｜｜｜｜思道｜｜｜｜｜

謦欬為洪鍾響胷中貯千卷書北齊書崔㥄傳趙郡李渾嘗譏聚名輩詩酒正驩譁㥄後到一坐無復談話者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使人那得不畏服

物外司馬北齊書王晞傳性閑淡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拜州雖戎馬填閭未嘗以世務為累良辰美景嘯咏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為事人士謂之｜｜｜｜

此人風流警拔北齊書裴讓之傳為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裴文季為不亡矣

佳舍人北齊書裴讓之傳歷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藴藉文襄目之曰士禮｜｜｜｜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

獨孤公猶鏡隋書高熲傳右衛將軍麗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熲於上上怒之皆被疎黜因謂熲曰｜｜｜｜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按熲父賓賜姓獨孤氏

河朔英靈隋書李德林傳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即｜｜之｜｜也

襄陽水鏡復在於茲隋書柳莊傳莊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為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便歎曰｜｜｜｜｜｜｜｜｜｜矣

德為人表行為士則隋書盧昌衡傳出為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論者以為美談

金城湯池隋書辛彥之傳吳興沈重名為碩學高祖嘗令彥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

齊平寶鼎歸北史魏宗室傳偉性溫柔好虛靜篤學愛文初自鄴還庾信贈其詩曰梁亡垂棘反｜｜｜｜為辭人所重如此

精神太遒北史崔㥄傳㥄有文學偉風貌寡言辭端嶷如神以簡貴自處齊神武言崔㥄應作令僕恨其｜｜｜｜

趙李人物北史李渾傳武定初兼散騎常侍聘梁使主梁武謂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今實居多使還為東郡太守

北間第一才士北史邢邵傳于時與梁和妙簡聘使邵與魏收及從子子明被徵入朝當時文人皆邵之下但以不持威儀名高難副朝廷不令出境南人曾問賓司邢子才故應是｜｜｜｜｜｜何為不作聘使答云子才文辭實無所愧但官位已高恐非復行限南人曰鄭伯猷護軍猶得將命國子祭酒何為不可

能賦能詩北史陽休之傳休之字子烈儁爽有風槩好學愛文藻時人為之語曰｜｜｜｜｜陽休之

有君子貌兼君子心北史楊達傳達為人溫厚有局度楊素每曰｜｜｜｜｜｜｜者唯楊達耳

業重簠簋金器成琢玉舊唐書禮儀志永泰二年勅曰諸道節度觀察都防禦使等朕之腹心久鎮方面眷其子弟各奉義方修德立身事資括羽恐干戈之後學校尚微僻居遠方無所諮稟山東寡學質疑必就於馬融關西盛名尊儒乃稱於楊震貢經來學當集京師并宰相朝官及神策六軍將子弟欲習業者自今已後並令補國子生欲其｜｜｜｜｜｜｜日新厥德代不乏賢

激濁揚清舊唐書王珪傳時房元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與珪同知國政後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元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元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於

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為盡已所懷謂之確論飛鳥依人自加憐愛舊唐書長孫無忌傳太宗目無忌曰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一代楷模舊唐書李靖傳尋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已來身居富貴能知止足者甚少不問愚智莫能自知才雖不堪強欲居職縱有疾病猶自勉強公能識達大體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為｜｜｜乃下優詔加授特進倉曹人物志舊唐書李守素傳守素尤工譜學自晉宋已降四海士流及諸勳貴華戎閥閱莫不詳究當時號為行譜嘗與虞世南共談人物言江左山東世南猶相酬對及言北地諸侯次第如流顯其世業皆有援証世南但撫掌而笑不復能答歎曰行譜定可畏許敬宗因謂世南曰

李倉曹以善談人物乃得此名雖為美事然非雅目公既言成準的宜有以改之世南曰昔任彥昇美談經籍梁代稱為五經笥今目｜｜為｜｜｜可矣霞開飈起舊唐書孔穎達傳貞觀十八年圖形於凌烟閣讚曰道光列第風傳闕里精義｜｜掞辭｜｜海曲明珠東南遺寶舊唐書狄仁傑傳以明經舉授汴州判佐時工部尚書閻立本為河南道黜陟使仁傑為吏人誣告立本見而謝曰仲尼云觀過知仁矣足下可謂｜｜之｜｜｜｜之｜｜薦授并州都督府法曹後來詞人稱首舊唐書張九齡傳開元十年三遷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為中書令與九齡同姓叙為昭穆尤親重之常謂人曰｜｜｜｜也九齡既欣知己亦依附焉塵外孤標雲間獨步舊唐書杜審權傳制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守尚書左僕射上柱國襄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杜審權韻合黃鍾行真白璧沖粹

孕靈岳之秀精明含列宿之光｜｜｜｜｜｜｜｜春蘭秋菊俱不可廢舊唐書裴守真傳子子餘事繼母以孝聞舉明經累補鄠縣尉時同列李朝隱程行諶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雍州長史陳崇業子餘與朝隱行諶優劣崇業曰譬如｜｜｜｜｜｜也醍醐乳腐舊唐書穆贊傳贊與弟質員賞以家行人材為搢紳所仰質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世以滋味目之贊俗而有格為酪質美而多入為酥員為｜｜賞為｜｜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為高寒松千丈舊唐書穆寧傳論穆祕監之剛正如｜｜倚巖｜｜勁節鷙鳥逐雀英氣動人舊唐書竇羣傳論竇容州之敢決如｜｜｜｜｜｜｜｜瑞玉晴川舊唐書鄭朗傳詔曰鄭朗植操端方稟氣莊重藹若｜｜澹如｜｜天下文宗舊唐書陳子昂傳家世豪富子昂獨苦節讀書尤善屬文初為感遇詩三

十首京兆司功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為｜｜｜｜矣由是知名不意培塿而松柏成林舊唐書郎餘令傳初授霍王元軌府參軍數上詞賦元軌深禮之先是餘令從父知年為霍王友亦見推仰元軌謂人曰郎氏兩賢人之望也相次入府｜｜｜｜｜｜｜當為國器聳壑昂霄唐書房元齡傳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祕書省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但恨不見其｜｜｜｜云明珠兼乘未若一言唐書薛收傳嘗上書諫王止畋獵王答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令賜黃金四十挺鳶肩火色騰上必速唐書馬周傳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纚纚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恐不能久我家龜龍唐書崔液傳液字潤甫尤工五

言詩湜歎因字呼曰海子｜｜｜也

多識君子 唐書褚遂良傳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侯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侯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哉

五百歲一賢者生 唐書員半千傳羇丱通書齡異之對詔高第已能講易老子長與何彥先同事王義方以邁秀見賞義方常曰｜｜｜｜｜子宜當之因改今名凡舉八科皆中

形如死灰心若鐵石 唐書唐臨傳累遷大理卿高宗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為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他日復訊餘司斷者輒紛訴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卿斷囚不究所以絕意帝歎曰為獄者固當若是乃自述其考

曰｜｜｜｜｜｜云

識清貌古 唐書韓思復傳初鄭仁傑李無為者隱居太白山思復少從二人游嘗曰子｜｜｜｜恨仕不及宰相也

稚圭今之管蕭 唐書張文瓘傳貞觀初第明經補并州參軍時李勣為長史嘗歎曰｜｜｜｜｜｜吾所不及

盛德遺範 唐書韋陟傳開元中居喪以父不得志歿乃與斌杜門不出八年親友更往敦曉乃彊調為洛陽令宋璟見陟歎曰｜｜｜｜盡在是矣

遺直遺愛兼之者魏公 唐書魏知古傳卒年六十九宋璟聞而歎曰叔向古｜｜子產古｜｜｜｜｜其｜｜｜乎

斯為國寶不墜家風 唐書盧奐傳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美政題贊於聽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內存匪躬｜｜｜｜｜｜

後出詞人之冠 唐書張九齡傳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為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也

朝廷羽翮 唐書李程傳最為帝所遇嘗曰高飛之翮長者在前卿｜｜｜也

本求茂才乃得遷固 唐書韋述傳舉進士時述方少儀質陋倪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書所撰唐春秋三十篇恨未畢它唯命之問曰｜｜｜｜｜｜遂上第

當交二郗之間 唐書郗士美傳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穎士顏真卿柳芳與相論繹嘗曰吾曹異日｜｜｜｜｜矣

國瑞 唐書劉晏傳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元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震一時

楊氏之慶 唐書楊嗣復傳楊嗣復字繼之父於陵始見識於浙西觀察使韓滉妻以其女歸謂妻曰吾閱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既而生嗣復滉撫其頂曰名與位皆踰其父｜｜｜也因字曰慶門

日角珠廷非庸人相 唐書李珏傳甫冠舉明經李絳為華州刺史見之曰｜｜｜｜｜｜｜明經祿祿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高第

清廟之器 唐書李珏傳武昌牛僧孺辟署掌書記還為殿中侍御史宰相常處厚曰｜｜｜｜｜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

飣座梨 唐書崔澹傳子遠有文而風致整峻世慕其為目曰｜｜｜｜言座所珍也

百鍊剛 唐書元德秀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或問所長華曰穎士若｜｜之｜不可屈

藥籠中物 唐書元行沖傳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腰腴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不可一日無也

三珠樹 唐書王勃傳初勃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

干將莫邪難與爭鋒 唐書李邕傳邕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如｜｜｜

｜｜｜｜但虞傷歎耳｜謫仙人唐書李白傳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玉界尺五代史六臣傳趙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桂林之下無雜木宋史李昉傳昭遺字逢吉宗諤從子也幼時楊億嘗過其家出拜億命為賦既成億曰｜｜｜｜｜｜｜非虛言也大事不糊塗宋史呂端傳時呂蒙正為相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決意相之風流安石瀟灑淵明宋史沈遼傳遼故受知於王安石安石嘗與詩有｜｜謝｜｜｜｜陶｜｜之稱經馳萬馬中能駐足宋史王存傳存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者其王存乎

驚鶴摩霄不可籠縶宋書謝枋得傳性好直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光風霽月宋史周敦頤傳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宋史文同傳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生善詩文篆隸行草飛白文彥博守成都奇之致書同曰與可襟韻灑落如｜｜｜｜｜｜｜司馬光蘇軾尤敬重之氷壺玉尺纖塵弗汙元史黃溍傳溍天資介特在州縣唯以清白為治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鉅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消堅釋石桓寬鹽鐵論東方朔自稱辨畧｜｜｜｜當世無雙憒憒僊僊姚姚劉向說苑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

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於天旌旗翩翻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為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為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劒戟以為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鬭之患如此則由何憒憒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浸水膏雨孔叢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

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論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之與｜｜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日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文之烏獲王充論衡世稱力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雲｜｜｜｜也超而又超王充論衡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縕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墆長狄之項跖不足以喻鴻儒世之

金玉王充論衡故夫丘山以土石為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玉然｜｜｜｜也奇而又奇矣河漢涇渭王充論衡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楊子雲｜｜也其餘｜｜也精潔心過於丹青荀悅前漢高后紀讚曰王陵之徒｜｜｜｜｜｜矣通而不泰清而不介王粲英雄記華歆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陳羣常嘆曰若華公可謂｜｜｜｜者矣風雲之器袁宏後漢紀袁宏曰馬援才氣智畧足為｜｜｜躍馬委質編名功臣之錄遇其時矣天下既定偃然休息猶復垂白據鞍慷慨不亦過乎稱量天下繩墨四海袁宏後漢紀末世陵遲臧否聿興執銓提衡｜｜之人揚清激濁｜｜｜之士於是德不周而怨有餘故君子道亢而無必全之體小人塗窮而有害勝之心風俗彫薄大路險巇其在斯矣顯處視月劉義慶世說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見上世之干將劉義慶世說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譬諸寶劍則｜｜｜｜諤諤如勁松下風劉義慶世說世目李元禮｜｜｜｜｜｜平輿二龍劉義慶世說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之淵有｜｜焉九皐鳴鶴空谷白駒劉義慶世說有問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之｜｜｜｜之｜｜顏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裘徊懸鼓之待椎八音琴瑟五色龍章見上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劉義慶世說王公目

太尉｜｜｜｜｜｜三年少劉義慶世說阮光祿云王家有｜｜右軍安期長豫吐佳言如屑劉義慶世說胡毋彥國｜｜｜｜後進領袖豐年玉荒年穀劉義慶世說世稱庾文康為｜｜｜｜｜稱穀為｜｜｜標鮮劉義慶世說世目杜宏治｜｜季野穆少見上林澤中為自適上劉義慶世說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歎林公器朗神儁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人道劉真長標雲柯而不扶疎見上風領毛骨不復見如此人見上標雲柯而不扶疎見上樂託劉義慶世說謝中郎云王修載｜｜之性出自門風文學鏃鏃無能不新劉義慶世說謝鎮西道敬｜｜｜｜｜｜｜｜亭亭直上劉義慶世說司馬太傅為二王目曰孝伯｜｜｜｜阿大羅羅清疎羅羅清疎見上觸目琳琅劉義慶世說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因見季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見｜｜珠玉明月入懷劉義慶世說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之｜單衣襜褕有餘劉義慶世說邊文禮才辯俊逸孔北海嘗薦於曹公曰邊讓為九州之被則不足為｜｜｜｜｜｜則嵯蘖劉義慶世說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答曰長輿｜｜攀安提萬劉義慶世說謝子微見許如｜｜｜｜若｜｜｜矯有天際真人想劉義慶世說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脚北窻下彈琵琶故自｜｜｜｜｜｜不復似世中人劉義慶世說王長史為中書郎往敬和許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遥望歎曰此｜｜｜｜｜｜湛若神君劉義慶世

說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

嶽峙淵清 劉峻世說注李氏家傳曰膺｜｜｜｜峻貌貴重華夏稱曰潁川李府君頽頽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飈飈如行松柏之下

頽頽如玉山 見上

軒軒如千里馬 見上

飈飈如行松柏之下 見上

德為龍光聲化鶴鳴 酈道元水經注漢末多士其中刺史二千石卿長數十人朱軒蓋同會於廟下荊州刺史行部見之雅歎其盛號為冠蓋里而刻石銘之此碑於永嘉中始為人所毀其餘文尚有可傳者其辭曰峩峩南岳烈烈離明實敷儁乂君子以生惟此君子作漢之英｜｜｜｜｜｜

傑出薄域 酈道元水經注孺子名稚南昌人高尚不仕太尉黃瓊辟不就桓帝問尚書令陳蕃徐稚袁閎誰為先後蕃答稱袁生公族不鏤自雕至於徐稚｜｜｜｜故宜為先

孤峰絕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 劉肅大唐新語張說徐堅同為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得時諸學士凋落者衆唯說堅二人存焉說手疏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孰為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謩之文如｜｜｜｜｜｜｜｜｜｜｜｜｜｜誠可畏乎若施於廊廟則為駭矣閻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裝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為罪矣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說曰韓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雖濟時適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

一時之秀也

半英雄 殷芸小說傅巽有知人之鑑在房州目龐統為｜｜｜｜後統附劉備見待次諸葛亮如其言

醉聖 王仁裕開天遺事李白嗜酒不拘小節然沈酣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而與不醉之人相對議事皆不出太白所見時人號為｜｜

滕屠鄭沽 魏泰東軒筆錄王荊公為館職與滕甫同為開封府試官甫屢稱一試卷荊公重違其言實在高等及拆封乃王觀也觀平日與甫親善其為人薄於行荊公素惡之至是疑為滕所賣忿見於色辭滕遽操俚言以自辯且曰苟有意賣公者令甫老母不吉荊公怏然答曰公何不愷悌凡事須權輕重豈可以太夫人為呪也荊公又不喜鄭獬至是目為｜｜｜｜

奇逸通脫驥子墮地 葉夢得避暑錄話俞澹字清老揚州人少與魯直同從孫莘老學於漣水軍魯直時年十七八自稱清風客清老云｜｜｜｜真｜｜｜｜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李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九 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九

言語部五

常談上

思之鬼神通之管子｜｜｜｜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將｜｜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

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管子道若祕云｜｜｜｜｜｜檣載而歸管子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為幣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橐而入｜｜｜｜

持祿養交管子小臣｜｜｜不以官為事

釣名

管子｜｜之人無賢士焉

牆有耳管子古者有二言｜｜｜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沉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蘖主之請而資游慝也沉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

令不虛行管子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

成軸管子夫｜｜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猶迹求履之憲也

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管子｜｜｜｜｜｜｜｜｜｜｜｜｜｜｜｜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金玉滿堂老子｜｜｜｜莫之能守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老子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

舉火晏子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者數百家

衆口鑠金晏子臣聞之近

臣嘿遠臣瘖｜｜｜｜按國語作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衣莫若新人莫若故晏子景公與晏子立於曲潢之上晏子稱曰｜｜｜｜｜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其應如響子華子必以其類｜｜｜天地之間人為貴子華子一人之身為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所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大數通體而為一故曰｜｜｜｜四通八達子華子且齊之為國也表海而負嵎輪廣隈澳其塗之所出｜｜而｜｜游士之所湊也不知甘苦墨子今有人於此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之辨矣出其不意孫子攻其無備｜｜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商子公孫鞅曰臣聞之｜｜｜｜｜｜｜｜｜不暮不聾不能公愼子不聰不明不能王｜｜｜｜｜｜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貧者士之常列子｜｜｜｜｜死者人之終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列子孔子顏謂弟子曰｜｜｜｜｜其病傳丈人之謂乎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列子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而｜｜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而｜｜足乎衆狙皆伏而喜人不婚宦情欲失半列子語有之曰｜｜｜｜｜｜｜人不衣食君臣道息中傷列子曰日月星辰亦積氣中之有光曜者只使墜之不能有所｜｜放生列子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

河漢莊子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不近人情見上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莊子｜｜｜｜｜｜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孟浪莊子夫子以為｜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莊子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子嘗｜｜｜｜｜｜｜｜｜｜越俎代庖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肯綮莊子技經｜｜之未嘗而況大軱乎新發於硎莊子今臣之刀十九年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莊子｜｜｜｜｜｜｜｜｜｜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師心莊子大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者也內熱莊子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與注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不可解於心莊子子之愛親命也｜｜｜｜｜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上見風波莊子言者｜｜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肝膽楚越莊子自其異者視之｜｜｜｜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形骸之外莊子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不亦過乎安排莊子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蚊負莊子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吉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山也既雕既琢復

歸於朴莊子奢聞之｜｜｜｜｜｜｜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

雀躍莊子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而遊

華封祝莊子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耶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物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呼牛呼馬莊子昔者子｜我｜也而謂之牛｜我｜也而謂之馬

有數存焉於其間莊子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

可口莊子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於｜

天門開莊子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弗｜矣

見笑大方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眙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常｜｜於｜之家

望洋而歎見上

落馬首穿牛鼻莊子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是謂人

筌蹄莊子｜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管闚莊子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元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

材與不材之間莊子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歎曰周將處夫｜｜｜｜｜｜｜

目擊莊子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步亦步趨亦趨莊子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夫子｜｜｜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

匍匐而歸莊子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耳

數米莊子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

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

解衣般礴莊子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聞人足音跫然而喜莊子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矣

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莊子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之而｜｜｜之而｜｜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

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見上

鹵莽滅裂莊子昔予為禾耕而｜｜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

陳人莊子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

開口笑莊子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

病疲死喪憂患其中｜｜而｜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 編虎須莊子料虎頭｜｜｜幾不免虎口哉 不免虎口見上 平為福莊子｜｜｜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 千里不留行莊子臣之劒十步一人｜｜｜｜ 布施莊子生不｜｜死何含珠為 厚貌深情莊子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鈃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人心險於山川見上 强聒莊子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天下不取｜｜而不舍者也 酒保鶡冠子｜｜先貴食者注酒保貨酒者也 米鹽韓非子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掘之｜｜轉辨則以為多而交之 遠水不救近火韓非子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人雖善遊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知｜｜｜也今晉與荆雖强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知淵中之魚者不祥韓非子古者有諺曰｜｜｜｜｜｜ 鴈鼎韓非子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眞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眞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膠漆韓非子堯無｜｜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 吹毛求疵韓非子｜不洗垢而察難知 矛楯韓非子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為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 長袖善舞多錢善賈韓非子鄙諺曰｜｜｜｜｜｜｜｜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 蓬生麻中荀子｜｜｜｜不扶而直 君子道其常荀子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僈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曰｜｜｜｜｜而小人道其怪 大君子荀子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之門哉 井井有條荀子｜｜兮其｜｜理也 有治人無治法荀子有亂君無亂國｜｜｜｜｜ 天君荀子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 規磨之說荀子是｜｜｜｜也溝中之瘠也注規磨之說猶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盡而不圓失於度程也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於權言也 養欲給求荀子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人之｜｜人之｜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情文俱盡荀子凡禮始乎梲成乎文終乎悅校故至備｜｜｜｜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 坐而言起而行荀子凡論者貴其有辨合其符驗故｜｜｜之｜｜可設張而可施｜ 天圓地方呂氏春秋｜道｜｜道｜聖人法之所以立上下 天下太平呂氏春秋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此之謂至貴 以不解解之呂氏春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

弟子者｜｜｜｜也

耳而目之 呂氏春秋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臚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為中大夫若此其見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矣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

以石投水 呂氏春秋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奚若孔子曰沒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

掣肘 呂氏春秋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己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搖其｜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

無立錐之地 呂氏春秋無欲者其視有天下也與｜｜｜｜同

交淺言深 淮南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攘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反也｜｜而｜｜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

臨河羨魚不如歸家織網 淮南子｜｜｜而｜｜｜｜｜｜不今

不古 揚子童牛角馬｜｜｜｜

發策決科 揚子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

啞爾笑曰須以｜｜｜｜｜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乎

羊質虎皮 揚子｜｜｜｜而｜｜見草而悅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

童而習之 揚子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或曰｜｜｜｜白紛如也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

作輟 揚子或曰何以處偽則｜之之謂偽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

年彌高而德彌邵 揚子｜｜｜｜者是孔子之徒歟

漏脯充饑鴆酒止渴 抱朴子咀｜｜以｜酣｜｜以｜

奴顏婢膝 抱朴子以嶽峙獨立者為澁吝疏拙以｜｜｜｜者為曉解當世

云云 抱朴子該河洛之籍籍博百氏之｜｜

三教 文中子程元曰｜｜｜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上燎爾子讀洪範讜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國語諺曰｜｜｜｜｜｜注如登喻難如崩喻易

講貫 國語士朝而受業晝而｜｜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

受業 見上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 國語｜｜｜｜｜｜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生氣 國語未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其衆莫不｜｜

擇禍莫若輕 國語范文子曰擇福莫如重｜｜｜｜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

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 戰國策臣聞｜｜｜｜｜｜｜｜

揣摩 戰國策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讀之簡練以為｜｜｜｜｜｜｜｜說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

抵掌而談 戰國策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

行百里者半九十 戰國策詩云｜｜｜｜｜於｜｜此

言末路之難　**歡喜**戰國策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趙人畏懼　**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戰國策蔡澤曰吁君何所見之晚也夫｜｜｜｜　**蛇足**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者終亡其酒　**門下**戰國策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　**開罪**戰國策文倦於是憒於憂而性惛愚沉於國家之事｜｜於先王　**亡羊補牢**戰國策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而｜｜未為遲也　**公子王孫**戰國策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　**親友**戰國策孟嘗君擇舍人以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即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可　**抱薪救火**戰國策以地事秦譬猶｜｜而｜｜也薪不盡則火不止　**寧為雞口無為牛後**戰國策鄙語曰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戰國策古之｜｜｜｜｜｜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　**壹敗塗地**史記高祖紀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　**亡賴**史記高祖紀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巵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史記高祖紀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妒賢嫉能**見上　**有氣力**史記呂后紀朱虛侯｜｜　**詿誤**史記文帝紀詔有司曰濟北王背信反上｜｜吏民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　**當世得失之林**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也何必背舊聞　**小鬼**史記封禪書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之神者　**陳陳相因**史記平準書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武斷鄉曲**史記平準書豪黨之徒以｜｜｜於｜｜　**招搖**史記孔子世家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出使孔子為次乘｜｜市過之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注招搖翔翔也　**不能贊一辭**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　**折衷**史記孔子世家

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於夫子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史記陳涉世家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之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哉

夥頤 史記陳涉世家陳勝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

便宜施行 史記蕭相國世家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上來以聞

言人人殊 史記曹相國世家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

諸生見上美如冠玉 史記陳丞相世家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丈夫｜｜｜耳其中未必有也注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

因禍為福轉敗多功 史記管晏傳其為政也｜｜而｜｜｜而｜｜貴輕重慎權衡

罷休 史記孫子傳吳王曰將軍｜｜就舍寡人不願下觀

舟中之人為敵國 史記吳起傳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盡｜｜

魚肉 史記張儀傳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王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也

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 史記孟嘗君傳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元孫元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今君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

食客三千 史記孟嘗君傳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有何面目見上唾面見上物有必至事有固然見上掉臂不顧見上穎脫而出 史記平原君傳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非特其末見而已

無所有見上公等錄錄因人成事 史記平原君傳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所謂｜｜｜｜者也

翩翩佳公子 史記平原君虞卿傳平原君｜｜濁世之｜｜｜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

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利令智昏見上 窮愁著書見上 俾倪史記信陵君傳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史記春申君傳語曰｜｜｜｜｜｜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擢髮史記范雎傳｜賈之｜以續賈之罪尚未足 負荊史記廉頗藺相如傳廉頗聞之肉袒｜｜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見上 膠柱鼓瑟史記藺相如傳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而｜｜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史記鄒陽傳諺曰有｜｜｜｜｜何則知與不知也 不羈史記鄒陽傳使｜｜之士與牛驥同皁 先容史記鄒陽傳蟠木根柢輪囷離詭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為之｜也 無因至前史記鄒陽傳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而｜｜也 明珠闇投見上 積毀銷骨史記鄒陽傳衆口鑠金｜｜｜｜ 草藁史記屈原傳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 闒茸史記賈生傳｜｜尊顯兮讒諛得志 帶葡史記賈生傳細故｜｜分何足以疑 人生一世世間如白駒過隙史記魏豹傳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耳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魏豹於河東 緩頰見上 腐儒史記酈生一士伏軾｜｜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為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為護軍中尉 掉三寸舌史記淮陰侯傳酈生一士伏軾｜｜之｜下齊七十餘城 備員而已史記申屠嘉傳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娟娟廉謹為丞相｜｜｜｜按平原君傳毛遂自贊曰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意亦相似而常談所譏則仿此傳 民以食為天史記酈生傳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人｜｜｜｜ 目皮相史記陸賈傳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騶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沾沾自喜史記魏其武安侯傳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耳多易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不直一錢史記魏其武安侯傳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 首鼠兩端史記魏其武安侯傳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耎翁何為｜｜｜｜ 死灰復然史記韓長孺傳安國坐法抵罪

成天下之大功而以｜｜恐失天下之能士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史記袁盎傳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百金之子不騎衡聖

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獨不｜｜乎田甲曰然即溺之 數奇史記李將軍傳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記李將軍傳贊諺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土崩瓦解史記主父偃傳天下之患在於｜｜不在於｜｜ 何相見之晚史記主父偃傳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也 吞雲夢者八九史記司馬相如傳｜｜其於胸中曾不芥蔕 道不拾遺史記循吏傳子產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 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史記汲黯傳最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刀筆吏史記汲黯傳黯時與湯論議湯辨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重足而立見上 後來居上史記汲黯傳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宏張湯為小吏及宏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宏湯等已而宏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者｜｜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 推轂史記鄭當時傳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 有味其言之見上 功令史記儒林傳序太史公曰余讀｜｜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 蘊藉史記酷吏傳義縱者

河東人也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縣無逋事 不寒而栗史記酷吏傳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鞫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 救過不贍史記酷吏傳九卿碌碌奉其官｜｜｜｜何暇繩墨之外乎 不能得要領史記大宛傳騫從月氏至大夏竟｜｜月氏｜ 卑論儕俗史記游俠傳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 與世沉浮見上 居閒史記郭解傳邑中賢豪｜｜者以十數 談言微中史記滑稽傳天道恢恢豈不大哉｜｜｜｜亦可以解紛 滑稽史記滑稽傳淳于髡｜｜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 甚有文理漢書高帝紀十一年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誅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長治之｜｜｜｜中縣人以故不耗減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佗為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佗稽首稱臣 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漢書景帝紀黃金珠玉｜｜｜｜｜｜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 嵩呼漢書武帝紀翌日親登｜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萬歲者三 惡少漢書昭帝紀夏大旱六月發三輔及郡國｜｜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遠東 漢家自有制度漢書元帝紀八歲立為太子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本以霸王道襍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俗儒不達時宜見上 科第漢書元帝紀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

｜郎官無萬漢書成帝紀建始元年六月有青蠅｜｜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加功漢書成帝紀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比比漢書哀帝紀郡國｜｜地動摧枯朽者易為力漢書異姓諸侯王表鐫金石者難為功｜｜｜｜｜｜其勢然也不絕如綫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稍益衰微｜｜｜｜一人鄉隅漢書刑法志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而悲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銅錢漢書食貨志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係風捕景漢書郊祀志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終不可得挺身漢書五行志｜｜獨與小人晨夜相隨烏集醉飽吏民之家縮朒漢書五行志肅者王侯｜｜不任事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注師古曰朒音女六反投鼠忌器漢書賈誼傳里諺曰欲｜｜而｜｜此善喻也反脣相稽漢書賈誼傳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而｜｜履雖鮮不加於枕漢書賈誼傳里｜｜冠雖敝不以苴履頤指漢書賈誼傳今陛下如力制天下｜｜如意如意見上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漢書董仲舒傳夫天亦有所分予｜｜｜｜｜｜｜｜｜｜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差以毫釐繆以千里漢書司馬遷傳易曰｜｜｜｜｜｜｜｜按史記作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徐廣曰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戴盆望天漢書司馬遷傳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何以｜｜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薄技見上九

牛亡一毛漢書司馬遷傳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與螻蟻何以異談何容易漢書東方朔傳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曲突徙薪漢書霍光傳｜｜｜｜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漢書韋賢傳鄒魯諺曰｜｜｜｜｜｜｜｜取青紫如拾芥漢書夏侯勝傳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倪｜地｜耳學經不明不如歸畊｜｜章句小儒破碎大道漢書夏侯勝傳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建亦非勝為學疏畧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見上直日漢書京房傳分六十四卦更｜｜用事足以自娛漢書翼奉傳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皋右阻黽池前鄉嵩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延年益壽漢書李尋傳宜急改元易號迺得｜｜｜｜皇子生災異息矣多謝漢書趙廣漢傳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問趙君注師古曰多厚也言殷勤若今人言千萬問訊矣如神漢書趙廣漢傳發姦擿伏｜｜見事風生漢書趙廣漢傳專屬彊鑾氣｜｜｜｜｜無所迴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不可干以私漢書尹翁歸傳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托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五日京兆漢書張敞傳為

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卒捕掾絜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迺棄舜市

惶恐 漢書朱博傳遷琅琊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

毋持布鼓過雷門 漢書王尊傳遷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

卑人 漢書劉輔傳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不可以為主

豺狼橫道

不宜復問狐狸 漢書孫寶傳徵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為布衣交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叩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託寶故寶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寶氣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閭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即度穉季而譴他事衆口讙譁終身自墮寶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牆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文曰吾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眥顧受將命分當相直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穉季遂不敢犯法寶竟歲無所譴

布衣交 見上

耳目長 見上

同學 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

千人所指無病而死 漢書王嘉傳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臣常為之寒心按賢董賢

尊師重傅 漢書孔光傳太后詔書國之將興｜｜而｜｜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

鼻祖 漢書揚雄傳有周氏之蟬嫣兮或｜｜於汾隅

疏通證明 漢書儒林傳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郄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邱賀｜｜｜｜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注師古曰同門同師學者也疏通猶言分別也證明明其偽也按喜孟喜

同門 見上

相思 漢書外戚傳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帳帷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帷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悲感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按帷一作幄

言語部六

常談下

推心置腹 後漢書光武帝紀降者更相語曰蕭王｜｜人｜中安得不投死乎 **反水不收後悔無及** 後漢書光武帝紀諸將議上尊號馬武先進曰天下無主如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尼為相孫子為將猶恐無能 **樂此不為疲** 後漢書光武帝紀皇太子有益｜｜｜｜｜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

也 **郎官上應列宿** 後漢書明帝紀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含飴弄孫** 後漢書明德馬皇后傳吾但當｜｜｜｜不能復聞政矣 **猶去虎口歸慈母** 後漢書劉盆子傳明旦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又謂崇等曰得毋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 **可與樂成難與圖始** 見上 **鐵中錚錚** 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 **傭中佼佼** 見上 **一九泥封函谷關** 後漢書隗囂傳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按秦舊迹表裏河山元靖以｜｜｜為大王東｜｜｜｜此萬世一時也 **萬世一時** 見上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後漢書馮異傳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可謂｜｜｜｜｜ **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又望蜀** 後漢書岑彭傳車駕東歸敕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每一發兵頭鬚為白 **差彊人意** 後漢書吳漢傳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隱若一敵國矣 **有志者事竟成** 後漢書耿弇傳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也 **落落難合** 見上 **明見萬里** 後漢書竇融傳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

天子｜｜｜｜之外 **底裏** 後漢書竇融傳自以｜｜｜上露長無纖介 **孤雛腐鼠** 後漢書竇憲傳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賊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為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耳 **修飾邊幅** 後漢書馬援傳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如俑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 **久稽天下士** 見上 **妄自尊大** 後漢書馬援傳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不如專意東方 **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後漢書馬援傳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

間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奴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絝

守錢 見上

開心見誠 後漢書馬援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畧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

萎腇 後漢書馬援傳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諍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咋舌叉手從旅乎

矍鑠 後漢書馬援傳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盻以示可用帝笑曰｜｜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

據鞍顧盻 見上

畫虎不成反類狗 後漢書馬援傳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禍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按後漢書孔僖傳又有畫龍不成反為狗之語僖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

刻鵠不成尚類鶩 見上

輕薄 見上

切齒 見上

寒心 見上

律設大法禮順人情 後漢書卓茂傳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吾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鄉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今吾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後漢書宋氏傳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適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之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對曰臣聞｜｜｜｜｜｜｜｜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事不諧矣 見上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後漢書韋彪傳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寢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遺於君是以｜｜｜｜｜｜｜｜注孝經緯之文也

毛食 後漢書蘇章傳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

二天 後漢書蘇章傳順帝書馮衍傳饑者｜｜注臣賢按衍集毛字作無今俗語猶然者或古亦通用

一天我獨有｜｜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後漢書梁竦傳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

作舍道傍三年不成後漢書曹褒傳諺言｜｜｜｜｜｜｜｜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相疑異筆不得下

聚訟入室操矛後漢書鄭康成傳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吾｜｜吾｜以伐我乎

人生一世後漢書張霸傳｜｜｜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為受之

賢者固不可測後漢書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序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心賤之自

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往日之喜迺為親屈也

恨相知晚後漢書第五倫傳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倫臂訣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按蒼腰帶十圍故云

為善最樂後漢書東平憲王傳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後漢書班超傳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敵而還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覩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人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人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

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起曰｜｜｜｜｜｜｜｜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敵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

狐疑舐犢後漢書楊彪傳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之愛

關西出將關東出相後漢書虞詡傳後朝

槃根錯節後漢書虞詡傳詡為後朝

後漢書陳寔傳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慙已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竊盜

盜不過五女門後漢書陳蕃傳鄙諺曰｜｜｜｜｜｜｜呂女貧家也

甑已破矣視之何益後漢書郭太傳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物色光武後漢書嚴光傳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訪之

相助為理後漢書嚴光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耶

雞肋後漢書楊修傳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

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據於是出教唯曰｜｜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

人中呂布馬中赤兔 魏志呂布傳注曹瞞傳時人語曰｜｜有｜｜｜有｜｜

識時務者在乎俊傑 蜀志劉先主傳注襄陽記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畏蜀如虎 蜀志諸葛亮傳注漢晉春秋亮圍祁山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

死諸葛走生仲達 晉書宣帝紀亮病卒諸帝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帝者帝以窮寇不之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帝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卒眦以為尚未可知帝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帝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至赤岸乃知亮死審問時百姓為之諺曰｜｜｜｜｜帝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

尸居餘氣 晉書宣帝紀司馬公｜｜形神已離不足慮矣

鸞馬戀棧豆 晉書宣帝紀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帝於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時景帝為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帝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上樓引弩將射帝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言於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與範內疎而智不及｜｜｜｜必不能用也

咄嗟便辦 晉書石崇傳崇為客作豆粥｜｜｜｜

絕倒 晉書衛玠傳琅琊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故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

上方不足下比有餘 晉書張華傳鷦鷯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以｜｜｜｜而｜｜｜

杯中蛇影 晉書樂廣傳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於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即角｜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疴頓愈

禮豈為我設 晉書阮籍傳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邪

未能免俗聊復爾爾 晉書阮咸傳七月七日北阮競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

將無同 晉書阮瞻傳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

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晉書嵇康傳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會以此憾之

貂不足狗尾續 晉書趙王倫傳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廝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

紙書 晉書劉氏傳當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欵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賢於十部從事

木屑竹頭 晉書陶侃傳時造船｜｜｜及｜｜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竟達空函 晉書殷浩傳後溫將以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

乘興而來興盡而反 晉書王徽之傳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

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何必見安道於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

皮裏春秋 晉書褚裒傳裒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知

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 晉書石勒載記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畧邁於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以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於｜｜｜｜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

妍皮不裹癡骨 晉書慕容超載記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為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起見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名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妄語耳

嗜痂 宋書劉穆之傳邕所致｜食瘡｜以為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炙瘡瘡痂落床上因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餉邕邕既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史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瘡痂常以給膳按邕穆之子

影迹無端 宋書謝靈運傳今｜｜｜｜假謗空設終古之酷未之或有

蚤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宋書沈攸之傳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諳憶常歎曰｜｜｜｜

耕當問奴織當訪婢 宋書沈慶之傳太祖將北討慶之固諫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

客食三十六策走是上計 齊書王敬御食之外皆為｜｜世祖以客非家人名改呼為別食則傳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走使人上屋望見征兵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汝父子惟應急走耳

豈有此理 齊書虞悰傳鬱林廢悰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耶

如風過耳 齊書廬陵王子卿傳汝比在都讀學不就年轉成長吾日冀汝美勿得敕｜｜｜｜使吾失氣

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齊書張融傳太祖素奇愛融為太尉時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傳朱益州汨彝叙越謨訓捶直切絕交游視黔首以鷹鸇蜆人靈於豺虎｜｜｜｜請辯其惑

一身兩役 梁書張充傳張充字延符吳郡人父緒齊特進金紫光祿大夫有名前代充少時不持操行好逸遊緒嘗請假還吳始入西郭值充出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紲脫韝拜於水次緒曰｜｜｜｜無乃勞乎充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而敬易之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遂修身改節學不盈載多所該覽尤明老易能清言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 梁書邵陵王綸傳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啟高祖曰城已陷矣高祖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不可臣向者親格戰勢不能禁自縋下城僅得至此高祖歎曰｜｜｜｜乃使確為慰勞文

酒令 梁書王規傳湘東王時為京兆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為｜｜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傅昭在坐並謂為知言

名下無虛 陳書姚察傳報聘于周江左耆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

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為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定｜｜士

劉胡來 南史鄧琬傳劉胡南陽湟陽人也本以面坳黑似胡故名坳胡及長單名胡馬出身郡將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明帝即位除越騎校尉蠻畏之小兒啼語云｜｜便止

騙槖駞 南史蘭欽傳幼而果決趨捷過人宋末隨父子雲在洛陽恒於市｜｜｜｜於室婦女無定升從其夫三藩既啟王封妃名亦宜同等

賭賽 魏書任城王澄傳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元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為列悉序昭穆為次用家人之禮高祖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令澄為七言連韻與高祖往復｜｜遂至極歡際夜乃罷

耳聞不如目見 魏書崔浩傳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辨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為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

子細 魏書源懷傳懷性寬容簡約不好煩碎恒語人曰為貴人理世務當舉綱維何必須太｜｜也譬如為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有始無終 魏書段承根傳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行疎薄｜｜｜｜

鍾鳴漏盡 魏書游明根傳臣桑榆之年｜｜｜｜蒙陛下之澤首領獲全待盡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

舞文弄法 北齊書孝昭帝紀又以廷尉中丞執法所在繩違按罪不得｜｜｜｜

美景良辰 北齊書段榮傳孝言雖黷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未嘗虛棄賦詩奏伎畢盡歡洽雖草萊之士麤閑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輿賞其貧躓者亦時有乞遺世論復以此多之按孝言段榮子

恐不濟事 北齊書高昂傳又隨高祖討爾朱兆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純將漢兒｜｜｜｜今當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雜於意如何昂對曰裁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前後戰鬬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合勝則爭功退則推罪願自領漢軍不煩更配高祖然之

男來女往 北齊書王紘傳紘上言突厥與宇文｜｜｜｜必當相與影響南北寇邊宜選九州勁勇強弩多據要險之地

潤筆 隋書鄭譯傳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治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上賜宴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上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興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上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熲戲謂譯曰筆乾譯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上大笑

關節 舊唐書穆宗紀丁丑詔國家設文學之科本求才實苟容僥倖則異至公訪聞近日浮薄之徒扇為朋黨謂之｜干擾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永言敗俗深用興懷鄭朗等昨令重試意在精覈藝能不於異常之中固求深僻題目實令所試成就以觀學藝淺深孤竹管是祭天之樂出於周禮正經閱其呈試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辭律鄙淺蕪累何多亦令宣示錢徽庶其深自懷愧誠宜盡棄以警將來但以四海無虞人心方泰用弘寬假式示殊恩孔溫業趙存約實洵直所試麤通予及第盧公亮等十一人可落下自今後禮部舉人宜准開元二十五年敕及第人所試雜文并策送中書門下詳覆

作閑 舊唐書武宗紀時有纖人告中尉仇士良言宰相作赦書欲減削禁軍衣糧馬草料士良怒曰必若有此軍人須至樓前｜｜宰相李德裕等知請開延英訴其事帝曰奸人之詞也召兩軍中尉諭之曰赦書出自朕意不由宰相況未施行公等安得此言士良惶恐謝之

對手 舊唐書宣宗紀日本國王子入朝貢方物王子善碁帝令待詔顏師言與之｜｜

好消息惡消息 舊唐書崔元暐傳其母盧氏嘗

誡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吾嘗重此言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孟母不受魚鮓之饋蓋為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己勿累吾此意也元暐遵奉母氏教誡以清謹見稱

末耐何 唐書承天皇帝俠傳帝感偏語賜俠死俄悔悟明年廣平王畋二京使李泌獻捷泌與帝雅素從容語俠事帝改容曰俠於艱難時實自有力為細人間閱欲害其兄我計社稷割愛而為之所泌曰爾時臣在河西知其詳廣平於兄弟篤睦至今言建寧則嗚咽不自已陛下此言得之讒口耳帝泣下曰事已爾｜｜｜

可人 唐書溫造傳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書幣招禮造欣然曰｜｜也往從之

止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 唐書魏謨傳李孝本宗室子坐李訓事誅死其二女沒入宮謨上言陛下即位不悅聲色於今十年未始採擇數月以來稍意聲伎教坊閱選百十未已莊宅收市疊疊有聞今又取孝本女內之後宮宗姓不育寵幸為累傷治道之本遠塵穢之嫌諺曰｜｜｜｜｜｜｜｜｜｜｜｜｜｜惟陛下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帝即出孝本女

貧不學儉富不學奢 唐書馬周傳里語曰｜｜｜｜｜｜｜｜｜｜｜｜言自然也

唾面自乾 唐書婁師德傳其弟守代州辭之官師德曰未也潔之是教之耐事弟曰人有｜｜潔之乃已違其忿正使｜｜耳

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 唐書陸象先傳累徙蒲州刺史兼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誡遣之大吏白爭以為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即必責者當以汝為始大吏慙而退嘗曰｜｜｜｜｜｜為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邪

芒刺在背 唐書崔日用傳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然每一反思若｜｜｜｜｜云

曳白 唐書苗晉卿傳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科以張奭為第一奭御史中丞倚之子倚新得幸於帝晉卿欲附之奭本無學故議者囂然不平安祿山因間言之帝為御花萼樓覆實中裁十一二奭持紙終日筆不下人謂之｜｜

清流 唐書裴樞傳哀帝嗣位柳璨方用事全忠以牙將張廷範為太常卿恐非王意持不下為廷範勳臣自宜任方鎮何用為卿樞不浮薄今乃爾璨聞即罷全忠怒謂賓佐曰吾常器樞不浮薄今乃爾璨聞即罷樞政事拜左僕射俄貶登州刺史又貶瀧州司戶參軍至滑州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於河年六十五初全忠佐史李振曰此等自謂｜｜宜投諸河永為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白著 唐書劉晏傳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人不堪命皆去為盜賊上元寶應間如袁晁陳莊方清許欽等亂江淮十餘年乃定

炙手可熱 唐書崔鉉傳鉉所善者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顏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欲得命通魯紹瓌蒙帝聞之題於扆傳縈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歌後體至是省史走其家上謁縈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既視事宗戚詣慶擢首曰歌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立朝侃然無復故態

笑殺天下人 唐書鄭縈官咸在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也

笑者不可測 唐書陸象先傳帝為祿山起第京師以中人督役戒曰善為安祿山傳帝為祿山｜｜｜毋令笑我為瓚戶交疏臺觀池沼華部署祿山｜｜｜釋萊執易升坐百

眼孔大 唐書

僭繖幕率緹繡金銀為箏筐爪籬大抵服御雖乘輿不能過帝登勤政樓幄坐之左張金雞大幛前置特榻詔祿山坐褰其幄以示尊寵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 五代史死節傳王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其於忠義蓋天性也

小樓羅 宋史張思均傳思均起行伍征討稍有功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自是人目為｜｜馬

矯枉過直 越絕書子之復仇臣之討賊至誠感天｜｜｜｜乳狗哺虎不計禍福

生事 董仲舒春秋繁露無危而擅｜｜是卑君也

一節動而百枝搖 桓寬鹽鐵論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潰色淫之相連｜｜｜｜

樹欲靜風不定子欲養親不待 劉向說苑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鐮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乎｜｜｜｜吾｜｜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為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臧三耳 孔叢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以為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為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充口 焦氏易林飲食｜｜安和無咎

東行西走 焦氏易林｜｜喪其犬馬南求騂騮失車林下

渴不可言 焦氏易林龍馬上山絕無水泉喉唇憔乾｜｜｜

廢物 吳越春秋不能報讐畢為｜｜

若有神助 王充論衡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遭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為獨成貧賤反此

手中無錢 王充論衡｜｜｜｜之市使貨主問曰錢何在對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夫胸中不學猶手中無錢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信嚮之奈何也

楊溝 三輔黃圖長安御溝謂之｜｜謂植楊於其上也

寧逢惡賓無逢故人 葛洪西京雜記公孫宏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宏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宏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宏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有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宏歎曰｜｜｜｜｜｜｜｜

巢居知風穴處識雨 劉晝新論天將風也纖塵不動而鵲自鳴旦且雨也寸陰未布而蟻蚓移矣｜｜｜｜｜｜｜風雨方至而鳥蟲應之

方底圓蓋 顏氏家訓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而｜｜必不合矣

落索 顏氏家訓婦人不慧者即曰｜｜｜｜謂團曰突欒謂精曰鯽令謂孔曰窟籠不可勝舉而唐盧仝詩云不鯽溜鈍漢國朝林逋詩云團欒空遠百千回是不曉俚人反語逋雖變突為團亦其謬也

不鯽溜 宋祁筆記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尚數百種故謂就為鯽溜凡而虐婦則姊妹之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母實為之至有諺云｜｜阿姑飡此其相報也家之常弊可不戒哉

突欒 見上

鯽令 見上

窟籠 見上

一肚皮不合時宜 費袞梁溪漫志東坡退朝食罷捫腹徐行謂侍兒曰是中有何

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為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以為未當至朝雲乃曰學士｜｜｜｜｜｜｜｜坡捧腹笑

冬烘 葉夢得避暑錄話唐人言｜｜是不了了之語故有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是魯公之言人以為戲談今蜀人多稱之

乾星照濕土 姚寬西溪叢語諺云｜｜｜｜｜｜來日依舊雨

包彈杜撰 王楙野客叢書｜｜對｜｜為甚的包拯為臺官嚴毅不恕朝列有過必須彈擊故言事無瑕疵者曰包彈杜默為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為杜撰世言杜撰包彈本此

牛食如澆羊食如燒 王逵蠡海集牛共羊居丑未之位牛色蒼雖有雜色而蒼多近於春陽之生氣故聞死則觳觫羊色白雖有雜色而白多近於秋陰之殺氣故聞死則不懼凡草木經牛噉之餘必悴槁諺有之曰｜｜｜｜｜｜｜｜信夫是蓋生殺之氣致然也

跨竈 海客日談馬前蹄之上有兩空處名竈門馬之良者後蹄印地之跡反在前蹄印地之前故名｜｜言後步趨過前步也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吳紹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一 二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一

言語部七

訛譌上

惡乎存 晏子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晏蓋北方辨于辭習于禮者也命儐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于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

使狗國者從狗門入 晏子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為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為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楚之水土使民善盜 晏子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為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于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耶

盜毆 尹文子莊里丈人字長子曰｜少子曰｜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

杞人憂天地 列子｜國有｜｜｜｜崩墜身亡所寄廢

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踏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

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列子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

竊鈇列子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不見人徒見金列子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遣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奈何對曰取金之時｜｜｜｜｜｜｜｜

散人惡知散木莊子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樠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于文木耶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又｜｜｜｜

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莊子南海之帝為渾沌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

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莊子今取｜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慄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

虎食外病攻內莊子開之曰聞之夫善養生者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饑虎饑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其｜｜毅養其外而｜｜其｜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為彘謀莊子祝宗人元端以臨牢筴說彘曰女奚惡死吾將三月豢女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女肩尻乎雕俎之上則女為之乎｜｜曰不如食以糟糠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于豚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載鼈以車馬樂鶉以鐘鼓莊子今休欲啟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也彼又安能無驚乎哉

暖姝濡需卷婁莊子有｜者有｜｜者有｜｜者所謂暖姝者崇一先生之言則瑗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息所謂卷婁者也

豕蝨見上蟻見上羶行見上大儒臚傳｜莊子儒以詩禮發冢｜｜曰東方作矣事之何

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呂鉅莊子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丨丨再命而丨于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車上儛名諸父見上

死藥韓非子有獻不死之藥于荊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丨丨也是客欺王也夫殺臣是丨丨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三虱相訟韓非子丨丨丨與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於是乃聚噉其母而食之臧臘人乃弗殺

飲鼈韓非子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而歸過潁水以為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浴矢韓非子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于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柰何曰取五姓之矢浴之季曰諾乃丨以丨

掩耳毀鐘呂氏春秋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況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也遽掩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已自聞之悖矣

狴犴使人多禮揚子劒客論曰劒可以愛身曰丨丨丨丨丨丨乎

將使鼈長而後食之國語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蓋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丨丨丨丨丨丨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于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

摶之不得揚君之恥國語平公射鵠不死使豎襄摶之失公怒拘將

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鵠不死丨丨丨是丨吾丨丨丨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顏乃趣赦之

求繫既繫求援既援國語董叔將娶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它日董祁愬于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于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吾請乎叔向曰丨丨丨丨丨丨矣丨丨丨丨矣求而得之又何請焉

以規為瑱國語王曰子復言不穀雖不能用吾愁寘之于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丨丨丨丨也

不嫁不宦戰國策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宦而願為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丨丨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宦則然矣然宦過畢生設為丨丨嘗養千鍾徒百人不宦過畢矣田子辭

食玉炊桂因鬼見帝戰國策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令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于玉薪貴于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令令臣丨丨丨丨丨丨丨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烏不為鵲鵲不為烏戰國策史疾為韓使楚楚王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為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柰何頃間有鵲止于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名母戰國策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丨其丨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

過堯舜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也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

沐猴而冠史記項羽紀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以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

視舌在不史記張儀傳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吾｜尚｜｜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史記范睢傳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也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

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

所持者狹所欲者奢史記滑稽傳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而｜｜｜｜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

齎以薑棗薦以木蘭史記滑稽傳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槨楩楓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柰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槨銅歷為棺｜｜｜｜｜｜｜｜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

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史記滑稽傳楚相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

｜｜｜｜｜｜｜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汝雖長幸雨立我雖短幸休居史記滑稽傳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

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何益｜｜｜｜也｜｜｜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 史記滑稽傳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梅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足矣始皇以故輟止

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 史記滑稽傳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上履下似人足 史記滑稽傳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也其履｜處乃｜｜｜者乎

河伯留客久 史記滑稽傳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取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穀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

尻益高 漢書東方朔傳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暴朔笑之曰吐口無毛｜｜｜｜｜｜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乃與為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烏捕穀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諧語曰令蟲蠕老柏塗伊擾亞狋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蠕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鏈出莫能窮者

歸遺細君又何仁也 漢書東方朔傳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壺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

兼此數子 漢書東方朔傳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

之倫皆辯知聞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面齒牙樹脅肱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脽尻遺蛇其迹行步偶旅臣朔雖不肖尚｜｜｜｜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

元尚白 漢書揚雄傳時雄方草太元有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曰｜｜｜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爰清靜作符命 漢書揚雄傳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注師古曰以雄解嘲之言譏之也

覆醬瓿 漢書揚雄傳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元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也

狗曲 漢書儒林傳王式東平新桃人詔除下為博士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為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于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也式恥之陽醉遁壁

蝗豈鳳凰食 漢書酷吏傳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為治郡中亦平婁蒙豐年鳳凰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己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耶

陳驚座 漢書游俠傳陳遵字孟公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入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云

天帝除書 漢書王莽傳是時爭為符命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乎

巨毋霸 漢書王莽傳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巨府欲奮擊邊庭自謂｜｜｜出於遼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濱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呂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卧則枕鼓以鐵箸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呂視百蠻鎮安天下博意欲風莽注晉灼曰諷言毋得篡盜而霸

勿為盜賊自致亭長 後漢書馬武傳帝後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為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斯可矣武為人嗜酒濶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

遨遊二帝間 後漢書馬援傳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

良怖急者可牀下伏 後漢書馬援傳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敵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後稍定郡中服之

高髻一尺廣眉半額大袖匹帛 後漢書馬廖傳城中好｜｜四方且｜｜城中好｜｜四方全｜｜斯言如感有切事實

我獨詐善 後漢書張湛傳湛偽許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不亦可乎

此縑出自機杼 後漢書王丹傳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贈助甚豐

丹乃懷縑一匹陳之于主人前曰如丹｜｜｜｜｜
遵聞而有慚色自以知名欲結交于丹丹拒而不許
遼東豕 後漢書朱浮傳往時｜｜有｜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于朝廷則為遼東豕也按此朱浮移書責彭寵語
卿前在郡食鴈美乎 後漢書王符傳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
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而問
｜｜｜｜｜｜｜｜銅臭 後漢書崔寔傳寔從兄烈有盛名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
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
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熲樊陵
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
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
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程夫人
于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

姝耶烈于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
吾居三公于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
論者不謂不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
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烈怒舉杖擊之
豈聞仲尼撻顏回 後漢書吳祐傳注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襄剛縣人也年二十二為督郵曾以職事
見詰府君欲撻之宏曰今鄙郡遭明府咸以為仲尼之
君國小人少以宏為顏回｜｜｜｜有｜｜｜之義府
君異其對即日教署主簿也注宏戴宏
寒蟬 後漢書杜密傳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
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
昱謂密曰劉季林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
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
隱情惜已自同｜｜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
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
賞刑得中令問揚休不亦萬分之一乎
吕今度之想當

然耳 後漢書孔融傳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父子多見侵掠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
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對曰｜
｜｜｜｜｜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
蕭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
生世不諧作太常妻 後漢書周
澤傳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頗失
宰相之望數月復為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
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吕妻干犯齋禁
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為之語曰｜｜
｜｜｜｜｜｜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
九日齋注漢官儀此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
作奏雖工
宜去葛龔 後漢書葛龔傳注龔善為文奏或有請龔奏以干人者龔為作之其人寫之忘自載其名
因并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為之語
曰｜｜｜｜｜｜｜｜事見笑林
買菜乎求益也 後漢

書嚴光傳注皇甫謐高士傳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
光不起於床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
癡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近鼎足不癡也光曰
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
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
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
｜｜｜｜｜按霸侯霸
邊孝先腹便便嬾讀書但欲眠 後漢書邊韶傳邊韶
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吕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
辯曾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
｜｜｜韶漸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先字腹便便五
經笥但欲眠思往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
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
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 見上
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後漢書禰衡傳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

｜｜｜｜餘子碌碌不足數也**遣可作尉**魏志武帝紀注四體書勢序梁鵠以公為北部尉曹瞞傳曰為尚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及公為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謂建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曰昔舉大王時｜｜｜｜耳王大笑**執虎子**魏志蘇則傳注魏畧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始則同郡吉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為宛散茂見則嘲之曰任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吾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駞也**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駞**見上**召優說肥瘦**魏志王衛二劉傳注吳質別傳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使｜｜真負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耶**中聖人**魏志徐邈傳魏國初建為尚書郎時科禁酒邈私飲至于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達白之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乞兒乘小車**魏志鄧艾傳注世語州泰擢為新城太守宣王為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衆賓咸悅**死諸葛走生仲達**蜀志諸葛亮傳注漢晉春秋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于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為之諺曰｜｜｜｜｜｜｜｜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如瓠壺**蜀志張裔傳張府君｜｜外雖澤而內實麤**君馬何駛**蜀志楊洪傳洪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注益部耆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祇次洪坐嘲祇曰｜｜｜｜祇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衆傳之以為笑**潞涿君**蜀志周羣傳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張裕為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橫目苟身蟲入其腹**吳志薛綜傳西使張奉于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于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使人牽驢題曰諸葛子瑜**吳志諸葛恪傳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一｜入長檢其面｜｜｜｜｜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軍旅在後酒食在先**吳志諸葛恪傳恪父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之事將軍｜｜之事將軍｜｜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為盡爵**試使輔吳復求鸚父**吳志諸葛恪傳注江表傳曾有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昭不能答坐中皆歡笑**君非折簡之客**晉書宣帝紀三年春正月王凌詐言吳人塞滁水請發兵以討之帝潛知其計不聽夏四月帝自帥中軍汎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凌計無所出乃迎於武昭面縛水次曰凌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苦自來耶帝曰以｜｜｜｜｜｜故耳**啖大鸞**晉書梁孝王彤傳彤嘗大會謂參軍王銓曰我從兄為尚書令不能｜｜｜｜啖大鸞故難銓曰公在此獨

嚼尚難矣卿輩意亦復易敗晉書王戎傳戎每與籍為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耳目光乃在牛背上晉書王衍傳嘗因宴集為族人所怒舉樏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我｜｜｜｜｜｜矣蝨處褌中晉書阮籍傳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之｜｜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邱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于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雞肋不足以安尊拳晉書劉伶傳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其人笑而止猶不廢我嘯歌晉書謝鯤傳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慚然長嘯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簸之揚之糠粃在前晉書孫綽傳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鑿齒曰｜｜｜｜書麄晉書劉柳傳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矣時人重其言奴價倍婢晉書祖納傳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為從事中郎有戲之曰｜｜｜｜｜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邪假有神錐必有神槌晉書祖納傳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因之因曰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

｜｜雅無以對短轅犢車長柄麈尾晉書王導傳初曹氏性妬忌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唯有｜｜｜｜｜｜｜｜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充兒也元規塵污人晉書王導傳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起舉扇自蔽徐曰｜｜｜｜｜｜按亮庾亮元規亮字相與有瓜葛晉書王悅傳導嘗共悅奕棋爭道導笑曰｜｜｜｜｜｜那得為爾耶按悅王導子蘇武節似不如是晉書陶侃傳蘇峻作逆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峻平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導有慚色入幕之賓晉書郗超傳溫嶠立霸王之基超為之謀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溫論事溫令超帳中卧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矣按溫桓溫刻畫無鹽唐突西施晉書周顗傳庾亮嘗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也阿奴火攻固出下策晉書周顗傳顗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潤瞑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耳王導甚重之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見上莫近禁臠晉書謝混傳初孝武帝為晉陵公主求婿謂王珣曰主婿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來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犵以為珍

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是呼為禁臠故珣因以為戲

滓穢太清 晉書謝朗傳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為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嘗因侍坐于是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為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邪

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 晉書王羲之傳劉惔為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床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時羲之在坐曰｜｜｜｜｜｜｜｜｜｜二人並有愧色

馬曹 晉書王薇之傳性卓犖不羈為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沖騎兵參軍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馬知死嘗從沖行值暴雨薇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豈得獨擅一車 見上

未若諸庾翼翼 晉書孫盛傳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按放盛子安國盛字

韓盧後 晉書張天錫傳時苻堅彊盛每攻之兵無寧歲天錫甚懼乃立壇刑牲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芮等遥與晉三公盟誓獻書大司馬桓溫尅六年夏誓同大舉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彝嘲之彝謂博曰君是｜｜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耶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為刁也一坐推歎焉

短尾為刁 見上

太儒 晉書范宣傳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

此太逼人 晉書顧愷之傳愷之桓元時與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燎元曰白布纏根樹旒旒仲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復作危語元曰矛頭淅米劍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臨深池仲堪眇目驚曰｜｜｜因罷

了語危語 見上

何至作老婢聲 晉書顧愷之傳愷之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又為吟咏自謂得先賢風制或請其作洛生詠答曰｜｜｜｜｜｜

吳中高士求死不得 晉書謝敷傳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便是｜｜｜｜死

充隱 晉書桓玄傳玄以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為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為｜｜歷代咸有肥遁之

卿老拳飽孤毒手 晉書石勒載紀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地迭相毆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讐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卿亦｜｜｜｜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

卿目睕睕正耐溺中 晉書石季龍載記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何可溺約曰｜｜｜｜｜｜｜｜

拜賊而卿國士 晉書慕容暐載記王猛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答曰卿昨為賊朝是國士吾｜｜｜｜｜｜何所怪也按真皇甫真

人面狗心狗面人心 晉書苻朗載記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凌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儁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郎為誰非｜｜而｜｜

丨丨而丨丨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

數孫皓歌宋書劉穆之傳河東王歆之嘗為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竝生邕性嗜酒謂歆之曰卿昔嘗見臣今不能見斟一杯酒乎歆之因丨丨丨丨答之曰昔為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按邕穆之孫

作謝宣明面宋書劉穆之傳孝建三年除輔國將軍益州刺史既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荆州青油幕下丨丨丨丨丨見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

得錢會戲何用祿為宋書王氏傳素性褊隘人忤意者輒面加責辱少時嘗摴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之求縣辭訴頗切此人嘗以蒲戲得罪馬詰之曰君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在遂默然

不審公城子野何在見上

那得此副急淚宋書劉懷愼傳德願性粗率為世祖所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為豫州刺史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丨丨丨丨丨丨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時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為諧謔上亦愛狎之

太初之時誰黃其閤宋書張暢傳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信奇才也與義宣作賊而卒無咎苟非奇才安能致此暢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帝曰何事相苦初尚之為元凶司空及義師至新林門人皆逃尚之父子共洗黃閤故暢以此譏之

世載雄狐宋書王淮之傳宋臺建御史中丞為僚友所憚淮之父納之祖臨之曾祖彪之至淮之四世居此職淮之嘗作五言范泰嘲之曰卿唯解彈事耳淮之正色答猶差卿丨丨丨丨

格倿宋書鄭鮮之傳高祖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言論人皆依違之不敢難也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要須高祖辭窮理屈然後置之高祖或有時慚恧變色動容既而謂人曰吾本無術學言義尤淺比時言論諸賢多見寬容唯鄭不爾獨能盡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時人謂為丨丨

妳母宋書何承天傳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竝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為丨丨承天云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邪

鳳凰將九子見上

今日何不著鹿皮冠宋書何尚之傳尚之在家常着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廷戲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染鬢髮媚側室宋書謝靈運傳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丨丨丨欲以丨丨丨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竝為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太祖除為廣州所統曾城令接長瑜何長瑜

軍人慣噉麤食宋書宗慤傳孝建中累還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慤至設以菜葅粟飯謂容曰宗丨丨丨丨丨丨慤致飽而去至是業為慤長史帶梁郡慤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為嫌

伸卿眉頭宋書王元謨傳民間訛言元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為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竝發兵討元謨元謨令內外晏然以解眾惑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撫慰之又答曰梁山風塵初不介意君臣之際過足相保聊復為笑丨丨丨丨元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元謨眉頭未曾伸故帝以此戲之

老慳老傖宋書王元謨傳孝武狎侮羣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多鬚者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齴劉秀之儉吝呼為丨丨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

所賜與欲其瞻謝傾踣以為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勲叔獻像送其家廳事柳元景垣護之並北人而元謨獨受丨丨之目凡所稱為四方書疏亦如之

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宋書沈慶之傳蕭斌以前驅敗績欲死固碻磝慶之曰夫深入冦境規求所欲退敗如此何可久住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邊衆東顧青東非國家有也碻磝孤絶復作朱修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許退諸將並謂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閫外之事將所得專詔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宋書沈慶之傳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為使持節都督南兖徐兖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率衆討之至歐陽誕遣客慶之宗人沈道慝齎書說慶之餉以玉鐶刀慶之遣道慝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君白首之年何為來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丨丨丨丨丨丨耳

草翁風必舅宋書王景文傳長子絢年七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耶耶乎文哉絢即答曰丨丨丨丨偃少以敏慧見知及長篤志好學官至秘書丞按偃尚之子絢舅也應曰草翁風必丨今作偃刻本之譌又景文名彧彧郁同音也

華林閤勲齊書張敬兒傳詔加敬兒開府儀同三司將拜謂其妓妾曰我拜後應開黃閤因口自為鼓聲既拜王敬則戲之呼為褚淵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丨丨丨丨也敬則甚恨

莫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齊書垣榮祖傳除榮祖冗從僕射遣還徐州說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民所見非計中也安都曰天命有在今京師無百里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且我不欲負孝武王儉三公齊書虞玩之傳時人呼孔遏何憲為丨丨丨丨司驢齊書謝超宗傳以失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超宗怨望謂人曰我今日政應為丨丨為省司所奏以怨望免官禁錮十年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閤道壞墜水僕射王儉當牛驚跣下車超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前後言詠稍布朝野

落水三公墜車僕射見上蓋面見人扇鄣何益齊書劉祥傳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如汝人才皆已令僕齊書劉祥傳王奐為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為之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書廚齊書陸澄傳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丨丨也

都自非是齊書張融傳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丨丨丨丨乃去其為異如此

陸處無屋舟居非水齊書張融傳世祖問融住在何處融答曰臣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後日上以問融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于岸上住上大笑

但恨今日刑于寡妻齊書謝朓傳朓初告王敬則敬則女為朓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為吏部郎沈昭畧謂朓曰卿人地之美無忝此職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還東掘顧榮冢齊書丘靈鞠傳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傖渡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

王令文章大進何如我未進時齊書丘靈鞠傳靈鞠好飲澗臧否人物在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靈鞠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此言達儉靈鞠宋世文名甚盛

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人曰邱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不賴舅氏遑卹外家齊書何求傳求弟點性率到好狎人物建元中褚淵王儉為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曰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丨丨丨丨丨丨以卿為騎兵梁書任昉傳始高祖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丨丨丨丨丨丨謂高祖善騎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焉千秋萬歲誰傳此者梁書南平王偉傳時世祖居藩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人曰下官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按恭偉子時謂簾為夏侯妓衣梁書夏侯亶傳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何敬容殘客梁書張纘傳初纘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纘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眾造寺梁書何敬容傳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世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為伽藍趨勢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此寺堂宇校飾頗為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為丨丨丨丨丨丨馬門外不見卿馬跡梁書徐文盛傳時任約被擒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汝何不早降令我至此約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使我何遽得降文盛無以答為屐謎梁書孫謙傳謙從子廉便僻巧宦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于廉廉委以文記爽常有求不稱意乃丨丨丨丨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齒齒作數步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此取名是也文字不辯豈得非愚陳書虞寄傳年數歲客有造其父者遇寄於門因嘲之曰郎君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答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客大慚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使卿復知寒暑陳書徐陵傳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實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收大慚何至與駑馬爭路南史劉式之傳瑀性使氣尚人後為御史中丞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勳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轉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為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譬何疾偃曰牛駿馬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蹙自造青雲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按瑀式之子帶二江之雙流南史謝朓傳朓常輕祏為人祏嘗詣朓朓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便停祏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祏以為輕已後祏及弟祀劉溉劉晏俱候朓朓謂祏曰可謂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以嘲弄之祏轉不堪按祏江祏也生天在前成佛在後南史謝靈運傳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丨丨當丨靈運丨丨丨丨必丨丨顗深恨此言靈遥華胄南史何昌寓傳昌寓後為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謂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昌寓圍扇掩口而笑謂坐客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大德所以不德南史荀伯子傳伯子族弟昶字茂祖與伯子絶服元嘉初以文義至中書郎昶子萬秋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昶見釋慧林謂曰昨萬秋對策欲以相示答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答貧道奴皆能為昶曰此將不傷道德耶而答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乃相對笑竟不看焉非君家阿

公南史顏延之傳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于路中遥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怪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丨丨丨丨何以見呼為公偃羞而退

銅山西傾洛鐘東應南史江祿傳祿先為武寧郡頗有貲產積錢于壁壁為之倒迮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者也

唯覺逢人南史王惠傳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都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言丨丨丨丨耳

到溉尚有餘臭南史到溉傳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戶二尚書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丨丨丨丨丨丨遂學作貴人敬容日方貴寵人皆下之溉忤之如初溉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為譏云

何無忌諱南史殷淳傳子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勗共食孚羹盡勗云益殷蓴羹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輟筯曰丨丨丨丨

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南史謝莊傳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帝撫掌竟日

元護為雙聲磝碻為疊韻南史謝莊傳王元謨問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韻答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其捷速如此按王元謨垣護之率師北伐敗于磝碻故云

老狗復還南史王僧達傳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于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答曰家養一丨丨放無處去已丨丨尚之失色

君長東隅應嗜此族南史王融傳初為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丨丨丨丨居然丨丨丨丨

如鷄比鳳南史王慈傳謝鳳子超宗嘗候僧虔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丨丨之丨丨超宗狼狽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眾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

何以興蔡氏之宗見上

湯定不可澆雪南史王瑩傳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丨丨丨丨丨丨懋面洞赤惟大恥愧按懋瑩父

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為黃銅南史王瑩傳既為公須開黃閣宅前促欲買南鄰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回閣向東時人為之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若為攸南史王亮傳累遷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有晉陵令沈巑之性麤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啟代之巑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丨丨丨字當作無骹尊傍犬為犬傍無骹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履下床跣而走巑之撫掌大笑而去按亮父名攸

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南史沈昭略傳性狂儁不事公卿使酒仗氣無所推下嘗醉晚日負杖攜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耶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柰何王約柰汝癡何

穢里闕里南史劉繪傳出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丨丨此人應聲曰未審孔子何闕而居丨丨繪默然不答亦無怍意數其辯速

亦復奇癲南史齊宗室魚復侯子響傳直閤將軍董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癲如雷敢相隨耶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丨丨丨丨

可謂連璧南史王敬則傳

敬則免官以公領郡後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見上

老子與韓非同傳雖復竝坐可橫政

恐陋巷無枕南史劉之遴傳之遴後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歎曰豈黥而手乎周捨嘗戲之曰｜｜｜｜｜｜｜｜

旱母南史梁宗室推傳普通六年以王子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焉

當以人肝代米南史傅琰傳琰于時丹陽縣令沈巑之以清廉抵罪寂之聞之曰清吏真不可為也政當處季孟之間乎巑吳興武康人性疎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巑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

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巑之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來｜｜｜｜｜｜不然清名不立

一代鼎臣不可覆餗南史丘靈鞠傳嘗還東詣司徒褚彥回別彥回不起曰比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為｜｜｜｜｜復為｜

有八尺圍無一寸腸南史卞彬傳孫抱為延陵縣爽詣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閤下過取筆書鼓云徒｜｜｜腹｜｜｜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央抱善吏職形體肥壯腰帶十圍爽故以此激之按爽高爽

言語部八

詼諧下

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魏書宗室萇傳萇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高祖遷都萇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萇酒雖拜飲而顏色不泰高祖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為朕笑竟不能得高祖曰｜｜｜｜｜｜｜｜｜｜｜｜｜｜｜｜｜｜｜｜｜｜左右見者無不扼腕大笑

餓虎將軍飢鷹侍中魏書宗室暉傳暉別再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於櫃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黃門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眄故時人號曰｜｜｜｜｜｜｜｜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受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

市曹去食就信實有所闕見上魏書宗室欽傳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為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欽乃大慚於是待客稍厚

驢號魏書宗室晫傳晫弟坦傲很兇麤從叔安豐王延明責之曰汝兇悖性與身而長昔有宋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

千奴一膽魏書崔元伯傳并州敵數萬家南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率師討之敗績太宗問羣臣曰敵寇縱暴人衆不少表等已不能制若不早誅則良民大受其禍今既盛秋

不可為此小盜而復興衆以廢民業將若之何元伯對曰表等諸軍不為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敵衆雖盛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共｜｜也宜得大將軍為敵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聞之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號為威猛敵人畏服諸將莫及太宗從之遂平敵冦

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計魏書胡叟傳於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之曰老子今若相許｜｜｜｜｜｜｜｜｜｜｜｜也譏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

桃弓僕射黃觚少師魏書郭祚傳祚曾從世宗幸東宮肅宗幼弱祚懷一黃觚出奉肅宗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為世宗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為｜｜｜｜｜｜｜｜

眼如車輪魏書楊大眼傳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為｜｜｜｜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目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

黑宇魏書宇文忠之傳忠之獵涉文史頗有筆札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為｜｜

牛象鬭於江南魏書邢昕傳孝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遊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遊道有慙色興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蕭衍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

世事同知文學外見上

大夏初成鷰雀相賀北齊書盧文偉傳詢祖初襲爵封大夏男有宿德朝士謂之曰｜｜｜｜應聲答曰且得｜｜｜｜按詢祖文偉子

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北齊書盧文偉傳子詢祖邢邵曾戲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邵甚重其敏贍

棘刺應自足何假外求北齊書孫搴傳嘗服棘刺丸李諧等調之曰卿｜｜｜｜｜｜｜｜｜坐者皆笑

共車千秋分一字北齊書李繪傳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耳一坐大笑

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北齊書王晞傳嘗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閤祭酒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豈直在魚鳥而已

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北齊書徐之才傳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

戲之才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又為汝公｜｜｜｜｜｜｜｜

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為羊北齊書徐之才傳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訌近犬便狂｜｜｜｜｜｜｜｜｜｜｜｜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即答云卿姓在亡為虐在邱為虛生男則為虜養馬則為驢

生男則為虜養馬則為驢見上

用人似貧士市瓜北齊書楊愔傳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為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為愔｜｜｜｜｜｜｜取其大者愔聞不屑焉其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人唱名誤以盧士深為士琛士深自言愔曰盧郎玉潤所以從玉

漫漢果自不

虛上見盧郎王潤所以從王上見驚蛺蝶北齊書魏收傳收昔在洛京輕薄尤
甚人號云魏收｜｜｜｜文襄曾遊東山令給事黃門侍
郎顥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使氣卿須出其短往復數
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愔從容曰我綽有餘
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
蛺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愚魏衰收顏巖腥瘦北齊書魏收傳收外兄博陵崔巖嘗
以雙聲嘲收曰｜｜｜｜收答曰｜｜｜｜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笭籠著孔嘲玎其辯捷不拘
若是白擲劇飲甚得師風北齊書元文遙傳子行恭少頗驕恣文遙令與范陽盧思道交
遊文遙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思道答云六郎辭情俊邁自是
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老馬十歲猶號騮駒一妻耳順尚稱

娘子北齊書祖珽傳所乘老馬常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卑狎於眾
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于是喧然傳之應急像北齊
書封述傳前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為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供養像對士元
打像作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須誓便用學步邯鄲周書趙文深傳太祖以隸書紕
繆命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遊等
翕然並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慙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反亦攻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
謂之｜｜｜｜｜馬至於碑牓餘人猶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何為謗經周書
蕭詧傳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容止詳雅以府僚隨詧歷黃門散騎列卿後至度支尚書如周面狹長以法華

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嘗戲之曰卿｜｜｜｜如周踧踖自陳不謗詧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
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故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蘇夔無父隋書蘇夔傳起家太
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按威夔父二柳俱摧孤楊獨
聳隋書柳機傳初機在周與族人文成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上賜
宴素戲機曰｜｜｜｜｜｜｜｜坐皆歡笑機竟無言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
隋書柳昂傳子調起家秘書郎尋轉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
惟堪啗飯隋書賀若弼傳上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為宰相汝每倡言云此二人者｜｜｜｜耳
日之夕矣隋書陸爽傳同郡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為儒林郎通侻不持

威儀好為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宏退朝白謂素曰｜｜｜｜素
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下來邪麥豆不殊隋書麥鐵杖傳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口
對曰｜｜｜｜那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為敏慧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
隋書周羅睺傳除太子左衛率信任逾重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後也都官尚書
孔範對曰周羅睺執筆製詩｜｜｜｜｜｜｜｜｜自是益見親戴帽餳隋書梁彥光傳轉相州刺
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化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及居相如部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
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化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
為｜｜｜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為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答陛

恩上從之復為相州刺史**似鴨**隋書元善傳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麤疎戚怯愎元胄元旻正丨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

荷葉河水眷顧新故隋書何妥傳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既姓何是丨丨之荷為是丨丨之河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丨丨之顧是丨丨之故衆咸異之

兄弟輩何為竊入王家北史魏臨淮王潭傳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坑坑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達入室見即驚喜曰吾丨丨甚無禮丨丨丨丨丨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撫手大笑按孚臨淮王孫北史孫搴傳搴少時與溫子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搴要其為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便是丨丨丨丨搴悵然曰卿不為誓事可知矣

大鵬始欲舉鷙雀何啾唧北史王皓傳嘗從文宣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侯為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為司徒掾在府聽午鼓蹀躞待去羣寮嘲之曰王七思歸何太疾季高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朝者曰誰家屋當頭鋪首浪遊逸於是喧笑季高不復得言

似疥駱駝北史劉晝傳舉秀才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乃歎儒者勞而寡功曾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太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不忿又以示邢子才曰君此賦正丨丨丨丨伏而無媿

四大北史熊安生傳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屐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湝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漢體復躡屐而去冀州人為之語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屐李洛姬肚謂之丨丨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婦人也

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舊唐書劉洎傳太宗工王羲之書尤善飛白嘗宴三品已上於元武門帝操筆作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酒爭取於帝手洎登御座引手得之皆奏曰洎登御牀罪當死請付法帝笑而言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舊唐書閻立本傳及為右相與左相姜恪對掌樞密恪既歷任將軍立功塞外立本惟善於圖畫非宰輔之器故時人以千字文為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石豈能反舊唐書李昭德傳時朝廷諛佞者多獲進用故幸恩者事無大小但近諂諛皆獲進見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數點赤詣闕輒進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丨丨丨丨盡丨耶左右皆笑

蘇摸稜舊唐書蘇味道傳味道善敷奏多識臺閣故事然而前後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發明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悞必貽咎譴但摸稜以持兩端可矣時人由是號為丨丨丨丨

隨駕隱士舊唐書盧藏用傳初隱居之時有貞儉之操往來於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為丨丨丨丨及登朝趣趄詭佞專事權貴奢靡淫縱以此護譏於世

婦翁與女壻非天子賜學士舊唐書張珀傳嘗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兄均亦供奉翰林院常以所賜示均均戲謂珀曰此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伴食宰相舊唐書盧懷慎傳懷慎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樞密懷慎自以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丨丨丨丨

臘月瑞雷舊唐書王求禮傳時三月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為瑞草表將賀求禮止之曰宰相調燮陰陽而致雪降暮春災也安得為瑞如三月雪為瑞雪則丨丨雷亦丨丨也舉朝嗤笑以為口實

火迫酆侯舊唐書姚令言傳朱泚既

僭號令言與源休爭功令言自比蕭何源休曰帷幄之謀成秦之業無出子之右者吾比蕭何無讓子當曹參可矣時朝士在賊廷者聞之皆笑謂源休為｜｜｜｜

囁嚅翁 舊唐書竇璽傳性溫雅多不能持論士友言議之際吻動而不發白居易等目為｜｜｜

霖何甚 舊唐書豆盧瑑傳與吏部侍郎崔沆同日拜平章事宣制日大風雷雨拔樹左丞韋蟾與瑑善往賀之言及雷雨之異蟾曰此應相公為霖作解之祥也瑑笑答曰｜｜｜耶

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 舊唐書鄭綮傳綮善為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歇後體光化初昭宗還宮庶政未愜綮每形於詩什而嘲之中人或誦其語於上前昭宗見其激訐謂有蘊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綮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綮笑而問之曰諸君大悞俾天下人並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特恩來日制下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親賓來賀搔首言曰｜｜｜｜｜｜｜｜矣

傳孝忠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穿地 舊唐書姜師度傳師度既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傅孝忠善占星緯時人為之語曰｜｜｜｜｜｜｜｜｜｜傳之以為口實

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 舊唐書王宏義傳宏義惡之宏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兔縣官命人捕逐斯須園苗盡矣內史李昭德曰｜｜｜｜｜｜｜｜｜｜

四其御史 舊唐書郭霸傳天授二年自宋州寧陵丞應革命舉拜左臺監察御史如意元年除左臺殿中侍御史長壽二年右臺侍御史初舉集召見於則天前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則天悅故拜焉時人號為｜｜｜｜

油衣以瓦為之必不漏 舊唐書谷那律傳貞觀中從太宗出獵在塗遇雨因問｜｜若為得不漏那律曰能｜｜｜｜｜矣意欲太宗不為畋獵太宗悅

曲如鉤例封侯 唐書崔善傳擢累尚書左丞用清察稱諸曹史惡之以其短而傴嘲曰｜｜｜｜｜

胡頭應祝 唐書楊元琰傳敬暉等為武三思所搆元琰知禍未已乃詭計請祝髮事浮屠悉還官封中宗不許暉聞尚戲曰｜｜｜｜以多鬚似胡云

終南捷徑 唐書盧藏用傳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耳藏用慙

非其家奴何郎之云 唐書宋璟傳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奈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

適從何處來 唐書武儒衡傳遷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遽集於此一坐皆失色然以疾惡大分明終不至大任

爾非羸角者奚用觸吾藩 唐書楊收傳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收嘲之曰｜｜｜｜｜｜｜｜｜｜切當率類此

棄蘇合之丸取蜣螂之轉 五代史唐臣傳韋說豆盧革罷相任圜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為相者圜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為相謂太常卿崔協可圜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協如｜｜｜｜｜｜而｜｜｜｜也重誨笑而止

幷禁月明 五代史雜傳李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摧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茂貞笑而不怒

三不開 五代史雜傳馬允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為｜｜｜｜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

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

佛佞公耶公佞佛耶 五代史雜傳馬允孫既學韓愈為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說及罷歸乃反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行於世時人誚之曰佞清泰不徹乃來佞佛清泰廢帝年號也人有戲允孫曰公素慕韓愈為人而常誦傅奕之論今反佞佛是｜｜｜｜｜｜允孫答曰豈知非佛佞我也時人傳以為笑

生不能言死而後語 五代史雜傳馬允孫卒後其家婢有為允孫語者初崔協為明宗相任位無所發明既死而有降語其家允孫又然時人嘲之曰｜｜｜｜｜｜｜｜云

遺下兔園冊 五代史雜傳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劉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為岳曰｜｜｜｜｜爾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徙岳秘書監

世修降表李家 五代史後蜀世家孟昶命李昊草表以降初昊事王衍為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為草降表至是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門曰｜｜｜｜｜

世豈乏賢 五代史楚世家馬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雞蒸之乃日烹五十雞以供膳葬殷上潢希聲不入泣頓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邪

王當代 宋史王景傳子廷睿性驕傲好夸誕每言我當代王景之子聞者咸笑之因目為｜｜｜

瞎牓 宋史陳思讓傳若拙多誕妄寡學術當時以第二人及第者為牓眼若拙素無文故目為｜｜云按若拙思讓孫

牛及鐵冠安在 宋史雷德驤傳曾孫簡夫始起隱者出入乘牛冠鐵冠自號山長關中用兵以口舌押闔公卿既仕自奉稍驕侈騶御服飾頓忘其舊里閭指笑之曰｜｜｜｜｜｜

無口匏 宋史李沆傳沆為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雄善語雄曰外議以大兄為｜｜｜

以手搏得狀元 宋史王嗣宗傳种放得告歸山嗣宗逆於傳舍禮之甚厚放既醉稍倨嗣宗怒以語譏放放曰君｜｜｜｜｜耳何足道也初嗣宗就試講武殿搏趙昌言帽擢首科故故及之

三旨相公 宋史王珪傳珪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為｜｜｜｜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熱熱顏回 宋史陳繹傳繹為政務推豪黨而行與貌違暮年繆為敦朴之狀好事者目為｜｜｜｜

佞史謗書 宋史陸佃傳遷吏部侍郎以修撰神宗實錄徙禮部數與史官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為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乎

滿朝歡 宋史章鑑傳鑑在朝日號寬厚然與人多許可士大夫目為｜｜｜｜云

近貴為瞶攀龍作聾 宋史聶崇義傳河南洛陽人郭忠恕嘗以其姓嘲之曰｜｜全｜｜｜｜即｜｜雖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聰崇義對曰僕不能為詩聊以一聯奉答即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蓋因其名以嘲之忠恕大慚人許其機捷而不失正真儒者之戲云

有三耳畜二心 見上

執梃為降王長 宋史南漢世家太宗將討晉陽召近臣宴鋹預之自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諸國｜｜｜太宗大笑賞賚甚厚其詼諧皆此類也

司空滿川太保徧地 宋史湖南周氏世家周行逢多署溪洞蠻酋為司空太保一日謂仲雅曰吾奄有湖湘兵彊俗阜四鄰其懼我乎仲雅曰公部內｜｜｜｜｜｜孰敢不懼行逢不悅

雙陸休癡 遼史伶官傳上嘗與太弟重元狎昵宴酣許以千秋萬歲後傳位重元喜甚驕縱不法又因雙陸賭以居民城邑帝屢不競前後已償數城一日復博羅衣輕指其局曰｜｜｜｜｜和你都輸

去也帝始悟不復戲空車走峻坂著靴行曠野射鵠遼史逆臣傳會同五年詔求直言時海思年十八衣羊裘乘牛詣闕有司問曰汝何故來對曰應詔言事苟不以貧稚見遺亦可備直言之選有司以聞會帝將出獵使謂曰俟吾還則見之海思曰臣以陛下急於求賢是以來耳今反緩於獵請從此歸帝聞即召見賜坐問以治道命明王安端與耶律頗德試之數日安端等奏曰海思之材臣等所不及帝召海思問曰與汝言者何如人也對曰安端言無收檢若丨丨丨丨丨頗德如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帝大笑

鳳凰其飛有四所應亦異金史元妃李氏傳一日章宗宴宮中優人瑇瑁頭者戲於前或問上國有何符瑞優曰汝不聞丨丨見乎其人曰知之而未聞其詳優曰丨丨丨丨丨丨若鸞上飛則風雨順時鸞下飛則五穀豐登鸞外飛則四國來朝鸞裏飛則加官進祿上笑而罷

朱雲攀檻秉

文攀人金史趙秉文傳明昌六年入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章宗召問言頗差異於是命知大興府事內族會等鞫之秉文初不肯言詰其僕歷數交游者秉文乃曰初欲上言嘗與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鄭贊道高坦等私議庭筠等皆下獄決罰有差當時為之語曰古有朱雲今有秉文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士大夫莫不恥之坐是久廢

老親之腹非唐園唯菜是盛桓寬鹽鐵論丞相史曰孝莫大以天下一國養次祿養下以力故王公人君上也卿大夫次也夫以家人言之有賢子者當路於世者高堂邃宇安車大馬衣輕煖食甘毳無厭者褐衣皮冠窮居陋巷有旦無暮食蔬糲者葷茹膢臘而後見肉審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夫蔬糲乞者所不取而子以養親雖欲以禮非其貴也

貪於春夏廉於秋冬王充論衡蟲之生也必依溫濕溫濕之氣常在春夏秋冬之氣寒而乾燥蟲未曾生若以蟲生罪鄉部吏是則鄉部吏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雖盜蹠之吏以秋冬署蒙伯夷之舉矣

長如莢英壽如朝生王充論衡如以上世人民侗長佼好堅強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為人時長可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壽如彭祖乎從當今至千世之後人可丨丨丨丨色如嫫母丨丨丨丨乎

作閨態黃憲天祿閣外史閨外鳥雀皆驚使賊衆不疑伏兵在外又令闕下勿擊析示以懈禁徵君鼓琴帳中司馬龍聞之笑曰此必叔度丨丨也吾知其弱矣

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應劭風俗通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殺朔若死此為不驗以其有驗殺亦不死張華博物志君山有道與吳包山潛通上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死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

至君山得酒欲飲之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視之因飲致盡帝欲殺之朔乃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乃赦之

東方牧犢兒常璩華陽國志蜀志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珍玩之物物化為土惠王怒羣臣賀曰天奉我矣王將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有養卒百人蜀人悅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丨丨丨丨丨秦人笑之曰吾得牧犢當得蜀也

墮其雲霧中劉義慶世說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淵源真可王曰卿故丨丨丨丨

鬼董狐劉義慶世說干寶向劉真長叙其搜神記劉曰卿可謂丨之丨丨

未聞巢由買山而隱劉義慶世說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丨丨丨丨丨丨丨

處為遠志出為

小草劉義慶世說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為桓公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則｜｜｜則｜｜｜謝甚有媿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羊公鶴劉義慶世說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欣然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為｜｜｜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肯舞故稱比之

着弊絮在荊棘中觸地挂閡劉義慶世說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

西戎其屋劉義慶世說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

如從屋漏中來劉義慶世說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恒曰天甚晴朗祖參軍｜｜｜｜｜｜

稱樂大早絕鼎系鄭道元水經注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時而鼎見於斷水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憙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得所謂鼎伏也亦云系而行之未出龍齒齧斷其系故語曰｜｜｜｜｜｜｜

漏卮楊衒之洛陽伽藍記京師士子見肅一飲一斗號為｜｜按肅王肅也

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顏氏家訓鄴下諺云｜｜｜｜｜｜｜｜｜｜使汝以此為師令人氣塞

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令勤無益之事恐非業也

旭既不識其父澐又飄颺其母顏氏家訓梁世費旭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澐詩云飄颺雲母舟簡文曰｜｜｜｜｜｜｜｜｜｜｜｜

何劉沈謝暗中摸索亦可識劉餗隋唐嘉話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識若遇｜｜｜｜｜｜｜著｜｜｜

為賢等報讐劉餗隋唐嘉話許高陽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議諡曰繆昂子彥伯於衆中將擊之袁曰令｜｜｜｜｜何為反怒彥伯慙而止

扶風馬隴西牛張鷟朝野僉載隋牛宏為吏部侍郎有選人馬敞者形貌最陋宏輕之側臥食果子嘲敞曰嘗聞｜｜｜謂言天上下今見扶風馬得驢亦不假敞應聲曰嘗聞｜｜｜千石不用軥今見隴西牛臥地打草頭宏驚起遂與官

鳩集鳳池張鷟朝野僉載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鈍濁為內史時人號為｜｜｜｜餓遷文昌右相無他政但不許令史變驢入臺終日迫逐無時暫舍時人號為驅驢宰相

驅驢宰相上見

裴郎中來元齡不死劉肅大唐新語裴元本好諧謔為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元齡疾甚省郎將問疾元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矣何須問

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候元齡元齡笑曰｜｜｜｜｜｜｜｜矣

醜面尚為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劉肅大唐新語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對曰松樹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則為松樹無忌連問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又應聲曰｜｜｜｜｜｜｜｜｜｜｜｜勣狀貌醜也

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劉肅大唐新語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偷名士文章乃為詩曰生情鏤月成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時來好取洛川歸人謂之諺曰｜｜｜｜｜｜｜｜｜｜

卷耳后妃之德高懌羣居解頤韋慶本女

選為妃詣明堂欲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為卷耳時長安令杜松壽見慶本而賀之因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撲其耳而卷之曰｜｜｜｜也

藝眉有驗然後藝鬚

段成式酉陽雜俎北齊李庶無鬚時人呼為天閹博陵崔諶遲之兄也嘗調之曰何不以錐刺頤作數十孔拔左右好鬚者栽之庶曰持此還施貴族｜｜｜｜｜崔家時有惡疾故庶以此調之

大王世充小竇建德

趙璘因話錄周愿常奉使魏州節度使田季安引之連轡路周一驢極肥季安指示愿曰此物｜｜｜｜｜應聲答曰總是｜｜｜｜李尚書選性嚴毅不好戲笑時愿知江西鹽鐵留後事將至李公戒從事曰周生好諧謔忝僭無禮幸諸賢稍莊以待之及愿至數燕李公寒溫外不與之言周亦無由得發一日餼親賓愿亦預焉李公有故人子弟來投落拓不事李公遍問舊時別墅及家童有技者圖書有名者悉云賣却李責曰郎君未官家貧產業從賣何至賣及書籍古畫惆悵久之復問曰有一本虞永興手寫尚書此猶在否其人漸懼不敢言賣云暫將典錢愿忽言曰尚書大屯李公忘却先拒其談諧之事遂問曰尚書何屯愿曰已遭堯典舜典又被此兒郎典李公興怒之意大開自此更不拒周

尚書大屯

見上

待闕鴛鴦社

馮贄雲仙雜記朱子春未婚先開房室帷帳甚麗以待其事人謂之｜｜｜｜｜

三鹿郡公

馮贄雲仙雜記表生已封｜｜｜｜蓋議其大麤疎也

頑石處上巨鼇戴之

王定保摭言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末肇送啓謝曰巨鼇員嶠首冠蓬山試官曰昨以人數擠排深慚名第奉凭焉得首冠之語肇曰｜｜｜｜｜豈非首冠耶

愁殺昌圖

王定保摭言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大盛奏請進士並乘驢鄭光業軀幹偉大或嘲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

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鄭｜｜

莫倚梔

王定保摭言令狐趙相鎮維揚與張祐狎燕公行令曰上水船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立祐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

問頭

王定保摭言張祐憶柘枝詩曰鴛鴦綉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呼為｜｜祐曰明公亦有目連經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連訪母耶

目連經

見上

眼中安障

王定保摭言方干唇缺性好侮人嘗與龍邱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干改令譏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着籬未見｜｜｜｜李答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手臂着欄未見口唇開袴

口唇開袴

見上

渠方宗會

王泉子皮日休南海鄭愚門生春闈內嘗宴於曲江醉寢於別榻衣囊書笥羅列旁側率皆新飾同年崔昭符鐐之子因蔑視之亦醉更衣見日休謂其素所熟狎者即固問且欲戲之日休童僕劇前呼之昭符知日休也曰勿呼之｜｜｜｜｜矣以其槖笥皆皮時人傳之以為口實

崔省

王泉子馮

禿角犀

孫光憲北夢鎖言杜邠公悰司徒佑之孫父曰從郁歷遺補畿令悰尚憲宗岐陽公主累居大鎮復居廊廟無他才未嘗延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時人號為｜｜｜｜凡藩鎮未嘗斷獄繫囚死而不問

老鼠燒尾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進士宇文翊雖士族子無文藻酷愛上科有女及笄真國色也朝之令子弟求之不得時實璠年適耳順方謀繼室其兄諫議巨有氣焰能為人致登第翊嫁女與璠璠為言之元昆果有所獲相國韋公訣即其中表甚鄙之因滑臺杜尚書宅遭火幾燹神柩家人云老鼠尾曳火入庫內因而延燎京兆謂宇文曰魚將化龍雷為燒尾近日｜｜亦有｜｜之事用以譏之

壯水牛不勝載

孫光

憲北夢瑣言唐進士曹唐遊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員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生人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拜見安知｜｜｜亦恐｜｜其｜時人聞而笑之

作脚來未嘗與立行第 孫光憲北夢瑣言薛侍郎未登第前就肆買鞋鞋主曰秀士脚第幾對曰與昭緯｜｜｜｜｜｜｜｜也

上得不得懸之又懸 孫光憲北夢鎖言道士陳子霄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字文翰郎中致書戲之曰不知｜｜｜｜且怪｜｜｜｜

雨怕抽稅不敢入城 鄭文寶江表志申漸高嘗因曲宴天久無雨烈祖曰四郊之外皆言雨足惟都城百里之地亢旱何也漸高云｜｜｜｜｜｜｜｜異日市征之令咸有損除

借大鵬 鄭文寶南唐近事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偉飲啗酒肉有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躁於沖舉魏王之鎮潯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憩於道館迴翔噪唳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謂當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其載毛傷背折血洒庭除抑按久之是夕皆斃翌日馴養者詰知其狀訴於公府王不之罪處士陳沈聞之為絕句以諷云啗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

說法馬留 李昌齡樂善錄王景亮與隣里仕族浮薄子數人結為一社純事嘲詣士大夫無問賢否一經諸人之目無有不被不雅之名者嘗號其里為猪嘴關元祐間呂惠卿察訪東京呂天資清瘦每說話輒以雙手指畫社人目為｜｜｜｜時部篤以上殿泄氣出知東平邵高鼻圍髻髯社人目為泄氣師子王景亮又從而轉為七字對曰說法馬留為察訪泄氣師子作知州惠卿大銜之因諷部使者發以他事舉社皆鼈粉矣蓋口之為業非獨發人陰私敗人成事實憎歛怨禍亦及之

洩氣師子 見上

生張八熟魏三 彭乘墨客揮犀忠愍鎮北都召野坐門下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硬士人謂之｜｜｜｜因府會忠愍令乞詩於野野贈之詩曰君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莫怪樽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

屢遊相鬚曾經御覽 彭乘墨客揮犀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荆公亦為之解頤

苑中獅子員外郎 彭乘墨客揮犀石參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為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觔嘗率同列往觀或曰彼獸也給羊肉乃爾吾輩忝預郎曹日不過數觔人翻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吾曹｜｜｜｜耳安可並邪

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 彭乘墨客揮犀王荆公患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問醫人曰此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公洗面公曰｜｜｜｜｜｜｜｜

龜鶴夫妻 江休復隣幾雜志田元鈞狹而長魚軒富彥國女弟潤而短在館中石曼卿目之為｜｜｜｜

王琪望月叫三聲 歐陽修歸田錄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為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為牛琪瘦骨立亢目為猴二人以此日相譏詣琪寧嘲亢曰張亢觸墻成八字亢應聲曰｜｜｜｜｜｜｜一生為之大笑

盛肥丁瘦梅香實臭 歐陽修歸田錄盛文肅公疊肌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疎瘦如削二公皆兩浙人

也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詢在真宗時已為名臣至慶歷中為翰林侍讀以卒性喜焚香其在官舍每晨起輒親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撮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竇元賓者五代漢宰相正冏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為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故時人為之語曰｜｜｜｜｜｜｜｜也

舉人舊人　**駱駝**　沈括夢溪筆談舊制天下貢舉人到闕數不下三千人謂之羣見遠方士皆未知朝廷儀範班列紛錯有司不能繩勒見之日先設禁圍於著位之前舉人皆拜於禁圍之外蓋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座者有司患之近歲遂止令解頭入見然尚不減數百人嘉祐中予忝在解頭別為一班最在前列目見班中惟從前一兩行稍應拜起之節自餘亦終不成班緝而罷每為閤門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齊者唯有三色謂｜｜｜｜｜｜｜｜

問即不會用則不錯　沈括夢溪筆談士人應敕文章多用他人議論而非心得時人為之語曰｜｜｜｜｜｜｜｜

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沈括夢溪筆談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有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題其傍曰｜｜｜｜｜｜｜｜

還魂秀才　方勺泊宅編天禧二年開府解榜出有廖復者被黜率衆詣鼓院訴有司不公朝廷差錢惟演等重考取已落者七十餘人復亦預焉時號｜｜｜｜前發解官皆謫外郡

篤祿學士仵作學士　方勺泊宅編舊制直龍圖閣謂之小龍龍圖直學士謂之大龍龍圖閣學士謂之老龍然帶此職例呼龍圖近歲本閣學士朝廷尤重之少會除授有授此職者遂呼龍圖近歲除直祕閣者尤多兩浙市舶張苑進篤祿香得之時號｜｜｜｜｜運判蔣彝應副朱沖辦事得之號｜｜｜｜｜越州通判魏志崇獲盜黃烏觜得之號賊學士

鳴鼓兒暗箭子　邵博聞見後錄客問劉貢父曰某人有隱過否中司將鳴鼓而攻之貢父曰中司自可｜｜｜｜難為｜｜｜客笑而去滑稽之為厚者也

崖州為大　王偁東都事畧丁謂性儉巧而善談笑州郡孰為大客曰京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作崖州司戶參軍則｜｜也聞者絕倒

能言鴨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陸龜蒙詩云千首文章二頃田囊中未有一錢看却因養得｜｜｜驚破王孫金彈丸談苑云陸龜蒙居笠澤有內養自長安使杭州舟出舍下彈其一綠頭鴨龜蒙遽從舍出大呼曰此綠頭有異善人言吾將獻天子今持此死鴨以詣官內養少長宮禁信然後以金帛遺之因徐問龜蒙曰常自呼其名此鴨何言龜蒙曰常自呼其名

昌家非類雄名艾氣　魏泰東軒筆錄王汾口吃劉敞嘗嘲之曰恐是｜｜又疑｜｜不見｜｜唯聞｜｜蓋以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吃也又嘗同趨朝聞叫班聲汾謂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敞應聲答曰寒食原頭屢見君各以其名為戲也

紫宸殿下頻呼寒食原頭屢見　宋羅江魏泰東軒筆錄慶歷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尋捕殺之時臺官宋禧上言此蓋平日防閑不至所以致患臣聞蜀有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儆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卒時謂之｜｜又有御史席平因鞫詔獄畢上殿仁宗問其事平曰已從車邊斤矣時謂之斤車御史

斤車御史　見上

雌甲辰小戊子　魏泰東軒筆錄裴晉公度與郎中庾威同生於甲辰裴嘗戲威曰郎中乃｜｜也程文惠公與龐潁公同生於戊子程已貴而龐尚為小官嘗戲龐曰君乃｜｜｜耳後潁公大拜文惠致書賀曰今日大戊子却為小戊子矣潁公笑之

治淋唯用一味樞密副使　魏泰東軒筆錄王文康公苦淋洎為樞密副使疾頓百療不差

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欲｜疾｜仍須常服始得不發

杜園賈誼 魏泰 東軒筆錄陳繹晚為敦朴之狀時謂之熱熱顏回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庭試對策言時事有可痛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為翰林學士語於衆曰文仲狂躁真｜｜｜也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熱熟顏回合坐大噱繹有慚色杜園熟熟皆當時鄙語

既為馬嘿豈合驢鳴 魏泰 東軒筆錄劉攽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謔玩屢以犯人熙寧中為開封府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劉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也又有請曰至於八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蓋南苑豢馴象而牓帖之出常在八月之間也馬嘿為臺官彈奏攽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聞而歎曰｜｜｜｜｜｜｜｜

邊和尚 馬令南唐書邊鎬傳鎬性柔懦御下無法初平建州民所剋獲唯以全活為務閩人德之初號邊羅漢及剋湘潭市不改肆楚人益喜號邊菩薩但既而政出多門莊苛無斷人皆失望遂號為｜｜｜｜

得人間烟火氣多 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孫魴字伯魚性聰敏好學唐末都官員外郎鄭谷避亂歸江淮魴從之遊故其所吟詩頗有鄭體及吳武王據有江淮文雅之士駢集遂與沈彬李建勳為詩社彬好評詩建勳嘗與彬議時魴不在席以魴詩詰之彬曰此非有風雅製度｜｜｜｜｜爾魴遽出讓彬曰非有風雅固然而謂得人間烟火氣何耶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劉多灰雜蒼虬跡坐久烟銷寶鴨香闌座大笑

掉書袋 馬令南唐書談諧傳利用性朴鄙頗拘古禮羅燕居常拱手正坐對家人稚子下逮奴隸言必據書史斷章破句以代常談俗謂之｜｜｜因自謂彭書袋按利用彭利用

孫山外 范公稱過庭錄吳人孫山滑稽才子也赴舉他郡鄉人託以子偕往鄉人子失意山緩榜末先歸鄉人問其子得失山曰解名盡處是孫山｜｜

愷悌君子澗上丈母 范公稱過庭錄潁川陳恬叔易賢郎更在｜｜以才名稱鄉里家貧與弟同居一日弟忤其意遂捶之親鄉中嗤者目曰｜｜｜｜自號澗上丈人里人之子從叔易學文而好刷飾頭面舉止妖嬈目為｜｜｜

禪鑽 徐度卻掃編呂申公素喜釋氏之學及為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容於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情覬以自售時人謂之｜｜云

少室山人 徐度卻掃編趙畯字德進宋城人晚節益不喜仕築室南都城北杜門不交人事有園數畝雜植花木日居其間鄉人目之為獨樂園然晚復再娶年頗相懸劉待制器之戲曰豈謂獨樂園中乃有｜｜｜｜乎

害脚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妾 張邦基墨莊漫錄東坡在黃州陳慥季常在坡亭時相往來季常喜談養生自謂吐納有所得後季常因病公以書戲之云公養生之效有成績今又亦病彌月雖使臯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也前輩相與可謂善謔也

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趙德麟侯鯖錄王介甫詭詐不通外除自金陵過揚州劉原父作守以州郡禮邀之遂留方營妓列庭下介甫作色不肯就坐原父辨論久之遂去營妓顧介甫曰｜｜｜｜｜｜｜｜

吾從衆 趙德麟侯鯖錄東坡在維揚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在焉酒半元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丈世人皆以芾為顛願質之坡云｜｜｜｜

枝頭乾 葉夢得石林燕語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薦士試館職多一時名士在館率論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者皆有滯留之歎張文潛晁無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戶部侍郎無咎意以為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離核謂如果之粘核者文潛遽曰豈不勝汝｜｜｜乎聞者

皆大笑東北有果如李每熟不得摘輒便槁土人因取藏之謂枝頭乾故云

三拗 葉夢得石林燕語祖宗時執政私第接賓客有數庶官幾不復可進自王荆公欲廣收人材於是不以品秩高卑皆得進謁然自是不無夤緣干求之私進見者既不敢廣坐明言其情往往皆於送客時羅列於廡下以次留身敘陳而退遂以成風執政既日接客至休日則皆杜門不復通閽吏亦以牓揭於門曰假日不見客故事見執政皆着韡不出笏然客次相與揖則皆用笏京師士人因言廳上不說話而廡下說話假日不見客而非假日見客堂上不出笏而客次出笏謂之｜｜

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 周輝清波雜志蔡卞之妻王夫人頗知書能詩詞蔡有國事先謀之於私第然後宣之於廟堂時執政相語曰吾輩每日奉行皆其咳唾之餘也蔡拜右相家宴張樂伶人楊言曰｜｜｜｜｜｜｜｜｜｜｜｜譏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為笑

尋魂見鬼 周輝清波雜志梁普通中晉陵女子錢妙真年十九辭親學道誦黃庭七年積四千言道成佩白練入洞洞門自啓至是再開輝母舅張守性棄從事郎為黃冠受業茅山崇禧觀師號尋真見素時山中有高道劉蓑衣喜其朴茂常留在左右因有所得一向佯狂嘗導輝游燕洞且俾窮探以其語素不倫謝之仍說近入至裏見仙人對奕以新蓮相啗方徘徊次忽念恐知宮相尋不覺自身從後戶出知宮其師也後十餘年以度牒寄其姊家飄蕩至今不知蹤跡先人以其終日浪走若有所營因即其師號戲易曰｜｜｜｜

帶汁諸葛亮 岳珂程史郭棣帥淮東實築二城以為笑親舊傳倪從焉余兄周伯吏部時在其幕府每從東閣游見其論議自負莫敢攖者一日持扇題其上曰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意蓋以孔明自許竊怪之以為少年戲劇妄標置耳嘉泰開禧間倪位殿巖賓客日盛相與慫慂真以為臥龍復出遂逢

當軸意以興六月之師吳衡守盱眙過見之於揚倪迎謂曰君所謂洗脚上船也予生西陲如斜谷祁山皆狹隘可守而不可出豈若得平衍夷曠之地掉鞅成大功顧不快邪陳景俊為隨軍漕先行燕之中席酌酒曰木牛流馬則以煩公衆咸笑之余至泗正暑見其坐上客扇果皆有此兩句然後知所聞為不誣也倪既潰於符離倪又敗於儀真自度不復振對客泣數行時彭法傳師為法曹好謔遽在坐謂人曰此｜｜｜｜｜也傳者莫不拊掌

得饒人處且饒人 陸游老學菴筆記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有監察發薦京官狀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者憤然曰｜｜｜｜｜｜時傳以為笑

滕屠鄭沽 周輝清波雜志蔡卞陸游老學菴筆記王荆公素不樂滕元發鄭毅夫目為｜｜｜｜然二公資豪邁殊不病其言

郡事皆如律令 陸游老學菴筆記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伋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封墨敕盛行乃有以寺監長官｜｜｜｜者大抵皆以非道得之晁叔用以謂視待制可對｜｜｜｜蓋為清議貶黜此

視待制如夫人 陸游老學菴筆記政和以後斜守司馬九作倅想｜｜｜｜也聞者絕倒

從曾相公池中飛過來 王明清揮麈後錄毛澤民知曾文肅擢寘館閣文肅南遷坐黨與得罪流落久之蔡元度鎮潤州與澤民俱臨川王氏壻澤民傾心事之惟謹一日家集觀池中鴛鴦元度席上賦詩末句云莫學飢鷹飽便飛澤民即席和以呈元度曰貪戀恩波未肯飛元度夫人笑曰豈非遽｜｜｜｜｜｜｜者邪澤民慚不能舉手

得巽二滕六力 王明清揮麈餘話唐牛奇章元怪錄載蕭至忠欲出獵羣獸求哀於山神云當令巽二起風滕六致雨翌日風雨蕭不復出郊建炎中金寇駐楚泗間時張韓擁兵於衆整師大入高郵敵誓於衆曰料非其敵深以為怯將欲交鋒之際風雨大作

敵衆辟易散走損折甚多因遂奏凱范師厚直方滑稽之雄也為參贊軍事笑云焉知張七韓五乃｜｜｜｜

為之閒堂　邢閒者　鶴種梅種瓜皮李皮　陳隨隱漫錄林可山和靖不娶已見梅聖俞序中矣姜石帚朝之曰和靖當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孫兒若非｜｜

｜搭五體投地一德格天　程筠三柳軒雜識沈丞相說為樓貯書時禮佛其上人謂

之樓以對　之閣

義字詩賦　齋東野語張｜延平入少負才入太學有

聲為節性齋長其人眇小而好作為動以詩禮律諸生同舍多不平之莆田林叔弓亦輕浮之士也於是以其名｜作｜各一首嘲之其警聯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乏劉义一點之墨詩警句云中分文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元無分人前強出些曲盡形容之妙聞者絕倒

髯閣　周密癸辛雜識周益公日記云楊存中人號為｜｜以其多髯而善逢迎也王梅溪集載劉共甫云范伯達嘗目存中為髯閣謂形則髯其所為則閣也

諸君更送只乞一上牢　文瑩續湘山野錄范文正公以言事凡三黜初為校理忤章獻太后旨貶倅河中僚友餞於都門曰此行極光後為司諫因郭后廢率諫御史伏閤爭之不勝貶睦州僚友又餞於亭曰此行後為天章閣知開封府撰百官圖進呈丞相怒奏罷仁宗怒落職貶饒州時親賓故人又餞於郊曰此行尤光范笑謂送者曰仲淹前後三光矣此後｜｜｜｜｜｜｜可也客大笑而散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三

婦女部一

賢明

女子 晏子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丨丨之民賤妾請有道於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丨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於色乎何為老而見辱雖然是必有故令內之丨丨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勇士不以衆彊凌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鱉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今君出令於民苟可灋於國而善益於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為之收亦宜矣甚乎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為子言之於君使人送之歸明日早朝而復於公公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仲父治外夫人治內 呂氏春秋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丨丨丨丨丨丨丨寡人知終

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以行步氣志 見上 女重 淮南子古者人醇工麗商樸丨丨注女重貞正無邪也

君子能勞後世有繼 國語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寢門之內治其業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丨丨丨婦人丨丨丨丨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別於男女之禮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閾門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為丨丨丨丨丨丨矣

微而昭於法矣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為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丨丨丨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

欲明其子之令德 國語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搥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女知莫如婦 見上 **觀晉公子從者皆國相** 國語過曹曹共公亦不禮焉聞其骿脇欲觀其狀止其舍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言於負羈曰吾丨丨丨丨賢人也其丨丨丨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蚤自貳焉僖負羈餽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亟索士愬庇州犁 國語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諸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於荊

徹其環瑱至老不嫁 戰國策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威后問使者曰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丨丨丨丨丨丨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

椎玉連環 戰國策秦昭王嘗遺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暴得大名不祥 史記項羽紀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丨丨丨丨丨丨丨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

緹縈上書 史記漢文帝紀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丨丨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丨丨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乃下

詔除肉刑

謹事漢王毋以老妾持二心 史記陳丞相世家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漢王長者也｜｜｜故｜｜｜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

括不可使將 史記趙奢傳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

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

哀王孫而進食 史記淮陰侯傳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豈望報乎

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 漢書雋不疑傳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不疑｜｜｜｜｜｜｜｜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

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 漢書王章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

王章小女 見上

萬石嚴嫗 漢書嚴延年傳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

東海莫不賢知其母 見上

倢伃辭輦 漢書外戚傳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

誦詩窈窕德象女師之篇 漢書外戚傳倢伃｜｜及｜｜｜｜｜｜｜｜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注師古曰詩謂關雎以下也窈窕德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也故傳云誦詩及窈窕以下諸篇明詩外別有此篇耳而說者便謂窈窕等即是詩篇蓋失之矣

直前當熊 漢書外戚傳建昭中上幸虎圈鬭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等皆驚走馮倢伃｜｜｜｜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當前馮倢伃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

嬰母知廢陵母知興 漢書敘傳窮達有命吉凶由人｜｜｜｜｜｜｜｜

聆呱刻石 漢書敘傳妣｜｜而｜｜兮注應劭曰妣叔向之母也石叔向之子也聽其啼

聲刻知其後訓以臨民之政後漢書崔寔傳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寔在五原常｜｜｜｜｜｜寔之善績母有其助焉　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後漢書李燮傳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祖血食將絕今幸弟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惟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

隱者之風後漢書戴良傳初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疎裳布被竹筍木屐以遣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焉

焉敢忘挽鹿車後漢書鮑宣妻傳勃海鮑宣妻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為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四行妻傳後漢書崔寔傳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寔在五女有｜｜

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

曲從後漢書曹世叔傳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爾而非猶宜順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矣

引刀趨機後漢書樂羊子妻傳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而言曰此機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嘗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妻傳嘗有它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以義相導後漢書陳文矩妻傳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為安衆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

對雞不餐後漢書樂羊子

雖母道益隆我曹遇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修革自後訓導愈明並為良士

端操有蹤幽閒有容 後漢書列女傳贊｜｜｜｜｜｜區明風烈昭我管彤

毋預兒事 魏志許允傳注魏氏春秋曰允後為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諸｜｜後移居墓所景王使鍾會看之若才藝德能及父當收兒以語母母答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命具以狀對卒免其禍皆母之力也

作厚褥大被 吳志三嗣主傳注吳錄曰孟仁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

倚井 吳志妃嬪傳注會稽典錄曰孫策功曹魏騰以迕意見譴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大｜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

追罵成濟 晉書賈充傳初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追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

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 晉書皇甫謐傳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為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不為孝汝今年餘二十｜｜｜｜｜｜｜｜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

截髮 晉書陶侃傳侃早孤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

雖僕從亦過所望

夫人城 晉書朱序傳初苻丕之來攻也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獘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固守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為｜｜

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 晉書王渾妻鍾氏傳王渾妻鍾氏字琰潁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父徽黃門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詠｜｜｜｜｜｜｜｜

鍾禮郝法 晉書王渾妻鍾氏傳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夫人之｜｜夫人之｜云

三不舉子 晉書鄭休妻石氏傳少有德操年十餘歲鄉邑稱之既歸鄭氏為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臨終有庶子沈生命棄之石氏曰奈何使舅之胤不存乎遂養沈及前妻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使交結勝已

使交結勝已 晉書陶侃母湛氏傳初侃父丹聘為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侃少為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蚶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

封鮓 見上

負父書 晉書韋逞母宋氏傳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為石季龍徙之於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所授｜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為太常堅常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壺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

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受業見上**宣文君**見上**生子皆以孔爲名**宋書顧琛傳琛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於吳中為亂以女為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為官屬以孔氏為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焉

聰明有訓識齊書虞玩之傳憲廬江人也以強學見知母鎮北長史王敷之女｜｜｜｜按憲何憲

教書學齊書王融傳父道琰廬陵內史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惇敏婦人也｜融｜

詣鄉里自賣齊書韓靈敏傳晉陵吳康之妻趙氏父亡弟幼值歲飢母老病篤趙｜｜｜｜言辭哀切鄉里憐之人人分升米相救遂得以免嫁康之少時夫亡家欲更嫁誓死不貳

相率採菱蓴齊書韓靈敏傳會稽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耄無所知父篤癃病母不安其室值歲飢三女｜｜於西湖｜｜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為義門多欲娶為婦長女自傷孤獨誓不肯行

女師梁書太宗王皇后紀太宗簡皇后王氏諱靈賓琅邪臨沂人也祖儉太尉南昌文憲公后幼而柔明淑德叔父暕見之曰吾家｜｜也

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梁書鄧元起傳元起初為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我寧死不能與汝共入禍敗

不隨子入官府梁書張緬傳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緬在郡所得祿俸不敢用乃至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並供其母賑贍親屬雖累載所畜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闃然如貧素者

智深先覺陳書駱牙傳梁太清末世祖嘗避地臨安牙母陵覩世祖儀表知非常人賓待甚厚及世祖為吳興太守引牙為將帥論牙母｜｜｜｜符柏谷之禮

女表南史蕭矯妻羊傳時有羊緝之女佩任者烏程人隨母還舅氏母亡晝夜號哭不飲食三日而亡鄉里號曰｜｜

光益家道魏書宗室嘉傳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女司空從妹也聰明婦人及為嘉妃多所匡贊｜｜｜｜

有婦德魏書陸琇傳琇字伯琳敞第五子母赫連氏身長七尺九寸甚｜｜｜

高明婦人魏書李孝伯傳孝伯妻崔賾女｜｜｜｜生一子元顯

豈令此女屈事卑族魏書崔巨倫傳初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類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允之妻高明慈篤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乃為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崔氏與翼書詩數十首辭理可觀

非衣帽不見魏書裴叔業傳植母夏侯道遷之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之後｜｜｜｜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閤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

教勸諸子從師受業魏書高謙之傳謙之妻中山張氏明識婦人也｜｜｜｜｜｜｜｜常誡之曰自我為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宜各脩勤勿替先業

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魏書姚氏婦楊氏傳姚氏婦楊氏者閹人苻承祖姨也家貧無產業及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彊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有著者汚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母謂不供給之乃啟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

之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彊舁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苻家內外皆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一姨致法以姚氏婦衣裳敝陋特免其罪其識機雖呂嬰亦不過也

不以華飾為意

魏書王椿傳椿妻鉅鹿魏識往行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而星夜馳赴膚容虧損親類歎尚之尒朱榮妻北鄉郡長公主深所禮敬永安中詔以為南和縣君內足于財丨丨丨丨撫兄子牧情同己子存拯親類所在周洽椿名位終始魏有力焉元象中卒贈鉅鹿郡君

肅若嚴君

魏書王琚傳蓋海襲祖琚爵初琚年七十餘賜得世祖時宮人郭氏本鍾離人明嚴有母德內外婦孫百口奉之丨丨丨丨家內以治蓋海官至青州樂陵太守

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

隋書譙國夫人傳譙國夫人者高涼洗氏之女也世為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多籌略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親族為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之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強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為其子高涼太守寶聘以為妻融本北燕苗裔初馮宏之投高麗也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於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為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是夫人誡約本宗使從民禮每共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舍縱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詐君共為反耳寶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喚君今者若往必留質追君兵衆此意可見願且無行以觀其勢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之率兵入灨石寶知之遽告夫人曰平之驍將也領兵入灨石即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為也若君自往必有戰鬬宜遣使詐之卑辭厚禮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聞之喜必無防慮於是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贖得至柵下賊必可圖寶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遷仕遂走保於寧都夫人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大可畏極得衆心我觀此人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至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於丹陽起家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高安誘與為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為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輒負國家遂發兵拒境帥百越酋長迎章昭達內外偪之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夫人為中郎將石龍太夫人賚繡幰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其鹵簿一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後遇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為南梁帝母保境安民高祖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號為聖母保境安民高祖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璒以南康拒守洸至嶺下逡巡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於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令其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為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盡日慟哭遣其孫魂帥衆迎洸入至廣州嶺南悉定表魂為儀同三司冊夫人為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首領皆應之圍洸於州城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孫暄帥師救洸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友善故遲留不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繫於州獄又遣孫盎出討佛智戰尅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愿軍會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彀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表遂定高祖異之拜盎為高州刺史仍赦出

暄拜羅州刺史追贈寶為廣州總管譙國公册夫人為譙國夫人以宋康邑迴授僕妾洗氏仍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勅書曰朕撫育蒼生情均父母欲使率土清淨兆庶安樂而王仲宣等輒相聚結擾亂彼民所以遣往誅翦為百姓除害夫人情在奉國深識正理遂令孫盎斬獲佛智竟破羣賊甚有大功今賜夫人物五千段暄不進愆誠合罪責以夫人立此誠效故特原免夫人宜訓導子孫敦崇禮教遵奉朝化以副朕心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於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於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今賜物俱存此忠孝之報也願汝皆思念之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不可以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其贓賄竟致於法降勅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戴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高祖嘉之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贈僕為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贈物一千段謚為誠敬夫人

坐胡牀於障後察之 隋書鄭善果母傳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邑一千戶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為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方每善果出聽事母恒｜｜｜｜｜｜｜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即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母乃還堂蒙被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亦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為汝家婦獲奉灑掃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在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位至方伯豈汝身致之邪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瞋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墮爾家風或亡失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耶答曰嗚呼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乃是天子報爾先人之徇命也當須散贍六姻為先君之利以為富貴哉又絲枲紡織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為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

散贍六姻為先君之惠 見上

二客公輔才 唐書王珪傳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勅具酒食歡盡日喜曰｜｜｜｜｜｜汝貴不疑

升堂乳姑 唐書柳玭傳昭國里崔山南珽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縱笄拜堦下｜｜｜｜長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言無以報吾婦冀子孫皆得如婦孝

歲寒松柏 唐書鄭義宗妻盧傳事舅姑恭順夜有盜持兵劫其家人皆竄匿惟姑不能去盧冒刃立姑側為賊捽搥幾死賊去人問何為不懼答曰鄰里急難尚相赴況姑可委棄耶若百有一危我不得獨生姑曰｜｜然後知｜｜後凋吾乃今見婦之心

青裙押佃 五代史楚世家周行逢性勇敢果於殺戮民過無大小皆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給曰家田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戶送租入城行逢強邀之卒無留意

畫荻 宋史歐陽修傳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

日易十錢使從學 宋史賈易傳七歲而孤母彭以紡績自給｜｜｜｜｜｜

拽虎

尾宋史童八娜傳虎銜其大母女手丨丨丨祈以身代虎為釋其大母銜女以去

笑虞丘 劉向新序

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為誰王曰為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為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

持節行義 劉向列女傳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與有力焉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乃追之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已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于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丨丨丨丨不以私害公況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

門外車跡何深也 皇甫謐高士傳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違之哉丨丨丨丨丨丨丨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織以為衣食飽衣暖共樂自足矣不如去之

引咎感姑 常璩華陽國志禮修趙嵩妻張氏女也姑酷惡無道遇之不以禮修終無慍色及寧父母父母問之但引咎不道姑卒感悟更慈愛之鄉人相訓曰作婦不當如趙伯高婦乎使惡姑知變可為婦師矣

患無德義不患不富 習鑿齒襄陽耆舊傳吳李衡字叔平襄陽人習竺以女英習配之漢末為丹陽太守衡每欲治家事英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往武陵就陽泛州上作宅種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每怒吾治家事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食歲上匹絹亦當足用爾衡既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英習曰此當是種柑也汝家失十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為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士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若貴而能貧方好爾用此何為

作粟粥待 劉義慶世說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曰勿憂尋還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頃之允至

月織絹一匹示不忘本 趙璘因話錄元佐貴為相其母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每觀元佐視事見邑令走階下退必語元佐吾向見長官白事皁敬不覺恐悚思乃父為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慄今爾當廳據案待之其何安焉因諭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元佐始終不失臣節

掩錢 劉宗遠金華子雜編李景讓尚書少孤貧夫人王氏性嚴重明斷近代貴族母之賢無及之者孀居東雒諸子尚幼家本清素日用尤乏嘗值霖雨且久其宅院內古牆夜塌隤僮僕修築次忽見一槽船實以散錢婢僕等當困窶之際喜其有獲相率奔告於堂前夫人聞之誡僮僕曰切不得輒取俟吾來視之而後發既到命取酒酹之曰吾聞不勤而取獲祿猶身為災士君子所慎者非宜得之也我何堪焉若天實以先君餘慶憫及未亡人當令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為俸錢資吾門此未敢覩乃令亟掩如故其後諸子景讓景溫景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名位至方岳讓最剛直奏彈無所避為御史大夫宰相

宅有看街樓子皆封泥之懼其糾劾也

姨止一子不欲令事女主 杜荀鶴松窗雜記狄梁公為相有姨盧氏居午橋南別墅姨生一子未嘗來都城公因休沐候姨安否因問表弟有何樂願悉力從其欲姨曰相國自貴耳丨丨有丨丨丨丨丨丨丨公大慚而退

安能事賣絹牙郎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柳僕射仲賢鎮鄜城有一婢失意將婢於城都鬻之蓋巨源使君乃西川大校累典大郡宅在苦竹溪女儈具以柳婢言導蓋公欲之乃取歸其家女工之具悉隨之日夕賞其巧技或一日蓋公臨街窺窗柳婢在侍通衢有鬻綾羅者從窗下過召俾就宅蓋公於束縑內選擇邊幅舒卷揲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色而仆似中風恙命扶之而去一無言語但令輿還女儈家翌日而瘳詰其所苦青衣曰某雖賤人曾為柳家細婢死則死矣丨丨丨丨乎蜀都聞之皆嗟歎也

一城獲全 沈括夢溪筆談王延

政據建州令大將章某守建州城嘗遣部將刺事於軍前後期當斬惜其材未有以處歸語其妻其妻連氏有賢智私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之銀數十兩曰徑行無顧家也部將得以潛去投江南李主以隸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將適主是役城將陷先喻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有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將軍幸赦之妾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若將軍不釋建民妾願先百姓死誓不獨生也詞氣感慨發於至誠不得已為之戢兵而入丨丨丨丨至今章氏為建安大族官至卿相者接踵皆連氏之後也

以家財十萬緡免下戶之輸 何蓮春渚紀聞宣和間朝廷收復燕雲即科郡縣數率等第出錢增免夫錢海州懷仁縣楊六秀才妻劉氏夫死獨與一子俱而家素饒於財聞官司督率嚴促而貧下戶艱於輸納即請於縣乞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以丨丨丨丨丨縣令欣然從之調夫輦運數日盡空其庫藏者七間因而掃治設佛供三晝夜既畢明旦視之則屋間之錢已復堆垛盈滿數之正十萬緡而皆用紅麻為貫每五緡作一瓣瓣首必有一小木牌上書麻青二字觀者驚異莫知其然或有釋之者曰始聞青州麻員外家至富號麻十萬家豈非神運其錢至此耶劉氏因密令人往青州踪跡之果有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錢十萬鎮庫而未嘗用也一夕失之不知所往劉氏即專人致殷勤於麻氏請具舟車復歸此錢麻驚嗟久之而遣介委曲附謝云吾家福退錢歸有德出于天授今復往取違天理而非人情不敢祗領也劉氏知其不可曰我既誠輸此錢以助國用豈當更有之即散施貧民及助修佛道觀宇一錢不留於家家益富云

索火焚帖 李元綱厚德錄慶歷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于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相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常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節烈

刺笄 呂氏春秋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羣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舞者操兵以鬬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道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

有｜｜之證與反斗之號

不避葅酢之誅 戰國策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嫈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烈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以揚其名也

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烈

女 見上

築女懷清臺 史記貨殖傳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

幽居守節 漢書五行志魯莊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董仲舒以為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伯姬｜｜｜｜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

海曲呂母 後漢書劉盆子傳天鳳元年琅琊｜｜｜有｜｜者子為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為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

漆室女 後漢書盧植傳注琴操曰魯｜｜｜倚柱悲吟而嘯鄰人見其心之不樂也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室女曰嗟乎嗟乎子無志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蹈吾園葵使吾終年不厭菜吾西鄰人失羊不還請吾兄追之霧濁水出使吾兄溺死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結而為人所疑於是褰裳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木喟然歎息援琴而弦歌以女貞之辭自經而死

明白之節 後漢書列女傳序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則其微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述為列女篇

貞義帷車以候讐家 後漢書龐涓母傳酒泉龐涓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讐乃喜而自賀以為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行義桓鸞 後漢書劉長卿妻傳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夭殁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謂曰若家殊無它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以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縣邑有祀必膰焉

禮宗 後漢書皇甫規傳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屮書時為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

卓爲相國承其名聘以輜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敎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丨丨云

陰字未成 後漢書陰瑜妻傳南陽陰瑜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才藝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豈少常慮爲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奕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奕令傳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敕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僞爲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丨丨丨懼有來者遂以布帶自縊左右翫之不爲意比視已絕時人傷焉

代道持夜應對不失 後漢書盛道妻傳犍爲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亂道聚衆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爲齎糧貨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攜持而走媛姜丨丨丨丨丨丨丨度道已遠乃以實告吏應時見殺父子會赦得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

截耳斷鼻 魏書曹爽傳注列女傳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丨丨兩丨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强迎令女歸時文寧爲梁相憐其少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迺微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丨丨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不酸鼻

效死樓下 晉書石崇傳崇宴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丨丨於官前因自投丨丨

投梭高氏女有美色 晉書謝鯤傳鄰家嘗挑之女丨丨折其兩齒

發家僮令助戰貿環珮爲軍資 晉書虞潭傳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爲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爲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克捷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也仍盡丨其丨丨丨隨潭丨丨其所服丨丨以丨丨丨

率部曲先登 晉書張茂妻陸氏傳茂爲吳郡太守被沈充所害陸氏傾家產丨茂丨丨爲丨丨以討充充敗陸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尅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茂太僕

踰城突圍 晉書荀崧小女灌傳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丨丨丨丨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

覆燭登梯 晉書何無忌母劉氏傳少有志節弟牢之爲桓玄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謀而劉氏察其舉厝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丨丨徐丨丨於屏風上窺之既知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讐恥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喜乃說桓玄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年既盛美自厲氷霜 南史垣閎傳劉

楷為交州謂王儉曰欲一人為南土所聞者同行儉良久曰得之矣昔垣閎為交州閎弟閎又為九眞郡皆著信南中羽林監曇深者閎之子也雅有學行當令同行及隨楷未至交州而卒儉惆悵良久曇深妻鄭氏字獻英滎陽人時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隨楷到鎮晝夜紡績傍無親援｜｜｜｜甚有容德｜｜｜｜無敢望其門者居一年私裝了乃告楷求還楷大驚曰去鄉萬里固非孀婦所濟遂不許鄭又曰垣氏羇魂不反而其孤貌幼妾若一同灰壤則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楷愴然許之厚為之送於是間關危險遂得至鄉葬畢乃曰可以下見先姑矣時文凝年甫四歲親教經禮訓以義方州里稱美

割髮毀面誓不更行

南史張彪傳侯景平王僧辯遇之甚厚引為爪牙與杜龕相似世謂之張杜貞陽侯踐位為東揚州刺史并給鼓吹室富於財晝夜樂聲不息剡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留長史謝岐居守會僧辯見害彪不自展拔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乃遣沈泰吳寶眞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反與岐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出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嚴寺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叛彪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暗得與弟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唯常所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嚙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蒨劫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為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佗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憚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處謂劫曰卿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為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劫不能生

得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蒼號咷彪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文帝教迎為家主楊便改啼為笑欣然意悅請昭達殯彪喪墳冢既畢黃蒼又俯伏冢間號咷不肯離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久請暫過宅粧飾昭達許之楊入屋便以刀｜｜｜｜哀哭慟絕｜｜｜｜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為尼後陳武帝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比出之垂死積火溫燎乃蘇復起投於火彪始起於若邪興於若邪終於若邪及妻犬皆為時所重異

貞義衛婦

南史張景仁傳霸城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遂手為亡壻種樹數百株墓前柏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為詩曰墓前一株柏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頹城何足奇所住戶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脚為誌後歲此燕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門題曰｜｜｜｜之閭

時比秦嘉妻

魏書封卓妻劉氏傳渤海封卓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輟諸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人｜之｜｜｜

割左耳

魏書魏溥妻房氏傳鉅鹿魏溥妻常山房氏女也父堪慕容垂貴鄉太守房氏婉順高明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病且卒顧謂之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死不足恨但夙心往志不聞于沒世矣良痛母老家貧供奉無寄赤子矇眇血祀孤危所以抱怨于黃墟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自畢有志不從命也夫人在堂稚子襁褓顧當以身少相感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大斂房氏操刀｜｜｜｜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咸皆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

此房對曰新婦少年不幸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

貞孝女宗 魏書

盧元禮妻李氏傳丨丨丨丨者趙郡柏人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女范陽盧元禮之妻性至孝聞于州里父卒號痛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非人扶不起及歸夫氏與母分隔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絕日就羸篤盧氏合家慰喻不解乃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後元禮卒李追亡撫存禮無違者事姑以孝謹著母崔以神龜元年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慟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洛八旬方達攀櫬號踊而卒有司以狀聞詔曰孔子稱毀不滅性蓋為其廢養絕類也李既非嫡子而孝不勝哀雖乖俯就而志厲義遠若不加旌異則無以勸引流浮可追號曰貞孝女宗易其里為孝德里標李盧二門以惇風俗

表門閭比曹娥 魏書河東孝女娥氏傳河東姚氏女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六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鄰伍異之正光中母死女勝年十五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勝哀遂死太守崔游申請為營墓立碑自為製文丨其丨丨丨丨丨之丨丨丨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郡城東六里大道北至今名為孝女冢

拳不可開 北齊書樂陵王百年傳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丨丨丨丨

崇義夫人 唐書薛仁杲傳仁杲已敗其將旁仙地降詔即統其兵未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開幾復叛仙地羌豪也舉父子信倚之至是入南山絲商洛出漢川衆數千所過剽害敗大將龐玉至始州掠王氏女醉寢于野王取仙地所佩刀斬之送首梁州詔封女為丨丨丨丨

剔目示無它 唐書房元齡妻盧傳元齡微時病且死誡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丨丨一丨丨丨元齡明丨丨會元齡良愈禮之終身

引刀斬指 唐書樊彥琛妻魏傳彥琛病魏曰公病且篤不忍公獨死彥琛曰死生常道也幸養諸孫使成立相從而死非吾取也彥琛卒值徐敬業難陷兵中聞其知音令鼓箏魏曰夫亡不死而逼我管絃禍由我發丨丨丨其丨軍伍欲彊妻之固拒不從乃刃擬頸曰從我者不死魏厲聲曰狗盜乃欲辱人速死吾志也乃見害聞者傷之

引斧斷臂 五代史馮道等傳序子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幷汙吾身即丨丨自丨其丨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血入磚為婦人與嬰兒狀 宋史譚氏婦趙傳至元十四年天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汚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丨漬於禮殿兩楹之間丨丨丨丨丨丨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煆以熾炭其狀益顯

丈夫女 吳越春秋子胥遂行至吳疾于中道乞食溧陽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筥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

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義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哉

食魚辱我不忘久生 吳越春秋吳王有女滕玉因誅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乃自殺闔閭痛之葬于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槨題湊為中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于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羡門因發機以掩之

守一醮之禮 常璩華陽國志巴志永初中廣漢漢中羌反虐及巴郡有馬妙祈妻義王元憒妻姬趙蔓君妻華夙喪夫執共姜之節｜｜｜｜號曰三貞遭亂兵迫匿懼見拘辱三人同時自沈於西漢水而沒死有黃鳥鳴其葬處徘徊焉國人傷之乃作詩曰閔閔黃鳥爰集於樹窈窕淑女是繡是黼惟彼繡黼其心匪石嗟爾臨川邈不可獲

三貞 見上

執手自灘下出 酈道元水經注張員妻黃氏女也名員乘船覆沒求尸不得員至沒處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沈淵積十四日員｜｜｜｜｜｜

作陌上桑以自明不從 吳競樂府古題邯鄲女子秦姓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采桑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箏｜｜｜｜｜｜｜

投水不躍 陶宗儀輟耕錄漳州龍溪縣澳里人陳端才之妻蔡氏三王後至元間本處寇起掠其里里媼集里中婦女同舟避難寇追及三王亟以水漬衣寇視三王有姿色欲先汙之三王紿曰衣濕更求衣間寇取衣｜｜死寇曰溺女必躍以長竿絡鉤俟其躍而舉之屍竟｜｜寇退三王之父端廣舟次上流屍遂逆流附父舟捭之不去移舟遡河而上屍從之上者三父異甚視則其女也夫三王一婦人耳寧死不辱出於天性宜其貞爽不昧如夫

是

嚙血題詩 陶宗儀輟耕錄越嵊縣剡溪胡氏諱妙端適同邑祝某至正庚子春為苗獠虜至金華縣將妻之義不受辱乘間｜指｜｜｜｜壁上已赴水而死三月廿四日也獠帥服其節為立廟祀之邑人咸曰烈女廟詩云弱質空懷漆室憂搜山千騎入深幽旌旗影亂天同慘金鼓聲淫鬼亦愁父母劬勞何日報夫妻恩愛此時休九泉有路還歸去那箇雲邊是越州

截髮示信誓弗再適 陶宗儀輟耕錄張春兒葉縣軍士李青之妻也年二十青疾革顧謂春曰吾殆矣女其善事後人春｜｜｜｜｜｜｜｜｜未幾青死春慟垂絕且囑匠人曰造棺宜極大將以盡納亡者衣服弓劍之屬匠如其言既斂乃自經鄰里就用此棺同葬之事奏上于朝旌其墓時至正戊子也

婦女部二

才藝

浩浩育育 管子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管子曰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我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能史書習事 漢書西域傳初楚主侍者馮嫽｜｜｜｜｜嘗持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

錦車持節 見上

就東觀踵成漢書 後漢書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

子婦為撰集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扶風曹世叔早卒無子婦為撰集其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丁氏｜｜｜｜之又作大家讚焉

作大家讚 見上

作申情賦 後漢書袁隗妻傳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云

女尚書 魏志明帝紀注魏略曰帝嘗游燕在內乃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為｜｜｜使典省外奏事

女博士 魏志甄皇后傳註魏書曰后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為學當作｜｜｜耶

具數十人饌不聞人聲 晉書周顗母李氏傳字絡秀少時在室顗父浚為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子內宰猪羊｜｜｜｜之｜甚精辦而｜｜｜｜

雅人深致 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傳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

未若柳絮因風起 見上

為小郎解圍 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傳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風韻高邁叙致清雅 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傳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東脩整帶造於別榻道韞｜｜｜｜｜｜｜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胷府初同郡張元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元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使人心形俱服 見上

林下風氣 見上

清心玉映 見上

獻椒花頌 晉書劉臻妻陳氏傳嘗正旦｜｜｜｜其詞曰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施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

織錦為迴

文旋圖詩 晉書竇滔妻蘇氏傳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

韓公 齊書武穆裴皇后傳吳郡韓蘭英婦人有文辭宋孝武世獻中興賦被賞入宮宋明帝世用為宮中職僚世祖以為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為｜

僕射閣筆 梁書劉孝綽傳其三妹適琅邪王叔英吳郡張嵊東海徐悱並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悱｜徐勉子為晉安郡卒喪還京師妻為｜與祭文辭甚悽愴勉本欲為哀文既睹此文於是｜

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 陳書後主張貴妃傳論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採其尤豔麗者以為曲詞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

大指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也其畧曰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

左射右射必疊雙 魏書李安世傳廣平人李波宗族彊盛殘掠生民前刺史薛道擬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擬軍遂為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為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婦女尚如此男子可逢那

當興我家 魏書李彪傳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每奇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嘗竊謂所親曰此｜｜｜｜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後世宗聞其名召為婕妤以禮迎引婕妤在宮嘗教帝妹書誦授經史

潘將軍 魏書楊大眼傳大眼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於攻陳遊獵之際大眼令妻潘戎裝或齊鑣戰場或並驅林壑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僚佐言笑自得時指之謂人曰此｜｜｜｜也

升座講老子 北史盧道虔傳道虔又娶司馬氏有子昌裕後司馬氏見出更娉元氏甚聰悟常｜高｜｜｜｜道虔從弟元明隔紗帷以聽焉

學士先生 舊唐書女學士尚宮宋氏傳名若華父庭芳生五女皆能屬文長曰若華次曰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貞元四年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薦以聞德宗俱召入宮深加賞歎德宗能詩與侍臣唱和相屬亦令若華姊妹應制每進御無不稱善嘉其節槩不群不以宮妾遇之呼為｜｜

著女論語 舊唐書女學士尚宮宋氏傳｜｜｜｜十篇其言模倣論語以韋逞母宣文君宋氏代仲尼以曹大家等代顏閔其間問答悉以婦道所尚

曹大家東征之流 舊唐書宋庭瑜妻魏氏傳父克己有詞學魏氏善屬文先天中庭瑜自司農少卿左遷涪州別駕魏氏隨夫之任中路作南征賦以敘志詞甚典美開元中庭瑜累遷慶州都督初中書令張說年少時為克己所重魏氏恨其夫為外職乃作書與說敘亡父疇昔之事并為庭瑜申理乃錄南征賦寄說說歎曰｜｜｜｜｜｜也

衆篇並作采麗益新 唐書上官昭容傳婉兒勸帝侈大書館增學士員引大臣名儒充選數賜宴賦詩君臣賡和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主｜｜｜｜而｜｜｜又差第群臣所賦賜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者大抵雖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觀婉兒力也

擬離騷為小山篇 唐書太宗徐賢妃傳八歲自曉屬文父孝德嘗試使｜｜｜｜｜｜曰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為兮獨往孝德大驚知不可掩於是所論著遂盛傳

教妾騎射 五代史唐太祖家人傳太祖正室劉氏常從征伐為人明敏多智略頗習兵機常｜其侍｜｜｜以佐太祖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親｜｜｜｜

織薄為屋 宋史韓世忠傳遼史邢簡妻陳氏官司徒陳氏甫笄涉通經義凡覽詩賦輒能誦尤好吟咏時以｜｜名之

氊為甲裳為旗

金史阿鄰妻沙里質傳天輔六年黃龍府叛卒攻抄旁近部族是時阿鄰從軍沙里質糾集附近居民得男女五百人樹營柵為保守計賊千餘來攻沙里質以｜｜以｜｜男夫拔甲婦女鼓噪沙里質仗劍督戰凡三日賊去

率命婦自為一軍 金史完顏仲德妻傳崔立之變妻自毀其容服攜妾及二子紿以采蔬自汴走蔡蔡被圍丁男皆乘城拒守謂仲德曰事勢若此丈夫能為國出力婦人獨不能耶｜諸｜｜｜｜親運矢石於城下城中婦女爭出繼之

五言數家婦人居二 鍾嶸詩品漢為｜｜者不過｜｜而｜｜｜｜徐淑叙別之作亞於團扇矣

老嫗吹篪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為團扇歌聲上聲時琛為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為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為棄墳井在山谷為寇也即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

｜｜女太史 崔鴻後趙錄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

書北山移文 馮贄雲仙雜記樂天女金鑾十歲忽｜｜｜示家人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開文士傳遂輟以勒之

女相如 馮贄南部煙花記煬帝以合歡水果賜吳絳仙絳仙以紅牋進詩謝帝曰絳仙才調｜｜｜也

不櫛進士 劉訥言諧噱錄關圖有妹能文每語人曰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

女學士 馬令南唐書儒者傳高越燕人也少舉進士清警有才思文價藹於北土時威武軍節度使盧文進有女美而慧善屬文時稱｜｜越聞而慕焉往謁文進文進以妻之

詠燭 張邦基墨莊漫錄浮休居士張芸叟久經遷責既還怏怏不平嘗內集分題賦詩其女得蠟燭有云莫訝淚頻滴都緣心未灰浮休有慙色自是無復躁進意司馬朴之室浮休之女也有詩在鄜延路上一寺中一聯云滿目煙含芳草綠倚欄露泣海棠紅或云便是｜｜者

書大雅吟 姚寬西溪叢話衛夫人名鑠字茂漪即廷尉展之弟恒之從妹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中書郎李充之母王逸少師善鍾法能正書入妙能品王子敬年五歲已有書意夫人｜｜｜｜賜之

誦秋水篇 張端義貴耳錄眞宗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呼秋水至則綠衣翠鬟小女僮也能｜｜｜｜聞者駭異

能溫酒 陶宗儀輟耕錄宋季參政相公鉉翁于杭將求一容貌才藝兼全之妾經旬餘未能愜意忽有以奚奴者至姿色固美問其藝則曰｜｜｜左右皆失笑公漫爾留試之及執事初甚熱次略寒三次微溫公方飲既而每日並如初之第三次公喜遂納焉終公之身未嘗有過不及時歸附後公攜入京公死囊橐皆為所有因而巨富人稱曰奚娘子者是也吁彼女流賤隸耳一事精至便能動人亦其專心致志而然士君子之學為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而不能至于當然之極者視彼有間矣

女工

女事無文章 管子｜｜｜｜｜國之富也

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 管子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誃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

勝事 管子某鄉女｜｜｜者終歲積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櫝之

脩絲麻捆布絹 墨子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為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絲｜｜｜｜｜以為民衣

牽挺 列子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

抑黑質揚赤文 淮南子蔡之幼女衛之稚質捆纂組雜奇彩｜｜｜

丨丨禹湯之智不能逮

社而賦事蒸而獻功 國語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

何愛餘明照四壁者 戰國策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

秝縫 戰國策黑齒雕題鯷冠丨丨大吳之國也注秝綦鍼也言女工之拙

一月得四十五日 漢書食貨志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丨丨丨丨丨丨注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為十五日凡四十五日也

手迹整理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丨丨丨丨是謂執勤也

緼習酒食 魏書崔浩傳浩著食經序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修婦功無不丨丨丨丨朝夕養舅姑四時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

習繡 元史刑法志諸匠戶子女使男習工事女丨丨丨

擊絮 越絕書子胥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丨丨於瀨水之中子胥曰豈可得托食乎女子曰諾即發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

飾微治細 桓寬鹽鐵論婦女丨丨丨丨以成文章極技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

難成易弊 桓寬鹽鐵論女紅丨丨而間丨丨車器難就而易敗

績重千金 劉向說苑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然以之丨丨曾不如瓦塼

多態 焦氏易林纖縷未就針折不復女工丨丨亂我政事

手狎能襄邑俗織錦 王充論衡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織錦鈍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為之丨丨也

刺繡師屠牛 王充論衡牛刀可以割雞雞刀難以丨丨之丨能縫帷裳納縷之工不能織錦

手引成錦 王嘉拾遺記成王五年有因祇之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工一人體貌輕潔被織羅雜繡之衣長袖修裾風至則結其衿帶恐飄飄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色絲內於口中丨丨而結之則丨丨文丨

鍼神 王嘉拾遺記薛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於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制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為丨丨也

機絕鍼絕絲絕 王嘉拾遺記吳主趙夫人丞相達之妹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絲絲織雲霞龍鳳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丨丨孫權嘗歎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湖方岳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久寶妾能刺繡作列國方帛之上寫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陣之形既成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丨丨雖棘刺木猴雲梯飛鴉無過此麗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意思焉答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緯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人乃折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弩之斷絃百斷百續也乃織為羅縠累月而成裁為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常在軍旅每以此幔自隨以為征幙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可內於枕中時人謂之丨丨故吳有三絕四海無儔其妙

吳有三絕 見上

一尺絹繡法華經七卷 蘇鶚杜陽雜編永貞元年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四稱本北祖帝師之裔自大足中流落於嶺表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丨丨上丨丨丨丨丨丨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細於毛髮其品題章句

無有遺闕更善作飛僊蓋以絲一縷分為三縷染成五彩於掌中結為傘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象而外列執幢捧節之童亦不啻千數其蓋濶一丈秤之無三數兩自煎靈香膏傳之則虬硬不斷上歎其工謂之神助作飛僊蓋見上

容貌

毛嬙西施管子｜｜｜｜天下之美人也小腰管子夫楚王好｜｜而美人省食細腰尹文子楚莊愛｜｜國皆有饑色黃公二女尹文子齊有｜｜者好謙卑有｜｜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鰥夫特冐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見上娥媌靡曼列子簡鄭衛之處子｜｜｜者娥姣列子鄉有處子之｜｜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必獲而後已捧心莊子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美矉見上曼理皓齒韓非子｜｜｜｜說情而損精閭娵莫嫫荀子｜｜子奢｜之｜者之孽荀子語曰好女之色｜｜｜也安矜呂氏春秋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煙視媚行煙視媚行見上玉女呂氏春秋身好｜注玉女美女也醜酺淮南子｜在頰則好在顙則醜注醜酺者頰上窐也窐者在顙以槃故醜繪為纂繹淮南子室有美容｜｜之｜｜

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珥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嬖嬙列子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雅齒｜｜｜者以盈之按穆公孫穆娥姣列子鄉有處子之｜｜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必獲而後已捧心莊子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美矉見上曼理皓齒韓非子｜｜｜｜說情而損精閭娵莫嫫荀子｜｜子奢｜之｜者之孽荀子語曰好女之色｜｜｜也安矜呂氏春秋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煙視媚行煙視媚行見上玉女呂氏春秋身好｜注玉女美女也醜酺淮南子｜在頰則好在顙則醜注醜酺者頰上窐也窐者在顙以槃故醜繪為纂繹淮南子室有美容｜｜之｜｜

不待脂粉芳澤淮南子曼頰皓齒形夸骨佳｜｜｜｜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娥嬛揚子｜｜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間謂之嬛娃嬙窕豔揚子｜｜｜｜美也吳楚衛淮之間曰娃南楚之外曰嬙宋衛晉鄭之間謂曰豔陳楚周南之間曰窕女三為粲國語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衆｜｜｜｜王田不取群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華落愛渝戰國策以色交者｜｜而｜｜粉白墨黑戰國策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褒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立於衢問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褒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褒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開闢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名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名南后鄭褒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注墨黑謂髮也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見上天下莫若是兩人見上南之威戰國策晉文公得｜｜｜｜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句台閭須戰國

策左｜｜而右｜｜南威之美也注皆美人

犀角偃月 戰國策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絕人矣若其眉目准頤權衡｜｜

眉目准頤權衡 見上 **尹邢** 史記外戚世家｜夫人與｜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眞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見上 **低頭俛泣自痛不如隨俗雅化** 史記李斯傳｜｜｜｜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 **曼姬** 史記司馬相如傳鄭女｜｜注正義曰文穎云鄭國出好女曼者其色理曼澤也 **宜笑** 史記司馬相如傳皓齒粲爛｜｜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 **衆嫭** 漢書禮樂志｜｜並綽華奇麗顏如荼兆逐靡

色 漢書杜欽傳以鄉舉求窈窕｜｜所以助德理內也 **相態呂麗佳** 漢書揚雄傳閨中容｜｜約｜｜絕世獨立 漢書外戚傳初夫人兄延年性聲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而｜｜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

合法相 後漢書后妃傳序漢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廼用登御 **妙婧纖腰** 後漢書張衡傳舒｜｜之｜｜兮揚雜錯之袿徽 **嫭眼** 後漢書張衡傳咸姣麗以蠱媚兮增｜｜而蛾眉 **弱腕素肘** 後漢書邊讓傳攜西子之｜｜援毛嬙之｜｜ **顧景裴回竦動左右** 後漢書南匈奴傳初元帝時呂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 **大橋小橋** 吳志周瑜傳孫策欲取荊州以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瑜納｜｜ **腰圍尺六** 梁書羊侃傳侃人張淨琬｜｜｜寸時人咸推能掌中儛又有孫荊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 **紅白爪** 陳書高祖章皇后傳少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期功之服則一爪先折 **宮中遥望飄若神仙** 陳書張貴妃傳論張貴妃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鑒特聰惠有神采進止閑暇容色端麗每瞻視盼睞光采溢目照暎左右髮長常於閣上靚粧臨於軒檻｜｜｜｜｜｜｜｜ **七尺其光可鑒** 見上 **瞻視盼睞光采溢目照暎左右** 見上 **少盛如花** 魏書北海王詳傳詳之初禁也乃以烝高事告母母大怒詈之苦切曰汝自有妻妾侍婢｜｜｜｜何忽共許高麗婢姦通令致此罪 **奇色** 魏書邢巒傳初侍中盧昶與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巒事成許言於世宗以亮為侍中亮於是奏劾巒在漢中掠良人為奴婢巒懼為昶等所陷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明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也暉大

悅**手甚纖柔**北齊書盧文偉傳宗道性麤率重任俠歷尚書郎通直散騎常侍後行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遊滿坐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箜篌女妓云｜｜｜｜宗道即以此婢遺士達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按宗道文偉孫

花見羞五代史唐明宗家人傳淑妃王氏有美色號｜｜｜

赤烏氏美人之地穆天子傳赤烏之人丌好獻女于天子女聽女列為嬖人曰｜｜｜｜｜｜｜｜也寶玉之所在也

鄭旦越絕書美人宮周五百九十步陸門二水門一今北壇利里丘土城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宮臺也女出於苧蘿山欲獻於吳自謂東垂僻陋恐女樸鄙故近大道居去縣五里

玉膚柔軟吹氣勝蘭郭憲洞冥記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麗娟於

明離之帳恐塵垢汚其體也帝嘗以衣帶縛麗娟之袂閉於重幕之中恐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為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為神怪也

要欲從容桓寬鹽鐵論康莊馳逐窮巷蹋鞠秉耒抱插躬耕身織者寡娶｜｜｜｜傅白黛青者衆｜

畫眉之妾五七卷髻之女二八黃憲天禄閣外史寡人雖有｜｜｜｜｜｜｜｜亦無以為也｜

婇姬黃憲天禄閣外史王之宮｜｜盆幕融如陽春

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葛洪西京雜記卓文君姣好｜｜｜｜｜｜｜｜｜｜｜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

姣好上見

體輕氣馥王嘉拾遺記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嫫並玉質凝膚｜｜｜｜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或行無踪影或積年不饑昭王處以單綃華幄飲以瓀珉之膏

飴以丹泉之粟

動心驚魄王嘉拾遺記越謀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異味進於吳越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修明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花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謂之神人

非雲非雨非朝非暮王嘉拾遺記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以文車十乘迎之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言朝為行雲暮為行雨今｜｜｜｜｜｜｜｜改靈芸之名曰夜來

玉人齊潤王嘉拾遺記蜀先主甘后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召入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后而玩玉人后與玉人潔白｜｜觀者殆相亂惑嬖寵者非惟嫉於甘后亦妒於玉人也后嘗欲琢毀壞之乃誡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為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繫懷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皆

退當斯之時君子議以甘后為神智婦人焉

愁容尚能惑人況在歡樂王嘉拾遺記吳主潘夫人父坐法輸入織室容態少儔江東絕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為神女敬而遠之有司聞於吳主使圖其容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其眞狀以進吳主見而喜悅以琥珀如意撫案即折嗟曰此神女也｜｜｜｜｜｜｜｜｜｜乃命雕輪就織室納於後宮

髮委藉地劉義慶世說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

膚色玉曜上見

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段成式酉陽雜俎妬婦津相傳言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光明性妒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光明曰君

何以水神善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為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糉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糉飾而渡其神亦不妒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為已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

肌香 蘇鶚杜陽雜編元載寵姬薛瑤英攻詩書善歌舞僊姿玉質｜｜體輕雖旋波搖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瑤英之母趙娟亦本岐王之愛妾也後出為薛氏之妻生瑤英而幼以香啗之故肌香也

紅芙蓉 蘇鶚杜陽雜編元載寵東國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一曰輕鳳修眉黛首蘭氣融治冬不纊衣夏不汗體上更琢玉芙蓉以為二女歌舞臺每歌聲一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上及觀於庭際舞態艷逸更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所侵故也由是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

解語花 王仁裕開天遺事太液池千葉白蓮開帝與貴妃宴賞指妃謂左右曰何如此｜｜耶

鳥爪 馬令南唐書方術傳女冠耿先生｜｜玉貌宛然神仙似花蘂之翻輕 陶宗儀輟耕錄蜀主孟昶納徐匡璋女拜貴妃別號花蘂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也或以為姓費氏則誤矣

糉飾

簪珥辟千金 管子｜｜而｜｜者瑣琳琅玕也

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 列子簡鄭衛之處子娥媸靡曼者｜｜｜｜｜｜｜｜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

美珥 韓非子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於王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為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之所在而勸王以為夫人

粉題 揚子｜｜兩須不可忍瞻也

華丹亂窈窕 揚子女惡｜｜之｜｜｜也

女為悅己者容 戰國策士為知己者死｜｜｜｜注脩其容色

玉聲瑲然 史記孔子世家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

宛珠簪傳璣珥 史記李斯傳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之｜｜之｜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

揚袘蜚纖 史記司馬相如傳｜｜卹削｜｜垂髾注徐廣曰袘音迤衣袖也纖音芟駟案郭璞曰纖袿衣飾

閻易戌削媥姺微脩 史記司馬相如傳枻獨繭之褕袘耿｜｜以｜｜｜｜｜｜與世殊服注徐廣曰閻易衣長貌戌削言如刻畫作之郭璞曰媥姺微脩衣服婆娑貌

俠嘉夜芳 漢書禮樂志｜｜｜莅蘭注如淳曰嘉夜芳草也

跕躧 漢書地理志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丈夫相惡游戲悲歌忼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彈弦｜｜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注師古曰跕音它頰反躧與屣同屣謂小履之無根者也跕謂輕躡之也

小履 見上

綢繆 漢書張敞傳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姿之義也注師古曰組紐之屬所以自結固也

張京兆眉憮 漢書張敞傳敞為婦畫眉長安中傳｜｜｜｜

珍髢 漢書揚雄傳姿娥娃之｜｜｜兮鬻九戎而索賴

四起大髻 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注東觀記曰明帝馬皇后美髮為｜｜｜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

缺補之如粟

步搖 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又賜馮貴人玉赤綬以未有｜｜環珮加賜各一具注釋名曰皇后首副其上有垂珠步則搖也

愁眉 後漢書五行志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啼粧墮馬髻折要步齲齒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折要步者足不在體下齲齒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為京都歙然諸夏皆放效

啼粧 見上

墮馬髻 見上

折要步 見上

齲齒笑 見上

漆畫五采為系 後漢書五行志延熹中婦女始嫁至作｜｜｜｜

瑇瑁擿 後漢書輿服志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條翦鷄薦珥耳璫垂珠簪以｜｜為｜長一尺端為華勝上為鳳皇爵以翡翠為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鑷左右一橫簪之以安薦結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級馬按薦幗也結髻也解見史記註及三國志注

華勝 見上

薦結 見上

六獸 後漢書輿服志皇后謁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條假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諸爵獸皆翡翠為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華云

一爵九華 見上

高髻廣眉大袖 後漢書馬廖傳長安語曰城中好｜｜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四方全匹帛

假紒 後漢書東平憲王傳今送光烈皇后｜｜帛巾各一注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鄭康成云副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紒續漢書帛字作卑案紒即髻也

隱居服 後漢書梁鴻傳歸鄉里埶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履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床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之｜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嘗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

椎髻 見上

屈紒 後漢書東夷傳倭女人被髮｜｜

巾幗 晉書宣帝紀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婦人之飾

雀釵 晉書元帝紀將拜貴人有司請市｜｜帝以煩費不許

五兵佩 晉書五行志惠帝元康中婦人結飾有｜｜｜

擿子紒 晉書五行志惠帝元康中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

緩鬢傾髻 晉書五行志太元中公主婦女必｜｜｜以為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

假髻 見上

狀如天師 晉書王恭傳淮陵內史虞玭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為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不反側

紫綸巾熟錦袴 晉書石季龍載記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為鹵簿皆著｜｜｜｜｜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鞾游於戲馬觀

金銀鏤帶五文織鞾 見上

飛天紒 宋書五行志宋文帝元嘉六年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抽其鬢直向上謂之｜｜｜｜

五條五辮 宋書王敬弘傳左右嘗使二老婢戴｜｜｜｜著青紋袴襦飾以朱粉

虎魄釧 齊書東昏侯紀潘氏服御極選珍寶主衣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一隻直百七十萬

金釵鑷 齊書周盤龍傳盤龍愛妾杜氏上送｜｜｜二十枚手敕曰餉周公阿杜

錦裙襦 陳書殷不害傳簡文

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
丨丨丨毡席被褥單複畢備 玉鳳凰 南史齊南康王子琳傳母荀昭華盛
寵後宮才人位登采女者依例賜丨丨丨荀時為采女
得玉鳳凰投地曰我不能例受此武帝乃拜為昭華
冠帽而著小襦襖 魏書任城王澄傳高祖還洛引見公
卿高祖曰營國之本禮教為先朕離
京邑以來禮教為日新以不澄對曰臣謂日新高祖曰
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丨丨丨丨丨丨者若為如此
尚書何為不察澄曰著猶少於不著者高祖曰深可怪
也任城意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者斯之謂歟可
命史官書之 夾領小袖 魏書咸陽王禧傳高祖又引見王公
卿士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女之
服仍為丨丨丨丨我徂東山雖不三 玉車鈿 魏書靈徵
年既離寒暑卿等何為而違前詔 志高祖太
和五年六月上邽鎮將上言於鎮城西二百五十里射
獵於營南千水中得丨丨丨三枚二青一赤制狀甚精

髻如飛鳥 北齊書幼主紀婦人皆剪剔以著假丨而危
邪之狀丨丨丨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
宮內為之 珠松 隋書禮儀志皇后謁廟服袿襡大衣蓋
被於四遠之 嫁服也謂之褘衣皁上皁下親蠶則青
上縹下比深衣制隱領袖緣以絛 首
飾則假髻步搖俗謂之丨丨是也 簪珥花嚴 隋書后妃傳叙后
三曰尚服掌服章寶藏管司飾三人 粧點 北史馮淑妃傳帝至晉州妃
掌丨丨丨與櫛三人掌巾櫛膏沐八
城已欲殘矣妃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
帝敕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丨丨丨丨獲時至周人以
木拒塞城遂不下 裙上有五色雲起 唐書中宗紀皇后自言
衣笥裙中丨丨丨丨丨丨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如百花煥發 舊唐書楊貴妃傳明皇每年十月幸
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為一隊
著一色衣丨丨丨丨丨丨之丨而遺鈿墜舄
瑟瑟珠翠璨爛芳馥於路而國忠私於虢國而不避雄
狐之刺每入朝或連鑣方駕不施帷幔每
三朝慶賀五鼓待漏靚粧盈巷蠟炬如晝 靚粧 上見 通裙
舊唐書南平獠傳人並樓居登梯而上號為干欄男子
左衽露髮徒跣婦人橫布兩幅穿中而貫其首名為丨
丨 平脫金泥刺繡 唐書肅宗紀禁珠玉
寶鈿丨丨丨丨丨丨 兩博鬢 唐書車服志首
飾大小華十二樹以象 寶鈿花釵 唐書車服志內外命
袞冕之旒又有丨丨丨 婦鬢飾丨丨丨丨丨
線鞵 唐書車服志武德間婦人曳履及線
鞾開元中初有丨丨丨侍兒則著履 險粧 唐書車服志婦
人衣青碧纈平頭小花草履彩帛縵成履而 兜籠 唐書車服
禁高髻丨丨去眉開額及吳越高頭草履

志巴蜀婦人 囚髻 唐書五行志僖宗時內人束髮極急
出入有丨丨 及在成都蜀婦人效之時謂為丨丨
唐末京都婦人梳髮以兩鬢抱 拋家髻 上見 脂盈粧具 唐書
面狀如椎髻時謂之拋家髻
李德裕傳詔浙西上丨丨丨 醉粧 五代史前蜀世家王衍後宮皆戴
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
髻髽然更施朱粉號丨丨 國中之人皆效之嘗與太后
太妃游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衍
自作甘州曲 衣服畫雲霞 上見 趕上裙 宋史五行志理宗
述其仙丨 朝宮妃繫前後掩
詔而長丨地名丨丨丨丨 梳高髻於頂曰不走落束足纖
直名快丨丨物[illegible]眼角名淚粧丨剝削童髮必留大錢許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縷魚腮中骨號｜｜｜以飾面

九鬟 宋史輿服志妃冠飾以｜｜四鳳

白角冠梳 宋史輿服志皇祐元年詔婦人冠高毋得踰四寸廣毋得踰尺梳長毋得踰四寸仍禁以角為之先是宮中尚｜｜｜人爭倣之至謂之內樣冠名曰垂肩等至有長三尺者梳長亦踰尺議者以為服妖遂禁止之

內樣 見上

珠璣帕首 宋史章獻劉皇后傳柴氏李氏二公主入見猶服髮鬢太后曰姑老矣命左右賜以｜｜

｜綠韡 金史儀衛志諸妃嬪導從四十人幞頭繡盤蕉紫衫塗金束帶妃用偏扇方扇團扇各十六諸嬪各十四皆宮人執服雲脚紗帽紫四襟衫束帶｜｜

白燕昇天 郭憲洞冥記崂嶗細棗出崂嶗山山臨碧海上萬年一實如今之軟棗昨之有膏膏可燃燈西王母握以獻帝燃芳似燈光色紫有白鳳黑龍鼻足來戲於閣邊有青鳥赤頭道路而下以迎神女神女留玉釵以贈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黃琳欲之明日示之既發匣有｜｜飛｜｜後宮人學作此釵因名玉燕釵言吉祥也

著面 劉熙釋名脂砥也｜｜｜如砥石也

柔滑 劉熙釋名胡粉胡餬也｜｜以｜

脂和塗面 劉熙釋名黛代也滅眉毛去之以此畫代其處也

香澤 劉熙釋名｜者人髮恒枯悴以此濡澤之也

注面 劉熙釋名天子諸侯群妾當以次進御其有月事者止而不御重以口說故注此於面灼然為識女史見之則不書其名於第錄也

赬粉 劉熙釋名｜赬赤也染粉使赤以著頰上也

太華髻 班固武帝內傳王母著黃金襠褲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戴太真晨纓之冠履元璚鳳文之舄

三角髻 班固武帝內傳上元夫人頭作｜｜｜｜餘髮散垂至腰

同心七寶 葛洪西京雜記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上

｜｜｜｜釵

龍鸞 王嘉拾遺記魏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入宮後居寵愛外國獻火珠｜｜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勝況乎龍鸞之重乃止不進

指環挂榴枝上因其處起臺 王嘉拾遺記吳主潘夫人以姿色見寵每以夫人遊昭宣之臺志意幸愜既盡酣醉唾於玉壺中使侍婢瀉於臺下得火齊｜｜即｜石｜｜｜｜｜｜｜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還劉之名將為妖矣權乃翻其名曰榴環臺

丹脂點頰 王嘉拾遺記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和於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血流汚袴命太醫合藥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和乃命合此膏琥珀太多及差而有赤點如朱逼而視之更益其妍諸嬖人欲邀寵皆以｜｜｜｜而後進幸

倒龍 王嘉拾遺記石崇常擇美容姿相類者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視不相分別常侍於側使翔風調玉以付工人為｜｜之佩縈金為鳳冠之釵言刻玉為倒龍之勢鑄金釵象鳳凰之冠

江州隋林粉 常璩華陽國志巴志江州縣郡治塗山有禹王祠及塗后祠北水有銘書詞云漢初犍為張君為太守忽得仙道從此升渡今民曰張府君祠縣下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為粉則膏暉鮮芳貢粉京師因名粉水故世謂｜｜｜｜｜｜也

戴鬢 宋懷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為人日剪綵為人或鏤金箔為人以貼屏風亦｜之頭｜

翠眉警鶴髻 崔豹古今注｜｜崔豹古今注長安婦人好為長眉今多作｜｜｜｜｜

蟠龍 崔豹古今注魏文帝敘梁冀婦所制

盤桓 崔豹古今注魏文帝｜｜髻到於今其法不絕

蟬鬢 崔豹古今注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田尚衣段巧笑四人日夕在側瓊樹乃制｜｜縹緲如蟬故曰蟬鬢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為衣裳一時冠絕

紫粉 賈思勰齊民要術作｜｜法用白米英粉三分胡粉

一分和合均調取葵子熟蒸生布絞汁和粉日曝令乾若色減者更蒸取汁重染如前法**香粉**賈思勰齊民要術作丨丨法唯多著丁香於粉合中自然芬馥**花鈿禮衣**唐六典鈿鈿禮衣外命婦朝參辭見及昏會則服之凡昏嫁丨丨丨丨六品以下妻及女嫁則服之其次花鈿禮衣庶人嫁女則服之**羃羅帷帽**劉肅大唐新語武德貞觀之代宮人騎馬者依周禮舊儀多著丨丨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永徽之後皆用丨丨施裙到頸為淺露**銀泥**李肇國史補韋太尉臯在西川凡事設教軍士將吏婚嫁則以熟絲衣給其夫氏以丨丨衣給其女氏**梅花滿面**韓鄂歲華紀麗飲竹葉之一觴糉丨丨之丨丨**星靨**段公路北戶錄余訪花子事如面光眉翠月黃丨丨其來尚矣**山花為粉**段公路北戶錄丨丨叢生端州山崦間多有之其葉類藍其花似蓼正月開花土人採含苞者賣之用丨臙脂丨或持染絹帛其紅不下紅藍**辟寒鈿**段成式酉陽雜俎嗽金鳥出昆明國形如雀色黃常翱翔於海上魏明帝時其國來獻此鳥飴以真珠及龜腦常吐金屑如粟鑄之乃為器服宮人爭以鳥所吐金為釵珥謂之辟寒金以鳥不畏寒也宮人相嘲弄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不服丨丨丨那得帝王憐**以髮相纏**段成式髻髮品髻始自燧人氏丨丨丨丨而無繫縛**參鸞**段成式髻髮品秦始皇有望僊髻丨丨髻凌雲髻**迎春垂雲**段成式髻髮品漢王有丨丨髻丨丨髻**飛仙九環**段成式髻髮品王母降武帝宮從者有丨丨髻丨丨髻**百合同心**段成式髻髮品漢元帝宮中有丨丨分髻髻丨丨髻**百花**段成式髻髮品魏武帝宮有反綰髻又梳丨丨髻**九貞**段成式髻髮品隋文宮有丨丨髻**歸順**段成式髻髮品貞元中有丨丨髻又有鬧掃糉髻**螺子黛**馮贄南部煙花記煬帝宮中爭畫長蛾司宮吏

日給丨丨五斛出波斯國**潤毛玉撥**馮贄南部煙花記隋煬帝朱貴兒插崑山丨丨之丨丨不用蘭膏而鬢髮鮮潤**北苑糉**馮贄南部煙花記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形製各別極可愛宮嬪縷金於面皆以淡糉以此花餅丨丨施於鬢上時號丨丨**龍角**蘇鶚杜陽雜編大歷中日林國獻丨丨釵類玉而紺色上刻蛟龍之形精巧奇麗非人所製上賜獨孤妃與上同遊龍舟池有紫雲自釵上而生俄頃滿於舟楫上命置之掌內以水噴之遂化為二龍騰空東去**不盈一握**蘇鶚杜陽雜編元載寵姬薛瑤英衣龍綃之衣一襲無一二兩摶之丨丨丨丨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故於異國以求是服也**上有字曰玉兒**蘇鶚杜陽雜編同昌公主出降有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丨丨丨丨丨工巧妙麗殆非人工所製有金陵得者以獻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奴授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言於左右泊公主薨其釵亦亡其處韋氏異其事遂以實話於門人或有云玉兒即潘妃小字也**烏蠻髻**袁郊甘澤謠紅線乃入闈房飾其行具梳丨丨攢金鳳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輕履**翡翠指環**張泌粧樓記何充妓於後閣以丨丨丨丨換刺繡筆充知歎曰此物洞仙與吾欲保長年之好乃命蒼頭急以蜻蜓帽贖之**痕映青編**張泌粧樓記徐州張尚書妓女多涉獵人有借其書者往往粉指丨丨丨於丨丨**六英**張泌粧樓記半陽泉世傳織女送董子經此董子思飲沿此水與之曰寒織女因祝水令暖又曰熱乃拔丨丨寶釵祝而畫之於是半寒半熱相和與飲**夜飛蟬**張泌粧樓記杜甫每朋友至引見妻子韋侍御見而退使其婦送丨丨丨以助粧飾**曉霞粧**張泌粧樓記夜來初入魏宮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自是宮人俱用臙脂倣畫名丨

｜｜桂紅膏張泌粧樓記開元初宮人被進御者日印選以綢繆記印於臂上文曰風月常新印畢漬以｜｜｜｜則水洗色不退

迎唐八鬟宇文氏粧臺記唐末｜｜有臙脂暈品石榴嬌大紅春小紅宮人梳｜｜｜｜髻

點唇宇文氏粧臺記煬帝令春嫩吳香半邊嬌萬金紅聖檀心露珠兒內家圓天工巧恰兒殷淡紅心猩猩暈小朱龍格雙唐眉花奴

朝天五國故事蜀之末年百官競執長鞭自馬至地婦人競戴高冠子皆謂之｜｜

蘇幕遮王延德高昌行紀婦人戴油帽謂之｜｜

飛雲丹馬縞中華古今注自三代以鉛為粉秦穆公女弄玉有容德感仙人蕭史為燒水銀作粉與塗亦名｜｜

金泥飛頭鞋馬縞中華古今注秦始皇令宮人當暑戴黃羅髻蟬冠子五花朶子披淺黃銀泥飛雲帔把五色羅小扇子鞋｜｜｜｜｜

奉聖馬縞中華古今注漢高祖令宮人梳｜｜髻

歸真馬縞中華古今注梁天監中武帝詔宮人梳迴心髻｜｜髻

朝雲近香馬縞中華古今注隋大業中令宮中梳｜｜｜｜髻

佛粧莊綽雞肋編燕地其家仕族女子皆髡首許嫁歸秦髻奉仙髻節暈髻

方留髮冬月以苦蔞塗面謂之｜｜但皆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滌去久不為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

條脫吳曾能改齋漫錄唐盧氏雜說文宗問宰臣｜｜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真誥言安妃有條脫為臂飾即今釧也

紅錦鞓韡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右者穿｜｜｜｜

珠瓏璁范成大攬轡錄婦人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甚少多綰髻貴人家即｜｜｜冒之謂之方髻

高髻纖裳首翹鬢朶陸游南唐書后妃傳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小名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歲來歸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為壽元宗前元宗歎其工以燒禮琵琶賜之至於絲戲奕棋靡不妙絕後主嗣位立為

后寵嬖專房創為｜｜｜｜｜之粧人皆效之

一年景陸游老學菴筆記靖康初婦人首飾及｜｜｜｜衣服皆備四時如節物則春旛燈毬競渡艾虎雲月之類花則桃杏花荷花菊花梅花皆併為一景謂之｜｜

錯倒底陸游老學菴筆記宣和末婦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

蝶粉蠭黃王楙野客叢書草堂詩餘載張仲宗滿江紅詞｜｜｜｜都褪却注蝶粉蠭黃唐人宮粧

纖弓陶宗儀輟耕錄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南史齊東昏侯為潘貴妃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府玉臺新咏皆六朝詞人纖豔之言類多體狀美人容貌之姝麗及言粧飾之華眉目唇口要支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之李白李商隱之輩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韓偓香奩集百咏屧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亦不言其弓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宮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宮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縞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宮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為妙以此知扎脚自五代以來方為之如熙寧元豐以前人猶為者少近年則人人相效以不為者為恥也

靈蛇伊世珍嫦嬛記甄后既入魏宮宮庭有一綠蛇口中恒有赤珠若梧子大不傷人每日后梳粧則盤結一髻形於后前后異之因效而為髻巧奪天工故后髻每日不同號為｜｜髻宮人擬之十不得一二也

玉香獨見伊世珍嫦嬛記徐月英卧履皆以薄玉花為飾內散以龍腦諸香屑謂之｜｜｜｜鞋

流蘇伊世珍嫦嬛記輕雲鬢髮甚長每梳頭立於榻上猶拂地已綰髻左右餘髮各粗一指結束作同心帶垂於兩肩以珠翠飾之謂之｜｜髻於是富家女子多以青

緜放其制神襟采蘭雜志膏神曰雁壞黛神曰天軼粉亦自可觀神襟神曰占脂神曰與贅首飾神曰妙好衣服神曰厭多楊太真襪束每件呼之人謂之｜｜

蠱惑

婦言人事 管子｜｜｜｜則賞罰不信 **食意** 管子主德不立則婦人能｜其｜ **喜宮** 管子公｜｜而妬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 **自媒** 管子｜｜之女醜而不信 **桀愛女華** 管子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 **婦人為制** 晏子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說之為請公許之則是｜｜｜｜也 **悔泣** 莊子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其｜也 **說情** 韓非子曼理皓齒｜｜而損精劓 **美人** 韓非子魏王遺荊王美人荊王甚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為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為妬也因謂新人曰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常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御者因揄刀而｜｜｜ **女戎** 國語夫有男戎必有｜｜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 **前魚** 戰國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廷避人於遠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臣亦猶曩臣之｜所得｜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諾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注幸姬也長孫左輔于武陵等詩用前魚皆以宮人言之

女口 漢書五行志齊桓好色聽｜｜以妾為妻適庶數更 **晨婦** 漢書外戚傳悲｜｜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為郵 **淄蠹** 後漢書后妃傳序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注淄黑也蠹食木蟲以論傾敗也 **抵破書案** 後漢書劉元傳更始韓夫人嗜酒每侍宴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 **善為妖態** 後漢書梁冀傳壽色美而｜｜作愁眉唬妝墮馬髻折要步齲齒笑以為媚按壽冀妻孫壽 **窈窕作態**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陝輸入則亂髮壞形出則｜｜｜｜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密盜奇香** 晉書賈充傳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寮屬與壽燕處聞其芳馥稱之於充按壽韓壽 **置妃膝上共決** 陳書張貴妃傳論是時後主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後主｜張貴｜於｜｜｜｜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為條疏無所遺脫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 **步步生蓮花** 南史齊東昏侯紀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也 **每欲見妓恒因稷請奏** 南史柳世隆傳恢度量寬博家人未嘗見其喜慍甚重其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妓精麗畧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恢狎密而為恢妻賞敬稷每詣恢必先相問夫人恢｜｜｜｜｜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按恢世隆次子 **恩情即歇**

病亦除差 南史劉瑱傳瑱妹為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蒨善畫人面與真不別瑱令蒨畫王形像并圖王平日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媪妳示妃妃視畫仍唾之因罵云故宜其早死於是｜｜｜｜｜｜｜

旁無姻妾 魏書長孫稚傳稚妻張氏生二子子彥子裕後與羅氏私通遂殺其夫棄張納羅羅年大稚十餘歲妒忌防限稚雅相愛敬｜｜｜｜僮侍之中嫌疑致死者乃有數四

以手拊胷 北齊書王晞傳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答妻終不言晞｜｜｜｜而退帝聞之笑按北史作撩胷

續命 北史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

更殺一圍 北史馮淑妃傳周師之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淑妃請｜｜｜｜帝從其言

粉鏡自玩 北史馮淑妃傳帝遂以淑妃奔還至洪洞戊淑妃方以｜｜｜｜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

蕩情帷薄 舊唐書高宗紀虛襟似納於觸鱗下詔無殊於扇暍既｜｜於｜｜遂忽怠於基扃

引刀剪髮 舊唐書明皇楊貴妃傳天寶九載貴妃復忤旨送歸外第時吉溫與中貴人善溫入奏曰婦人智識不遠有忤聖情然貴妃久承恩顧何惜宮中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哉上即令中使張韜光賜御饌妃附韜光泣奏曰妾忤聖顏罪當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無可遺留然髮膚是父母所有乃｜｜｜｜一繚附獻明皇見之驚惋即使力士召還

回心院 唐書高宗廢后王氏傳初帝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鋼嚴進飲食實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為婢安得尊稱耶流涕嗚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日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為｜｜｜帝曰朕即有處置武后知之促詔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罌中曰令二嫗骨醉破

舌 逸周書美男破老美女｜｜

斲名苕華之玉 沈約竹書紀年注癸命扁伐山民山民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二人女無子焉｜其｜於｜｜｜｜

桀媚末喜於膝上 郭憲洞冥記帝好微行於長安城西夜見一螭遊於路董謁曰昔｜｜｜｜｜｜｜以金簪貫玉螭腹為戲今螭腹餘金簪穿痕得非此耶曰白龍魚鱗網者食之帝曰試我也

東平歌 常璩華陽國志蜀志武都有一丈夫化為女子美而豔蓋山精也蜀王納為妃不習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為｜之｜以樂之無幾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至武都擔土為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土有石鏡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後王悲悼作史邪歌

龍歸之曲 其親埋作塚者皆立方石以志其墓

忍冷 魏泰東軒筆錄宗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而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李　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五

動植部

鳥

意南起南意北管子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為鳥丨於丨丨丨而至於南丨於丨丨丨而至於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

還山集谷見上前德義後日昌管子夫鳳凰之文丨丨丨丨丨丨

春北秋南管子今夫鴻鵠丨丨而丨丨而不失其時夫惟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下乎

有羽翼以通其意見上

鷲鷲管子丨丨之舍近鵠鵠鵠鵠之通遠

鵠鵠鵠鵠見上

鷃燕小鳥管子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蜃虹巨雄丨丨丨丨丨丨皆歸之

鳥飛而上子華子丨丨丨丨魚動而下物類相同嶽木相應

咸以為真鳳凰尹文子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唯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丨丨丨丨丨丨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感其欲獻于已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

有必飛之備商子黃鵠之飛日行千里丨丨丨丨也

布穀久復為鷂列子鷂之為鷃鷂之為布穀丨丨丨丨丨丨也

視而生列子河澤之鳥丨丨丨丨曰鴟

舞而不下列子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

海上從漚鳥遊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遊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也注住當作數

漚鳥 見上

木鷄 列子紀渻子為周宣王養鬬鷄十日而問鷄可鬬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耳

鷄德全 見上

大禹見伯益 列子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行而｜之｜｜知而｜之｜｜聞而｜之

六月息 莊子鵬之從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者也

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見上

培風 莊子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圖南 見上

鷽鳩笑 見上

飛搶榆枋 見上

絕雲氣負青天 莊子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

翱翔蓬蒿 見上

鷦鷯一枝 莊子｜｜巢于深林不過｜｜

鷇音十步一啄百步一飲 莊子澤雉｜｜｜｜｜｜｜｜｜｜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畜樊中 見上

鵠白烏黑 莊子｜不日浴而｜｜不日黔而｜

伏鵠卵 莊子越鷄不能｜｜｜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

雞才 見上

畫不見丘山 莊子鵰鶚夜撮蚤察毫末｜出｜｜｜｜言殊性也瞋目而

白鵠相視風化 莊子夫｜｜之｜｜｜｜睢子不運而｜｜

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 莊子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于南海而飛于北海｜｜｜｜｜｜｜｜｜｜｜｜｜｜｜｜｜｜｜｜｜于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鴟鼠嚇 見上

奏九韶具太牢 莊子昔者海鳥止于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以為樂｜｜｜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鱮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為乎

已養養鳥 見上

鴈不能鳴 莊子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意怠 莊子東海有鳥焉名曰｜｜其為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

引援而飛迫脅而棲 見上

鸛鵒社稷 莊子鳥莫知於｜｜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葉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存焉爾

畏人而襲諸人間 見上

雕陵異鵲 莊子莊周遊乎｜｜之樊覩一｜｜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于栗林

鵲火之禽 鶡冠子鳳凰者｜｜｜｜陽之精也

陽精 見上

籠中之鳥空窺不出 鶡冠子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

司夜 韓非子使雞｜｜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

翩翩 韓非子鳥有｜｜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

蒙

鳩荀子南方有鳥焉名曰｜｜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注蒙鳩鷃鵝也蒙當為蔑方言云鷃鵝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蔑雀桑飛見上蔑雀見上烟海荀子飛鳥鳧鴈若｜翼若干聲若簫荀子詩曰鳳凰秋秋其｜｜｜有鳳有凰樂帝之心秋見上樂帝之心見上至日祀高禖呂氏春秋仲春之月玄鳥至｜之｜以太牢｜於｜｜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高禖之前鷹化為鳩呂氏春秋仲春之月｜｜｜｜注鷹化為鳩啄正直不鷙擊也鳩蓋布穀鳥鳴鳩拂羽戴勝降桑呂氏春秋季春之月｜｜｜｜其｜｜於｜注鳴鳩班鳩也是月拂擊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乃復者是也戴任戴勝鵂也爾雅曰鶻鳩部生於桑是月其子彊飛從桑空中來下故曰戴勝降於桑也覆以玉筐呂氏春秋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九宮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日燕燕往飛實始作為北音鳴若謚隘見上北飛不反見上祭鳥呂氏春秋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始用行戮養羞呂氏春秋候雁來玄鳥歸羣鳥｜｜入水為蜃呂氏春秋雉大｜｜北翼呂氏春秋｜｜之鳥死乎木去駭呂氏春秋凡鳥之舉｜｜從不駭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呂氏春秋令使燕爵為鴻鵠鳳凰處則必不得矣其｜｜｜｜｜｜｜｜也排虛淮南子鳥｜｜而飛啞啞嗜嗜淮南子夫鳥之｜｜鵲之｜｜豈嘗為寒暑燥溼變其聲哉黃口淮南子日夏至鷙鳥不搏｜｜為帝候歲淮南子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鳴｜｜

｜注雄鳩布穀燕鴈代飛淮南子土龍致雨｜｜｜｜八竅卵生淮南子吞者｜｜而｜｜注魚鳥之屬羽翼弱水暮宿風穴淮南子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翺翔四海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遭回蒙汜之渚尚佯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當此之時鴻鵠鶴鸛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又況直燕雀之類乎注喙江裔見上蹤烏淮南子日中有｜｜暉目知晏陰諧知雨淮南子鵲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下｜｜｜｜｜｜｜｜注暉目鳩鳥也晏無雲也天將晏靜暉目先鳴天將陰雨則鳴知風見上德彌精所至彌近淮南子昔者二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於門周室至乎澤德彌麤所至彌遠｜｜｜｜｜｜｜鶴知夜半淮南子雞知將旦｜｜｜｜鶴壽千歲淮南子｜｜｜以極其游河伯不潮淮南子鳥有沸波者｜｜為之｜｜畏其誠也巢扶枝淮南子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大人過之則探彀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升自深澤揚子鳴鶴階天不悠慘於冰揚子鶡鵜｜｜｜翼波南風內懷其乘飛肉揚子明珠彈干｜｜其得不復鴻漸猶水揚子或問｜｜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乎山雌意得揚子｜之肥其｜｜乎鴻飛冥冥揚子｜｜｜｜弋人何篡焉注篡或為慕誤也逆取曰篡食潔揚子鷦明遶集｜其者矣歸肆揚子朱鳥翻翻｜其｜矣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歟注朱鳥雁別名也肆海肆也朱鳥見上六翮揚子鷦明冲天不在｜乎

晨雛揚子吾見元駒之步雉之丨丨也卵鷇揚子嶋之不才其丨丨矣鶌鴟揚子雞陳楚宋

魏之間謂之丨丨結誥揚子布穀自關東西梁楚之間謂之丨丨周魏之間謂之擊穀自關而西或謂

之布穀擊穀布穀見上定甲揚子鴇鴠周魏齊宋楚之間謂之丨丨或謂之獨舂自關而東

謂之城旦或謂之倒懸或謂之鴡鴠自關而西秦隴之內謂之鶡鴠鶝鴀揚子尸鳩燕之東北朝鮮洌水

之間謂之丨丨鴚鵝揚子雁自關而東謂之丨丨南楚之外謂之鵝或謂之鶬鴚工爵揚子桑飛

自關而東謂之丨丨或謂之過羸或謂之女鴎女鴎見上鸝黃揚子自關而東謂之鶬鶊自關而西

謂之丨丨或謂之黃鳥或謂之楚雀楚雀見上秋侯子揚子雞雛徐魯之間謂之丨丨丨人

面鳥身抱朴子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丨丨而丨丨壽亦如其名燕知戊巳抱朴子鶴知夜

半丨丨丨丨而必達於他事也鳳不司晨抱朴子夫麟不吠守丨丨丨丨騰黃不引犂尸祝不

治庖也智禽抱朴子丨丨啣蘆以扞網巢戶北向抱朴子千歲鷰其丨丨丨丨其色多白而

尾掘取陰乾末服一頭五百歲爰居避風國語海鳥曰丨丨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

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丨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丨冬煖

川禽國語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丨丨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

鷇卵國語鳥翼丨丨注翼成也生哺曰鷇未孚曰卵俯噣白粒仰棲茂樹戰國策黃

雀因是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

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于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

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蔆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

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湖夕調乎鼎鼐

瘡隕戰國策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

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

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絃者音

烈而高飛故丨丨也先滜史記歷書氷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鳺丨丨覽德輝史記賈生傳鳳皇翔

于千仞之上兮丨丨丨而下之隨風澹淡與波搖蕩史記司馬相如傳鴻鵠鷫鴇鴐鵝鸀

鳿鵁鶄鷃目煩鶩鷛鶏鱵鳪鵁鸕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濫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掩薄草渚唼喋青藻咀嚼蔆藕

蜚廉史記司馬相如傳推丨丨注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者鶡蘇史記司馬相如傳蒙丨丨

注索隱曰孟康云鶡鶡尾也蘇析羽也張揖云鶡似雉鬬死不卻蒙謂覆而取之鶡以蘇為奇故特言之以

成文章鶡音曷決疑注云鳥尾為蘇也焦明史記司馬相如傳揜丨丨注索隱曰張揖云顛西方之鳥

也樂汁圖徵曰鷦明狀似鳳皇宋衷曰水鳥也鳥卵如甕史記大宛傳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

海暑溼耕田田稻有大丨丨丨丨能言鳥漢書武帝紀南越獻馴象丨丨丨注師古曰即鸚鵡也

翱翔而舞欲集未下漢書宣帝紀元康三年夏六月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

㠯萬數飛過屬縣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威鳳漢書宣帝記南郡獲白虎丨丨為寶注晉灼曰鳳之有威

儀者也飛下止地文章五色漢書宣帝紀有司告祠上帝宗廟三月辛丑鸞鳳又集長

樂宮東闕中樹上丨丨丨丨丨丨丨留十餘刻吏民並覩 殊翁雜五采文 漢書禮樂志赤
鴈集六紛員丨丨丨丨丨丨注孟康曰翁鴈頸也言其文采殊異也 前赤後青 漢書郊祀志西河築
世宗廟神光興于殿旁有鳥如白鶴丨丨丨丨 文武之貌 漢書五行志於易巽為雞雞有冠距丨丨
丨丨不為威儀貌氣毀故有雞旤 冠距鳴將 漢書五行志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
化為雄丨丨丨丨注師古曰將為率領其羣也 起居人 漢書五行志雞者小畜主司時丨丨丨 小
畜 見上 司時 見上 穴居好水 漢書五行志鸜鵒白羽旱之祥也丨丨而丨丨黑色為主急之
應也 禿鶖 漢書五行志昭帝時有鵜鶘或曰丨集昌邑王殿下王使人射殺之 先聞雷聲
漢書五行志雉者聽察丨丨丨丨故月令以紀氣 長鳴雞 漢書昌邑哀王髆傳賀到濟陽求丨丨丨

朝夕烏 漢書朱博傳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
晨去暮來號曰丨丨丨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 生翠 漢書南越傳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
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丨丨四十雙孔雀二雙 大馬爵 漢書西域傳安息國有丨丨丨 尾
涎涎 漢書外戚傳童謠曰燕燕丨丨丨張公子時相見 赤神之精鳳皇之佐 後漢
書章帝紀注孫柔之瑞圖曰鸑鳥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雞身亦毛色亦被五彩鳴中五音人君進退有度親
疏有序則至也 條枝大爵 後漢書和帝紀安息國遣使獻師子及丨丨丨丨注西域傳曰安息國居
和櫝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條枝國臨西海出師子大雀郭義恭廣志曰大爵頸及身膺蹄都似橐駝舉頭高
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卵如甕即今之駝鳥也 駝鳥 見上 五色大鳥 後漢書桓帝紀濟陰

言有丨丨丨丨見於已氏 義鳥 後漢書郡國志注廣志曰有弔鳥山縣西北八十里在阜山衆鳥千百羣
共會鳴呼嘲哳每歲七月八日晦望至集六日則止歲凡六至雉雀來弔特悲其方人夜然火伺取無嗉不食
者以為丨丨則不取也俗言鳳皇死於此山故衆鳥來弔 弔鳥 見上 勇雉 後漢書輿服志鶡者丨丨
也其鬭對一死乃止 冠雀 後漢書楊震傳後有丨丨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注冠音貫即鸛雀也 長
尾雞 後漢書東夷傳馬韓有丨丨丨尾長五尺 安息雀 後漢書西域傳安息王滿屈復獻獅子及
條支大鳥時謂之丨丨丨 鬭鴨 吳志吳主傳注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
翠丨丨長鳴雞 將九雛 晉書穆帝紀鳳皇丨丨丨見于豐城 華亭鶴唳 晉書陸機傳丨丨丨
丨豈可復聞乎 孝烏 晉書成公綏傳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丨丨每集其廬舍綏

謂有反哺之德以為祥禽乃作賦美之 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 晉書石季龍載記揚
州送黃鵠雛五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泛之于玄武池 一舉萬里 晉書慕容盛載記盛隨慕容永
東如長子謂柔曰今崎嶇於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為人所猜智則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丨丨丨丨
不可坐待罟網也按柔盛叔父 素身綠首 晉書慕容盛載記有雀丨丨丨丨集于端門栖翔東園二
旬而去 翔庭舞翼以應仁乾 宋書樂志白鳩篇翩翩白鳩載飛載鳴懷我君德來集君
庭白雀呈瑞素羽明鮮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小音中鍾大音中鼓延頸奮翼
五光備舉 宋書符瑞志鳳凰者仁鳥也首戴德而背負仁項荷義而膺抱信足履正而尾繫武丨丨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興八風降時雨食有節飲有儀往有文來有嘉遊必擇地飲不妄下其鳴

雄曰節節雌曰足足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上翔夕鳴曰歸昌昏鳴曰固常夜鳴曰保長

文采五色

聲音諧從 宋書符瑞志元嘉十四年三月丙申大鳥二集秣陵民王頵園中李樹上大如孔雀頭足小高毛羽鮮明｜｜｜｜｜衆鳥如山雞者隨之如行三十步頃東南飛去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以聞改鳥所集永昌里曰鳳凰里

鴛出丹穴鸚起西湘 宋書符瑞志沈演之奏上頌曰極仁所被罔幽不攘至和所感靡況勿彰｜｜｜｜白鹿踰海素烏越江結響穹陰儀刑鍾陽

毳翰歸飛 宋書符瑞志素鳩自遠｜｜｜資性閑淑羽貌鮮麗

性飜五教名編素丘 宋書符瑞志有哲其儀時惟皓鳩｜｜｜｜｜｜｜｜殷歷方昌婉翹來遊漢錄克難爰降爰休

同心鳥 宋書符瑞志｜｜｜｜王者德及遐方四夷合同則至

黃生歸北霜降客南 宋書謝靈運傳｜｜接響雲漢侶宿江潭

雀白鼠黃 宋書鮮卑吐谷渾傳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色｜色｜地生黃紫花草便有雀鼠穴

雉翥成霞鴻飛起雪 齊書張融傳｜｜｜｜｜｜｜｜合聲鳴侶並翰翻翥

白烏 梁書范雲傳時進見齊高帝值有獻｜者帝問此為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

楚雀多名 梁書沈約傳其林鳥則翻泊頡頏遺音下上｜｜｜｜流嚶雜響或班尾而綺翼或綠衿而絳顙好葉隱而枝藏乍間關而來往

葉隱枝藏 見上

異鳥如鶴 梁書何允傳允居獸丘西寺講經論學徒隨之有｜｜｜｜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焉

朝烏 梁書高昌國傳有｜｜者旦旦集王殿前為行列不畏人日出然後散去

鷲鳥噉羊 梁書波斯國傳有｜｜｜土人極以為患

春來秋去幾三十年 陳書馬樞傳所居之處常有白鷴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集几案｜｜｜｜｜｜｜

遥翮清音 南史荀伯玉傳齊高帝鎮淮陰伯玉為高帝冠軍刑獄參軍高帝為宋明帝所疑被徵為黃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羣鶴仍命筆詠之曰八風儛｜｜九野弄｜｜一摧雲間志為君苑中禽以示伯玉深指

猶帶前縷 南史張景仁傳霸城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所住戶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縷繫脚為誌後歲此燕果復更來｜｜｜女復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

噉火 魏書波斯傳土出名馬大驢及駝往往有日行七百里者富室至有數千頭又出白象獅子大鳥卵有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

凌霄郡君 北齊書幼主紀御馬則籍以氊罽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狗則飼以粱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道遥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駿龍道遥者也犬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鬬雞亦號開府犬馬雞鷹多食縣邑鷹之入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數日乃死

鳳集楓樹 周書武帝紀天和二年秋七月辛丑梁州上言｜｜｜｜於｜｜羣鳥列侍以萬數

鵠身朱足 隋書煬帝紀大業八年三月甲午車駕度遼大戰于東岸擊賊破之進圍遼東乙未大頓見二大鳥高丈餘｜｜｜｜遊泳自若上異之命工圖寫并立銘頌

金禽 隋書禮儀志雞是｜｜亦主巽位

鼓精 隋書音樂志鷺｜｜也越王勾踐擊大鼓於雷門以厭吳晉時移於建康有雙鷺喦鼓而飛入雲

雅步清音遠心高致 隋書盧思道傳｜｜｜｜鵝鷺以降罕見其儔

千秋

萬歲 隋書王劭傳有人於黃鳳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致其文以為字復言有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虞元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也

舍利 隋書婆利傳有鳥名｜｜解人語

鳥食銅鐵 舊唐書高宗紀吐火羅遣使獻大｜如駞｜

｜上遣獻于昭陵

雙鵲銜紫泥 舊唐書代宗紀夏四月戊申乾陵上仙觀之尊殿有｜｜｜

｜補殿之隙缺凡十五處

肉翅狐首 舊唐書代宗紀大鳥見武功｜｜｜四足有爪長四尺三寸毛赤如蝙蝠羣鳥隨而噪之神策將張白芬射斃以獻

柴城 舊唐書德宗紀汴鄭管內烏皆入田緒李納之境卻｜為｜方十餘里高二三尺緒納惡而去之信宿復如之烏口皆流血

頻伽鳥 舊唐書憲宗紀丙寅詞陵國遣使獻僧祇僮及五色鸚鵡｜｜｜并異香名寶

青骸鷹 舊唐書懿宗紀沙州節度使張義潮進甘峻山｜｜｜四聯

稱萬歲 舊唐書音樂志武太后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又常｜｜為樂以象之舞三人緋大袖並畫鸚鵡冠作鳥像今按嶺南有鳥似鸚鵡而稍大乍視之不相分辨籠養久則能言無不通南人謂之吉了亦云料開元初廣州獻之言音雄重如丈夫委曲識人情慧於鸚鵡

吉了

晉州鷂 舊唐書劉祥道傳子齊賢為晉州司馬高宗見上聞其方正甚禮之時將軍史興宗常從帝於苑中弋獵因言｜｜出好｜劉齊賢見為司馬請使捕之帝曰劉齊賢豈是覓鷂人耶卿何以此待之

晨遊紫霧夕飲玄霜 舊唐書長孫無忌傳有一威鳳憩翮朝陽｜｜｜｜｜｜｜資長風以舉翰戾天衡而遠翔西翥則烟氛閉色東飛則日月騰光化垂鵬於北裔馴羣鳥於南荒殄亂世而方降應明時而自彰

婚贄 舊唐書孝敬皇帝家傳召詣東都納右衛將軍裴居道女為妃有司奏以白鴈為贄適會苑中獲白鴈高宗喜曰漢獲朱雁遂為樂府今獲白鴈得為｜｜彼禮但成謠頌此禮便首人倫異代相望我無慙德也

烏集 舊唐書柳仲郢傳初仲郢自拜諫議後每遷官羣｜大｜於昇平里第廷樹戟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詔下不復集家人以為候唯除天平烏不集

異雀五色 舊唐書崔信明傳以五月五日日正中時生有｜數頭身形甚小｜畢備集於庭樹鼓翼齊鳴聲清宛亮隋太史令史良遇而占之曰雀五色奮翼而鳴此兒必文藻煥爛聲名播於天下

結遼 舊唐書林邑國傳有｜｜鳥能解人語

鶺集殿樹 唐書讓皇帝憲傳時有｜千數｜麟德｜廷｜翔棲浹日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作頌以為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為作頌

符命繫鳥頸 唐書王世充傳又羅取飛鳥書｜｜于帛｜｜｜縱之有彈捕得鳥而獻者亦拜官

突厥雀 唐書突厥傳邊人未叛鳴鵲羣飛入塞吏曰所謂｜｜｜者南飛敵必至比春還悉墮靈夏間率無首

海東青 宋書太祖紀乾德元年九月戊辰女直國遣使獻｜｜｜名鷹

聲被管絃 宋史樂志太平興國中伶官蔚茂多侍大宴聞雞唱殿前都虞候崔翰問之曰此｜｜｜｜乎茂多即法其聲製曲曰雞叫子

名符瑞牒色應金方 宋史樂志素烏爰止淳精允臧｜｜｜｜｜｜｜

白花 遼史蕭樂音奴傳平重元之亂以功遷護衛太保改本部南剋俄為旗鼓拽剌詳穩監障海東青鶻獲｜者十三賜榜拙犀并玉吐鶻拜五蕃金史世紀景祖為人寬恕能容物平生不見喜慍推財與人分食解衣無所吝惜人或忤之亦不念先時有叛去者遣人諭誘之叛者曰汝主｜也活羅吾能獲之吾豈能為活羅屈哉活羅漢語慈烏也北方有之狀如

活羅 蕃部節度使

大雞善啄物見牛馬槖駞脊間有瘡啄其脊間食之馬牛輒死若饑不得食雖砂石亦食之景祖嗜酒好色飲啗過人時人呼曰活羅故彼以此訕之亦不以介意其後訕者力屈來降厚賜遣還

勢如連雲聲如殷雷 金史五行志泰和二年八月丙申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有大鳥十集於臺上其羽五色爛然文多赤黄赭冠雞項尾闊而修狀若鯉魚尾而長高可逾人九子差小侍傍亦高四五尺禽鳥萬數形色各異或飛或蹲或步或立皆成行列首皆正向如朝拱然初自東南來||||||||林木震動牧者驚惶即驅牛擊物以驚之殊不為動俄有大鳥如鵬鶚者怒來搏擊之民益恐奔告縣官皆以為鳳凰也命工圖上之番二日西北去

南飛就煖 元史太祖紀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鴈遇寒則||||耳

食蝗 元史泰定帝紀河南路洛陽縣有蝗可五畝羣烏|之既數日|再集又食之

喜神 元史察罕傳嘗行囷脫靴藉草而寢鴉鳴其旁心惡之擲靴擊之有蛇自靴中墜歸以其事聞帝曰是禽人所惡者在爾則為||宜戒子孫勿殺其類

窮海帛書 元史郝經傳經還之歲汴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壘臣有||後題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

灌灌 山海經青丘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鳩其音若呵名曰||佩之不惑

瞿如 山海經禱過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鵁而白首三足人面其名曰||其鳴自號也

羅羅 山海經萊山其木多檀楮其鳥多||是食人

鳥食人 見上

蠻蠻 山海經崇吾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鳧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注比翼鳥也色青赤不比不得飛爾雅作鶼鶼鳥也

畢方 山海經章莪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其鳴自叫也見則其邑有譌火

鵸鵌 山海經西水行百里至于翼望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服之使人不厭又可以禦凶

以髯飛 山海經上申之山其鳥多當扈其狀如雉|其||食之不眴目

白鵺 山海經單張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雉而文首白翼黄足名曰||食之已嗌痛可以已痸

竦斯 山海經灌題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人面見人則躍名曰||其鳴自呼

狀如夸父 山海經梁渠之山有鳥焉其||||四翼一目犬尾名曰囂其音如鵲食之已腹痛可以止衕

鵥鶋 山海經北囂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人面名曰||宵飛而晝伏食之已暍

宵飛晝伏 見上

象蛇 山海經陽山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五彩以文是自為牝牡名曰||其鳴自詨

鶘鸐 山海經小侯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而白文名曰||食之不灂

酸與 山海經景山有鳥焉其狀如蛇而四翼六目三足名曰||其鳴自詨見則其邑有恐

精衛 山海經散鳩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

銜木石堙海 見上

鵹鶘 山海經盧其之山無草木多沙石沙水出焉南流注于涔水其中多||其狀如鴛鴦而人足其鳴自訆見則其國多土功

絜鉤 山海經硜山有鳥焉其狀如鳧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見則其國多疫

鴒䳈 山海經廆山有鳥焉其狀如山雞而長尾赤如丹火而青喙名曰||其鳴自呼服之不眯

竊脂禦火 山海經崌山有鳥焉狀如鴞而赤身白首其名曰||可以||

跂踵 山海經復州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鴞而一足彘尾其名曰||見則其國大疫

嬰勺 山海經支離之山有鳥焉其名曰||其狀如鵲赤目赤喙白身其尾若勺其鳴自呼

駅餘

山海經丑陽之山其上多桐柏有鳥焉其狀如烏而赤足名曰｜｜可以禦火

孟鳥 山海經｜在貊國東北其鳥文赤黃青東鄉注鳥名也

自歌自舞 山海經有戴民之國帝舜生無淫降戴處是謂巫戴民巫戴民肸姓食穀不績不經服也不稼不穡食也爰有歌舞之鳥鸞鳥｜鳳鳥｜爰有百獸相羣爰處百穀所聚

大鵠少鵠 山海經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爰有甘華甘柤白柳視肉三騅璇瑰瑤碧白木琅玕白丹青丹多銀鐵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是處是謂沃之野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一名｜一名曰青鳥有軒轅之臺射者不敢西嚮射畏軒轅之臺

飛蔽一鄉 山海經北海之內有蛇山者蛇水出焉東入于海有五彩之鳥｜｜｜｜名曰翳鳥

震呴 夏小正雉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相識以雷相識以雷

變而之仁 夏小見上正鷹則為鳩傳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盡其辭也鳩為正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

浮粥 夏小正雞浮粥傳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姬伐也｜養也

來降燕乃睇 夏小正｜｜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傳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為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穴取與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入人內也

泥就家 見上

長股 夏小正有鳴倉庚傳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也

鳩相命 夏小正鳴鳩傳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

鳴弋 夏小正｜｜傳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

卑飛歛翼 六韜鷙鳥將擊｜｜｜｜

善芳 逸周書奇幹｜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寐注奇幹北狄善芳鳥名

文翰 逸周書蜀人以｜文翰者若皐雞注鳥有文彩者皐雞似鳧翼州謂之澤特也

菌鸐 逸周書正南甌鄧桂國拟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璹瑁象齒文犀翠羽｜｜短狗為獻

飛八百里 穆天子傳仲秋丁巳天子射鹿于林中乃飲于孟氏爰｜｜｜還宿于雀梁

舞白鶴二八 穆天子傳仲秋丁巳天子射鹿于林中乃飲于孟氏爰｜｜｜還宿于雀梁

無宛氣於中 董仲舒春秋繁露鶴之所以壽者｜｜｜｜是故食冰

復二十日 董仲舒春秋繁露卵待｜｜｜而後能為雛

啁啁 禽經鷃雀｜下齊衆庶

朝奇暮偶 禽經鴛鴦｜｜注元鳥愛其類注鴛鴦匹鳥也燕也二鳥｜｜而｜｜愛其類也

孕月 禽經鴛鴦卵伏月卵則向月取其氣助卵也

南翥 禽經隨陽越雉鷓鴣也飛必｜｜晉安曰懷南江左曰逐隱

交睛 禽經鵁鶄晴交而孕注相視而睛不眨轉孕而生雛

澤則羣 禽經水鶩｜｜｜擾則逐注鶩野鴨也飛止大澤之中羣處既豢擾之惡其族類而相逼逐也

剔舌 禽經鵃鴿｜｜而語注鵃鴿也方言云鶻鵃蜀謂之拙鳥不善營巢取鵲巢居之雖｜｜處也雄呼晴雌鳴陰

友悌 禽經鶺鴒｜｜杜宇禽經鶯周子規也啼必北向名曰子規蜀右曰｜｜

玉鷄鳴潮水應 東方朔神異經大荒之東極至鬼府山臂沃椒山脚巨洋海中昇載海日蓋扶桑山有玉雞｜｜則金鷄鳴金雞鳴則石雞鳴石雞鳴則天下之雞悉鳴｜｜之矣

青雀 郭憲洞冥記漢景帝改崇蘭閣為猗蘭殿後王夫人誕武帝於此殿有｜｜羣飛於霜城門改為青雀門乃更修飾刻木為綺橑雀去因名青綺門

勒畢 郭憲洞冥記元封五年｜國貢｜｜以方尺之玉籠盛數百頭形如大蠅狀似鸚鵡聲聞數里之

問如黃鵠之音也國人常以此鳥候時亦名曰候日蟲帝置之於宮內旬日而飛盡帝惜求之不復得明年見細鳥集帷幕或入衣袖因名蟬宮內嬪妃皆悅之有烏集其衣者輒蒙愛幸至武帝末稍稍自死人猶愛其皮服其皮者多為丈夫所媚

候日蟲 見上

翻明雞 郭憲洞冥記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絕飛四海朝往夕還常銜桂枝之實歸於南山或落地而生高七八尺衆仙奇愛之刲以釀酒名曰桂醪嘗一滴舉體如金色陸通嘗餌黃桂之酒祝雞公善養雞得遠飛雞之卵伏之名曰｜｜｜｜如鵠大色紫有翼翼下有目亦曰目羽雞

五時雞 郭憲洞冥記有司夜雞隨鼓節而鳴不息從夜至曉一更為一聲五更為五聲亦曰｜｜｜

舞日鵞 郭憲洞冥記有喜日鵞至日出時銜翅而舞又名曰｜｜

垂露鴨 郭憲洞冥記有升蘖鴨赤色每止於芙蕖上不食五穀唯啄葉上垂露因名｜｜｜｜一名丹毛鳧

鴻鵠

舉 劉向新序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而｜｜｜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帶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日淪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

雞有文武勇仁信 見上

光興八風氣降時雨 劉向說苑黃帝即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修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維思影像夙夜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儀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鶴植鴛喙思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雞喙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此謂鳳像夫惟鳳為能究萬物隨天祉象百狀違於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於中宮鳳乃蔽日而降

齋於中宮蔽日而降 見上

專一無尤 焦氏易林鳴鳩｜｜｜｜不見甘粒但見藜蒿 焦氏易林堅冰黃鳥常哀悲愁｜｜｜｜｜數驚鷙鳥為我心憂

隨鳳東 焦氏易林鳧得水沒｜｜｜｜毛羽悅澤 易林鵠思其雄欲｜｜順理羽翼出次日中

喜笑自啄 焦氏易林鳧得水沒｜｜｜｜毛羽悅澤

毛羽悅澤 見上

呼乳 焦氏易林雀行求粒暮歸｜｜｜

澤狗 焦氏易林｜｜水鳧難畜少離

沒行千里 焦氏易林鳧遊江海｜｜｜｜

以水為宅 焦氏易林鳧鴈啞啞｜｜｜｜雌雄相和常共娛樂得其所欲

隨時就溫 焦氏易林｜｜雌雄相和不憂殆危

隨陽休息轉送天和 焦氏易林鴻鴈南飛｜｜｜｜｜｜｜｜｜｜｜｜｜｜｜｜易林桃雀竊脂巢於小枝搖動不安為風所吹｜｜｜｜常憂危殆

鳧遇稻廬 焦氏易林｜｜｜｜甘樂趨鰌雖驅不去

深目窈身 焦氏易林鵠鵠娶婦｜｜｜｜折腰不媚與伯相背

與鵠為仇 焦氏易林千雀萬鳩｜｜｜｜

同公共母 焦氏易林一巢九子｜｜｜｜

雄文 焦氏易林張弓祝雞｜｜飛去

相對蹲跌 焦氏易林五鳥六鵰｜｜｜｜

旋技張翅來從其母 焦氏易林白鳥銜餌鳴呼其子｜｜｜｜｜｜｜｜

鳳生十子 焦氏易林｜｜｜｜同巢共乳

歡悅相保**志在蒿苗**嚴遵道德指歸論鶉鷃高飛終日馳騖而｜｜乎｜｜**通千達萬**

嚴遵道德指歸論鴻鵠高舉遐歷東西｜｜｜｜而志在乎陂池**優游太清**嚴遵道德指歸論鶯

鳳翱翔萬仞之上｜｜｜｜之中而常以為卑延頸紓異凌蒼雲薄日月高翔遠逝曠時不食注來九州棲息

八極乃得其宜**凌蒼雲薄日月**見上**往來九州棲息八極**見上**翔虛**

嚴遵道德指歸論羽者｜｜而神鳳王之**感也以風生也以睨**黃憲天祿閣外史鴟之孕

不精而感不交而生其｜｜｜｜其｜｜｜此之謂氣化**感星感水感日**黃憲天祿閣外

史子不聞鵝竹之荒有鳥曰鵾翼生於股熒惑見則孕是以禽而｜於｜也嘉陵之墟有鳥曰舄舄臨溪而啄

影則孕吐於口而生是｜於｜也扶桑之野有鳥曰搖光｜｜之精千歲一孕其形如龜是感於日也**聖**

鳥王充論衡傳書稱魏公子之德仁惠下士兼及鳥獸方與客飲有鸇擊鳩鳩走巡於公子案下鸇追擊殺

於公子之前公子恥之即使人多設羅得鸇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鸇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

世稱之曰魏公子為鳩報仇此虛言也夫鸇物也情心不同音語不通聖人不能使鳥獸為義理之行公子何

人能使鸇低頭自責是｜｜也曉公子之言則知公子之行矣知公子之行則不擊鳩於其前人猶不能改過

鳥與人異謂之能悔世俗之語失物類之實也**即即足足雝雝喈喈**王充論衡瑞命與詩

俱言鳳凰之鳴瑞命之言｜｜｜｜｜｜詩云｜｜｜｜此聲異也｜｜**為人起居**應劭風俗通雞將旦｜｜

｜｜門亦昏閉晨開扞難守固禮貴報功故門戶用雞也**東方之牲**應劭風俗通青史子書說雞者

｜｜｜｜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志閑則比之**荀悅中鑒孺子

驅雞者急則驚緩則滯方其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北迫則飛疎則放｜｜｜

｜｜流緩而不安則食之不驅之驅之至者也志安則循路而入門**善近人**徐幹中論鶉鳥之性

｜｜｜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跚膝跪足而不以為弊也

一足一翼一目相得而飛張華博物志崇丘山有鳥｜｜｜｜｜｜｜｜｜｜名曰

蠻見則吉良乘之壽千歲**觀樂便作人悲喜**張華博物志越地深山有鳥如鳩青色名曰治

鳥穿大樹作巢如升器其戶口徑數寸周飾以土堊赤白相次狀如射侯伐木見此樹即避之去或夜冥人不

見鳥鳥亦知人不見已也鳴曰咄咄上去明日便宜急上樹去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若使去但言笑而不

已者可止伐也若有穢惡及犯其止者則虎通夕來守人不知者即害人此鳥白日見其形鳥也夜聽其鳴人

也時｜｜｜｜｜｜形長三尺澗中取石蟹就人火間炙之不可犯也越人謂此鳥為越祝之祖**鵲巢**

門戶背太歲張華博物志｜｜｜｜｜｜｜｜得非才智也｜｜｜**終日映水**張華博物志山

雞有美毛自愛其色｜｜｜｜目眩則溺死**善鬬**葛洪西京雜記成帝時交趾越巂獻長鳴雞伺晨雞

即下漏驗之晷刻無差雞長鳴一食頃不絕長距｜｜**青翅黃眸青冥金距**葛洪西京

雜記茂陵少年李亨好馳駿狗逐狡獸或以鷹鷂逐雉兔皆為之佳名狗則有修毫犛睫白望青曹之名鷹則

有｜｜｜｜｜｜｜｜之屬鷂則有從風鷂孤飛鷂**從風鷂孤飛鷂**見上**銜天璽**葛洪

西京雜記元后在家嘗有白鸞｜白石大如指墜后績筐中后取之石自剖為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

之遂復還合乃寶錄焉後為皇后常并置璽笥中謂為｜｜也**張氏傳鉤**干寶搜神記京兆長安有

張氏獨處一室有鳩自外入止於牀張氏祝曰鳩來為我禍也飛上承塵為我福也即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鈎遂寶之自是子孫漸富資財萬倍蜀賈至長安聞之乃厚賂婢婢竊鈎與賈張氏既失鈎漸漸衰耗而蜀賈亦數罹窮厄不為已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力求於是賫鈎以反張氏張氏復昌故關西稱｜｜｜｜云

冠赤幘 干寶搜神記安陽城南有一亭夜不可宿書生明術數乃過宿之夜半後有一人著皂單衣來往戶外呼問亭主亭主應諾見亭中有人耶答曰有一書生在此讀書乃喑嗟而去須臾復有一人｜｜｜者呼亭主問答如前復喑嗟而去既去寂然書生知無來者即起詣向者呼處效呼亭主亭主亦應答如前乃問曰向黑衣來者誰曰北舍母豬也又曰冠赤幘來者誰曰西舍老雄雞父也曰汝復誰耶曰我是老蝎也于是書生天明握劍至昨夜應處果得老蝎大如琵琶西舍得老雄雞父北舍得老母豬凡殺三物亭毒遂靜

青鸞鳴時太平 王嘉拾遺記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鳴之禽人面鳥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青鸞其聲似鐘磬笙竽也世語曰｜｜｜｜｜｜

聲似鐘磬笙竽 見上

重明鳥 王嘉拾遺記堯在位七十年有秖支之國獻｜｜之｜一名雙睛言雙睛在目狀如雞鳴似鳳時解落毛羽肉翮而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災羣惡不能為害

雙睛 見上

飲瓊漿飴雲實 王嘉拾遺記成王即政四年旃塗國獻鳳雛載以瑤華之車飾以五色之玉駕以赤象至於京師育於靈禽之苑｜｜以｜｜｜以｜｜二物皆出上元仙方

銜南海泥巢崑岑木 王嘉拾遺記成王六年燃丘之國獻比翼鳥雌雄各一以玉為樊鳥多力狀如鵲｜｜｜之丹｜｜｜｜之玄｜遇聖則來集以表周公輔聖之祥異也

雙頭雞 王嘉拾遺記太初二年大月氏國貢｜｜｜四足一尾鳴則俱鳴武帝置於甘泉故館

解人語 王嘉拾遺記章帝永寧元年條支國來貢異瑞有鳥名鴘鵲形高七尺時四夷賓服有｜｜｜其國太平則鴘鵲羣翔昔漢武時西域獻馴鵲若有喜樂事則鼓翼翔鳴

常在地中應時而鳴 王嘉拾遺記建安三年胥徒國獻沉明石雞色如丹大如燕｜｜｜｜遠徹其國聞鳴乃殺牲以祀之當鳴處掘地則得此雞若天下太平翔飛頡頏以為嘉瑞亦為寶雞其國無雞犬聽地中候晷刻

嗷金 王嘉拾遺記明帝即位二年昆明國貢｜｜鳥形如雀而色黃常翱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為至祥帝得此鳥畜於靈禽之園飴以真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為器

高翥萬里 王嘉拾遺記蓬萊山南有鳥名鴛鴦形似雁徘徊雲間棲息高岫足不踐地生於石穴中萬歲一交則生雛千歲銜毛學飛以千萬為羣推其毛長者｜｜｜聖君之世來入國郊

藏珠 王嘉拾遺記瀛洲有鳥如鳳身紺翼丹名曰｜｜每鳴翔而吐珠累斛仙人常以其珠飾仙裳蓋輕而耀於日月也

姑獲 宗懷荊楚歲時記正月夜多鬼鳥度家家槌牀打戶捩狗耳滅燈燭以禳之注按雲中記云此鳥名｜｜一名天地女一名隱飛鳥一名夜行遊女好取人女子養之有小兒之家即以血點其衣以為誌故世人名為鬼鳥荊州彌多斯言信矣

銜蘆以防繒繳 崔豹古今注鶴千歲則｜｜｜｜長數寸｜｜｜｜焉

鸞蒼變黑 崔豹古今注鶴千歲｜所謂元鶴也

功曹 崔豹古今注吐綬鳥一名｜｜

向日而飛 崔豹古今注鷓鴣出南方鳴常自呼常｜｜｜｜畏霜露早晚希出有時夜飛夜飛則以樹葉覆其背上

嘉賓 崔豹古今注雀一名｜言常棲集人家如賓

客也**燭夜**崔豹古今注鷄一名｜｜**匹鳥**崔豹古今注鴛鴦水鳥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思而至死故曰｜｜**露華鶩**郭義恭廣志有｜｜｜以秋冬生卵並出蜀**赤神之精鳳凰之佐**顧野王玉符瑞圖鸞鳥者｜｜｜｜｜雞身赤色亦被五彩鳴中五音肅肅雍雍喜則鳴舞**波羅越**釋法顯佛國記｜｜者天竺名鶴也**凌霄之姿**劉義慶世說支公好鶴住郯東岬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鎖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何肯作耳目近玩**見上**賞其神俊**沈約袖中記支遁嘗養一鷹人問之何以答曰｜｜｜｜**太白暉芒雞必夜鳴**劉勰新論｜｜｜｜｜｜｜｜火精光盛焉必晨驚雞為兌禽金為兵精焉者離畜火為武神干戈戰興介馹將動而禽獸應之**千年生髯**任昉述異記燕｜｜｜｜胡｜**桃都鳴日**任昉述異記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鳴**銜珠**任昉述異記唯參養母至孝曾有元鶴為戎人所射窮而歸參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秉燭視鶴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以置參家**報春**任昉述異記顧渚山有｜｜鳥春至則鳴秋分亦鳴似鵲鴉之類也**伺潮**任昉述異記盧陵有｜｜鳥大鳴孫綽望海賦曰石雞清響而應潮是也**木客**任昉述異記如鵲千百為羣不與衆鳥相厠**朱朱**賈思勰齊民要術風俗通云俗說朱氏公化而為雞故呼雞者皆言｜｜**綠眼黃喙**賈思勰齊民要術晉沈充鵝賦序曰于時｜｜｜｜家家有焉**繽采紺發翦若丹砂**酈道元水經注其山出雛鳥形類雅

烏純黑而蚊好音與之同｜｜｜｜｜｜｜性馴良而易附非童幼子捕而執之曰赤翁烏亦曰阿雛烏**歸飛**酈道元水經注時禽異羽翔集間關兼比翼鳥不比不飛鳥名｜｜鳴聲自呼此戀鄉之思孔悲桑梓之敬成俗也豫章命益期性氣剛直不下曲俗容身無所遠適在南與韓康伯書曰惟檳榔樹最南遊之可觀但性不耐寒不得北植不遇長者之目令人深恨嘗對飛鳥戀土增思寄意謂此鳥其背青其腸赤丹心外露鳴情未達終日歸飛飛不十千路由萬里何由歸哉**丹心外露**見上**以家雞鬬之則可擒**酈道元水經注鵠鵲山雞也光色鮮明五色眩耀利距善鬬世｜｜｜｜｜也**霜天月夜無日不鳴**余知古者宮故事湘東王修竹林堂新陽太守鄭袤送雌鶴於堂留其雄者尚在宅｜｜｜｜｜｜｜｜高振江津聞者墮淚時有野鶴飛赴堂中驅之不去即襄之雄也交頸頡頏撫翼聞奏鐘磬翻然共舞蜿轉低昂妙契絃節**將軍**張鷟朝野僉載太宗養一白鶴號曰｜｜取鳥常驅至於殿前然後擊殺故名落雁殿上恒令送書從京至東都與魏王仍取報日往返數迴**一年九雛**吳兢樂府古題古詞烏生八九子端生秦氏桂樹間言烏母生子本在南山巖石間而來為秦氏彈九所殺白鹿在苑中人得以脯黃鵠摩天鯉魚在深囷人可得而烹煮之則壽命各有定分死生何數前後也若梁劉孝威城上烏｜｜生｜｜｜但詠烏而已不言本事**聲千種**韓鄂歲華紀麗烏｜｜｜楊枝一尋**音影相接便有孕**段公路北戶錄孔雀不匹偶｜｜｜｜｜｜｜如白鴿雌雄相視則孕**鉤輈格磔**段公路北戶錄鷓鴣惟本草說鳴云｜｜｜｜**飛捕虎豹**李石續博物志虎鷹能｜｜｜身大如牛翼廣二丈**鳳所止處掘深三尺有圓石如卵**段成式酉陽雜

俎鳳骨黑雄雌夕旦鳴各異黃帝使伶倫制十二篇寫之其雄聲其雌音樂有鳳凰臺此鳳脚下物如白石者

｜有時來儀候其｜｜｜｜｜｜心神

因雷聲而孕 段成式酉陽雜

俎孔雀釋氏書言正白服之安

孔雀｜｜｜｜｜

鸛井 段成式酉陽雜俎鸛江淮謂羣鸛旋飛為｜｜鸛亦好旋飛必有風雨人探巢取鸛子六十里

見鵲上梁必貴 段成式酉陽雜

旱能羣飛薄霄激雨雨為之散

俎鵲巢中必有梁雀圖相公園見二鵲搆巢共銜一木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衆悉不見俗言｜｜｜｜

烏翅重天將雨 段成式酉陽雜俎大理丞鄭復禮言波斯舶上多養｜鴿能飛行數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為平安｜

時 段成式酉陽雜俎玄宗時有五色鸚鵡能言上令左右試羣帝衣鳥輒瞋目叱吒吱府文學能延京

獻鸚鵡篇以贊其事張燕公有表賀稱為｜｜｜

雌鴿可使取火 段成式酉陽雜俎｜舊言｜｜｜｜效人言勝鸚鵡取其目睛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烟霄外物也

元鼎鵝 段成式酉陽雜俎鵝濟南郡張公城西北有鵝浦南燕世有漁人居水側常聽鵝之聲衆中有鈴聲甚清亮候之見一鵝咽頸極長羅得之項上有銅鈴綴以銀鐸隱起元鼎元年字

王母使者 段成式酉陽雜俎｜｜｜｜齊郡函山有鳥足青觜赤黃素翼絳顙名王母使者昔漢武登此山得玉函長五寸帝下山玉函忽化為白鳥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母

金脚 段成式酉陽雜俎齊王高洋天保三年獲白兎鷹一聯不樂函常令鳥守之

知所得之處合身毛羽如雪目色紫爪之本白向末為淺鳥之色蠟脛並黃當時號為｜｜

代都赤 段成式酉陽雜俎紫背黑鬚白睛白毛三斤半已上四斤已下便兎生代川赤巖裏向虛丘中山白

嗣飛

漁陽白 段成式酉陽雜俎｜｜腹背俱白大者五斤便兎生徐無及東西曲一名大曲小曲白葉樹上生向章武合口博海飛

隨駕老鴟 趙璘因話錄德宗初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綠乘驢戴帽至樓下仰視久之俛而東去上立遣宣示京尹令以物色求之尹召萬年捕賊官李鎔使促求訪李尉佇立思之曰必得及出召幹事所由於春明門外數里內應有諸司舊職事伎藝人悉搜羅之而綠衣者果在其中詰之對曰某天寶教坊樂工也上皇時數登此每來鴟必集樓上號｜｜｜｜某自罷居城外更不復見今羣鴟盛集又覺景象宛如昔時心知聖人在上悲喜且欲泣下以此奏聞敕盡收此輩卻係教坊李尉亦為京尹所擢用後至郡守

識字檢書 馮贄雲仙雜記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飲啖之三年｜｜濟川｜｜皆使鶴御取之無差

燕巢白鳳 劉崇遠金華子雜編楊琢嘗話在淄青日見有一百姓家燕巢累年添接僅踰三尺其燕哺雛既飛忽一旦有諸野禽飛入庭除俄而漸聚棟之上棲息無空隙不復畏人廚人饋食於堂手中盤饌皆被衆禽搏撮不可驅逐其家老人罔測災祥顧之甚悶忽以杖擊破｜｜隨手有一｜｜雛長三寸許自巢而墮未及於地即揪然出戶望西南冲天而去諸禽亦應時散逝須臾而盡予往歲宰於晉陵琢時為縣丞云皆目之所覩耳

阿濫堆 尉遲偓中朝故事驪山多飛禽名｜｜｜｜齊蘇鴉杜陽雜編建中二年南方貢｜｜鳥形有類於戴勝而紅觜紺尾尾長於身巧解人語善別人意其音清響聞於庭外數百步宮中多所憐愛常為玉屑和香稻以啗之則其聲益加寥亮

却火 蘇鴉杜陽雜編順宗皇帝即位歲拘彌國貢｜｜雀一雄一雌純黑大小似燕其聲清殆不類尋常禽鳥置於火中火自散去上嘉其異遂盛於水精籠懸於寢殿夜則宮人持蠟炬以燒之終不能損其毛羽

碧繼翁篁棲

叟劉熹樹萱錄剡人賈傳於鏡湖泊舟夜月緩步於清水芳荷中見二叟立語一曰｜｜｜一曰｜｜相對吟詩賈遽揖之化為白鷺飛去

飛奴王仁裕開天遺事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鴿足上依所致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為｜｜

知更雀王仁裕開天遺事裴耀卿勤於王政夜看案牘晝決獄訟常養一雀每夜至初更時有聲至五更則急鳴耀卿呼為｜｜

燕足繫王仁裕開天遺事長安豪民郭行先有女子紹蘭適巨商任宗為賈於湘中數年不歸復音書不達紹蘭目覩堂中有雙燕戲於梁間長吁語燕曰我聞燕子自海東來往復必經由于湘中我壻離家不歸數歲殘有音耗欲憑爾附書投于我壻爾若相允當泊我懷中燕遂飛于膝上蘭吟詩一首云我壻去重湖臨牕泣血書慇懃憑燕翼寄與薄情夫遂小書其字繫于足上燕遂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荆州忽見一燕飛鳴于頭上見有一小封書繫在足上宗解而視之乃妻所寄之詩宗感而泣下燕復飛鳴而去宗次年歸

決雲兒王仁裕開天遺事申王有高麗赤鷹岐王有北山黃鶻上甚愛之每弋獵必置之於駕前帝目之為｜｜

錦地鷗陶穀清異錄閩中造蓋花紋鷗鵠斑點試茶家珍之因展蜀畫鷗鵠於書館江南黃是甫見之曰鷗鵠亦數種此｜｜也

長生網陶穀清異錄鵝之為性聞同類之聲則至熟其性必求鵝之善鳴者誘致則無不獲自號引鵝為｜｜

肉寄生陶穀清異錄章貢小蒙川蘇氏山林多鳩賓客滿坐可悉饌飯一網數十百咄嗟可具故其黨戲之曰此君家｜｜也

婆娑兒陶穀清異錄鄭遨隱居有高士問何以閱日對曰不注目於｜｜即側耳於鼓吹長謂玩鷗而聽蛙也

減脚鷲陶穀清異錄御史符昭遠曰鴨頗類乎鷲但足短耳宜謂之｜｜

半天嬌陶穀清異錄豪少年尚畜鴿號｜｜人以其

蠱惑過於嬌女藍妖呼為插羽佳人

兀地奴陶穀清異錄世呼鷲為｜｜謂其行步盤蹣耳

兀亭仙陶穀清異錄鶴多在殿閣鴉尾及人家屋獸結窠故或有呼｜｜者

朝尾黃休復茅亭客話孔雀每至晴明軒翥其尾自迴顧視之謂之｜｜

桐花鳳宋祁益部方物畧記金花之露俗曰鳳類綠羽纖爪藻背翠尾花落則隱以是見貴右｜｜

護花鳥宋祁益部方物畧記茜首黑裳黃駮其羽厥鳴嚶嚶若禁若護名而不情盜者猶懼右｜｜

能誦隴客詩梵本心經李昌齡樂善錄富商有段姓者養一鸚鵡甚慧｜｜｜｜及｜｜段剪其兩翅閉以雕籠加意豢養熙寧六年段忽繫獄及歸問鸚鵡曰我半年在獄極用怨苦汝在家餓飼以時否鸚鵡曰君半年在獄早已不堪鸚哥幾時籠閉豈亦不生怨恨乎段大感悟即日放之

勑水巫步畫符彭乘墨客揮犀瀛瀛能｜｜故食蛇啄木遇蠹穴水宿而物莫能害鶴能｜｜禁蛇故食蛇啄木遇蠹穴能以觜｜字成｜印蠹蟲自出鵲有隱巢木故鷲鳥莫能見燕銜泥嘗避戊巳日故巢固而不傾鵲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即銜艾置其巢中燕遂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也

巢中養魚而水不涸見上子母鵲彭乘墨客揮犀夔峽間有｜｜｜｜比常鵲差大雌雄未嘗相離虞者必雙得之閉雌於籠中縱雄出食食飽輒歸縱雌亦然若雙縱則徑去不復返矣

骨托彭乘墨客揮犀河州有禽名｜狀類鵰高三尺許常以名自呼能食鐵石郡守每置酒輒出以示坐客或疑鐵石至堅非可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擲其前即啄而吞之良久牽出視石已軟爛如泥矣

霜信沈括夢溪筆談北方有白鷹似鷹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鷹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鷹來即此也

丹鶉沈括夢溪筆談天文家朱

烏乃取象於鶉故南方朱鳥七宿曰鶉首鶉火鶉尾是也鶉有兩種有｜｜有白鶉此丹鶉也色赤黃而又銳上禿下夏出秋藏飛必附草皆火類也或有魚所化者魚鱗蟲龍類火之所自生也天文南方朱鳥七宿有喙有嗉有翼而無尾此其取象於鶉歟

鑽籬菜 蘇軾東坡志林僧謂酒為般若湯謂魚為水梭花雞為｜｜竟無所益但欺而已

扶老 馬縞中華古今注｜禿鶩也如鶴而大大者高八尺善與人鬬好啖蛇

天女 馬縞中華古今注鷲一名神女一名｜｜一名鷲鳥名

貴客來輒先號鳴庭間 鄭景望蒙齋筆談陶淵明所紀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觀即是其處余雖不及至數以問湖湘間人頗能言其勝事云自晉宋來由此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襍禽惟二鳥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鳥新舊更易不可知耆老相傳自晉迄今如此每有｜｜鳥｜｜｜｜｜人率以為占

烏鬬竦尾鶉鬬竦翼 馬永卿嬾真子｜之｜｜其｜｜之｜｜其｜

燕蟄 陳襄文昌雜錄世言燕子至秋社乃去仲春復來昔年因京東開河岸崩見蟄燕無數乃知燕亦蟄爾驚蟄後中氣乃出非渡海也

送客神鴉 范成大吳船錄西王母之女稱云華夫人助禹令鬼神斬石疏波有功見紀今封妙用真人廟額曰凝真觀廟前有馴鴉客舟將來則迓於數里外舟過亦送數里土人謂之神鴉

金吾 姚寬西溪叢語漢百官表中尉秦官武帝太初元年更為執金吾應劭曰吾者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古曰｜｜烏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手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雞寒上距鴨寒下觜 陸游老學庵筆記淮南諺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一媼曰｜｜｜｜｜｜耳上距謂縮一足下觜謂藏其咮於翼間

謝豹 陸游老學庵筆記吳人謂杜宇為｜｜杜宇初啼時漁人得蝦曰謝豹蝦曰謝豹筍唐顧況送張衛尉詩曰綠樹村中謝豹啼若非吳人殆不知謝豹為何物也

銜水添硯 葉廷珪海錄碎事藍田山真悟寺高僧寫涅槃經羣鴿自空中｜｜｜｜

喚起催歸 王楙野客叢書世葉天經謂退之｜｜憲全曙｜｜日未西喚起催歸二鳥名鳥名詩起此

鴨姓奚 王楙野客叢書世為戲語嘲姓奚者以謂｜｜呼奚必來因觀應劭風俗通謂雞本朱氏翁所化故呼朱必來不覺發笑又觀施肩吾詩曰遺郤白雞呼朔朔音祝得非朱與祝聲相近邪此語已見於古今呼犬為盧則戰國策有韓盧齊詩有盧令而盧之聲亦久矣

朔朔 見上

稽山子 張端義貴耳集歐陽詢有為禽獸九錫以雞為｜｜｜｜以驢為盧公者

越王鳥 沈懷遠南越志｜｜｜狀似鳶口勾末可受二升許南人以為酒器珍於文螺不踐地不飲江湖不喙百草不下餌蟲魚唯啖木葉糞似藁陸香南人遇之既以為香又治雜瘡

知風雲 沈懷遠南越志江鷗一名海鷗在漲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頗｜｜｜若羣飛至岸必風漁人及渡海者皆以此為候

松鳧 沈懷遠南越志化蒙縣祠山上有池池中有｜｜如今野鳧栖息松間故俗謂之松鳧

點軍縱鴿 周密齊東野語曲端紀律極嚴魏公嘗案視端軍執槌以軍禮見閻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部於廷間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為愕然既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爍旗幟精明魏公雖贊而心實忌之

羽蔽千人 周密癸辛雜識陳剛中云成吉思皇帝常西征渡流沙萬餘里其地皆荒寂無人之境有大鳥其一｜足以｜｜｜蓋鵬類也

秋循昴畢翁春循房心尾箕 王逵蠡海集飛禽皆屬陽故晝飛鳴而夜棲宿然烏獨夜飛鳴者色黑屬陰從其類也鶴鴇夜飛鳴者水鳥含陰從其性也然鵰之為鳥古稱

為陽實陰烏也釋之曰凡烏方味駢趾皆陰而能夜食鴞鴨鳧鷖盡然但不能遠飛耳而鴈生北方秋自北而南春自南而北蓋歷七政所行以順其情夫｜分已後｜｜｜｜｜之位｜分已後｜｜｜｜｜之位得乎右轉之氣實陰烏而稱陽亦猶十月純陰而稱陽月也

難見為神 張仲才父始真經威鳳以｜｜｜是以聖人以深為根

遇其傳必關 釋永亨搜采異聞錄竹雞之性｜｜｜｜｜取之者掃落葉為城置媒其中而隱身於後操罔焉激媒使之鳴聞者隨聲必至閉目飛入城直前欲關而罔已起無脫者蓋目既閉則不復見人

好潔 釋永亨搜采異聞錄鷓鴣性｜｜獵人於茂林間淨揮掃地稍散穀於上禽往來行遊且步且啄則以糯竿取之

寒號蟲 陶宗儀輟耕錄五臺山有鳥名｜｜｜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即五靈脂當盛暑時文采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比至深冬嚴寒之際毛羽脫落索然如數雛遂自鳴曰得過且過

千里傳書 陶宗儀輟耕錄顏清甫幼子偶彈得一鵝鴿歸以供膳於梢鋼間得書一緘書上題云家書付男郭禹開拆禹乃曲阜縣尹郭仲賢也蓋其父自真定寄至者時仲賢改授遠平縣尹去鴿未及知盤桓尋覓遂遇害清甫見之責其子便取木匣函鴿候病稍愈直抵仲賢官所獻書與鴿且語其故仲賢戚然曰畜此鴿已十七年矣凡有家書雖隔數千里亦能傳致誠異禽也命左右瘞之

白翎 陶宗儀輟耕錄｜雀生於烏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鳴自得其樂世皇因命伶人碩德閭製曲以名之

綠朝雲 採蘭襍志河間王琛有妓曰朝雲善歌又有綠鸚鵡善語朝雲每歌鸚鵡和之聲若出一琛愛之號為｜｜

內史 採蘭襍志鵝鴿一名｜｜一名花花見上

少卿 採蘭襍志鳧一名｜｜

動植部二

獸上

得幽威可載 管子虎豹｜｜而｜｜｜也

墜岸飲 管子｜｜三個人之所大難也而猨猱

嗟嗟 管子猱

乘黃 管子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河出圖雒出書地出｜注乘黃神馬也

應陰陽之變 管子狐白｜｜｜｜六月而壹見

虎疑 管子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駿馬而涉桓迎日而馳乎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駿象也駿食虎豹故｜｜馬

行野 管子馬者所乘以｜｜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情也

虎室 晏子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之｜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林樾弗除 子華子山有猛虎｜｜｜｜

色物毛澤 子華子猶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而為儀則廐無走馬矣

歸窟首丘 文子飛鳥反鄉兎走｜｜狐死｜｜

善噬 尹文子康衢長者宇僮曰善搏字犬曰｜｜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

鼠未腊者為璞 尹文子鄭人謂

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太行之獲**尸子中黃伯曰我左執｜｜｜｜右執雕虎唯象之吾或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與象自謂天下之義人也惡乎試之曰夫貧窮太行之獲也跡賤者義之雕虎也吾日試之矣**雕虎**見上**騏驎**尸子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曜而堯白屋檄衣九種而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鶉居糲飯菜粥｜｜｜｜而堯素車元駒**元駒**見上**松栢之鼠不知美樅**尸子｜｜｜｜堂密之有｜｜**一日千里**商子騏驎騄駬每｜｜走｜｜有必走之勢也**自孕而生**列子亶爰之歌｜｜曰類**蘄騮綠耳赤驥白濃渠黃踰輪盜驪山子**列子命駕八駿之乘右｜｜而左｜｜右驂｜｜而左｜主車則造父為御商爲為右次車之乘右服｜｜而左

｜｜左驂｜｜而右｜｜柏夭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梁鴦養虎**列子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不順使喜**見上**狙公養狙**列子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

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注好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也**黑牛生白犢**列子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有｜｜｜｜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飲河**莊子偃鼠｜不過滿腹**捕鼠不如狸狌**莊子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言殊技也**跳梁**莊子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不能執鼠**莊子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麋鹿食薦**莊子民食芻豢｜｜｜｜蝍且甘帶鴟鴞耆鼠四者孰知正味**決驟**莊子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蚊虻僕緣**莊子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適有｜｜｜｜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主而愛有所亡可不慎耶注僕僕然羣著馬**穴神丘下**莊子鼷鼠深｜乎｜｜之｜以避薰鑿之患**來田來藉**莊子虎豹之文｜｜猨狙之便執槁之狗｜｜**齕草飲水翹足而陸**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連以羈馽編以皁棧**見上**前有橛飾後有鞭筴**見上**交頸分背**莊子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相靡怒則｜｜相蹄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圈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介倪**

閨扼鷙曼詭銜竊轡見上虎狼仁莊子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皮為之災莊子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也胥疏江湖之上見上王長其間莊子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猨狙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函車莊子｜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介而離山見上白顙莊子解之以牛之｜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注巫祝解除棄此三者亢鼻見上逃深蓁莊子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於｜｜有一狙焉委蛇攫搏擿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見巧見上衣以文繡食以芻穀莊子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元枵之獸鶡冠子騏麟者｜｜陰之精也似鹿韓非子夫馬｜｜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虎目韓非子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觀之盼然環其眼王曰可惡哉｜也盼然環其眼見上五枝而窮荀子梧鼠｜｜｜｜乳彘乳狗荀子｜｜觸虎｜｜不遠遊不忘其親也剸車荀子六畜禽獸一切而｜｜祭魚呂氏春秋孟春之月｜田鼠化為鴽呂氏春秋仲春之月｜｜｜｜注田鼠鼠也鴽鵪青州謂之鶉鷃幽州謂之鶉也不可

譙詬呂氏春秋草木雞狗牛馬｜｜｜｜｜遇之譙詬遇之則亦譙詬報人用齒角爪牙必託於卑微隱蔽呂氏春秋諸搏攫抵噬之獸其｜｜｜｜｜｜｜｜也此所以成勝常祥不庭呂氏春秋地大則有｜｜｜｜｜岐母羣抵天翟不周注皆獸名岐母羣抵見上天翟不周見上鼠前兔後趨跲走顛呂氏春秋北方有獸名曰蹶｜｜而｜｜則｜｜則｜常為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之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取甘草與之負而走見上飛兔要褭呂氏春秋｜古之駿馬也｜｜為城尾為旌呂氏春秋鮭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能以｜｜舉其｜能以｜｜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強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茹黃呂氏春秋荆文王得｜｜之狗宛路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時顧呂氏春秋使獐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也狸處堂而衆鼠散呂氏春秋窺赤肉而烏鵲聚｜｜｜｜｜｜｜背日西走呂氏春秋騏驥綠耳夕則日在其前矣蹠實淮南子獸走｜｜而｜｜而文章成獸淮南子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為虎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是故｜｜｜｜爪牙移易志與心變神與形化牛哀化見上無角無前有角無後淮南子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者膏而｜｜｜｜｜者飛黃淮南子青龍進腦而｜｜伏皁駕｜｜居牙淮南子鳳凰不下句爪｜｜戴角出距之獸於是鷙矣獗獭鑿齒淮南子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

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修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

得木而捷 淮南子猨｜｜｜｜魚得水而驚

知水高下 淮南子獺穴｜｜之｜注水之所及則獺避而為穴

雞斯之乘 淮南子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元玉百工大貝百朋元豹黃羆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

猩猩知往 淮南子｜｜｜｜而不知來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

逮日歸風 淮南子以兎之走使犬如馬則｜｜｜及其為馬則又不能走矣

卑體彌耳 淮南子狐之捕雉也必先｜｜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覩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

聾蟲 淮南子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號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齕咋足以噬肌碎骨蹶蹄足以破盧陷匈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衝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塹弗敢辭故其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

草駒 見上

睎驥 揚子｜｜之馬亦驥之乘也

李父 揚子虎陳魏宋楚之間或謂之｜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或謂之於菟自關東西或謂之伯都

李耳 見上

伯都 見上

風生獸 抱朴子｜｜｜似豹青色大如狸生於南海大林中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灰中不燃其毛不燋斫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鏈鍛其數千下乃死死而張其口以向風須臾便活而起走以石上菖蒲塞鼻即死取其腦以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五百歲也

騰黃之馬吉光之獸 抱朴子｜｜｜｜｜｜皆壽三千歲

仲能 抱朴子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下名曰｜｜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

麟不吠守 抱朴子夫｜｜｜鳳不司晨

蘭筋 抱朴子騁｜｜以陟六方者不爭途乎

麑麋 國語獸長｜｜注鹿子曰麋子曰麋

狐埋狐搰 國語夫諺曰｜｜之而｜｜之是以無成功

胡貉代馬 戰國策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

戾蟲 戰國策虎者｜

韓盧 戰國策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而逐擊駑兎也

駑兎 見上

錯木據水 戰國策猿猴｜｜｜｜則不若魚鼈注錯舍置也

投骨相牙 戰國策臣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鬬者｜之一｜輕起｜｜者何則有爭意也

韓子盧東郭逡 戰國策｜｜｜者天下之疾犬也｜｜｜者海內之狡兎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兎俱罷各死其處

環山三騰山五 見上

三窟 戰國策馮煖曰狡兎有｜｜僅得免其死耳

有執 戰國策人有以其狗為｜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注執言善守

溺井 見上

跸車依輪 戰國策楚王遊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注跸趨行也

還走冒人 戰國策山澤之獸無無於麋麋知獵者不知其詐偽至數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因｜而｜網而進之麋因得矣

睨賁仰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 戰國策汗明曰君亦聞騏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漬漉汗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還延負辕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騏於是｜而｜｜而｜｜｜｜｜｜｜｜｜｜｜｜｜｜｜聲者

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服鹽車**見上**虎即禽**戰國策｜將｜｜禽不知虎之即己也而相鬬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己決不相鬬矣**不可叱**戰國策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呼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太一貢**史記樂書嘘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為太一之歌歌曲曰｜｜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按漢書禮樂志作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志傲儻精祓奇籍浮雲脽上馳體容與迭萬里今安匹龍為友**天馬**見上**赤汗**見上**龍友**見上**蒲梢**史記樂書伐大宛得千里馬名｜｜**合血戴角**史記律書｜｜之獸見犯則校**若麟**史記封禪書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注徐廣曰武帝立已十九年**蒼兕**史記齊太公世家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茅以誓曰｜｜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注王充云蒼兕水獸九頭**不見人犬之憂**史記李斯傳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纖離**史記李斯傳｜｜乘｜｜之馬**駿良駃騠**史記李斯傳｜｜｜不實外廐**柔和**史記張釋之傳馬賴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寶馬**史記匈奴傳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赤猿**史記司馬相如傳其上則有｜｜蠷蜍注正義曰蠷蠷劬蜍柔皆猿猴類**射干**史記司馬相如傳騰遠｜注漢書音義曰射干似狐能緣木**蟃蜒**史記司馬相如傳其下則有白虎元豹｜｜貙豻注郭璞曰蟃蜒大獸長百尋**駟駮之駟**史記司馬相如傳楚王乃駕｜｜｜注漢書音義曰史記司馬相如傳軼｜｜而輶如馬而小**遺風**史記司馬相如傳獸則傳乘｜｜而射游騏注漢書音義曰遺風千里馬**角觭**史記司馬相如傳麒麟｜｜注角觭音端似豬角在鼻上堪作弓李陵書曰此弓十張遺蘇武也**沈牛**史記司馬相如傳｜麈麋注漢書音義曰沈牛水牛也**蟹胡**史記司馬相如傳格｜｜｜觳蛫注索隱曰張揖云蟹胡似獼猴頭上有髮腰以後黑**瑕蛤猛氏**史記司馬相如傳｜｜鰒｜注漢書音義曰瑕蛤猛氏皆獸名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游枭蜚虞**史記司馬相如傳射｜｜｜注郭璞曰枭枭羊｜也似人長脣反踵被髮食人蜚虞鹿頭龍身神獸**雙觡共抵**史記司馬相如傳｜｜｜｜之獸注漢書音義曰獬牲也觡角也底本也武帝獲白麟兩角共一本因以為牲也**汗血**史記大宛傳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其先天馬子也**天馬子**見上**遠方歸義騶牙先見**史記滑稽傳建章宮後閣重櫨中有物出馬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飧臣臣乃言詔曰可已飧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當來｜｜而｜｜｜｜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生余吾水中**漢書武帝紀元狩二年夏馬｜｜｜｜注應劭曰在朔方北也**馴象**漢書武帝紀南越獻｜｜注應劭曰馴者教能拜起周章從人意也**奇獸**漢書宣帝紀九真獻｜｜注蘇林曰

白象也晉灼曰漢注駒形鱗色牛角仁而愛人

名獸 漢書哀帝紀禁郡國無得獻｜｜

虎脊兩化若鬼 漢書禮樂志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天馬徠龍之媒游閶闔觀玉臺注應劭曰馬毛色如虎脊者有兩也師古曰言其變化若鬼神

守禦類 漢書天文志狗｜｜也天狗所降以戒守禦

祭天尊物 漢書五行志牛大畜｜｜｜｜也

麋之言迷 漢書五行志牛大｜｜為｜｜也蓋牝獸之淫者也

犬以吠守而不可信 漢書五行志於易兌為口｜｜｜｜言氣毀故有犬既

剛而包柔 漢書五行志羊上角下蹠｜｜｜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既

國之武用 漢書五行志馬｜｜｜｜

搖尾而求食 漢書司馬遷傳猛虎

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積威約之漸也

一角五蹄 漢書終軍傳軍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而｜｜

嘯而冽風 漢書王褒傳故虎龍興而致雲

鼫鼠 漢書東方朔傳譬猶｜｜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

重馬 漢書劉屈氂傳為太子作木車馬偶人車馬重數千乘

黠馬 漢書張敞傳馭｜者利其衝策

象龍 漢書馮奉世傳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而還

小步馬 漢書西域傳烏孫國出｜｜水牛象

封牛大狗 漢書西域傳罽賓國出｜｜沐猴孔爵注師古曰封牛項上隆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罽賓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鞉呂呼之沐猴即彌猴也

桃拔 漢書西域傳烏弋地著熱莽平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師子犀牛

一封橐駝 漢書西域傳大月氏出｜｜｜｜注師古曰脊上有一封也

魚目 漢書西域傳贊蒲梢龍文｜｜汗血之馬充於黃門

於檡 漢書敘傳楚人謂乳穀謂虎｜｜

鼻角 後漢書章帝紀注劉欣明交州記曰犀其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有三角｜上｜短額上頭上角長

通天犀 後漢書章帝紀注異物志曰角中特有光耀白理如線自本達末則為｜｜

似虎正黃有顏形 後漢書順帝紀疏勒國獻師子封牛注東觀記曰疏勒王盤遣使文時詣闕師子｜｜｜｜｜尾端茸毛大如斗封牛其領上肉隆起若封然因呂名之即今之峯牛

峯牛 見上

一匹至二百萬 後漢書靈帝紀初置騄驥廐承領受郡國調馬豪右辜推馬｜｜｜｜｜注辜障也推專也謂障餘人賣買而自取其利

野人所用 後漢書五行志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呂為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軿呂為騎從互相侵奪賈與馬齊案易曰時乘六龍呂御天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如馬詩云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檀車煌煌四牡彭彭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之｜｜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遲鈍之畜而今貴之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

遲鈍之畜 見上

潛水牛 後漢書郡國志注交州記曰有｜｜｜｜上岸共鬬角軟還復出

神羊 後漢書輿服志獬豸｜｜能別曲直楚王常獲之

款段馬 後漢書馮援傳乘下澤車御｜｜

刻毛為識 後漢書梁冀傳又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迺成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其｜呂｜｜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

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 後漢書法雄傳遷南郡太守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

濱帶江沔又有雲夢藪澤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為所害者甚衆雄迺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是後虎害消息人日獲安

緇文皓質 後漢書班固傳擾｜｜｜｜於郊注緇文皓質謂騶虞也

東遊度江 後漢書宋均傳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宛馬一匹｜｜｜｜｜｜｜｜武賓歌天馬霑赤汗今親見其然也

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 後漢書東平憲王傳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常聞

赤菟 後漢書呂布傳布嘗

御良馬號曰｜能馳城飛壍

呪虎 後漢書童恢傳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四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寃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

果下馬 後漢書東夷傳濊多文豹有｜｜注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

神鹿兩頭 後漢書西南夷傳又有｜傳雲南縣有｜｜能食毒草

食藥鹿 後漢書西南夷傳冉駹夷有｜｜可療毒注｜鹿麑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

靈羊 後漢書西南夷傳注本草經曰靈羊角味鹹無毒主療青盲蠱毒去惡鬼安心氣強筋骨也

童牛 後漢書西南夷傳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肉重千斤毛可為氈

麋羊 後漢書西南夷傳地有鹹土煮呂為鹽｜｜牛馬食之皆肥注麋即麋狼也異物志狀似鹿而角觸前向入林樹挂角故恒在平淺草中肉肥脆香美逐入林則搏之皮可作履鞾角正四據南人因呂為牀

符拔 後漢書西域傳安息國居和櫝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居接南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為殷盛其東界木鹿城號為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獅子｜｜符拔形似麟而無角

絕影 魏志武帝紀注魏書曰曹公所乘馬名｜｜

迹大如斛 魏志王凌傳注魏畧曰初東郡有譌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行數里還入河中

端牛 魏志鮮卑傳其獸異於中國者野馬獐羊｜｜端牛角為弓世謂之角端者也

辟毒鼠 魏志東夷傳注魏畧曰大秦多金銀銅鐵鉛錫神龜白馬朱髦駿雞犀瑇瑁元熊赤螭｜｜

一踊三丈 蜀志先主傳注世語曰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為人不甚信用曾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入廁潛遁出所乘馬名的盧走渡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危矣可努力的盧乃｜｜｜｜遂得過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曰何去之速乎

的盧 見上

卷葉塞創 蜀志鄧芝傳注華陽國志曰芝征涪陵見元猿緣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拔其箭｜木｜｜其｜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一日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為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踣地呼鳴 吳志孫堅傳注吳書曰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被創墮馬臥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乘馬馳還營｜｜｜｜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

直錢一萬 吳志三嗣主傳注江表傳曰何定佞邪僭媚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遠來一犬至直數千匹御犬率具纓｜｜｜｜一犬一兵養以捕兔供廚所獲無幾吳人皆歸罪於定而皓以為忠勤賜爵列侯

巴滇駿馬 晉書明帝

紀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迅若飛禽微行至於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按敦王敦

晉書石崇傳嘗與愷出游爭入洛城崇牛｜｜｜｜愷絕不能及

八百里駁晉書王濟傳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

惜郭泥晉書王濟傳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郭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

巨象逸駿晉書陸機傳初機有駿犬名曰｜｜｜獲於外閑

黃耳晉書陸機傳初機有駿犬名曰｜｜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為書以竹筩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為常

葱犗晉書潘岳傳｜｜服於縹軛兮紺轅綴於黛耜

白額駒晉書涼武昭王傳常與呂光太史令郭磨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磨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士之分家有騧草馬生｜｜｜此其時也

陰精晉書石勒載記兔｜｜之獸

朱龍晉書冉閔載記閔所乘赤馬名曰｜｜日行千里

赭白晉書慕容儁載記初廆有駿馬曰｜｜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皝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踶齧人莫能近皝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季龍尋退皝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儁比之於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為銘贊儁勒其傍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

奇相逸力見上比鮑氏驄見上鑄銅圖象見上鳳膺麟身晉書苻堅載記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及諸珍異五百餘種

純靈之獸宋書符瑞志天鹿者｜｜｜｜也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備則至

周印宋書符瑞志｜｜者神獸之名也星宿之變化王者德盛則至

七百里馬宋書江夏王義恭傳孝建元年南郡王義宣臧質反加黃鉞白直百人入六門事平以臧質｜｜｜｜賜義恭

威服百獸宋書宗慤傳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慤曰吾聞師子｜｜｜｜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

雙璧應範三封中圖宋書謝莊傳舞馬賦曰覩其｜｜｜｜元骨滿燕室虛陽理竟潛策紆汗飛赭沫流朱至於肆夏已升采齊既薦始徘徊而龍俛終沃若而鸞盼迎調露於飛鍾赴承雲於驚箭寫秦坰之彌塵狀吳門之曳練窮虞庭之蹈蹀究遺野之環袪

秦坰彌塵吳門曳練見上

龍驤赤齊書高帝紀太祖夜從承明門乘常所騎赤馬入殿內驚怖既知蒼梧王死咸稱萬歲及太祖踐阼號此馬為龍驤將軍世謂為｜｜

麟首鹿形龍鸞共色齊書祥瑞志永明十年鄱陽郡獻一角獸｜｜｜｜瑞應圖云天子萬福允集則一角獸至

白虎仁齊書祥瑞志瑞應圖云王者不暴｜｜

虎身龍脚齊書祥瑞志昇明二年騶虞見安東縣五界山獅子頭｜｜｜｜詩傳云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至德則出

陳世子青王三郎烏齊書陳顯達傳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見上

白犢牛齊書蕭穎胄傳賜穎胄以常所乘｜｜齊書王融傳上以塞獻馬不稱使融問曰｜｜｜｜｜｜而魏主所獻良馬乃駑駘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為未孚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駒駒之牧不能復嗣宋弁曰不容虛偽之名當是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跡徧

秦西冀北實多駿驥

於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為懃懃於千里融曰卿國既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日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郭隗之故弁不能答

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 齊書卞彬傳彬目禽獸云｜｜｜｜｜｜｜｜

鷲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 梁書武帝紀仁風既被｜｜自擾

素文逐日追風 梁書元帝紀騎

則｜｜｜｜弓則吟猿落雁 梁書張率傳擢龍首回鹿軀睨兩鏡

就場雅拜赴曲徐趨 梁書張率傳擢龍首回鹿軀睨兩鏡

敏躁中於促節 敏躁中於促節而｜｜時｜｜而｜｜

捷繁外於驚浮騏行驥動虎發龍驤雀躍鷺集鵠引鳧翔妍七盤之綽約陵九劍之抑揚豈借儀於褕袂寧假器於髦皇婉脊投頌俛膺合雅露沫歛紅沾汗流赭乃却走於集靈馴惠養於豐夏鬱風雷之壯心思展足於南野按此舞馬賦語

龍首鹿軀兩鏡雙鳧 見上

鬱風雷之壯心 見上

掘尾狗子山家小兒 梁書侯景傳天監中有釋寶誌曰｜｜｜｜自發狂當死未死齒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際死三湘又曰｜｜｜｜果

猱臂太極殿前作獸視掘尾狗子山家小兒皆猴狀 黃蒼 南史張彪傳王僧辯遇之甚厚引為爪牙與杜龕相似世謂之張杜貞陽侯踐位為東揚州刺史并給鼓吹室富於財晝夜樂聲不息剡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留長史謝岐居守會僧辯見害彪不自展拔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乃遣沈泰吳寶真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反與岐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出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嚴寺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叛彪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暗得與弟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惟常所養一犬名｜｜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耶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噬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蒨劫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為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憚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處謂劫曰卿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為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劫不能生得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蒼號叫彪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文帝教迎為家主楊便改啼為笑欣然意悅請昭達殯彪喪墳冢既畢黃蒼又俯伏冢間號叫不肯離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暫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楊入屋便以刀割髮毀面哀哭慟絕誓不更行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為尼後陳武帝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比出之垂死積火溫燎乃甦復起投於火彪始起於若耶興於若耶終於若耶及妻犬皆為時所重異

其形似馬其聲類牛 魏書聖武帝紀聖武皇帝諱詰汾獻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先行導引歷年乃出

角容一石 魏書桓帝紀帝英傑魁岸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牛角容一石

一角如麟 魏書文成帝紀庫莫奚國獻名馬有｜｜狀｜｜

名駞 魏書孝文帝紀太和二年秋七月戊辰龜茲國遣使獻｜｜七十頭

請付太僕以充國閑 魏書任城王澄傳西域嚫噠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遣澄駿馬一匹澄｜｜｜｜｜｜｜｜詔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敕付廐以成君子大哉之美

騧騮 魏書奚斤傳父簞有寵於昭成皇帝時國有良馬曰｜｜一夜忽失求之不得後知南部大人劉庫仁所盜養於窟室簞聞而馳往取馬庫仁以國

惕恃寵慙而進擊箠箠捽其髮落傷其一乳及苻堅使庫仁與衛辰分領國部箠懼將家竄於民間庫仁求之急箠遂西奔衛辰及太祖滅衛辰箠晚乃得歸

獲羣戀駒 魏書崔浩傳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攻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星分望塵奔走牡馬｜｜牝馬｜｜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敝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長久之利時不可失也

鯪鯉獸 魏書高祐傳高宗末兖州東郡吏獲一異獸獻之京師時人咸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者乎

三尺馬 魏書高句麗傳出｜｜｜云本朱蒙所乘馬種即果下馬也

四角羊 魏書吐谷渾傳拾寅奉修貢職受朝廷正朔又受劉義隆封爵號河南王世祖遣使拜為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後拾寅自恃險遠頗不恭命通使於劉或獻善馬｜｜或加之官號

龍種 魏書吐谷渾傳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收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為｜｜必多駿異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驄者是也

青海驄 見上

老駝豫知熱風 魏書且末傳且末西北方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所至惟老駝豫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亦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

赤彪儀同逍遙郡君 北齊書幼主紀御馬則籍以氈罽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餼而親觀之狗則飼以粱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凌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駿龍逍遙者也犬與馬上設褥以抱之鬬雞亦號開府犬馬雞鷹多食縣邑鷹之人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數日乃死

色類既殊或多駿逸 周書齊王憲傳太祖嘗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駿馬太祖問之對曰此馬｜｜｜｜｜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太祖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獵隴上經官馬牧太祖每見駿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命左右取以賜之

揜于 周書楊忠傳嘗從太祖狩於龍門忠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臺謂猛獸曰｜｜因以字之

一角同蹄 隋書高祖紀開皇四年春正月辛卯渝州獲獸似麋｜｜｜｜

師子駄 隋書李景傳帝令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

脊有肉鞍 隋書王劭傳千里馬者蓋至尊舊所乘騮騧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於馬作足坎於馬為美脊是故騮騧馬｜｜｜行則先作弄四足也

大驢 舊唐書高宗紀辛未吐蕃使人獻馬百匹及｜｜可高五丈廣袤各二十七步

赤兎 舊唐書代宗紀十一月甲寅乾陵令於陵署得｜｜以獻

舞象 舊唐書德宗紀丁亥詔文單國所獻｜｜三十二令放荆山之陽五坊鷹犬皆放之出宮女百餘人

嘉禾麟食 舊唐書憲宗紀東川觀察使潘孟陽奏龍州武安縣｜｜生有｜｜之麟之來羣鹿環之光彩不可正視使畫工圖之以獻

神牛 舊唐書地理志日南漢屬風地縣界有屬風山上有風門嘗令民至山事金牛往往夜見照耀十里時鬬則海水沸溢有霹靂人家牛病則書曰｜｜書職官志凡外牧進良馬印以｜｜｜｜之字而為志以別其麄良以數紀名著之簿籍細馬｜｜麄馬｜｜

三花飛鳳 舊唐書張說傳說初為相時明皇意欲討吐蕃說密奏許其通和以息邊境明皇不從及瓜州失守王君㚟死說因獲｜｜｜｜上表獻之以申諷諭其表臣聞勇士冠雞武夫戴鶡推情舉類獲此鬬羊遠生越嶲蓄性剛決敵不避強戰不顧死雖為微

物志不可拄伏惟陛下選良家於六郡求猛士於四方
烏不遁才獸不藏伎如蒙効奇靈圖角力天場却鼓怒
以作氣前躑躅以奮擊跣若奔雲之交觸碎如轉石之
相叩裂骨睹勝濺血爭雄敢毅見而衝冠鷙狠聞而擊
節冀將少助明主市駿骨揖怒蛙之意也若使羊能言
必將曰若鬬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勸

拂菻狗 舊唐書高昌傳武德七年文泰獻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長尺餘性甚慧能曳馬銜燭云本出拂菻國中國有｜｜｜自此始也

波斯犬 舊唐書波斯傳又多白馬駿犬或赤日行七百里者駿犬金所謂｜｜也

活褥 舊唐書波斯傳伊嗣侯遣使獻一獸名｜｜蛇形類鼠而色青身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

十驥 舊唐書鐵勒傳獻良馬十匹太宗奇其駿異為之制名號為｜｜一曰騰霜白二曰皎雪驄三曰凝露驄四曰懸光驄五曰決波驄六曰飛霞驃七曰發電赤八曰流金駓九曰翻麟紫十曰奔虹赤又

為文以叙其事

小馬庫牛 唐書高祖紀戊申禁獻侏儒短節｜｜異獸奇禽者

鬬象 唐書中宗紀丁丑幸洛城南門觀｜｜

黃驄驃 唐書禮樂志帝之破竇建德也乘馬名｜｜及征高麗死於道頗哀惜之命樂工製黃驄疊曲

兩首犬 唐書五行志神功元年安國獻｜｜

肘膝有鼠 唐書五行志文德元年李克用獻馬二｜｜皆｜｜長五寸許蹄大如七寸甌

鱗臆 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九年滑州刺史李邕獻馬肉鬣｜｜斷不類馬日行三百里

龍媒 唐書百官志尚乘局左右六閑三｜｜

龍骼鳳臆蛇頸貉膝 唐書王績傳績以醉失職託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見機士機士曰子賢者而以罪廢邪曰子聞蜚廉氏馬乎一者｜｜｜｜驟馳如舞不釋轡而死一者｜｜｜｜踶齧善蹶棄諸野而肥

翔麟 唐書李適傳凡天子饗會游豫惟宰相及學士得從給｜｜馬

豹文而形小 唐書盧藏用傳弟若虛多才博物隴西辛怡諫謂之鼷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鼷鼠｜｜｜｜一坐驚服

津梁種 唐書劉從諫傳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馬如鳴而健世所謂｜｜者歲入馬價數百萬

稍割牛 唐書天竺傳其畜有｜｜｜黑色角細長四尺許十日一割不然困且死

越賒駿 唐書南詔傳越賒之西產善馬世稱｜｜｜始生若羔歲中紐莎縻之飲以米瀋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

一丈烏 五代史梁臣傳寇彥卿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愛之賜以所乘愛馬｜｜

黃龍九驄 五代史東漢世家瓦欲聞旻自立頗幸中國多故乃遣其貴臣述軋高勳以自愛｜｜｜十二稻玉帶報聘按瓦欲契丹永康王名旻東漢主劉旻

自在將軍 五代史東漢世家旻攻潞州世宗親征戰於高平旻大敗輜重器甲乘輿服御物皆為周師所獲旻獨乘契丹黃驄自鵬窠嶺間道馳去悞趨平陽得佗道以歸歸為黃驄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

南州毓質中區效祥 宋史樂志嘉彼馴象來歸帝鄉｜｜｜｜

大烏小烏 宋史薛懷讓傳懷讓好畜馬駝馬有｜｜｜｜者尤奇駿

異獸如馬 宋史劉敞傳順州山中有｜｜｜｜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駮也為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

鐵象 宋史曲端傳端有馬名｜｜日馳四百里

兩齒馬 宋史張戚傳金人之來也擇｜｜｜及精兵凡三千人至是殲焉

虎脊龍媒 宋史路振傳房駟之精降為驪駿飲泉呀風流沙激霆｜｜孤聳｜｜鷙獰丹髦曉霞的顙秋星茀方著榦宜乘旋膺巉臚角起方背珠明

丹髦曉霞的顙秋星 見上

戰象 宋史真臘傳其國有｜｜幾二十萬馬多而小

霄

霄 宋史閻婆傳本國山多猴不畏人呼以｜｜之聲即出

三羊角 金史熙宗紀七年十一月乙亥兵部尚書秉德進｜｜｜

禿耳 金史石顯等贊景祖有黄馬服乘如意景祖没遼貴人爭欲得之世祖弗與曰難未息也馬不可以與人遂割其兩耳謂之｜｜馬遼貴人乃弗取

能言四方語 元史耶律楚材傳甲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緑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角端｜｜｜｜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

軀體大步行遲 元史安南傳忽籠海牙謂陛下須索巨象數頭此獸｜｜甚｜不如上國之馬伏候敕旨於後貢之年當進獻也

乾隆御覽之寶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李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七 八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七

動植部三

獸下

山海經杜陽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謠其名曰丨丨佩之宜子孫

猾褢音如斲木山海經堯光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金有獸焉其狀如人而彘鬣穴居而冬蟄其名曰丨丨其丨丨丨見則縣有大縣

如羊而無口山海經洵山其陽多金其陰多玉有獸焉其狀丨丨丨丨丨不可殺也其名曰𤞷

蠱雕山海經鹿吳之山上無草木多金石澤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滂水水有獸焉名曰丨丨其狀如雕而有角其音如嬰兒之音是食人

葱聾山海經符禺之山其獸多丨丨其狀如羊而赤鬣

朱厭山海經小次之山其上多白玉其下多赤銅有獸焉其狀如猿而白首赤足名曰丨丨見則大兵

舉父山海經崇吾之山東望螞淵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丨丨

孰湖山海經崦嵫之山有獸焉其狀馬身而鳥翼人面蛇尾是好舉人名曰丨丨

雕疏山海經帶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碧有獸焉其狀如馬一角有錯其名曰丨丨可以辟火

耳鼠山海經丹熏之山其上多樗柏其草多韭薤多丹雘熏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棠水有獸焉其狀如鼠而菟首麋身其音如犭犬以其尾飛名曰丨丨食之不眯又可以禦百毒

孟極山海經石者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題白身名曰丨丨是善伏其鳴自呼

幽鵠山海經邊春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身善笑見人則卧名曰丨

丨其鳴自呼

諸犍 山海經單張之山其上無草木有獸焉其狀如豹而長尾人首而牛耳一目名曰丨丨善叱行則銜其尾居則蟠其尾

那父 山海經灌題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尾其音如訓名曰丨丨

窫窳 山海經少咸之山無草木多青碧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丨丨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山輝 山海經獄法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犬而人面善投人則笑其名丨丨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

諸懷 山海經北嶽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角人目彘耳其名曰丨丨其音如鳴鴈是食人

狍鴞 山海經鈎吾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有獸焉其狀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丨丨是食人注為物貪惏食人未盡還害其身像在夏鼎

閼麋 山海經縣雍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其獸多丨丨

居暨 山海經梁渠之山其獸多丨丨其狀如彙而赤毛其音如豚

獨狢 山海經鈎吾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牙其名曰丨丨其鳴自呼見則天下大穰

合窳 山海經剡山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彘而人面黃身而赤尾其名曰丨丨其音如嬰兒是獸也食人亦食蟲蛇見則天下大水

朏朏 山海經霍山其水多穀有獸焉其狀如狸而白尾有鬣名曰丨丨養之可以已憂

馬腹 山海經北號之山臨於北海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羊目四角牛尾其音如猿狗其名曰丨丨見則其國多狡客

蠪蛰 山海經鳧麗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箴石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九首虎爪名曰丨丨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精精 山海經踇隅之山其上多草木多金玉多赭而馬尾名曰丨丨其鳴自有獸焉其狀如牛

猲狙 山海經北號之山臨於北海有獸焉其狀如狼赤首鼠目其音如豚名曰丨丨是食人

當咡 山海經鈎山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牙其名曰丨丨其鳴自咡見則天下大穰

合窳 山海經剡山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彘而人面黃身而赤尾其名曰丨丨其音如嬰兒是獸也食人亦食蟲蛇見則天下大水

朏朏 山海經霍山其水多穀有獸焉其狀如狸而白尾有鬣名曰丨丨養之可以已憂

馬腹 山海經經蔓渠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箭伊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洛有獸焉其名曰丨丨其狀如人面虎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夫諸 山海經敖岸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白鹿而四角名曰丨丨見則其邑大水

文文 山海經放皋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蜂枝尾而反舌善呼其名曰丨丨

山膏 山海經苦山有獸焉名曰丨丨其狀如狐而赤目白尾見則其邑有火名曰丨丨

聞獌 山海經北海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珠名曰丨丨其鳴自訓見則天下大水

從從 山海經枸狀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犬而六足其名曰丨丨其鳴自訓見則其邑大旱

狪狪 山海經泰山其獸焉其狀如鼠毛其名曰蛮鼠見則其邑大旱

領胡 山海經陽山有獸焉其狀如牛上多玉其名曰丨丨

狂辣辣 山海經泰戲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白身犬首馬尾彘鬣名曰丨丨其鳴自詨食之已狂

獨狢 山海經鈎吾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有獸焉其狀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後其名曰丨丨其鳴自訓見則天下大水

朱獳 山海經耿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虎文其音如欽其名曰丨丨其鳴自叫見則天下大水

犰狳 山海經餘峩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魚翼其名曰丨丨其鳴自吽見則其國有恐

獙獙 山海經姑逢之山其上無草木有獸焉其狀如狐而有翼其音如鴻鴈其名曰丨丨見則天下大旱

蚩尤 山海經蚩尤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蛇尾見人則眠名曰丨丨其鳴自訓見則天下大水

獓獓 山海經姑逢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狐而有翼其音如鴻鴈其名曰丨丨見則天下大旱

蛟 山海經單張之山其上無草木有獸焉其狀如豹而長尾人首而牛耳一目名曰丨丨善叱行則銜其尾居則蟠其尾

那父 山海經灌題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尾其音如訓名曰丨丨

窫窳 山海經少咸之山無草木多青碧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丨丨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山輝 山海經獄法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犬而人面善投人則笑其名丨丨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

諸懷 山海經北嶽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角人目彘耳其名曰丨丨其音如鳴鴈是食人

狍鴞 山海經鈎吾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有獸焉其狀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丨丨是食人注為物貪惏食人未盡還害其身像在夏鼎

閼麋 山海經縣雍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其獸多丨丨

居暨 山海經梁渠之山其獸多丨丨其狀如彙而赤毛其音如豚

獨狢 山海

羅羅蛩蛩見上羅羅見上吉量山海經犬封國曰犬戎國狀如犬有一女子方跪進柸食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黃金名曰｜｜乘之壽千歲縞身朱鬣目若黃金見上跳踢雙雙山海經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左右有首名曰｜｜有三青獸相并名曰｜｜注公羊傳所云雙雙而俱至者蓋謂此也三相并見上屏蓬山海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麈鏊鍾日月所入者有獸左右有首名曰｜｜嗛鼠夏小正田鼠出傳田鼠者｜｜也記時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夏小正傳獺獸祭魚其必與之獸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獸祭何也｜｜｜｜｜｜｜｜故謂之獸大之也俊羔助厥母粥夏小正初｜｜｜｜｜｜傳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弭耳俯伏六韜猛獸將搏｜｜｜｜｜前兒在子逸周書稷人｜｜前兒若獼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口身人首脂其腹炙之霍則鳴曰在子注貢奇獸煇羢逸周書周頭｜｜煇羢者羊也尊耳逸周書史林以｜｜尊耳者身若虎豹尾長三尺其身食虎豹注史林戎之在西南者茲白逸周書正北方義渠以｜｜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注義渠西戎國茲白一名駮者也鮑犬逸周書渠叟以｜｜鮑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注渠叟西戎之別名也費費逸周書州靡｜｜其形人身技踵自笑笑則上唇翕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吐嘍注費費曰裊羊好行立行如人被髮前足稍長者也吐嘍見上嗛羊逸周書北方臺正東高夷｜｜嗛羊者羊而四角注高夷東北夷高句麗青熊黑豹白牛文馬逸周書不屠何｜｜東胡黃羆山戎菽其西般吾白虎屠

州｜｜禺氏騊駼大夏茲｜｜犬戎｜｜而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古黃之乘古黃之乘見上每牛逸周書數楚｜｜每牛者牛之小者也注數楚北戎走百里執虎豹穆天子傳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天子之狗豪馬豪牛尨狗豪羊穆天子傳壬寅天子飲於文山之下｜｜｜｜｜文山之人歸遺乃獻良馬十駟用牛三百守狗九十牧牛二百以行流沙天子之｜｜｜｜｜｜｜以三十祭文山又賜之黃金之罌二九貝帶三十朱三百裹挂蓋百崗歸遺乃膜拜而受歙沙歙玉穆天子傳東遊於黃澤宿於曲洛廢口使宮樂謹曰黃之池其馬｜｜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皇人受穀羊之為言猶祥董仲舒春秋繁露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啼類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與故卿以為贄氣四越董仲舒春秋繁露猿之所以壽者好引其末是故｜｜｜乘者當以絜纏頭避風病東方朔神異經西南大宛有馬其大二丈鬣至膝尾委地蹄如丹腕可握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以｜｜｜｜彼國人不纏無損東方朔神異經南方有獸焉似鹿而豕首有翼齒鉄東方朔神異經南方有獸焉角足大牙善依人求五穀名｜｜之獸小形狀如水牛皮毛黑如漆食鉄飲水其糞可為兵器其利如剛名曰｜｜蹄如蓮花善走多力郭憲洞冥記元封三年大秦國貢花蹄牛其色駮高六尺尾環繞其身角端有肉｜｜｜｜｜｜｜｜帝使輦銅石以起望仙宮跡在石上皆如花形跡在石上皆如花形見上毛色赤斑皆有日月之象郭憲洞冥記元封四年修彌國獻駮騾高十丈｜｜｜｜｜｜｜帝以金埏為鐍絆以寶器盛芻以飼之繞日三匝郭憲洞冥記東方朔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匹高九尺帝問朔是何獸也朔曰昔西王母乘靈光輦

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遊於芝田乃食芝田之草東王公怒棄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之壇因騎馬返丨丨丨丨入漢關關猶未掩臣於馬上睡不覺而至帝曰其名云何對曰因疾為名步景朔當乘之時如駕蹇之驢耳東方朔曰臣有吉雲草十種種於九景山東二千歲一花明年應生臣走請刈之得以秣馬馬終不飢也

步景 見上

飛骸獸 郭憲洞冥記翕青色以寒青之絲為繩繫之及死帝惜之而不瘞掛於苑門皮毛皆爛朽惟骨猶青時人咸知其神異更以繩繫其足往視之唯見所繫處存而頭尾及骨皆飛去

依北風 桓寬鹽鐵論樹木數徙則殘蟲獸徙居則壞故代馬丨丨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

豹食駮駮食虎 劉向說苑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駮駮騭駮騭食豹丨丨丨丨丨動則有容儀劉向說苑麒麟膚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平然後處不羣居不旅行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閒則循循如也丨丨丨丨丨

盧黑鵲白 孔叢申叔問曰犬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唯韓盧宋鵲獨否何也子順答曰丨丨色丨丨色非色而何

虎廬 焦氏易林騎犹逐羊不見所望徑涉丨丨亡羝失羔

戍母 焦氏易林三年生狗以戍丨丨

虎呻喧 焦氏易林牧羊稻園聞丨丨丨

起鬢暴怒 焦氏易林白龍黑虎丨丨丨丨

為蝟所伏 焦氏易林林虎饑欲食丨丨丨丨

逍遥石門 焦氏易林麒麟騄耳遊食萍草丨丨丨丨循山上下不失其子

多態 焦氏易林老狐丨丨行為蠱怪為魅為妖驚我王母終无咎悔

炙魚銅斗張伺夜鼠 焦氏易林丨丨丨丨丨丨丨不忍香味機發為祟祟在頭頸

斑奴 焦氏易林登山上谷與虎相觸猬為功曹丨丨奔北斑奴一本作斑叔

角當心 劉勰新論寒山有獸其名貍丨丨丨俯而磨之憤心而死

造禹 吳越春秋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夫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丨於丨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痏痏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

其突如 抵其蠱如廉黃憲天祿閣外史今有妖狐成羣遊於大苑之中憩於金穴之內其容足以媚太陽之光其氛足以侵雷霆之聲貪如鼠矯若雄鷹狀如狒狒巧若猩猩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倏忽萬態莫知厥機

牛壽半馬馬壽半人 王充論衡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然則牛馬之形與人異矣稟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

雉觥 王充論衡儒者說云丨丨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皐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為驗故皐陶敬羊起坐事之

皐陶敬羊 見上

獮猴服於鼠 王充論衡鹿之角足以觸犬獮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制於犬丨丨丨丨丨角爪不利也

噬食鬼魅 應劭風俗通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執搏挫銳丨丨丨丨丨今人卒得惡遇燒悟虎皮飲之繫其爪亦能辟惡此其驗也

參伐之精 荀悅漢紀虎者金行丨丨丨丨丨丨丨狼戾之獸

鷄犬無鳴吠 張華博物志後魏武帝伐冒頓經白狼山逢師子使人格之殺傷甚衆王乃自率常從軍數百擊之師子哮吼奮起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起上王車軛師子將至此獸便跳起在師子頭上即伏不敢起於是遂殺之得師子一還來至洛陽三千里丨丨皆伏丨丨丨丨

青鸇白雀飛龍虎子 周處風土記犬則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馴良捷警難狎易使也

九逸 葛洪西京雜記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一名浮雲一名赤雷一名絕羣一名逸驃一名紫驚騮一名綠螭驄一名龍子一

名麟駒一名絶塵號為丨丨　修毫麗睫白望青曹　葛洪西京雜記茂陵少年李尊好馳駿狗逐狡獸或以鷹鷂逐雉兎皆為之佳名狗則有丨丨丨丨丨丨丨之名鷹則有青翅黄眸青冥金距之屬鷂則有從風鷂孤飛鷂　毛有緑光　葛洪西京雜記後得貳師天馬帝以緑地五色錦為蔽泥後稍以熊羆皮為之熊羆丨丨丨皆長二尺者直百金卓王孫有百餘雙詔使獻二十枚　盤瓠　干寶搜神記高辛氏有老婦人居於王宮得耳疾歷時醫為挑治出頂蟲大如繭婦人去後置以瓠蘺覆之以盤俄爾頂蟲乃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丨丨　黑龍　干寶搜神記孫權時李信純襄陽紀南人也家養一狗字曰丨丨愛之尤甚行坐相隨飲饌之間皆分與食忽一日於城外飲酒大醉歸家不及卧於草中遇太守鄭瑕出獵見田草深遣人縱火爇之信純卧處恰當順風犬見火來乃以口拽純衣純亦不動卧處比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即奔往入水濕身走來卧處以身周廻灑之獲免主人大難犬運水困乏致斃於側俄而信純醒來見犬已死遍身毛濕甚訝其事覩火踪跡因爾慟哭聞於太守太守曰犬之報恩甚於人人不知恩豈如犬乎即命具棺槨衣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葬高十餘丈　的尾　干寶搜神記太興中吳民華隆養一快犬號丨丨常將自隨隆後至江邊伐荻為大蛇盤繞犬奮咋蛇死隆僵仆無知犬彷徨泣走還舟復反草中徒伴怪之隨往見隆閉絶將歸家犬為不食比隆復蘇始食隆愈愛惜同於親戚　知雨　干寶搜神記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舒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丨丨卿非孤狸則是鼷鼠客遂化為老狸　胡博士　干寶搜神記吳中有一書生皓首稱丨丨教授諸生忽復不見九月初九日士人相與登山游觀聞講書聲命僕尋之見空塚中羣狐羅列見人即走老孤獨不去乃是皓首書生　八龍駿

王嘉拾遺記穆王巡行天下馭丨丨之丨一名絶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行萬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燿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奔八名挾翼身有肉翅遞而駕焉按轡徐行以匝天地之域　曹家白鵠　王嘉拾遺記曹洪家盈產業驄馬成羣武帝討董卓夜行失馬洪以其所乘馬讓帝其馬號曰白鵠此馬走時惟覺耳中風聲足似不踐地至汴水洪不能渡帝引洪上馬共濟行數百里瞬息而至馬足毛不濕時人謂乘風而行亦一代神駿也諺曰憑空虛躍丨丨丨丨　文如錦斑　王嘉拾遺記任城王彰少而剛毅時樂浪獻虎丨丨以鐵為檻梟殷之徒莫敢視彰曳虎尾以繞臂虎弭耳無聲莫不服其神勇　五足獸　王嘉拾遺記因墀國獻丨丨獸是何變化對曰東方有解形之民使頭飛於南海左手飛於東山右手飛於西澤自臍以下兩足孤立至暮頭還肩上兩手遇疾風飄於海外落元州之上化為五足獸則一指為一足也　嗅石　王嘉拾遺記瀛洲有獸名丨丨其狀如麒麟不食生卉不飲濁水嗅石則知有金玉吹石則開金沙寶璞粲然而可用　嗽月　王嘉拾遺記岱輿山有獸名丨丨形如豹飲金泉之液食銀石之髓此獸夜噴白氣其光如月可照數十畝軒轅之世獲焉　食鐵　常璩華陽國志南中志永昌郡有貊獸丨丨猩猩獸能言其血可以染朱罽　大客　劉敬叔異苑始興郡陽山縣有人行田忽遇一象以鼻捲之遥入深山見一象脚有巨刺此人牽挽得出病者即起相與躅陸狀若歡喜前象復載人就一汙濕地以鼻掘出數條長牙送還本處彼境田稼常為象所困其象俗呼丨丨因語曰我田稼在此恒為大客所犯若念我者勿復見侵便見躑躅如有馴解於是一家業田絶無其患　三足大虎　劉敬叔異苑晉時豫章郡吏易拔受番還家遠遁不返郡遣追見拔言語

如常亦為設食使者催令束裝拔因語曰汝看我面乃見眼目角張身有黃斑色便豎一足任出門去至林麓即變成｜｜｜｜所豎一足即成其尾也

居大樹 劉敬叔異苑熊無穴或｜｜孔中東土呼為子路以物擊樹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

子路可起 見上

藏山穴 劉敬叔異苑熊獸｜於｜｜穴裏不得見獵及傷殘見則舍穴外死人欲捕者便令一人卧其藏內餘伴執杖隱在巖側熊輒共輿出人不致傷損傍人乃得騁其矛

騁鬚主簿 崔豹古今注羊一名｜｜｜｜

參軍 崔豹古今注｜｜曹真有駃馬名為一名｜｜驚帆崔豹古今注言其馳驟如烈風之舉帆疾也

白兎 崔豹古今注秦始皇有七名馬追風｜｜躡景奔電飛翮銅爵神鳧

果然 張勃吳錄九真晉滿縣有獸名｜｜猿狖類也色青赤有文居樹上此郡及日南皆有之

重其神駿 劉義慶世說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愛｜｜｜｜名曰｜｜一名的盧

銅牌在角 任昉述異記餘干縣有白鹿土人皆傳千年矣晉成帝遣捕得｜｜｜｜後書云漢元鼎二年臨江所獻白鹿

水居曰能 任昉述異記堯誅鯀於羽山化為黃能入於羽泉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白黃能即黃熊也陸居曰熊｜｜｜｜

榆鴈 劉峻世說注伯樂相馬經馬白額入口至齒者

鳴時地動石裂 任昉述異記南金山有獅子禽其毛黃赤而光鮮耳小若｜｜｜｜

却塵 任昉述異記｜｜犀海獸也其角辟塵致之於座塵埃不入

怒毛 任昉述異記封徵山中有｜｜獸若不嗔毛短三寸若嗔毛長三尺

千歲化為老人 任昉述異記猿五百歲化為獲獲｜｜｜｜｜

封使君 任昉述異記漢宣城郡守封卻一旦忽化為虎食郡民民呼之曰｜｜因去不復來故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虎千年牙蛻角生 任昉述異記漢中山有虎生角道家云｜｜｜則其｜｜而｜｜

胡髯郎 任昉述異記古人說羊一名｜｜｜又名青烏

青烏 見上

鼠大者如犬中者如兎 任昉述異記西域有｜國｜｜｜｜｜｜｜｜｜｜｜｜小者如常鼠頭悉白商賈有經過其國者若不祈祀則嚙人衣裳

驪肩鹿毛 賈思勰齊民要術｜｜｜｜皆善馬也

龍顱 賈思勰齊民要術馬民要術馬｜｜突目平脊大腹脛重有肉此三事備者亦千里馬也

有角為奇 酈道元水經注域之西南二十許里水西有馬蹄谷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故漢賦天馬之歌曰天馬來兮歷無阜逕千里兮巡東道胡馬感北風之思遂頓羈絶絆驤首而馳晨發京城食時至敦煌北塞外長鳴而去因名其處曰候馬亭今晉昌郡南及廣武馬蹄谷盤石上馬跡若踐泥中有自然之形故其俗號

長鳴而去 見上

猨徒鼯族 酈道元水經注二峯峻極於天高崖雲峰亢石無階｜｜喪其捷巧｜｜窮其輕工

鳴咆命疇警嘯聒野 酈道元水經注咸驩已南麞麚滿岡｜｜｜｜｜｜｜｜孔雀飛翔蔽日籠山

乘危綴飲 酈道元水經注山多猴猿好｜｜｜｜故灘受斯名焉

一白一黑盤戲河上 酈道元水經注晉太元十四年寧州刺史費統言晉寧郡滇池縣兩神馬｜｜｜｜｜｜｜水之｜

放著北山中初不聞聲 酈道元水經注此峽多猿猿不生北岸非唯一處或有取之｜｜｜｜｜｜｜｜｜｜｜將同貉獸渡汶而不生矣

順往倒返乘空若飛 酈道元水經注山多猶猢似猴而短足好遊巖樹一騰百步或三百丈｜｜｜｜

丨丨淵水出山羊酈道元水經注山谿有白羊淵丨丨舊丨丨丨漢武帝元封二年白羊出北淵畜牧者禱祀之俗禁拍手嘗有羊出水野毋驚仆自此絕馬

追風赤驥楊衒之洛陽伽藍記琛在秦州多無政績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丨丨丨丨次有七百里者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為槽金為鎖鐶諸王服其豪富按琛乃魏河間王琛

虎伏熊驚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永橋南道東有獅子坊獅子者波斯國王所獻也莊帝謂侍中李彧曰朕聞丨見獅子必丨可覓試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帝在華林園觀之於是虎豹見獅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視園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馴帝令取試之虞人牽盲丨至聞獅子氣丨怖跳踉曳鎖而走帝大笑

項有特骨大如覆斗杜寶大業拾遺記合浦徐聞縣多牛其丨丨丨丨丨丨丨一日行三百里

兕大如馬張說梁四公記黑谷之北有丨丨丨丨毛潔白長尺餘

能知曲直張鷟朝野僉載安南有象丨丨人丨丨有闘訟者行立而觀之有理者即過負心者以鼻捲之擲空中數丈以牙接之應時碎矣莫敢競

者獅子驄張鷟朝野僉載隋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騣曳地號丨丨丨丨朝發西京暮至東洛隋末不知所在唐文帝敕訪之得於朝邑麪家挽磑騣尾悉焦禿皮肉穴馬到新豐向帝嗚躍帝得之甚喜口齒並平飼以鍾乳仍生五駒皆千里足也

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塵薛用弱集異記寧王方集賓客讌話之際鬻馬牙人麴神奴者請呈二馬馬寧王即於中堂閱試步驟毛骨形相神駿精彩座客觀之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奴曰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五百緡寧王忻然謂左右曰如言付錢馬送上廐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即共咨詢寧王曰諸公未喻當為驗之即令鞭轡馳驅往復數四笑謂

座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千貫者曰此馬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此等差其價之高下焉座客乃伏

狀小勢猛据地一吼山石震裂李肇國史補裴旻為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常一日斃虎三十有一因憩山下四顧自若有一老父至曰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為也旻曰真虎安在乎老父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躍馬而往次藂薄中果有真虎騰出丨丨而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旻馬辟易弓矢皆墜殆不得免自此慙愧不復射虎

性仁不忍傷類李肇國史補劍南人之采猓然者獲一猓然丨丨丨丨丨丨見被獲者聚族而啼雖殺之終不去也

望雲騅李肇國史補德宗幸梁洋惟御騅馬號丨丨丨者駕還京飼以一品料暇日牽而視之至必長鳴四顧若感恩之狀

天虎人虎李肇國史補生化而後氣化氣化而後形化四指者丨丨也五指者丨丨也惟道德者窮焉

食冰韓鄂歲華紀麗丨丨之鼠飛雪之方

伽那段公路北戶錄梁翔法師云象一名丨丨

巴兒段公路北戶錄公路咸通十年往高涼程次清山鎮其山多猿有黃緋者絕大毛彩殷鮮真為奇獸元者善啼啼數聲則衆猿叫嘯騰擲如相呼馬其音凄入肝脾韻合宮徵古知當一部鼓吹因召獵者捕而養之目為丨丨

丁香叱撥李石續博物志天寶中大宛進汗血馬六匹一曰紅叱撥二曰紫叱撥三曰青叱撥四曰黃叱撥五曰丨丨丨六曰桃花叱撥上乃製名曰紅玉輦曰紫玉輦曰平山輦曰凌雲輦曰飛香輦曰百花輦

決波騟段成式酉陽雜俎骨利幹國獻馬百匹十匹尤駿上為製名丨丨丨者近後足有距走歷門三限不躓上尤惜之

緣衿藉膝馴若守狗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和末均州鄖鄉縣有百姓年七十養獺十餘頭

捕魚為業隅日一放將放時先閉於深溝斗門內令饑然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獲利相若老人抵掌呼之羣獺皆至｜｜｜｜｜｜戶部郎中李福親觀之

虎威 段成式酉陽雜俎荊州陟屹寺僧那照善射每言光長而搖者鹿帖地而明滅者兎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並來挾者｜｜當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時必有虎來吼擲前後不足畏此虎之兎也深二尺當得物如虎珀蓋虎目光淪入地所為也又虎殺人能令屍起自解衣方食之虎威如乙字長一寸在脇兩旁皮內尾端亦有之佩之臨官佳無官人所娟嫉

如乙字 見上

忽雷駮 段成式酉陽雜俎秦叔寶所乘馬號｜｜常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能豎越三領黑氈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九尾金色役於日月宮 段成式酉陽雜俎劉元鼎為蔡州蔡州新破食場孤暴劉遣吏生捕獵狗及監軍亦自誇巨犬至皆弭耳環守之孤良久繞跳直上設廳穿臺盤出廳後及城墻俄失所在劉自是不復令捕道術中有天孤別行法言天孤｜｜｜｜｜｜｜｜有符有醮日可洞達陰陽

膽隨四時 段成式酉陽雜俎象｜｜｜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龜無定體也鼻端有爪可拾針肉有十二般唯鼻是其本肉

妬惡犬聲 段成式酉陽雜俎合藥宜置象牙於藥旁南人言象｜｜｜｜獵者裹糧登高樹搆熊巢伺之有羣象過則為犬聲悉舉鼻吼吽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倒其下因潛然之耳後有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胷前小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體重

角之理形似百物 段成式酉陽雜俎犀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當其溺時人慾不復移足｜｜｜｜｜或云犀角通者是其病然其理有倒插正插腰鼓插倒者一半已上通腰鼓者中斷不通故波斯謂牙為白暗犀為黑暗成式門下醫人吳士皐嘗職於南海郡見舶主說本國取犀先於山路多植木如狙拭云犀前脚直常倚木而息木欄折則不能起犀牛一名文角有鵶處必有犀也犀三毛一孔劉孝標言犀墮角埋之以假角易之

漏明則行千里 段成式酉陽雜俎駝性羞木蘭篇明駝千里脚多誤作鳴字駝卧腹不帖地屈足｜｜｜｜｜｜

天鐵熊 段成式酉陽雜俎｜｜｜高宗時加毗葉國獻天鐵熊擒白象獅子

金驢一鳴天下太平 段成式酉陽雜俎晉魯郎住金榆山及卒所乘驢上山失之時有人見者乃金驢矣

山 趙璘因話錄李汧公之子約在潤州嘗得古鐵一片樵者往往聽其鳴響土人言｜｜｜｜｜｜｜｜

公 趙璘因話錄李汧公之子約在潤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嘗以之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旦不俟外賓

白騾將軍 鄭綮開天傳信記明皇將登封泰山益州進白騾至潔朗豐潤權奇偉異上遂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勞也告成禮畢復乘而下繞及山趾上休息未久有司言白騾無疾而殪上歎異久之謚之曰｜｜｜｜｜命有司具櫬櫝槨石為墓墓在封禪壇北數里至今存焉

赤將軍 馮贄雲仙雜記哥舒翰有馬曰｜｜翰愛之甚常以朝章加其背曰過吾北林兒遠矣此駿馬也

毛彩照地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玄宗好大馬御廐至四十萬遂有沛艾大馬命王毛仲為監牧使燕公張說作駒牧頌天下一統西域大宛歲有來獻詔於北地置羣牧筋骨行步久而方全調習之能逸異並至骨力追風｜｜｜｜不可名狀號木槽馬聖人舒身安神如據牀榻是知異於古馬也時主好藝韓君閒生遂命悉圖其駿則有玉花驄照夜白等時岐薛寧申王廐中皆有善馬幹並圖之遂為古今

獨步祿山之亂沛艾馬種遂絕 木槽馬 見上 玉花驄 見上 照夜白 見上 曳練生風 張固幽閒鼓吹喬彝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彝日午叩門試官令引入則已醺醉視題曰幽蘭賦不肯作曰兩箇漢相對作此題速改之為渥洼馬賦彝乃興酣奮筆斯須而就警句云四蹄｜｜翻瀚海之驚瀾一噴｜｜下胡山之亂葉 九花虬 蘇鶚杜陽雜編副元帥郭子儀與大將李忠義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充復京都吐蕃大潰上還宮闕圖功臣於凌烟閣上因謂子儀曰安祿山僭亂中原是卿再安皇祚昨朕蒙塵卿復戮力今日天下乃卿與我也雖圖劵不足以褒元老因泣下霑衣子儀伏於上前嗚咽流涕曰老臣無復致命久矣但慮衰耄不堪王事賴仗陛下宗廟社稷之靈以成微績上因命御馬｜｜并紫玉鞭轡以賜子儀知九花之異因陳讓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九花虬即范陽節度李德山所貢額高九

寸毛拳如麟頭頸鬃鬣真虬龍也每一嘶則羣馬聳耳以身被九花文故號為九花虬上東幸觀獵於田不覺日暮忽顧謂左右曰行宮去此幾里奏曰四十里上遂令速鞭恐閉夜而九花虬緩緩然若行五里而已侍從奔驟無及者上以為超光趨影之匹也自是益加鍾愛既復京師特賜子儀崇功臣也 一嘶羣馬聳耳 見上 超光趨影之匹 見上 耳中有毛引之可長一尺 蘇鶚杜陽雜編上西幸有二馬一號神智聰一號如意驄皆｜｜｜｜｜｜｜｜而進退緩急皆如上意故謂之功臣 嵩山四臾 劉燾樹萱錄王縉嘗讀書｜｜有｜｜携榼來相訪自稱木巢南林大節孫文尉石媚虬高談劇飲既醉俱化為猿升水而去 脇有麟甲鳴真蘆笛 張讀宣室志海盜之間出青黃石或云茹之可以長生元宗皇帝嘗命臨淄守每歲採而貢焉開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為臨淄守是歲秋因入山採青黃石忽遇一翁姿質甚妙而風度明朗髭髯極豐衣褐衣自道左出叩李邕馬且告曰君侯躬自採藥豈不為延聖主之壽乎曰然翁曰聖主當獲龍馬以彰清世雍熙之瑞則享國無疆無勞採常藥耳邕曰龍馬安在答曰當產齊魯之郊若獲之即是太平之符雖麟鳳龜龍不足以並其瑞邕方命駕以後乘遽亡見矣邕大異之顧謂從事曰得非神人乎即命其吏王乾貞者求龍馬於齊魯之間至開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貞果得馬於北海郡民馬會恩之家其色騅毛兩｜｜｜｜鬃尾若龍之鬐鬣嘶｜｜｜之音日馳三百里乾貞訊其所自會恩曰吾獨有牝馬嘗浴於淄水遂有胎而產因以龍子呼之乾貞即白於邕邕甚喜因表其事以獻上大悅詔內閑廐異其芻豢命畫工圖其狀用頒示中外 蜀馬 李清翁資暇錄成都府出小駟以其便於難路號為｜｜金宣城郡亦有小馬時人皆呼為宣州蜀馬語習不悟良可笑焉 不遇

其主則駑驥莫分 康駢劇談錄咸通乾符中京師醫者續坤頗得秦和之術評脉知吉凶休咎至於得失時日皆可預言適有燕中奏事大將暴得風疹衆醫無不療之不瘳舁疾請坤投藥數服而愈所酬金帛甚多仍以遣馬一匹留贈馬之骨相甚奇然步驟多蹶雖制以銜勒加之鞭策而款段之性竟莫能改坤以浪費芻粟託人以賤價賣之求駿者纔試遂復如初累月不售隣伍間有王生貿易於中貴之門頗甚貧窶忽詣坤云有青州監軍將發須鞍馬以備行李亦知駛騁非駿但欲致於牽控之間坤直以無用之畜付焉亦不約鬻馬之價王生經旬不至謂其脫畧亡逸一旦復來且輸十萬坤既獲善價因以十千遺之俄見王生易衣裝置僕馬至於奴婢妻子服飾皆鮮潔或曰王生賣馬金白縑資幾三四百萬坤甚驚試詢其事王生初不備說坤曰某以無用之畜獲價頗多但經駑劣之材何以至此乃云初致馬於青社監軍舉足如有羈絆及

將還途遇小馬坊中使因遣留試信宿而往不復見馬密詢左右云數日前魏博曾進一馬毛骨大小與此正同聖人常乘打毬駿異未有其偶將到日方遣調習步驟榮轉如風今則進御數朝所賜之物甚厚王生因大索其價遂以四十萬酬之是以物之逢時亦有冥數｜｜｜｜｜｜｜乃知耨莘野築傅岩未遇良逢異此

報時猿 王仁裕開天遺事商山隱士高太素累徵不起在山中構道院二十餘間太素起居清心亭下皆茂林秀竹奇花異卉每至一時即有猿一枚詣亭前鞠躬而啼不易其候太素因目之為｜｜其性度有如此

鞠躬而啼不易其候 見上

矮馬 王仁裕開天遺事長安俠少每至春時結朋聯黨各置｜｜飾以錦韉金絡並轡於花樹下往來使僕從執酒皿而隨之遇好園則駐馬而飲

斗酒並僕耳 李冗獨異志漢黃霸為封溪令部人陳廉攜酒并猩猩以獻霸問是何物人未及應囊中駭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號曰｜｜後因獵獻於文帝十八姨 杜光庭錄異記嘉陵江側有婦人年五十以來自稱｜｜｜往往來民家不飲不食每教諭人但作好事莫違負神理若為惡事者我常令猫兒三五箇巡檢汝來語畢遂去或奄忽不見民間知其是虎所化也皆敬而懼之

玉署三狸 陶穀清異錄道家流書言麈麋麞麋是｜｜｜｜神仙所享

國公 陶穀清異錄王彖傾金錢市名馬凡得五匹名有位號曰金鞍使者千里將軍致遠侯渥洼郎｜｜

尾君子 陶穀清異錄郭休隱居太山畜一猢猻謹恪不踰規矩呼曰｜｜

臂童 陶穀清異錄李道殷華山道士山栖谷飲有奇術能攝伏鬼神畜一黑猿兒呼為｜｜道殷於菴側古松上以茅草枝稍

語以｜｜｜｜霸以其物有靈闌囊放之猩猩悲啼而去

白鵲 李冗獨異志後魏曹彰性倜儻偶逢

營一巢為臂童寢息之所名曰峻青宅

鈍公子 陶穀清異錄陸象僊家號象為｜｜以避諱故也

吉祥座 陶穀清異錄｜｜杜重威馬也

披鬃裂蹄 黃休復茅亭客話聖朝未克蜀之前劍利之間虎暴尤甚白衛嶺石筒磎虎名｜｜子地號稅人場縣漢間白楊林虎名｜｜子商旅聚徒而行屢有遭搏噬者

不傷醉人 黃休復茅亭客話凡虎｜｜｜｜頃有一村夫醉歸臨崖而睡有虎來嗅之虎鬚偶入醉者鼻中醉者大噴嚏其聲且震虎驚躍落崖而斃

食狗必醉 黃休復茅亭客話凡虎｜｜｜狗者虎之酒也

純善之獸 孫氏瑞應圖夫鹿者｜｜｜｜王者孝則白鹿見王者明惠及下則見

玉追 樂史太平寰宇記張飛有馬名｜｜一名豹月烏時歌曰人中有張飛馬中有玉追

月烏 見上

喜酒好屐 李昌齡樂善錄猩猩猿形人面容顏端正在封溪山谷間百十為羣共相以張之猩猩一見乃知張已反其祖先姓字必呼名罵曰奴輩故設此以張我邪酒屐於我亦何愛而爾乃為此我令舍爾而去爾將奈何既而羣聚懽飲竟致醉倒取屐而著人乃掩羣得之

拳毛 宋敏求長安志唐太宗所乘六駿刻石於昭陵北闕之外五曰｜｜騧平劉黑闥時所乘

田參軍 錢希白洞微志有鄭繼超者赴官西蜀道遇｜｜｜｜者與俱行多聲妓臨別以一妓贈名妙花甚美麗鄭後歸里妙花告謝曰某非人乃狐耳問田參軍曰亦狐也鄭送之郊化為狐而去

行輒睡嗜紙 彭乘墨客揮犀貉｜十數步｜｜以物擊竹警之乃起既行復睡性｜｜狀如兎毛質滑膩可愛子元符中於京師賣藥翁處見之

熊館 彭乘墨客揮犀山民云熊於山中行數千里悉有潛伏之所必在石嵓枯木中山民謂之｜｜｜惟虎出百里外則迷不知道路

跳兎 沈括夢溪筆談契丹北境

有丨丨形皆兎也但前足纔寸許後足幾一尺行則用後足跳一躍數尺止則蹶然仆地生於契丹慶州之地

肉駿 東坡志林余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駿如牛頷下垂胡側立倒項毛生肉端番人云此丨丨馬也

自識其駒 馬編中華古今注馬丨丨非其駒則嚙煞之

章帽 馬編中華古今注獐有牙而不嗤一名麞獐見人懼謂之丨丨

黃羊 馬編中華古今注狗一名丨丨犬曰羌獫

渠來 方勺泊宅編虞經臣策元祐五年作監察御史是時察官亦許言事尋擢侍御史不歷殿院至紹聖改元移起居郎明年遂為給事中初入臺值都城開渠忽有異犬自渠中出直入其家馴服若素畜養者家人輩愛之名曰丨丨但無事惟喜睡或亂毀簾幃窓牖之類則經臣必有遷改錫賚之慶自爾每遇慶事則贈以肉一觔渠來必歡喜跳躍然後食之以為常凡數年經臣卒前一夕渠來死

眼迷離脚撲握 何遠春渚紀聞東坡先生云中秋月明則是秋必多兎野人或言兎無雄者望月而孕信斯言則木蘭詩云雌兎丨丨雄兎丨丨何也

碧雲霞 邵博聞見後録丨丨鹿馬也莊憲太后臨朝以賜荆王王惡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邪吾不信留以備上閑為御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號云

五花 宣和畫譜開元後天下無事外域名馬重驛累至內廐遂有飛黃照夜浮雲丨丨之乘

竹牛 康譽之昨夢録西夏有丨丨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製弓極佳尤且健勁

玉逍遥 張邦基墨莊漫録神廟朝御馬有曰丨丨丨者蓋赭白也嘗幸金明池歸乘之

山客 趙德麟侯鯖録東坡書云有樵人山居夜夢谿邊有人溺水樵人援而出之後縱步至一溪邊真夢中見者獵人縛一鹿來樵人得之鹿逐樵人跬步不可離後於所居林間有桃一枚甚大樵婦過而食之棄其核而去樵人取之破其核得雄黃一塊樵人吞之自此不復食東坡名此鹿為丨丨

雲犬 王闢之澠水燕談録楊光遠之叛青州州西別墅城閉既久內外隔絶食且盡舉族愁歎有畜犬傍徨其側有憂思中舍因囑曰爾能為我至莊取米邪犬搖尾應之至夜置之一布囊並簡繫犬背上犬即由水竇出至莊鳴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未曉入城如此數月比至城開孫氏闔門數十口獨得不餒孫氏愈愛畜之後數年斃葬於別墅之南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氏師民刻石表其墓曰丨丨誌

義騶 岳珂桯史吾鄉中有丨丨事甚奇余嘗為作傳曰義騶者九江戍校王咸之鐙騎也咸家世隸尺籍開禧間邊人入淮甸咸以卒從戎四方山屢戰有功稍遷將候騎方淮民習安倉卒間敵至而逃畜孳滿野咸徇地至花靨見病騶焉疥而瘠骨如堵墻行逐水草步且僵烏鳶啄其上流血赭髀莫適為主縶而得之會罷兵歸飼以豐秣幾半年膚革僅完毛彤復生日置之槽櫪

慭慭然與羣馬不相顧時一出繫廡下顧景嘶鳴若自慶其有所遇咸亦未始異之牙治在城隊每旦與同列之隸帳下者率夜漏未盡二刻騎而往屏息庭槐下執鞭候晨雁鶩行立候顯指畫午退以為常馬或蹴芥不任相通融為假借一日有告馬病從咸請騶往始命鞍踶嗚人立左右驤拒不可制易數十健卒莫能孰何乃以歸之咸咸曰安有是呼常馭羸卒持鞚來則帖耳馴服如平時振迅通衢磬控緩急無少忤者自是惟咸乘則受之他人則復弗受雖日浴於河羣馬皆裼而騎相望後先騶之馭者終莫敢竊覘其膺鬣稍前即嗤齧之軍中咸指為駑悍擯弗齒嘉定唐午峒冠李元礪盜弄潢池兵庚符下統府調兵三千人以往成與行崎嶇山澤夷若方軌至吉之月餘冠來犯龍泉捌成出搏鬬四五合危敗之矣或以鉤出其腋及鞬而隊死馬官軍亟鳴鉦騶屹立不去躑躅徘徊悲鳴屍側賊將顧曰良馬也取之元礪有弟悍很恃勢每出掠率彊取十二三適見

之色動曰我欲之將不敢逆遂試之蹴踘進退折旋良恆即不勝喜貯以上廐煑豆粟濯泉剪帛用金玉為鎧華鞾沃續極其鮮明羣渠皆釃酒來賀輜重卒有為賊掠取者知之曰騶他日未嘗若是彼畜也而亦畏賊耶竊怪之於是日游其騶於峒峽間上下峻坂無不如意恨得之晚思一快意馳騁而地多阻且不可得後旬決復犯永新柵官軍聞有寇至披鹿角出迎擊鼓聲始殷果乘騶以來騶識我軍旗幟亟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挽不止則怒以鐵槊擊之胯盡傷騶不復顧冒陣以入軍士識之者曰此王校之騶也是異服者必其黨相與逐之執以下訊而得其實則縛以徇於軍曰得元鴈之弟矣誅而進賊軍大駭軍士踴躍爭奮遂敗之急羽露書以出奇獲醜聞檻送江右道朝廷方患其跳梁日俟吉語聞而嘉之第賞有差衆恥其功之出於馬也沒騶之事騶之義遂不聞於時居二日騶歸病傷不殊而死

能嘯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有三種金絲者黃玉面者黑純黑者面亦黑金絲玉面皆難得或云純黑者雄金絲者雌又云雄丨丨雌不能也

雙脊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果下馬土產小駟也以出德慶之瀧水者為最高不踰三尺駿者有兩脊故又號丨丨馬健而喜行

香鼠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丨丨至小僅如指擘大穴於桂中行地中疾如激箭

八尺龍 陸游老學菴筆記東坡在黃州時作西捷詩曰漢家將軍一丈佛詔賜天閑丨丨丨露布朝馳玉關塞捷烽夜到甘泉宮

千里電 王明清揮麈後錄滁州清流關昔在五季太祖皇帝以五千之兵敗江南李氏十五萬衆執皇甫暉姚鳳以獻明清親嘗至其地恭覩太祖入滁之偉績當其始也趙韓王教村童於山下始與太祖交際用其計畫俾為鄉道提孤軍乘月夜指縱銜枚取道於清流關側蘆子岧浮西澗入自此門直擣郡治皇甫暉方坐帳中燕勞將士養銳待戰倉黃聞變初不測我師之多寡躍其愛馬號丨丨丨奔東郊太祖追及於河梁以劍揮之人馬俱墜橋下暉遂擒姚鳳即以其衆解甲請降自此兵威如破竹盡取淮南之地

鶉鴿青 王明清揮麈後錄緻宗駿騾名丨丨丨

寅客 葉廷珪海錄碎事丨虎也亦曰寅獸

師子駒 葉廷珪海錄碎事煬帝賜李景御馬一匹名丨丨丨

猴部頭 羅大經鶴林玉露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賓僚酒行樂作馬忽起舞承嗣以為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俳優服謂之丨丨丨朱溫既篡引至坐側猴忽號擲自裂其衣溫叱令殺之嗚呼明皇之馬有愧於昭宗之猴矣

樂聞絲竹 張世南游宦紀聞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經出南海者為上黠蜀次之此本草所載云然世南頃游成都藥市間多見之詢所出云來自黎雅諸蕃及西和宕昌亦諸蕃寶貨所聚處五羊桂莞桐城亦有之往往皆來自蕃舶又有所謂河北山犀紋麤而不光要之數處皆非所出乃所聚耳犀似牛猪首大腹脚有三蹄色黑好食棘其皮每孔生三毛頂一角或云兩角或云三角郭璞爾雅注犀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隋亦有一角者嶺表錄異田犀有二角一在額上為兕犀一在鼻上為胡帽犀牯犀亦有二角皆為毛犀而令人多傳一角之說向在蜀見畫圖犀之形角在鼻上未審孰是此數種俱有粟紋以麤細為貴賤貴者有通天花紋犀有此紋必自惡其影常飲濁水不欲照見也文理絕好者有百物之形或云通天者是其病理不可知也通天犀腦上角千歲者長且銳日星徹端能出氣通天則能通神可破水駭雞故曰通天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綿者以盛米雞見即駭其真者刻為魚銜入水水開三尺俗所謂離水犀者是也犀胎時見物象戾天則形於角上故云通天有倒插有正插有腰鼓插倒插者一半以下通正插者一半以上通腰鼓插者中斷不通其類極多皆為奇異故波斯呼象牙為白暗犀角為

黑暗言難識別也犀中最大者曰墮羅犀一株有重七八斤者云是牯犀額角其花多作撒豆班色深者堪作帶胯班散而色淺者但可作器皿耳或曰兕是犀之雌者未知的否又曰犀之佳者是特犀紋理細膩班白分明俗謂班犀服用為上然入藥則不如雄犀也凡犀入藥者有黑白二種以黑者為勝其角尖又勝方書多言生犀相承謂未經水火湛熾者是或謂不然蓋犀有捕得殺而取者為生犀有得其蛻角為退犀亦猶用鹿角法耳唐相段文昌門下醫人吳士皐因職於南海見舶主言海中取犀牛之法先於山路多植木如猪羊棧其犀以前脚直常依木而息植木久必蠹犀忽倚焉即木折犀倒而因斃之取其角又曰犀每自蛻角必培土埋之海人跡其處潛易以木角若直取之則犀徙去別山避跡不可尋已未知今之取犀角果如此否異物志云山東海水中犀牛｜｜｜｜彼人動樂犀則出祥符間老璫李德永撰點頭文一編其間有論犀帝至責者無出於黑犀謂生犀徹骨黑者名黑骨犀不經湯火只如餅餡劈四邊取方為鈒具其文頭或如桑椹或似狗鼻以墨蠟刷之自然光潤性全脂脉在內兼無皺裂四邊雲頭兩脚直者是也不拘點螺特牯點謂無紋螺謂紋旋特紋細牯紋大而匀或每一粒紋尖上更有一眼者佳也又有赭黃犀須是裏外透明瑩淨如金色者至寶也又一說犀有二種曰山犀曰水犀水犀少見五溪記云山犀者食竹木小便竟日不盡夷獠以弓矢採取故曰點犀大率犀之性寒能解百毒世南友人章深之病心經熱口燥唇乾百藥不效有教以犀角磨服者如其言飲兩碗許疾頓除成都雙流縣有一匠者能以牛角造通犀但刻畫太逼真易為人所識別然色澤粟紋自有不可掩者并邑間市語謂犀下品為兒犀乃死犀角其紋色絕不堪也

以鼻聽 張世南游宦紀聞子友人胡子震嘗謂予曰牛｜｜｜蓋聞之前輩餘論而莫知所本一日觀庖丁解牛首剖至耳間見窒塞無孔始信其言之不妄埤雅舉戎右曰贊牛耳桃茢牛耳無竅以鼻聽也焦贛易林曰牛龍耳瞶蓋龍亦聾者也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故楚子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花牙 沈懷遠南越志象聞雷聲則牙花暴出逡巡復沒古語云犀因望月紋生角象為聞雷｜發｜

聞金鼓聲長嘶奮迅斷絙而出 周密齊東野語畢再遇兗州將家也開禧用兵諸將多敗事獨再遇累有功金虜認其旗幟即避之屢遷至鎮江都統制揚州承宣使驍衛上將軍後以老病致仕始居於霅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駙異常獨主翁能御之再遇既死其家以鐵絙羈之圍中適遇嶽司迎神｜｜｜｜意謂赴敵於是｜｜｜｜｜｜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餘挽之而歸因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喑啞長鳴數聲而斃

野婆 周密齊東野語邕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名｜｜黃髮堆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媼也上下山谷如飛猱自腰已下有皮纍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喜盜人子女然性多疑畏罵已盜必復至失子家窺伺之其家知為所竊則積隣里大罵不絕口往往不勝罵者之衆則挾以還之其羣皆雌無匹偶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為健夫設計擠之大壑中展轉哮吼腥絕不可起徭人集衆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不置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非鐫非鏤蓋自然之文然亦竟莫知其所實為何用也

腰間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 見上

令邦 周密齊東野語浮休使遼錄亦謂有｜｜者以其肉一臠置之食物之鼎則立靡爛是以愛重陸氏舊聞云狀類大鼠極肥腯甚畏日為隙光所射輒死

帶甲野猪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北方野猪大者數百斤最獷悍難獵每以身指松取脂自潤然後卧沙中傅沙於膏久之其膚革堅厚如重甲名｜｜｜｜雖勁弩不能

入也骨如津梁周密癸辛雜識續集西域有沙海正據要津其水熱如湯不可向近此天之所限華夷也終古未嘗通中國忽一日有巨獸浮水窒其丨長數十里橫於兩涘丨丨丨骨中有髓竅可容並馬於是西域之地始通中國其國謀往來者每以膏油塗其骨令潤懼其枯朽折則無復可通耳骨中髓竅可容並馬見上月形入角張仲才文始真經犀牛望月丨丨丨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遺香張仲才文始真經麝以丨丨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為紀循一逆釋永亨搜采異聞錄麋行草莽中畏人見其跡但丨丨丨無問遠近也村民結繩為繯置其所行處麋足一絓則倒懸於枝上乃生獲之倒懸枝上見上旄星之精陶宗儀輟耕錄金華黃先生嘗云子將以舉子經學取科第有一賦題曰角端亦曾求其事實否乎余曰未也因記史記司馬相如傳獸則麒麟角觸之語退而閱之按注郭璞曰角觸音端似豬角在鼻上堪作弓又云似麒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有肉張揖云角端似牛角可以為弓以此推之豈亦麟之屬與及考符瑞志名臣事畧癸辛雜識等書仍始得其詳蓋太祖皇帝駐師西印度忽有大獸其高數十丈一角如犀牛然能作人語云此非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懾獨耶律文正王進曰此名角端乃丨丨丨丨也聖人在位則斯獸奉書而至且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帝即回馭載稽之前志神禹氏治水功成天降飛菟日行三萬里而未嘗善言也又后土跌蹄之獸至善言而未聞其獨角也軒轅獲飛黃而獨角漢武獲獸并角而五蹄又未嘗聞其能言善馳也及聖祖誕膺天命而角端出焉夫一角者所以明海宇之一萬八千里之涉者所以示無遠弗屆也此又天將開天下於大一統之象也至正庚寅江浙鄉試八月二十二日夜二鼓院中彷彿見一物馳過甚疾其狀若猛獸者軍卒從而喧哄因出角端為賦題

鷹背狗陶宗儀輟耕錄北方凡皁鵰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較其多寡如一巢而三卵者罪卒守護日覘視之及其成穀一乃狗耳取以飼養進之於朝其狀與狗無異但耳尾上多毛羽數根而已田獵之際鵰則吹毛羽陶宗儀輟耕錄國朝每宴諸王大臣謂之大聚會是日盡出諸獸於萬歲山若虎豹熊象之屬一一列置訖然後獅子至身材短小絕類人家所畜金毛猻狗諸獸見之畏懼俯伏不敢仰視及各飼以雞鴨野味之類諸獸不免以爪按定用舌去其毛羽惟獅子則以掌擎而丨之丨丨紛然脫落有若焞洗者此其所以異於諸獸鐵獺陸友仁研北雜志梅聖俞有馬名丨丨狙猿朝廟仇遠稗史道州有舜祠聚於祠傍以千數跳踉奮擲狂奔疾趨如是者五日而後去次猿亦如之三日乃去土人謂之丨丨丨丨女奴採蘭雜志猫一名丨丨黃芝採蘭雜志李白有馬名丨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八

動植部四

鱗

小如蠶蠋大藏天下管子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丨則丨丨欲丨則丨於丨丨欲上則凌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

上凌雲氣下入深泉見上

被五色而游見上

得水神可立管子蛟龍丨丨而丨丨丨也

天之使者管子龍鬭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元服丨丨丨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

不可脫淵老子魚丨丨丨於丨

河伯民晏子丨丨以水為國以魚鼈為丨

六鼇列子一釣而連丨丨

盈車列子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鍼為鉤荊篠為竿剖粒為餌引丨丨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

吞舟列子丨丨之魚不游枝流

呴濕濡沫莊子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丨以丨相丨以丨不如相忘於江湖

相忘於江湖見上

合而成體散而成章莊子龍丨丨丨丨丨丨丨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

傳沫莊子烏鵲孺魚丨丨細要者化丨

魚樂莊子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丨丨也

東海波臣莊子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丨丨之丨丨丨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升斗之水而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枯魚之肆見上

奮鬐莊子巳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騖揚而丨丨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

畏鵜鶘莊子魚不畏網而丨丨丨

喉下有逆鱗徑尺韓非子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丨丨丨丨丨丨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

神君韓非子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以我為丨丨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

蕩而失水螻蟻得意韓非子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絓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焉

鱣似蛇韓非子丨丨丨丨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

乘雲遊霧韓非子飛龍丨丨騰蛇丨丨雲

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

無足而飛荀子螣蛇丨丨丨丨

胠於沙而思水荀子儵鮇者浮陽之魚也丨丨丨丨丨丨則無逮矣

儵鮇見上

別一成羣荀子黿鼉魚鼈鰌鱣以時丨丨而丨丨

上冰呂氏春秋孟春之月魚丨丨

薦鮪呂氏春秋天子焉始乘舟丨丨於寑廟

洞庭鱄呂氏春秋魚之美者丨丨之丨東海之鮞

東海鮞見上

雚水鰩呂氏春秋丨丨之魚名曰丨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游於東海

從西海游東海見上

食清游濁呂氏春秋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丨乎丨而丨乎丨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耶

食清游清食濁游濁見上

負舟呂氏春秋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丨丨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奈何憂於

龍馬龍俛首低尾而逝牛蹄涔無尺鯉淮南子夫丨丨之丨丨丨之丨月虛腦減
淮南子丨丨而魚丨丨月死而蠃蛖膲八竅卵生淮南子齕吞者丨丨而丨丨注魚鳥之屬螭
虬游冀淮南子今夫赤丨青丨之丨丨州也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入榛薄食薦梅噆味含甘
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鱓輕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若乃至於青雲之素朝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
雨扶搖而登之威動天地聲震海內蛇鱓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丘山磛巖虎豹襲穴而不敢咆猨狖顛蹶之
而失木枝又況直蛇鱓之類乎扶搖而登威動天地聲震海內見上時飛
則飛時潛則潛揚子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不制揚子龍以丨丨
為龍潛升在已用之以時揚子或曰龍何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可而

升不亦利乎丨丨丨丨丨丨丨不亦亨乎升卿抱朴子山中見大蛇著冠幘者名曰丨丨呼之即吉
名魚國語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丨丨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
鯤鮞國語魚禁丨丨注鯤魚子也鮞未成魚也別孕國語令魚方丨丨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蓺
也注別別於雄而懷子也蓺極也合兩如一戰國策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
丨丨而丨丨也異物之神史記漢文帝紀黃龍見成紀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為博士申明土德
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丨丨丨丨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
騰遠史記司馬相如傳丨丨射干注索隱曰孟康云騰遠烏名非也司馬彪云騰遠蛇也郭璞云騰蛇龍
屬能興雲霧揵鰭振鱗史記司馬相如傳於是乎蛟龍赤螭䱭鰽螹離鰅鱅鰬魠禺禺魼鰨丨丨

擢尾丨丨潛處於深巖奮翼騰蛇殆於即且史記龜策傳丨丨之神丨丨丨注郭璞曰騰
蛇龍屬也蝍蛆似蝗入腹食蛇腦也正義曰即津日反且則餘反即吳公也狀如蚰蜒而大黑色襄首
奮翼漢書鄒陽傳臣聞交龍丨丨丨丨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鼃魚漢書東方朔傳土宜薑芋水多
丨丨注鼃即蛙字也似蝦蟇而小長腳蓋人亦取食之蔟慶雲漢書揚雄傳懿神龍之淵潛丨丨丨
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躆顥蒼漢書敘傳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不覩其能
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丨丨丨也遙視如戴鐵釜後漢書郡國志邛都注南中志曰縣東南
數里有水名邛廣都河從廣二十里深百餘丈有魚長一二丈頭特大丨丨丨丨狀點額後漢書郡
國志封谿注交州記曰有堤防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門化成龍不得過曝鰓丨丨血流此水恒如丹池

黃暉采鱗後漢書班固傳升丨丨丨丨於沼注黃暉采鱗謂黃龍也陵雲奮鱗後漢書張
衡傳夫元龍迎夏則丨丨而丨丨樂時也涉冬則淈泥而潛蟠避害也矜鱗并波後漢書張衡傳
魚丨丨而丨丨兮鳥登木而失條配龍騰蟄後漢書張奐傳蛇能屈伸丨丨丨丨從魚後漢
書東夷傳海出丨丨使來皆獻之軒鬐躍鱗晉書劉元海載記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
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丨丨丨丨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按豹元海父交首
解角晉書慕容皝載記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於龍山皝親率羣僚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
丨丨嬉翔丨丨而去神獸晉書呂光載記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
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

北暴雨滅其迹杜進言於光曰龍者丨丨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普施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龍見西方半天騰上廕五綵雲**宋書王曇首傳景平中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京都遠近聚觀太史奏曰西方有天子氣**唼藻戲浪汎荇流淵**宋書謝靈運傳輯采雜色錦爛雲鮮丨丨丨丨丨丨丨或鼓鰓而湍躍或掉尾而波旋鱸鮆丨乘時以入浦鱵鰛沿瀨以出泉**乘時入浦沿瀨出泉**見上**海燕**齊書五行志永明九年鹽官縣石浦有海魚乘潮來水退不得去長三十餘丈黑色無鱗未死有聲如牛土人呼為丨丨取其肉食之**蚒蛇膽**齊書虞愿傳為晉平太守郡舊出丨丨丨可為藥**戲渚成文噴流揚白**梁書沈約傳其魚則赤鯉青魴纖儵鉅鱯碧鱗朱尾修顱偃頷小則丨丨丨丨大則丨丨丨丨不興羨於江海聊相忘於余宅**纖儵鉅鱯**見上**頭有王字**魏書孝文昭后高氏傳初開終寧陵數丈於梓宮上獲大虵長丈餘黑色丨丨丨丨蟄而不動靈櫬既遷置虵舊處**蛇頭兩角**魏書尒朱榮傳父新興太和中繼為酋長家世豪擅財貨豐贏曾行馬羣見一白丨丨有丨丨遊於馬前新興異之謂曰爾若有神令我畜牧蕃息自是之後日覺滋盛牛羊駝馬色別為羣谷量而已**龍王龍婦龍子**魏書次知傳有三池傳云大池有丨丨次者有丨丨小者有丨丨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建同**隋書真臘傳九真海中有魚名丨丨四足無鱗其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其形似䱇觜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水望之如山**浮胡**見上**雙魚夾舟**舊唐書明皇紀秋七月癸丑朔壬戌次益昌縣渡吉栢江有丨丨丨丨而躍議者以為龍**金龍晝見**舊唐書僖宗紀奉天鎮上言丨丨丨丨自河昇天**恩魚**舊唐書音樂志丨丨不似昆明釣瑞鵠長如太液仙**青虵乘高而下**舊唐書楊朝晟傳軍次方渠無水師徒囂然遽有丨丨丨丨丨丨視其跡水隨而流朝晟令築防環之遂為停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置祠焉**虵篋**舊唐書裴度傳宣徽院五坊小使每歲秋按鷹犬於畿甸所至官吏必厚邀供餉小不如意即恣其須索百姓畏之如寇盜先是貞元末此輩暴橫尤甚乃至張網羅於民家門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供奉鳥雀又羣聚於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留虵一篋誡之曰吾以此虵致供奉鳥雀可善飼之無使饑渴主人賂而謝之方肯攜丨丨而去**大魚如山**舊唐書真臘傳海中丨丨有時半出望之丨丨**如蜥蜴而五色**宋史程顥傳顥舉進士調鄠上元主簿茅山有池產龍丨丨丨丨丨丨祥符中曾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一爪承嬰兒**金史五行志天眷元年夏有龍見於熙州野水凡三日初於水面見一蒼龍良久而沒次日見金龍丨丨丨一丨丨兒為龍所戲畧無懼色三日如故**光燄爍人**元史順帝紀皇太子寢殿後新甃井中有龍出丨丨丨丨**繞槐**元史順帝紀長慶寺有龍纏丨丨樹飛去樹皮皆剝**赤鱬**山海經青丘之山英水出焉南流注於即翼之澤其中多丨丨其狀如魚而人面其音如鴛鴦食之不疥**虎蛟**山海經禱過之山泿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海其中有丨丨其狀魚身而蛇尾其音如鴛鴦食者不腫可以已痔**肥遺**山海經太華之山有蛇焉名曰丨丨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何羅**山海經譙明之山譙水出焉西流注於河其中多丨丨之魚一首而十身其音如吠犬食之已癰**鰼鰼**山海經涿光之山囂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河其中多丨丨之魚其狀如鵲而十翼鱗皆在羽端其音如鵲可以禦火食之

不瘴鮌鮌山海經少咸之山敦水出焉東流注於雁門之水其中多丨丨之魚食之殺人鰩父山海經陽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銅留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河其中有丨丨之魚其狀如鮒魚魚首而鼠身食之已嘔鱅鱅山海經樕蟲之山北臨乾昧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於海其中多丨丨之魚其狀如犁牛其音如彘鳴箴魚山海經栒狀之山沢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湖水其中多丨丨其狀如儵其喙如箴食之無疫疾寐魚山海經諸鈎之山無草水多沙石是山也廣員百里多丨丨鮯鮯山海經流沙行五百里有山焉曰跂踵之山廣員二百里無草木有大蛇其上多玉有水焉廣員四十里皆涌其名曰深澤其中多蟠龜有魚焉其狀如鯉而六足鳥尾名曰丨丨之魚其名自叫修辟山海經棗山其木多樗多構木其陽多金玉其陰多鐵多蕭棗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河其中多丨丨之魚狀如黽而白喙其音如鴟食之已白癬

巴蛇食象山海經丨丨丨丨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解隃寇逸周書揚州禺禺魚名丨丨丨注亦奇魚也光如聚炬火郭憲洞冥記西域獻火龍高七尺映目看之丨丨丨一有一亡劉向說苑神龍能為高能為下能為大能為小能為幽能為明能為短能為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丨丨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孔叢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偶視俱走孔叢比目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者以丨丨而丨丨翊翊焦氏易林臨取鰣魴鱮丨丨利來毋憂鯉子焦氏易林臨河求鯉燕婉

笑弭屏氣攝息不得丨丨九色班龍班固武帝內傳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丨丨丨丨別有五十天仙側近鸞輿皆長丈餘同執綵旄之節佩金剛靈璽戴天真之冠咸住殿下餘腹干寶搜神記江東名丨丨者昔吳王闔閭江行食膾有餘因棄中流悉化為魚今魚中有名吳王膾餘者長數寸大者如筯猶有膾形毛龍王嘉拾遺記南海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丨丨時脫骨於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其國獻毛龍一雌一雄放置蠶龍之宮噴水為雲王嘉拾遺記瀛洲東有淵洞有魚長千丈色斑鼻端有角時鼓舞羣戲遠望水間有五色雲就視乃此魚丨丨丨丨如慶雲之麗無以加也清水鱮濁水鮒常璩華陽國志漢中志沔陽縣有度水水有二源一曰清楡二曰濁楡有魚穴丨丨出丨丨出丨常以二月八月取鼓浪成雷噴沫為雨崔豹古今注鯨魚者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十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月六月就岸邊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水族驚畏皆逃匿莫敢當者其雌曰鯢大者亦長千里眼為明月珠婢鱗土父崔豹古今注江東呼青衣魚為丨丨呼童子魚為丨丨甲成字顧野王玉符瑞圖虞舜時黃龍從洛水出詣舜丨丨丨丨舜即位與三公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舜諏隅劉義慶世說郝隆為謝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曾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丨丨躍清池桓問諏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諏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河伯度事小吏崔豹古今注烏賊魚一名丨丨丨丨丨丨鱗印頰任昉述異記城陽縣城南

有兗慶都墓廟前一池魚頭間有印文謂之丨丨魚若非祀者捕而不得**懶婦魚**任昉述異記在南有丨丨丨俗云昔楊氏家婦為姑所溺而死化為魚其脂膏可燃燈燭以之照鳴琴博奕則爛然有光及照紡績則不復明焉

琵琶任昉述異記海魚千歲為劍魚一名丨丨形如琵琶而善鳴因以名焉

頭在南岸尾在中渚鄭道元水經注郭須世語曰晉文王之世大魚見孟津長數百步高五丈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非時及佗處則無鄭道元水經注縣北有山臨城謂之釜㠊亡其下有穴謂之鞏穴言潛通浦北達於河直穴有渚謂之鮪渚成公子安大河賦曰鱣鯉王鮪暮來遊周禮春薦鮪然丨丨丨丨丨丨丨

擔生鄭道元水經注邑人有行於途者見一小蛇疑其有靈持而養之名曰丨丨長而吞噬人里中患之遂捕繫獄擔生負而奔邑淪為湖縣長及吏咸為魚矣

春秋有白魚出穴鄭道元水經注水出郡之西南聖水谷東南流逕大防嶺之東首山下有石穴東北洞開高廣四五丈入穴轉更崇深穴中有水耆舊傳言昔有沙門釋惠彌者好精物隱嘗篝火尋之傍水入穴三里有餘穴分為二穴殊小西北出不知趣詣一穴西南出入水逕五六日方還又不測窮深其水夏冷冬溫丨丨丨丨丨丨丨數日而返人有採捕食者美珍常味蓋亦丙穴嘉魚之流類也

聲如小兒鄭道元水經注廣志曰鯢魚丨丨丨丨有四足形如鱧可以治牛出伊水也司馬遷謂之人魚故其著史記曰始皇帝之葬也以人魚膏為燭徐廣曰人魚似鮎而四足即鯢魚也

性馴良不為物毒鄭道元水經注漢水又東合洛谷谷有二源合同注一壑於神蛇戍西左右山溪多五色蛇丨丨丨丨丨丨丨

割血塗足可以步行水上鄭道元水經注水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側赤光上照如火網而取之丨其丨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長居淵中丨

嘉魚出於丙穴鄭道元水經注褎水又東南得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地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泉懸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下注褎水故左思稱丨丨丨丨丨丨良水攢於褎谷矣

望濤直上鄭道元水經注洪波涔溢灄浪雲頹古耆舊言有鱣魚奮鰭遡流丨丨丨丨至此則爆鰓失濟故因名湍矣

春末遊渚冬初入穴鄭道元水經注山下有丙穴穴方數丈中有嘉魚常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抑亦褎漢丙穴之類也

大魚將欲鼓作諸魚皆浮聚水側鄭道元水經注川之北石盧塘塘池八頃其深不測有大魚常至五月輒一奮躍水湧數丈波襄四陸細魚奔迸隨水登岸不可勝計又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走鄭道元水經注山多大蛇名曰蚺蛇長十丈圍七八尺常在樹上伺鹿獸鹿獸過便低頭繞之有頃鹿死先濡令濕訖便吞頭角骨皆鑽皮出山夷始見蛇不動時便以大竹籤籤蛇頭至尾殺而食之以為珍異故楊氏南裔異物志曰髯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犖其文錦章食豕吞鹿腴成養創賓享嘉宴是豆是觴言其養創之時肪腴甚肥搏之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便可得也

暮從臍入旦從口出鄭道元水經注裴淵廣州記曰鮨魚長二丈大數圍皮皆鑢物生子子小隨母覔食驚則還入母腹吳錄地理志曰鮨魚子朝索食暮入母腹南越志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腹裏兩洞腸貯水以養子腸容二子兩則四焉

一首十身段公路北戶錄鰲魚丨丨丨丨

受戒說苦空段成式酉陽雜俎邛山有大蛇樵者常見頭若丘陵夜常承露氣見不空人語曰弟子惡報和尚何以見度常欲翻河水陷洛陽城以快所居也不空為丨丨丨丨丨且

曰汝以瞋心受此苦復忿恨吾力何及當思吾言此身自捨昔而來後旬月樵者見蛇死於澗中臭達數十里

龍親家 段成式酉陽雜俎王彦威尚書在汴州二年夏旱時袁王傅季玘寓汴因宴王以旱為言季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醫四頭十石甕二枚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以木蓋密泥之分置於閒處甕前後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以下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言試之一日兩夜雨大注舊說丨與蛇師為丨丨馬

黑氣如香烟徑出簷外 段成式酉陽雜俎僧無可言近傳有白將軍者常於曲江洗馬馬忽跳出驚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帶縈繞數匝遽令解之血流數升白異之遂封紙帖中藏衣箱內一日送客至滻水出示諸客客曰盍以水試之白以鞭築地成竅置蟲於中沃盥其上少頃蟲蠕蠕如長竅中泉湧倏忽自盤若一席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衆懼曰必龍也遂急歸未數里風雨忽至大震數聲

葉上鱗起栗栗而動 段成式酉陽雜俎有史秀才者元和中曾與道流遊華山時暑環憩一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潤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寘懷中坐食覺懷中漸重潛起觀之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史驚懼棄林中遽白衆曰此必龍也可速去矣須臾林中白烟生彌於一谷中下山未半風雷大至

龍無尺木不能昇天 段成式酉陽雜俎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大小皆三十六鱗 段成式酉陽雜俎鯉脊中鱗一道每鱗有小黑點丨丨丨丨丨丨丨
國朝律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喫號赤鯶公賣者杖六十言鯉為李也

逾年字消唯空紙 段成式酉陽雜俎舊說名河伯度事小吏遇大魚輒放墨方數尺以混其身江東人或取墨書契以脫人財物書跡如淡墨丨丨丨丨丨丨丨耳海人言昔秦皇東遊棄算袋於海化為此魚形如算袋兩帶極長一說烏賊有矴遇風則蚪前一鬚下矴鰡魚凡諸魚欲産鰡魚輒瓿其腹世謂之衆魚之生母

河伯健兒 段成式酉陽雜俎鯌魚章安縣出出入鯌腹子朝出索食暮入母腹腹中容四子頰赤如金甚健網不能制俗呼為丨丨丨丨

鬐鬣挂山半山為之摧折 杜光庭錄異記南海中有山高數千尺兩山相去十餘里有巨魚相鬬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三度過海兩度上漢 杜光庭錄異記天復初馮行襲侍中節制金州洵陽縣永南鄉百姓柏君懷於漢江勒漢潭採得魚長數尺身上有字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行至勤漢命屬柏君

龍有五苦 黃休復茅亭客話又聞丨丨丨丨謂生時眠時婬時怒時蛻骨時也

王鮪岫居 宋祁筆記莒公言河陽出王鮪即今黃魚也形如豕口與目俱在腹下每春二月出於石穴逆河而上人乃取之其腥不可近宮以為鮓獻御其味甚美然有毒所謂丨丨丨丨者

鱓喜睡鰍好遊 江休復隣幾雜志販鱓者器中置鰍云丨丨丨丨丨丨不爾睡死

鰻井 沈括夢溪筆談越州應天寺有丨丨在一大磐石上其高數丈井纔方數寸乃一石竅也其深不可知唐徐浩詩云深泉鰻井開即此也其來亦遠矣鰻將出遊人取之置懷袖間了無驚猜如鰻而有鱗兩耳甚大尾有刄跡相傳云黃巢曾以劍劃之凡鰻出遊越中必有水旱疫癘之災鄉人常以此候之

枳首 沈括夢溪筆談宣州寧國縣多丨丨蛇其長盈尺黑鱗白章兩首文彩同但一首逆鱗耳人家庭楹間動有數十同穴畧如蚯蚓

水梭花 東坡志林僧謂酒為般若湯謂魚為丨丨丨雞為鑽籬菜

赤驥青馬元駒白旗黃雉 馬縞中華古今注鯉魚之大者鱣魚即今之赤鯉也兗州人謂赤鯉為丨丨謂青鯉為丨丨謂黑鯉為丨丨謂白鯉為丨丨謂黃鯉為丨丨

龍蛻 何遠春渚紀聞橫海清池縣尉張澤居於鄆州

東城夜自庄舍還而月色昏暗殆不分道行遇道傍木枝有光因折以燭路至家插壁間醉不復省也晨起怪而取視則枝間一龍蛻才大如新蟬之殼頭角爪尾皆具中空而堅扣之有聲如玉石且光瑩奪目遇暗則光燭於室遂寶之於家傳玩好焉

通印子魚 范正敏遯齋閒覽莆陽丨丨名著天下蓋其地有通應侯廟廟前有港港中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故荆公亦有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此傳聞之訛者

誦紅娘子三字蟒輒不動 邵博聞見後錄廣西人喜食巨蟒每見之即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且以藤蔓繫其首於木刺殺之且誦章的皪若漆曰丨丨文采尤可觀

絳綃青綃 王明清揮麈後錄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初家賴上縣百社村年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為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於焦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我龍也蓼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丨丨者我也丨丨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

馬嘉 周密齊東野語海有魚曰丨丨銀膚燕尾大者視眸兒鬢用火燻之可致遠常淵潛不可捕春夏乳子則隨潮出波上漁者用此時簾而取之簾為疏目廣袤數十尋兩舟引張之縋以鐵下垂水底魚過者必鑽觸求進愈觸愈怒觸怒則頰張鬣鉤若鎖岐者不可脫向使觸網而能退却則悠然逝矣知進而不知退用罹烹醢之酷悲夫

如惠文冠 周密癸辛雜識後集嘗侍先子觀潮有道人負一籠自隨啓而視之皆枯蟹也多至百餘種丨丨丨丨如皮弁如箕如瓢如虎如龜如蟛如蝟或赤或黑或紺或斑如玳瑁或粲如茜錦其一上有金銀絲皆平日目所未覩信海涵萬類無所不有

玳瑁魚 岳珂桯史別有雪質而黑斑如玳瑁

如茜錦見上 **上有金銀絲**見上 **大青小青** 異聞總錄太原府二龍威靈甚著廟貌特雄府帥每至必修整焉常化形為青蛇人因為丨丨丨小青極暴猛人不可犯

嗔魚 儒林公議張詠性剛急嘗作鰣鱗魚賦其序曰江有若覆甌者漾於中流移晷不沒舟人曰此丨丨也觸物則怒多為鷁鷁所食遂索書驗名古謂之鰣鱗因而賦之亦欲刺世人之褊薄者

洎島環游 張仲才文始真經以盆為丨以石為丨魚丨丨之不知幾千萬里而不窮也

波明食動幸賜於天 張仲才文始真經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即而就之魚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

放肆大海 張仲才文始真經一鰕至微亦能丨丨乎丨丨

代漏龍 採蘭雜志薛若社好讀書往往徹夜一日遇比丘告之曰夜半不卧則血不歸心君雖好學非延益之道薛謂潛心傳記則心昧於時何夜半之可得知乎僧因就水捉一魚赤色與薛曰此謂知更魚夜中每至一更則為之一躍薛畜盆中置書几凡至三更魚果三躍薛始就寢更名曰丨丨

介

為萬物先為禍福正 管子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於是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御神用寶 管子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丨丨丨丨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今過之平盤之中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曰東海之子類於龜託舍於若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勞若以百金之龜為無貲而藏之泰臺一日而釁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還四年伐

孤竹丁氏之家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名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為質於子以假子之邑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草築室賦籍藏龜注無貲也立龜為寶號曰無貲東海之子見上藏之泰臺見上無貲見上革築室賦籍藏龜見上白若之龜墨子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雉乙卜於丨丨丨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乙又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留骨而貴莊子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丨丨丨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曳尾塗中見上為清江使河伯莊子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丨丨丨丨丨丨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圜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剖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箕圜五尺見上珠蛤鶡冠子月望而晨月毀於天丨丨蠃蚌虛於深渚上下同離也六跪二螯荀子蟹丨丨而丨丨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用心躁見上紫絓荀子東海則有丨丨魚鹽焉伐蛟取鼉升龜取黿呂氏春秋季夏之月令漁師丨丨丨丨丨丨丨月望則實月晦則虛呂氏春秋月也者羣陰之本也丨丨蚌蛤丨羣陰盈丨丨丨蚌蛤丨羣陰虧陰盈陰虧見上朱鼈呂氏春秋醴水之魚名曰丨丨六足有珠百碧蠃蛇淮南子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丨丨

膽蛤梨淮南子倦龜丨丨殼而受丨丨鼈無耳淮南子丨丨丨而目不可以瞥精於明也郭索揚子蟹之丨丨後蚓黃泉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抱朴子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其上時有白雲蟠蛇灼中文外國語如龜焉丨其丨必丨其丨憲臧否國語龜足以丨丨則寶之蓀龜史記樂書青黑緣者天子之丨丨也注公羊傳曰青黑緣何休曰緣甲頫也千歲之龜青頫明乎吉凶也按樂記蓀作寶文不同故錄青頫見上紫貝史記司馬相如傳罔瑤瑁釣丨丨注正義曰毛詩虫魚疏云貝水之介虫大者蚢音下朗反小者為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成行列當大者徑一尺小者七八寸今九真交趾以為盃盤實物也八名龜圖史記龜策傳凡丨丨丨丨龜丨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其之龜也各有文在腹下見上千歲乃滿尺二寸史記龜策傳龜丨丨丨丨丨丨丨在嘉林中史記龜策傳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丨江南丨丨丨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杅林中者齋戒以待凝然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他髮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與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甲子重光見上支牀見上名龜見上

非四民所居漢書食貨志元龜為蔡丨丨丨丨有者入太卜求直能陸處漢書五行志龜丨丨非極陰也鮚埼漢書地理志鄞注有鎮亭有丨丨亭師古曰鮚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一小蟹在其腹中埼曲岸也其中多鮚故以名亭木盧後漢書郡國志中盧侯國注荆州記縣南十五里有陵水東流注沔水中有物如馬甲如鯪鯉不可入七八月中好在磧上自曝膝頭如虎掌爪小兒不知欲取弄戲便殺人或曰生得者摘其鼻厭可小小便名為丨丨蝦鬚長四丈四尺吳志呂岱傳注交廣記曰吳後置廣州以南陽滕修為刺史或語修蝦鬚長一丈修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丨丨丨丨丨丨封以示修修乃服之化鼠晉書五行志太康四年會稽彭蜞及蟹皆丨為丨甚衆八足二螯晉書蔡謨傳謨初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丨丨加以丨丨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按荀子勸學篇蟹六跪而二螯六目萬歡四目萬齊齊書祥瑞志永明八年四月長山縣王惠獲丨丨龜一頭腹下有丨丨字并有卦兆六月建城縣昌城田獲丨丨龜一頭下有丨丨字綺貝繡螺齊書張融傳蠕蠕蝗丨丨丨丨眉目內闕礦殼外緘齊書周顒傳後何胤言斷食生猶欲食肉白魚鮈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學生議之學生鍾岍曰鮈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丨丨丨丨慚渾沌之奇丨丨丨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永為口實光采五色陳書高祖章皇后傳高祖宣皇后章氏諱要兒吳興烏程人也本姓鈕父景明為章氏所養因改焉景明梁代官至散騎侍郎後母蘇嘗遇道士以小龜遺已丨丨丨丨曰三年有徵及期后生而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為授三歸北齊書陸法和傳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丨丨丨丨龜乃入草鼉鳴鼈應舊唐書李密傳豹變鵲起今也其時丨丨丨丨見機而作烏首虺尾山海經杻陽之山怪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憲翼之水其中多元龜其狀如龜而丨丨丨丨其名曰旋龜其音如判木佩之不聾可以為底封者若彘前後有首逸周書區陽以鼈丨丨丨丨丨丨注區陽亦戎之名也按封大也千載而人寶董仲舒春秋繁露百足蟹郭憲洞冥記善苑國嘗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丨丨丨煮其殼勝於黃膠亦謂之螯膠勝於鳳喙之膠也夜未央待龜黃郭憲洞冥記影娥池中有鼈龜望其羣出岸上如連璧弄於沙岸也故語曰丨丨丨丨能言龜飲桂露郭憲洞冥記元封三年數過國獻能言龜一頭長一尺二寸盛以青玉匣廣一尺九寸匣上豁一孔以通氣東方朔曰唯承桂露以飲之置於通風之臺上欲往卜命朔而問焉言無不中文著象二十八宿劉向說苑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丨丨丨丨丨丨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象日象月見上成市焦氏易林江河橫流魚鼈成市天地間壽考之物班固白虎通乾草枯骨衆多非一獨以灼龜何此丨丨之丨丨丨丨丨丨故問之也長卿干寶搜神記蟛蜞蟹也嘗通夢於人自稱丨丨今臨海人多以長卿呼之黑蚌能飛王嘉拾遺記陰泉在寒山之北員水之中言水波常圓轉而流也有黑蚌飛翔來去於五岳之上昔

黄帝時務成子遊寒山之嶺得丨丨在高崖之上故知黑蚌丨丨矣 **四翼** 王嘉拾遺記崑崙山第五層有
神龜長一尺九寸有丨丨萬年則升木而居亦能言 **升木而居** 見上 **生卵著石則軟**
取之則堅 王嘉拾遺記蓬萊山西有含明之國有大螺名躶步負殼露行冷則復入其殼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明王出世則浮於海際焉 **八足六眼** 王嘉拾遺記員嶠山西有星池千里池中有神
龜卜丨丨背負七星日月八方之圖腹有五岳四瀆之象時出石上望之煌煌如列星矣 **河伯使**
者 崔豹古今注江東呼鼉為丨丨丨丨 **元衣督郵河伯從事** 崔豹古今注龜名丨丨丨丨
丨鼈名丨丨丨 丨 **筯開甲食蟹出筯合甲蟹還** 任昉述異記南海有水蟲名曰
筯蚌蛤之類也其小蟹大如榆莢丨丨丨丨則丨亦丨食丨丨丨亦丨入為筯取食以終始生死不相離

蟹奴 任昉述異記璅珪似小蚪有一小蟹在腹中珪出求食故淮海之人呼為丨丨 **背文負八**
卦古字 酈道元水經注桁堅建元十二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大二尺六寸丨丨丨丨丨丨丨堅以石
為池養之十六年而死取其骨以問吉凶名為客龜 **擁劍** 顏氏家訓異物志云丨丨狀如蟹但一螯偏大
爾 **海鏡** 劉恂嶺表録異記丨丨庶人呼為蠔莢盤兩片合以成形殼圓口中庢滑日照如雲母內光有
小肉如蚌胎腹中有小紅蟹子其小如豆黃而頭足俱備海鏡餓即蟹子走出離腹即斃出食蟹飽歸腹海鏡
亦飽 **力與虎鬬** 李石續博物志蝤蛑大者丨能丨丨丨取之不戒螯能剪殺人 **吐五色氣**
彌滿一室 段成式酉陽雜俎史論作將軍時忽覺妻所居房中有光異之因與妻遍索房中且無所
見一日妻蚤妝開奩奩中忽有五色龜大如錢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後常養之 **鼊帆** 段成式酉陽雜俎鼊

雌常負雄而行漁者必得其雙南人列肆賣之雄者少肉舊說過海輒相負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遊行今鼊
殼上有一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為丨丨成式荆州嘗得一枚至今閩嶺重鼊子醬鼊十二足殼可為冠
次於白角南人取其尾為小如意也 **向東輸與海神** 段成式酉陽雜俎蟹八月腹中有芒芒真
稻芒也長寸許丨丨丨丨丨丨未輸不可食 **以殼為翅** 段成式酉陽雜俎蛤梨候風雨能以殼為
翅飛 **無腸公子** 馮贄雲仙雜記蟹曰丨丨丨丨龜曰先知君 **先知君** 見上 **辟巨蛇**
毒 杜光庭録異記明皇帝時嘗有方士獻一小龜徑寸而金色可愛云此龜神明而不食可置諸枕笥之中
丨丨之丨上常貯巾箱中忽有小黃門思渥方深而為骨肉所累將竄南徼不欲屈法免之密授此龜救之
曰南荒多巨蟒常以龜置於側可以無苦閽者拜授而懷之洎達象郡之屬邑里市館舍悄然無一人投宿於

旅館飲膳蜀黍燈燭俱具一無所闕是夜月明如晝而有風雨之聲其勢漸近因出此龜置於階上良久神龜
伸頸吐氣其大如綖直上高三四尺徐徐散去已而龜遊息如常向之風雨聲亦已絶矣及明驛吏稍稍而至
羅拜亭下曰昨知天使將至合備迎奉適緣行旅悞殺一蛇衆知報冤蛇必此夕為害側近居人皆出三五十
里外避其毒氣某等不敢遠去止在近山巖穴之中伏而待旦今則天使無恙乃神明所佑非人力所及也久
之行人漸至云當道有巨蛇十數皆已糜爛自此無復報冤之物人莫測其由逾年黃門應名歸長安復以金
龜進上泣而謝曰不獨臣之性命賴此生全南方之人永祛毒類所全人命不知紀極實聖德所及神龜之力
也 **蟹泉** 彭乘墨客揮犀蒲陽壺公山有丨丨在嵌嵒之側一杖大可容臂其源常竭求涓滴不可得州
縣遇旱暵即遣吏齋沐置淨器於前以茅接之泉乃徐徐引出滿器而止有一蟹大如錢色紅可愛緣茅入器

中戲泳俄傾乃去若遇蟹出雨必霑足此亦應天寺鱓井之類也**車渠**沈括夢溪筆談海物有丨丨蛤屬也大者如箕背有渠壟如蚶殼故以為器緻如白玉生南海**病瘧者挂門戶上**沈括夢溪筆談關中無螃蟹元豐中予在陝西聞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蟹土人怖其形狀以為怪物每人家有丨丨丨則借去丨丨丨往往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鬼亦不識**見上**蝳瑁齋日**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蝳蝐形似龜黿輩背甲十三片黑白斑文相錯鱗差以成一背其邊裙闌闕齧如鋸齒無足而有四鬣前兩鬣長狀如檝後兩鬣極短其上皆有鱗甲以四鬣擢水而行海人養以鹽水飼以小鱗俗傳甲子庚申日輒不食謂之丨丨丨丨其說甚俚**內則黃中通理外則戈甲森然**陳隨隱漫錄姑蘇守臣進蟹應制程奎草批答云新酒菊天惟其時矣上曰茅店酒旗語豈王言耶令陳藏一擬聞先臣

援筆立成畧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此卿出將入相文在中而橫行匈奴之象也上乃忻**十月雄**周密齊東野語賈收耘老隱者隱居苕城南橫塘上沈嘗以詩遺之蟹曰黃秔稻熟墜西風肥入江南丨丨丨橫跪蹣跚鉗齒白圓臍吸脇斗膏紅甕須園老香研柚羹藉庖丁細擘葱分寄橫塘溪上客持螯莫放酒杯空耘老得之不樂曰吾未之識後進輕我且聞其不羇因和韻詆之云彭越孫多伏下風蝤蛑奴視敢稱雄江湖縱養青腴紫鼎鑊終烹爪眼紅嘲稱吳兒牙似鏡劈慚湖女手如葱獨憐盤內秋臍實不比溪邊夏殼空君與怒曰吾聞賈多與郡將往還預政言人短長曾為人所訟吾以長上推之乃鄙我若此復用韻報之云蠡腹無端苦動風圍雌還郤勝尖雄水寒且弄雙鉗利湯老難逃一背紅液入幾家煩海涸醢成何處污團葱好妝心躁潛蛇穴毋使雷驚族類空**橫跪圓臍**見上**秋臍實夏殼空**見上**團雌**

尖雄見上**雙鉗利一背紅**見上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李　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九

動植部五

蟲豸

管子苴多丨丨山多蟲螟 蜃虻巨雄 管子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丨丨丨丨翡燕小鳥皆歸之 再乳再飛 晏子東海有蟲巢於蜃睫丨丨丨而蜃不為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 焦冥 見上 貞蟲 墨子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丨丨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裘因其蹄蚤以為綿履因其水草以為飲食 騰蛇所指

鬼谷子符應不失如丨丨之丨丨 蚨母從子 鬼谷子若丨丨之丨丨丨其丨也 蜎飛蠕動鬼谷子故觀丨丨丨丨無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之勢也 怒蛙 尹文子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丨丨而軾之 烏足根為蟾蠩葉為胡蝶 列子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為烏足丨丨之丨丨丨丨其丨丨丨丨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掇 駒掇 見上 純雌純雄 列子丨丨其名大腸丨丨其名稱蜂醯雞生乎酒 列子厥昭生乎濕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因雨而生見陽而死 列子春夏之月有蠛蚋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焦螟集蚊睫 列子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丨丨羣飛而丨丨於丨丨弗相觸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畫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觚俞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崆

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萬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不知
春秋莊子蟪蛄｜｜｜甘帶莊子蝍且｜｜栩栩然莊子昔者莊周夢為蝴蝶｜｜｜蝴
蝶也怒臂當車莊子汝不知夫螳蜋乎｜其｜以｜｜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惴栗肖翹
莊子｜｜之蟲｜｜之物不可語海語冰莊子井鼃｜以｜於｜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
｜於｜者篤於時也雄鳴上風雌應下風莊子蟲｜｜於｜｜｜｜於｜｜而化類自為
雌雄故風化得美蔭莊子覩一蟬方｜｜｜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化雚
蠋莊子奔蜂不能｜｜｜能天莊子唯蟲能蟲唯蟲｜｜螴蜳莊子｜｜不得成翺翔
成容鵾冠子夫蚊虻墜乎千仞之谿乃始｜｜而｜其｜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

陰韓非子蟻｜｜｜｜｜｜｜｜｜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一身兩口韓非子蟲
有蚘者｜｜｜爭相齕也遂相食因自殺蠶似蠋韓非子鱣似蛇｜｜｜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
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荀子
螾｜｜｜｜｜｜｜｜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用心一見上燿蟬荀子夫｜｜者務在
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按呂氏春秋燿作爚身女好而頭馬首荀子
有物於此儀儀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為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
與暴為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帝帝占
之曰此夫｜｜｜｜｜｜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

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濕而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蠕
龍為蝘蜓荀子天下幽險恐失世英｜｜｜｜鴟梟為鳳皇飲而不食荀子｜｜｜｜｜
者蟬也不飲不食者蜉蝣也不飲不食見上開戶呂氏春秋仲春之月蟄蟲咸動｜｜始出
以致之之道去之呂氏春秋缶醯黃蚋聚之有酸徒水則必不可以貍致鼠以冰致蠅雖工
不能以茹魚去蠅蠅愈至不可禁｜｜｜｜｜｜也墐戶呂氏春秋蟄蟲咸俯在穴皆｜其｜無
骨者不知冰呂氏春秋｜｜｜可令｜｜注無骨之蟲春生秋死不知冬寒之有冰雪居
海上從蜻游呂氏春秋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
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巨

防容螻而漂邑殺人呂氏春秋｜｜｜｜｜｜｜｜｜突洩一熛而焚宮燒積同乘
天機淮南子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蟁蝱適足以翺翔夫與蚑蟯｜｜｜｜夫受形於一圈飛輕微
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況未有類也不食駒犢淮南子日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蟬始鳴半夏生蟁
蝱｜｜｜｜鷙鳥不搏黃口注五月微陰在下駒犢黃口肌血脆弱蟁蝱鷙鳥應陰不食不搏土龍致
雨淮南子｜｜｜｜燕鴈代飛月中蟾蜍淮南子｜｜有｜｜蝦蟇為鶉水蠆
為蟌莣淮南子夫｜｜｜｜｜｜｜｜｜｜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介蟲動以固貞
蟲動以螫淮南子｜｜之｜｜｜｜｜之｜｜毒｜熊羆之動以攫搏注貞蟲無牝牡之合而有毒
故能螫詹諸淮南子月照天下蝕於｜｜蚙窮淮南子昌羊去蚤蝨而來｜｜鼓造淮南

子蘭芝以芳未嘗見霜｜｜辟兵壽盡五月之望注鼓造謂桑一曰蝦蟇五月望作果莫今作蝦蟇莫　水蠆為蟪子子為蜃兔齧為鼈淮南子｜｜｜｜｜｜｜｜｜物之所為出於不意弗知者知者不怪　搏輪淮南子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其｜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蜋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　紅蠶揚子｜｜緣於枯桑其繭不黃　祝之肖之揚子螟蠕之子殪而逢蜾蠃｜｜曰類我類我久則｜｜矣　元駒揚子吾見｜｜之步雉之晨雊也注元駒蚍蜉子也　服翼揚子蝙蝠自關而東謂之｜｜或謂之飛鼠或謂之老鼠或謂之鼫鼠自關而西秦隴之間謂之蝙蝠北燕謂之蝙蝠　蟣蠶上見　蠦蠦揚子守宮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或謂之蜥易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蜴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東齊海岱謂之蜥蜴北燕謂之祝蜒桂林之中守宮大者而能鳴謂之蛤解　蛇醫見上　蠑螈見上　蜥蜴見上　祝蜒見上　蛤解見上　蝒馬麥蚱揚子蟬大者謂之螃或謂之｜｜其小者謂之｜｜有文者謂之蜻蜻注即蚱也爾雅云耳　杜狗揚子蛄詣謂之杜蛄蝼螻謂之蝼蛄或謂之蝼蛄南楚謂之蝼蛄或謂之蟜蛄南楚之間謂之｜｜或謂之蛄蝼　王孫揚子蜻蛚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蟄南楚之間謂之｜｜　社公揚子自關而東越魏之郊謂之鼃或謂之蜀蝓蠋蝓者侏儒語之轉也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之蝓蝓注齊人又呼｜｜亦言周公　大蜂煞象抱朴子｜｜一丈其毒｜｜　揮斧抱朴子｜｜之蟲雖跧形而不能　勇蟲抱朴子晉文回輪於｜｜而壯士雲集　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抱朴子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體重以五月五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左足畫地即為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千歲蝙蝠色白如雪集則倒懸腦重故也此二物者得而陰乾末服之可令人壽四萬歲　色白如雪集則倒懸見上　蚳蝝國語蟲舍｜｜注蚳蝝子也可以為醢蝝復陶也可食舍不汉也　六足四翼戰國策王獨不見夫蜻蛉乎｜｜｜｜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蚉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　蜚鴻史記周本紀｜｜滿野注索隱曰案高誘云蜚鴻蟻蠛也言飛蟲蔽田滿野故為災非是鴻鴈也隨果子作飛拾飛拾蟲也　地螾史記封禪書黃帝得土德黃龍｜｜見｜｜｜注郭璞曰蝟能制虎見鵲仰地淮南萬畢曰鵲令蝟反腹者蝟憎其意而心惡之也　蝟辱於鵲史記龜策傳｜聽漢書禮樂志霆聲發榮｜｜｜注晉灼曰壈穴也謂蟄蟲驚聽也師古曰壈與巖同言靁霆始發草木舒榮則蟄蟲處巖崖者莫不傾聽而起項讀曰傾　性盜竊漢書五行志鼠者小蟲｜｜　小蟲見上　為蟲臭惡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為蜚色青近青黃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　蜣蠣漢書五行志蝝之有翼者　短弧漢書五行志蝝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為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必死南方謂之｜｜　蛣秋蛤漢書王褒傳蟋蟀｜｜｜蜉蝣出以陰　龍無角虵有足漢書東方朔傳臣以為｜又｜｜謂之為｜又｜｜跂跂脈脈善懸壁是非守宮即蜥蜴　藏精育毒得秋乃化魏志管輅傳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祖餞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蠶窠鼈著器中使射覆卦

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衆多｜｜｜｜｜｜此蠶窠也第三物觳觫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蠶也舉坐驚喜

觳觫長足

見上

在官為官在私為私晉書惠帝紀帝嘗在華林園聞蝦蟇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私乎或對曰｜｜｜｜｜｜｜｜地｜｜｜｜地

牛鬬晉書殷仲堪傳父嘗患耳聰聞床下蟻動謂之｜｜

狀若神龜大如陵阜晉書乞伏國仁載記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乃殺馬而祭之

赴軒幌集明燭宋書傳亮傳飛蛾翔羽翻翻滿室｜｜｜｜｜｜者必以燋滅為度

如烏豆齊書王敬則傳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集其身擿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諸道士卜道士曰不須憂此封侯之瑞也

當兩部鼓吹齊書孔稚珪傳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曰此何必期效欲為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以｜｜｜｜｜｜

孫孫息息三十五歲齊書卞彬傳頗飲酒擯棄形骸作蚤蝨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縕有生所托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為人多病起居甚疎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懶惰嬾事皮膚澡刷不謹澣沐失時四體氈氈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蝨張流淫癢渭濩無時恕肉探揣攫撮日不替手蝨有誘言朝生暮孫若吾之蝨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晏聚乎久襟爛布之裳服無改換掐齧不能加脫略緩嬾復不勤於捕討｜｜｜｜｜｜｜｜焉其略言皆實錄也

紆青拖紫齊書卞彬傳其蝦蟆賦云｜｜｜｜名為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羣浮闇水維朝繼夕羣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

羣浮闇水見上

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南史沈僧昭傳中年為山陰縣梁武陵王

紀為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即便喧聒

蜜巖南史傳昭傳遷臨海太守郡有｜｜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牧其利昭以周文之圍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

黃黑蟹鬬北齊書神武帝紀自東西魏搆兵鄴下每先有｜｜｜陣｜占者以為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蟹盡死

扁螺隋書劉臻傳性好噉蜆以音同父諱呼為｜｜

天使舊唐書五行志李揆時作相前一月有大蝦蟆如牀見室之中俄失所在占者以為蟆｜｜也有福慶之事

適從何處來舊唐書武儒衡傳守道不同嫉惡太甚終不至大任尋正拜中書舍人時元稹依倚內官得知制誥儒衡深鄙之會食苑閣下蠅集於上儒衡以扇揮之曰｜｜｜｜｜｜而遽集於此同僚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沙蝨舊唐書南平獠傳山有毒草及｜｜蝮蛇

蝦蟆大如鼎唐書五行志神龍中渭水有｜｜里人聚觀數日而失

活褥蛇唐書波斯國傳貞觀十二年獻｜｜狀類鼠色正青長九寸能捕穴鼠

墨蟲宋史太宗紀太平興國二年磁州保安等縣｜｜生食桑葉殆盡

龍精宋史孔維傳天文｜｜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

夏二子宋史秦檜傳鄭瑋告其鄉人福建安撫司機宜吳元美作｜｜｜傳指蚊蠅也家有潛光亭商隱堂以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故檜尤惡之

活師山海經蒲山湖水出焉東流注於食水其中多｜｜注科斗也爾雅謂之活東

驕蟲山海經平逢之山南望伊洛東望穀城之山無草木無水多沙石有神焉其狀如人而二首名曰｜｜是為蠻蠻實唯蜂蜜之廬其祠云用一雄雞裸而勿殺

朱蛾山海經大蠶其狀如蛾｜｜其狀如蛾

琴蟲山海經大

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肅愼氏之國有蜚蛭四翼有蟲獸首蛇身名曰｜｜猎猎山海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衡天有先民之山有槃木千里有叔歇國顓頊之子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有黑蟲如熊狀名曰｜｜蟺卵夏小正昆小蟲抵蚳昆者衆也由魂魂也者勤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是動而後著抵猶推也蚳｜｜也為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取必推而不言取天螻夏小正穀則鳴傳穀｜｜也寧縣夏小正鳴扎傳扎者｜｜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扎屈造夏小正鳴蜮傳蜮也者或曰｜｜之屬也蜉蝣有殷夏小正｜｜｜｜傳殷衆也蜉蝣殷之時也蜉蝣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稱有何也有見也良蜩五采具夏小正良蜩鳴傳｜｜也者｜｜蜼蠑夏小正寒蟬鳴傳蟬也者｜｜也丹鳥羞白鳥夏小正｜｜｜｜傳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見之每生九卵復未嘗有緩復成九子蜚而復去蚊遂不知亦食人及百獸此蟲既細且小因曰細蟻陳章對齊桓公小蟲是也此蟲常春生以季夏藏於鹿耳中名｜｜蟬不知雪桓寬鹽鐵論以所不覩不信人若｜之｜｜｜違山十里聲猶存耳劉向說苑孔子謂弟子曰｜｜｜｜蟪蛄之｜｜尚｜｜奔毒劉向說苑且夫吳若蜂蠆然不｜｜於人則不靜余恐奔毒於我也探懷得蚤焦氏易林｜｜｜｜所慝失道趾多攬垣焦氏易林飛蟻遇道｜｜｜｜蠆室蜂戶焦氏易林｜｜｜｜蟄我手足作室焦氏易林鑄多亂經緒不可得小大相保焦氏易林

蝟飛蠕動各有配偶｜｜｜｜咸得其所如雲焦氏易林青蛉｜｜城邑閉門汙白焦氏易林蹟馬破車惡神降家青蠅｜｜暴子離居從天請雨焦氏易林蝦蟆羣聚｜｜｜｜雲雷集聚應時輒興得其所願類母焦氏易林蟻螺生子深目黑醜似｜其｜雖或相就衆人莫取生怪焦氏易林鼠聚｜｜為我患悔道絕不通商旅失意長股焦氏易林東山辭家處婦思夫伊威盈室｜｜蠃戶數我君子役日未已偃視怒腸焦氏易林瞻白用弦驚孱恐怯任力隨身如蝟見鵲｜｜｜不敢拒格伺行旅焦氏易林蜘蛛作網以｜｜｜｜青蠅嚵聚觸我羅域為網所得死於網羅嚵聚見上雨水暴下蟲蛇化為魚鱉王充論衡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鱉何則｜｜｜｜｜｜｜｜變｜｜｜｜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風雨之氣感蟲物王充論衡故天且雨螻蟻徙蚯蚓出琴弦綫固疾發此物為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處之物擾｜｜｜｜｜｜｜也頭赤武頭黑文王充論衡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食則侵漁故蟲食穀身黑｜｜則謂｜官｜｜身赤則謂｜官使加罰於蟲所象類之吏則蟲滅息不復見矣自照王符潛夫論人行之動天地譬猶車上御駟馬蓬中擢｜｜矣按自照螢火也守宮張華博物志蜥蜴或名蝘蜓以器養之以硃砂體盡赤所食滿七斤治擣萬杵點女人支體終年不滅惟房室事則滅故名｜｜青蚨干寶搜神記南方有蟲名蟣蝨一名蝍蝨又名｜｜形似蟬而稍大味辛美可食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取其子母即飛來不以遠近雖潛取其子母必知處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歸輪轉無已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蚨烏衣蟻王干寶搜神記吳富陽

縣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央見有一蟻著一短蘆走一頭迴復向一頭甚惶遽昭之曰此畏死也欲取著船船中人罵此是毒螫物不可長我當蹋殺之昭意甚憐此蟻因以繩繫蘆著船船至岸蟻得出其夜夢一人｜｜從百許人來謝云僕是蟻中之王不慎墮江慙君濟活若有急難當見告語歷十餘年時所在劫盜昭之被横錄為劫主繫獄餘杭昭之忽思｜｜夢緩急當告今何處告之結念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夢告其人曰但取兩三蟻著掌中語之昭之如其言夜果夢烏衣人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既亂赦令不久也於是便覺蟻嚙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旋遇赦得免

神蛾 王嘉拾遺記王母與昭王遊於燧林之下說炎帝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於桂膏之上此蛾出於員丘之穴穴洞達九天中有細珠如流沙可穿而結因用為珮此則｜｜之火也

岱輿螢火八翅六足 王嘉拾遺記岱輿山有｜｜｜大如蜂聲如雀｜｜｜｜

五色蝙蝠 王嘉拾遺記｜｜山｜｜｜黃者無腸倒飛腹向天白者腦重頭垂自掛黑者如鳥至千歲形變如小燕青者毫毛長二寸色如翠赤者止於石穴

懶婦 崔豹古今注蟋蟀一名吟蛩一名蛩秋初生得寒則鳴一云濟南呼為｜｜

鳴聲如紡績 崔豹古今注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也促織一曰促機一名紡緯

歌女 崔豹古今注蚯蚓一名蜿蟺一名曲蟺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之｜｜或謂之鳴砌

鳴砌 見上

火花 崔豹古今注飛蛾善拂燈一名｜｜一名慕光

慕光 見上

赤衣使者 崔豹古今注蜻蛉一名青亭一名胡蝶色青而大者是也小而黃者曰胡梨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名絳騮一名｜｜｜｜好集水上亦名赤弁丈人

赤弁丈人 見上

鳳子 崔豹古今注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呼為蝶末色白背青者是也其大如蝙蝠者或黑色或青斑名為｜｜一名鳳車名鬼車生江南柑橘園中

鳳車 見上

生柑橘園中智在轉丸 崔豹古今注蜣蜋能以土苞糞推轉成丸圓正無斜角莊周曰蛣蜣之｜｜於｜｜一曰蛣蜣一曰轉丸一曰弄丸

弄丸 見上

蠬如羊蠕如虹 沈約竹書紀年注黃帝軒轅氏黃服齋於中宮坐於元扈洛水之上有鳳凰集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於阿閣或鳴於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麒麟在囿神鳥來儀有大｜｜｜大｜｜｜帝以土氣勝遂以土德王

蝙蝠百歲者倒懸 酈道元水經注丹水又逕亭下有石穴甚深未嘗測其遠近穴中蝙蝠大者悉多倒懸元中記曰｜｜｜｜｜得而服之使人有鳳凰集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於阿閣或鳴於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麒麟在囿神鳥來儀有大｜｜｜大｜｜｜帝以土氣勝遂以土德王

昭蘇神仙主簿蟲 李肇國史補劍南元無螺嘗有人任主簿將螺之任而有之今呼為｜｜｜也

骨可為硯 李石續博物志李司徒勉韓鄂歲華紀麗蟲既｜｜物方駘蕩在汴州得異｜一節｜｜｜南海時得於海商云是蜈蚣脊骨

金色蟣 段成式酉陽雜俎蟣像健馱運國石壁上有佛像初石壁有｜｜｜大者如指小者如米齧石壁如雕鐫成立佛狀

鉤注 段成式酉陽雜俎竈無故自濕潤者赤蝦蟇名｜｜居之去則止

以氣吸兔 段成式酉陽雜俎吳公綏安縣多吳公大者數尋能｜｜｜小者吸蜥蜴相去三四尺骨肉自消

顛當顛當牢守門蠮螉寇汝無處奔 段成式酉陽雜俎顛當成式書齋前每雨後多顛當窠深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大如榆莢常仰桿其蓋伺蠅蠖過輒翻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並無綫隙可尋也其形似蜘蛛爾雅謂之王蛺蝶鬼谷子謂之蛺母秦中兒童戲曰｜｜｜｜｜｜｜｜｜｜｜｜

負子 段成式酉陽雜俎｜水蟲也有子多負

之

十二辰蟲　段成式酉陽雜俎避役南中名避役一曰｜｜｜狀似蛇醫脚長色青赤肉鬣暑月時見於籬壁間俗云見者多稱意事其首倏忽更變為十二辰狀成式再從足鄂嘗觀之

鼉有馬　段成式酉陽雜俎鼉馬狀如促織稍大脚長好穴於竈側俗言｜｜｜｜｜｜

謝足食之兆

豹　段成式酉陽雜俎｜｜號州有蟲名謝豹常在深土中司馬裴沈子常獲坑獲之小類蝦蟆而圓如毬見人以前兩脚交覆首如蓋狀能穴地如鼠項刻深數尺或出地聽謝豹鳥聲則腦裂而死俗因名之

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花子　段成式酉陽雜俎滕王圖一日紫極宮會秀才劉魯封云嘗見滕王蛺蝶圖有名｜｜｜｜｜｜｜｜｜｜｜｜

郎巾　段成式酉陽雜俎子幼時嘗見說｜｜謂狼之筋也武宗四年官市郎巾子夜會客悉不知郎巾何物亦有疑是狼筋者坐老僧泰賢云涇帥段祐宅在招國坊嘗失銀器十餘事貧道時為沙彌每隨師出入段公宅段因令貧道以錢一千詣西市賈胡求郎巾出至修竹南街金吾鋪偶問官健朱秀秀曰甚易得但人不識耳遂於古培摘出三枚如巨蟲兩頭光帶黃色祐得即令集奴婢環庭炙之蟲慄蠕動有一女奴臉唇瞤動詰之果竊器而欲逃者

念阿房宮賦　馮贄雲仙雜記揚州蘇隱夜卧聞被下有數人齊｜｜｜｜｜聲緊而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惟得蟲十餘其大如豆殺之即止

金蟲　宋祁益部方物略記蟲質甚微翠體金光取而橋之參飾釵梁右｜｜

唫夏唱秋　宋祁筆記鶺鴒鳴春蟋蟀｜｜蝎蝣｜｜蟲子戰陰非有命之者氣自動耳

戰陰　見上

觸後旁行觸前却行　彭乘墨客揮犀嶺南有異蟲如蛭狀如蟬形小而匾好隱於屋壁及書策中前有兩長足如蟹螯｜｜則｜｜｜則｜｜有鄭房秀才因揭策見之不知其有毒也戲以手指再三撥之欲觀其行或為所螫痛卧數日遇良醫治之得愈醫云此名惡蝎不治殺人

夜虎

彭乘墨客揮犀嶺南有異蟲如蚯蚓長尺餘嘴利如錐多夜出半身着地半指空而行或有悞觸之者直入人心腹食人至死乃出土人目之為｜｜甚畏避之

消麵蟲　張讀宣室志吳郡陸顒家於長城之東其世以明經仕顒自幼嗜麵為食愈多而質愈瘦及長從本軍貢於禮部既下第遂為生太學中後數月有胡人數輩潔酒食詣其門既坐顧謂顒曰吾南越人長蠻貊中聞唐天子網羅天下英俊且欲以文化動四夷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將觀文物之光惟吾子峩焉其冠襜焉其裾莊然其容肅然其儀真唐朝儒生也故我願與子交歡顒謝曰顒幸得籍於太學然無他才能何足下見愛之深也於是相與酬燕極歡而去顒信士也以為羣胡不我欺旬月羣胡又至持金繒為顒壽顒志疑其有他即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長安中惶惶然有饑寒色故持金繒為子僕馬一日之費所以交君子歡爾豈有他哉幸勿疑我也顒不得已受金繒及胡人去太學處郊野果我心也既坐胡人挈顒手而言曰我之來非偶然也蓋欲富君耳幸望知之且我所祈於君固無害於我小大惠也顒曰謹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麵乎曰然又曰食麵者非君也乃君腹中一蟲耳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之當吐出蟲則我以厚價從君易之其可乎顒曰若誠有之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餌之有頃遂吐出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此名｜｜｜實天下之奇寶也顒曰何以識之曰吾嘗見寶氣亘天起於太學中故我為君而取

然自一月餘清旦望之見斯氣移於渭水上果君遷居焉夫此蟲稟天地中和之氣而生故好食麵蓋以麥自秋始種至來年夏季方始成實受天地四時之全氣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麵食之可見矣顥即以數斗餘致其前蟲乃食之立盡顥又問曰此蟲安所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奇寶俱稟中和之氣此蟲乃中和之粹也執本而取其末其遠乎哉既而以函盛其蟲又金篋扃之命顥致於寢室謂顥曰明日當自來及明旦胡人以十輛車輦金玉絹帛約數萬獻於顥共持金函而去顥自此大富治田園為養生具日食粱肉衣鮮衣遊於長安中號豪士僅歲餘羣胡又來謂顥曰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寶以跨天下而吾子豈非好奇之士耶顥既以甚富素享閑逸自遂即與羣胡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於是置油膏於銀鼎中搆火其下投蟲於鼎中鍊之七日不絕燎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自海中出捧白玉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胡人大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而去僅食頃又有一玉女貌極冶衣霞綃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盤中有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叱之玉女捧盤而去俄有一仙人戴碧瑤冠披霞衣捧絳帕籍籍中有一珠徑二寸許奇光泛空照數十步仙人以琛獻胡人胡人笑而受之喜謂顥曰至寶來矣即命絕燎自鼎中取蟲置金函中其蟲雖煉之且久而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顥曰子隨我入海中慎無懼顥即執胡人佩帶從而入焉其海水皆豁開數步鱗介之族但辟易而去乃遊龍宮入蛟室奇珍怪寶惟意所擇纔一夕而其獲甚多胡人謂顥曰此可以致億萬之資矣已而又以珍貝數品遺顥徑於南粵貨金千鎰由是益富其後竟不仕老於閩越而甲於鉅室也

羣僧梵音 張讀宣室志有石憲者其籍編太原以商為業常行貨於代北長慶二年夏中於鴈門關行道中時暑方甚因偃大木下忽夢一僧蜂目被褐衲其狀甚異來憲前謂曰我廬於五臺山之南有窮林積水出塵俗甚遠實羣僧清暑之地檀越幸偕我而遊乎即不能我見檀越病熱且死得無悔於心耶憲以時暑方盛僧且以禍福語相動因謂僧曰願與師偕往於是其僧引憲西去且數里果有窮林積水見羣僧在水中憲怪而問之僧曰此玄陰池故我徒浴於中且以蕩炎燠於是引憲環池行憲獨怪羣僧在水中又其狀貌無一異者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聽吾徒之梵音也於是憲立池旁羣僧即於水中合聲而譟僅食頃有一僧挈手曰檀越與吾偕浴于玄陰池慎無懼憲即隨僧入池中忽覺一身盡冷噤而戰由是驚悟見已臥于大水下衣盡濕而寒慄且甚時已日暮即抵村舍中至明日病稍愈因行於道間道中忽有蛙鳴甚類丨丨之丨丨於是竟往尋之行數里見窮林積水有蛙甚多其水果名玄陰池者其僧乃羣蛙爾憲曰此蛙能幻形以惑於人豈非怪之尤者乎於是盡殺之

胡蠦 沈括夢溪筆談人謂大蠅為丨丨傍蔽地遇子方蟲則以鉗搏之悉為兩段旬日子方皆盡歲以大穰其蟲舊曾有之土人謂之丨丨丨丨四蟲晁邁紀談錄丨丨冰蟲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蟲不知苦螂蛆不知臭

長跂長脚 馬縞中華古今注長跂蠕蛸也身小足長故謂丨丨小蜘蛛丨丨也俗呼為蟢子丨丨何也答曰昔河內人見有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蚊蚋馬皆大蟻故呼蚊蚋曰黍民蟻元駒也

黍民 馬縞中華古今注牛亨問蟻丨

應聲蟲 范正敏遯齋閑覽淮西士人楊酖自言中年得異疾每發聲言應答腹中輒有小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丨丨丨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蟲所不應者當取服之酖如言讀至雷丸蟲乃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

穴中豁然雲氣往來

邵伯溫聞見前錄康節公七歲戲於庭蟻｜｜｜｜別見天日｜｜｜｜久之以告夫人夫人至無所見禁勿言

識上下　邵博聞見後錄飛蜂走蟻猶｜｜｜　在水則活失水則醉　張邦基墨莊漫錄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如一堆泥然　登木捕蟬　葉夢得避暑錄話晏元獻一日遊渦水見蛙有躍而｜｜｜｜者既得之口不能容乃相與墜地遂作蜩蛙賦　背生芝草　王明清揮麈後錄道家者流謂蟾蜍萬歲｜｜｜｜出為世之嘉祥　曲善　王楙野客叢書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擘地以行呼之聲也　豹脚　周密齊東野語吳興多蚊每暑夕浴罷解衣盤礴則營營羣聚嗜嚙不容少安心每苦之坡翁嘗曰湖州多蚊蚋｜｜尤甚且見之詩云飛蚊猛捷如花鷹又云風定軒窗飛豹脚蓋湖之豹脚蚊著名久矣　如花鷹　見上　飽似櫻桃饑如柳絮　周密齊東野語渡淮蚊蚋尤盛高郵露筋廟是也孫公談圃云泰州西洋多蚊使者按行以艾烟薰之方少退有一廳吏醉仆為蚊所嗜而死世傳范文正詩云｜｜｜｜重｜｜｜輕但知從此去不要問前程即其地也　市聲訌訌　周密齊東野語以話言而勿聽俗所謂對馬牛而誦經是已雖然羣生之類皆含佛性皆具天機百舌能語白鷺能棊伯牙絃清而魚聽海翁機露而鷗疑害稼之蝗知卓茂害人之鱷識昌黎若此之類言可喻理可化安可例以馬牛而待之況夫螻蟻至微微而有知自國於大槐以來則有君臣尊卑南柯一夢言語與人通井邑與人同人但見其往來憧憧而不知其｜｜｜｜固自有大小長幼之序前呼後喚之響默傳於寂然無譁之中一種俱白號曰地虎族類蕃昌其來自古賦性至巧累土為室有嘴至剛嚙木為糧吾嘗窺其窟穴矣深閎邃閣千門萬戶離宮別館複屋修廊五里短亭十里長亭繚繞乎其甬道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玲瓏乎其蜂房嗟爾之巧則巧矣盛則盛矣然卵生羽化方孳育而未息鑽緣穴柱不盡嚙而不已遂使修廊為之空洞廣厦為之頹圮夫人營創亦云難只上棟下宇欲維安止爾乃鳩居之而不恤蠶食之而無恥天下其寧有是理余備歷險阻拙事生涯造物者計尺寸而與之地較錙銖而賦之財苟作數椽不採美材既杉欅之無有惟梓松之是裁正爾輩之所慕逐馨香而俱來苟能飽爾之口腹豈不岌岌乎殆哉雖然爾形至微性具五常其居親親無閨門同氣之鬩近於仁其行濟濟有君子遵畔之風近於禮有事則同心協力不約而競集號令信也未雨則舍沙負土先事而綢繆智識靈也其徒羽化則空穴餞之於外有同室之義也既靈性之不泯宜善言之可施余之締創爾所見余之艱難爾宜知今與爾畫地為界自東至西十丈有奇自南至北其數倍蓰請遷種類以他適毋入範圍而肆窺苟諄諄而莫聽是對馬牛而誦經其去畜類也幾希以酒酹地爾其知之　地虎　見上　累土為室嚙木為糧　見上　鳩居蠶食　見上　含沙負土　見上　冰蛆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西域雪山有萬古不消之雪冬夏皆然中有蟲如蠶其味甘如蜜其冷如冰名曰｜｜｜能治積熱　鐵中生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鮮于伯姬云向聞其乃翁云北方有古寺寺中有大鐵鍋可作數百人食一夕忽有聲如牛吼曉而視之已破矣于鐵竅中有蟲色皆紅凡數百枚猶有蠕動者｜｜｜蟲亦前所未聞也　通明如月光照滿室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福建有村落小民家一婦人以織麻為業每夜漚麻於大水盎中忽一日視之盎中水涸矣視之初無罅漏凡數夕皆然怪其異至夜俟之夜過半果有一物來徑入盎中飲水其身｜｜｜｜｜｜｜婦細視之乃一白蜘蛛耳其大如五斗栲栳其婦遂急以大雞籠罩之割其腹內得一珠如彈丸大照

明一室 大如五斗栲栳見上 竅一而五用王逢蠡海集蚯蚓二竅一前一後前丨雖丨丨丨備丨丨丨焉視聽嗅食歌益全受土氣以生也

動植部六

百穀

四種五穫管子常山之東河汝之間早生而晚穀五穀之所蕃熟也丨丨丨而丨丨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 鄗上黍北里禾管子古之封禪丨丨之丨丨丨之丨所以為盛 內甲以處管子夫粟丨丨丨丨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 少也朐朐壯也莊莊成也由由管子苗始其丨丨丨丨乎何其孺子也至其丨丨丨丨乎何其士也至其丨丨丨丨乎茲

箭長管子其種大苗細苗蚰莖丨丨丨丨 大細水腸管子其種丨水腸丨丨蚰莖黃秀以慈免何其君子也 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管子其種丨丨丨丨丨丨無不宜也 黑秀丨丨丨丨如箭如葦如雚如蔁管子其麻大者丨丨丨丨大長以美其細者丨丨丨丨 慈忍水旱見上 白稻長秧管子五禁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為下其種忍水旱無不宜也

民之司命管子五穀食米丨丨丨丨也 萬物之主管子凡五穀者丨丨丨丨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 穀始管子正月之朝丨丨也日至百日黍秫之始牟麥之始也九月斂實牟麥之始也 黍秫之始牟麥之始見上 麥者穀之始管子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丨丨丨丨

丨也宗者族之始也

黍穀之美者 管子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丨者丨丨丨也祖者國之重者也

唐叔異畝禾 子華子昔吾之宗君為周日正周公作成周定鼎於郟鄏脩和周郊於是吾之宗君薦其所以為祥者其族有三曰井里之璞也曰太山之器車也曰丨丨丨丨之丨也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吾之宗君請以為獻王命分寶玉於魯公時庸展親歸禾於周公作歸禾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戎菽 列子進其丨丨有稻粱之味

萬寶成 莊子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丨丨丨

黍為上盛 韓非子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丨者五穀之長祭先王丨丨丨果蓏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五種 呂氏春秋令告民出丨丨命司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穗大堅均粟圓薄糠 呂氏春秋后稷曰子能以窐為突乎子能藏其惠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士請而甽浴士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雚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丨丨而丨丨乎子子能使丨丨而丨丨乎子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

穄不為穄重不為重 呂氏春秋種丨禾丨丨丨種丨禾丨丨丨是以粟少而失功

四時不正正五穀 呂氏春秋得時之禾長稠而穗大本而莖殼疎穖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彊如此者不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秸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衡穗閎而青零多粃而不滿得時之黍芒莖而徼下穗芒以長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喔而香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殼而不遂葉藁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後糠小米鉗而不香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葉長稠疎穖穗如馬尾大粒無芒博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稠短穗多粃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粃庭辟米不得時定熟卬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疎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桌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美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麥則摶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疎節小莢不實得時之麥稠長而頸黑二七以為行而服薄穊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蚼蛆先時者暑雨未至附動蚼蛆而多疾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黃帝曰丨丨之丨丨也丨丨丨而已矣

稠穗 見上

青零 見上

不喔而香 見上

穗如馬尾大粒無芒 見上

莖葉格對 見上

辟米 見上

疎節而色陽 見上

二七以為族 見上

小莢不實 見上

弱苗而穗蒼狼 見上

平土宜五穀 淮南子汾水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丨丨之人慧而丨丨丨

汾宜麻濟宜麥河宜菽雒宜禾渭宜黍江宜稻 見上

三變 淮南子夫子見禾之丨丨也滔滔然曰孤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注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

夫子首禾 見上

稻生於水 淮南子丨丨丨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

嘉生 國語陰陽序次風雨時至丨丨繁祉人民和利按史記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注應劭曰嘉穀也

黍稷無成不能為榮 國語諺曰丨丨丨丨丨丨黍不為黍

不能蕃廡稷不為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

薦在宗廟 國語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邛君也若黍苗之邛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君之力也

邛陰雨 見上

穀明 國語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畫選男德以象｜｜宵靜女德以伏蠱慝

異母 史記魯周公世家唐叔得禾｜｜同穎獻之成王注索隱曰尚書母作畝並通

漸漸油油 史記宋世家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兮禾黍｜｜注索隱曰漸漸麥芒之狀音子廉反油油者禾黍之苗光悅貌

一莖六穗 史記司馬相如傳導｜｜｜｜於庖

宿麥 漢書武帝紀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注師古曰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云宿麥

草之彊者 漢書五行志菽｜｜｜｜

含秀垂穎 漢書禮樂志西顥沆碭秋氣肅殺｜｜｜｜續舊不廢注師古曰五穀百草秀穎成實皆因舊苗無廢絕也

旅生 後漢書光武帝紀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觔易粟一斛至是野穀｜｜麻赤尤盛注旅寄也不因播種而生故曰旅今字書作穭音呂古字通

自然穀 後漢書郡國志注博物記曰扶海洲上有草名蒔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稔熟民斂穫至冬乃訖名曰｜｜或曰禹餘糧

禹餘糧 見上

含含方秀 後漢書梁鴻傳惟季春兮華阜麥｜｜兮｜｜

東牆 後漢書烏桓傳其土地宜穄及｜｜東牆似蓬草實如穄子冬十月而熟

同本異穗異本同秀 宋書符瑞志嘉禾五穀之長王者德盛則二苗共秀於周德三苗共穗於商德｜｜｜｜於夏德｜｜｜｜

禎穗秋秀 宋書符瑞志誕降嘉種呈祥初構甘露春凝｜｜｜｜於今匪烈嗣歲仍富

榮區蔭斥 宋書符瑞志治人奉天迺勤迺格黛耒倣載高廩已積嘉禾重穆甘露流液擢秀辰畦揚穎角澤離穗合豪｜｜

送夏蚤秀迎秋晚成 宋書謝靈運傳阡陌縱橫塍埒有陵陸麻麥粟菽候時覘節遞蓺遞孰交經導渠引流脉散溝并蔚蔚豐秋茫茫香秔｜｜｜｜｜｜兼

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 宋書陶潛傳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

一莖二十三穗 齊書祥瑞志永明二年八月梁都睢陽縣界野田中獲嘉禾｜｜｜｜

青苗紅粒 梁書元帝紀化俗移風常在所急勸耕且戰彌須自許豈亡燕垂寒谷積黍自溫寧可墮此｜｜生飧｜

桃花米 南史任昉傳為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惟有｜二十石無以為斂

秋穀懸黃 魏書古弼傳車駕畋於山北大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百乘以運之世祖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鳶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世祖謂左右曰筆公累如朕所卜可謂社稷之臣

九期禾 隋書音樂志需雅曲五味九變兼六和令芳甘旨庶且多三危之露｜｜圓案方文槃星羅皇舉斯樂同山河

嶺石化為瑞麟 舊唐書明皇紀武威郡醴泉湧出｜｜｜｜｜｜遠近貧乏者取以給食改番禾為天寶縣上言番禾縣天寶山有觀察使潘孟陽奏龍州武安縣｜｜生有｜｜之麟之來羣鹿環之光彩不可正視使畫工圖之以獻

嘉禾麟食 舊唐書憲宗紀東川稽

稻 唐書明皇紀揚州｜｜生

烏節 唐書地理志揚州廣陵郡土貢黃稑米｜｜米

琅邪稻 唐書李百藥傳百藥隋內史令德林子也七歲能屬文父友陸乂等共讀徐陵文有刈｜｜之｜之語歎不得其事

百藥進曰春秋郜子藉稻杜預謂在琅邪客大驚號奇童

聖米 唐書杜悰傳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徙西川復鎮淮南時方旱道路流亡藉藉民至漉漕渠遺米自給呼為｜｜取陂澤茭蒲實皆盡悰更表以為祥

供大人米 唐書西域傳摩揭陀土沃宜稼穡有異稻巨粒號｜｜｜｜

連理麥 宋史神宗紀安州臨江軍產芝及｜｜

占城種 宋史食貨志大中祥符四年帝以江淮兩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為｜擇民田高仰者蒔之蓋旱稻也內出種法命轉運使揭榜示民後又種于玉宸殿帝與近臣同觀畢刈又遣內侍持于朝堂示百官稻比中國者穗長而無芒粒差小不擇地而生

京糧 元史順帝紀命大司農司屯種雄霸二州以給京師號｜｜

華新 元史禮樂志我黍既｜我稷宜｜

木禾 山海經海內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按貫思緦齊民要術郭璞曰木禾穀類也

穰 穆天子傳甲戌巨蒐之禍奴傷天子於焚留之山乃獻馬三百牛羊五千秋麥千車｜｜三十車

養性 陸賈新語聖人貴寬而世人賤衆五穀｜｜而棄之於地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

禾實粟缺 董仲舒春秋繁露五穀｜於野而｜｜於倉

天以賜人 董仲舒春秋繁露食物之性也｜之所｜為｜也

尊實 董仲舒春秋繁露宗廟之祭夏上｜｜尊實麥也夏之所初受也

杌實 董仲舒春秋繁露宗廟之祭冬上｜｜敦杌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

敦實 董仲舒春秋繁露宗廟之祭秋上｜｜實稻也冬之所畢實也

芳花當齒 焦氏易林下田種黍｜｜｜大雨淋集紛榮滿壅按淋一作林

三月種 崔寔四民月令｜｜可｜秔稻

甘而多腴 王充論衡五穀之於人也食之皆飽稻粱之味｜｜｜｜食｜｜不能飛

鴈翼重 張華博物志｜｜｜｜其墜

九穗禾 王嘉拾遺記炎帝時有丹雀銜｜｜｜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

盈車嘉穗 王嘉拾遺記燕昭王時有白鸞孤翔銜千莖穗穗於空中自生花實落地則生根葉一歲百穫一莖滿車故曰｜｜｜｜

浹日翻形 王嘉拾遺記樂浪之東有背明之國宜種百穀有｜｜之稻種之十旬而熟有｜｜稻言食者死而更生有明清稻食者延年也清腸稻食一粒歷年不饑

一粒歷年不饑 見上

搖枝粟 王嘉拾遺記背明國有｜｜｜｜其枝長而弱無風自搖食之益髓有鳳冠粟似鳳鳥之冠食者多力有遊龍粟葉屈曲似遊龍瓊膏粟白如銀食此二粟令人骨輕

繞明豆挾劍豆 王嘉拾遺記背明國有｜｜其莖弱自相縈繞有｜｜｜其莢形似人挾劍橫斜而生有傾離豆言其豆見日葉垂覆地食者不老不疾

延精輕心 王嘉拾遺記背明國有｜｜麥延壽益氣有昆和麥調暢六府有｜｜麥食者體輕有醇和麥為麴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可袒有含露麥穗中有露味甘如飴

紫沈雲冰 王嘉拾遺記背明國有｜｜蘇其實不浮有｜｜蘇實冷而有光宜為油澤有通明蘇食者夜行不持燭是苣藤也食之延壽後天而老

不周粟 王嘉拾遺記員嶠山多大鵲高一丈銜｜｜之｜粟穗高三丈粒皎如玉鵲銜粟飛於中國故世俗間往往有之其粟食之歷月不饑

菊灰止蠹 宗懷荆楚歲時記夏至日取｜為｜以｜小麥｜

虎沙 崔豹古今注虎豆一名｜｜似貍豆而大實如小兒拳亦可食

貍沙 崔豹古今注貍豆一名｜｜一名獵沙葉似葛而實大如李核可啗食

早熟及麥 郭義恭廣志稻有｜｜｜正月種五月穫白有胡秫｜｜｜｜

獲其莖根復生九月復熟烏秔黑穰青函白夏郭義恭廣志稷有｜｜｜｜｜｜｜之名蟬鳴稻郭義恭廣志有｜｜七月熟鹽鑽郭義恭廣志｜｜梁粒如蟣子魏文帝以為粥

禾生於寅壯於丁午賈思勰齊民要術｜｜｜｜長於丙老於戊死於申惡於壬癸忌於乙丑九穀忌日賈思勰齊民要術氾勝之書曰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秫忌寅未小麥忌戌大麥忌子大豆忌申卯凡｜｜有｜｜種之不避其忌則多傷敗畏露賈思勰齊民要術黍心初生｜天｜令兩人對持長索槩去其露日出乃止黍生於巳壯於酉賈思勰齊民要術｜｜｜｜｜長於戌老於亥死於丑惡於丙午忌於丑寅卯穄忌於未寅戴甲賈思勰齊民要術種大豆夏至後二十日尚可種｜｜而生不用深耕憎日賈思勰齊民要術豆花｜見｜見日死於寅惡於甲乙忌於卯午丙丁麥生於亥壯於卯賈思勰齊民要術｜｜｜｜｜｜長於辰老於巳死於午惡於戌忌於子丑地麵賈思勰齊民要術種瞿麥法以伏為時注一名｜扶則黃爛而根焦也豆生於申壯於子賈思勰齊民要術｜｜｜｜｜長於壬老於丑疎生賈思勰齊民要術禾｜｜｜實似大麥左折右炊賈思勰齊民要術揚禾似雚粒細｜｜｜｜停則牙生火禾賈思勰齊民要術丈餘子如小豆出粟特國牡麻賈思勰齊民要術｜｜高術夏至先後各五日可種｜｜注牡麻有花無實班黑賈思勰齊民要術種麻子注班黑者饒實燕麥暄萋酈道元水經注丹水又東南歷西巖下巖下有大泉湧發洪源巨輪淵深不測蘋藻冬芹竟川含綠雖嚴辰肅月｜｜｜｜洋川米酈道元水經注洋川者漢戚夫人之所生處也高祖得而寵之夫人思慕本鄉追求｜｜帝為驛致長安蠲復其鄉更名曰縣交麻杜寶大業拾遺記大業四年改胡麻曰｜｜覆雉韓鄂歲華紀麗鷹化鳩而及候麥｜｜以當時重思段成式酉陽雜俎酆都稻名｜｜其米如石榴子粒稍大味如菱杜瓊作重思賦曰霏霏春暮翠矣重思雲氣交被嘉穀應時黃兒米馮贄雲仙雜記杜甫在蜀日以七金買｜｜半籃細子魚一串籠桶衫市油巾皆蜀人奉養之粗者甑香齒碎馮贄雲仙雜記吳興米炊之｜白馬豆食之｜｜豆蘇鶚杜陽雜編大歷中日林國獻｜｜｜大小類中國之菉豆其色殷紅而光芒長數尺本國人亦呼為光芒數尺見上詰多珠見上碧麥紫米蘇鶚杜陽雜編｜大於中華之麥粒表詰多珠和石上菖蒲葉煮之即大如鵞卵其中純紫秤之可重一觔上啗一丸香美無比而數日不復言饑渴

裹皆碧香氣如粳米食之體輕久則可以御風｜｜有類苣藤炊一升得飯一斛食之令人髮髮縝黑顏色不老久則後天不死盆草黃休復茅亭客話蜀人每中元節多生五穀俗謂之｜｜盛以供佛初至時介意禁觸謂嘗有雷護之既中元節後即棄之糞壤佛豆宋祁益部方物略記豐茂苗豆別一類秋種春歛農不常蒔右｜｜六稜沈括夢溪筆談胡麻直是今油麻其角有｜｜有八稜者中國之麻今謂之大麻是也有實為苴麻無實為枲又曰牡麻張騫姑自大宛得油麻之種亦謂之麻故以胡麻別之謂漢麻為大麻也八拗莊綽雞肋編胡麻俗呼芝麻言其性有｜｜謂雨暘時薄收大旱方大熟開花向下結子向上炒焦壓榨才得生油膏車則滑鑽鍼乃澁也拗於教切備四時氣具五方色朱升蕎麥曲洧舊聞麥秋種夏熟｜｜｜之｜｜之中葉青花白莖赤子黑根黃亦｜｜紅蓮稻龔明之中

吳紀聞｜｜早｜從古有之陸魯望詩云遥為曉風吟白菊近炊香稻識紅蓮

能賤金玉 胡錡耕禄稿一日無食則饑司命之本三代處農而教為道之原其和足名陰陽之和其貴｜｜｜｜之貴

坤黄貴白 胡錡耕禄稿隴西郡開國侯來牟外叶｜｜內含｜｜載行於野懷大夫君子之心斯饗我農成先公風化之業

視時登損 胡錡耕禄稿持常平使者之權｜｜｜佐地官司徒之職待國賙須

金釵 姚寬西溪叢語王琪君玉金陵飲酒詩云蜀江雪浪來天際一派泉春寶釵碎蓋謂水碓舂｜｜糯也

青箱嘉種 王明清揮麈餘話屈帝尊以秉來動天步而降軒三推告畢貴賤以班遂播｜之｜｜以成高廩之豐年按此李元叔上廣汴賦語

稻為貴 程棨三柳軒雜識五穀以｜｜｜古人各以其類配之如以投雞配為黍謂野人之饗也以啜菽配飲水謂貧者之孝也以蔬食配菜羹謂貶降之食也

惟食稻則對衣錦又祭祀以稻為嘉蔬公享大夫則以為吉饋是五穀以稻為貴也

西天菉豆 釋文壁湘山野録真宗深念稼穡聞占城稻耐旱｜｜｜｜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貨求其種占城得種二十石至今在處播之西天中印土得菉豆種二石不知今之菉豆是否始種於後苑秋成日宣近臣嘗之仍賜占稻及西天菉豆御詩

蔬菜

葷菜 管子六畜育於家瓜瓠｜｜百果備具國之富也

生蔬 管子春采｜秋采｜夏處陰冬處陽

老韭為苞 列子朽瓜之為魚也｜｜之｜｜也

以澤量 荀子葷菜百疎｜｜｜

漢上石耳 呂氏春秋江浦之橘雲夢之柚｜｜｜｜

赤木元木之葉 呂氏春秋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馬餘脅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

嘉樹 見上

崑崙蘋 呂氏春秋菜之美者｜｜｜｜之｜｜之｜

陽華芸雲夢芹 呂氏春秋｜｜之｜｜之｜｜之｜

具區菁浸淵草 見上

土英 見上

苦菜死 呂氏春秋日至浸淵之草名曰土英

資生 呂氏春秋｜｜｜｜而｜｜

蘴蕘 揚子｜｜蕪菁也陳楚之郊謂之蕘關之東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郊謂之大芥其小者謂之辛芥或謂之幽芥其紫花者謂之蘆菔東魯謂之菈蓮

幽芥 見上

菈蓮 見上

園葵 史記公儀休傳食茹而美拔其｜｜而棄之

菜茹有畦 漢書召信臣傳大官園種｜｜葱韭菜茹漢書食貨志還廬樹桑｜｜瓜瓠果蓏殖於疆場

冬生 漢書甜覆以屋廡晝夜難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為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供奉養

種蕪菁助人食 後漢書桓帝紀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曰蝗災為害水變仍至五穀不登人無宿儲其令所傍郡國｜｜｜｜

以｜｜鬼目菜 吳志三嗣主傳有｜｜｜生工人黄者家依緑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

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齊書周顒傳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緑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

食菜不食心 齊書江泌傳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以其有生意也

白苞紫茄 南史蔡樽傳初樽在臨海百姓楊元孫以婢采蘭貼與同里黄權約生子酌乳哺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吳贖婢母子五人吳背約不還元孫訴樽判還本主吳能為巫出入樽内以金釧賂樽妾遂改判與吳元孫捆登聞鼓訟之為有司劾時樽已去郡雖不坐而常以為恥口不言錢及在吳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

｜｜以為常餌

氣味終不改舊唐書高力士傳為李輔國所搆配流黔中道力士至巫州地多薺而不食因感傷而詠之曰兩京作斤賣五谿無人採夷夏雖不同｜｜｜｜｜

晁茨宋史趙立傳承楚間有樊梁新開白馬埜湖賊張敵萬窟穴其間立絕不與通故楚糧道愈梗始受圍菽麥野生澤有｜｜可采後皆盡至屑揄皮食之

卯菻夏小正納｜｜傳卯菻也者本如卯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

薺以冬美芥以夏成董仲舒春秋繁露｜｜｜｜而｜｜｜｜此可以見冬夏之所宜服矣冬水氣也薺甘味也秉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薺之為言濟與濟大水也夏火氣也芥苦味也秉於火氣而成者苦勝暑也

甘味苦味見上

冬葵溫韭浚茈蓼蘇桓寬鹽鐵論驅殲網罝掩捕麑㲉躭湎沈猶鋪百川鮮羔䍮幾胎扁皮黃口春鵝秋雛｜｜｜｜｜｜｜｜豐薁耳菜毛果蟲貉

龍爪薤郭憲洞冥記烏衰國有｜｜｜長九尺色如玉煎之有膏以和紫桂為丸服一粒千歲不饑故語曰薤和膏身生毛

薤和膏身生毛見上

掌中芥郭憲洞冥記有｜｜｜葉如松子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一吹長一尺至三尺而止然後可移於地上若不經掌中吹者則不生也食之能空中孤立足不躡地亦名躡空草

躡空草見上

瞑菜嵇含南方草木狀綽菜夏生於池沼間葉類茨菰根如藕條南海人食之云令人思睡呼為｜｜按段公路北戶錄睡菜五六月生田塘中葉類茨菰根如藕梢土人採根為鹽菹與此同

種子水中嵇含南方草木狀蕹葉如落葵而小性冷味甘南人編葦為筏作小孔浮於水上｜｜於｜｜則如萍根浮水面及長莖葉皆出於葦筏孔子隨水上下南方之奇蔬也冶葛有大毒以蕹汁滴其苗當時萎死傳魏武能啖冶葛至一尺云先食此菜

芸薇王嘉拾遺記咸寧四年立芳蔬圃於金墉城東多種異菜有菜名｜｜類有三種其色紫為上蔬其味辛色黃為中蔬其味甘色青為下蔬其味鹹常以三蔬充御膳

三轉乃佳賈思勰齊民要術蒜宜白輭良地｜｜｜｜

三剪再剪賈思勰齊民要術種蔥四月始鋤鋤遍乃剪剪與地平剪欲旦起避熱時良地｜｜薄地｜｜八月止種韭剪如蔥法一歲之中不過五剪

內生賈思勰齊民要術種韭法以升盞合地為處布子於圍內注韭性｜｜不向外畏圃種令科成

椒目賈思勰齊民要術種椒熟時收取黑子四月初畦種之注黑子一名｜｜不用人手數近促則不生也

雉尾蓴賈思勰齊民要術食膾魚蓴羹芼羹之菜蓴為第一四月蓴生莖而未葉名作｜｜｜第一作肥羹葉舒長足名曰絲蓴五月六月用絲蓴入七月盡九月十月內不中食蓴有蝸虫著故也十月水凍虫死蓴還可食

形似珊瑚賈思勰齊民要術從十月盡三月皆食環蓴環

蓴者根上頭絲蓴下芨絲蓴既死上有根芨｜｜｜｜一寸許肥滑處任用深取即苦澀

鹿角賈思勰齊民要術南越志曰猴葵色赤生石上南越謂之｜｜

冬風賈思勰齊民要術廣州記云｜｜菜陸生宜配肉作羹也

旁勃賈思勰齊民要術神仙服食經曰七禽方十一月采｜｜旁勃白蒿也白兔食之壽八百年

風吹別分酈道元水經注夷水又東逕佷山縣縣東十許里至平樂村從平樂順流五六里山甚高峻上合下空中有石林甚整頓旁生野韭人往乞者神許則｜｜｜｜隨偃而摘不得過越

十八種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陳留侯李崇為尚書令儀同三司富傾天下而性多儉恡惡衣麤食常無肉味止有韭薤崇客李元祐語人云李令公一食｜｜｜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一十八聞者大笑

合歡盧肇盧氏雜記番禺有菜四葉相對晝開夜合名｜｜菜

稼茄子段成式酉陽雜俎茄子熟者食之厚腸胃動氣

發疾根能治竈瘃欲其子繁待其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子必繁也俗謂之｜｜｜僧人多炙之甚美有新羅種者色稍白形如雞卵西明寺僧造元院中有其種

諸葛菜 韋絢劉賓客嘉話錄公曰諸葛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者何絢曰莫不是取其纔出甲者生啗一也葉舒可煮食二也久居隨以滋長三也棄去不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劉食六也比諸蔬屬其利不亦溥乎曰信矣三蜀之人今呼蔓菁為｜｜｜江陵亦然

猿啼一聲遽生萬莖 馮贄雲仙雜記｜｜之地蕨乃多有每｜｜｜｜｜｜

筍奴菌妾 陶穀清異錄江右多菘菜粥筍者惡之罵曰心子菜蓋｜｜｜｜也

鸕芋 宋祁益部方物畧記芋種不一｜｜則貢民儲於田可用終歲

張知縣菜 沈括補筆談忠定張尚書曾令鄂州崇陽縣崇陽多曠土民不務耕唯以植茶為業忠定令民伐去茶園誘之使種桑麻自此茶園漸少而桑特盛於鄂岳之間至嘉祐中改茶法湖湘之民苦於茶租獨崇陽無茶租民監他邑思公之惠立廟以報之民有入市買菜者公召諭之曰邑居之民無地種植且有他業買菜可也汝村民皆有土田何不自種而費錢買菜笞而遣之自後人皆置園至今謂蘆菔為｜｜｜｜

落蘇 陸游老學庵筆記茄子一名｜｜今吳人正謂之落蘇

跛鼈還丹 張端義貴耳集浮萍作楊花之義子紅苋為｜｜之｜｜

蒼玉束 周密齊東野語世傳涪翁喜苦筍嘗從斌老乞苦筍詩云南園苦筍味勝肉龍擇稱寃莫採錄煩君更致｜｜｜明日風雨吹成竹又和坡翁春菜詩云公如端為苦筍歸明日青衫誠可脫坡得詩戲語坐客云吾固不愛做官曾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聞者絕倒嘗賦苦筍云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活國放翁又從而與之云我見魏徵珠撫媚約束兒童勿多取於是世以諫筍目之

諫筍 見上

十分甜 周密

齊東野語南康簡寂觀有甜苦筍周益公詩云蔬食山間茶亦甘況逢苦筍｜｜｜君看舊頰留餘味端為森森正且嚴

紫花菘 周密癸辛雜識今成都麵店中呼蘿蔔為葵子曰市井語然亦有謂按爾雅曰葵蘆服也郭璞以菔為菔俗呼雹葵先北反或作蔔釋曰｜｜｜也一名葵蓋其性能消食解麵毒

龍孫 釋贊寧筍譜俗呼筍為｜｜

氷壺先生 釋文瑩玉壺清話太宗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楊素遺子食經羹黎含糗之說上因問食何品何物最珍對曰食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虀汁為美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痛飲夜半吻燥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虀盂連茹數根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廚鸞脯鳳胎殆恐不及屢欲作｜｜｜傳記其事因循未果也上笑而然之

玉版和尚 釋惠洪冷齋夜話東坡嘗要劉器之同參｜｜｜器之每倦山行聞見玉版欣然從之至廉泉寺燒筍而食器之覺筍味勝問此筍何名東坡曰即玉版也此老師善說法要能令人得禪悅之味於是器之乃悟其戲為大笑

稚子 釋惠洪冷齋夜話老杜詩曰竹根｜｜無人見沙上鬼雛傍母眠世或不解稚子無人見何等語唐人食筍詩曰稚子脫錦裼駢頭玉香滑則稚子為筍明矣

果蓏

雁膳 管子其種｜｜黑實朱跗黃實

卵菱 管子氷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贖蟄蟲｜｜

絕芋 管子五政曰無殺麑夭母蹇華｜｜

淮南橘淮北枳 晏子嬰聞之橘生｜｜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

瓜桃不削橘柚不剖 晏子景公使晏子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並食之楚王曰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

丨今者萬乘無教令臣故不敢剖不然臣非不知也

珠玕華實 列子丨丨之樹皆叢生丨丨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

碧樹冬生實丹味酸 列子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櫟丨丨而丨丨丨丨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

五石瓠 莊子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子有丨丨之丨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中河失船一壺千金 鶡冠子不提生於弗器賤生於無所用丨丨丨丨丨丨

果蓏有六而桃為下 韓非子孔子御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祭先王不得入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數以盆鼓 荀子然後瓜桃棗李一本丨丨丨丨丨丨

沙棠實 呂氏春秋冀州之原果之善者丨丨之丨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羣帝所食箕山之東青島之所有甘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

羣帝所食 見上

甘櫨 見上

江浦橘雲夢柚 見上

雁頭 揚子菱芡雞頭也北燕謂之菱青徐淮泗之間謂之芡南楚江湘之間謂之雞頭或謂之烏頭

光明洞徹 抱朴子崑崙有玉李玉瓜玉桃其實形如世間桃李但為丨丨丨丨丨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食

共濟 國語夫苦匏不材於人丨丨而已注佩匏可以度水也

大如瓜 史記封禪書安期生食巨棗丨丨丨

東陵瓜 史記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世俗謂之丨丨丨從召平以為名也

取獻宗廟 史記叔孫通傳孝惠帝曹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丨櫻桃丨丨丨上乃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搭㨰 史記貨殖傳汶山之下沃野下有丨荔支注徐廣曰搭㨰似李

蹲鴟 史記至死不饑注徐廣曰古蹲字作踆駰案漢書音義曰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灌溉一曰大芋

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 漢書地理志敦煌注師古曰即春秋左氏傳所云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者也其地今猶出大瓜長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薑芋 漢書東方朔傳土宜丨丨水多蠅魚

遠國珍羞 後漢書和帝紀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丨丨丨丨丨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勅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注廣州記曰荔支樹高五六丈大如桂樹實如雞子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酷者至日禺中翕然俱赤即可食

似安石榴 見上

至日禺中翕然俱赤 見上

龍丘巖桃 後漢書郡國志東陽記曰龍丘山有九石特秀林表色丹白遠望盡如蓮花丨丨長隱居於此因以為名其峯際復有巖穴外如牕牖中有石牀丨前有一丨樹其實甚甘非山中自有莫知誰植

馬韓大栗如梨 後漢書東夷傳丨丨出丨丨丨

啖畢伐樹 晉書王濟傳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丨丨丨丨而去

好李 見上

桑葚甜甘 晉書張天錫傳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出天錫應聲曰丨丨丨丨丨鴟鵲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妬心

食尾至本漸入佳境 晉書顧愷之傳

每丨甘蔗恒自丨丨丨丨人或怪之云丨丨丨丨

嘉瓜 宋書符瑞志晉武帝太康三年六月丨丨異體同蔕生河南洛陽輔國大將軍王濬園

嘉瓠 宋書符瑞志晉武帝太康元年十二月戊子丨丨生寧州寧州剌史費統以聞

早青瓜 齊書到撝傳宋世上數遊會撝家同從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撝得丨丨丨與上對剖食之上懷其舊德意貽良厚至是一歲三遷

明藕移玉青蓮代金 齊書張融傳顏藻留映荷芰提陰扶容曼綵秀遠華深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晒芬芳於遥渚汎灼爍於長潯

三十子共蔕 梁書元帝紀大寶元年正月辛亥朔左衛將軍王僧辯獲橘丨丨丨丨丨丨以獻

經寸半 梁書沈約傳約嘗侍讌值豫州獻栗丨丨丨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

冬李 南史王僧孺傳有餽其父丨丨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

嘉瓜合蔕 魏書太武帝紀所在甘露流液降於殿內丨丨丨丨生於中山野木連理植於魏郡

房中多子 北齊書魏收傳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為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丨丨丨丨王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匹

千年棗 隋書波斯傳土多良馬大驢師子白象大鳥卵真珠頗黎虎魄珊瑚瑠璃碼碯水精瑟瑟呼洛羯呂騰火齊金剛金銀鍮石銅鑌鐵錫錦疊細布氍毹毾㲪護那越諾布檀金縷織成赤麖皮朱沙水銀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諸香胡椒畢撥石蜜牛蜜丨丨丨附子訶棃勒無食子鹽綠雌黃

馬上口摘 舊唐書中宗紀甲子夏四月丁亥上遊櫻桃園引中書門下五品已上諸司長官學士等入芳林園嘗櫻桃便令丨丨丨丨置酒為樂

山南枇杷江南柑橘 舊唐書德宗紀詔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歲一貢以供宗廟餘貢皆停

近湯先毓 舊唐書職官志凡近湯之地潤澤所及瓜果之屬先時而毓者必苞匭而進之以薦陵廟

新苽 舊唐書穆宗貞獻皇后蕭氏傳太和中太皇太后居興慶宮寶歷太后居義安殿皇太后居大內時號三宮太后上五日叅拜四節獻賀皆由複道幸南內朝臣命婦詣宮門起居上尤執禮造次不失有司嘗獻丨丨櫻桃命獻陵寢宗廟之後中使分送三宮十宅

殼如紅繒膜如紫綃 舊唐書白居易傳南賓郡當峽路之深險處也花木多奇居易在郡為木蓮荔枝圖寄朝中親友各記其狀曰荔枝生巴峽間形圓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萄核如枇杷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瓤肉瑩白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畧如此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

金桃銀李 舊唐書康國傳武德十一年獻丨丨丨丨詔令植之於苑囿

龍骨棗鳳棲梨 唐書地理志河中府河東郡土貢氈麵扇丨丨丨丨丨丨

旱藕 唐書姜撫傳撫又言終南山有丨丨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作湯餅賜大臣右驍衛將軍甘守誠能銘藥石曰常春者千歲藟也旱藕杜蒙也方家久不用撫易名以神之

合歡瓜 遼史太祖紀二年秋八月壬子幽州進丨丨丨

青蔓離披 元史王薦傳母沈氏病渴語薦曰得瓜以咲我渴可止時冬月求於鄉不得行至深興嶺值大雪薦避雪樹下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丨丨丨丨有二瓜馬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

食之宜子 逸周書康民以桴苡者其實如李丨丨丨丨

嶗嵻細棗 郭憲洞冥記進丨丨丨丨出嶗嵻山山臨碧海上萬年一實如今之軟棗咋之有膏

塗山紫梨 郭憲洞冥記塗山之背梨大如升或云斗紫色千年一花亦曰紫輕梨

紫輕梨 見上

琳國碧李 郭憲洞冥記琳國去長安九千里生玉葉李色如碧

玉數十年一熟味酸昔韓終常餌此李因名韓終李見上闇衣柰郭憲洞冥記有紫柰大如斗甜如蜜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如漆可染衣其汁著衣不可滌浣亦名｜｜｜｜｜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氷谷所謂氷谷素記有玄都翠水水中有菱碧色狀如雞飛亦名翔洞冥記有玄都翠水水中有菱碧色狀如雞飛亦名翔雞菱仙人見伯子常遊｜之涯采｜而食之令骨輕舉身生毛羽也荷囊載香焦氏易林文山所聚｜｜｜｜盈我匡莒焦氏易林北方多棗橘柚蹲鴟｜｜｜｜大如鴨卵班固武帝內傳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仙桃七顆｜｜｜｜形圓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顆與帝三顆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輒收其核王母問帝帝曰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王母告上元夫人曰吾嘗與夫人造｜｜丹陵食｜｜味甚好憶此未久而已三千年一生實見上朱火靈瓜班固武帝內傳王母告上元夫人曰吾嘗與夫人造｜｜丹陵食｜｜味甚好憶此未久而已七千歲矣糞種吳越春秋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有頃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曰何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之物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旁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含消三輔黃圖三秦記云御宿園出栗十五枚一勝天梨如五勝落地則破其取梨先以布囊承之號曰｜｜此園梨也青華朱實嵇含南方草木狀荔枝樹高五六丈餘如桂樹綠葉蓬蓬冬夏榮茂｜｜｜｜實大如雞子核黃黑似熟蓮實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酢者至日將中翕然俱赤則可食也一樹下子百斛一樹下子百斛見上壺柑嵇含南方草木狀柑乃橘之屬滋味甘美特異者也有黃者有赭者赭者謂之｜｜交趾人以席囊貯蟻鬻於市者其窠如薄絮囊皆連枝葉蟻在其中并窠而賣蟻赤黃色大於常蟻南方柑樹若無此蟻則其實皆為羣蠹所傷無復一完者矣甘美特異見上無蟻則為蠹傷見上人面子嵇含南方草木狀｜｜樹似含桃結子如桃實無味其核正如人面故以為名以蜜漬之稍可食以其核可玩於席間飣餖御客出南海細李周處風土記南居｜｜四月先熟萬歲一實王嘉拾遺記窮桑者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椹紫｜｜｜｜食之後天而老桂實如棗王嘉拾遺記閶河之北有紫｜成林其｜｜｜羣仙餌焉韓終採藥四言詩曰閶河之桂實大如棗得而食之後天不老磅礴山桃王嘉拾遺記扶桑東五萬里有｜｜｜上有｜樹百圍其花青黑萬歲一實｜｜岐黑棗王嘉拾遺記西王母進洞淵紅蠣嶽山甜雪｜｜｜｜｜｜｜｜萬歲冰桃千年碧藕青花白摘素蓮者一房百子凌冬而茂黑棗者其樹百尋實長二尺核細而柔百年一熟瓜如桂王嘉拾遺記崑崙山上有九層第三層有｜｜｜｜穹隆王嘉拾遺記後漢明帝母陰貴人夢食瓜甚美帝使求諸方國時燉煌獻異瓜種瓜名｜｜長三尺而形屈曲味美如飴父老云昔道士從蓬萊山得此瓜云是崆峒靈瓜四刼一實西王母遺於此地世代遐絕其實頗在四刼一實見上積冰方盛王嘉拾遺記恒山獻巨桃核巨桃霜下結花隆暑方熟亦云仙人所食帝使植於霜林園園皆植寒果｜｜之後百果｜｜俗謂之相陵與霜林之聲誤也官梨鄭緝之永嘉郡記青田邨人家多種梨樹名曰｜｜子大一圍五寸恒以供獻名御梨吏司守視土人有未知味者梨實落至地即融汁狗牙雞心猫猴細

腰郭義恭廣志褭有｜｜｜｜牛須羊矢｜｜｜｜之名**貍頭女臂龍蹄羊髓**郭義
恭廣志瓜之所出以遼東廬江燉煌之種為美有烏瓜
魚瓜｜｜瓜蜜筩瓜｜｜瓜｜｜瓜｜｜瓜縑瓜瓜州
大瓜如斛御瓜也有青登瓜大如三斗魁有桂枝瓜長
二尺餘蜀地溫良瓜冬熟有春日瓜細小小瓣宜藏正
月種三月熟有秋泉瓜秋種十月熟形如羊角色蒼黑**同心梨**段龜龍涼州記呂光時燉煌太守宋
歆獻｜｜之｜**紫石榴紅縹李**任昉述異記瀨鄉老子祠有｜｜｜｜｜｜一李二色**一**
實二蒂任昉述異記漢章帝元年上虞縣獻瓜｜｜｜｜及玉色橘**安陽李**任昉述異記魏
文帝安陽殿前天降朱李八枚咲一枚數日不食令李種有｜｜｜大而有甘者即其種也**七尺棗**
三尺梨任昉述異記北方有｜｜之｜南方有｜｜之｜凡人不得見或見而食之即為地仙**瓜**

蘢賈思勰齊民要術治｜｜法旦起露未解以杖舉瓜蔓散灰於根下後一兩日復以土培其根則迴無蟲
矣**一歲三熟**賈思勰齊民要術臨海異物志曰楊桃似橄欖其味甜五月十月熟諺曰楊桃無蹙
｜｜｜｜其色青黃核如棗核**壺橘**賈思勰齊民要術廣州記曰盧橘皮厚氣色大如甘酢多九月正白
色至二月漸變為青至夏熟味亦不異冬時土人呼為｜｜其類有七八種不如吳會橘**雷柚**賈思勰齊
民要術裴淵記曰廣州別有柚號曰｜｜實如升大**內空外勁**賈思勰齊民要術檳榔其｜｜其｜
｜其屈如覆虹其申如縋繩**餘甘**賈思勰齊民要術臨海異物志曰｜｜子大如棱形初入口苦澀後
飲水更甘大如梅實核兩頭銳東岳呼餘甘柯欖同一果耳**益智**賈思勰齊民要術吳氏本草曰龍眼
一名｜｜一名比目**比目**見上**本母子**賈思勰齊民要術收瓜子法常歲歲先取｜｜｜瓜截去

兩頭止取中央子注本母子者瓜生數葉便結子子復
早熟用中輩瓜子蔓長二三尺然後結子用後輩子者
蔓長足然後結子子亦晚熟種早子熟速而瓜小種晚
子熟遲而瓜大去兩頭者近蔕子瓜曲而細近頭子瓜
短而喎凡瓜落疏青黑者為美黃白及斑雖大
而惡若種苦瓜子雖爛熟氣香其味猶苦也**中央子**
見上**不並固安之實**酈道元水經注汝水又東逕懸瓠城北耆彥云城北名馬灣中有地數頃
上有栗園栗小殊｜｜｜｜｜｜也然歲貢三百石以充天府水渚即栗州也樹木高茂望若屯雲積氣矣
僊人棗長五寸把之兩頭俱出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景陽山南有百果園果列
作林林各有堂有｜｜｜｜｜｜｜｜｜｜｜｜核細如鍼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傳云出崑崙山一曰西王
母棗又有仙人桃其色赤表裏照徹得嚴霜乃熟亦出崑崙山亦曰王母桃也**白馬甜榴一實**

直牛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浮圖前柰林蒲萄異于餘處枝葉繁衍子實甚大柰林實重七斤蒲萄實偉于
棗味並殊美冠于中京帝至熟時常詣取之或復賜宮人宮人得之轉餉親戚以為奇味得者不敢輒食乃歷
數家京師語曰｜｜｜｜｜｜｜｜**寄舉之首**李肇國史補李直方嘗第果實名如貢士之目者以
綠李為首楞梨為副櫻桃為三甘子為四蒲桃為五或薦荔枝曰｜｜｜｜又問栗如之何曰取其實事不出
八九**無核**段公路北户錄南方果之美者有荔枝梧州火山出者夏初先熟而味少劣其高潘者最佳五
六月方熟有｜｜類雞卵大者其肪瑩白不減水晶性熱液甘乃奇實也**變柑**段公路北户錄新州出｜
｜有苞大于升者且皮薄如洞庭之橘橘之所弗及傳云移植不百里形味俱變因以為名**草龍珠**
帳段成式酉陽雜俎貝丘之南有蒲萄谷谷中蒲萄可就其所食之或有取歸者即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

天寶中沙門曇霄因遊諸岳至此谷得蒲萄食之又見拈蔓堪為杖大如指五尺餘持還本寺植之遂活長高數仞蔭地幅員十丈仰觀若惟蓋焉其房實磊落紫瑩如鑿時人號為｜｜｜｜

無石子 段成式酉陽雜俎｜｜出波斯國波斯呼為摩賊樹長六七丈圍八九尺葉似桃葉而長三月開花白色花心微紅子圓如彈丸初青熟乃黃白蟲食成孔者正熟皮無孔者入藥用其樹一年生無石子一年生跋屢子大如指長三寸上有殼中仁如栗黃可噉

瓜惡香 段成式酉陽雜俎｜｜香中尤忌麝鄭注太和初赴職河中姬妾百餘盡騎香氣數里逆於人鼻是歲自京至河中所過路瓜盡死一蔕不獲

木威 段成式酉陽雜俎｜｜南向枝曰檄欖曰｜｜南向枝曰檄欖

莫拗折項 盧氏雜說鄭餘慶清儉有重德一日召親友會食呼左右曰處分廚家爛蒸去毛｜｜｜諸人相顧以為必蒸鵝鴨之類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飯一椀蒸葫蘆一枚相國餐美諸人強進而罷

龍耳李 馮贄雲仙雜記崔奉國家一種李肉厚而無核識者曰天罰乖龍必割其耳耳血墮地故生此李

日精 馮贄雲仙雜記陸展郎中見楊梅嘆曰此果恐是｜｜然若無蜂兒採香誰勝難和之味即以竹絲籃貯千枚并茶花蜜送衡山道士

當以太原尹相授 馮贄雲仙雜記楊炎食蒲桃曰汝若不澁｜｜｜｜｜｜

鼠精李 馮贄雲仙雜記王付中家堂前有鼠從地出其穴即生李樹花實俱好此｜｜也

分蔕 蘇鶚杜陽雜編滄浪洲產｜｜瓜瓜長二尺其色如椹一顆二蔕

桃大如石甕 鄭常洽聞記吐谷渾有｜｜｜｜一｜｜

五色林檎 鄭常洽聞記永徽中魏郡人王方言拾得此樹以果獻刺史紀王慎王貢於高宗以為朱柰又名｜｜｜｜或謂之聯珠果上重賜王方言文林郎亦號此果為文林果俗云蘋婆果

聯珠果 見上 **文林果** 見上 **相思子** 李濟翁資暇錄豆有圓而紅其首烏者舉世呼為｜｜即紅豆之異名也其木斜斫之則有文可為彈博局及琵琶槽其樹也大株而白枝葉似槐其花與皂莢花無殊其子若穉豆處於甲中通身皆紅李善云其實赤如珊瑚是也

百子甕 陶穀清異錄果中子繁者惟夏瓜冬瓜石榴故嗜果者目瓜為｜｜

獨子青 陶穀清異錄遼東一處有瓜若澆沃則以酒代水實成破為十段每段中止有一子而長數寸食一顆可作十日糧國人珍之名｜｜

挹腰綠 陶穀清異錄洛南會昌中瓜圃結五六實長幾尺而極大者類蛾綠其上皺文酷似蟬形圃中人連蔓移土檻貢上命之曰御蟬香｜｜

尉佗方物 蔡襄荔枝譜荔閩粵南粵巴蜀有之漢初南粵王｜｜以之備｜｜於是始通中國司馬相如賦上林云答遝離支蓋夸言之無有是也

命工寫生 蔡襄荔枝譜予家莆陽再

臨泉福二郡十年往還道出鄉國每得其尤者｜｜｜｜

膜如桃花紅核如丁香母 蔡襄荔枝譜陳紫其樹晚熟其實廣上而圓下大可徑寸有五分香氣清遠色澤鮮紫殼薄而平瓤厚而瑩｜｜｜｜｜｜｜｜｜｜｜｜剝之疑如水精食之消如絳雪其味之至不可得而狀也

桃核半枚容米三四斗 張邦基墨莊漫錄三輔將明盛時搜求四方瓌奇之物以充玩好有人以｜｜｜｜來獻中｜｜｜｜｜其間題詠之字滿矣李之儀端叔題云觀此桃則退之所謂華山十丈蓮信有之矣今不知存否也予嘗觀洽聞記云吐谷渾桃大如石甕豈非此桃也耶

義塘瓜 張邦基墨莊漫錄襄邑｜｜邨出一種｜大者如拳破之色如黛味甘如蜜餘瓜莫及項歲貢之以其子蒔他處即變而稍大味亦減矣

桃奴 趙德麟侯鯖錄桃實經冬不落者謂之｜｜

語兒梨 趙德麟侯鯖錄｜｜｜果實之珍因其地

名耳**洞庭人以為業**葉夢得避暑録話吳中橘亦惟洞庭東西兩山最盛他處好事者園圃僅有之不若｜｜｜｜｜也**木竹子**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皮色形狀全似大枇杷肉甘美秋冬間實**羅望子**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殼長數寸如肥皂又如刀豆色正丹內有二三實煨食甘美**紅鹽**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鸚鵡舌即｜草果之珍者實始結即頻取紅鹽乾之纜如小舌**五**

椶子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形甚詭異瓣五出如田家碌碡狀味酸久嚼微甘閩中謂之羊桃**波****羅蜜**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大如冬瓜外膚磥砢如佛髻削其皮食之味極甘子練悉如冬瓜生大木上秋熟**檐罟子**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諦視之數十房攢聚成毬每房有縫冬生青至夏紅破其瓣食之微甘**火炭子**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如烏李**山韶子**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大如半升椀子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狀似榧而圓長端正**秋風子**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色狀俱似棟**鳳棲**程大昌演繁露陝州有梨樹貞觀中有鳳止其上結實香脆其色赤黃號｜｜梨**亮功紅**陸游老學菴筆記余深罷相居福州第中有荔枝初實絕大而美名｜｜｜亮功者深家御書閣名也**監州見樹**陸游老學菴筆記薛許昌亦嘗以成都幙府來攝郡未久罷去故其荔枝詩曰歲杪｜｜曾｜｜時新入座但聞名蓋恨不及時也**崖蜜**王楙野客叢書東坡檄攬詩曰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十分甜冷齋夜話謂事見鬼谷子崖蜜櫻桃也漫叟漁隱諸公引本草石崖間蠭窠為證僕謂坡詩為檄攬而作疑以櫻桃對言**側生**王楙野客叢書杜詩｜｜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宮與玉壺雲壑布衣古背老勞生重寫畢暑須歐本作勞人害馬或者又引西漢害馬出處以證二字所自**丹宮玉壺**見上**比伯夷**史繩祖學齋呫嗶朱文公謂受命不遷謂橘踰淮為枳也屈原自比志節如橘不可移徙也末乃言橘之高潔可｜｜｜宜立以為像而效法之**榅桲**張世南遊宦紀聞唐鄧州多大柿初生澁堅實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槼植置其中則紅爛如泥而可食｜｜亦可代槼植用此歐公歸田錄所載但江南人不識榅桲世南侍親官蜀至梁益間方識之大者如梨味甜而香用刀切則味損而黑凡食時先以巾拭去毛以巾包於柱上擊碎其味甚佳蜀人以榅桲切去頂剜去心納檀香沈香末并麝少許覆所切之頂線縛蒸爛取去候冷研如泥入臘子少許和匀作小餅燒之香味不減龍涎**黃濬**張世南遊宦紀聞｜｜大如小橘色褐味微酸而甜本草載於橘柚條豈橘中別有名黃濬者長樂志曰王壇子舊記又云相傳生於王霸壇側

王壇子見上**諫果**周密齊東野語涪翁在戎州日過蔡次偉家小軒外植餘甘子乞名於翁因名之曰味諫軒其後王宣子子以檄攬送翁翁賦云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見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然則二物亦可名之為｜｜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王肯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四十一 二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四十一

動植部七

草木上

之計 管子丨丨丨丨莫如樹木 潭根 管子丨丨之母伐 蹇華 管子五政曰無殺麑天母丨丨絶芋 一茅三脊 管子江淮之間丨丨丨丨所以為藉也 甘苦之草 管子陰陽之分定則丨丨丨丨生馬從其宜則酸鹹和馬 拊竿 管子母天英母丨丨注英謂草木之初生也竿筍之初生也 蚖蕍杜松 管子其木宜丨丨丨丨其草宜楚棘也 楚棘 見上 擾桑 管子其草宜丨丨與 蓍球與茅其木宜檁丨丨注檁木名授柔又曰柔桑也 蕡蘿 管子其草宜丨丨其木宜杞 萍蓊 管子其草丨丨與丨其木丨丨其木宜白棠 如茅走 管子其草宜丨丨乃構注如茅走皆屮名 魚腸 管子其草丨丨與藷其木乃柳 品榆 管子山之側其草葛與其木乃丨丨 十二哀 管子凡彼草物有丨丨丨各有所歸注哀謂草上下相重次也 五臭所校 管子五粟之土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蘼蕪椒連丨丨丨丨 胥客 管子種木丨丨榆桃柳棟 羣藥安生 管子丨丨丨丨薑與桔梗小辛大蒙 黃垂白昌 管子其山之旁有彼丨丨及彼丨丨 恚目 管子其種楊葛赤芷黃秀丨丨其葉若苑 大邯鄲細邯鄲 管子其種丨丨丨丨丨丨芷葉如扶檁 大蕡細蕡 管子其種丨丨丨白芷青秀以蔓 求龜 管子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隤在衍在

丘在山皆宜竹箭丨丨猶擅注求黿亦竹類也

黑鵞馬夫 管子其種陵稻丨丨丨丨

柴楂室奉 管子立三等之祖於山曰握以下者為丨丨把以上者為丨丨三圍以上為棺槨之奉柴楂之祖若干室奉之祖若干棺槨之祖若干

不受令於天 管子樹木之勝霜露者丨丨丨丨

靈山髮 晏子夫丨丨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丨

愛槐 晏子景公有所丨丨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者死

秋蓬孤根 晏子譬之猶丨丨也丨其丨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

湛蘭 晏子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貴匹馬矣

蔭塗人 子華子松柏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蔭矣

可以大斲 子華子豫章楩柟之丨丨丨者必在夫大山穹谷扈顏嶇嵋之區抉剔之掎摭之剝削之苟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蛟蜃爬蜴之變雷霆崩墜覆壓之虞

草本 墨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誠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為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一丨之丨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

堂密美樅 尸子松柏之鼠不知丨丨之有丨丨

菌芝 列子朽壤之土有丨丨者生於朝死於晦

冥靈 列子荆之南有丨丨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注木名也生江南以葉生為春葉落為秋

大椿 列子上古有丨丨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

鄧林 列子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愚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丨丨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不知晦朔 莊子朝菌丨丨丨丨

時為帝 莊子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雁也豕零也是丨丨丨者也

雞雁豕零 見上

不天斤斧 莊子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

俗者也物莫不若是

冬夏青青 莊子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丨丨丨丨

怒生 莊子春雨日時草木丨丨銑鑄於是乎始修

苓葉遇霜 鶡冠子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丨丨丨丨朝露遭日是也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遷者四時太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安者岑巒堙谿槀木降風是也

槀木降風 見上

不勝春風 韓非子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丨丨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

曼根直根 韓非子樹木有丨丨有丨丨直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

橫樹倒樹折而樹 韓非子夫楊丨丨之即生丨丨之即生丨丨丨丨之又生

射干 荀子西方有木焉名曰丨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注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翣

烏翣 見上

枝葉

必類本荀子辟之若屮木｜｜｜｜｜非以無人而不芳荀子芷蘭生於深林｜｜

｜｜｜｜｜繁動呂氏春秋天地和同草木｜｜糜草呂氏春秋孟夏之月聚蓄百藥｜｜死

黃落呂氏春秋是月也草木｜｜乃伐薪為炭免絲根不屬呂氏春秋人或謂｜｜無根兔

絲非無根其｜｜｜也茯苓是獨食殺人合食盐壽呂氏春秋夫草有莘有藟｜｜之則

｜｜而｜之則｜｜三葉呂氏春秋孟夏之昔殺｜｜而穫大麥狶首呂氏春秋｜｜生而

麥無葉而從事於蕃藏注狶首草名倒生淮南子秋風下霜｜｜挫傷注草木首地而生故曰倒生挫傷

者彫落也膏夏淮南子巫山之上順風縱火｜｜紫芝與蕭艾俱死注膏夏大木其理密白如膏浸

潭苽蔣淮南子雪霜滾灕｜｜｜｜地黃屬骨甘草生肉淮南子今夫｜｜主

｜｜而｜｜主｜｜之藥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

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良醫橐藏淮南子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然而｜｜｜而｜｜之有所

用也注雞毒烏頭也雞毒見上男子樹蘭不芳淮南子｜｜｜｜美而｜｜去蚤

虱來蛉窮淮南子昌陽｜｜｜而｜｜｜蔄苗淮南子｜｜類絮而不可為絮注即所謂蘆花

絮也蛇牀似麋蕪淮南子｜｜｜｜｜而不能芳巴菽鼠食之肥淮南子魚食｜

｜而死｜｜｜而｜美人懷服淮南子申菽杜茝｜｜之所｜｜也及漸之於滫則不能保其芳注

菽音椒香草滫音脩臭汁一日遇七十毒淮南子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

墝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而｜｜｜｜七年後知淮南

子楩柟豫章之生也｜｜而｜｜窮谷之汙生以青苔淮南子水之性淖以清｜｜｜

｜｜｜｜｜止下漸上揚子請問木漸曰｜於｜而｜於｜者其木也哉鉤曲戾細

抱朴子比之材也則結根於嵩岱者雖球益千仞垂蔭萬畝而莫之知也插株於塗要者雖｜｜｜｜而速朽

而猶見用也丹翠芬馥抱朴子遊果林之｜｜戲蔥圃之｜｜狀似昇龍相負

抱朴子龍僊芝｜｜｜｜之｜｜也以葉為鱗其根則如蟠龍服一枝則得千歲矣狀似樓殿抱朴

子五德芝｜｜｜｜莖方其葉五色各具而不雜上如偃蓋中有甘露紫氣起數尺矣九曲抱朴子朱

草芝｜｜曲有三葉葉有三世扣之枝葉如金石之音抱朴子參成芝赤色有光｜｜

｜｜｜｜｜｜折而續之即復如故皮如纓蛇實如鸞鳥抱朴子建本芝實生於都

廣其｜｜｜｜其｜｜｜無風自動抱朴子草芝有獨搖芝｜｜｜｜其莖大如手指赤如丹

素華似莧其根有大魁如斗有細者如雞子十二枝周繞大根之四方如十二辰也相去丈許皆有細根如白

髮以相連生高山深谷之上其所生左右無草得其大魁末服之盡則得千歲服其細者一枝百歲可以分他

人也懷其大根即隱形欲見則左轉而出之大雪而花季冬而實抱朴子白苻芝高四

五尺似梅常以｜｜｜｜｜｜｜｜特生如牛角抱朴子牛角芝生虎壽山及吳坂上狀似葱｜

｜｜｜｜長三四尺青色末服方寸匕日三至百日則得千歲矣木如昇龍花葉如丹

羅實如翠鳥抱朴子樊桃芝其｜｜｜｜｜｜｜｜其｜｜｜高不過五尺生於名山之

陰東流泉水之上以立夏之候伺之得而末服之盡一株得五千歲也帶之辟兵抱朴子松脂淪

入地千歲化為茯苓萬歲其上生小木狀似蓮花名曰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然｜｜｜｜以帶雞而雞以他雞十二頭共籠之去之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雞皆傷帶威喜芝者終不傷也**一寸九節**抱朴子蜱終服葛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恒不寒又菖蒲須得生石上｜｜｜｜已上紫花者尤善也**千歲之柏根如坐人**抱朴子｜｜｜｜木其下｜｜｜長七寸刻之有血以其血塗足下可以步行水上不沒以塗人鼻以入水水為之開可以止住淵底也以塗身則隱形欲見則拭之又可以治病**搖木**國語｜｜不生危松柏不生埤**松柏之地其土不肥**國語高山駭原不生草木｜｜｜｜｜｜｜**實繁枝披**戰國策臣聞之木｜者｜必｜枝之披者傷其心**朝生**戰國策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注木槿也**郄車而載**戰國策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畢黍梁父之陰則｜｜｜耳**幽莠似禾**戰國策｜｜之幼也｜｜**五大夫**史記秦始皇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稊鵠先澤百草奮興**史記歷書冰泮發蟄｜｜｜｜｜｜**芝九莖**史記封禪書乃下詔甘泉房中生｜｜**淇園竹**史記河渠書下｜｜之｜以為楗**猼且**史記司馬相如傳諸蔗｜｜注索隱曰漢書作巴且文穎云巴蕉也郭璞以為蔗荷屬未知孰是**青蘋**史記司馬相如傳薛莎｜｜注漢書音義曰青蘋似莎而大也**菴閭軒芋**史記司馬相如傳｜｜｜｜注漢書音義曰菴閭蒿也軒芋猶草也**蘖離朱楊**史記司馬相如傳｜｜｜｜注漢書音義曰離山梨朱楊赤楊也**結縷戾莎**史記司馬相如傳專｜｜攢｜｜注徐廣曰漢書音義曰結縷似白芋蔓連而生戾莎草可染衣**留落胥餘**史記司馬相如傳｜｜｜仁頻井閭注郭璞曰落蘀也胥餘似井閭索隱曰晉灼曰留闕未詳司馬彪云胥邪樹高十尋葉在其末異物志實大如瓠繫在鎮若挂物實外有皮中有核如胡桃核裹有膚厚半寸如猪膏裹有汁斗餘清如水味美於蜜也**落英幡灑**史記司馬相如傳垂條扶於｜｜｜｜紛容蕭蔘旖旎從風**流夷**史記司馬相如傳雜以｜｜注漢書音義曰流夷新夷也**蓍滿百莖下有神龜守上有青雲覆**史記龜策傳聞｜生｜｜者其｜必｜｜｜｜之其｜常｜｜｜之**百莖一根**史記龜策傳著｜｜共｜｜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伏靈**史記龜策傳所謂｜｜者在免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狀似飛鳥**見上**擣蓍**史記龜策傳蓍龜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免絲上有｜｜下有神龜**卮薑**史記貨殖傳巴蜀亦沃野地饒｜｜丹砂石銅鐵竹木之器**千章萬个**史記貨殖傳木｜｜竹竿｜｜**渭川千畝**史記貨殖傳｜｜｜｜竹**桐生**漢書禮樂志｜茂豫靡有所詘注師古曰桐讀為通茂豫美盛而光悅也言草木皆通達而生美悅光澤各無所詘皆申遂也**靈華**漢書禮樂志齊房產草九莖連葉宮童効異披圖案諜元氣之精回復此都蔓蔓日茂芝成｜｜**奇木**漢書終軍傳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寄生宴數**漢書東方朔傳著樹為｜｜盆下為｜｜**本心**漢書蕭望之傳附枝大者賦｜｜注師古曰本心樹本株也**芳苓**漢書揭雄傳愍吾累之衆芬兮颺瞰瞻之｜｜**縈蒲**後漢書郡國志注三齊記曰城南有蒲臺高八十尺秦始皇所頓處在臺下｜｜繫馬今蒲猶

史記司馬相如傳專｜｜攢｜｜注徐廣曰漢書音義曰結縷似白芋蔓連而生戾莎草可染衣**留落**

紫者

康成書帶 後漢書郡國志注三齊記鄭康成教授不期山下生草大如龜葉長一尺餘堅刃異常土人名曰｜｜｜｜

甘美異於菊 後漢書郡國志注荊州記曰縣北八里有菊水其原旁悉芳菊水極甘馨又中有三十家不復穿井即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中壽百餘七十者猶以為天漢司空王暢太傅袁隗為南陽令縣月送三十餘石飲食澡浴悉用之太尉胡廣父患風羸南陽恒汲飲此水疾遂瘳此菊莖短葩大食之｜｜｜｜廣又收其實種之京師遂處處傳植之

光武種 後漢書郡國志注荊州記曰郡社中木麻樹是｜｜｜至今也

鳧茈 後漢書劉元傳王莽末南方饑饉人庶羣入野澤掘｜｜而食之

薏苡一車 後漢書馬援傳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南方｜｜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

異香美木 後漢書賈琮傳舊交阯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瑇瑁｜｜｜之屬莫不自出

千雲蔽日 後漢書丁鴻傳｜｜｜之木起於蔥青

芳草甘木 後漢書西南夷傳作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作都縣土出｜｜｜｜仙人山圖所居注劉向列仙傳曰山圖隴西人好乘馬馬蹋折脚山中道士教服地黃當歸羌活元參服一年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白云五嶽使人之名山採藥能隨吾汝便不死山圖追隨不復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冢間朞年復去莫知所之也

白草 後漢書西域傳西夜國一名漂沙地生｜｜有毒國人煎以為藥傳箭鏃所中即死

煎藥傳箭鏃 見上

童童如車蓋 蜀志先主傳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高五丈餘遥望見｜｜小｜｜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

令人久壽 晉書嵇康傳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意甚信之

一年三秀 晉書嵇康傳煌煌靈芝｜｜｜｜

陽柯陰莖 晉書張協傳剪蕤賓之｜｜剖大呂之｜｜

神蘊 晉書張協傳仰折｜｜俯採朝蘭

何可一日無此君 晉書王徽之傳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耶

負霜稱雋 晉書曹毗傳麟以絕迹摽奇松以｜｜｜｜

雒常 晉書肅慎氏傳有樹名｜｜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

中國有聖帝其木生皮可衣 見上

金城柳十圍 晉書桓溫傳溫自江陵北伐經｜｜見少為琅邪時所種｜皆已｜｜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婆娑無復生意 晉書殷仲文傳仲文因月朔至大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

五丈五節 晉書符洪載記始其家池中蒲生長｜｜｜｜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為氏焉

如竹形 見上

華平 宋書符瑞志｜｜其枝正平王者有德則生德剛則仰德弱則低

悉成人狀 晉書石勒載記

紫達 宋書符瑞志｜｜王者仁義則見

但見遠志無有當歸 宋書五行志魏太和中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

引蔓松上擢枝蘭遠 宋書謝靈運傳顧晚草之薄弱仰青春之歲獎｜｜穎於｜｜｜｜纖｜於｜｜

散葉莫柯芳蘊飾萌 宋書謝靈運傳爾乃孟陬發節雷隱蟄驚｜｜｜｜｜｜｜｜麥蕓蕓於旋丘柳依依於高城

怨清香之難留矜盛容之易闌宋書謝靈運傳水草則萍藻蘊茨藿蒲芹蓀蒹葭蘋蘩蘋荇菱蓮雖備物之偕美獨扶渠之華鮮播綠葉之鬱茂含紅敷之繽翻｜｜｜｜｜｜｜｜｜｜｜｜必充給而後搴

住年增靈驅妖斥疵宋書謝靈運傳本草所載山澤豈蕙草之空殘不一霑桐是別和緩是悉參核六根五華九實二冬並稱而殊性三建異形而同出水香送秋而擢精林蘭近雪而揚猗卷柏萬代而不殞伏苓千歲而方知映紅葩於綠蒂茂素褻於紫枝既｜｜而｜｜亦｜｜而｜｜注本草所出藥處於今不復依隨土所生耳此境出藥甚多霑公桐君古之采藥醫緩古之良工故曰別悉參核者雙核桃杏人也六根者苟七根五茄根葛根野葛根闕根也五華者堇華芄華蕣華菊華旋覆華也九實者車前實槐實柏實免絲實女貞實蛇床實蔓荊實蓼實闕也二冬者天門麥門冬三建者附子天雄烏頭見上

二冬殊性三建異形見上**水香擢精林蘭揚猗**見上**二箭四苦**宋書謝靈運傳其竹則｜｜殊葉｜｜齊味水石別谷巨細各彙既修疎而便娟亦蕭森而蓊蔚露夕沾而悽陰風朝振而清氣**脩疎便娟蕭森蓊蔚**見上**救頹**宋書謝靈運傳蔬菜當有採藥｜｜**石上地黃竹下天門**宋書謝靈運傳尋名山之奇藥越靈波而憩棘採｜｜之｜｜｜摘｜｜之｜｜｜撫曾嶺之細辛拔幽澗之溪蓀訪鍾乳於洞穴訊丹陽於紅泉**丹陽**見上**異根雙挺共杪為一**齊書祥瑞志永明三年九月句陽縣之穀山槿樹連理｜｜｜｜｜｜｜｜**散英瀉豔**齊書蘇侃傳蘭涵風而｜｜菊籠泉而｜｜**龍鬚檉柏望之五**

水香蘭草林蘭文子卷柏伏苓並皆仙物凡此衆藥事悉見於神農**參核六根五華九實**

采齊書徐伯珍傳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出呼為婦人巖**丁公藤**齊書樂頤傳解仲恭亦僑居南郡家行敦睦得纖豪財利輒與兄弟平分母病經時不差入山採藥遇一老父語之曰得｜｜｜病立愈此藤近在前山際高樹垂下便是也忽然不見仲恭如其言得之治病母即差至今江陵人猶有識此藤者**一莖三花**梁書武帝紀天監十年五月乙酉嘉蓮｜｜｜｜生樂遊苑**見者當富貴**梁書太祖張皇后傳后嘗於室內忽見庭前昌蒲生花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后驚視謂侍者曰汝見不對曰不見后曰常聞｜｜｜｜因遽取吞之**東南獨秀**梁書沈約傳其竹｜｜｜｜九府擅奇不遷植於淇水豈分根於樂池**古樹更生枝葉**梁書褚翔傳出為義興太守翔在政潔已省繁苛去浮費百姓安之郡之西亭有｜｜積年枯死翔至郡忽｜｜｜｜百姓咸以為善政所感**鍾山複**梁書阮孝緒傳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隣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複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桑柿梨栗成林**梁書沈瑀傳永泰元年為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四株｜及｜｜女丁半之人咸歡忭頃之｜｜**旅松**南史庾沙彌傳墓在新林忽生｜｜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蘇子**魏書吐谷渾傳吐谷渾北有乙弗勿敵國風俗與吐谷渾同不識五穀惟食魚及｜｜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羊刺**魏書高昌傳有草名｜｜其上生蜜而味甚佳**每夜有人呼聲**隋書五行志高祖時上黨有人宅後｜｜｜｜｜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呼聲遂絕**亭亭如蓋**隋書高熲傳初

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尺許｜｜｜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

青木香 隋書樊子蓋傳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獻｜｜｜以禦霧露

婆那娑 隋書真臘傳有｜｜｜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卷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歌畢陀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

菴羅 見上

毗野婆田羅 見上

歌畢陀 見上

竹米 舊唐書文宗紀襄陽山｜結實其｜可食

瑞柳 舊唐書呂渭傳授太子右庶子禮部侍郎中書省有柳樹建中末枯死興元元年車駕還京後其樹再榮時人謂之｜｜渭試進士取瑞柳為賦題上聞而嘉之

開花不及春 舊唐書孔紹安傳大業末為監察御史時高祖為隋討賊於河東詔紹安監高祖之軍深見接遇及高祖受禪紹安自洛陽間行來奔高祖見之甚悅拜內史舍人賜宅一區良馬兩匹錢米絹布等時夏侯端亦嘗為御史監高祖軍先紹安歸朝授秘書監紹安因侍宴應詔咏石榴詩曰只為時來晚｜｜｜｜｜時人稱之

秋木再花 舊唐書杜景儉傳則天嘗以季秋內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景儉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賣之即為災又春秋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黃落而忽生此花實陰陽也臣慮陛下布教施令有虧典禮又臣等忝為宰臣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

如爍晨霞 舊唐書劉禹錫傳太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徵還拜主客郎中禹錫銜前事未已復作游玄都觀詩序曰予貶元二十一年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時此觀中未有花木是歲出牧連州尋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還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紅桃滿觀｜｜｜｜遂有詩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於今十有四年得為主客郎中重游茲觀唯免葵藿參動搖春風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游其前篇有玄都觀裏桃千樹總是劉郎去後栽之句後篇有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又到來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

免葵藿麥 見上

同房獨蘂 舊唐書白居易傳木蓮大者高四五丈巴民呼為黃心樹經冬不凋身如青楊有白文葉如桂厚大無脊花如蓮香色豔膩皆｜｜｜｜有異四月初始開自開迨謝僅二十日

天台靈草 舊唐書皇甫鎛傳柳泌本曰揚仁力少習醫術言多誕妄李道古奸回巧宦與泌密謀求進言之於皇甫鎛因徵入禁中自云能致靈藥言｜｜山多｜｜羣仙所會臣常知之而力不能致願為天台長史因以求之

柳子 舊唐書范希朝傳除振武節度使單于城中舊少樹希朝於他處市｜｜命軍人種之俄遂成林居人賴之

旗子草 唐書五行志光啟元年七月河中解永樂生草葉自相樛結如旌旗之狀時人以為｜｜

金鷄樹 唐書則天武后傳太后加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遂封嵩山禪少室冊山之神為帝配為后封壇南有大樹赦日置鷄其杪賜號｜｜｜

落鴈木 唐書地理志雅州廬山郡土貢麝金茶石菖蒲｜｜｜

衣錦將軍 五代史吳越世家錢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

旱金青囊 五代史四夷附錄胡嶠入契丹道其所見渴城淀地氣最溫其水泉清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爍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

息鷄草 五代史四夷附錄胡嶠入契丹道其所見裏澤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

課民別樹榆柳 案籍為五等 宋史河渠志太祖乾德五年正月詔曰應緣黃汴清御等河州縣除準舊制種藝桑棗外委長史｜｜｜｜｜｜｜及地所宜之木仍｜戶｜高下｜

丨丨第一等歲樹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民欲廣樹藝者聽其孤寡惸獨者免

毒藥樹 宋史侯仁寶傳仁寶知邕州州之右江生丨丨丨宣化縣人常採貨之仁寶以聞詔盡伐去

補闕柳 宋史辛仲甫傳乾德五年入拜右補闕出知光州六年移知彭州先是州少種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柳蔭行路郡人德之名為丨丨丨

郭公所種 宋史郭逵傳逵嘗於城四面植柳壕中種荷芰蒲亂後益繁茂郡民見之有垂涕者曰此丨丨丨丨也

既成宿根旋擢新榦 宋史陳堯叟傳廢苧所種與桑柘不殊丨丨丨丨丨丨丨

金花木 宋史馮伸巳傳知邕州治舍有井相傳不敢飲飲輒死伸巳日汲自供終更無恙旁城數里有丨丨丨土俗言花開即瘴起人不敢近伸巳故以花盛時酣飲其下亦復無害

著作林 宋史范純仁傳以著作佐郎出知襄城縣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慕後呼為丨丨丨

生男祥 宋史李庭芝傳庭芝生時有芝產屋棟鄉人聚觀以為丨丨丨丨也遂以名之

二樹連理 宋史易延慶傳母平生嗜果延慶樹二果樹墓側丨丨丨丨

五枝為一樹 宋史樊景溫傳樗丨丨丨并丨丨

兩本自合 宋史榮恕吳傳家榆樹丨丨丨

李公柳 宋史李璋傳以武成軍節度知鄆州發卒城州西關調夫修路數十里夾道植柳人謂丨丨

蝦蟆丹樹 宋史閻婆國傳閻婆國地不產茶其酒出於椰子及丨丨丨丨蝦蟆丹樹華人未嘗見或以恍椰榴椰釀成亦甚香矣

藥樹 宋史劉泥國傳國有丨丨取其根煎為膏服之及塗其體兵刃所傷皆不死

登相 宋史高昌國傳不育五穀沙中生草名丨丨收之以食

開花如鷺鷥 金史五行志至寧元年宣宗彰德故園竹丨白丨丨丨丨丨丨

藤扶疎瑰奇如珊瑚枝 元史五行志至元元年十二月芝草生於荆門州當陽縣覆船山一本五幹高尺有二寸一本二幹高五寸有半幹皆兩岐二本相依附丨丨丨丨丨丨其高者結為華蓋慶雲之狀

華蓋慶雲之狀 元史五行志至元二十一年明州松樹丨丨其大有丨丨者

大守桑 元史見上

結實盈尺 元史五行志至元二十一年明州松樹丨丨其大有丨丨者

交蔭境內 元史臧夢解傳桑柘榆柳姜或傳改知濱州課民種桑歲餘新桑徧野人名為丨丨丨丨

花四照 山海經南山經之首曰鵲山其首曰招搖之山臨於西海之上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其丨丨丨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

迷穀 見上

白蔡可以血玉 山海經倫者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有木焉其狀如穀而赤理其汗如漆其味如飴食者不飢可以釋勞其名曰丨丨丨丨丨注血謂可用染玉作光彩

文莖 山海經符禺之山有木焉名曰丨丨其實如棗可以已聾

箭鏑 山海經英山其上多杻橿其陰多鐵其陽多赤金禺水出焉北流注於招水其中多鮮魚其狀如鼈其音如羊其陽多丨丨其獸多牸牛臧羊

鉤端 山海經崦嵫之山漢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沔嚻水出焉北流注於湯水其上多桃枝丨丨注鉤端桃枝屬

無條 山海經皋塗之山有草焉其狀如藁茭其葉如蔡而赤背名曰丨丨可以毒鼠

禦水 山海經西南四百里曰崑崙之丘有木焉其狀如棠華黃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丨丨可以禦水食之使人不溺

葶薷 山海經熊耳之山有草焉其狀如蘇而赤華名曰丨丨可以毒魚

牛傷 山海經大蜚之山多瑤玗之玉多麋玉有草焉其狀葉如榆方莖而蒼傷其名曰丨丨其根蒼文服者不厭可以禦兵

天楠 山海經堵山神天愚居之是多怪風雨其上有木焉名曰丨丨方莖而葵狀服者不墜

黃棘 山海經苦山其上有木焉名曰丨丨黃華而員葉其實如蘭服之不字

榮 山海經牛石之山其上有草馬生而秀其高丈餘赤葉赤華華而不實其名曰丨丨服之者不霆

帝麻 山海經少室之山百草木成囷其上有木馬其名曰丨丨葉狀如楊其枝五衢

寇脫 山海經熊山有穴馬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啟而冬閉是穴也冬啟乃必有兵其上多白玉其下多白金其木多樗柳其草多丨丨

帝女桑 山海經宣山其上有桑馬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其葉大尺餘赤理黃華青柎名曰丨丨之丨

黃華青柎 見上

柜格之松 山海經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上有青樹名曰丨丨丨丨日月所出入也

若木 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青水之間有木名丨丨若水出馬

九欘九枸 山海經有鹽長之國有人馬鳥首名曰鳥氏有九丘以水絡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參衛之丘武夫之邱神明之丘有木青葉紫莖元華黃實名曰建木百仞無枝有丨丨下有丨其實如麻其葉如芒大皞爰過黃帝所為有窫窳龍首是食人有青獸人面名曰猩猩

動植部八

草木下

柳稊梅杏杝桃則華 夏小正丨丨稊也者發孚也丨丨丨丨丨丨杝桃山桃也

緹縞 夏小正丨丨傳緹縞也者莎隨也縞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

繁母 夏小正采繁繁由胡由胡者丨丨也皆豆實也故記之

拂桐芭 夏小正丨丨丨傳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

莠雈葦 夏小正丨丨丨傳未莠則不為雈葦莠然後為雈葦故先言莠

湟潦生苹 夏小正丨丨丨丨傳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草也

馬帚 夏小正荓莠傳荓也者丨丨也

雈未秀為菼葦未秀為蘆 夏小正時有霖雨灌茶傳灌聚也茶灌葦之莠為蔣褚之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箘管路竹 逸周書丨人丨丨人大丨

隨陽生落 董仲舒春秋繁露天下之草木丨丨而丨丨

百香之心 董仲舒春秋繁露暢有似於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盡為德音發於事者盡為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丨丨丨丨獨未之合之為一而達其臭氣暢天子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為贊

影中丹雈

霜下寒荷 郭憲洞冥記釣影山去昭河三萬里有雲氣望之如山影丹雈生於影中葉浮水上有紫河萬里深十丈中有寒荷霜下方香盛

垂龍朱露珠 郭憲洞冥記元光中帝起壽靈壇壇列植

丨丨之木似青梧高十丈有丨丨色如丹汁灑其葉地皆成丨其枝似龍之倒垂亦曰珍枝樹

連錢荇

浮根菱倒枝藻 郭憲洞冥記旦露池西有靈池方四百步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連錢荇如錢文浮根菱根出水上葉沉波下實細薄皮甘香葉半青半黃霜降彌美因名青冰菱也倒枝藻者枝橫倒水中長九尺餘如結網有野鴨秋鳧及鶬鷺來翔水上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如繒網也亦名水細藻中有轉羽舫凌龍舫凌波舫帝嘗遊宴於此

鳳葵 郭憲洞冥記有丨丨草色丹葉長四寸味甘久食令人身輕肌滑

懷夢草 郭憲洞冥記有夢草似蒲色紅晝縮入地夜則出亦名懷夢懷其葉則夢之吉凶立驗也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朔乃殿一枝帝懷之夜果夢夫人因改曰丨丨

指星木 郭憲洞冥記帝嘗見彗星東方朔折丨丨之丨以授帝帝以木指彗星星尋則沒也

紫鬚葛 郭憲洞冥記帝於望鵠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池廣千尺登臺以眺月影入池中使仙人乘舟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酌雲葅酒葅以玄草黑蕨金蒲甜蓼果以青櫻龍瓜白芋紫莖寒蕨地花氣葛此葛於地下生花入地十丈乃得此葛其根倒出亦名金虎鬚草丨丨丨丨也

金虎鬚草 見上

生金樹 郭憲洞冥記影娥池北作鳴禽之苑有丨丨丨丨破之皮間有屑如金而色青亦名青金樹

女香 郭憲洞冥記有丨丨樹細枝葉婦人帶之香終年不滅

傷陽傷陰 劉向說苑高山之巔無美木丨於多丨丨也大樹之下無美草丨於多丨丨也

命制輸班 焦氏易林梗生荆山丨丨丨丨

冬生不花 焦氏易林丨丨老女無家

文山紫芝雍梁朱草 焦氏易林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生長和氣福祿來處

生長和氣 見上

百條共母 焦氏易林大樹之子丨丨丨丨當夏六月枝葉茂盛鸞鳳以庇名伯遊暑翩翩偃仰各得其所

寄生无根 焦氏易林丨丨丨丨如過浮雲立本不固斯須落去更為枯樹

據陰託陽 嚴遵道德指歸論夫太山之木本丨於丨末丨於丨丨垂枝布葉華實青青大而合抱高連百尋者生於無大成於不為

其葉如雲其幹如虹 黃憲天祿閣外史今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蔭於春夏不知秋冬沐之以芳雨暢之以薰風受天澤之寵而根蒙茸乎一壑

沐以芳雨暢以薰風 見上

暢草 王充論衡天下太平人來獻丨丨

玉樹 三輔黃圖甘泉谷北岸有槐樹今謂丨丨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語云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即楊雄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葱也

低光荷為衣障日 三輔黃圖琳池昭帝元始元年穿林池廣千步池南起桂臺以望遠東引太液之水池中植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根莖若蘂之衛足名曰丨丨丨丨實如元珠可以飾佩花葉難萎芬馥之氣徹十餘里食之令人口氣常香蓋脉治病宮人貴之每遊燕出入必皆含嚼或剪以丨丨或折以丨丨以為戲弄

孫枝 應劭風俗通梧桐生於嶧山之陽巖石之上采東南丨丨丨為琴聲極清麗

精秀 劉劭人物志夫草之丨丨者為英獸之特羣者為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

松竹貢秀 袁宏後漢紀夫丨丨丨丨經寒暑而不衰榆柳虛橈盡一時而零落此草木之性脩短之不同者也

鶴草 嵇含南方草木狀丨丨蔓生其花麴塵色淺紫蒂葉如柳而短當夏開花影如飛鶴甯翅尾足無所不備出南海云是媚草上有蟲老蛻為蝶赤黃色女子藏之謂之媚蝶能致其夫憐愛

吉利草 嵇含南方草木狀丨丨丨丨其莖如金釵股形類石斛根類芍藥交廣俚俗多蓄蠱毒惟此草解之極驗

楓人 嵇含南方草木狀丨丨五嶺之

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瘤癭一夕遇暴雷驟雨其樹贅暗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有通神之驗取之不以法則能化去

指甲花 嵇含南方草木狀丨丨其樹高五六尺枝條柔弱葉如嫩榆與耶悉茗末利花皆雪白而香不相上下亦胡人自大秦國移植於南海而此花極繁細纔如半米粒許彼人多折置襟袖間蓋資其芬馥爾一名散沐花

金可作枕紫可作牀白可作履 嵇含南方草木狀寧浦有三種丨丨丨丨與他處牡荊蔓荊全異又彼境有杜荊指病自愈節不相當者月暈時刻之與病人身齊等置牀下雖危困亦愈

指病自愈 見上

懷風 葛洪西京雜記樂遊苑自生玫瑰樹下多苜蓿苜蓿一名丨丨時人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間蕭蕭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苜蓿為懷風茂陵人謂之連枝草

紫蘀綠節 葛洪西京雜記太液池邊皆是彫胡丨丨丨之類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之彫胡葭蘆之未解葉者謂之紫蘀菰之有首者謂之綠節

班駁如錦 葛洪西京雜記終南山多離合草葉似江蘺而紅綠相雜莖皆紫色氣如蘺勒有樹直上百丈無枝上結蘩條如車蓋葉一青一赤望之丨丨丨丨長安謂之丹青樹亦云華蓋樹

神芝靈苗 王嘉拾遺記炎帝始教民耒耜躬動畎畝之事百穀滋阜聖德所感無不著焉丨丨發其異色丨丨擢其嘉穎陸地丹巢駢生如蓋香露滴瀝下流成池

石蕖千年一花 王嘉拾遺記軒轅旦遊洹流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洹流如沙塵中多神龍魚鱉皆能飛翔有丨丨青色堅而甚輕從風靡靡覆其波上一莖百葉丨丨丨

碧藕千常 王嘉拾遺記鬱水在磅礴山東其水小流在大陂之下所謂沉流亦名重泉生丨丨長丨丨七尺為常也

仁壽 王嘉拾遺記其花堪食故呂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仁壽之華焉

倒生菱 王嘉拾遺記淋池有丨丨丨丨莖如亂絲一花千葉根浮水上實沉泥中名紫菱食之不老

虹草 王嘉拾遺記背明國北有草名丨丨枝長一丈葉如車輪根大如轂花似朝虹之色昔齊桓公伐山戎國人獻其種乃植於庭云霸者之瑞也

日精 王嘉拾遺記背明國有紫菊謂之丨丨一莖一蔓延及數畝味甘食者至死不饑渴

焦茅黃蘖夢草 王嘉拾遺記背明國有丨丨高五丈燃之成灰以水灌之復成茅也謂之靈茅有丨丨草映日如火其堅韌若金食者焚身不熱有丨丨葉如蒲莖如蓍採之以占吉凶萬不遺一

連理桂 王嘉拾遺記元鳳二年於牀池之南起桂臺以望遠氣東引太液之水有一丨丨丨樹上枝跨於渠水下枝隔岸南生與上枝同一株

夜舒荷 王嘉拾遺記靈帝遊於西園起裸遊館千間采綠苕而被堦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船以遊漾使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以執篙檝

搖漾於渠中渠中植蓮長一丈南國所獻其葉夜舒晝卷一莖有四蓮叢生名曰丨丨丨亦云月出則舒也故曰望舒荷

合歡草 王嘉拾遺記魏明帝苑囿及民家草樹皆生連理有丨丨丨狀如蓍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疎夜則合為一莖萬不遺一謂之神草

神草 見上

金蓋 王嘉拾遺記晉武帝為撫軍時府內後堂砌下忽生草三株莖黃葉綠若總金抽翠花條苒弱狀似丨丨

蔓金苔 王嘉拾遺記祖梁國獻丨丨丨色如黃金若螢火之聚大如雞卵投於水中蔓延於波瀾之上光出照日如火生水上也置漆盤中照耀滿室名曰夜明苔著衣襟則如火光

浮筠之簳 王嘉拾遺記蓬萊山有丨丨丨丨葉青莖紫子大如珠有青鸞集其上下有沙礫細如粉柔風至葉條翻起拂細沙如雲霧仙者來觀而戲焉吹風竹葉聲如鐘磬之音

恒春樹 王嘉拾遺記燕昭王坐通雲之臺臺左右種丨丨丨之丨葉如蓮花芬芳如桂花隨四方之

色昭王之末仙人貢焉列國咸賀王曰寡人得恒春矣何憂太清不至恒春一名沉生如今之沉香也**影木**王嘉拾遺記瀛洲有樹名｜｜日中視之如星列萬歲一實實如瓜青皮黑瓤食之骨輕上如華蓋羣仙以避風雨**芸苗**王嘉拾遺記瀛洲有草名｜｜狀如菖蒲食葉則醉餌根則醒**節相去一丈**常璩華陽國志南中志永昌郡有大竹名濮竹｜｜｜受一斛許**人形皆具能作兒啼**劉敬叔異苑人參一名土精生上黨者佳｜｜｜｜｜｜｜昔有人掘之始下鏵便聞土中呻吟聲尋音而取果得人參**高飛獨搖**崔豹古今注杉楊圓葉弱蔕微風大搖一名｜｜一名｜｜**樹之階庭使人不忿**崔豹古今注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密互相交結每風來輒自相解了不相牽綴｜｜｜｜｜｜｜｜嵇康種之舍前**仙人花**崔豹古今注萬連葉如鳥翅一名鳥羽一名鳳翼花大者其色多紅綠紅者紫點綠者紺點俗呼為｜｜｜一名連纈花**酒杯藤**崔豹古今注｜｜｜出西域藤大如臂似葛花實如梧桐實花堅皆可以酌酒有文章暎徹可愛實大如指味如荳蔻香美消酒土人提酒來至藤下摘花酌酒仍以實銷醒國人寶之不傳中土張騫出大宛得之事出張騫出關志**文章暎徹可愛**見上**羊躑躅**崔豹古今注｜｜花羊見之則躑躅分散故名羊躑躅**洛神珠**崔豹古今注苦蔵一名苦藏子有裏形如皮弁始生青熟則赤裏有實正圓如珠亦隨裏青赤長安兒童謂為｜｜｜｜一曰王母珠一曰皮弁草**王母珠**見上**皮弁草**見上**無患**崔豹古今注程雅問拾檻木一名｜｜者昔有神巫名曰寶眊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為棒殴之世人相傳以此木為衆鬼所畏競取為器用以却厭邪鬼故號曰無患也**防露來風**戴凱之竹譜蓋竹所生大抵江東上密｜｜下疎｜｜連畝接町疎散罔漳**雞脛**戴凱之竹譜｜｜似篁高而筍脆稀葉梢杪類記黃細**勾淨**

潤貞戴凱之竹譜有竹象蘆因以為名東甌諸郡緣海所生肌理｜｜｜｜｜｜凡今之篔匪茲不鳴**服媚彌芬**劉勰文心雕龍蓋聞蘭為國香｜｜｜｜書亦國華翫澤方美**瑞筍**任昉述異記周武王時孤竹之國獻｜｜一株**愁婦草**任昉述異記昔戰國時魏國苦秦之難有以民從征戍秦久不返妻思而卒既葬塚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謂之相思木今秦越間有相思草狀如石竹而節節相續一名斷腸草又名｜｜｜亦名霜草人呼察莎蓋相思之流也**石連理**任昉述異記案清山有石樓樹吳太皇元年郡吏伍曜於海際得之枝莖紫色有光南越謂之｜｜｜也**子母竹**任昉述異記南中生｜｜｜今之慈竹也**重錢宣蘚**任昉述異記苦為之澤葵又名｜｜亦呼為｜｜南人呼為姑草**忘憂療愁**任昉述異記萱草一名紫萱又呼為｜｜草吳中書生呼為｜｜花**懶婦箴**任昉述異記桂林有睡草見之則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為｜｜**離別草**任昉述異記懸腸草一名思子蔓南中呼為｜｜｜**女草**任昉述異記蔵獎草一名麗草又呼為｜｜｜江浙呼為娃草美女曰娃故以為名**娃草**見上**紅綬**任昉述異記｜｜花蔓生如綬一般有文采因名焉**長春**任昉述異記燕昭王種｜｜樹葉如蓮花樹身似桂樹花隨四時之色春生碧花春盡則落夏生紅花夏末則凋秋生白花秋殘則萎冬生紫花遇雪即謝故號為長春樹**丹青樹**任昉述異記辰州嵩溪有｜｜｜｜枝葉直上籠雲下無枝條上有五色葉圓如華蓋故號丹青樹俗謂之五采樹今在辰陽縣**馬鬣形**任昉述異記松有兩鬣三鬣七鬣者言如｜｜｜也言粒者非矣**貝多**任昉述異記少室山有｜｜樹與衆木有異一

年三放花其**嫁棗**貫思勰齊民要術正月一日日出時
花白色香美反斧班駮椎之名丨丨注不椎則花
無實子而**鵂脚**貫思勰齊民要術凡插梨園中者用旁
零落也枝庭前者中心用根蒂小枝樹形可喜
五年方結子丨丨老枝**榆忌採心**貫思勰齊民要術丨
三年即結子而樹醜生三年不用採葉尤丨
丨丨注採心則科茹太長**能種一頃歲收千匹**貫思
更須依法燒之則依前茂矣勰齊
民要術榆荚砍後復生不勞耕種一勞永逸丨丨丨
丨丨丨唯須一人守護指揮處分既無牛耕種子人
功之費不慮水旱風蟲之災比之穀田勞逸萬倍男女
初生各與小樹二十株比至嫁娶悉任車轂一樹三具
一具植絹三匹成絹一百八
十匹聘財資遣粗得充事**竹性愛西南引**貫思勰齊
民要術丨
丨丨向丨丨丨故園東北角種之數歲之後自當滿園
諺云東家種竹西家治地爲滋蔓而來生也其居東北

角者老竹種不生亦不能滋**含箭**貫思勰齊民要術永
茂故須取西南引少根也嘉記曰丨丨竹筍六
月生迄九月味**冬藍**貫思勰齊民要術崔實曰榆荚落
與箭竹筍相似時可種藍五月可刈藍六月種丨丨
丨注冬藍木藍**益智**貫思勰齊民要術異物志曰丨丨
也人月用藍也類薏苡實長寸許如枳椇味辛辣
飲酒食**扶留**貫思勰齊民要術吳錄地理志曰始興
之佳有丨丨藤緣木而生味辛可以食檳榔**鷄**
腟貫思勰齊民要術筍**笣上**貫思勰齊民要術東觀漢
譜曰丨丨竹筍肥美記曰馬援至荔浦見冬筍
名丨丨言禹貢厥苞橘**玉豉**貫思勰齊民要術神仙服
柚疑謂是也其味美食經云地榆一名玉札北
方難得故尹公度曰寧得一斤地榆不用明月珠其實
黑如鼓北方呼鼓爲札當言丨丨與五加煮服之可神
仙**鹿葱**貫思勰齊民要術嵇含宜男花賦序云宜男花
者荊楚之俗號曰丨丨可爲宗廟稱名則義過

馬烏**出麪一樹一石**貫思勰齊民要術蜀志記曰莎樹
也丨丨丨丨出丨丨正白而味似桄
榔出**思惟**貫思勰齊民要術嵩山記曰嵩寺中忽有丨
興古丨樹即貝多也有人坐貝多樹下思惟因以
名焉漢道士從外國來將子於山西
脚下種極高大今有四樹一年三花**治容**貫思勰齊民
要術傅玄朝
華賦序曰朝華麗木也貫思勰齊民要術裴淵廣
或謂之丨丨或曰愛老**五子**州記曰丨丨樹實如梨裏
有五核因名五**貞萋**酈道元水經注又逕七賢祠東左
子治霍亂金瘡右筠篁列植冬夏不變丨丨魏步
兵校尉陳留阮籍中散大夫譙國嵇康晉司徒河內山
濤司徒琅邪王戎黃門郎河內向秀建威參軍沛國劉
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陽結自得之遊時人號之
爲竹林七賢也向子期所謂山陽舊居也後人立廟於
其處廟南又有一泉東南流注於長泉水郭緣生述征
記所云白鹿山東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時有

遺竹焉盖**嵇公遺竹**見上**對郭臨川負岡蔭渚**酈道元水
謂此也經注水北
有華嶽廟廟側有攢柏數百根丨丨
丨丨丨丨丨青青彌望奇可翫也丨**南北對生凌空交**
合酈道元水經注水出西谿東流水上有連理樹其樹
作欅也丨丨丨丨丨谿水歷二樹之間東流
注於**樓松**酈道元水經注汶水又西南流逕徂徠山西
魚水山多松柏詩所謂徂徠之松也廣雅曰道梓
松也抱朴子稱玉策記曰千歲之松中有物或如青牛
或如青犬或如人皆壽萬歲又稱天陵有偃蓋之松也
所謂丨**勝火木**酈道元水經注東南有盧水水側有丨
丨也丨丨方俗音曰樫子其木經野火燒死
炭不滅故東方朔**氣清烟澄**酈道元水經注其城隍塹
云不灰之木者也之外林棘荒蔓榛梗冥欝
藤盤筆秀參錯際天其中香桂成林丨丨
丨丨桂父縣人也棲居此林服桂得道**芳風藻川蘭**

馨遠馥酈道元水經注縣西有小山山上有淳水既清且淺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俗謂蘭為都梁山因以號縣受名焉萬年千歲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建中寺有一京風堂本騰避暑之處淒涼常冷經夏無蠅有｜｜｜｜之樹也按騰謂閹官司空劉騰也牛筋狗骨雞頭鴨脚楊衒之洛陽伽藍記瑤光寺講殿尼房五百餘間綺疏連亘戶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勝言｜｜｜之木｜｜｜｜｜之草亦悉備焉酒樹麴木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昭儀尼寺閹官等所立寺有一佛二菩薩塑工精絕京師所無也四月七日常出詣景明景明三像恒出迎之伎樂之盛與劉騰相比堂前有｜｜｜｜五重葉椹各異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池西南有願會寺中書舍人王翊捨宅所立也佛堂前生桑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遶柯葉傍布形如羽蓋復高五尺又然凡為｜｜每重｜｜｜｜京師道俗謂之神桑觀者成市施者甚衆帝聞而惡之以為惑衆命給事中黃門侍郎元紀伐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血流至地見者莫不悲泣日月敝虧風烟出入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高林巨樹足使｜｜｜｜懸葛垂蘿能令｜｜｜｜迎輦花顏師古大業拾遺記洛陽進合蒂｜｜｜云得之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而貢之會帝駕適至因以迎輦名之花外殷紫內素膩菲芬粉蘂心深紅跗爭兩花枝幹烘翠類通草無刺葉圓長薄其香氣穠芬馥或惹襟袖移日不散嗅之令人不多睡東西列植南北成行李肇國史補貞元中度支欲斫取兩京道中槐樹造車更栽小樹先符牒渭南縣尉張造造批其牒曰近奉文牒令伐官槐若欲造車豈無良木恭惟此樹其來久遠｜｜｜｜｜｜｜｜輝映秦中光臨關外不惟用資行者抑亦曾蔭學徒拔本塞源雖有一時之利深根固蒂須存百代之規況神堯入關先植

此樹玄宗幸嶽見立豐碑山川宛然原野未改且名伯所憩尚自保全先皇舊遊寧宜翦伐思人愛樹詩有薄言運斧擥斤情所未忍付司具狀牒上度支使仍具奏聞遂罷造尋入臺三眠盤地五出照人韓鄂歲華紀麗柳｜｜而｜｜花｜｜以｜｜吐玉韓鄂歲華紀麗菊芽｜｜柳眼桃金垂乳韓鄂歲華紀麗｜｜桐浮絳棗籬金韓鄂歲華紀麗謝｜｜冰生池玉勾鼻桃包湑令昌解頤錄鄴華林苑有｜｜｜｜子重三斤或二斤半沙箸劉恂嶺表錄異記｜｜生於海岸沙中春吐苗其心若骨白而且動可為酒籌凡欲采者輕步而前及手急挼之不然聞行者聲遂縮入沙中推尋之終不可得也可為酒籌見上越王竹段公路北戶錄於石上狀若荻枝高尺餘土人用代酒籌睡蓮段公路北戶錄｜｜其花布葉數重凡五種色當夏晝開夜縮入水底晝復出也鳳條段成式酉陽雜俎歷城房家園齊博陵君豹之山池其中雜樹森竦泉石崇邃歷中被禊之勝也曾有人折其桐枝者公曰何謂傷吾｜｜自後人不復敢折公語參軍尹孝逸曰昔季倫金谷山泉何必踰此孝逸對曰曾詣洛西遊其故所彼此相方誠如明教孝逸常欲還鄴詞人餞宿於此逸為詩曰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此兩句比謝靈運池塘十字焉五鬣段成式酉陽雜俎歷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松今言兩粒五粒當言鬣成式脩竹里私第大堂前有｜｜松兩根大財如梳甲子年結實味如新羅南詔者不別五鬣松皮不蘚中使仇士良水磑亭子在城東有兩鬣皮不鱗者又有七鬣者不知自何得俗謂孔雀松三鬣松也松命根遇石則偃蓋不必千年也理成字曰天下太平段成式酉陽雜俎異木大歷中成都百姓郭遠因樵獲瑞木一莖｜｜｜｜｜｜｜｜｜｜詔藏於祕閣每片一天王段成式酉陽雜俎京西持

國寺寺前有槐樹數株金監買一株令所使巧工解之及入內迴工言木無他異金大嗟惋令膠之曰此不堪矣但使爾知予工也乃別理解之｜｜｜｜塔戟成就

剪花六出刻房七道 段成式酉陽雜俎梔子諸花少六出者惟梔子花六出陶貞白言梔子｜｜｜｜｜｜｜其花香甚相傳即西域薝蔔花也

瓦松 段成式酉陽雜俎｜｜崔融瓦松賦序曰崇文館瓦松者產於屋霤之下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賦云煌煌特秀狀金芝之產霤歷歷虛懸若星榆之種天葩條郁毓根柢連卷間紫苔而裹露凌碧瓦而含烟又曰慚魏宮之烏悲恩漢殿之紅蓮崔公學博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乎

博邪 段成式酉陽雜俎｜｜在屋曰昔耶在牆曰垣衣廣志謂之蘭香生久屋之瓦魏明帝好之命長安西載箕瓦於洛陽以覆屋前代詞人詩中多用昔耶梁簡文帝詠薔薇曰緣階覆碧綺依簷映昔耶或言構木上多松義土木氣洩則瓦生松

花面徑七八寸 段成式酉陽雜俎興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著花一千二百朶其色有正暈倒暈淺紅淺紫深紫黃白檀等獨無深紅又有花葉中無抹心者重臺花者其｜｜｜｜｜｜｜

夜有人過輒呪之 段成式酉陽雜俎護門草常山北草名護門寘諸門上｜｜｜｜｜｜｜｜

燒之集象 段成式酉陽雜俎南安有人子膝紅色在蔓端有刺其子如人狀崑崙｜｜｜｜南中亦難得

桂花耐日 段成式酉陽雜俎紫薇三月開黃而不白大庾詩皆稱｜｜｜｜又張曲江詩桂花秋皎潔妾矣

猴郎達樹 段成式酉陽雜俎紫薇北人呼為｜｜｜｜謂其無皮猿不能捷也北地其樹絕大有環數夫臂者

天漿 段成式酉陽雜俎衛公言石榴甜者謂之｜｜能已乳石毒

合掌柏 段成式酉陽雜俎太常博士崔碩云汝西有練溪多異柏及暮秋葉上斂俗呼｜｜｜｜四向下垂如百子帳 段成式酉陽雜俎木龍樹徐之高冢城南有木龍寺寺有三層磚塔高丈餘塔側生一大樹縈繞至塔頂枝幹交橫上平容十餘人坐枝杪｜｜｜｜莫有識此木者僧呼為龍木梁武曾遣人圖寫焉

人觸則葉翕人去則葉舒 段成式酉陽雜俎倒生木此木依山生根在上有｜｜｜｜｜｜｜｜出東海

報竹平安 段成式酉陽雜俎童子寺竹衛公言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纔長數尺相傳其寺綱維每日｜｜｜｜

音聲樹 趙璘因話錄都堂南門東道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中即有入相者俗謂之｜｜｜｜

地仙圓 馮贄雲仙雜記虢州別駕竇泌以當歸為｜｜｜曰使血海增光以棗木為杵臼號金剛骨

三賢如古君子 馮贄雲仙雜記王敬之以菖蒲映竹曰｜｜止｜｜｜｜梁閭老姥以麗水囊貯香遊之不數日松皆半枯

此雄樹 馮贄雲仙雜記九仙殿銀并有梨二株枝葉交結宮中呼為｜｜｜

菖蒲當再拜 馮贄雲仙雜記朝真觀九星院有｜｜松三枝以九節為貴而此君面目聳然正｜｜｜此君和煦之氣如二三月

家於山西大木下 張讀宣室志天寶中有趙生者其先以文學顯兄弟四人俱以進士明經入仕獨生性魯鈍雖讀書然不能分句詳義由是年壯尚不得為郡貢常與兄弟友生會宴盈座朱綠相接獨生白衣甚為不樂及酒酣或嘲之生益慙且恚後一日棄其家遁去隱晉陽山葺茅為舍生有書百餘篇發而至山中晝習夜思雖寒暑切肌食果蠶芋不憚勞苦而生蒙庸力愈勤而功愈小生息孳如卒不易其志厥後旬餘有翁衣褐來造之因謂生曰吾子居深山中讀古人書豈有志於祿仕乎雖然學愈

久而卒不能分句詳義何敏滯之甚耶生謝曰僕不敏自度老且無用故居深山讀書自悅雖不能達其精微然必欲終於志業不辱先人又何及於祿仕乎翁曰吾子志趣甚堅老夫雖無所能誠有補於君耶幸一訪我耳因徵其所止翁曰吾叚氏子｜｜｜｜｜｜之｜言竟忽亡所見生怪之以為妖遂徑往山西尋其跡果有

真人降

槲樹蓄茂生曰豈非叚氏子乎因持鍤發其下得人參長尺餘甚肖所遇翁之形生曰吾聞人參能為怪者又可愈疾遂瀹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所覽書自能窮奧後歲餘以明經及第歷官數任而卒

醒醉草

康駢劇談錄唐昌觀舊有玉蘂花甚繁每發若瑤林瓊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忽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戎警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約迥出於衆從二女冠三女僕僕者皆丱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觀者以為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之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迴謂黃冠者曰曩者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烟霏鶴唳景物輝煥舉轡百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餘日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白醉吟俱有聞玉蘂院｜｜｜｜詩

王仁裕開天遺事興慶池

南岸有草數叢紫莖而心殷有一人醉過於草旁不覺失其酒態後有醉者摘草嗅之立然醒悟故目為｜｜

永豐柳

孟啟本事詩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為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艷因為楊柳之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因東使命取｜｜｜｜兩枝植於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風雅又為詩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星

馨烈侯

陶穀清異錄唐保大二年國主幸飲香亭賞新蘭詔苑令取滮溪美土為｜｜｜擁培之具

瀛洲玉雨

陶穀清異錄東平城南薩蠻謂梨為｜｜｜｜

玉雞苗

陶穀清異錄司空圖善繁欲分於別地栽插忽花根掘得一石如雞五色燦然郡人遂呼薔薇為｜｜｜

枝穿玉玦

陶穀清異錄錢俶以弟信鎮湖州後園芙蓉｜上｜一黃｜｜枝梢交雜不知從何而穿也信截幹取玦以獻久謂真仙來遊留此以驚世耳

月宮花

陶穀清異錄洛陽大內臨芳殿莊宗所建牡丹千餘本其名品亦有在人口者具於後百葉仙人｜｜｜小黃嬌雪夫人粉奴香蓬萊相公卵心黃御衣紅紫龍杯三雲紫盤紫酥天王子出樣黃火燄奴太平樓閣

睡香

陶穀清異錄廬山瑞香花始緣一比丘晝寢盤石上夢中聞花香烈酷不可名既覺尋香求之四方奇之謂乃花中祥瑞遂以瑞易睡

蚱蜢竹

陶穀清異錄偽江湖間有一種野竹其葉糾結如蟲狀山民曰此｜｜｜也

清神樹

陶穀清異錄偽閩甘露堂前兩株茶各四五尺高鬱茂婆娑宮人呼為｜｜｜每春初嬪嬙戲摘新芽堂中設傾筐會

葉凌青雲

杜光庭錄異記子不見嵩岱松柏華霍之樹上｜｜｜｜下｜｜｜上有元狐黑猿下有豹隱龍潛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患

柿有七絕

黃休復茅齋客話勝處士昌祐字勝華園中有一柿樹夏中圍坐十餘人數陰如蓋無暑氣云｜｜｜｜頗宜種之一有壽二多陰三無禽巢四無蟲蠹五有霜葉紅而堪翫

平露

孫氏瑞應圖｜｜者如蓋生於庭似四方之政王者不私人以官則四方之政平若東方政不平則南方政不平則西方政不平則東低南方政不平則北低四方政不平則西低北方政不平則南出其根若絲一曰平雨

十間花屋

樂史太平寰宇記梁元帝竹林堂中多種薔薇康家四出薔薇

根通三泉

杜光庭錄異記｜｜｜｜｜｜｜｜｜｜上｜｜｜｜下｜｜｜｜上有元狐黑猿下

柿有七絕

黃休復茅齋客話勝處士昌祐字勝華園中有一柿樹夏中圍坐十餘人數陰如蓋無暑氣云｜｜｜｜頗宜種之一有壽二多陰三無禽巢四無蟲蠹五有霜葉紅而堪翫

平露

孫氏瑞應圖｜｜者如蓋生於庭似四方之政王者不私人以官則四方之政平若東方政不平則南方政不平則西方政不平則東低南方政不平則北低四方政不平則西低北方政不平則南出其根若絲一曰平雨

十間花屋

樂史太平寰宇記梁元帝竹林堂中多種薔薇康家四出薔薇

白馬寺黑薔薇長沙千葉薔薇多品彙並以長格校其上使花葉相連其下有｜｜｜枝葉文映芬芳襲人

纛首披散 宋祁益部方物畧記梭皆褫皮此獨自幹攢葉於顛｜｜｜秋華而實其植則罕

枝枝相避葉葉相讓 宋祁益部方物畧記在土所宜亭擢而上｜｜｜｜｜｜｜繁陰可庇美榦斯仰右楠

錦被堆 宋祁益部方物畧記花跗芬侈叢刺於梗不可把玩艷以妍整右｜｜｜注花出彭州其色一似薔薇有刺不可玩俗謂薔薇為錦被堆花

錦帶花 宋祁益部方物畧記苒苒其條若不自持綠葉丹英蔓衍紛垂右｜｜｜注蜀山中處處有之長蔓柔纖花葉間側如藻帶然因象作名花開者形似飛鳥里人亦號鬢邊嬌

鬢邊嬌 見上

玉蟬花 宋祁益部方物畧記石蟬花注始生其苞森擢長二三尺葉如菖蒲紫萼五出與蟬甚類綠綠相側蜀人因名之又白者號｜｜｜

添色拒霜 宋祁益部方物畧記拒霜花注蜀人因名之又白者號｜｜｜

宋祁益部方物畧記自濃而淺花則常態今顧反之亦反之怪右｜｜｜｜｜花

鴛鴦草 宋祁益部方物畧記翠蘊對生甚似匹鳥逼而觀之勢若偕矯右｜｜｜

七寶花 宋祁益部方物畧記擢穎挺挺盛夏則榮丹紫合英以實見名右｜｜｜

旗節花 宋祁益部方物畧記擢條亭亭層層紫丹狀若使節方圖實刊右｜｜｜

月中種 錢希白南部新書杭州靈隱山多桂寺僧曰｜｜｜也至今中秋夜往往子墜寺僧亦曾拾得

光可鑑物 彭乘墨客揮犀有菌叢生於朽木或糞壤上其形如瑞芝潔白可愛夜則有｜｜｜｜

半化為石 彭乘墨客揮犀壺山有柏木一株長數尺｜｜｜｜半猶是堅木蔡君謨以｜｜

牡丹不名 歐陽修洛陽牡丹記洛陽亦有黃芍藥緋桃瑞見而異焉因運置私第余昔陽日就見之

天下真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

姚黃左魏 歐陽修洛陽牡丹記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異者而志之｜｜花｜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紅以州著細葉麤葉壽西潛溪緋以地著一擫紅鶴翎紅硃砂紅玉板白多葉紫甘草黃以色著獻來紅添色紅九蘂真珠鹿胎花倒暈檀心蓮花萼一百五葉底紫皆志其異者

鶴翎紅 玉板白 見上

一百五 見上

鳶尾牛膝 沈括夢溪筆談草藥上品除五芝之外赤箭為第一此神仙補理養生上藥世人惑於天麻之說遂止用之治風良可惜哉以謂其莖如箭既言赤箭疑當用莖此尤不然至如｜｜｜之類皆謂莖葉有所似則用根耳何足疑哉

鶴蝨 沈括夢溪筆談地菘即天名精蓋其葉似菘又似名精故有二名｜｜即其實也世間有單服火蘄法乃是服地菘耳不當用火蘄

金纏腰 沈括補筆談韓魏公慶歷中以資政殿學士帥淮南一日後園中有芍藥一幹分四岐岐各一花上下紅中間黃蘂間之當時揚州芍藥未有此一品今謂之｜｜｜者是也公異之開一會欲招四客以賞之以應四花之瑞時王岐公為大理寺評事通判王荊公為大理評事僉判皆名之尚少一客以州鈐轄諸司使忘其名官最長遂取以充數明日早衙鈐轄者申狀暴泄不至尚少一客命取過客歷求一朝官足之過客中無朝官惟有陳秀公時為大理寺丞遂命同會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為盛集後三十年間四人皆為宰相

碧玉椽 李廌洛陽名園記苗帥園北竹萬餘竿皆大滿二三圍疎筠琅玕如｜｜｜

御筆點枝再榮 何薳春渚紀聞元豐間朝廷問罪西夏五路舉兵秦鳳路圖上師行營憩形便之次至關嶺有秦時柏一株雖質榦不枯而枝葉無存者既標圖間裕陵披圖顧問左右偶以｜｜｜其｜｜間而歎其閱歲之久也後郎奏秦朝柏忽復一枝｜｜殿中

有記當時奏圖數賞之語私相聳異以為天人筆澤所加回枯起死便同雨露所施

蜿蜒盤礴如龍鳳飛舞之狀 方勺泊宅編鹽官縣安國寺雙檜有唐宣宗時悟空大師手植今百餘年矣其大者｜｜｜｜｜｜｜｜｜小者與常檜不甚異

斑紅六出 景煥野人閒話蜀主昇平嘗理園苑異花草畢集其間一日有青城山中天師入內進花兩粒曰紅梔子種賤臣知聖上理苑園輒取名花兩樹以助佳趣賜與東帛皆至朝市散於貧人遂不知去處宣令內園子種之不覺成樹兩載其葉婆婆則梔子花矣其花｜｜｜｜其香襲人蜀主甚愛重之

榦如插筆 朱弁曲洧舊聞中嶽頂上松｜｜｜｜其間數株上巨下細柯似枯槎皮或倒落僧指云此是數神為珪禪師所移天將曉鬼兵懼遽倒植之而去

東者紋左旋西者紋右旋 邵博聞見前錄曲阜城魯國也孔子廟宅在焉庭中二檜各數十圍｜｜｜｜｜｜｜｜｜｜世傳孔子手植也

手托槐 邵博聞見後錄鳳翔府園有枯槐一株故老云昭宗扶此樹令朱全忠結鞦四顧無應者故至今謂｜｜｜｜云

七里香 邵博聞見後錄芸草過秋則葉上微白如粉汗南人謂之｜｜｜

郎榆姑榆 邵博聞見後錄榆有二種一名｜｜一名｜｜郎榆無莢

白公檜 龔明之中吳紀聞白樂天為蘇州守時恩信及民皆敬而愛之嘗植檜數本於郡圃後人目之為｜｜｜以況甘棠焉

彈弓種桃 孫升談圃石蔓卿謫海州日使人拾桃核數斛人遠不到處以｜｜｜之不數年｜花滿山谷中

縷金黃 張邦基墨莊漫錄洛陽牡丹之品見於花譜然未若陳州之盛且多也園戶植花如種黍粟動以頃計政和壬辰春予侍親在郡時園戶牛氏家忽開一枝色如鵞雛而淡其面一尺三四寸高尺許柔葩重疊約千百葉其本姚黃也而於葩英之端有金粉一暈縷之其心紫蘂亦金粉縷之牛氏乃以｜｜｜名之以篋篠作棚屋圍幃復張青幦護之於門首遣人約止遊人人輸千錢乃得入觀十日間其家數百千亦獲見之郡守聞之欲剪以進於內府衆園戶皆言不可曰此花之變易者不可為常他時復來索此品何應之又欲移其根亦以此為辭乃已明年花開果如舊品矣此亦草木之妖也

水臺 趙德麟侯鯖錄艾一名｜｜一名醫草

質如金石 葉夢得避暑錄話長興大雄寺陳霸先宅庭亦有大檜中空裂為四枝蔭半庭｜｜｜｜相傳以為霸先所植

斷之如金石 葉夢得嚴下放言山中有竹數千竿皆余累歲手植初但得數十竿耳一旦觀之既久不覺成林無一處不森茂可喜嘗自戲善種竹無如余者頃過吳江以語王份秀才份云竹殊易種但得肥地盡去瓦礫荆棘深根頻以水沃取糞壤使壅培無不可活不必擇時然取美觀則可如欲為用不如瘦瘠地磽磧非人力所營或崖谷間自生者其質堅實而肉厚｜｜｜｜｜｜以為椽常竹十歲一易者此倍之吾居前後多竹椽既歸一一驗之無不如其言乃知余三十年種竹初未嘗得真竹

真竹 見上

海濱奇觀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海陵西溪鹽場初文靖公嘗官於此手植牡丹一本有詩刻石後范文正公亦嘗臨涖復題一絕陽和不擇地海角亦逢春憶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後人以二公詩筆故題詠極多而花亦為人貴重護欄歲久茂盛每歲花開百朵為｜｜｜｜也

圓蔭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亳州法相禪院矮檜高纔數尺偃亞蟠屈枝葉繁茂不可圖狀唐大中年李待價石記云｜｜三丈餘距今又百餘年廣袤為五六丈一郡之珍玩

可礪指甲 楊伯嵒臆乘思牢竹南番思牢國產竹質甚澀｜以｜｜｜｜家最貴之按伏道地名

臙脂木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堅緻色如臙脂可鑱作出融州及州洞

伏道艾 范成大攬轡錄｜｜｜醫

桂林亦有之

暗麝 陳善捫蝨新話南中花木有北地所無者茉莉花含笑花闍提花渠那異花之類以性皆畏寒故茉莉惟六月六日種者尤盛市中婦女喜簪茉莉象坡所謂｜｜｜著人者也

三十客 姚寬西溪叢語予長兄伯聲嘗得｜｜｜壯丹為貴客梅為清客蘭為幽客桃為妖客杏為艷客蓮為溪客木樨為巖客海棠為蜀客酴醾為山客梨為淡客瑞香為閨客菊為壽客木芙蓉為醉客酴醾為才客臘梅為寒客瓊花為仙客素馨為韻客丁香為情客葵為忠客含笑為佞客楊花為狂客玫瑰為刺客月季為癡客木槿為時客安石榴為村客鼓子花為田客棣棠為俗客曼陀羅為惡客孤燈為窮客棠梨為鬼客

夭矯堅瘦 陸游老學庵筆記檜有二種海檜｜｜｜｜皆天成又有刻削蟠屈而成者名土檜海檜絕難致凡人家所有大抵土檜也

遠白宵明縞夜炫晝 陸游老學庵筆記楊廷秀在高安有小詩云近紅暮看失燕支｜｜｜｜雪色奇花不見桃惟見李一生不曉退之詩于語之曰此意古人已道但不如公之詳耳廷秀愕然問古人誰曾道予曰荆公所謂積李兮｜｜崇桃兮｜｜是也廷秀大喜曰便當增入小序中

瑞花圖 陸游老學庵筆記蜀孟氏時苑中忽生百合花一本數百房皆並蔕圖其狀於聖壽寺門樓之東頰壁間謂之｜｜｜｜

上元著花 陸游老學庵筆記歐陽公梅宛陵王文恭集皆有小桃詩歐詩云雪裏花開人未知摘來相顧共驚疑初但謂桃花有一種早開者耳及遊成都始識所謂小桃者｜｜前後即｜｜狀如垂絲海棠曾子固雜識云正月二十開天章閣賞小桃正謂此也

辟兵延壽 王明清揮麈後錄道家者流謂蟾蜍萬歲背生芝草出為世之嘉祥政和初黃冠用事符瑞翔集李聽以待制守河南有民以為獻者聽即以上進祐陵大喜布告天下百官稱賀於庭上表云九天睿澤溥及含靈萬歲蟾蜍聿生神草本實二物名各一芝或善｜｜或能｜｜乃合為於一體允特異於百祥

春黃秋紫 王樵野客叢書世言春蘭秋蘭各有異芬不知秋蘭之香尤甚於春蘭也蘭有二種邵伯溫曰細葉者春花花少闊葉者秋花花多離騷紉秋蘭以為佩又曰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今沅澧間所生在｜則｜在｜則｜然春黃不若秋紫之芬郁也

靈根夜吠 張端義貴耳集蔡內相崇禮在太學表學官令前廊撰述皆不下筆蔡欣然當之其用一句｜｜｜｜舉學皆服用東坡詩云靈厖或夜吠又出白樂天枸杞詩因此後登玉堂前廊裕陵有進枸杞根如犬大作賀

四出 史繩祖學齋佔畢花中惟巖桂｜｜余謂土之生物其成數五故草木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地四乃西方金之成數故花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云

對青 許觀東齋記事竹之異亦頗多成都古今記云｜｜竹竹黃而溝青故每節若間出云此竹今湘中亦有之惟會稽頗多彼人呼黃金間碧玉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孫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鍼凡所以為竹無不具前輩詩有小竹如鍼能具體即此也

十二時竹 洪巽暘谷後錄安福西鄉地名下莊有周俊叔者嘗得｜｜｜｜一根於其州植之家庭以非土地所生風氣所宜也久不筍及筍矣又多憔悴不竹故歷有餘年筍而竹者纔得三竹繞節凸生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凡十二字點畫可數

杏株開薔薇 郭彖睽車志呂仲發顯謨宰安吉日縣圃有大｜一｜十月間忽｜花四朶全是｜｜殊不類杏自是呂從劉恭甫樞密之辟不逾年凡四遷秩亦花之瑞也

竹醉日 范致明岳陽風土記五月十三日謂之龍生日可種竹齊民要術所謂｜｜｜｜也

山林之風 程棨三柳軒雜識余嘗評花以為梅有｜｜｜｜杏有閭門之態桃如倚門市倡李如東郭貧女

輟地十畝移種成列環潔輝映

夜如對月　周密齊東野語梅花為天下神奇而詩人尤所酷好淳熙戊己余得曹氏荒圃於南湖之濱有古梅數十散漫昂治爰｜｜｜｜｜｜｜又增取西湖北山別圃江梅合三百餘本築室數間以臨之又挾以兩室東植千葉緗梅西植紅梅各一二十章前為楹軒如堂之數花時居宿其中｜｜｜｜｜｜｜｜因名曰玉照後閑澗環繞小舟往來未始半月捨去自是客有遊桂隱者必求觀焉

全文武之才盡悲歡之態　周密齊東野語調羹止渴梅｜｜｜｜學舞貪眠柳｜｜｜｜｜

叢生苔間　周密癸辛雜識宜興縣之西地名石庭其地十餘里皆古梅苔蘚蒼翠宛如虬龍皆數百年物也有小梅僅半寸許｜｜｜然著花極晚詢之土人云梅之早者皆嫩樹故得春最早樹老則得春漸遲

五花同幹　周密乾淳起居注太上宣上同至飛來峯看放水簾時荷花盛開太上指池心云此種｜｜｜近伯圭自湖州遲來前此未見也

枯柯再生　儒林公議成都劉備廟側有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柏圍數丈唐相段文昌有詩石刻在焉唐末漸枯歷王建孟知祥二偽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之皇朝乾德五年丁卯夏五月｜｜｜｜時人異焉三國至乾德丙寅歷一千二百餘年枯而復生於皇祐初守成都又八十年矣新枝聳雲并舊枝餘存者若老龍之形

天棘　釋惠洪冷齋夜話王仲正言老杜詩江蓮搖白羽｜｜蔓青絲高秀實曰天棘天門冬也天門冬一名顛棘非天棘也王元之詩曰水芝臥玉腕天棘舞金絲則天棘蓋柳也

火失剌把都　陶宗儀輟耕錄｜｜｜｜｜者回回田地所產藥也其形如木鱉子而小可治一百二十種證每症有湯引

鎖鎖　陶宗儀輟耕錄回紇野馬川有木曰｜｜燒之其火經年不滅且不作灰彼處婦女取根製帽入火不焚如火鼠布云

雲錦　陶宗儀輟耕錄京師城外萬柳堂亦一宴遊處也野雲廉公一日於中置酒招疏齋盧公松雪趙公同飲時歌兒劉氏名解語花者左手執荷花右手執杯歌小聖樂行酒趙公喜即席賦詩曰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益建瀚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

種紙　袁桷攙懷錄陸羽譔懷素傳疎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貧無紙乃種蕉葉萬餘株以供揮灑人問之曰吾｜｜耳

御衣黃　劉斧青鎖高議宮中牡丹品最上者｜｜次曰甘草黃次曰建安黃次皆紅紫各有佳名終不出三花之上他日宮中貢一尺黃乃山下民王文仲所接也花面幾一尺高數寸祇開一朵絳暈籠護之

建安黃　見上

一尺黃　見上

待女　採蘭雜志蘭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王肯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四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四十三

儀飾部一

儀仗

月於太常子華子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袗衣而鼓五絃之琴｜｜｜｜｜備十有二章

黼黻玄黃爛如也十有二章見上設張容荀子居則｜｜｜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

持輪挾輿先馬荀子乘大路越席以養安側載睪芷以養鼻前有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濩以養耳三公奉軛持納諸侯｜｜｜｜｜大侯編後大夫次之小侯元士次之庶士介而坐

道介而坐道見上養信荀子龍旗九斿所以｜｜也養威荀子寢兕持虎蛟韅絲末彌龍所以｜｜也婦官染采呂氏春秋命｜｜｜｜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忒黑黃蒼赤莫不質良勿敢偽詐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昭庸顯明國語服物｜采飾｜｜注庸功也冕服旗章所以昭有功采色之服所以顯明德也渠門國語大路龍旂九旒｜｜赤旂注渠門亦旂名旃旄戰國策王抽｜｜而抑兕首注旃曲柄旗旄幢也補曰爾雅旄牛尾著竿頭百夫荷以先驅史記周本紀｜｜｜罕旗｜｜｜皁游史記秦本紀咨爾費贊禹功其錫爾｜｜黃屋左纛史記項羽紀紀信乘｜｜車傳｜｜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法駕史記漢文帝紀奉天子｜｜迎於代邸注索隱曰漢官儀云天子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

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京兆尹執金吾長安令奉引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

畫雲氣車 史記封禪書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乃作｜｜｜｜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

翠鳳 史記李斯傳建｜｜之旗

執職傳警 史記袁盎傳孝文帝出趙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按職徐廣曰一作幟

六尺輿 史記袁盎傳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

車魚須明月 史記司馬相如傳靡｜｜之橈旃曳｜｜之珠旗注郭璞曰以海魚須為旗旌言橈弱也通帛為旃也漢書音義曰以明月珠緞飾旗

羽蓋玉綏 史記司馬相如傳摩蘭蕙上拂｜｜錯翡翠之威蕤繆繞｜｜

鏤象 史記司馬相如傳背秋涉冬天子獵乘｜｜六玉虬注郭璞曰鏤象山所出與言有雕鏤虬龍爲也

皮軒道游 史記司馬相如傳前｜｜後｜｜注郭璞曰皮軒革車也或曰即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者也道道車游游車皆見周禮也

雲罕 史記司馬相如傳載｜｜注索隱曰張揖曰罕車也前有九旒雲罕之車說者以雲罕為旌旗皆非也且案中朝鹵簿圖云雲罕駕駟不兼言九旒雲罕與九旒車別也

朱兩轓 漢書景帝紀令長吏二千石車｜｜｜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

陛戟 漢書霍光傳期門武士｜｜陳列殿下

繡絪馮黃金塗輦絮薦輪 漢書霍光傳作乘輿輦加畫｜｜｜｜｜｜｜｜｜｜｜｜

幢棨羽葆 漢書韓延壽傳駕四馬傳總建｜｜植｜

華芝 漢書楊雄傳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翳｜｜

郅偈旖旎 漢書楊雄傳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旗旒｜｜｜之｜｜也

萬騎千乘 漢書楊雄傳敦｜｜於中營兮方玉車之｜｜

華覆威威 漢書楊雄傳建光耀之長旃兮昭｜｜之｜｜注服虔曰華覆華蓋也師古曰威威猶威也

洪頤靈旗 漢書楊雄傳招搖森壹舉｜｜樹｜｜注服虔曰洪頤旗名也

豹尾 漢書楊雄傳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中

犇星流旃 漢書楊雄傳迺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掉｜｜之｜｜殲天狼之威弧張燿日之元旄

燿日元旄 見上

歷天捎星 漢書王莽傳車駕乘｜｜從之旃曳｜｜之旃

綠車 漢書王莽傳左建注師古曰綠車皇孫之車天子出行令莽乘之以從

朱鉞金戚 漢書王莽傳｜｜右建｜｜

乾文車坤六馬 漢書王莽傳五威將乘｜｜｜｜｜駕｜｜｜背負鷲鳥之毛服飾甚偉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將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

馬衣 漢書王莽傳三年正月九廟蓋構成納神主莽謁見大駕乘六｜以五采毛為龍文｜著角長三尺注師古曰以被馬上也

法物 後漢書光武帝紀益州傳送公孫述輦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始備

王青蓋車 後漢書安帝紀太后與兄鄧隲定策禁中其夜使隲持節以｜｜｜｜迎帝齋於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注續漢志曰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青蓋金華蚤皇子為王錫以乘之故曰王青蓋車皇孫則綠車

充庭 後漢書安帝紀四年春正月元日會微樂不陳｜｜車注每大朝會必陳乘輿法物車輦於庭故曰充庭車也以年饑故不陳

朱班重牙 後漢書輿服志乘輿金根安車立車輪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甯鸞雀立衡橫文畫輪羽蓋華蚤建大旂十二斿畫日月升龍駕六馬象鑣鏤錫金鋚方鈇插翟尾朱兼樊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氂牛尾為之在左驂馬軛上大如斗是為

德車五時車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馬亦如之白馬者朱其髦尾為朱鬣云所御駕六餘皆駕四後從為副

繆龍文虎見上 **吉陽筩**見上 **華蚤**見上 **金鋑方鈁**見上 **朱鬣**見上 **羽析幢翳**後漢書輿服志戎車蕃以矛麾以金鼓｜｜｜｜轓冑甲弩之箙 **繆龍**獵車其飾皆如之重輞｜｜｜｜繞之一曰闌豬車親校獵乘之 **闌豬**見上 **交路帷裳**後漢書輿服志太皇太后法駕皆御金根加｜｜｜｜書輿服志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駕皆御金根加｜｜｜｜非法駕則乘紫罽軿車雲幡文畫軿黃金塗五末蓋 **黃金塗五末**見上 **八十一乘**後漢書輿服志乘輿大駕公卿奉引蚤左右騑駕三馬

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備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 **武剛車**後漢書輿服志輕車古之戰車也洞朱輪輿不巾不蓋建矛戟幢麾轓軿箙藏在武庫大駕法駕

出射聲校尉司馬吏士載以次屬車在鹵簿中諸車有矛戟其飾幡旃旗幟皆五采制度從周禮吳孫兵法云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者為先驅又為屬車輕車為後殿焉 **鳳凰闌戟**後漢書輿服志前驅有九旃雲罕｜｜｜｜皮軒鸞旗皆大夫載鸞旗者編引旄列繫幢旁民或謂之雞翹非也後有金鉦黃鉞黃門鼓車 **雞翹**見上 **豹尾以前比省中**後漢書輿服志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屬車皆皂蓋赤裏木轓戈矛弩箙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懸豹尾｜｜｜｜ **赤扇汗**後漢書輿服志諸馬之文案乘輿金鋑方鈁插翟象鑣龍畫總洙升龍｜｜｜青兩皀鷲尾附馬左右赤珥流蘇飛鳥節赤膺兼皇太子亦如之王公列侯鏤錫乂髦朱鑣朱鹿朱文絳扇汗青皀鷲尾卿以下有騑者緹扇汗青皀尾當盧乂髦上下皆通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騑駕云 **鷲尾**見上 **棨戟**後漢書杜詩傳時將軍肖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勑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以｜｜｜｜注漢雜事曰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崔豹古今注曰棨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後代刻偽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曰棨戟王公以下通用之以前驅也 **傳車驂駕垂赤帷裳**後漢書賈琮傳為冀州刺史舊典｜｜｜｜｜｜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迺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 **長庚飛髯**後漢書馬融傳乘輿乃以吉月之陽朔登於疏鏤之金路六驌驦之元龍建雄虹之旌夏揭鳴鳶之修撞曳｜｜之｜｜載日月之太常棲招搖於元戈注枉矢於天狼羽毛紛其彫鮞揚金炎而拖玉瓖 **金華青蓋爪畫兩轓**後漢書董卓傳卓遂僭擬車服乘｜｜｜｜｜｜時人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

天子也注金華以金為華飾車也爪者蓋弓頭為爪形也幡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彩續漢志曰幡長六尺下屈廣八寸又云皇太子青蓋金華蚤畫幡竿摩謂相逼近也今俗以事干人者謂之相干摩 **竿摩**見上 **騶虞幡**晉書安帝紀以後將軍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鎮北將軍劉牢之為元顯前鋒前將軍譙王尚之為後部以討桓元遣彝侍中齊王柔之以｜｜｜｜宣告荊江二州 **鴈羽仗**晉書禮志元帝太興四年詔左右衛及諸營數習依大習儀作｜｜｜｜ **重轂貳轄**晉書輿服志玉金象革木等路是為五路並天子之法車皆朱班漆輪畫為櫨文三十幅法月之數｜｜｜｜以赤油廣八寸長三尺注地轄兩軸頭謂之飛鈴金薄繆龍之為輿倚較較重為文獸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鷰雀立衡櫨文畫轅及輈青蓋黃為裏謂之黃屋金華施橑朱橑二十八以象宿兩箱之後皆玳瑁為鶡翅加以金銀雕飾故

世人亦謂之金鶚車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又加榮戟於車之右皆素而施之榮戟韜以黼繡上為弧字繫大蛙蟆幡

法月 見上 **飛鈴** 見上 **象宿** 見上 **金鶚** 見上 **韜以黼繡上為弧字**

鉤膺玉瓖龍輈華轙 晉書輿服志五路皆有錫鸞之飾和鈴之響｜｜｜｜｜｜｜｜朱幩法駕行則五路各有所主不俱出臨軒大會則陳乘輿車輦旌鼓於其殿庭 **五時五帝** 晉書輿服志周禮惟皇后有安車也王亦無之自漢已來制乘輿乃有之有青立車青安車赤立車赤安車黃立車黃安車白立車白安車黑立車黑安車合十乘名為｜｜車俗謂之｜｜車 **耕根** 晉書輿服志｜｜車駕四馬建赤旗十有二旒天子親耕所乘者也一名芝車一名三蓋車置耒耜於軾上 **三蓋** 見上 **蹋獸** 晉書輿服志獵車駕四馬天子校獵所乘也重輞漫輪繆龍繞之一名闕戟車一名蹋猪車魏文帝改名

｜｜鸞旗 晉書輿服志｜｜車駕四先輅所載也鸞旗者謂析羽旄而編之列擊幢傍也 **建華車** 晉書輿服志｜｜車駕四馬天子校獵所乘也重輞漫凡二乘行則分居左右 **記里鼓車** 晉書輿服志｜｜｜｜駕四形制如司南 **羊車** 晉書輿服志｜｜一名輦車其上如軺伏兔箱漆畫輪軛 **畫輪** 晉書輿服志畫輪車駕牛以綵漆畫輪轂故名曰｜｜車 **御衣** 晉書輿服志｜｜車御書車御軺車御藥車皆駕牛 **御書** 見上 **御軺** 見上 **御藥** 見上 **雲母** 晉書輿服志｜｜車以雲母飾犢車臣下不得乘以賜王公耳 **皁輪** 晉書輿服志｜｜車駕四牛形制猶如犢車但皁漆輪轂上加青油幢朱絲繩絡諸王三公有勲德者特加之 **四望** 晉書輿服志位至公或｜｜三望夾望車步幢車駕牛形制如皁輪但不漆轂耳王公大臣有勲德者特給之 **三望** 見上 **夾望** 見上 **通幔** 晉書輿服志｜｜車駕牛猶如今犢車制但舉其幔通覆車上也諸王三公並乘之 **小使** 晉書輿服志｜｜車不立乘駕四輕車之流也 **追鋒** 晉書輿服志｜｜車去小平蓋如通幰如軺車駕二追鋒之名蓋取其迅速也施於戎陣之間是為傳乘 **紫罽輧** 晉書輿服志皇太后皇后法駕乘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輅青帷裳雲槏畫轅黃金塗五采蓋爪施金華駕三左右騑其廟見小駕則乘｜｜｜車雲槏畫輈黃金塗五采駕三 **雲槏畫轅** 見上 **赤罽輧** 晉書輿服志皇太妃三夫人亦如之 **油罽** 見上 **給鼓吹駙馬** 晉書平原王幹傳武帝踐阼封平原王邑萬一千三百戶｜｜｜｜二匹加侍中之服 **緹幢** 晉書賈充傳伐吳之役詔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給羽葆鼓吹｜｜兵萬人騎二千 **赤幢曲蓋** 晉書向雄傳泰始中累遷秦州刺史假｜｜｜｜鼓吹 **皇軒** 晉書潘岳傳望｜｜而肅振 **方綵** 晉書潘岳傳表朱元於離坎兮飛青縞於震允中黃瞪以發輝兮｜｜紛其繁會 **五路九旗** 晉書潘岳傳｜｜鳴鑾｜｜揚旆瓊鈒入蘂雲罕晻藹 **瓊鈒入蘂** 見上 **文虎伏軾龍首衡軛** 宋書禮志｜｜｜｜｜｜｜｜鸞雀立衡槏文畫轅翠羽蓋黃裏所謂黃屋也金華施揵末建太常十二旒畫日月升龍駕六黑馬施十二鸞金為叉髦插以翟尾又加氂牛尾大如斗置左騑馬軛上所謂左纛與也 **行一里木人輒擊一槌** 宋書禮志計里車未詳所由來亦高祖定三秦所獲制如指南其上有鼓車｜｜｜｜｜｜｜大駕鹵簿以次指南 **奇怪畏旄頭** 宋書禮志晉武帝嘗問侍臣旄頭何義彭推對曰秦國有｜｜｜觸山截水無不崩潰唯｜｜故虎士服之則秦制也張華曰有是言而事不經臣

謂壯士之怒髮踊衝冠義取於此摯虞決疑無所是非也徐爰曰彭張之說各言意義無所承據案天文畢昴之中謂之天街故車駕以畢罕前引畢方昴員因其象星經昴一名旄頭故使執之者冠皮毛之冠也

畢方昴員見上

玉鑣息節金輅懷音宋書樂志皇帝詣便殿奏休成之樂歌詞翠蓋燿澄罩奕疑震｜｜｜｜｜｜｜｜

旒帘雲舒翠華景搏齊書樂志諦容輟序脩文靜縣辰儀聳蹕宵衛浮鑾｜｜｜｜｜｜｜｜

羽鑾金駕齊書樂志｜｜從動｜｜時遊

重蓋麒麟頭齊書輿服志世祖永明初加玉輅為｜｜又作｜｜｜采畫以馬首戴之竟陵王子良啟曰臣聞車騎有章載自前史器必依禮服無舛法凡蓋圓象天軫方法地上無二天之儀下設兩蓋之飾求之志錄恐為乖衷又假為麟首加乎馬頭事不師古鮮或可施建武中明帝乃省重蓋等

香衣齊書輿服志晉武帝給安平獻王孚雲母輦晉中朝又有｜｜輦江左唯御所乘

青萌齊書輿服志｜｜車是謂擒慢車

三公禮行所乘齊書輿服志青蓋安車朱轓漆班輪駕一左右騑通幰車為副諸王禮行所乘

俠轂白直齊書豫章王嶷傳啓自陳皁蓋安車朱轓漆班輪駕一通幰牛車為副｜｜｜｜｜｜曰臣自還朝便省儀刀捉刀左右十餘亦省唯郊外遠行或復暫有入殿亦省服身今所乘仗二｜｜二｜｜共七八十人事無大小臣必欲上啟伏度聖心脫未委曲或有言其多少不附事實仰希即賜垂教又啓揚州刺史舊有六白領合扇二白拂臣脫以為疑不審此當云何

白領合扇見上白拂見上煥煥蕭四繖齊書長沙王晃傳晃便弓馬多從武容儀繖煙赫都街時人為之語曰｜｜｜｜｜｜

齊書始安王遥光傳遥光行還入城風飄｜｜出城外

大小輦齊書魏虜傳其車服有｜｜｜｜皆五

層下施四輪三二百人牽之四施四輪車齊書魏虜傳為｜｜｜元紼索備傾側軺車建龍旂尚黑

會日六七十人牽上殿三駕魏書太武帝紀天興二年春正月甲子初祠上帝於南郊以世祖神元皇帝配降壇視燎成禮而反乙丑曲赦京師始制｜｜之法

十二牙旗魏書奚斤傳自魏初大將行師唯長孫嵩距劉裕斤征河南獨給漏刻及｜｜｜

朱畫步挽魏書高車傳正光中伊匐遣使朝貢因乞｜｜｜｜一乘并幔褥鞦鞦一副繖扇各一枚青曲蓋五枚赤漆扇五枚鼓角十枚詔給之

繖扇見上青曲蓋見上赤漆扇見上大樓小樓魏書禮志｜｜輦輜十二加以玉飾衛輪雕綵輿輦輅同駕牛十｜｜輦輜八衛輪色轂與大樓輦同駕牛十二天子太皇太后皇太后郊廟亦乘之

以二十四為節周書宣帝紀改大成元年為大象元年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有二十四旒車服旗鼓皆｜｜｜｜｜

武賁持鈒馬上周書宣帝紀行幸同州增侯正前驅戒道為三百六十重自應門至於赤岸澤轂十里間幡旗相蔽鼓樂俱作又令｜｜｜｜稱警蹕以至於同州

鼓節周書李延孫傳父長壽性雄豪有武藝少與蠻酋結託屢相招引侵滅關南孝昌中朝議恐其為亂乃以長壽為防蠻都督給其｜｜以慰其意長壽冀因此遂得任用亦盡其智力防遏羣蠻伊川左右寇盜為之稍息

氂毗隋書煬帝紀大業二年三月庚午車駕發江都先是太府少卿何稠太府丞雲定興盛修儀仗於是課州縣送羽毛百姓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之用者殆無遺類至是而成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於東京

初駕二象後以六駝代之隋書禮儀志大象初遣鄭譯閱視武庫得魏舊物取尤異者並加雕飾分給六宮有乾象輦羽葆圓蓋畫日月五星二十

八宿天街雲罕山林奇怪及游麟飛鳳朱雀元武騶虞青龍駕二十四馬以給天中皇后助祭則乘又有大樓輦車龍輪十二加以玉飾四轂六衡方輿圓蓋金雞樹羽寶鐸旒蘇鷺雀立衡六螭龍銜軛建太常畫升龍日月駕二十牛又有象輦左右金鳳白鹿仙人羽葆旒蘇金鈴玉佩｜｜｜｜｜｜｜｜｜｜并有游觀小樓等輦駕十五馬車等合十餘乘皆魏天興中之所制也以宣帝至是咸復御之復令天下車皆以渾成木為輪以

渾成木為輪見上　**赤樫杖**隋書禮儀志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大將軍領左右大將軍並武弁絳朝服劍佩綬侍從則平巾幘紫衫大口袴左右武衛大將軍執｜｜｜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將軍領左右將軍左右監門右衛將軍太子左右衛左右宗衛左右內等率左右監門郎將及諸副率並武弁絳朝服劍佩綬侍從則平巾幘紫衫大口袴金裝兩襠甲惟左右武衛將軍太子左右宗衛率執白檀杖

白檀杖見上　**龍環金飾長刀**隋書禮儀志後周警衛之制置左右宮伯掌侍衛之禁各更直於內小宮伯貳之臨朝則分在前侍之首並金甲各執｜｜｜｜｜｜行則夾路車

千秋萬歲隋書盧賁傳秦改周代旗幟更為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元武｜｜｜｜之旗皆賁所制也

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隋書閻毗傳帝嘗大備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毗曰開皇之日屬車十有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為可毗對曰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起於秦遂為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為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左惟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議無九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旗旒之數爰及

冕玉皆同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為法今憲章往古｜｜｜｜｜｜｜｜｜｜以為差等帝曰何用秦法乎大駕宜三十六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類也

須彌平坐隋書何稠傳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內稠曰君臣同所過為相逼乃廣為盤輿別構欄楯侍臣立於其中於內復起｜｜｜｜天子獨居其上

刺史鹵簿北史崔㥄傳初㥄為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㥄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勳為之又欲陷收不孝之罪乃以盧元明代收為中書郎由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㥄備｜｜｜迎之使人相聞收曰勿怪儀衛多稽古力也收語蹇急報曰崔徐州建義之勳何稽古之有㥄自以門伐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此挫之

假旌節舊唐書顏王璥傳初奉命之藩卒遽不遑受節綿州司馬史貴進說曰王帝子也且為御度大使今之藩而不持節單騎徑進人所瞻仰請建大纛蒙之油囊為旌節狀先驅道路足以威衆璥笑曰但為真王何用｜｜｜乎

籠街喝道舊唐書溫造傳左拾遺舒元褒等上疏論之曰臣聞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為之｜｜｜｜但以崇高自大不思僭擬之嫌若不糾繩實虧彝典

衙內五衛唐書儀衛志衛凡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為五仗號｜｜｜｜一曰供奉仗以左右衛為之二曰親仗以親衛為之三曰勳仗以勳衛為之四曰翊仗以翊衛為之皆服鶡冠緋衫袴五曰散手仗以親勳翊衛為之服緋絁裲襠繡野馬皆帶刀捉仗列坐於東西廊下

一嚴再嚴三嚴唐書儀衛志天子將出前二日太樂令設宮縣之樂於庭晝漏上五刻駕發前發七刻擊一鼓為｜｜前五刻擊二鼓為｜｜｜侍中版奏請中嚴有司陳鹵簿前二刻擊三鼓為｜｜｜諸衛各督其隊與鈒戟以次入陳殿庭

香蹬唐書儀衛志次｜｜一有衣繡以黃

龍執者四人服如析衝都尉　雉尾障扇唐書儀衛志次｜｜｜四執者騎夾繖　花蓋唐書儀衛志次｜｜二又二次俾倪十二左右橫行　俾倪見上　黃鉞唐書儀衛志次｜｜車上建黃鉞駕二馬左武衛隊正一人在車駕士十二人　飾以鳥翅唐書儀衛志次告止旛四傳教旛四信旛八凡旛皆絳為之署官號纂以黃｜｜｜｜取其疾也　儀刀誕馬唐書儀衛志皇太子常行清道｜｜｜皆減半乘軺車而已　排城唐書百官志行幸設三部帳幕有古帳大帳次帳小次帳小帳凡五等各三部其外則蔽以｜｜　南衙立仗馬唐書百官志飛龍廐日以八馬列宮門之外號｜｜｜｜　拂翟宋史禮志皇帝自大次至版位內臣二人執翟羽前導號曰｜｜前出宮一日兵部率其屬陳小駕鹵簿於宣德門外太僕陳｜｜｜東偏門內南向其日未明外命婦應採桑及從採桑者先詣親蠶所幕次以俟起居　半仗角仗細仗宋史儀衛志其殿庭之儀則有黃麾大仗黃麾｜｜黃麾｜｜黃麾｜｜凡正旦冬至及五月一日大朝會大慶冊受賀受朝則設大仗月朔視朝則設半仗外國使來則設角仗發冊授寶則設細仗　合璧連珠雷公電母宋史儀衛志日月｜｜旗一在左五星｜｜旗一在右｜｜｜｜旗各一分左右　扶拽宋史儀衛志每旗｜｜一十七人搭材一名武弁五色寶相花衫勒帛　搭材見上　珍珠七寶翠毛華樹宋史儀衛志宮中導從之制奉｜｜｜｜｜｜｜｜二人衣緋袍奉金寶山二人衣綠繡袍奉龍腦合二人衣緋銷金袍並高脚幞頭　金寶山見上　龍腦合見上　行子宋史儀衛志太上皇儀衛編排禁衛｜｜一十人　行門宋史儀衛志皇太后儀衛殿前指揮使兩班左班都虞候一人都知一人｜｜三人長行二十人帶器械右班指揮使一人都知寶符宋史儀衛志元符二年徽宗即位兵部侍郎黃裳言南郊大駕諸旗名物除用典故制號外餘因時事取名伏見近者璽授元符茅山之上日有重輪太上老君眉門發紅光武夷君廟有仙鶴臣請制為旗號曰｜｜曰重輪曰祥光曰瑞鶴從之　重輪見上　瑞鶴見上　駕頭宋史儀衛志｜｜一名寶牀正衙法坐也香木為之四足瑑山以龍卷之坐面用藤織雲龍四圍錯采繪走龍形微曲上加緋羅繡褥裏以緋羅繡帕每車駕出幸則使老內臣馬上擁之為前驅馬不設則以朱匣韜之　柯舒宋史儀衛志｜｜黑漆棒也制同車輻以金銅釘飾按又作哥舒　甲騎具裝宋史儀衛志｜｜｜｜甲人鎧也具裝馬鎧也甲以布為裏黃紬表之青綠畫為甲文紅錦襟青紬為下帬絳韋為絡金銅鐵長短至膝前膺為人面二自背連膺纏以錦騰蛇具裝如常馬甲加珂拂於前膺及後鞦　孔雀傘宋史占城國傳開寶七年又貢｜｜｜｜二西天烽鐵四十斤　韉絡臂綰遼史儀衛志輿以人肩之天子用｜｜｜｜｜龍翔虎步金史海陵本紀罷護駕軍置｜｜｜｜軍　一品傘金史按答海傳性端重不輕發有父之風年十五太祖賜以｜｜｜｜內外仗元史世祖紀聖誕節初立｜｜｜｜及雲和署樂位　劈正斧元史禮樂志元正受朝儀皇帝出閤陛輦鳴鞭三侍儀使并通事舍人分左右引擎執護尉｜｜｜｜中行導至大明殿外劈正斧直正門北面立導從倒卷序立　繡氅竿元史輿服志龍頭竿｜｜｜如戟無鈎下有小橫木刻龍頭垂朱綠蓋每角綴珠佩一帶帶末有金銅鈴　鳧旌逸周書其西天子車立馬乘亦青陰羽｜｜　國君旗齊軾大夫旗齊軾劉向新序芊尹文者荆之歐鹿蘇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芊

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貳車抽弓於韔援矢於筩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之｜｜｜於｜｜｜之｜｜於｜今子荆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悅使文為江南令而大治

御仗二百一十有九羽儀三百 唐六典曹掌甲仗之事凡｜｜之物｜｜｜｜｜｜｜｜之物｜自千牛以下各分而典掌之

火城 李肇國史補凡拜相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塡路自私第至於城東街名曰沙堤有服假或百僚問疾有司就私第設幕次排班每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備珂傘列燭有至五六百炬者謂之｜｜宰相大城將至則衆少皆撲滅以避之

洞案 宋祁筆記予昔領門下省會天子排正仗吏供｜｜者設於前殿兩螭首間案上設燎香爐修注官夾案立予詰吏何名洞吏辭不知予思之通朱漆為案故名曰洞耳丞相公序語然唐人鄭谷嘗用之

穰槊 宋祁筆記宣獻宋公著鹵簿記至｜｜不能得其始徧問諸儒無有知者予後十餘年方得其義云江左有𢿱槊以首大如𢿱故云

穰一作穰 朱或可談｜｜文臣兩制武臣節度使以上許用每歲九月乘二月徹無定日視宰相乘則皆乘之徹亦如之

狨似大猴生川中其脊毛最長色如黃金取而縫之數十斤成一座價直錢百千背用紫綺緣以簇四金金鵰法錦其制度無殊別政和中有久次卿監者意必遷兩制預買狨座得躁進之目坐此斥罷或云狨毛以藉衣不皺先公使北時已作兩制乘狨座副使武臣乘紫絲座故事雖非兩制亦乘狨張繖金帶金魚重將命也大觀中國信以禮部郎中鄭久中允使奉寧節度使童貫充副使遂俱乘狨座

辭輥 馬繡中華古今注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制曲蓋馬戰國常以賜將帥自漢朝乘輿用謂曰｜｜蓋有軍號者賜其一焉

玉斧 葉夢得石林燕語崇政殿即舊講武殿舊制不甚大崇寧初徙向後數十步因增舊制發舊基正中得｜｜大七八寸玉色如截肪兩旁碾波濤戲龍文如屈髮制作極工妙余為左史時每見之蓋古殿其下必有寶器為之鎮今乘輿行幸最近駕前所持玉斧是也

文臣以朱武臣以黑 葉夢得石林燕語節度使旌節門旗二龍虎旌一節一麾槍二豹尾二凡八物旗以紅繒為之凡幅上為塗金銅龍頭以揭旌加木盤節以金銅葉為之盤三層加紅絲為旄麾槍亦施木盤豹尾以赤黃布畫豹文皆以髹漆為杠｜｜｜｜｜旗則綢以紅繒節及麾槍則綢以碧油故謂之碧油紅旆受賜者藏於公宇私室皆別為堂號節堂每朔望之次日祭之號衙日唐制有六纛今無有也

碧油紅旆 見上

儀飾部二

符節

相揆 管子符節印璽典法笑藉以｜｜也 **尺六寸** 商子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之所謂也於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問之法令明告之各為｜｜｜之符明書年月日時所問法令之名以告吏民 **左券右券** 商子以｜｜子吏之問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謹藏其｜｜木柙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長印即後有物故以券書從事 **如月應日** 鶡冠子節璽相信｜｜｜｜ **質律** 荀子關市幾而不征

｜｜禁止而不偏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慤而無詐矣注質律質劑也可以為法故言質律也 **珪璧瑗玦環** 荀子聘人以｜問士以｜名人以｜絕人以｜反絕以｜ **毀璜為符** 呂氏春秋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以｜｜約曰符合聽之 **瑞節** 國語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贄幣｜｜以鎮之 **剖符** 戰國策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於天下 **合符釜山** 史記黃帝紀｜｜｜｜注合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於釜山猶禹會諸侯於塗山然也 **符六寸** 史記秦始皇紀數以六為紀｜法冠皆｜ **銅虎竹使** 史記漢文帝紀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符｜｜符按銅虎後亦名金虎見吳志吳主傳 **持節歸節** 史記汲黯傳臣謹以便宜｜｜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臥起操持** 漢書蘇武傳杖漢節牧羊｜｜｜｜節旄盡落 **棄繻** 漢書終軍傳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 **謁者代持** 漢書王莽傳宰衡常持節所止令｜｜｜｜之 **新使五威節** 漢書王莽傳使節之旄旛皆純黃其署曰｜｜｜｜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旄牛尾旄** 後漢書輿服志注漢官儀曰節所呂為信也呂竹為之柄長八尺呂｜｜為｜ **鐵印文符** 後漢書百官志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為｜｜｜｜案省符乃內之 **封檠傳** 後漢書百官志若外人呂事當入本宮長史為｜｜｜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 **明著國命斂持威重** 後漢書杜詩傳初禁網尚簡但呂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

兵皆呂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呂｜｜｜｜｜｜｜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呂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呂為軍旅尚興邊庭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呂絕姦端 **白虎幡銀字檠** 宋書王曇首傳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嘗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不肯開門尚書左丞羊元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曇首繼啟曰既無墨敕又闕幡檠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為非禮其不請白虎幡銀字檠致門不時開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所問 **檠信或虛執不奉旨** 宋書謝莊傳為侍中領前軍將軍於時世祖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須墨詔乃開上後因酒讌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於遊田著之前誡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歸容恐不逞之徒妄

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稟命出疆憑此而已 梁書蔡道恭傳道恭疾篤令取所持節謂僧總曰｜｜｜｜｜｜｜即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按僧總道恭兄子也

朝廷授此非以為飾 梁書韋叡傳四年王師北伐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士皆死戰魏軍果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

火爐 梁書蕭景傳在州尤稱明斷符敕嚴整有田舍老姥嘗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蕭監州符｜｜汝手何敢留之其為人所畏敬如此按南史作符欽定四庫全書如火則火爐當為句

青龍騶虞朱雀元武 隋書高祖紀開皇七年夏四月癸亥頒｜｜符於東方總管刺史西方以｜｜南方以｜｜北方以｜｜按北史騶虞作白虎

水魚符 隋書高祖紀開皇九年閏月丁丑頒｜｜於總管刺史雌一雄一

雌一雄一 見上

銅魚符 隋書高祖紀開皇十五年夏五月丁亥制京官五品已上佩｜｜｜

玉麟符 隋書樊子蓋傳進位光祿大夫封建安侯尚書如故賜縑三千匹女樂五十人子蓋固讓優詔不許亦顧謂子蓋曰朕違越王留守東都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閉之義也無賴不軌者便誅鋤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為公別造｜｜｜以代銅獸

銀菟符 舊唐書高祖紀義寧二年傳竹使符頒｜｜於諸郡

木契 舊唐書職官志倉部郎中員外之職掌判天下倉儲受納租稅出給祿廩之事凡中外文武官品秩有差歲再給之乃置｜｜一百枚以與出給之司合諸司官人及諸色人應給食者皆給米

藏左 梁書蔡道恭傳道恭疾篤令取所持節謂僧總曰｜｜｜｜｜｜｜即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按僧總道恭兄子也

朝廷授此非以為飾 梁書韋叡傳四年王師北伐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士皆死戰魏軍果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

火爐 梁書蕭景傳在州尤稱明斷符敕嚴整有田舍老姥嘗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蕭監州符｜｜汝手何敢留之其為人所畏敬如此按南史作符如火則火爐當為句

青龍騶虞朱雀元武 隋書高祖紀開皇七年夏四月癸亥頒｜｜符於東方總管刺史西方以｜｜南方以｜｜北方以｜｜按北史騶虞作白虎

水魚符 隋書高祖紀開皇九年閏月丁丑頒｜｜於總管刺史雌一雄一

雌一雄一 見上

銅魚符 隋書高祖紀開皇十五年夏五月丁亥制京官五品已上佩｜｜｜

玉麟符 隋書樊子蓋傳進位光祿大夫封建安侯尚書如故賜縑三千匹女樂五十人子蓋固讓優詔不許亦顧謂子蓋曰朕違越王留守東都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閉之義也無賴不軌者便誅鋤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為公別造｜｜｜｜以代銅獸

銀菟符 舊唐書高祖紀義寧二年傳竹使符頒｜｜於諸郡

木契 舊唐書職官志倉部郎中員外之職掌判天下倉儲受納租稅出給祿廩之事凡中外文武官

品秩有差歲再給之乃置｜｜一百枚以與出給之司合諸司官人及諸色人應給食者皆給米

班右 舊唐書職官志凡國有大事則出納符節辨其左右之異｜其｜而｜其｜以合中外之契馬一曰銅魚符所以起軍旅易守長二曰傳符所以給郵驛通制命三曰隨身魚符所以明貴賤應徵名四曰木契所以重鎮守慎出納五曰旌節所以委良能假賞罰

左三右一左五右一 舊唐書職官志魚符之制王畿之內｜｜｜｜王畿之外｜｜｜｜大事兼數書小事但降符函封遣使合而行之

雙龍符 舊唐書職官志傳符之制太子監國曰｜｜之｜左右各十京都留守曰麟符左二十其右一十有九東方曰青龍之符西方曰騶虞之符南方曰朱雀之符北方曰元武之符左四右三

專賞專殺 舊唐書職官志旌節之制命大將帥及遣使於四方則請而佩之旌以｜｜節以｜｜

交魚巡魚 唐書車服志蕃國給車服志宮殿門城門給｜｜符｜｜符

雄雌各十二 唐書車服志蕃國給符｜｜｜｜｜｜銘以國名雄者進內雌者付其國朝貢使各齎其月魚而至不合者劾奏

月魚 見上

魚袋 唐書車服志隨身魚符盛以｜｜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

節樓 唐書百官志節度使行則建節入境州縣築｜｜迎以鼓角

墨敕玉契 唐書崔神慶傳是時突厥使者入見皇太子應朝有司移文東宮召太子神慶諫曰五品以上佩龜者蓋防微召之詐內出龜以合之況太子乎古者召太子用玉契此誠重慎防萌之意不可不察凡應事於未萌之前故長無悔吝之咎今太子與陛下異宮非朝朔望而別喚者請降｜｜｜｜可

罷牌給牒 宋史太宗紀端拱二年正月戊午｜乘傳銀｜復｜樞密院｜

傳信牌 宋史高宗紀紹興五年十一月庚午宋史真宗紀咸平六年十月戊寅給軍中｜｜｜

朔初置節度使以下｜｜｜｜命都督府掌之給將帥立戰功者

一虎一豹 宋史兵志凡發兵樞密院下符一至五周而復始指揮三百人至五千人用｜｜｜｜符五千人已上用雙虎豹符

雙虎豹 見上

雄雌木箭 遼史儀衛志木箭內箭為雄外箭為雌皇帝行幸則用之還宮勘箭官執雌箭東上閤門使執雄箭如勘契之儀

綠油紅字 金史百官志大定二十九年製｜｜｜｜者尚書省文字省遍用之朱漆金字者敕遍用之並左右司掌之有合遍文字則牌送各部付馬鋪轉遍日行二百五十里如臺部別奉聖旨文字亦給如上制

朱漆金字 見上

鹿符 金史百官志符制貞祐三年更定樞密院用｜｜宣撫司用魚符統軍司用虎符

銀海青 元史世祖紀賜河西行省金符｜｜｜符各一

圓符 元史世祖紀至元十四年九月壬辰製鐵海青｜｜

趺為伏虎首為明珠 元史兵志萬戶佩金虎符符｜｜｜｜形｜｜｜｜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別

隨符牒而合之 唐六典置木契與應出物之司相合以次行用｜｜｜｜以明出納之慎

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庶官以銅 唐六典隨身魚符之制左二右一｜｜｜｜｜｜｜｜｜｜佩以為飾刻姓名者去官而納焉不刻者傳而佩之

圭璋龍虎之別 沈括夢溪筆談古之節如今之虎符其用則有｜｜｜｜｜｜皆櫝將之英蕩是也

英蕩 見上

印綬

璽問 管子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之以信其言

纚纚 子華子結綬｜｜

印塗 子華子如以璽｜｜也

法令之長印 商子以左券予吏之問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謹藏其右券木柙以室藏之封以｜｜｜｜｜｜即後有物故以券書從事

禁印 商子禁室中封以｜｜有擅發禁室印及入禁室視禁法令及禁剟一字以上罪皆死不赦

收璽請璽納璽 韓非子西門豹為鄴令清尅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其｜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子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

抑埴 淮南子若璽之｜｜正與之正傾與之傾注璽印埴泥也

龜紐 淮南子｜｜之璽賢者以為佩

五兩之綸半通之銅 揚子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為泰不由其德｜｜｜｜｜｜亦泰矣

古者大夫印亦稱璽 國語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追而予之璽書注璽印也｜｜｜｜之｜｜｜璽書也

懷通侯印歸鄉里 史記李斯傳君侯終不｜之｜於｜明矣

刓弊 史記淮陰侯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

持御史大夫印弄之 史記周昌傳高祖｜｜｜｜｜｜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

青緺 史記滑稽傳佩｜｜出宮門行謝主人

銀青 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印｜綬

金紫 漢書百官公卿表相國丞相皆秦官｜印｜綬掌丞天子助理萬幾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

綠綬 見上

銅印黑綬 漢書百官公卿表秩比六百石以上皆｜｜｜｜

方寸之

印文二之組漢書嚴助傳陛下以｜｜｜｜｜｜｜｜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

少見其綬漢書朱買臣傳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

懷銀黃垂三組漢書楊僕傳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夸鄉里是三過也

纍纍若若漢書石顯傳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充邪印何｜｜綬｜｜邪

易單于故印漢書匈奴傳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業六人多齎金帛重遺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

銅墨漢書西域傳會宗以翎侯難栖殺末振將雖不指為漢合於討賊奏以為堅守都尉責大祿大吏大監以雌粟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云

傳國璽漢書外戚傳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

敝印漢書王莽傳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韍注師古曰此｜｜之祖也

御史刻印章漢書王莽傳臣愚以為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內為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莽無兼官之才今聖朝既過誤而用之臣請｜｜｜宰衡｜｜曰宰衡太傅大司馬印成授臣莽上太傅與大司馬之印太后詔曰可敝如相國朕親臨授焉

高皇帝璽綬後漢書光武帝紀丙午赤眉君臣面縛奉｜｜｜｜注蔡邕獨斷曰皇帝六璽皆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玉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

皇初定天下所刻其玉出藍田山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獻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不與以威逼之迺出璽投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李松持璽詣宛上更始更始敗璽入赤眉劉盆子既敗以奉光武

武都紫泥封見上李斯所書見上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見上螭一角缺見上光明章表轉相結受後漢書輿服志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韍貴賤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表也韍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韍非兵旗於是解去韍佩多其係遂以為章表故詩曰鞞鞞佩璲此之謂也韍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為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其視冕旒為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滕貫白珠赤罽韈諸侯王以下以綪赤絲韈滕綵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既決靈及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瘴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及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瘴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

剛卯後漢書輿服志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滕貫白珠赤罽韈諸侯王以下以綪赤絲韈滕綵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既決靈及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瘴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及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瘴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

印文六十六字見上乘輿黃赤綬後漢書輿服志｜｜｜四采黃赤紺縹淳黃圭長丈九尺九寸五百首

四采見上施玉環鐍後漢書輿服志紫綬以上縫綬之間得｜｜｜云

扶首文圭後漢書輿服志凡先合單紡為一系四系為一｜五扶為一｜五首為一｜文采淳為一｜首多者系細少者系麤皆廣尺六寸

解所佩綬以帶忠後漢書李忠傳忠遂

與任光同奉世祖呂為右大將軍封武固侯時世祖自｜｜｜｜｜｜

正郡國印章 後漢書馬援傳注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皐令印皐字為白下羊承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呂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奏可

犬外嚮 見上

白下羊 見上

紫艾 後漢書馮魴傳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為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駮犀具劍佩刀｜｜綬玉玦各一

飛鵲化石椎破得金印 後漢書靈帝紀注張顥為梁相新雨後有鵲飛翔近地令人搥之墮地化為圓石顥命椎破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

帶金銀 後漢書班超傳今臣幸得奉節｜｜｜｜護西域注金銀謂印也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也

六印磊落駢組流離 後漢書蔡邕傳連衡者｜｜｜合從者｜｜｜｜

銀艾 後漢書張奐傳吾前後仕進十要｜｜注銀印綠綬也呂艾草染之故曰艾也

暉景燭燿靈光徹天 蜀志先主傳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

文成信字 蜀志向朗傳注襄陽記魏咸熙元年六月鎮南將軍衛瓘至於成都得璧玉印一枚｜｜｜魏人宣示百官藏於相國府似

井上五色氣 吳志孫堅傳注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甄宮｜｜且有｜｜｜｜舉軍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

紐交五龍 見上

蜜印 晉書山濤傳策贈司徒｜｜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伯蜜印青朱綬

斗大 晉書周顗傳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繫肘

印龜左顧 晉書孔愉傳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受天之命皇帝壽昌 宋書禮志乘輿六璽秦制也漢舊儀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秦也初高祖入關得秦始王藍田玉璽螭虎紐文曰｜｜｜｜｜｜｜｜高祖佩之後代名曰傳國璽與斬白蛇劍俱為乘輿所寶傳國璽魏晉至今不廢斬白蛇劍晉惠帝武庫火燒之今亡晉懷帝沒後傳國璽沒於劉聰後又屬石勒及石勒弟石虎死夷亂晉穆帝代乃還天府虞喜志林曰傳國璽自在六璽之外天子凡七璽也漢注曰璽印也自秦以前臣下皆以金玉為印龍虎紐唯所好秦以來以璽為稱又獨以玉臣下莫得用漢制皇帝黃赤綬四采黃赤縹紺皇后金璽綬亦如之於禮士綬之色如此後代變古也吳無刻玉工以金為璽孫皓造金璽六枚是也又有麟鳳龜龍璽駝馬鴨頭雜

印今代則闕也

傳國璽在六璽外 見上

金璽 見上

麟鳳龜龍璽 見上

駝馬鴨頭 見上

鞶囊 宋書禮志鞶古制也漢代著｜｜者側在腰間或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然則以此囊盛綬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時乎

長壽萬年 宋書符瑞志晉愍帝建武元年三月己酉丹陽江寧民虞由掘土得白麒麟璽一紐文曰｜｜｜｜獻晉王

多識者負璽參乘 宋書百官志法駕出則｜｜｜一人｜傳國｜操斬白蛇劍｜｜

辨章官爵立契符信 宋書孔琳之傳夫璽印者所以｜｜｜｜｜｜｜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迭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為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

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即印載籍未聞其說推例自乖其准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謂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

金一片

齊書百官志樂安任遐為光祿就王晏乞｜｜｜晏乃啟轉為金紫不行

帝眞

齊書祥瑞志永明九年十一月寧蜀廣漢縣於陶所瓦間見有白光窺尋無物自後夜夜輒復有光既經旬日村民張慶宣瓦作屋又於屋間見光照內外慶宣疑之以告孔休先乃共發視獲玉璽一紐璧方八分上有鼻文曰｜｜曲阿縣民黃慶宅左有園園東南廣袤四丈每種菜輒鮮異雖加採拔隨復更生夜中恒有白光皎質屬天狀似縣絹私疑非常請師卜候道士傅德占使掘之深三尺獲玉印一紐文曰長承萬福

長承萬福 見上

六鑄六毀

梁書王瑩傳天監十五年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如故瑩將拜印工鑄其印｜｜而龜｜｜既成頸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卒

糾彈官印綬在前

梁書何思澄傳遷治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稍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威印青囊舊事｜｜｜｜｜故也

秦始皇玉璽

南史宋武帝紀九月帝至長安裕藏盈積帝先收其異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及｜｜｜送之都

印字為龍鳥形

魏書太武帝紀有鄱婦人持方寸玉印詣潞縣侯孫家既而亡去莫知所在玉色鮮白光照內映｜有三｜｜｜之｜要妙奇巧不類人跡文曰早疫平

泥像中得玉璽

魏書太武帝紀鄴城毀五層佛圖於｜｜｜｜｜二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

大小組綬

魏書孝文帝紀給尚書五等品爵已上朱衣玉珮｜｜｜｜

宋壽

魏書高祐傳又有人於零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

黃素朱印

魏書盧同傳肅宗世朝政稍衰人多竊冒軍功同閱吏部勳書因加檢覆覈得竊階者三百餘人同乃表言竊見吏部勳簿多皆改換乃校中兵奏按並復舜舛臣聊爾揀練已得三百餘人明知隱而未露者動有千數愚謂罪雖恩免猶須刊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勾奏按若名級相應者即於黃素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明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按對掌進則防揩洗之偽退則無改易之理從前以來勳書上省唯列姓名不載本屬致令竊濫之徒輕為苟且今請征職白民具列本州郡縣三長之所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名貫列錄歷階仰本軍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都督並皆印記然後列上

行臺行臺關太尉太尉撿練精實乃始關刺省重究括然後奏申奏出之日｜｜｜｜｜關付吏部頃來非但偷階冒名改換勳簿而已或一階再取或易名受級凡如此者其人不少良由吏部無簿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階之後名簿具注加補日月尚書印記然後付曹郎中別作抄自印記一如尚書郎中自掌遞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姦罔詔從之

印縫 見上

于闐玉印

魏書太武帝紀祖瑩傳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名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辨是何代之物瑩云此是于闐國玉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為博物

天皇后璽

北齊書穆后傳初有折衝將軍元正烈於鄴城東水中得璽以獻文曰｜｜｜｜｜蓋石氏所作詔書頒告以為穆后之瑞焉

以璽告於太廟

北齊書辛術傳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二十餘州於是移鎮廣陵獲

傳國璽送鄴文宣｜｜｜｜｜｜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鈕交盤龍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傳魏晉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於建鄴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送於術故術以進馬

三鈕 周書文帝紀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為黃帝所滅子孫遯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雄武多算畧鮮卑慕之奉以為主遂總十二部落世為大人其後曰普回因狩得玉璽｜｜有文曰皇帝璽普回心異之以為天授其俗謂天曰宇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國并以為氏焉

受命璽 隋書高祖紀改傳國璽曰｜｜

督攝萬機 隋書禮儀志又有｜｜｜｜｜印一鈕以木為之長一尺二寸廣二寸五分背上為鼻鈕鈕長九寸厚一寸廣七分腹下隱起篆書為督攝萬機凡四字此印常在內唯以印籍從用則左戶郎中度支尚書奏取印訖輸內

皇太后皇后璽不行用 隋書禮儀志｜｜｜｜｜｜｜｜以白玉為之方一寸二分螭獸鈕文各如其號璽｜｜｜有令則太后以宮名衛尉印皇后則以長秋印

太后以宮名衛尉印皇后以長秋印 見上

神璽 隋書禮儀志皇帝八璽有｜｜有傳國璽皆寶而不用皇帝負扆則置神璽於筵前之左又有六璽其一皇帝行璽封命諸侯及三公用之其二皇帝之璽與諸侯及三公書用之其三皇帝信璽發諸夏之兵用之其四天子行璽封命蕃國之君用之其五天子之璽與蕃國之君書用之其六天子信璽徵蕃國之兵用之六璽皆白玉為之方一寸五分高寸螭獸鈕

方一寸五分高寸 見上

獸頭小綬 隋書何稠傳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及佩一隻

隨身魚 舊唐書高宗紀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

弄印之榮 舊唐書尹思貞傳其年懷貞伏誅乃下制曰國之副相位亞中台自匪邦直孰司天憲將作大匠尹思貞賢良方正頃儒者德剛不獲缺清而畏知簡言易從莊色難犯徵先王之體要敷祖必陳折佞臣之怙權拂衣而謝故以事聞海內名勳京師鷹隼是擊豺狼自遠必能條理前弊發揮舊章宜承｜｜｜｜式允登車之志可御史大夫加

官告兩字 舊唐書李暠傳時吏部告身印與曹印文同行用參雜難以區分暠奏請惟司勳兵部印文例｜｜｜｜至今行之

倒用司農印 舊唐書段秀實傳韓旻追駕秀實以為宗社之危期於頃刻乃使人走諭靈岳竊令言印不遂乃｜｜｜印符以追兵旻至絡驛得符軍人亦莫辨其印文悝遽而迴

貞元冊南詔印 舊唐書南詔蠻傳以柯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持節冊南詔仍賜年尋印鑄用黃金以銀為窠文曰｜｜｜｜｜｜

承天大寶 唐書明皇紀改傳國寶為｜｜｜｜｜｜

皇天景命有德者昌 唐書車服志初太宗刻受命元璽以白玉為螭首文曰｜｜｜｜｜｜｜至武后改諸璽皆為寶中宗即位復為璽開元六年復為寶天寶初改璽書為寶書

宮官印 唐書車服志太皇太后皇太后封令書以｜｜｜｜皇后以內侍省印皇太子以左春坊印妃以內坊印

備天地四方之色 唐書車服志大雙綬黑質黑黃赤白縹綠為純以｜｜｜｜｜｜

洗印 唐書百官志節度使入境州縣齋印迎於道左視事之三日｜｜視其刓缺

欽崇國祀 宋史仁宗紀慶歷八年十一月己亥作皇帝｜｜｜｜之寶

鎮國神寶 宋史仁宗紀皇祐五年十月壬子作｜｜｜｜

五使印 宋史禮志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以王旦為大禮使王欽若為禮儀使參知政事馬懿

為儀仗使知樞密院陳堯叟為鹵簿使趙安仁為橋道頓遞使仍鑄｜｜｜及經度制置使印給之

有光照室 宋史輿服志紹聖三年咸陽縣民段義得古玉印自言於河南鄉劉銀村修舍掘地得之｜｜｜四年上之詔禮部御史臺以下參驗元符元年三月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及講議官十三員奏按所獻玉璽色綠如藍溫潤而澤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背螭鈕五盤鈕間有小竅用以貫組又得玉螭首一白如膏亦溫潤其背亦螭鈕五盤鈕間亦有貫組小竅其面無文與璽大小相合篆文工作皆非近世所為臣等以歷代正史考之璽之文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曰受命於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石晉璽也則既壽永昌者秦璽可知今得璽於咸陽其玉乃藍田之色其篆與李斯小篆體合飾以龍鳳鳥魚乃蟲書鳥跡之法於今所傳古書莫可比擬非漢以後所作明矣

令溫柔重改鑄 宋史輿服志乾德三年太祖詔重鑄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使印先是舊印五代所鑄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鑄印官祝溫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禮部鑄印官世習繆篆即漢書藝文志所謂屈曲繆繞以模印章者也思言隨僖宗入蜀子孫遂為蜀人自是臺省寺監及開封府興元尹印悉｜｜｜｜｜｜馬

瑱以金盤龍鈕係以暈錦 宋史輿服志凡上尊號有司製玉寶則以所上尊號為文寶用玉篆文廣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大綬赤小綬連玉環

以龍蚓鳥魚為文 宋史李公麟傳紹聖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質堅甚非昆吾刀蜚肪不可治琱法中絕真秦李斯所為不疑議由是定

杓窊 遼史儀衛志｜｜印杓窊鵞鳥之總名以為印鈕取疾迅之義行軍詔賜將帥用之道宗賜耶律仁先鷹鈕印即此

天璽 葛洪西京雜記元后在家嘗有白燕銜白石大如指墜后績筐中后取之石自剖為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寶錄馬後為皇后常并置璽笥中謂為｜｜也

水德將滅木祚方盛 王嘉拾遺記武王伐紂樵夫牧豎探高鳥之巢得玉璽文曰｜｜｜｜｜｜｜｜文皆大篆

蘭金泥封 王嘉拾遺記浮忻國貢｜｜之｜常以此泥｜諸函匣及諸宮門鬼魅不敢干當漢世上將出征及使絕國多以此泥為璽封衛青張騫蘇武傅介子之徒皆受金泥之璽封也

傭力得富錢至億庾一土三田軍門主簿 王嘉拾遺記王溥先時家貧穿井得｜｜｜｜｜｜｜｜｜｜｜｜｜｜｜後以一億錢輸官得中壘校尉積善降福明神報焉

從於黃鉞之內 唐六典符寶郎掌天子之八寶及國之符節辨其所用有事則請於內既事則奉而藏之八寶一曰神寶所以承百王鎮萬國二曰授命寶所以修封禪禮神祇三曰皇帝行寶答疏於王公則用之四曰皇帝之寶勞來勳賢則用之五曰皇帝信寶徵名臣下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答四夷書則用之七曰天子之寶慰撫璽夷則用之八曰天子信寶發蕃國兵則用之凡大朝會則捧寶以進於御座車駕行幸則奉寶以｜｜｜｜｜｜｜｜

同 尉遲樞南楚新聞肅宗在靈武時鑄印徵兵文曰｜｜｜｜印

畫 王曾筆錄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竝熟狀擬定進入上於禁中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奏謂之｜｜降出奉行而已

敲廢印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子治平初同判尚書禮部掌諸處納到廢印極多率皆無用按唐舊說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百日內須知制誥王元之與宋給事詩云須知百日掌絲綸又謂員外郎為瑞錦窠員外郎麗前有大石諸州府送到廢印皆

於石上碎之又圖寫祥瑞亦員外郎廳所掌令狐楚元和初任禮部員外郎有詩曰移石幾回｜｜｜開箱何處送新圖是也今之廢印宜準故事碎之

塗金 沈括夢溪筆談舊制中書樞密院三司使印並｜｜近制三省樞密院印用銀為之塗金餘皆銅鑄而已

印不開匣 張邦基墨莊漫録河南縣尉司｜前後相傳｜敢｜｜開必境內有盜起但以一水朱記用代行移新舊官交印但易匣之封耳

六字為文 周必大玉堂雜記翰苑印以翰林院學士印｜｜｜｜背鐫景德二年少傅監鑄上兩字微刓自南渡京百司印無如此久者

璞純白鈕墨色 陶宗儀輟耕録文宗開奎章閣作二璽一曰天歷之寶一曰奎章閣寶命臣虞集篆文今上作二小璽一曰明仁殿寶一曰洪禧命臣楊瑀篆文洪禧｜｜｜而龜｜｜

武氏印永存 陶宗儀輟耕録後至元間太師伯顏出太府監所藏歷代玉璽磨去篆文改造押字圖書及鷹墜等物以分散其黨與蓋先以奏請故也獨唐武氏一璽玉色瑩白製作如官印璞僅半寸許因不可他用遂付藝文監收之竟獲永存豈武氏之智能料之乎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張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四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四十五

服飾部一

冠巾

墨子身服不雜綵｜｜不鏤刻 觚羸之理 墨子冠無｜｜｜ 冕璪 子華子先王之制也改玉則改行旂旒｜｜以示登降之品 鮮冠 墨子昔者楚王｜｜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 約外 莊子皮弁鷸冠緇笏紳修以｜其｜ 知天時 莊子冠圜冠者｜｜ 華山冠 莊子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之｜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 解果冠 荀子逢衣淺帶｜｜其冠注解果狹隘也 山冕 荀子天子｜｜諸侯元冠大夫裨冕士韋弁禮也 元冠 見上 裨冕 見上 韋弁 見上 舜冠 荀子魯哀公問｜｜於孔子孔子不對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 丹績之袧 呂氏春秋白縞之冠｜｜ 獬冠 淮南子楚文王好服｜｜楚國效之注獬冠如今御史冠 承露 揚子覆結謂之幘巾或謂之｜｜ 帕頭 揚子自關而東秦晉之郊曰絡頭南楚江湘之間曰｜｜自河以北趙魏之間曰幘頭或謂之帩或謂之幘或謂之髾其通者謂之髻帶或謂之髮帶 幘頭 見上 髻帶 見上 莊首 文中子為冠所以｜其｜也 元紘紘縱 國語王侯親織｜｜公侯之夫人加之以｜｜

鯷冠 戰國策黑齒雕題｜｜秫縫大吳之國也注鯷大鮎以其皮為冠｜｜之冠注冠不覆額 **黃收** 史記五帝紀堯｜｜純衣注家隱曰收冕名 **法冠六寸** 史記秦始皇紀數以六為紀符｜｜皆｜｜ **竹皮冠** 史記漢高祖紀高祖為亭長乃以｜｜為｜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 **劉氏冠** 見上 **冒絮**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文帝朝太后以｜｜提文帝注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為冒絮 **冠雄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性鄙好勇力志阬直｜｜佩豭豚注冠以雄雞佩豭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 **側注** 史記酈生傳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注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 **高山** 見上 **元服** 漢書昭帝紀元鳳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注如淳曰元服謂初冠加上服也 **袒幘** 漢書五行志成帝鴻嘉永始之間好為微行出游選從期門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餘少五六人皆白衣｜｜帶持刀劒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壄遠至旁縣 **步搖** 漢書江充傳冠禪纚｜｜冠飛翮之纓注服虔曰冠禪纚故行步則搖以鳥羽作纓也臣瓚曰飛翮之纓謂如蟬翼者也按傳文詳前衣棗類內 **飛翮之纓** 見上 **高廣財二寸** 漢書杜欽傳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稱欽為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詆迺為小冠｜｜｜｜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 **冕旒黈纊** 漢書東方朔傳｜而前｜所以蔽明｜｜充耳所以塞聰 **進賢** 漢書鄭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按後漢書輿服志云進賢冠古緇布冠也儒者之服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至小史一梁私學弟子皆一梁宗室亦兩梁 **柱後惠文** 漢志張敞傳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彈治之耳注晉灼曰漢注法冠也一號柱後惠文以纚裹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解廌一角今冠兩角以解廌為名耳 **駿議** 漢書佞幸傳序孝惠時郎侍中皆冠｜｜貝帶傅脂粉 **麟韋之弁** 漢書王莽傳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羣臣始冠｜｜｜｜注李奇曰鹿皮冠 **顏短耳長** 後漢書輿服志晃都幘｜｜｜｜短上長下 **綬色為纓** 後漢書輿服志晃冠垂旒前後邃延玉藻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皐陶篇采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晃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元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為十二旒以其｜｜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為珠皆有前無後各以其綬采色為組纓旁垂黈纊郊天地宗祀明堂則冠之衣裳玉佩備章采乘輿刺史公侯九卿以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云 **鵲尾** 後漢書輿服志長冠一曰齋冠高七寸廣三寸促漆纚為之制如板以竹為裏初高祖微時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楚冠制也民謂之｜｜非也祀宗廟諸祀則冠之 **如覆杯** 後漢書輿服志委貌冠四寸制｜｜｜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母追殷之章甫也委貌以皁絹為之皮弁以鹿皮為之行大射禮於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執事者冠皮弁衣緇麻衣皁領袖下素裳所謂皮弁素績者也 **通天** 後漢書輿服志｜｜冠高九寸正豎項少邪卻乃直下為鐵卷梁前有山展筩為述乘輿所常服 **遠遊** 後漢書輿服志｜｜冠制如通天有展筩橫之於前無山述諸王所服也 **璫貂** 後漢書輿服志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附蟬為文｜尾為飾謂之趙惠文冠胡廣說曰

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為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建武時匈奴內屬世祖賜南單于衣服以中常侍惠文冠中黃門童子佩刀云

賜南單于 見上

獬豸 後漢書輿服志法冠或謂之｜｜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常獲之故以為冠胡廣說曰春秋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

建華 後漢書輿服志｜｜冠以鐵為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制似縷鹿記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絇春秋左傳曰鄭子臧好鷸冠前圓以為此則是也天地五郊明堂育命舞樂人服之

知天者冠述 見上

方山 後漢書輿服志｜｜冠似進賢以五采縠為之祠宗廟天子八佾四時五行樂人服之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

巧士 後漢書輿服志｜｜冠高七寸要後相通直豎不常服唯郊天黃門從官四人冠之在鹵簿中次乘輿車前以備官者四星云

卻非 後漢書輿服志｜｜冠制似長冠下促宮殿門吏僕射冠之

卻敵 後漢書輿服志｜｜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制似進賢衛士服之

樊噲冠 後漢書輿服志｜｜漢將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羽軍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制似冕司馬殿門大難衛士服之或曰樊噲常持鐵楯闚項羽有意殺漢王噲裂裳以裹楯冠之入軍門立漢王旁視項羽

裂裳裹楯冠之 見上

術氏 後漢書輿服志｜｜冠前圓吳制差池邐迤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

鶡尾 後漢書輿服志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蕤以青系為緄加雙｜｜豎左右為鶡冠云鶡者勇雉也其鬬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之焉

呂表武士 見上

有頡以安物 後漢書輿服志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所｜｜｜故詩曰有頡者弁此之謂也

顏題 後漢書輿服志三代之世法制滋彰下至戰國文武並用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飾為絳袖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漢興續其顏卻摽之施巾連題卻覆之今喪幘是其制也名之曰幘幘者賾也頭首嚴賾也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為耳崇其巾為屋合後施收上下羣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稱其冠也

絳袖 見上

文長耳武短耳 見上

納言 後漢書輿服志尚書賾收方三寸名曰｜｜示以忠正顯近職也

交讓 後漢書馬援傳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龍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

埤幘狹冠 後漢書梁冀傳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軒車｜｜｜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

折上巾 見上

折巾一角 後漢書郭太傳嘗于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效｜｜｜以為林宗巾

林宗巾 見上

折風 後漢書東夷傳高句驪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皆著幘如冠幘而無後其小加著｜｜形如弁按大加小加高句驪官名

禿巾 魏志王衛二劉傳注典略曰融為九列不遵朝儀｜｜微行唐突宮掖按融孔融吳志孫堅傳堅常著｜｜｜

赤罽幘 晉書職官志太宰太傅太保司徒司空左右光祿大夫光祿大夫開府位從公者為文官公冠進賢三梁｜｜｜

黑介幘 晉書五行志初魏造｜｜橫縫枚古用雜木珠原憲所冠華冠是也

建華 晉書輿服志｜｜冠以鐵為柱卷貫大銅珠九

紲幘 晉書輿服志｜｜及江左哀帝從博士曹宏之等議立秋御讀令改用素白幘

白帢 晉書五行志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帢傳行之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帢

顏帢 見上

白接䍦 晉書山簡傳簡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

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舉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

蟬冕 晉書潘岳傳｜｜欲以灼灼兮碧色肅其千千

當服著此 晉書諸葛恢傳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導嘗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及導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坐導指冠謂曰君｜｜｜

白綸巾 晉書謝萬傳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名為撫軍從事中郎萬著｜｜鶴氅裘履版而前既見與帝共談移日

幘應與冠同色 宋書禮志宋文帝元嘉六年六月辛酉朔駙馬都尉奉朝請徐道娛上表曰謹案晉博士曹宏之議立秋御讀令上應著緗幘遂改用素相承至今臣淺學管見竊有惟疑伏尋禮記月令王者四時之服正見駕蒼龍載赤旂衣白衣服黑王季夏則黃文極於此無白冠則某履某舄也且幘又非古服出自後代上附於冠下不屬衣冠固不革而｜豈容異色愚謂｜恒｜｜｜不宜隨節變緣土令在近謹以上聞如或可採乞付外詳議太學博士荀萬秋議伏尋幘非古者冠冕之服禮無其文案蔡邕獨斷云幘是古卑賤供事不冠人所服又董仲舒止雨書曰其執事皆赤幘知並不冠之服也漢元始用衆臣卒從故司馬彪輿服志曰尚書幘名曰納言迎氣五郊名如其色從章服也自茲相承迄于有晉大宋受命禮制因循斯既歷代成準謂宜仍舊

尚書幘 見上

迎氣五郊各如其色 見上

侍中左貂常侍右貂 宋書禮志武冠昔惠文冠本趙服也一名大冠凡侍臣則加貂蟬應劭漢官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高食潔目在腋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此因物生義非其實也其實趙武靈王變胡而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臣故秦漢以來侍臣有貂蟬也徐廣車服注稱其意曰北土寒涼本以貂皮暎額附施于冠因遂變化首飾乎｜｜｜｜｜｜

漢元引幘王莽加屋 宋書禮志幘者古賤人不冠者之服也｜｜帝頷有壯髮始｜｜服之｜｜頂禿又｜其｜也

以幅巾為雅 宋書禮志傳元子曰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為將帥皆著慊巾

觸樹成岐因而弗改 宋書禮志魏武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帿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為國容也徐爰曰俗說帿本未有岐荀文若巾之行｜｜枝｜｜謂之為善｜｜｜通以為慶弔服

烏紗帿 宋書禮志晉成帝咸和九年制聽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省侍郎乘車白帢低幘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宮著｜｜｜然則士人宴居皆著帿矣

繡帽 宋書五行志魏明帝著｜｜被縹紈半袖嘗以見直臣楊阜阜諫曰此於禮何法服耶帝默然

司徒狀 宋書五行志明帝初司徒建安王休仁統軍赭圻制烏紗帽反抽帽裙民間謂之｜｜｜京邑翕然相尚

鹿皮帽 宋書何尚之傳尚之在家常著｜｜｜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

烏丸帽 宋書鮮卑吐谷渾傳索虜拓跋燾遣軍擊慕延大破之慕延率部落西奔白蘭攻破于闐國慮虜復至二十七年遣使上表云若不自固者欲率部曲入龍涸越嶲門并求牽車獻｜｜｜女國金酒器胡王金釧等物太祖賜以牽車若虜至不自立聽入越嶲虜竟不至也

玉介導 齊書高帝紀即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敕中書舍人桓景眞曰主衣中似有｜｜｜此制始自大明末後泰始尤增其麗留此置主衣政是興長疾源可即時打碎凡復有可異物皆宜隨例也

金簿帽 齊書東昏侯紀著織成袴褶｜｜｜

平天冠 齊書輿服志平冕黑介幘今謂｜｜｜卑表朱緣裏廣七尺長尺二寸垂珠十二旒以朱組為纓如其綬色

空頂幘假髻 宋書五行志永元中羣小又造四種帽帽因勢齊書輿服志童子｜｜｜施｜｜

鳳凰度三橋

為名一曰山鵲歸林者詩云鵲巢夫人之德東昏寵嬖淫亂故鵲歸其林藪二曰兎子度坑天意言天下將有逐兎之事也三曰反縛黃離嘍黃口小鳥也反縛面縛之應也四曰｜｜｜｜鳳凰者嘉瑞三橋梁王宅處也

山鵲歸林見上　**兎子度坑**見上　**反縛黃離嘍**見上　**解散髮斜插幘簪**齊書王儉傳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朝野慕之相與放效　**貂蟬從兜鍪中出**齊書周盤龍傳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世祖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龍曰此｜｜｜｜｜｜耳　**筍籜冠**齊書明僧紹傳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雖不相接有時通夢遣僧紹竹根如意｜｜｜按本傳慶符僧紹弟　**佛冠**齊書林邑國傳晉建興中日南夷帥范稚奴文數商賈見上國制度教林邑王范逸起城池樓殿王服天冠如｜｜身被香纓絡

穀皮巾梁書張孝秀傳常冠｜｜｜｜蹋蒲履　**玉冠金幘**梁書于闐國傳王公｜｜｜｜如今胡帽　**胡公頭**梁書倭傳男女皆露紒富貴者以錦繡雜采為帽似中國｜｜｜　**烏絲布帽**南史梁豫章王綜傳常陰服微行著｜｜｜｜夜出無有期度　**玉帽簪**南史陳暄傳陳太康中徐陵為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座　**紗帽**北齊書平秦王歸彥傳齊制宮內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之　**戎帽**見上　**常冠**周書武帝紀宣政元年三月甲戌初服｜｜以皂紗為之加簪而不施纓導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　**皮弁十有二琪**隋書煬帝紀大業二年二月丙戌詔尚書令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大將軍宇文愷內史侍郎虞世基禮部侍郎許善心制定輿服始備輦路及五時副車上常服｜｜｜｜｜｜文官弁服佩

玉五品已上給犢車通幰三公親王加油絡武官平巾幘袴褶三品已上給牕槊下至胥吏服色皆有差非庶人不得式服　**平巾幘**見上　**貫大銅珠九枚**隋書禮儀志建華冠以鐵為柱卷｜｜｜｜｜祀天地五郊明堂舞人服之　**施珠為獬豸角形**隋書禮儀志法冠一名獬豸冠鐵為柱其上｜｜兩枚｜｜｜｜法官服之　**眊豐貂**隋書禮儀志武弁之制天子金博山三公已上玉冠枝四品已上金枝侍臣加附蟬｜｜｜文官七品已上眊白筆八品已下及武官皆不眊筆　**玉冠枝**見上　**古野人之服**隋書禮儀志帽｜｜｜｜也董巴云上古穴居野處衣毛帽皮以此而言不施衣冠明矣案宋齊之間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士庶以烏其制不定或有卷荷或有下裙或有紗高屋或有烏紗長耳後周之時咸著突騎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帶蓋索髮之遺像也又文帝項有瘤疾不欲人見每常著焉相魏之時著而謁帝故後周一代將為雅服小朝公宴咸許戴之　**象山峰**隋書禮儀志魏明帝以高山冠似通天乃毀變其形除去卷筩令如介幘幘上加物以｜｜｜｜行人使者通皆服之　**襆頭**隋書禮儀志巾案方言云巾趙魏間通謂之承露郭林宗傳曰林宗嘗行遇雨巾沾角折又袁紹戰敗幅巾渡河此則野人及軍旅服也制有二等今高人道士所著是林宗折角庶人農夫常服是袁紹幅巾故事用全幅卑而向後襆髮俗人謂之｜｜　**九琪**隋書禮儀志麻皮弁｜｜在宮聽政則服之　**許公柏勢**隋書宇文述傳雲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為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帳私賂於述自是數共交遊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干述述素好著奇服炫耀時人定興為製馬鞦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爭放學之謂為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

袂頭巾令深袖耳又學之名為｜｜｜｜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

象牙簪導 隋書何稠傳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之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自稠始也

藤笠 隋書流求傳織｜為｜飾以毛羽

金鼠冠 隋書于闐傳王錦帽｜｜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云若見王髮年必儉

崔家舊事 北史崔休傳帝嘗閱故府得舊冠題曰南部尚書｜逞制顧謂休曰此卿｜｜也

古弁 北史李雄傳新羅常遣使朝貢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遺象安有大國君子不識

翼善進德 舊唐書太宗紀丁丑上初服｜｜冠貴臣服｜｜冠

如此巾服卿非所宜 舊唐書敬宗紀帝性儉素不喜華侈駙馬韋處仁戴夾羅巾帝謂之曰比慕卿門地清素以之選尚｜｜｜從他諸戚為之唯｜｜｜也

上飾舊唐書 令狐德棻傳高祖問德棻曰比者丈夫冠婦人髻競為高大何也對曰在人之身冠為｜｜所以古人方諸君上昔東晉之末君弱臣強江左士女皆衣小而裳大及宋武正位之後君德尊嚴衣服之製俄亦變改此即近事之徵高祖然之

方諸君上 見上

起梁 舊唐書蕭銑傳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等同謀叛隋郡縣官屬衆欲推景珍為主景珍曰吾素寒賤雖假名號衆必不從今若推主當從衆望羅川令蕭銑梁氏之後寬仁大度有武皇之風吾又聞帝王膺籙必有符命而隋氏冠帶盡號｜｜斯乃蕭家中興之兆今請以為主不亦應天順人乎衆乃遣人諭意銑大悅

僕射樣 舊唐書裴冕傳冕性本侈靡自創巾子其狀新奇市肆因而效之呼為｜｜

芙蓉冠 唐書禮樂志帝即位作龍池樂舞者十有二人冠｜｜蹋履備用雅樂唯無磬又作聖壽樂以女子衣五色繡襈而舞之又作小破陣樂舞者被甲冑又作光聖樂舞者為冠畫衣

黑表纁裏 唐書車服志大裘冕者祀天地之服也｜｜｜｜無

象牙導 隋書何稠傳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之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

藤笠 隋書流求傳織｜為｜飾以毛羽

金鼠冠 隋書于闐傳王錦帽｜｜

崔家舊事 北史崔休傳帝嘗閱故府得舊

古弁 北史李雄傳新羅常遣使朝貢雄至朝堂與語

翼善進德 舊唐書太宗紀丁丑上初

如此巾服卿非所宜 舊唐書敬宗紀帝性儉素不喜華侈駙馬

上飾 舊唐書令狐德棻傳高祖問德棻曰比者丈夫冠婦人

方諸君上 見上

起梁 舊唐書蕭銑傳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

僕射樣 舊唐書裴冕傳冕性本侈靡自創巾

芙蓉冠 唐書禮樂志帝即位作龍池樂舞者十有二人冠｜

簪戴 宋史輿服志｜｜幞頭簪花謂之簪戴中央謝日亦如之大羅花以紅黃銀紅三色樂枝以雜色羅大絹花以紅銀紅二色羅花以賜百官欒枝卿監以上官冬官中官正各一人｜｜以應五緯衣從其方色

危腦帽 五代史前蜀世家當王氏晚年俗競為小帽僅覆其頂即墮謂之｜｜

尖巾 五代史前蜀世家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其狀如錐

籠巾 宋史輿服志貂蟬冠一名｜｜織藤漆之形正方如平巾情飾以銀前有銀花上綴玳瑁蟬左右為三小蟬銜玉鼻左插貂尾三公親王侍祠大朝會則加于進賢冠而服之

七等 宋史輿服志元豐二年詳定朝會儀注請分官為｜｜冠綬亦如之

承天 宋史輿服志仁宗天聖二年南郊禮儀使李維言通天冠上一字準敕迴避詔改｜｜冠

鹿胎 宋史輿服志仁宗景祐三年詔臣庶之家毋得採捕｜｜製造冠子

有之絹花以賜將校以下太上兩宮上壽畢及聖節及鎬宴及賜新進士閒喜宴並如之**重戴**宋史輿服志｜｜唐士人多尚之蓋古大裁帽之遺制本野夫巖叟之服以皁羅為之方而垂簷紫裏兩紫絲組為纓垂而結之頷下所謂｜｜者蓋折上巾又加以帽焉**百寶純金冠**宋史大食國傳其王錦衣玉帶躡金履朔望冠｜｜｜｜**四頂帽**遼史逆臣傳重元小字孛吉只聖宗次子道宗即位冊為皇太叔免拜不名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復賜金券｜｜｜二色袍尊寵所未有**頂珠**金史輿服志巾之制貴顯者于方頂循十字縫飾以珠其中又貫以大者謂之｜｜帶旁各絡珠結綬長半帶垂之海陵賜大興國者是也**滴粉縷金**金史輿服志皇后冠服花珠冠兩博鬢以上並用鋪翠｜｜｜｜裝珍珠結製下有金圈口上用七寶鈿窠後有金鈿窠二穿紅羅鋪金款慢帶一**軟角**元史輿服志祭宣聖廟執事儒服有｜｜唐巾**珠子捲雲**元史輿服志天子夏服冠｜｜｜｜冠**展角**元史輿服志幞頭漆紗為之｜｜其｜**學士帽**元史輿服志｜｜｜｜制如唐巾兩角如匙頭下垂**益前簷**元史世祖皇后弘吉剌氏傳胡帽舊無前簷帝因射日色炫目以語后后即｜｜帝大喜遂命為式**七寶笠**元史賈昔剌傳北方乞祿倫部大雪奏買駝馬補其死損出衣幣於內府身往給之全活者數萬人還賜｜｜｜**繁露**逸周書天子南面立綖無｜｜朝服八十物搢挺**勇武者消其志於貌**董仲舒春秋繁露劍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鈎之在前赤鳥之象也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夫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蓋元武者貌之最嚴有威者也其像在右其服反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聖人所以起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夫執介冑而後能拒敵者故非聖人之所貴也君子顯之於服而｜｜｜｜｜｜也矣**謹修四教**劉熙釋名巾謹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當自｜｜於｜也**陌頭**劉熙釋名綃頭綃也或曰｜｜言其從後橫陌而前也**取其文章**班固白虎通皮弁者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也**合歡**陸翽鄴中記石季龍出獵著金縷織成｜｜帽**珠瑱**崔鴻前燕錄慕容廆制平上冠悉賜廷尉以下中祕監令別施｜｜**芒心接離**段成式酉陽雜俎峽中俗夷風不改武寧蠻好著｜｜｜名曰苧綏**苧綏**見上**金絲玲瓏**蘇鶚杜陽雜編寶歷二年浙東國貢舞女二人衣輧羅之衣戴輕金之冠輕金冠以｜｜結之為鸞鶴狀仍飾以五采細珠｜｜相續可高一尺秤之無二三分｜｜｜｜曰席帽取其輕也後或以太薄冬則不禦霜寒夏則不障暑氣乃細色罽代藤曰氊帽貴其厚也非

崇貴莫戴而人亦未尚元和十年六月裴晉公之為臺丞自化理第早朝時青鎮一帥拒命朝廷方參議兵計而晉公預焉二帥俾捷步張晏等傳刃伺便謀害至里東門導炬之下霜刃欻飛時晉公緊帽是賴刃不即及而帽折其簷既脫禍朝貴皆尚之近者布素之士亦皆戴焉大和末又染繒而復代罽曰疊綃帽雖示其妙與氊帽之庇遠矣會昌以來吳人衒巧抑有結綵帽若網其巧之淫者織花鳥相間焉**安豐頂**陶穀清異錄南漢僭創小國乃作平頂帽自冠之由是風俗一變皆以｜｜為尚**奉聖續壽**馬縞中華古今注開元中詔令二十七世婦及寶林御女良人等尋常宴參侍令披畫披帛至今然矣至端午日宮人相傳謂之｜｜｜巾亦曰｜｜｜巾**袜額**馬縞中華古今注昔禹王集諸侯於塗山之夕忽大風雷震雲中甲馬及卒一千餘人中有服金甲及鐵甲不被甲者以紅絹袜其首額禹王問之對曰此｜｜蓋武士之首服皆佩刀

以為衛從乃是海神來朝也

衣冠之制荐有變更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自古｜｜｜｜｜｜指事繪形必分時代衮冕法服三禮備存物狀實繁難可得而載也漢魏已前始戴幅巾晉宋之世方用羃羅後周以三尺皁絹向後幞髮名折上巾通謂之幞頭武帝時裁成四脚隋朝惟貴臣服黃綾紋袍烏紗帽九環帶六合靴次用桐木黑漆為巾子裹于幞頭之內前繫二脚後垂二脚貴賤服之而烏紗漸廢唐太宗嘗服翼善冠貴臣服進德冠至則天朝以絲葛為幞頭巾以賜百官開元間始易以羅又別賜供奉官及內臣圓頭宮樣巾子至唐末方用漆紗裹之乃今幞頭也三代之際皆衣襴衫秦始皇時以紫緋綠袍為三等品服庶人以白國語曰袍者朝也古公卿上服也至周武帝時下加襴唐高宗朝給五品已上隨身魚又敕品官紫服金玉帶深淺緋服並金帶深淺綠服並銀帶深淺青服鍮石帶庶人服黃銅鐵帶一品已下文官帶手巾算袋刀子礪石武官亦聽睿宗朝制武冠五品已上帶七事跕蹀開元初復罷之晉處士馮翼衣布大袖周緣以皁下加襴前繫二長帶隋唐朝野服之謂之馮翼之衣今呼為直裰又梁志有袴褶以從戎事三代以前人皆跣足三代以後始服木屐伊尹以草為之名曰履秦世參用絲草靴本胡服趙靈王好之制有司衣袍者宜穿皁靴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右者穿紅錦鞠靴凡在經營所宜詳辨

打繖 葉夢得石林燕語唐至五代國初京師皆不禁｜｜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本朝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既有繖又服帽故謂之重戴

褦襶 姚寬西溪叢語嚴穀子云｜｜笠子也

竹根冠 陸游老學菴筆記王荊公于富貴聲色略不動心得耿天隲｜｜｜愛詠不已

太師錯摺 陸游老學菴筆記秦太師作相時裹頭巾當面偶作一摺謂之｜｜｜｜樣

紫藤帽 陶宗儀輟耕錄杜清碧先生應召次錢唐諸儒者爭趨其門燕孟初作詩嘲之有｜｜｜子高麗靴處士門前當怯薛之句聞者傳以為笑用紫色檖藤縛帽而製靴作高麗國樣皆一時所尚怯薛則內府執役者之譯語也

燕巾 陶宗儀輟耕錄按儀禮士冠庶人巾則古者士以上有冠無巾情惟庶人戴之秦謂民為黔首漢謂僕隸為蒼頭漢書謂卑賤者所服此其證也後世上下通用之謂之｜

帶佩

重半鈞 晏子大帶｜｜履舄倍重

金鈎玉佩 墨子鑄｜以為｜珠｜｜以為｜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為身服

帶茭 墨子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

帶索 列子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啟期行乎郕之野鹿裘｜｜鼓琴而歌

緩佩玦 莊子｜｜者事至而斷

淺帶 莊子縫衣｜｜矯言偽行以逃惑天下之主

韋弦 韓非子西門豹之性急故佩｜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以自急

聽律習容 荀子和樂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君子｜｜｜｜而後士

防蹀 文中子衣裳襜如劍珮銷如皆所以｜其｜也

大帶 國語卿之內子為｜｜

金玦 國語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裻之衣佩之｜｜注玦如環而缺以金為之

金銑 國語狐突歎曰以尨衣純而玦之以｜｜者寒甚矣胡可恃也

師比 戰國策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注漢書黃金犀比師古云胡帶之鈎也按史記匈奴傳孝文皇帝遺單于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徐廣曰或作犀毗索隱引國策此文謂胥犀與師並相近而又各有異意實一物故史記漢書條並不錄

黃金橫帶 戰國策｜｜｜｜而馳乎淄澠之間

乘輿加翡翠山 後漢書輿服志佩刀乘輿黃金通身貂錯

半鮫魚鱗金漆錯雌黃色五色罽隱室華諸侯王黃金錯環挾半鮫黑室公卿百官皆純黑不半鮫小黃門雌黃室中黃門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賁黃室虎文其將白虎文皆以白珠鮫為鐶口之飾｜｜者｜｜｜紆嬰其側

鐶口 見上

紆嬰 見上

駁犀具劍 後漢書馮魴傳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為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拜子世為黃門侍郎世弟二人皆郎中按定馮魴孫

金錯鉤佩 後漢書楊賜傳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注金錯以金間錯其文

衛氏玉玦 晉書王祥傳祥疾篤著遺令訓子孫所賜山元玉佩｜｜｜｜綬笥皆勿以斂

衝牙錚鎗 晉書潘岳傳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紬紈綵

紫羅香囊 晉書謝氏傳年少好佩｜｜｜｜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

木代刀 宋書禮志漢制自天子至於百官無不佩刀司馬彪志具有其制漢高祖為泗水亭長拔劍斬白蛇為不疑云劍者君子武備張衡東京賦紆黃組腰干將然則自人君至士人又帶劍也自晉代以來始以｜劍｜｜劍

紫荷 宋書禮志尚書令僕射尚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笏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綴之朝服外俗呼曰｜｜或云漢代以盛奏事負荷以行未詳也

急帶 齊書張融傳王敬則見融革帶垂寬殆將至髀謂之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何為

茅土玉環 南史柳惔傳武帝之鎮襄陽惔祖道帝餞｜｜｜贈之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所佩玉環是新亭所贈邪對曰既屬瑞感神衷臣謹服之無斁帝因勸之酒惔時未卒爵帝曰吾常比卿劉越石近辭巵酒邪罷會封曲江縣侯

萬釘金帶 周書達奚武傳武性貪恡其為大司寇也在庫有｜｜｜｜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

金鏤玉梁 周書侯莫陳順傳魏文帝東討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留鎮長安時趙青雀反盟及惠達奉魏太子出次渭北順於渭橋與賊戰頻破之賊不敢出魏文帝還親執順手曰渭橋之戰卿有殊力便解所服｜｜｜｜帶賜之

十三環金帶一要 周書李賢傳賜衣一襲及被褥并御所服｜｜｜｜中廄馬一匹金裝鞍勒雜綵五百段銀錢一萬

軍記帶 隋書禮儀志諸軍各以帛為帶長尺五寸闊二寸題其軍號為記御營內者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並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亦各題其軍號不得自言臺省王公已下至于兵丁廝隸悉以帛為帶綴于衣領名｜｜

金縷鰈蝗蝦鉤 隋書禮儀志革帶案禮博二寸禮圖曰帶佩之東觀記楊賜拜太常詔賜自所著革帶故知形制尊卑不別今博三寸半加｜｜｜｜｜｜以相拘帶自大裘至于小朝服皆用之

九環帶 隋書柳裘傳尉迥作亂天下騷動并州總管李穆頗懷猶豫高祖令裘往喻之裘見穆盛陳利害穆甚悅遂歸心於高祖後以奉使功賜綵三百匹金｜｜｜｜一腰

金裝刀子 舊唐書高宗紀五月乙未五品已上改賜新魚袋並飾以銀三品已上各賜｜｜｜｜｜｜｜｜｜｜礪石一具

算袋 舊唐書高宗紀戊戌敕文武官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帶四品深緋五品淺緋並金帶六品深綠七品淺綠並銀帶八品深青九品淺青鍮石帶庶人服黃銅鐵帶一品已下文官並帶手巾｜｜刀子礪石武官欲帶亦聽之

佩龜 舊唐書則天皇后紀改內外官所｜魚並作｜

金裝銀裝 舊唐書中宗紀人令內外官依上元元年九品已上文官咸帶手巾算袋武官咸帶七事鞊鞢並足其腰帶一品至五品並用金六品七品並用銀八品九品並用鍮石魚袋著紫者｜｜著緋者｜｜珂佩 舊唐書職官志凡百寮冠笏繖

憾｜｜各有差常服亦如之

笏囊 舊唐書張九齡傳故事皆搢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體羸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之設自九齡始也

節步 舊唐書董晉傳帝問冠冕之制對曰古人服冠冕者動有佩玉之響所以｜｜也

鉈尾 唐書車服志腰帶者搢垂頭以下名曰｜｜取順下之義

黃銀帶 唐書杜如晦傳嘗賜玄齡｜｜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流淚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遣玄齡送其家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明日為玄齡言之敕所御饌往祭

金字十二 唐書狄仁傑傳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於袍以旌其忠

金縷延壽帶 宋史禮志以七月一日聖祖降日為先天節十二月二十四日降延恩殿日為降聖節休假晏樂並如天慶節中書親王節度樞密三司以下至駙馬都尉詣長春殿進｜｜｜｜金絲續命縷上保生壽酒改御崇德殿賜百官飲如聖節儀

寶佩 宋史樂志袞衣輝煥｜｜琳琅

璆鳴 宋史樂志｜｜朝佩徐出獸扉

垂緄 宋史樂志帝旒雲舒金秀充庭璇衡鑾華蒨佩｜｜

有節 宋史樂志見服斯皇王佩｜｜

毬路 宋史輿服志帶古惟用革自曹魏而下始有金銀銅之飾宋制尤詳有玉有金有銀有犀其下銅鐵角石黑玉之類各有等差玉帶不許施於公服犀非品官通犀非特旨皆禁銅鐵角石黑玉之類民庶及郡縣吏伎術等人皆得服之其制有金｜｜荔支師蠻海捷寶藏金塗天王八仙犀牛寶瓶荔支師蠻海捷雙鹿行虎窪面束帶則有金荔支師蠻戲童海捷犀牛胡荽鳳子寶花金塗犀牛雙鹿野馬胡荽犀有上等次等以牯犀為別

荔支 見上

師蠻 見上

雙鹿 見上

行虎 見上

御仙花 宋史輿服志觀文殿學士至寶文閣直學士節度使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書侍郎散騎常侍｜｜｜｜帶

牯犀帶 宋史王旦傳昌言出知鳳翔即日以旦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面賜金紫擇｜｜｜寵之

秋蘆白鷺紋 宋史曹佾傳高麗獻玉帶為｜｜｜｜極精巧詔後苑工以黃金倣其製為帶賜佾

玉佩雙結帕 遼史禮志祭山儀皇后御絳帙絡縫紅袍懸｜｜｜｜絡縫烏靴

三山紅垂 遼史儀衛志大祀皇帝服金文金冠白綾袍紅帶懸魚｜｜｜｜飾犀玉刀錯絡縫烏韡

雙同心帕 遼史儀衛志皇后戴紅帕服絡縫紅袍懸玉佩｜｜｜｜絡縫烏韡

鞋鞾盤紫 遼史儀衛志臣僚服紫穿袍繫｜｜帶以黃紅色條裹革為之用金玉水晶靴石緞飾謂之｜｜太宗更以錦袍金帶會同元年羣臣高年有爵秩者皆賜之

蹀躞 遼史西夏傳金塗銀帶佩｜｜解錐短刀弓矢

骨覩犀吐鶻玉山子兎兒垂頭 金史章宗諸子洪裕傳大定二十六年生是時顯宗薨逾年世宗深感及聞皇曾孫生喜甚滿三月宴於慶和殿賜曾孫金鼎

金香合重綵二十端｜｜｜｜｜｜｜｜副名馬二匹章宗進玉雙駝鎮紙玉琵琶撥玉鳳鈎骨一觀犀具佩刀衣服一襲世宗御酒歌懽乙夜方罷

玉鳳鈎 見上

閒金列鞾 金史謝里忽傳昭祖于是早起自齋｜｜｜｜往餽之列鞾者腰佩也

左佩華 穆天子傳七萃之士口天子曰後世無望無失天常農工既得男女衣食百姓珍富官人執事故天有時民口氏響口何謀于樂何意之忘與民共利世以為常也天子嘉之賜以｜｜｜｜也乃再拜頓首注玉華玉佩之精也

劍左刀右鈎前冠首 董仲舒春秋繁露｜之在｜青龍之象也｜之在｜白虎之象也｜之在｜赤烏之象也｜之在｜元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夫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

銀佩 桓寬鹽鐵論子思之｜｜美于虞公之垂棘

左光照右右光照左 劉向說苑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

佩｜｜｜｜｜｜｜｜｜｜纍縈焦氏易林佩玉｜｜無以繫之今之玉佩受於王粲

張華博物志漢末喪亂絕無玉佩始復作之｜｜｜｜｜｜｜｜橫金徐度卻掃編舊制執政以上始

服毬文帶佩魚侍從之臣止服御仙帶世謂之｜｜元豐官制始詔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並服遇仙帶佩魚故

東坡謝翰林學士表曰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蓋謂是也塗金寶瓶徐度卻掃編舊制凡特賜

緋章服皆服｜｜｜｜帶三日職事官惟侍御史初除則例賜緋餘非特恩無有賜者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四十五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四十六

服飾部二

衣裳

服文有章管子天子｜｜｜｜士止于帶緣雜采管子散民不敢服｜｜長鬐貂

管子百工商賈不得服｜｜｜博帶大袂管子｜｜梨｜｜｜列注梨博帶以就狹也梨劃也列大袂

以從小襏襫管子首戴苧蒲身服｜｜豹幨管子卿大夫豹飾列大夫｜｜注襟謂之幨縑

衣單衣管子恭春功布曰春｜｜夏｜｜捍寵纍箕勝纑屑糉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

之械器勝纑屑糉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公衣見上冬輕暖夏

輕清晏子古聖人製衣服也｜｜而｜｜｜而｜隅肶之削晏子衣不務於｜｜｜｜狐

白豹茈晏子景公賜晏子｜之｜裘元｜之｜其貲千金使梁丘據致之晏子辭而不受三反公曰寡

人有此二將欲服之今夫子不受寡人不敢服與其閉藏之豈如弊之身乎晏子曰君就賜使嬰修百官之政

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於下不可以為敬固辭而不受紩衣攣領晏子古者嘗有｜｜｜｜而王

天下者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一衣而五彩具晏子公衣

黼黻之衣素繡之裳｜｜｜｜焉中倪不駔晏子聖人之服｜｜｜而｜｜可以導衆其動作

倪順而不逆可以奉生駔華晏子今君之服｜｜不可以導衆民麋鹿裘晏子晏子衣緇布之

衣｜｜之｜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

襞幅 子華子堯居於衢室之宮垂衣而｜｜遂如神明之居

袗衣 子華子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而鼓五絃之琴按袗衣見孟子而程子在孟子前故錄之

紡緇禪緇 子華子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為者也澄子曰而弗婦人衣緇衣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也今子之所衣者｜緇也而豈有所不得哉｜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

適身體和肌膚 墨子聖人為衣服｜｜

苴服 墨子昔者晉文公好｜｜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入見文公出而踐之朝

大布衣牂羊裘 見上

絳衣博袍 墨子昔者楚王鮮冠組纓｜｜｜｜以治其國其國治

齊桓好衣紫 尹文子｜｜｜｜

衣 列子汝｜｜徒也注向秀曰儒服寬而長大

玉衣 列子日月獻｜｜旦旦薦玉食

衣阿錫曳齊紈 列子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

緼黷 列子宋國有田夫常衣｜｜僅以過冬注謂分弊麻絮衣也

袾裞 荀子天子｜｜衣冕之以裞具德

藩飾 荀子故為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

重色 荀子｜｜而衣之注重多也

不挑 荀子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汚其服｜｜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

服五采雜間色 荀子衣裁則｜｜｜｜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

懸鶉 荀子子夏貧衣若｜｜

豎褐 荀子子夏豎褐童豎之褐亦短褐也

裾裾 荀子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何也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耶今汝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

暖骸 呂氏春秋昔先王之為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而已矣

粹白 呂氏春秋天下無｜｜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

鞠衣 呂氏春秋季春之月天子乃薦｜於先帝注周禮司服之章曰王者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冕祈五帝亦如之又內司服章王后之六服有菊衣黃衣如菊花故謂之菊衣春王東方色皆尚青此云薦菊衣誘未達也

婦官染采 呂氏春秋命｜｜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忒黑黃蒼赤莫不質良勿敢偽詐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

補衣 呂氏春秋田贊衣｜｜而見荊王注補衣弊衣也

短繐短袂 淮南子｜｜不綺以便刺舟

兼衣 淮南子凍者假｜｜於春而暍者望冷風於秋

豹雜不若狐粹 淮南子｜

裘而｜｜｜｜裘之｜

須捷 揚子南楚凡人貧衣被醜弊謂之｜或謂之褸裂或謂之襤褸故左傳曰華路襤褸以啟山林或謂之挾斯器物弊亦謂之挾斯

挾斯 見上

襐褣 揚子襜褕江淮南楚謂之｜｜自關而西謂之襜褕其短者謂之短褕

袪褔 揚子以布而無緣敝而紩之謂之襤褸自關而西謂之｜｜其敝者謂之緻

祇裯 揚子汗襦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襜自關而西或謂之｜｜自關而東謂之甲襦陳魏宋楚之間謂之襜襦或謂之襜襦或謂之禪襦

大巾蔽鄰 揚子蔽膝江淮之間謂之褘或謂之祓韍宋南楚之間謂之｜｜自關東西謂之｜｜齊魯之郊謂之袡襦西南屬漢謂之曲領或謂之襦禪陳楚江淮之間謂之裕

覆裃 揚子｜｜謂之禪衣

偏禪 揚子｜｜謂之禪襦注即衫也

衲繵 揚子｜｜謂之禪注今又呼為涼衣也

涼衣 見上

袒飾 揚子｜｜謂之直衿注婦人初嫁所著上衣直衿也

褒明 揚子｜｜謂之袍注俗廣雅云褒明長襦也 繞衿 揚子｜｜謂之帬注俗人呼接下江東通言下裳 懸裺 揚子｜｜謂之緣注衣縫緣也 絜襦 揚子｜｜謂之蔽膝 袴襦 揚子｜｜謂之袖 褊褡 揚子｜謂之褡帷注即帕幞也 緊袼 揚子｜謂之褌注即小兒衣也 倒頓 揚子大袴謂之｜｜ 袨 揚子小袴謂之｜｜注今褌袴也 儉以潔 文中子之服｜｜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於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 非黃白不御 見上 文錯其服 國語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唯其功庸不稱而能金玉其車｜｜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 比象 國語文章｜｜注黼黻錦繡之文章也比象比文以象山龍華蟲之屬 心文 國語夫服｜之｜也注言心所好身必服之 大采少采 國語天子｜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夕月與太史司載紀虞夫刑日入監九卿使潔奉禘郊之粢盛 偏裻之衣 國語偏裻之金玦注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 狂夫阻之衣 國語是衣也｜｜也注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將服是衣必先詛之周禮方相氏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以驅疫也 韎韋之跗注 國語鄢之戰郤至以｜｜｜｜｜｜注三君云一染曰韎鄭後司農說以為韎茅蒐染也韎聲也昭謂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凡染一入為縓跗注於跗兵服自要以下注於跗 黑貂之裘 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 麗都 戰國策妻子衣服｜｜ 便用 戰國策夫服者所以｜｜也 服奇志淫 戰國策且｜｜者｜｜俗僻者亂民是以涖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

國不近蠻夷之行 奇僻之服 見上 純衣 史記五帝紀堯黃收｜｜注鄭玄曰純衣士之祭服｜｜慎夫人令衣｜得｜示敦樸為天下先 日赤月白 史記封禪書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 五帝各如其色 見上 文葆 史記趙世家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匿山中按二人程嬰公孫杵臼 綈袍 史記范雎傳須賈曰叔今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至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 善衣 史記刺客傳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玩與其｜｜更容貌而前 鮮衣 史記劉敬傳婁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 短衣楚製 史記叔孫通傳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通更為楚製 匈奴傳服｜｜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紐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紵緹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著犢鼻褌 史記司馬相如傳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注韋昭曰今三尺作形如犢鼻矣 求盜 史記淮南王傳又欲令人亡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 襁褓 漢書宣帝紀曾孫雖在｜｜注李奇曰襁絡也以繒布為之絡負小兒繈小兒大藉也孟康曰繈小兒被也師古曰襁即今之小兒繃也 大藉 見上 青綠民所常服 漢書成帝紀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且勿止 牛馬衣 漢書食貨志貧民衣｜｜之｜而食犬彘

之食紗縠襌衣漢書江充傳初充召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充衣｜｜｜
曲裾後垂交輸冠襌纚步搖冠飛翮之纓注師古曰紗
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為紗縐者為縠襌衣制若今之
朝服中襌也張晏曰曲裾如婦人衣也如淳曰交輸割
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
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曲裾見上交輸見上偏諸漢書賈誼傳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
｜｜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
而庶人得以衣婢妾注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
要襻及標領者也不苦盛暑不憂至寒漢書王褒傳故服絺綌之涼者｜｜｜之鬱
燠襲貂狐之煗者｜｜｜之悽愴宰敝膝漢書東方朔傳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道入登
階就坐注師古曰為賤者之服傳韝漢書東方朔傳董君綠幘｜｜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館陶公主胞

人臣偃昧死再拜謁注傳著也韝即今之臂韝也珠襦漢書霍光傳太后被｜｜盛服坐武帳中趙
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漢書魏相傳高皇帝所述書天
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群臣議
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
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
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
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
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
｜｜｜｜｜｜｜｜｜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齊衣漢書邴吉傳始顯少為諸
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迺使出取｜｜丞顯吉子黃紈方領漢書韓延壽傳延壽衣｜｜｜注
晉灼曰以黃色素作直領皁衣漢書蕭望之傳敞備｜｜二十餘年注師古曰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皁

衣掾敞張敞褒衣大袑漢書朱博傳敕功曹官屬多｜｜｜｜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
三寸去地三寸見上上褚中褚下褚漢書南粵王傳｜｜五十衣｜｜三十衣｜｜
二十衣遺王注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翠被漢書西域傳贊天子負黼依襲｜｜馮玉几而處其中
窮絝漢書外戚傳宮人使令皆為｜｜多其帶綷縩漢書外戚傳感帷裳兮發紅羅紛｜｜兮紈素
聲按此班倢伃賦句諸于漢書元后傳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注師古曰諸于大掖衣即
袿衣之類也按政君元后小字諸于後漢書作諸於㠯氂裝衣漢書王莽傳好厚履高冠｜｜｜
紺袀服漢書王莽傳時莽｜｜｜注師古曰紺深青而揚赤色也袀純也純為紺服也裋褐之
褻漢書敘傳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望｜｜｜儋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

有命也注師古曰褻謂親身之衣也將軍服後漢書光武帝紀光武將賓客還舂陵時伯升已會衆起
兵初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
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迺稍安注東觀
記曰上時絳衣大冠｜｜也繡驅後漢書光武帝紀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
人衣諸於｜｜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
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
威儀注字書無驅字續漢書作䄸
諸于上加繡䄸如今之半臂也半臂見上都紵大袍後漢
書禮儀志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
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
為更也皆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
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示赤
心奉神後漢書輿服志祀宗廟諸祀則服袀元絳緣領袖為中衣絳絝絲｜其｜｜｜也五郊衣幘

綺絲各如其色**五色袍**後漢書輿服志｜｜｜者或曰周公抱成王晏居故施袍禮記孔子衣縫掖之衣縫掖之袖合而縫大之近今袍者也今下至賤吏小史皆通制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為朝服云**奇衣**後漢書祭遵傳身無｜｜家無私財**狐尾單衣**後漢書梁冀傳冀亦改易輿物之制作平上軒車埤情狹冠折上巾擁身扇｜｜｜｜**海中得一布衣袖長三丈**後漢書東夷傳東沃沮耆老言嘗於｜｜｜｜｜｜其形如中人衣而兩｜｜｜｜**布貫頭衣**後漢書西南夷傳先是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為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即以為永昌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二領鹽一斛以為常賦夷俗安之**毛毳為衣**後漢書烏桓傳食肉飲酪以｜｜｜｜注鄭康成注周禮曰毛之縟細者為毳**皮毛柔蝡天下名裘**後漢書鮮卑傳又有貂貉麗子｜｜｜｜故｜｜以為｜｜注貂麗並鼠屬貉猴屬也**麗子裘**吳志吳主傳注吳歷曰權以使聘魏上破備獲印綬及首級所得土地兼表將吏功勤宜加爵賞之意文帝報使致｜｜｜明光鎧騑馬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與權**雉頭裘**晉書武帝紀太醫司馬程據獻｜｜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於殿前**素士服**晉書皇甫方回傳刺史陶侃禮之甚厚侃每造之著｜｜｜望門輒下而進**綃紈綷縩**晉書潘安傳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衝牙鏘鎗｜｜｜**刺文袴**晉書謝尚傳好衣｜｜｜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鶴氅裘**晉書謝萬傳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為撫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履版而前既見與帝共談移日**伍伯衣**宋書禮志春秋左傳戎服將事又云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先儒云韎絳色今時｜｜｜**零辟**宋書禮志宮內游徼亭長皁｜｜朝服武冠

錦文衣宋書禮志其在陛列及備鹵簿五騎虎賁服｜｜｜鶡毛穿人服離支衣**離支衣**見上**皁科**宋書禮志大誰士｜｜單衣樊噲冠**墨布袴**宋書禮志衛士卻敵冠**紅縠褌**齊書鬱林王紀居嘗躶袒著｜｜｜雜綵袒服**天衣**齊書輿物志袁衣漢世出陳留襄邑所織宋末用繡及織成建武中明帝以織成重乃采畫為之加飾金銀薄世亦謂為｜｜**袴褶**齊書輿物志車駕親戎中外纂嚴所服**織孔雀毛裘**齊書文惠太子傳善製珍玩之物｜｜｜為｜光彩金翠過於雜頭矣**故乃勝新**齊書張融傳太祖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懷有本交屬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師子皮袴**齊書芮氏家傳獻｜｜｜｜皮如虎皮色白毛短**褶**時有賈人在蜀見之云此非師子皮乃扶拔皮也**紫紗袜腹**陳書周迪傳迪性質樸不事威儀冬則短身布袍夏則｜｜｜居常徒跣**黃羅襪**南史褚彥回傳｜｜｜乳母服也**險衣**南史周宏正傳劉顯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顯縣帛十匹約曰｜｜來者以賞之衆人競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有甚於此矣既而宏正綠絲布袴繡假種軒昂而至折標取帛按假種二字未詳**碧絲布袴**南史梁愍懷太子方矩傳好著微服嘗入朝公服中著｜｜｜｜摳衣高元帝見之大怪**紅羅襦繡作領碧紬袴錦為緣**魏書宗室忠傳性好衣服遂著｜｜｜｜｜｜｜｜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為著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舞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百戲衣**見上**都是內裁**北齊書楊愔傳自尚公主後衣紫羅袍金縷大帶遇李庶頗以為恥謂曰我此衣服｜｜｜｜既見子將不能無愧

品色衣 周書宣帝紀詔天臺侍衛之官皆著五色及紅紫綠衣以雜色為緣名曰｜｜｜有大事與公服間服之

油衣 隋書煬帝紀嘗觀獵遇雨左右進｜｜上曰士卒皆霑濕我獨衣此乎乃令持去

金緜錦袍 隋書何稠傳波斯嘗獻｜｜｜組織殊麗上命稠為之稠錦既成踰所獻者

金衣 舊唐書高宗紀十二月吐火羅獻｜｜一領上不受

著碧 舊唐書高宗紀司禮少常伯孫茂道奏稱八品九品舊令著青亂紫非卑品所服望令｜｜詔從之

花間裙衣 舊唐書高宗紀詔雍州長史李義元曰朕思還淳返樸示天下以質素如聞游手墮業此類極多時稍不豐便致飢饉其異色綾錦並｜｜｜等糜費既廣俱害女工天后我之亟敵常著七破間裙豈不知更有靡麗服飾務遵節儉也其紫服赤衣閭閻公然服用兼商賈富人厚葬越禮卿可嚴加捉搦勿使更然

七破間裙 見上

五色雲起 舊唐書中宗紀皇后自言衣箱中裙上有｜｜｜｜命畫工圖之以示百僚帝以后服有慶雲之瑞大赦天下內外五品以上母妻各加邑號一等

鶻銜綬帶鴈銜威儀 舊唐書德宗紀詔頃來賜衣文彩不常非制也朕今思之宜有定制節度使宜以｜｜觀察使宜以｜｜威儀瑞草也

罷畫打毬衣 舊唐書敬宗紀庚子西川節度使杜元穎進｜｜五百事非禮也

百鳥之狀並見裙中 舊唐書五行志安樂公主有尚方織成毛裙合百鳥毛正看為一色旁看為一色日中為一色影中為一色｜｜｜｜

朱衣纁裳白紗中單 舊唐書職官志大夫中丞押大事則冠法冠衣｜｜｜｜｜｜以彈之小事常服而已

八字銘 舊唐書輿服志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賜繡袍各於背上繡成｜｜｜長壽三年四月勅賜岳牧金字銀字銘袍

金字銀字銘

袍 見上

冪䍦 舊唐書輿服志武德貞觀之時宮人騎馬者依齊隋舊制多著｜｜障蔽不欲途路窺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後皆用帷帽拖裙到頸漸為淺露

膜皮 舊唐書薛萬徹傳太宗嘗召司徒長孫無忌等十餘人宴於丹霄殿各賜以｜｜萬徹預焉太宗意在賜萬徹而悞呼萬均因愴然曰萬均朕之勳舊不幸早亡不覺呼名豈其魂靈欲朕之賜也因令取膜皮呼萬均以同賜而焚之于前侍坐者無不感歎

錦裘繡帽 舊唐書李晟傳每將合戰必自異衣｜｜｜｜前行親自指導懷光望見惡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宜自表飾以陷賊也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其先識以奪其心耳懷光益不悅

畫獸文彩 舊唐書王毛仲傳初太宗貞觀中擇官戶蕃口中少年驍勇者百人每出游獵令持弓矢於御馬前射生令騎豹文鞾著｜｜｜｜謂之百騎至則天時漸加其人謂之千騎

紙衣 舊唐書周智光傳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覲次潼關聞智光阻兵駐所部將往禦之及智光死忠臣進兵入華州大掠自赤水至潼關二百里間畜產財物殆盡官吏至有著｜｜或數日不食者

金鳥袍 舊唐書輿服志武德貞觀之時宮人騎馬者舊唐書鄭朗傳初大和末風俗稍奢文宗恭勤節儉異革其風宰臣等言曰陛下節儉省用風俗已移長裙大袂漸以減損若更令戚屬絕其侈靡不慮下不從教帝曰此事亦難戶曉但去其泰甚自以儉德化之朕聞前時內庫唯二錦袍飾以｜｜一｜｜即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如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左衛副使張元昌便用金唾壺昨因李訓已誅之

法象可觀 舊唐書李德裕傳正服箴曰聖人作服｜｜｜｜雖在宴游尚不懷安

珠繩帖縚服 唐書玄宗紀禁採珠玉及為刻鏤器玩｜｜｜｜者廢織錦坊

大袖連裳 唐書車服志｜｜｜｜者六品以下妻九品以上女嫁服

也

棠苧襴衫 唐書車服志太宗時士人以｜｜｜｜為上服貴女功之始也馬周上議禮無服彩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請加蘭袖襈襈為士人上服閻毋者名曰缺骻衫庶人服之 **黃裙逐水流** 唐書五行志楊貴妃常以假鬢為首飾而好服黃裙時人為之語曰義髻拋河裏｜｜｜ **朝霞衣** 唐書禮樂志扶南樂舞者二人以｜｜為｜赤皮鞋 **蜀襭袍** 唐書韋綬志帝常幸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學士鄭覃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以妃｜｜｜覆而去其侍遇若此 **祇袂** 唐書李牢之傳初為浮屠行匄市窮日無得者抵鉢褫｜｜去聚衆攻剽五臺下 **象道象事** 宋史輿服志議禮局檢討官俞㮚言元以｜｜｜繡以｜｜故凡見皆元衣繡裳今太常寺祭服則衣色青矣前三幅以象陽後四幅以象陰故裳制不相連屬今之裳則為六幅而不殊矣 **象陽象陰** 見上 **具服** 宋史輿服志公服凡朝服謂之｜｜公服從省謂之常服 **窄袍** 宋史輿服志景德三年詔內諸司使以下出入內庭不得服皁衣違者論其罪內職亦許服｜｜ **紫衫** 宋史輿服志｜｜本軍校服中興士大夫服之以便戎事 **帽衫** 宋史輿服志｜帽以烏紗衫以皁羅為之角帶繫鞾東都時士大夫交際常服之 **真珠盤龍** 宋史董遵誨傳太祖問遵誨母安在遵誨奏曰母氏在幽州經患難睽隔太祖因令人賂遼民竊迎其母送與遵誨遵誨遣外弟劉綜貢馬以謝太祖解其所服｜｜｜｜衣命齎賜之綜曰遵誨人臣豈敢當此太祖曰吾方委之方而不此樣也 **對衣** 遼史太宗紀會同三年二月辛亥墨離鶻末里使回鶻阿薩蘭還賜｜｜勞之 **水獺裘** 遼史道宗紀詔夸禹堇及副使之族并民奴賤不得服駞尼｜｜儀衛志公服謂之｜｜｜｜ **展阜** 金史輿物志五品以上官趨朝則朝服赴省則｜｜ **熊鹿山林** 金史輿服志其從秋山之服則以｜｜｜｜為文其長中骭取便于騎也 **無縫衣** 元史世祖紀以別鐵木兒亦列失金為禮部侍郎使馬八兒國陝西脫西為禮部侍郎佩金符使于馬都尚衣局織｜｜ **質孫** 元史輿服志｜｜漢言一色服也內庭大宴則服之冬夏之服不同然無定制凡勳戚大臣近侍賜則服之下至於樂工衛士皆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之別雖不同總謂之質孫云 **比甲** 元史世祖皇后弘吉剌氏傳后製一衣前有裳無衽後長倍于前亦無領袖綴以兩襻名曰｜｜以便弓馬時皆倣之 **黃金褡襮** 班固武帝內傳王母上殿東向坐著｜｜｜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戴太真晨嬰之冠履元瑤鳳文之舄 **吉光** 東方朔十洲記天漢三年西國王使至獻｜毛裘色黃蓋神馬之類也裘入水數日不沉入火不燋 **跪襜** 劉熙釋名輕蔽也所以蔽膝前也婦人蔽膝亦如之齊人謂之巨巾田家婦女出自田野以覆其頭故因以為名也又曰｜｜跪時襜襜然張也 **心衣** 劉熙釋名｜｜抱腹而施鉤肩鉤肩之間施一襠以奉心也下至膝者也留牢也兼絡也言牢絡在衣表也 **侯頭** 劉熙釋名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苞也苞內衣也婦人以絳作衣裳上下連四起施緣亦曰袍義亦然也齊人謂如衫而小袖曰｜｜侯頭猶言解瀆臂直通之言也 **繪采集色** 袁宏後漢紀中古損益教行文質范金合土而棟宇之制麗矣｜｜｜｜而衣裳之度彰矣比聲諧音而金石之品繁矣 **結網** 王嘉拾遺記漢武帝天漢二年渠搜國之西有祈淪之國其國人綴草芽為繩｜｜為衣似今之羅紈也至元狩六年獻網衣一襲帝焚於九逵之道恐後人徵求以物奢費燒之烟如金石之氣 **青鳳** 王嘉拾遺記周昭王二十四年塗修國獻｜｜丹鶴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時鳳

鵲皆脫易毛羽綴青鳳之毛為二裘一名煩質一名暄肌服之可以却寒**煩質暄肌**見上**鳥工龍工**沈約竹書紀年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衣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塡之以石舜服｜｜衣自旬而出**鬱若慶雲皎如荆玉**劉晝新論紫貂白狐製以為裘｜｜｜｜此毳衣之美也壓菅蒼蒯編以蓑芒葉微疎繁黯若朽穰此卉服之惡也裘蓑雖異被服實同美惡雖殊適用則均今處繡戶洞房則蓑不如裘被雪沐雨則裘不及蓑**集翠**薛用弱集異記則天時南海郡獻｜｜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為對梁公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為不等矣梁公起

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隱士衫**馮贄雲仙禖記成芳隱李林山剝苧織布為短襴寬袖之衣著以酤酒自稱｜｜**浮光**蘇鶚杜陽雜編寶歷元年南昌國獻｜｜裘其國有紫海水色如爛椹可以染衣浮光裘即海水染其色也以五采蹙成龍鳳各一千三百絡以九色眞珠上衣之以獵北苑為朝日所照而光彩動搖觀者皆眩其目上亦不為之貴一日馳馬從禽忽值暴雨而浮光裘略無沾潤上方歎為異物也**半衣**馬縞中華古今注始皇元年詔宮人及近侍宮人皆服衫子亦曰｜｜**唐裝**邵伯溫聞見前錄熙寧初洛陽老人黨翁者戴卷脚幞頭衣黃衫繫革帶猶｜｜也**寬衫窄衣**葉夢得石林燕語太平興國中李文正公昉嘗

舉故事請禁品官綠袍舉子白紵下不得服紫色衣舉人聽服皁公吏公工商技術通服皁白二色至道中弛其禁今胥吏｜｜與軍伍｜｜皆服紫沿習之久不知其非也**山谷褐**王明清揮麈後錄明清兄弟兒時先妣製道服先人云須異于俗人者乃佳舊見黃太史魯直所服絕勝時在臨安呼匠者教令染之久之始就名之曰｜｜｜數十年來則人人效之幾遍國中矣**貉袖**曾三異同話錄近歲長不過腰兩袖僅掩肘以最厚之帛為之仍用夾裏或其中用綿者以紫皁緣之名曰｜｜

履舄

金綦玉鉤晏子景公為履黃｜之｜飾以銀連以珠良｜之｜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飾銀連珠**見上**履憲**管子夫成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

猶迹求｜之｜也注憲法也擬迹而求履法履法可得**鞵係**子華子且爾亦聞牧壓郊而陳武王｜｜解焉有五臣者將受誓事於前王顧而使之係五臣者相目而對曰臣之所以事君王非為係鞵者也王不得已乃釋旄鉞而親係之**知地形**莊子履句屨者｜｜之士注紃條也謂編麻為之麄繩之屨也或讀為穿**紃屨**荀子布衣善衣東布衣白縞冠｜｜之｜**複舄**揚子徐克之郊謂之屨中有木者謂之屏自闌而西謂之鞵｜自闌而東複履其庫者謂之靴下禪者謂之鞵絲作之者謂之履麻作之者謂之不借**不借**見上**鞾角**揚子南楚江沔之間總謂之麄西南梁益之間或謂之屐或謂之屐其通語也徐土邳圻之間大麄謂之｜｜注今漆履有齒者**赤玉舄**抱朴子又安期先生者賣藥於海邊琅玡人傳世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

請與語三日三夜其言高其旨遠博而有證始皇異之乃賜之金璧可直數千萬安期受而置之于阜鄉亭以丨丨丨一量為報

重足 文中子為履所以丨其丨也

珠履 史記春申君傳趙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刀劒容皆躡丨丨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鄭尚書履聲 漢書鄭崇傳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草履上笑曰我識丨丨丨

木履 後漢書五行志延熹中京都長者皆著丨丨

養蠶織屨 後漢書衛颯傳南陽茨充代颯為桂陽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之屬勸令丨丨丨民得利益馬注東觀記曰元和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剖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溫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也

雙鳧 後漢書王喬傳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丨丨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舄焉

軟材平底木屐 晉書宣帝紀關中多蒺藜帝使軍士二千人著丨丨丨丨丨丨丨前行蒺藜悉著屐

連齒 宋書武帝紀性尤簡易常著丨丨木履

婦人員頭男子方頭 宋書五行志昔初作履者丨丨丨丨丨丨員者順從之義所以別男女也晉太康初婦人皆履方頭此去其員從與男無別也

藍屐 宋書竟陵王誕傳劭遣將華欽庾導東討與彬之弟相逢於曲阿之奔牛塘路甚狹左右皆悉入菰蒋彬之軍人多齎丨丨於菰蒋中夾射之欽等大敗

紫皮履 齊書高帝紀內殿施黃紗帳宮人著丨丨丨

虎皮韡 梁書蕭琛傳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為儉所識負其才氣欲候儉時儉宴于樂遊苑琛乃著丨丨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

穀木履 南史梁宗室暕傳美才仗氣言多激揚嘗乘折角牛丨丨丨被服必于儒者名盛海內為宗室推重

穿角履 魏書王遵業傳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為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丨丨丨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

脛纏 魏書于洛侯傳為秦州刺史而貪酷安忍州人富熾奪民呂勝丨丨一具洛侯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

青絢黃金繶 隋書音樂志清蹕朝萬寓端冕臨正陽丨丨丨丨丨衮衣文繡裳

以象牙為屩 隋書真臘傳王著朝霞古貝瞞絡腰服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被真珠瓔珞足履草屣耳懸金鐺常服白疊丨丨丨丨若露髮則不加瓔珞臣人服製大抵相類

短韡 舊唐書輿服志爰至北齊有長帽丨丨合袴襖子朱紫元黃各任所好

朱居士履 舊唐書高士廉傳蜀人朱桃椎者隱居不仕每為芒履置之於路人見之者曰丨丨丨之丨也為鬻米置於本處桃椎至夕而取之終不與人相見議者以為焦先之流

芒屩出水鄉 舊唐書劉知幾傳議者皆云秘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危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為非當時所撰且觀代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屩者閻立本畫明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丨丨丨於丨丨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故實者乎

朱韈 唐書車服志衮冕者一品之服也青衣纁裳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裾丨丨赤舄

白韈 唐書車服志通天冠者冬至受朝賀祭還燕羣臣養老之服也絳紗袍朱裏紅羅裳白紗中單朱領褾襈裾白裙襦絳紗蔽膝白羅方心曲領丨丨黑舄

烏皮 唐書車服志白紗帽者視朝聽訟宴見賓客之服也以烏紗為之白裾襦

白襪丨履

六合 唐書車服志初隋文帝聽朝之服以赭黃文綾袍烏紗帽折上巾丨韡與貴臣通服

五色線韡履 唐書車服志流外及庶人不服綾羅穀丨丨丨丨丨

小花草履 唐書車服志婦人衣青碧纈平頭丨丨丨丨彩帛縵成履而禁高髻鬑鬑去眉開額及吳越高頭草履

高頭 唐書車服志文宗時吳越間織丨丨草履織如綾縠前代所無

檉屩 唐書張志和傳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叟兄鶴齡為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丨丨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

麂韡 唐書朱桃椎傳淡泊絕俗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為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麂幘丨丨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

鼈韡 宋史禮志入閤儀中書門下學士兩省御史臺官入北面拜訖上黃道將至午階丨丨急趨赴丹墀

青耳 宋史儀衛志駕羊車童子服垂耳髻青頭鞶青繡大袖衫袴勒帛丨丨履

羅表繒裏彈裏

宋史輿服志政和議禮局上皇帝冕服之制襪丨丨丨丨施鞠著綦以繫之

阜文韡 宋史輿服志有赭黃淡黃袍衫玉裝紅束帶丨丨丨大宴則服之

煖韡 宋史輿服志景德元年詔河北河東陝西三路轉運使副並給方勝練鵲錦校獵從官兼賜紫羅錦旋襴丨丨

納韡 宋史輿服志冠禮三加冠服初加緇布冠深衣大帶納履再加帽子皁衫草帶繫鞋三加幞頭公服草帶丨丨

堅韌過草舄 宋史蘇雲卿傳夜織屨丨丨丨丨人爭貿之以饋遠

木屐 宋史高昌國傳北廷北山中出硐砂山中常有煙氣涌起無雲霧至夕光燄若炬火照見禽鼠皆赤采者著丨丨鞋取之皮者即焦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即變為砂石土人取以治皮

絡縫烏韡 遼史禮志祭山儀皇帝服金文金冠白綾袍絳帶懸魚三山絳垂飾犀玉刀錯丨丨丨丨

紫雲 元史輿服志祭天鹵簿嚴一執者一人夾者四人護者二人皆錦帽紫生色寶相花袍鍍金

帶丨丨韡

紅雲 元史輿服志祭天鹵簿左右攝提旗二執者二人甲騎冠朱畫甲青勒甲絛鍍金環白繡汗胯束帶丨丨韡

青雲 元史輿服志祭天鹵簿風伯旗左雨師旗右雷公旗左電母旗右執者四人騎青甲騎冠綠甲青勒甲絛鍍金環白繡汗胯束帶丨丨韡

紫韡 元史輿服志祭天鹵簿而騎者五人錦帽青絁生色寶相花袍銅帶丨丨韡二人皆騎武弁紫生色寶相花袍紫勒帛丨丨

青韡 元史輿服志祭天鹵簿而引旗者四人青絁巾青絁生色寶相花袍青勒帛丨丨佩劍執弓矢

青氊 元史輿服志社稷祭服紫紵絲抹口丨丨襪一百二十三

羊毳 元史輿服志曲阜祭服阜韡白丨丨襪各四十有二對丨夾襪四十有三鞠

紅綾 元史輿服志襪制以丨丨

花韡 元史輿服志仗左次三列青龍旗第五執者一人黃絁巾黃絁生色寶相花袍勒帛丨丨佩劍二帶鉤飾以珠按納石失金錦也

雙耳 元史輿服志張宿旗青質赤火以納石失有丨丨

素韡 元史輿服志烟脚繪神人衣豹皮朱帶丨丨右手仗劍坐于雲氣中

雲朶頭 元史輿服志雲頭韡制以皮帮嵌丨丨作雲象鞠東于脛

縮絲尚韋 桓寬鹽鐵論古者庶人鹿菲草芰已及其後則綦下不借鞔韋舄今富者草中名工輕靡使容紈裏紃下越端緻緣中者鄧里閭作蒯苴秦堅婢妾韋沓絲履走者茸芰狗官

鹿菲草芰 見上

輕靡使容 見上

鞔韋 劉熙釋名丨丨履深頭者之名也鞔襲也以其深襲覆足也

鳳文舄 班固武帝內傳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金裕褶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戴太真晨嬰之冠履元璚丨丨之丨

商舄 王充論衡古之跣跗今履丨丨

紫絲 葛洪

西京雜記成帝好蹴踘羣臣以蹴踘為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棋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丨丨履服以朝覲

丹玉 王嘉拾遺記穆王東巡大騎之谷指春宵宮集諸方士仙術之要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前導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麟紫麏曳丨丨之履數碧蒲之席

芒履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布袍丨丨倒騎水牛

高齒 顏氏家訓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無不駕長簷車跟丨丨屐坐棋子方褥憑斑絲隱囊

高履 顏氏家訓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丨丨

吉莫 張鷟朝野僉載宗楚客造宅磨文石為堦砌及地著丨丨韡者行則仰仆

飛雲 馮贄雲仙雜記白樂天燒丹于廬山草堂作丨丨履元綾為質四面以素綃作雲朶染以四選香振履則如烟霧

梁香 見上

振履如烟霧 見上

半月履 馮贄雲仙雜記趙廷芝安成人作丨丨丨裁千紋布為之托以精銀縝以絳蠟

遵王 見上

千重 陶穀清異錄唐制立冬日進丨丨襪其法用羅帛十餘層錦夾絡之

銀韡 陶穀清異錄宣宗性儒雅令有司做孔子履製進名丨丨韈宰相諸王傚之而微殺其飾別呼為遵王履

魯風 陶穀清異錄鄭文賓南唐近事元宗幼學之年馮權常給使左右上深所親倖每曰我富貴之日為爾置丨丨馬保大初聽政之暇令親王及東宮舊僚擊鞠歡極頒賚有等語及前事即賜銀三十斤以代銀韡權遂命工鍛韡穿馬人皆哂之

此亦九百 歐陽修歸田錄馮相和相同在中書一日公韡新置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韡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丨丨丨丨於是烘堂大笑

鴛鴦 馬縞中華古今注漢有繡丨丨履昭帝令冬至日上舅姑

聚雲 馬縞中華古今注東晉以草木織成即有鳳頭之履丨丨履五采履

和諧 馬縞中華古今注麻鞋起自伊尹以草為之周文王以麻為之名曰麻鞋至秦以絲為之東晉公主及宮貴皆絲為之凡嬰婦之家先下絲麻鞋一輛取其丨丨之義

角襪 馬縞中華古今注三代及周著丨丨以帶繫于踝至魏文帝吳妃乃改樣以羅為之後加以綵繡畫至今不易

五色立鳳 馬縞中華古今注秦人織成丨丨朱錦襪鞠

望仙 馬縞中華古今注宋有丨丨履始皇常靸丨丨鞋

重臺 馬縞中華古今注梁有笏頭履分梢履立鳳履又有丨丨丨丨履

五色雲霞 馬縞中華古今注隋煬帝宮人織成丨丨履

武韡 邵伯温聞見前錄神宗開頴邸韓維一日侍神宗王近侍以弓樣韡進維曰王安用丨丨神宗有愧色亟令毀去

紅韡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有黃院子引出宮監百餘亦如小打者但加之珠翠裝飾玉帶丨丨各跨小馬謂之大打

供御絲鞋 陸游老學菴筆記禁中舊有絲鞋局專挑丨丨丨丨不知其數嘗見蜀將吳珙被賜數百緉皆經奉御者壽皇即位惟臨朝服絲鞋退即以羅鞋易之遂廢此局

解脫 陶穀清異錄宣宗儀輟耕錄西浙之人以草為履而無跟名曰靸鞵矣穀子云靸鞵為三代皆以皮為之朝祭之服也晉永嘉元年用黃草始有伏鳩頭履于梁天監中武帝易以絲名丨丨履至陳隋間吳越大行而模樣差多

五朶百合 陶宗儀輟耕錄杜清碧先生唐大歷中進丨丨草履子建中元年進丨丨草履子

高麗韡 陶宗儀輟耕錄西浙之應召次錢唐諸儒者爭趨其門燕孟初作詩嘲之有紫藤帽子丨丨丨丨處士門前當怯薛之句聞者傳以為笑用紫色檖藤縛帽而製韡作高麗國樣皆一時所尚怯薛則內府執役者之譯語也

綠華尋仙 伊世珍嬛嬛記馬嵬老媼拾得太真襪以丨丨丨丨之履

雀頭 伊世珍嬛嬛記馬嵬致富其女名玉飛得丨丨履一雙真珠飾口以薄檀為苴長僅三寸玉飛奉為異寶不輕示人

霜解 伊世珍嬛嬛記姚月華贈楊達灑海刺二尺作

履履霜丨應履而丨謂是真西番物也因貽詩曰金刀剪紫戎與郎作輕履願比雙仙鳧飛來入閨裏

乾隆御覽之寶

乾隆御覽之寶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四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郭逢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四十七 八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四十七

居處部一

宮苑

管子立丨丨之上南面而受要 扶臺 管子今君立丨丨五衢之衆皆作 以平國筴

管子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為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顯其樂也丨丨丨丨也 土事

不文木事不鏤 晏子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示民之節也 橫木龍蛇立木鳥獸 晏子景公為西曲潢其深滅軌高三仞丨丨丨丨丨丨

丨丨丨 西曲潢 上見 璿室玉門傾宮靈臺 晏子古者之為宮室也足以便生不以為奢侈也故節於身謂於民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德行為丨丨丨丨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為丨丨丨卑狹者有罪高大者有賞是以身及馬又楚靈王作傾宮三年未息 長廉 晏子景公為丨丨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穗乎不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弗殺也太上之靡弊也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為賜而誡於寡人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廉 塗縣 子華子堯不以土階為陋而有虞氏惕戒於丨丨丨丨之宮垂衣而襞幅邃如神明之居 神明居 見上 瑤臺九曜 尸子人之言君天下者丨丨丨丨而堯白屋 合宮總章陽館明堂 尸子夫黃帝丨丨有虞氏曰丨丨殷人曰丨丨

尚人曰丨丨皆所以名休其善也按呂氏春秋天子夏居明堂秋居總章春冬則居青陽元堂疑陽館即青陽也台宮即元堂也

禁室 商子丨丨中封以禁印

中天之臺 列子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破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丨丨丨丨

義臺 莊子雖有丨丨路寢無所用之

貴文 荀子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彼有說耶匠過絕耶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丨丨也

觀望勞形 呂氏春秋昔先聖王之為苑囿池也足以丨丨丨丨丨而已矣

修闔扇 呂氏春秋丨丨寢廟必備

有城九成 呂氏春秋丨丨氏有二佚女為之丨丨之臺飲食必以鼓注鼓樂

青陽 呂氏春秋孟春之月天子居丨丨左个又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太廟又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

左个太廟 見上

右个元堂 見上呂氏春秋孟冬之月天子居丨丨左个又仲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太廟又季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右个

金在其後 呂氏春秋周明堂丨丨丨丨有以見先德後武也

蒿柱 呂氏春秋明堂茅茨丨丨土階三等以見節儉

五采爭勝流漫陸離 淮南子乃至夏屋宮駕縣聯房植橑榱題雕琢刻鏤喬枝菱阿芙蓉芰荷丨丨丨丨丨丨丨修挾曲技夭矯曾橈芒繁紛拏以相交持公輸王爾無所措其剖剧削鋸見遁木遁水遁土淮南子大構駕興宮室延樓棧道雞栖井幹櫚林樽櫨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嬴鏤雕琢詭文回波淌游瀷滅菱杼紾抱芒繁亂澤巧為紛挈以相摧錯此丨於丨也鑿紆池之深肆畛崖之遠來谿谷之流飾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修碕抑滅怒瀨以揚激波曲拂遺回以像渴浯盆樹蓮菱以食鼈魚鴻鵠鷫鷞稻粱饒餘龍舟鷁首浮吹以娛此丨於丨也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厦增加擬於崑崙修為墻垣甬道相連殘高增下積土為山接徑歷遠直道夷險終日馳騖而無蹟蹈之患此丨於丨也

木巧 見上

像渴浯 見上

擬於崑崙 見上

厚其棟 國語不丨丨不能任重

艱居之臺 國語先君莊王為丨丨丨丨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

榭講軍實臺望氛祥 國語故先王之為臺榭也丨不過丨丨丨丨丨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察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

鍊銅為柱質 戰國策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丨丨丨丨丨丨丨注質礎也

元英歷室寧臺 戰國策大呂陳乎丨丨丨故鼎反乎丨丨齊謁設於丨丨注元英歷室燕二宮名

金人十二複道周閣 史記秦始皇紀秦始皇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丨丨丨丨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

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 淮南子象太極注索隱曰為中宮曰天極是也史記秦始皇紀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丨丨丨重各千石置宮廷中

極廟 史記秦始皇紀

文旗史記秦始皇紀於是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

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見上非壯麗無以重威史記漢高祖紀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冦於東垣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盛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悅

直百金史記漢文帝紀嘗欲作露臺名匠計之｜｜｜｜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為

栢梁銅柱史記封禪書其後又作｜｜｜｜承露仙人掌之屬矣

益延壽觀史記封禪書上令長安作蓼蕭桂觀甘泉作｜｜｜｜｜｜

通天史記封禪書作｜｜壁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仙神人之屬注索隱曰壁字疑衍

青雲史記封禪書公孫卿曰黃帝就｜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

明廷見上

千門萬戶史記封禪書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仙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

神明臺井幹樓見上

十二樓史記封禪書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迎年

迎年見上

宣房史記河渠書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宮

榮

椽史記趙世家魏獻｜｜因以為檀臺注索隱曰劉氏云榮椽蓋地名其中有高處可以為臺非也按榮椽是良材可為椽登飾有光榮所以魏獻之故趙因用之以為檀臺

沉沉史記陳涉世家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為王｜｜者注沉沉宮室深邃之貌也

離宮史記范雎傳於是范雎乃得見於｜｜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

永巷見上

宣室史記賈生傳上方受釐坐｜｜

陽雲之臺史記司馬相如傳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臥日中也

華榱璧璫史記司馬相如傳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輦道纚屬步櫚周流長途中宿

步櫚見上

西清史記司馬相如傳於閶闔宛虹拖於橢軒青虬蚴蟉於東箱象與婉蟬於｜｜

橢軒見上

鵠鵲露寒史記司馬相如傳下棠梨息｜過｜｜望｜｜注漢書音義曰皆甘泉宮左右觀名也

宜春史記司馬相如傳西馳｜｜灑鵠牛注正義曰括地志云宜春宮在應州萬年西南三十里

宣曲史記司馬相如傳宣曲宮名在昆明首注漢書音義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

細柳史記司馬相如傳登龍臺掩｜｜｜注正義曰郭云觀名在昆明南柳市

高門史記汲黯傳黯請間見｜｜注如淳曰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

罘罳漢書文帝紀七年夏六月癸未未央宮東闕｜｜災注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闕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一日屏也

明光漢書武帝紀太初四年秋起｜｜宮

建章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二月起｜｜宮

五柞漢書武帝紀後元二年二月行幸盩厔｜｜宮注張晏曰有五柞樹因以名宮也

太液漢書昭帝紀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

章宮丨丨池中公卿上壽**池禦**漢書宣帝紀又詔丨丨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注蘇林曰折竹以繩縣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為禦應劭曰池者陂池也禦者禁苑也**銅池**漢書宣帝紀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丨丨中注如淳曰銅池承霤也**樂遊苑**漢書宣帝紀神爵三年春起丨丨丨**屬玉**漢書宣帝紀甘露二年冬十二月行幸萯陽宮丨丨觀注服虔曰以玉飾因名焉在扶風晉灼曰屬玉水鳥似鴨名觀也**舊貫之居**漢書元帝紀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丨丨丨丨其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注師古曰論語稱閔子騫云仍舊貫帝自諭言不足充入先帝之宮室故引以為言也**甲觀畫堂**漢書成帝紀元帝在太子宮生丨丨丨為世嫡皇孫注如淳曰甲觀觀名畫堂堂名**桂宮**漢書成帝紀初居丨丨上嘗急名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迺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悅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云**龍樓**見上**馳道**見上**博望苑**漢書成帝紀建始二年秋罷太子丨丨以賜宗室朝請者注文穎曰武帝為衛太子作此苑令受賓客也**號令所由出**漢書五行志門闕丨丨丨丨也**叢臺**漢書五行志高后元年五月丙申趙丨丨災**白鶴館**漢書五行志元帝初元三年四月乙未孝武園丨丨丨災**輅軫**漢書五行志未央殿丨丨中雌雞化為雄注孟康曰輅軫鹿名也**玉堂金門**漢書五行志元帝時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烟灌丨丨流丨丨井水陰也竈烟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象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之應也**倉琅根**漢書五行志木門丨丨丨謂宮門銅鐶**南臨渭北臨涇**漢書五行志秦文惠王初都咸陽廣大宮室丨丨丨丨丨**非常室**漢書五行志上前殿入丨丨丨中注如淳曰殿上室名**河奇號非**漢書地理志靈州注

惠帝四年置有丨丨苑丨丨苑**鐘鼓帷幄不移而具**漢書賈山傳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篠至於此**承明之廬**漢書嚴助傳君厭丨丨丨丨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鳳闕神明**漢書東方朔傳起建章左丨丨右丨丨號稱千門萬戶**文石之陛赤墀之塗**漢書梅福傳故願一登丨丨丨丨涉丨丨丨丨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林光**漢書金日磾傳是時上行幸丨丨宮**孝文臺基**漢書翼奉傳丨丨欲作一丨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丨至今猶存**重轑**漢書張敞傳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丨丨中注蘇林曰轑椽也重轑重棼中師古曰重棼即今之廊舍也一邊虛為兩夏者也轑音老棼音扶分反**雲譎波詭**漢書揚雄傳於是大夏丨丨丨丨雜遝而成觀**曳紅采颺翠氣**漢書揚雄傳丨丨丨之流離兮丨丨之宛延**玉戶金鋪**漢書揚雄傳排丨丨而颺丨丨兮發蘭蕙與穹窮**璇題玉英蜩蜎蠖濩**漢書揚雄傳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丨丨丨丨丨丨丨之中**上比帝室紫宮**漢書揚雄傳甘泉本因秦離宮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弩陆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奇瑰偉非木摩而不彫墻塗而不畫周宣所考盤庚所遷夏旱宮室唐虞採椽三等之制也且其為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嘿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廼丨丨於丨丨丨丨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為黨鬼神可也注師古曰棠梨宮在甘泉宮在櫟陽界其餘皆甘泉苑垣內之宮觀也**高光迎風**見上**洪厓旁皇儲胥弩陆**見上**棠梨**

師得上見出入日月漢書揚雄傳章皇周流丨丨丨丨天與地杳

椒風漢書佞幸傳詔賢女弟為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丨丨以配椒房云

銅沓冒黃金塗漢書外戚傳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丨丨丨丨丨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

宴昵殿漢書敘傳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名見丨丨丨丨注張晏曰親戚宴飲會同之殿

金華漢書敘傳將上方嚮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丨丨丨殿中注師古曰金華殿在未央宮

却非後漢書光武帝紀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丨丨殿遂定都焉注蔡質漢典職儀曰南宮至北宮中央作大屋複道三道行天子從中道從官夾左右十步一衛兩宮相去七里又洛陽宮閣名有却非殿臣賢按俗本或作御北殿者誤

始生堂後漢書章帝紀癸酉還幸元氏祠光武顯宗於縣舍正堂明日又祠顯宗於丨丨丨丨皆奏樂

廣成圃後漢書和帝紀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丨丨丨丨悉以假貧民恣得採捕不收其稅

承善闥後漢書桓帝紀秋七月己未南宮丨丨丨火注蔚雅曰宮中門謂之闥廣雅曰闥謂之闈

單圭靈昆苑後漢書靈帝紀作丨丨丨丨注單圭苑有二東單圭苑周一千五百步中有魚梁臺西單圭苑周三千三百步並在洛陽宣平門外也

一柱三帶韜以赤緹後漢書禮儀志注蔡質漢儀曰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壇激沼水於殿下畫屋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宮掖之好刷以青翡翠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官於此自到偃師去宮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闕德陽其上鬱葳與天連雒陽宮閣傳云德陽宮殿南北行七丈東西行三十七丈四尺

上鬱葳與天連見上周家所造後漢書五行志夫雲

臺者乃丨丨之丨丨也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所藏在也

濯龍後漢書百官志丨丨亦園名近北宮直里

直里見上放泰紫後漢書班固傳其宮室也體象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丨丨丨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現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

冠山朱堂見上三十六所後漢書班固傳西郊則有上林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墻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丨丨丨丨神池靈沼往往而在

裒以藻繡絡以綸連後漢書班固傳昭陽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墻不露形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為列錢翡翠火齊流燿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

鉤砌後漢書班固傳於是元墀丨丨玉階彤庭堅硬礦采繳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

柢棱後漢書班固傳設璧門之鳳闕上丨丨而棲金雀

棲金雀見上左牽牛右織女後漢書班固傳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丨丨丨丨丨丨似雲漢之無崖

左開鴻池右作上林後漢書楊賜傳先帝之制丨丨丨丨丨丨不奢不約以合禮中

金虎魏志武帝紀作丨丨臺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

九華魏志文帝紀黃初七年三月築丨丨臺

紫廬晉書后妃傳左貴嬪離思賦既愚陋而寡識兮謬忝廁於丨丨

仰模元象合體辰極晉書謝安傳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為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丨丨丨丨丨丨丨而役無勞怨

以文石綷之下穿伏室晉書石季龍載記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鐺銀楹金柱珠簾玉璧窮極技巧

漆瓦金鐺銀楹金柱珠簾

玉壁上見連房數百觀閣相交晉書慕容熙載記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高十七丈又起逍遥宮甘泉殿｜｜｜｜｜｜｜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為其昭儀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玉燭宋書武帝紀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殿員淵方井兼植荷花宋書禮志殿屋之為｜｜｜｜｜｜者以厭火祥也刻楹接緯達嚮承虹宋書樂志蒿宮仰蓋日館希旌複殿留景重櫨結風｜｜｜｜｜｜清暑爽立雲堂特起宋書符瑞志乃造陵霄遂作景陽有鵲景陽天淵之渙｜｜｜｜｜｜｜植類斯育動類斯止極望江波遍對岳峙壁畫古賢烈士宋書百官志奏事明光殿殿以胡粉塗｜｜｜｜｜｜以丹朱色地謂之丹墀考星創制揆日興功齊書武帝紀永明二年詔曰青谿宮體天含暉則地栖寶光定靈源允集符命在昔期運初開經綸方遠繕築之勞我則未暇時流事往永惟哽咽朕以寡薄嗣奏鴻基思存締構式表王迹｜｜｜｜｜｜子來吾畢規摹昭備宜申霧落之禮以暢感慰之懷可克日小會九日臺齊書武帝紀永明五年九月己丑詔曰九日出商飈館登高宴羣臣辛卯車駕幸商飈館館上所立在孫陵岡世呼為｜｜｜者也商飈館見上青樓齊書東昏侯紀世祖興光樓上施青漆世謂之｜｜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琉璃何不純用琉璃見上壽昌前興鳳華晚搆齊書后妃傳論世祖嗣位運藉休平｜｜｜｜｜｜｜｜香柏文楹花梁繡柱雕金鏤寶照燭房帷趙瑟吳趨承閑奏曲歲賞傍恩足使充牣事由私蓄無損國儲旁列修竹內施高障齊書火惠太子傳風韻甚和而性頗奢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閣拓元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樓觀塔宇多聚奇石妙極山水處上宮中望見乃｜｜｜｜｜｜造遊觀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障蔽須臾成立若應毀徹應手遷徙玫瑰齊書竟陵王子良傳臣一月入朝六登｜｜廣殿稠人裁奉顏色縱有所懷豈敢自達繞黃山款牛首齊書徐孝嗣傳從世祖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為離宮之所故應有邁靈丘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曰｜｜｜｜｜｜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曠民亦勞止願陛下少更留神上竟無所修立白樓齊書魏虜傳自佛狸至萬民世增雕飾正殿西築土臺謂之｜｜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陳書張貴妃傳論至德二年乃於光照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閣高數丈並數十間其窗牖壁帶懸榻欄檻之類並以沉檀香木為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之屬瑰奇珍麗近古所未有每｜｜｜｜｜｜｜｜｜｜｜｜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並有寵遞代以游其上雕欒綺節珠窗網戶南史循吏傳序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及永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惟稱西殿不制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孝武承統制度滋長犬馬餘菽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北距長城東包白登魏書道武帝紀天興二年以所獲高車衆起苑於南臺陰｜｜｜｜｜｜屬之西山廣輸數十里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為三溝分流宮城內外又穿鴻雁池雲母堂金華室魏書道武帝紀天興三年秋七月壬子車駕還宮起

中天殿及｜｜｜｜｜模鄴洛長安之制魏書莫題傳太祖欲廣宮室規度平城四方數十里將｜｜｜｜｜｜｜｜｜運材數百萬根以題機巧徵令監之召入與論興造之宜朝會萬國安御聖躬觀望遠近魏書高允傳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高宗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太祖道武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非因農隙不有所興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西堂溫室足以｜｜｜｜紫樓臨望可以｜｜｜｜若廣修壯麗為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運土及諸雜役須二萬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婦不織或受其寒況數萬之衆其所損廢亦已多矣推之於古驗之於今必然之效也誠聖主所宜思量高宗納之小牙魏書波斯傳王於其國內別有｜｜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乃還

三臺北齊書文宣帝紀天保九年八月乙丑至自晉陽甲戌帝如晉陽是月陳江州刺史沈泰以三千人內附先是發丁匠三十餘萬營｜｜於鄴下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游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獸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十一月甲午帝至自晉陽登三臺御紀象殿朝讌羣臣並命賦詩以新宮成丁酉大赦內外文武並進一大階玳瑁樓隋書食貨志大統中又毀東宮造修文偃武隆基嬪嬙諸院起｜｜｜天樞舊唐書則天皇后紀梁王武三思勸率諸蕃酋長奏請大徵歛東都銅鐵造｜｜於端門之外立頌以紀上之功業沉香亭子舊唐書敬宗紀波斯大商李蘇沙進｜｜｜｜材拾遺李漢諫云沉香為亭子不異瑤臺瓊室上怒優容之曲江四岸皆有行宮臺殿舊唐書文宗紀內出曲江新造紫雲樓彩霞亭額左軍中尉仇士良以百戲於銀臺門迎之時鄭注言暴中有災宜興土

功厭之乃濬昆明曲江二池上好為詩每誦杜甫曲江行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乃知天寶已前｜｜｜｜｜｜｜｜｜百司廨署思復昇平故事故為樓殿以壯之以會諸王子孫舊唐書宣宗紀神策軍奏修百福殿成名其殿曰雍和殿合樓曰親親樓凡廊舍屋宇七百間｜｜｜｜｜宮聽朔靈府通和舊唐書禮儀志乾封二年詔曰｜｜｜｜闕皇軒之茂範｜｜｜｜數帝勛之景化處二儀之中定三才之本舊唐書禮樂志乾封二年詔曰其明堂院每面三百六十步當中置堂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總成三百六十故方三百六十步當中置堂｜｜｜｜｜｜｜｜｜構茲一宇臨此萬方｜｜之運行舊唐書禮儀志垂拱三年詔曰夫明堂者天子宗祀之堂朝諸侯之位也｜｜｜｜｜｜｜｜｜｜｜｜｜｜｜｜｜天子弘儒采夜誦之詩考從臣之賦朝吟｜｜暮奏｜｜螭頭舊唐書文宗紀甲子勑左右省起居齋筆硯及紙於｜｜下記言記事花萼相輝舊唐書讓皇帝憲傳及先天之後興慶是龍潛舊邸因以為宮憲於勝業東南角賜宅申王撝岐王範於安興坊東南賜宅薛王業於勝業西北角賜宅邸第相望環於宮側玄宗於興慶宮西南置樓西面題曰｜｜｜｜之樓南面題曰勤政務本之樓玄宗時登樓聞諸王音樂之聲咸召登樓同榻宴謔或便幸其第賜金分帛厚其歡賞諸王每日於側門朝見歸宅之後即奏樂縱飲擊毬鬬雞或近郊從禽或別墅追賞不絕於歲月矣勤政務本上見引水四簷飛溜懸波如瀑舊唐書西戎拂菻國傳其殿以瑟瑟為柱黃金為地象牙為門扇香木為棟梁其俗無丸

擣白石為末羅之塗屋上其堅密光潤還如玉石至於盛暑之節人厭蒸熱乃｜｜潛流上偏於屋宇機制巧
密人莫之知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激氣成涼風其巧妙如此
營寢殿側
為別院唐書高宗紀太宗嘗命皇太子遊觀習射太子辭以非所好願侍奉至尊居膝下太宗大喜乃｜｜｜｜｜｜｜使太子居之太宗每視朝皇太子嘗侍觀決庶政
以木為瓦唐書禮樂志至則天始毀東都乾元殿以其地立明堂其制淫侈無復可觀皆不足紀其後火焚之既而又復立開元五年復以為乾元殿而不毀初則天｜｜｜｜夾紵漆之二十五年元宗遣將作大匠康䛒素毀之䛒素以為勞人乃去其上層易以真瓦
萬歲臺唐書禮樂志詔立登封降禪朝覲之碑名封祀壇曰舞鶴臺登封壇曰｜｜｜降禪壇曰景雲臺以紀瑞焉
仙晨帝所唐書裴矩傳帝在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蹕至諷帝悉召天

下奇倡怪伎大陳端門前曳金縠珥金琲者十餘萬詔百官都人列棚樓幔閣夾道被服光麗廛邸皆供帳池
酒林藏譯長縱蠻夷與民貿易在所令邀飲食相娛樂蠻夷嗟咨謂中國為｜｜｜｜天子以為誠謂宇文述
牛弘曰矩所建白皆朕之志要未發矩輒先聞非悉心奉國疇能是邪按帝隋煬帝
與賢者樂於此唐書張說傳說又倡封禪議受詔與諸儒草儀多所裁正帝召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今｜｜
｜｜｜｜當遂為集賢殿乃下制改麗正書院為集賢殿書院而授說院學士知院事
詔公卿得列舍隄上唐書鄭注傳帝嘗詠杜甫曲江辭有宮殿千門語意天寶時環江有觀榭宮室聞注言即
詔兩神策治曲江昆明作紫雲樓采霞亭｜｜｜｜｜｜｜｜
玉堂珠殿五代史南漢世家劉龑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為｜｜｜｜
洞開諸門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宋史太祖紀汴京新宮成太祖御正殿坐令｜｜｜｜謂左右曰｜｜｜｜｜｜｜｜｜｜｜｜
寫尚書無逸篇宋史仁宗紀景祐二年春正月癸丑置邇英延義二閣｜｜｜｜｜｜於屏
柱有金書六字宋史理宗紀端平元年鄭清之等進奏選德殿｜｜｜｜｜｜曰毋不敬思無邪上曰此座右銘也
壘石為山象飛來峯宋史輿服志北內苑中則有大池引西湖水注之其上｜｜｜｜｜｜｜｜｜
以桃花文石為流杯之所宋史職官志天章閣天禧四年建在會慶殿之西龍圖閣之北明年仁宗即位修天章閣畢以奉安真宗御製東曰羣玉殿西曰蘂珠殿北曰壽昌殿南曰延康殿內｜｜｜｜｜｜｜｜｜｜以在位受天書祥符改曰天章取為章於天之義
取為章於天之義見上
西池水心宋史魏悼王廷美傳過者鑿｜｜｜｜殿成橋梁未

備朕將泛舟往焉
以水銀浮金鳧魚宋史汪應辰傳德壽宮方甃石池｜｜｜｜｜｜｜
於上
日月宮遼史太宗紀五年八月以大聖皇帝皇后宴寢之所號｜｜｜
萬春千秋遼史聖宗紀統和二十四年八月改南京宮宣教門為元和外三門為南端左掖門為｜｜右掖門為｜｜
朶殿遼史禮志曲宴宋使儀祇候舍人引大臣使相臣僚使副及方茵｜｜應坐臣僚並於西階上殿就位立其餘不應坐臣僚並於西洞門出
偏傳黃金間以五采金史海陵本紀至營南京宮殿運一木之費至二千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而後｜｜｜｜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
涼樓金史世宗本紀勅有司於東宮｜｜前增建殿位孟浩諫曰皇太子雖為儲貳宜示以儉德不當與至尊宮室相侔乃罷之
象駕金脊元史英宗紀至治元年四

月已未造｜｜｜｜殿**四阿反坫重亢重郎**逸周書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常累復格藻梲設移旅楹惷常畫內階元階堤唐山廧應門庫臺元闐**龍疏**劉向新序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翡翠珠璣莫落連飾**上圓下方八窗四闥**班固白虎通｜｜｜｜｜｜｜｜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鳳凰廬**王充論衡元帝之初有鳳凰下濟陽宮故今濟陽宮有｜｜｜**木衣綈繡土被朱紫**三輔黃圖始皇窮極奢侈築咸陽宮因北陵營殿端門四達以制紫宮象帝居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橋廣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間八百五十柱二百一十二梁橋之南北堤繳立石柱咸陽北至九嵕甘泉南至鄠杜東至

河西至汧渭之交東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離宮別館相望聯屬｜｜｜｜｜｜｜宮人不移樂不改懸窮年忘歸猶不能徧**欲與南山齊**三輔黃圖雲閣二世所造起雲閣｜｜｜｜｜**風至其聲玲瓏然**三輔黃圖未央宮周回二十八里前殿東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營未央宮因龍首山以制前殿至孝武以木蘭為棼橑文杏為梁柱金鋪玉戶華榱璧璫雕楹玉碣重軒鏤檻青瑣丹墀左磩右平黃金為璧帶間以和氏珍玉｜｜｜｜｜｜｜也**落猿巖栖龍岫**三輔黃圖曜華宮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有膚寸石｜｜｜｜｜｜又有雁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珍禽怪獸畢有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鶴洲鳧渚**見上**雲母窗日曜之有光**陸機洛陽記宮中有臨高陵雲宣曲廣望閬風萬世修齡總章

聽訟凡九觀皆高十六七丈｜｜｜｜｜｜｜｜**三雲**葛洪西京雜記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殿**四寶**葛洪西京雜記武帝為七寶牀雜寶按廁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之｜｜宮**木有龍蛇百獸之形**王嘉拾遺記周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亦名宣昭聚天下異木神工得崿谷陰生之樹其樹千尋文理盤錯以一樹而臺用足焉大榦為桁棟小枝為栭桷其｜｜｜｜｜｜｜｜**芳塵粘雨**王嘉拾遺記石虎起樓高四十丈集諸羌於樓上時亢旱舂雜寶異香為屑使數百人樓上吹散之名曰｜｜臺上有銅龍腹容數百斛酒使人於樓上噀酒風至望之如露名曰｜｜臺用以灑塵**靈禽園**王嘉拾遺記明帝即位二年起｜｜｜遠方國所獻異鳥珍獸皆畜此園**太極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王嘉拾遺記石虎於｜｜｜｜｜｜｜｜｜｜結珠為簾垂五

色玉珮風至鏗鏘和鳴清雅盛夏之時登高樓以望四極**隨風搖動終無傾倒之理**劉義慶世說凌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眾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而｜｜｜｜｜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頹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銅溝玉檻**任昉述異記夫差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陳伎樂日與西施為水嬉吳王於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宮之楹檻珠玉飾之**圖以丹青色以輕素遠望苕亭巍若仙居**酈道元水經注渠水又南逕止車門下魏武封於鄴為北宮宮有文昌殿溝水南北夾道枝流引灌所在通溉東出石竇下注之湟水故魏武登臺賦曰引長明灌街里謂北渠也石氏於文昌故殿處造東西太武二殿於濟北殿城之山采文石為基一基下五百武直宿衛屈柱趺瓦悉鑄銅為之金漆圖飾焉又徙長安洛陽

銅人四上諸宮前以華國也城之西北有三臺皆因城之為基巍然崇舉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其中曰銅臺高十丈有屋百餘間石虎更增二丈立一屋連棟接簷彌覆其上盤迴隅之名曰命子窟又於屋上起五層樓高十五丈去地二十七丈又作銅雀於樓巔舒翼若飛南則金雀臺高八丈有屋一百九間北曰冰井臺亦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間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然之難盡亦謂之石炭又有棗窖及監以備不虞今窖上猶有石銘存焉左思魏都賦曰三臺列峙而崢嶸者也城有七門南曰鳳陽門中曰中陽門次曰廣陽門東曰達春門北曰廣德門次曰廐門西曰金明門一曰白門鳳陽門三臺洞開高三十五丈石氏作層觀架其上置銅鳳頭高一丈六尺東城上石氏立東明觀觀上加金博山謂之鉛天北城上有齊午樓起出羣榭孤高特立其城東西七里南北五里飾表以塼百步一樓凡諸宮殿門臺隅雉皆加觀榭層甍及宇飛檐拂雲

霜

當其全盛之時去鄴六七十里

文翠照陸離眩目鄴道元水經注魏太和中皇都遷洛陽經構宮極修理街渠務窮隱發石視之嘗無毀壞又石工細密非今之所擬亦奇為精至也遂因用之其一水自千秋門南流逕神虎門下東對雲龍門二水衡栿之上皆列雲龍風虎之狀以火齊薄之及其晨光初起夕景斜輝

臺

以停停鄴道元水經注皇居創徙宮極未就止蹕於此構宵榭於故臺所謂

乘虛

來往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泉西有華林園高祖以泉在園東因名蒼龍海華林園中有大海即漢天淵池池中猶有丈帝九華臺高祖於臺上造清涼殿世宗在海內作蓬萊山山上有仙人館上有釣臺殿並作虹蜺閣丨丨丨丨至於三月禊日季秋九辰皇帝駕龍舟鷁首遊於其上

承天門聽政唐六典若元正冬至大陳設燕令赦過宥罪除舊布新受萬國之朝貢四夷之賓客則御丨丨丨丨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馬次北曰朱明門左曰虔化門右曰肅章門肅章之西曰暉政門虔化之東曰武德西門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馬兩儀殿之東曰萬春殿西曰千秋殿兩儀之左曰獻春門右曰宜秋門宜秋之右曰百福門其內曰百福殿百福之西曰承慶門內曰承慶殿獻春之左曰立政門其內曰立政殿立政之東曰大吉門其內曰大吉殿兩儀之北曰甘露門其內曰甘露殿左曰神龍門其內曰神龍殿右曰安仁門其內曰安仁殿大明宮在禁苑之東南西接宮城之東北隅南面五門正南曰丹鳳門東曰望仙門次曰延政門西曰建福門次曰興安門丹鳳門內正殿曰含元殿夾殿兩閣左曰翔鸞閣右曰栖鳳閣其北曰宣政門門外東廊曰齊德門西廊曰興禮門內曰宣政殿殿前東廊曰日華門門東門下省省東南北街南直含耀門出昭訓門宣政殿前西廊曰月華門門西中書省省西南北街南直昭慶門出光範門宣政之左曰東上閣右曰西上閣次西曰延英門其內之左曰延英殿右曰含象殿宣政北曰紫宸門其內曰紫宸殿殿之南面紫宸門左曰崇明門右曰光順門殿之東曰左銀臺門西曰右銀臺門次北曰九仙門殿之北面曰元武門左曰銀漢門右曰青霄門

北臨渭水東拒滻川唐六典禁苑在大內宮城之北在丨丨丨丨丨丨丨西盡故都城禽獸疏果莫不毓焉若祠禴烝嘗四時之薦蠻夷戎狄九賓之享則蒐狩以為儲偫供焉

京都制備唐六典東都城左成皋右函谷前伊闕後邙山南面三門中曰定鼎左曰長夏右曰厚載東面三門中曰建春南曰永通北曰上東北面二門東曰安喜西曰徽安西連禁苑苑西四門南曰迎秋次曰游義次曰籠烟北曰靈溪皇城在都城之西北隅南面三門中曰端門左曰左掖門右曰右掖門東

面一門曰賓耀西南二門南曰麗景北曰宣耀東城在
皇城之東東曰宣仁門南曰承福門皇城在東城之內
百僚廨署如京城之制皇宮在皇城之北南面三門中
曰應天左曰興教右曰光政其內曰乾元門興教之內
曰會昌其北曰章善光政之內曰廣運其北曰明福乾
元之左曰萬春右曰千秋其內曰乾元殿殿之左曰春
暉門右曰秋□門北曰燭龍門明福之東曰武成門其
內曰武成殿明福之西曰崇賢門其內曰集賢殿武成
之北曰□壽殿集賢之北曰仙居殿其東曰億歲殿又
東曰同明殿其西北出曰洛城西門其內曰德昌殿北
曰儀鸞殿德昌南出曰延慶門又南曰韶暉門西南曰
洛城南門其內曰洛城殿又北曰飲羽殿上陽宮在皇
城之西南東面三門南曰提象門北曰星躔門提象門
內曰觀風門南曰浴日樓北曰七寶閣其內曰觀風殿
其西則有西上陽宮北曰化成院西南曰甘露殿殿東
曰雙曜亭又西曰麟趾殿東曰神和亭西曰洞元堂觀
風之西曰本枝院又西曰麗春殿東曰含蓮亭西曰芙
蓉亭又西曰宜男亭北曰芬芳門其內曰芬芳殿宮之
南面曰仙洛門又西曰通仙門其內曰甘湯院次北東
上曰玉京門門內北曰金闕門南曰泰初門玉京之西
曰客省院陰殿翰林院又西曰上陽宮宮西曰含露門
玉京西北出仙桃門又西曰壽昌門門北出曰元武門
門內之東曰飛龍廐禁苑在皇都之西北拒北邙西至
孝水南帶洛水支渠穀洛二水會於其間丨丨之丨丨
馬

池底鋪錦 李石開城錄文宗論德宗奢靡云聞得禁中老宮人每引泉先於丨丨丨丨王建宮詞曰魚藻宮中鎖翠娥先皇行處不曾過只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雞頭積漸多是也

金鋪玉觀輝映溢目 馮贄南部烟花記帝觀書處窗戶玲瓏相望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號為閃電窗

閃電窗 見上

覆海 沈括夢溪筆談屋上覆橑古人謂之綺井亦曰藻井又謂之丨丨今令文中謂之鬭八吳人謂

之罳頂唯宮室祠觀為之

鬭八 見上

罳頂 見上

非時不御 邵伯溫聞見前錄劉溫叟事本
朝太祖皇帝為御史中丞太祖一日與數謁者登正陽
門之西樓溫叟自臺歸過其下或告溫叟當避溫叟不
顧明日求對面謝曰陛下御前樓則六軍必有希賞賜
者臣所不避者欲陛下丨丨丨丨也太祖大悅出內帑
三千緡付有司自罰

壽山艮嶽 王偁東都事略政和初天子命作丨丨丨丨於禁城之東陬詔閹人
董其役舟以載石輿以輦土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
餘仞增以太湖靈壁之石雄拔峭峙功奪天造石皆激
怒觝觸若踶若齧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殫奇
盡怪輔以蟠木瘿藤雜以黃楊對青蔭其上又隨其旋
斡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設磴道飛空則架棧閣仍於
絕頂增高樹以冠之搜遠方珍材盡天下蠹工絕技而
經始焉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奇獸動以億計猶以為
未也鑿池為谿澗壘石為堤捍任其石之性不加斧鑿
因其餘土積而為山山骨露峰棱如削飄然有雲姿
鶴態曰飛來峰高於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
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鴨腳曰杏岫又增土疊石
間留隙穴以栽黃楊曰黃楊巘築修岡以植丁香積石
其間從而設險曰丁嶂又得赬石任其自然增而成山
以椒蘭雜植於其上曰椒崖接衆山之末增土為大坡
從東南側柏枝幹柔密揉之不斷華華結結為幢蓋鸞
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曰龍柏坡循壽山之西移竹成
林復開小徑至數百步竹有同本而異幹者不可紀極
皆四方珍貢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曰班竹麓又得
紫石滑淨如削面徑數仞因而為山貼山卓立山陰置
木櫃絕頂開深池車駕臨幸則驅水工登其頂開閘注
水而為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從艮嶽之麓琢石
為梯石皆溫潤淨滑曰朝真磴又於洲上植芳木以海
棠冠之曰海棠川壽山之西別治園圃曰藥寮其宮室
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絳霄樓萼綠華堂築臺高

九仞周覽都城近若指顧造碧虛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為品字門以通前後苑建八角亭於其中央棟椽窓楹皆以瑪瑙石間之其地琢為龍礎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幸東西擷景二園西則溯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瀟湘江亭開閘通金波門北幸擷芳園隄外築壘衛之瀕水蒔絳桃海棠芙蓉垂楊略無隙地又於舊地作野店麓治農圃開東西二關夾懸巖磴道隘迫石多峯稜過者膽戰股栗凡自苑中登羣峯所出入者此二關而已又為勝遊六七曰躍龍澗漾春陂桃花閘雁池迷真洞其餘勝跡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名之曰華陽宮然華陽大氐衆山環列於其中得平蕪數十頃以治園圃以闢宮門於西入徑廣於馳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僅百餘株以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峯而名之獨神運峯廣百圍高六仞錫爵盤固侯居道之中東石為小亭以庇之高五十丈御製記文親書建三丈碑附於石之東南隈其餘石若羣臣入侍帷幄正容凜若不可犯或戰慄若敬天威或奮然而趨又若傳取布范言以示廷諍之姿其怪狀餘態娛人者多矣上既悅之悉予賜號守吏以奎畫列於石之陽其它軒榭庭徑各有巨石碁列星布並與賜名唯神運峯前羣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此所以第其甲乙者也乃命羣峯其略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矯首玉龍萬壽老松棲霞捫參銜日吐月排雲衝斗靈門月窟蹲螭坐師堆青凝碧金鼇玉龜璽翠獨秀棲烟蟬雲風門靈穴玉秀玉實銳雲巢鳳雕琢渾成登封日覲蓬瀛須彌老人壽星卿雲瑞靄溜玉噴玉蘊玉琢玉積玉璽玉叢秀而在於渚者曰翔鱗立津涘者曰舞仙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於壽山者曰南幄小峯而附於池上者曰伏犀怒猊傑鳳鳥龍立於沃泉上者曰留雲留霧又為藏烟谷滴翠岩搏雲幄積雪嶺其間黃石仆於亭際者曰抱犢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峯異其居以壓衆石作亭庇之寘於環春堂者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寘於蓼綠華堂者曰卿雲萬態奇峯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盡矣過者膽戰股栗見神運峯錫爵盤固侯見玉京獨秀太平巖見卿雲萬態奇峯見四園葉夢得石林燕語瓊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園謂之丨丨瓊鋪珠箔合沓炳煥周輝清波雜志已而陪從天步丨丨至會寧殿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黃闥黃朝英緗素雜記天子曰丨丨三公曰黃閣給事舍人曰黃扉太守曰黃堂紅錦泥窓陸游老學菴筆記蜀人謂糊窓曰泥窓花藥夫人宮詞云丨丨丨丨遶四廊非曾遊蜀亦所不解貢雲周密齊東野語宣和中艮嶽初成令近山多造油絹囊以水濕之曉張於絕巘危巒之間既而雲盡入遂括囊以獻名曰丨丨每車駕所臨則盡縱之須臾滿然充塞如在千巖萬壑間

廨署

朝夕虔君命國語文公欲弛孟丈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故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也夫署所以丨丨丨丨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唯里人之所命次公弗取命於司里國語公欲弛邱敬子之宅對曰先臣惠伯以丨丨丨丨嘗禘蒸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今命臣更次於外為有司之以班命事也毋乃違乎請從司徒以班徙次藏室史記老子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丨丨之史也莫府史記李牧傳李

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丨丨為士卒費注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

東閣 漢書嚴助傳公孫氏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丨丨延賢人

畫室 漢書霍光傳光聞之止丨丨中不入注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雕畫之室師古曰雕畫是也

玉堂之署 漢書李尋傳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汙丨丨丨丨

射室 漢書韓延壽傳歌者先居丨丨望見延壽車嗷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

寺舍 後漢書光武帝紀壬申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丨丨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

與蒼龍闕對 後漢書百官志注蔡覽漢儀曰司徒府丨丨丨丨厭於尊者不敢稱府

蓬萊山 後漢書賈章傳是時學者稱東觀為蓬萊海中神山為仙府幽經秘錄並皆在焉

海流 後漢書班固傳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丨丨道德之富注三輔黃圖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

雕畫山神海靈 後漢書西南夷傳肅宗初輔坐事免是時郡尉府舍皆有丨飾丨丨丨丨丨奇禽異獸以炫燿之夷人益畏憚焉

東西臺 晉書惠帝紀行次新安河間王顒帥官屬步騎三萬迎於霸上顒前拜謁帝下車止之以征西府為宮惟僕射荀藩司隸劉暾太常鄭球河南尹周馥與其遺官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故號為丨丨丨丨焉

留臺 見上

一同方色 晉書張駿傳于姑臧城南築城起謙光殿畫以五色飾以金玉窮盡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

居之北曰元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直省內官寺署丨丨丨丨

挈壺署 晉書石勒載記置丨丨丨丨鑄丨丨丨丨徵豐貨錢

總明觀 宋書明帝紀立丨丨學士以克之置東觀祭酒

士林館 梁書武帝紀大同中於臺西立丨丨丨領軍朱異太府卿賀琛舍人孔子袂等遞相講述

晉王移鎮以來府舍未有 梁書樂藹傳武帝引見藹問以西事藹上對詳敏帝悅馬用為荊州治中敕付以修復府州事藹還州繕修廨署數百區頃之咸畢而役不及民荊部以為自丨丨悅丨丨丨丨丨丨丨之丨也

塵埃滿積 梁書周捨傳每入官府雖廣廈華堂閨閣重邃捨居之則丨丨丨丨以荻為障壞亦不營

荻障 見上

施行馬置鴟尾 陳書蕭摩訶傳舊制三公黃閣廳事置鴟尾後主特賜摩訶開黃閣門丨丨丨廳事寢室並丨丨丨

尚書下舍 魏書趙郡王幹傳幹貪淫不遵典法御史中尉李彪將糾劾之會遇幹於丨丨丨丨因屏左右而謂幹曰殿下比有風聞即欲起彈恐損聖明委託之旨若改往修來彪當不言脫不悛改夕聞旦發而幹悠然不以為意彪乃表彈之

槐棟棘宇 魏書李崇傳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樹高墉嚴壯於外丨丨丨丨顯麗於中道發明令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

麟趾學 周書于翼傳世宗雅愛文士立丨丨丨在朝有藝業者不限貴賤皆預馳馬乃至蕭撝王褒等與卑鄙之徒同為學士翼言於帝曰蕭撝梁之宗子王褒梁之公卿今與趨走同儕恐非尚賢貴爵之義帝納之詔翼定其班次於是有等差矣

儀等石渠司同天祿 周書黎景熙傳時外史廨宇屢移未有定所季明又上言曰外史之職漢之東觀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是乃廣內秘府藏言之奧帝王所寶此馬攸在自魏及周公館不立臣雖愚

暫猶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中敢冒陳奏將降中旨即遣修營茬苒一周未加功力臣職思其憂敢不重請帝納焉於是廨宇方立

文學館 舊唐書太宗紀于是海內漸平太宗乃銳意經籍開||以待四方之士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為學士每更值閣下降以溫顏與之討論經義或夜分而罷

桂坊 舊唐書高宗紀置太子左右諭德及桂坊大夫等官員改司經局為||館崇賢館罷隸左春坊

控鶴府 舊唐書則天皇后紀初為寵臣張易之及其弟昌宗置||官員尋改為奉宸府班在御史大夫下

延英南藥院 舊唐書德宗紀丙午舉先天故事非供奉侍衛之官自文武六品已上清望官每日二人更值待制以備顧問仍以||||故地為廨

鵲巢樹 舊唐書刑法志大理少卿徐嶠上言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烏鵲不栖至是有||其|於是百寮以幾至刑措上表陳賀

學直 舊唐書裴耀卿傳少聰敏數歲解屬文童子舉弱冠拜秘書正字俄補相王府典籤時睿宗在藩甚重之令與掾邱悅文學韋利器更直府中以備顧問府中稱為||

例竟門 舊唐書來俊臣傳則天於麗景門別置推事院俊臣推勘必獲專令俊臣等按鞫亦號為新開門但入新開門者百不全一弘義戲謂新開門為||言入此門者例皆竟也

東頭學士 舊唐書熊望傳昭愍嬉遊之隙學為歌詩以翰林學士崇重不可褻狎乃議別置||||以備曲宴賦詩令採異官才堪任學士者為之栖楚以望名薦送

六廐 唐書百官志武后萬歲通天元年置仗內六閑一曰飛龍二曰祥麟三曰鳳苑四曰鵷鸞五曰吉良六曰六羣亦號||

五坊 唐書百官志閑廐使押||以供時狩一曰雕坊二曰鶻坊三曰鷂坊四曰鷹坊五曰狗坊

東西二府 宋史職官志惟樞密本兵與中書對掌機務號||||

計省 宋史職官志三司之職國初沿五代之制置使以總國計應四方貢職賦入朝廷不預一歸三司通管鹽鐵度支戶部號曰||位亞執政目為計相其恩數廩祿與參樞同

鎖院鎖門 宋史職官志翰林學士院凡拜宰相及事重者晚漏上天子御內東門小殿宣召面諭給筆札書所得旨稟奏歸院內傳||門禁止出入夜漏盡具詞進入遲明白麻出閤門使引授中書中書授舍人宣讀其餘除授并御札但用御寶封遣內侍送學士院||而已至於赦書德音則中書遣吏持送本院內侍鎖院如除授焉

御書摛文堂榜 宋史職官志政和五年||||賜學士院

北庫 宋史食貨志以||為司空呂公著辭

瓊林大盈 宋史食貨志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論河北保甲之害因言元豐及內課財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備緩急若積而不用與東漢西園錢唐之||||庫何異願以三十萬緡募保甲為軍尋用其議

宰相 舊唐書裴耀卿傳少聰敏數歲解屬文童子舉弱冠拜秘書正字俄補相王府典籤時睿宗在藩甚重之令與掾邱悅文學韋利器更直府中以備顧問府中稱為||

廳事豈置鷹隼處 金史世宗本紀辛鷹房主者以鷹隼置內省堂上上怒曰此||||||耶痛責其人俾置他所

四賓庫 元史太祖紀二十五年七月壬辰改會同館為||||

靈金內府 王嘉拾遺記高祖常佩劍於身天下已定呂后藏於寶庫庫中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於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名曰靈金藏及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也

畫五羊像 廣州記廣州廳事梁上||||又作五穀囊隨象懸之云昔高固為楚相五羊銜穀萃於楚庭故圖其像為瑞六國時廣州屬楚

龍雲逞勢 酈道元水經注小城西又一城是大司馬瑯邪王所修因項羽故臺經始即構宮觀門閣惟新厥制義熙十二年霖雨驟澍汴水暴長城遂崩壞冠軍將軍彭城劉公之子也登更築之悉以塼壘宏壯堅峻樓櫓赫翼南北所無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河南薛安都舉城歸魏魏遣博陵

公尉苟仁城陽公孔伯恭援之邑閣如初觀不異昔自後毀撤一時俱盡間遺工雕鏤尚存丨丨丨丨奇為精妙矣

崔公望省樓 劉餗隋唐嘉話崔潞府日知歷職中外恨不居八座及為太常於都寺廳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人謂之丨丨丨丨

冰廳 趙璘因話錄都堂南門東道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中即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樹祠部呼為丨丨言其清且冷也

有落星石 趙璘因話錄會昌初監察御史鄭路所葺禮察廳謂之丨丨南有古松也刑察廳謂之麗廳寢於此多麗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貯於陶器以防暑濕御史躬親緘啟故謂之茶瓶廳吏察主院中入朝人次第名籍謂之朝簿廳

四絕 見上

五絕 見上

松廳 趙璘因話錄會昌初監察御史鄭路所葺

麗廳 見上

茶瓶廳 見上

朝簿廳 見上

賜度支錢造 裴庭裕東觀奏記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遞院崔郢為京兆尹因徒逆獄而走上始命造京兆尹廨宅京兆尹不得離府上以崔郢敗官面召翰林學士韋澳授京兆尹便令赴上丨丨丨丨二萬貫令丨府宅澳公正方嚴吏不敢欺委長安縣尉李信主其事造成廨宇極一時壯麗尚有羨緡卻進

五花館 錢希白南部新書荆南舊有丨丨丨丨待賓之上地視草臺 沈括夢溪筆談學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親幸至今唯學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丨丨丨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

槐廳 沈括夢溪筆談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閤子當前有一巨槐素號丨丨舊傳居此閤者多至入相學士爭槐廳至有抵徹前人行李而強據之者予為學士時目觀此事

五司廳 沈括夢溪筆談予為鄜延經略使日新一廳謂之丨丨丨丨延州正廳乃都督廳治延州事五司廳治鄜延路軍事如唐之使院也五司者經略安撫總管節度觀察也

木天 沈括夢溪筆談內諸司舍屋唯秘閣最宏壯閣下穹窿高敞相傳謂之丨丨

廳後露籬 東坡志林元祐元年余為中書舍人時執政惡本省事多漏泄欲於舍人丨丨作丨丨禁同省往來余曰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裁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

郭熙畫樹石待詔書周官 葉夢得石林燕語官制行內兩省諸廳照壁自僕射而下皆丨丨丨丨外尚書諸廳照壁自令僕而下皆丨丨丨丨

鮑詢花竹郭熙江景 葉夢得避暑錄話舊學士僅有直舍分於門之兩旁每鎖院受詔乃與中使坐主廊余為學士時始請闢兩直舍各分其一間與北門通為三以照壁限其中屏間命待詔丨丨畫丨丨於上與玉堂丨丨春丨晚丨屏相配當時以為美談

一新羣玉之構 陸游老學菴筆記秘書新省成徽廟臨幸孫叔詣參政作賀表云蓬萊道山丨丨丨丨丨勾陳羽衛共仰六飛之臨同時無能及者

青壁畫雪 王楙野客叢書魯直言唐省中皆丨丨丨丨僕因考之漢省中皆粉壁畫古列士列女見漢官典職而沈約宋志亦曰郎官奏事明光殿殿以胡粉畫古列賢列士唐翰苑粉壁畫海中曲龍山憲宗臨幸中使懼而塗之是後皆畫松鶴見李德裕詩畫壁看飛鶴注秘閣廊壁薛稷畫鶴見鄭谷詩淺井寒蕪入迴廊壁薛侵因看薛稷鶴共起五湖心畫斷云畢宏大歷二年為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集賢注記云集賢院南壁畫陰壑詩圖北壁畫叢竹雙鶴四庫當門畫夫子坐於元帳左右諸弟子執經問道東觀記謂靈帝詔蔡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唐錄謂文宗自撰集尚書君臣事蹟命畫於太液亭省禁畫壁見於所載班班若此應劭謂畫堂畫九子母疑有所據

粉壁畫古列士列女 見畫

松鶴上見南壁陰鏗詩圖北壁叢竹雙鶴上見合香周密癸辛雜識

後集先君子於紹定四年辛卯出宰富春九月到任未幾值慈明太后上仙應辦梓宮百色之冗先子優為之暑無科擾民稱之為周佛子摹節浮費百廢俱舉修建縣學一新釋奠祭器刻之於石又重定釋奠儀重建合江驛驛後為大閣扁曰清涵萬象闢縣圃鑿池建堂適有雙蓮之瑞因名之曰丨丨取古詩風合雨花香之詩

子司趙彥衛雲麓漫抄唐有三院御史侍御史謂之臺院殿中侍御史謂之殿院監察御史謂之監院太常寺有四院天府院御衣院樂懸神廚院皆丨丨耳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四十八

居處部二

第宅井竈廐附

壇宅管子辟田疇利丨丨脩樹藝勸士民兒孩牆脩屋此謂厚其生　四榮樹管子宮中丨丨其餘曰害女功　近宮近門近市管子凡仕者丨丨不仕與耕者丨丨工賈丨丨　堊白其門而高其閭管子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皆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黃后井青后井赤后井白后井黑后井管子五和時節飲於丨丨之丨丨以保獸之火爨八舉

時節飲於丨丨之丨丨以羽獸之火爨七舉時節飲於丨丨之丨丨以毛獸之火爨九和時節飲於丨丨之丨丨以介蟲之火爨六行時節飲於丨丨之丨丨以鱗獸之火爨　新井管子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掘丨丨而柴焉十日齋戒名管仲　杅井管子鑄燧易火丨丨易水　先傳直木管子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夸吾嘗為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丨丨丨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　蓋廬晏子吾細人也皆有一臺而不逮成何為　晏子宅晏子景公欲更丨丨之丨丨曰子之宅近市湫隘貿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　湫隘貿塵見上爽塏上丨鄰晏子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迺毀之而為

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誘曰非宅是卜維隣是卜二三子先丨丨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子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迺許之按晏子宅卜隣二段與左傳同以年考之恐左氏本於晏子故錄之

里室 見上

橈榭 子華子丨丨聯累

數椽 子華子夫士之自好者削斲丨丨足以自庇而一簞之食足以糊口其孰肯以不貲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耶

穿井得一人 子華子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懲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於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丨丨丨丨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於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也

辟潤濕圉風寒 墨子為宮室之法曰高足以丨丨丨丨邊足以丨丨丨丨

厚榭 墨子非以高臺丨丨邊野之居以為不安也

闢牖取明 慎子天雖不憂人暗丨戶丨必丨已丨焉則天無事也

蓬室 列子庇其丨丨若廣厦之陰

連欐 列子居則丨丨丨丨注欐屋棟也

化人之宮 列子丨丨丨丨構以金銀絡以珠玉

構以金銀絡以珠玉 見上

望若屯雲 見上

高明之麗 莊子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丨丨丨丨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榱僨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蓬廬 莊子仁義先王之丨丨也

窮閭漏屋 荀子彼大儒者雖隱於丨丨丨丨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

疏房檖貌 荀子丨丨丨丨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

重樓疏堂 荀子志愛公利丨丨丨丨

短綆不可汲深 荀子丨丨丨丨以丨丨井之泉

室大多陰臺高多陽 呂氏春秋丨丨則丨丨丨丨則丨丨

南家墻壁於前西家潦徑其宮 呂氏春秋士尹池為荊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丨丨之丨丨丨丨而不直丨丨丨丨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牌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

燕雀相賀 淮南子湯沐具而蟻虱相弔大厦成而丨丨丨丨憂樂別也

伯益作井龍登元雲 淮南子丨丨丨丨而丨丨丨丨神棲崑崙

震風凌雨知為帡幪 揚子丨丨丨丨然後丨夏屋之丨丨丨也

藻室 抱朴子椅榭俯臨乎雲漢丨丨華椽以參差

土木凌霄丹緣棼橑 抱朴子起丨丨於丨丨構丨丨於丨丨

密石 國語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丨丨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為也

土木勝 國語知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陵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丨丨丨丨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鉅宮 戰國策腹擊為室而鉅荊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室之鉅也腹擊曰臣將以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為用今擊之丨丨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甕牖繩樞 史記秦始皇紀陳涉丨丨丨丨之子

孔里 史記孔子世家弟子及魯

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開第康莊之衢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高門大屋尊寵之北第一史記夏侯嬰傳以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迺賜嬰｜｜｜｜日近我以尊異之東第史記司馬相如傳位為通侯居列｜｜注索隱曰列甲第在帝城東故云東第也大第室漢書高帝紀女子公主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注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小第室見上坐屋漢書五行志榭者講武之｜生養之本漢書五行志窳者｜｜｜都竈漢書五行志昭帝元鳳元年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圈壞｜｜禹井漢書地理志山陰注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板屋漢書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為室｜一堂二內

漢書鼂錯傳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注張晏曰二內二房也奴婢室漢書公孫氏傳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廐車庫｜｜｜矣堂皇漢書胡建傳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上注師古曰室無四壁曰皇廣夏漢書王吉傳｜｜之下注師古曰廣夏大屋也茅堂漢書韋賢傳爰戾於鄒髯｜作｜重殿洞門漢書佞幸傳詔將作大匠為賢起第北闕下｜｜｜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栱衣以綈錦赤墀青瑣漢書外戚傳曲陽侯根驕奢僭上｜｜｜｜注師古曰青瑣者刻為連瑣文而以青塗之也土山漸臺洞門高廊漢書元后傳五侯大治第室起｜｜｜｜｜閣道連屬彌望內澧水注第中大陂漢書元后傳初成都侯商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以行舡立羽蓋張周帷輯濯越歌突奧漢書敘傳守｜｜之熒燭注應劭曰爾雅東南隅謂之突西南隅謂之奧師古曰突奧室中之二隅也舂陵舊宅後漢書光武帝紀辛｜｜大會故人父老注光武舊宅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南宅南二里有白水焉即張衡所謂龍飛白水也龍飛白水見上孔子宅後漢書明帝紀辛｜｜｜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注孔子宅在今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也神井後漢書郡國志雍丘本杞國注陳留志曰城內有｜｜能興霧雹秦樂廄後漢書郡國志陳留郡尉氏注陳留志曰有陵樹鄉北有澤澤有天

子苑囿有｜｜｜漢諸帝以馴養猛獸蒲臺後漢書郡國志注三齊記曰城南有｜｜高八十尺秦始皇所頓處在臺下縈蒲繫馬今蒲猶縈者松子後漢書郡國志注襄陽耆舊傳曰有｜｜亭下有神陂中多魚人捕不可得南都賦所稱神農九井後漢書郡國志注荊州記曰縣北界有重山山有一穴云是｜｜所生又有周圍一頃二十畝地外有兩重澨中有｜｜相傳神農既育九井自穿汲一井則衆井動即此地為神農祠年常祠之金井後漢書郡國志注荊州記曰縣南十里有平岡岡有｜｜數百淺者四五尺深者不測俗傳云有金人以杖撞地輒成井壁帶後漢書琅邪王京傳好脩宮室窮極技巧殿館｜｜皆飾以金銀注壁帶壁中之橫木也以金銀為釘飾其上連閣臨道後漢書馬防傳又大起第觀｜｜｜｜｜｜｜｜彌亘街路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後漢書樊宏傳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

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迺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

陰陽奥室 後漢書梁冀傳冀迺大起第舍而奇亦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窻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絶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趨觀第內多從倡伎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容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

飛梁石磴陵跨水道 見上

築山象二崤 見上

苑苑 後漢書梁冀傳又起｜｜｜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菟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菟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

連里竟街 後漢書楊震傳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為一｜｜｜｜雕修繕飾窮極巧技

樓閣相接 後漢書呂強傳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丹青素壁雕刻之飾不可單言

汲上文書 魏志公孫瓚傳注英雄記曰瓚諸將家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

瓜牛廬 魏志管寧傳注魏畧曰焦先自作一｜｜｜｜淨埽其中營木為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擣火以自炙

鬬鴨欄 吳志陸遜傳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為慮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迺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

陰陽奥室 後漢書梁冀傳冀迺大起第舍而奇亦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窻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絶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趨觀第內多從倡伎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容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

飛梁石磴陵跨水道 見上

築山象二崤 見上

苑苑 後漢書梁冀傳又起｜｜｜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菟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菟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

連里竟街 後漢書楊震傳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為一｜｜｜｜雕修繕飾窮極巧技

樓閣相接 後漢書呂強傳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丹青素壁雕刻之飾不可單言

汲上文書 魏志公孫瓚傳注英雄記曰瓚諸將家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

瓜牛廬 魏志管寧傳注魏畧曰焦先自作一｜｜｜｜淨埽其中營木為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擣火以自炙

鬬鴨欄 吳志陸遜傳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為慮

銀牀 晉書樂志後園鑿井｜作｜金瓶素綆汲寒漿

金瓶素綆 見上

杜姥宅 晉書后妃傳成恭杜皇后孝武立寧康二年以后母裴氏為廣德縣君裴氏名穆長水校尉緯孫太傅主簿遐女遐隨東海王越遇害無子惟穆渡江遂享榮慶立第南掖門外世謂｜｜｜云

河陽金谷 晉書石崇傳出為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崇有別館在｜｜之｜｜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

梓澤 見上

宅中有一柳樹 晉書嵇康傳性絶巧而好鍛｜｜｜｜｜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暑

山陽舊居 晉書向秀傳濟黃河以汎舟兮經｜｜之｜｜

外閑 晉書陸機傳巨象逸駿擾於｜｜

温廬 晉書潘岳傳近畿輻輳客舍亦稠冬有｜｜夏有涼蔭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晉書孫綽傳｜｜恒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耶

別廬 晉書劉琨傳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冠絶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豫其間文詠頗為當時所許

館宇崇麗 晉書紀瞻傳立宅於烏衣巷｜｜｜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

富使客車馬 晉書陳頠傳少好學有文義父訢立宅起門顧曰｜｜｜｜訢笑而從之

盤龍齋 晉書劉毅傳初桓元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其上號為｜｜｜敎小子盤龍至是遂居之

歸厚門慎終室 晉書嵇含傳含好學能屬文家在霍縣亳丘自號亳丘子門曰｜｜之｜室曰｜｜之｜

南開宋門北望青樓 晉書鮑允傳鮑允金城人也與游氏世為豪族西州為之語曰鮑與游牛羊不數頭｜｜｜｜｜｜｜

宜春里 晉書左思傳秘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誅退居｜｜｜專意典籍齊王冏命為記室督辭疾不

就伐木為材織葦為席晉書羅含傳轉州別駕以廨舍逼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階庭蘭菊叢生晉書羅含傳致仕還家｜｜忽｜｜｜｜以為德行之感焉窒衡晉書隱逸傳序徵聘之禮貴於岩穴玉帛之贄委於｜｜倚木於樹苦覆其上晉書郭文傳步擔入吳興餘杭大滌山中窮谷無人之地｜｜｜｜｜｜而居焉亦無壁障容膝晉書陶潛傳倚南窗以寄傲審｜｜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日涉成趣見上南瀕宋書何尚之傳轉尚書令領太子詹事致仕於方山太子左衛率袁淑與尚之書曰昨遣修問承丈人已晦志山田雖曰年禮宜遵亦事難斯貴儻能屈事康道降節狥務舍｜｜之操淑此行求決矣尚之宅在南澗寺側故書云南瀕毛詩所謂于以採蘋南澗之瀕也銅陵之奧金谷之麗宋書謝靈運傳｜｜｜｜卓氏充鉛槐之端｜｜｜石子致音嶽之觀羅曾崖於戶裏列鏡瀾於窻前宋書謝靈運傳夏涼寒燠隨南峯以啟軒｜｜｜｜｜｜｜｜｜｜因丹霞以頳楣附碧雲以翠椽卜寢宋書謝靈運傳夏涼寒燠隨時取適階基回互撩檻乘隅此馬｜｜｜甃水弄石通即回眺終歲罔斁風亭月觀吹臺琴室宋書徐湛之傳廣陵城舊有高樓湛之更加脩整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遊玩之適一時之盛也立第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宋書建平王宏傳宏少而閑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為｜｜於｜｜｜｜｜｜｜聚石蓄水彷彿丘中宋書劉勔傳勔經始鍾嶺之南以為棲息｜｜｜｜｜｜｜｜｜朝士愛素者多往游之有若自然宋書戴顒傳戴顒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洞少時繁密｜｜｜｜北第舊邸宋書孫章王凝傳凝啟曰自制｜｜｜本自甚華臣改脩正而已小小製置已自仰簡往歲收合得少雜材并蒙賜故板啟榮內許作小眠齋始欲成就皆補接為辦無乖格製要是檉柏之華一時新淨小眠齋見上檉柏之華一時新淨見上長梁齋齊書王僧虔傳兄子儉為朝宰起｜｜｜｜｜｜｜｜｜｜立館揚烈齊書劉瓛傳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竟陵王子良親往脩謁表世祖為瓛｜｜以｜｜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為人災此華宇豈吾宅耶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

宋書戴顒傳戴顒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洞少時繁密｜｜｜｜北第舊邸宋書孫章王凝傳凝啟曰自制｜｜｜本自甚華臣改脩正而已小小製置已自仰簡往歲收合得少雜材并蒙賜故板啟榮內許作小眠齋始欲成就皆補接為辦無乖格製要是檉柏之華一時新淨小眠齋見上檉柏之華一時新淨見上長梁齋齊書王僧虔傳兄子儉為朝宰起｜｜｜｜｜｜｜｜｜｜立館揚烈齊書劉瓛傳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竟陵王子良親往脩謁表世祖為瓛｜｜以｜｜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為人災此華宇豈吾宅耶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不以宅易州齊書武陵王家傳出為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上以王方出外鎮求其宅給諸王子對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陸下欲以州易宅臣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以戶儉即毀之古齋齊書竟陵王子良傳蘇郡閣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即起｜｜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張陸並宅其間有水必有異味齊書陸慧曉傳武陵王出守會稽上為精選僚吏以慧曉為征北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瓘同從述職行至吳瓘謂人曰吾聞｜融與｜慧曉｜｜｜｜｜｜此水｜｜｜｜遂往酌而飲之賣宅四十五萬齊書崔慰祖傳慰祖云寧有減不答曰誠慙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責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是即同君欺人豈是我心乎小山齊書何求傳求弟點少不仕點弟胤有儒術亦懷隱遯之志所居宅名為｜｜三橋宅梁書武帝紀高祖以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歲生於秣陵縣同夏里｜｜｜｜｜｜開衢列門梁書曹景宗傳景宗在州鬻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東西數里市西小屋

梁書呂僧珍傳僧珍姊適于氏住在｜｜｜｜臨路與列肆雜處僧珍嘗尊從函簿到其宅不以為恥

織楚成門藉扉為戶 梁書沈約傳遷甕牖於蘭室同肩墻於華堵｜宿｜以｜｜｜外｜而｜｜既取陰於庭樾又因籬於芳杜

風臺累翼月榭重栭 梁書沈約傳蓋昔儲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修林則表以桂樹列草則冠以芳芝｜｜｜｜｜｜｜｜千檻捷閣室以遠臨閣高軒而旁覩

結櫟巖根開檽木末 梁書沈約傳欲息心以遣累必違人而後豁或｜｜崇百栱相持

賜芳林苑 梁書南平王偉傳齊世青溪宮改為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為第

穿池種樹少寄情賞 梁書徐勉傳中年聊於東田開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入正欲｜｜｜｜｜｜｜｜又以郊際間曠終可為宅倘或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

桃李茂密桐竹成陰 梁書徐勉傳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為不少既牽挽不至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閭之園遂不辦保質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麤已成立｜｜｜｜｜｜｜｜｜｜｜｜陌交通渠畝相屬華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菰蔣湖裏殊富芙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宏心蓋是筆勢所至耳

並饒菰蔣殊富芙蓮 見上

借官地起屋 梁書裴子野傳無宅｜｜｜｜二畝｜節｜數間

華曠 梁書袁昂傳開拓房宇處以｜｜

自潮溝列宅至青溪 梁書朱異傳異及諸子｜｜｜｜｜｜｜｜其中有臺池玩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

居宅在白楊石井 梁書謝幾卿傳｜｜｜｜｜｜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

瑞室 梁書何氏傳嘗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生徒乃遷泰望山山有飛泉西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巖為堵別為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啟閉童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遊之厥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元冠容貌甚偉問之曰君欲居此耶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因依其言而止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其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頃刻石以旌之按元簡衡陽王

即林成援因巖為堵離垢 見上梁書劉慧斐傳嘗還都途經尋陽遊於匡山過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於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園時人乃謂為離垢先生

十畝之宅山池居半 梁書庾詵傳性託夷簡特愛林泉｜｜｜｜｜｜｜｜蔬食弊衣不治產業

極林泉之致 陳書孫瑒傳其自居處頗失於奢豪庭院穿築｜｜｜｜｜

婚第 陳書始興王伯茂傳六門之外有別館以為諸王冠婚之所名為｜｜

到公石 南史齊前山池有奇礓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並輸焉未進帝謂朱異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敢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帝大笑其見親愛如此石即迎置華林園晏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也

桐山青陽巷第 南史齊武陵王曄傳豫章王於南康王子琳起｜｜｜｜新成車駕與後宮幸第樂飲王鑑傳上為梓潼人土斷屬梁州華陽郡初為州將劉亮使出都諮事見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柏年卿州復有此水否對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帝嗟其善答

居廉讓之閭 南史胡諧之傳范柏年本

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 南史陸慧曉傳慧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

楊柳點數曰|||||||||||||按點何點**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南史呂僧珍傳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

八襲南史隱逸傳論雖復崇閣||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髣髴林澤

莫含壁魏書莫含傳其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稱|||或音訛謂之莫同城云

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魏書高樹生傳居宅|||||||||鄰伍驚恐僉謂怪變宅不可居樹生曰何往非善安之自若

草屋數間魏書高允傳幸允第惟||||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高宗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匹粟千斛

鴟尾魏書高道穆傳正光中出使相州刺史李世哲尚書令崇之子貴盛一時多有非法逼買民宅廣興屋宇皆置||又於馬埒堠上為木人執節道穆繩糾悉毀去之按道穆名恭之以字行北史作高恭之傳

永年之宅魏書邢巒傳高祖因行藥至司空府南見巒宅遣使謂巒曰朝行藥至此見卿宅乃住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昇降寧容不務||||高祖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巒之此言其意不小

太原王宅魏書王椿傳初椿於宅構起廳事極為高壯時人忽云此乃||||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為本郡世皆呼為王太原未幾爾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

團焦北齊書神武帝紀從榮徙據并州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中每從外歸主人逕聞行響動地蒼鷹母數見||赤氣赫然屬天蒼鷹嘗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為異密覘之惟見赤蛇蟠林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神武為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為第號為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團焦以石壘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之時遂為宮

門

施行馬北齊書魏蘭根傳天平初以病篤上表求還鄉里魏帝遣舍人石長宣就家勞問猶以開府儀同||||

竹林別室北齊書楊愔傳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頹然獨坐其季父暐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為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甞以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銅盤重肉之食

晝掩一扉周書達奚武傳武賤時奢侈好華飾及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止一兩人而已外門不施戟恒||||

枕帶林泉周書韋夐傳所居之宅||||夐對翫琴書蕭然自樂時人號為居士焉

馬璘山池舊唐書德宗紀癸亥賜羣臣宴於||||上賦九日賜宴詩六韻賜之

樊川別墅舊唐書憲宗紀三月辛丑朔宰相杜佑與同列宴於||||上遣中使賜酒饌

十六宅舊唐書文宗紀上幸|||與諸王宴樂決十六宅宮市內官范文喜等三人以供諸王食物不精故也

每構一堂費踰千萬計舊唐書明皇楊貴妃傳銛受三品上柱國私第立戟姊妹昆仲五家甲第洞開僭擬宮掖車馬僕御照耀京邑遞相誇尚|||||||||見制度宏壯於己者即撤而復造土木之工不捨晝夜

尚書員外郎一人每日更直舊唐書裴寂傳遣|||||||||||寂第其見崇貴如此

麤令充事舊唐書河間王孝恭傳孝恭常悵然謂所親曰吾所居宅微為宏壯非吾心也當賣之別營一所||||而已身沒之後諸子若才守此足矣如其不才冀免他人所利也

輟殿材營構舊唐書魏徵傳徵宅先無正寢太宗欲為小殿輟其材為徵營構五日而成

百孫院舊唐書京王璿傳外諸孫成長又於十宅外置|||每歲幸華清宮宮側亦有十

王院百孫院宮人每院四百餘百孫院三四十人又於宮中置維城庫諸王月俸物約之而給用諸孫納妃嫁女亦就十宅中太子不居於東宮但居於乘輿所幸之別院太子亦分院而居婚嫁則同親王公主在於宗仁之禮

親仁宅 舊唐書盧羣傳有人誣告故尚父子儀嬰院人張氏宅中有寶玉者張氏兄弟又與尚父家子孫相告訴詔促按其獄羣奏曰張氏以子儀在時分財子弟不合爭奪然張氏宅與子儀｜｜皆子儀家事子儀有大勲伏望陛下特赦而勿問俾私自引退德宗從其言時人嘉其識大體

城南之最 舊唐書杜式方傳時父作鎮揚州家財鉅萬甲第在安仁里杜城有別墅亭館林池為｜｜｜｜昆仲皆在朝廷與時賢遊從樂而有節按式方杜佑子

複垣洞穴 舊唐書王鍔傳子授歷官鴻臚少卿廣治第宅嘗奏請籍坊以益之作｜｜｜｜實金錢於其中

先人舊業安可以奉權臣 舊唐書楊損傳家在新昌里與宰相路巖第相接巖以地狹欲易損馬廐廣之遣人致意時損伯叔昆弟在朝者十餘人相與議曰家門損益恃時相何可拒之損曰非也凡尺寸地非吾等所有｜｜｜｜｜｜｜｜｜｜窮達命也巖不悅

輞水周于舍下 舊唐書王維傳得宋之問藍田別業在輞口｜｜｜｜｜別張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嘗聚其田園所為詩號輞川集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元談為樂齋中無所有惟茶鐺藥臼經案繩床而已

居者逸作者勞 舊唐書李日知傳時安樂公主池館新成中宗親往臨幸從官皆預宴賦詩日知獨存規誡其末章曰所願暫思｜｜｜莫使時稱｜｜｜｜者多之 論

清虛原幽棲谷 舊唐書韋思謙傳嘗於驪山構營別業中宗親往幸馬自制詩序令從官賦詩賜絹二千疋因封嗣立為道遥公名其所居為｜｜｜｜｜｜｜｜ 按嗣立思謙子

五王宅 舊唐書褒皇帝憲傳初玄宗兄弟聖歷初並閤列第於東都積善坊五人分院同居號｜｜｜大足元年從幸西京賜宅於興慶坊亦號五王宅

於禁中置內宅 舊唐書張垍傳垍以主婚元宗特加恩寵許｜｜｜｜｜侍為文章

薛王別墅 舊唐書李林甫傳林甫京城邸第田園水碓利盡上腴城東有｜｜｜｜林亭幽邃甲於都邑特以賜之及女樂二部天下珍玩前後賜予不可勝計宰相用事之盛開元以來未有其比

木妖 舊唐書馬璘傳天寶中貴戚勲家已務奢靡而垣屋猶存制度及安史大亂之後法度隳弛內臣戎帥競務奢豪亭館第舍力窮乃止時謂｜｜

亭館第舍力窮乃止 見上

粟廩書庫琴亭 舊唐書白居易傳居易既以尹正罷歸每獨酌諷詠於舟中因為池上篇曰成都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閑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初樂天既為主喜且曰雖有池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加石樽焉

午橋別墅 舊唐書裴度傳度以年及懸與王綱版蕩不復以出處為意東都立第於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島嶼迴環極都城之勝概又於｜｜創｜花木萬株中起涼臺暑館名曰綠野堂引甘水貫其中釃引脈分映帶左右度視事之隙與詩人白居易劉禹錫酣宴終日高歌放言以詩酒琴書自樂當時名士皆從之游

館宇清華竹木幽邃 舊唐書牛僧孺傳洛都築第於歸仁里任淮南時嘉木怪石置之階庭｜｜｜｜｜｜｜｜嘗與詩人白居易吟咏其間無復進取之懷

起草院 舊唐書李德裕傳長安私第別構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

詔令制置則獨處亭中凝然精思亭見上題寄歌詩皆銘之於石舊唐書李德裕傳東都於伊闕南置平泉別墅清流翠篠樹石幽奇初未仕時講學其中及從官藩服出將入相三十年不復重遊而｜｜｜｜｜｜｜｜今有花木記歌詩篇錄二石存焉迎仙樓延和閣舊唐書高駢傳呂用之又薦暨工諸葛殷張守一有長年之術駢並署為牙將於府第別建道院院有｜｜｜｜｜｜高八十尺飾以珠璣金鈿侍女數百皆羽衣霓服和聲度曲擬之鈞天日與用之守一三人授道家法籙談論於其間賓佐罕見其面忠臣之門唐書馮元常傳元常閉門雍睦有禮法雖小功喪不御私室神龍中旌其家大署曰｜｜｜｜天下高其節凡名族皆願通婚韓公井唐書韓朝宗傳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

者死行人雖暍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謝神自是飲者無恙人更號｜｜｜坎地獲戟唐書尹思貞傳其家｜｜｜古｜十二戟而門樹戟時人異焉作陋室銘以見志唐書崔沔傳沔儉約自持祿廩隨散宗族不治居宅嘗｜｜｜｜｜｜｜自雨唐書王鉷傳以寶鈿為井幹引泉激霤號｜｜亭其奢侈類如此回軒卷唐書張志和傳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為終日留衣其居曰元真坊以門隘為買地大其閭號｜｜｜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為構之人號大夫橋歌湖竹里館舊書王維傳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柳浪茱萸沜辛夷塢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相酬為樂浩然亭唐書孟浩然傳初王維過鄂州畫浩然像於刺史亭因曰｜｜｜｜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號曰孟亭如偃月唐書李林甫傳林甫有堂｜｜｜號月堂每欲排搆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

出即其家碑矣一鳴二品宋史王易簡傳顯德四年告老以太子少保致仕歸鄉里宋初名加少傅所居華陰橋｜｜堂｜｜樓優游自適簡庵宋史郭進傳初閱實中太祖令有司造宅賜進悉用｜｜有司言舊制非親王公主之第不可用帝怒曰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亟往督徙無妄言僅容旋馬宋史李沆傳沆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巢林一枝宋史李沆傳家人勸治居第未嘗答弟維因語次及之沆曰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五知堂宋史任布傳布歸洛中作｜｜｜｜謂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也壯麗與公侯等宋史陳希亮傳洛陽田宅｜｜｜｜｜營居鳳山十年而就宋史楊存中傳嘗｜｜｜｜｜

｜｜｜極山川之勝雲巢宋史沈遼傳徙池州既至池得九華秋浦間號其林泉喜曰使我自擇不過爾耳即築室於齊山之丘名曰｜｜好事者多往游小斜川宋史蘇過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蛾眉山遂家潁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自號斜川居士以稼名軒宋史辛棄疾傳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故｜｜｜安樂窩宋史邵雍傳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遊為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因自號安樂先生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行窩見上快樂仙宮宋史王繼先傳廣造第宅占民居數百家都人謂之｜｜｜｜草廬元史吳澄傳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故學者稱之為草廬先生陶

庵邵庵元史虞集傳早歲與弟槃同闢書舍為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故世稱邵庵先生天心水面元史李洞傳僑居濟南有湖山花竹之勝作亭曰｜｜｜文宗嘗敕虞集製文以記之棲吉山海經有弇州之山五彩之鳥仰天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舞之風有軒轅之國江山之南｜為｜不壽者乃八百歲小窻多明焦氏易林｜｜道里利通深堂邃宇君安其所焦氏易林高樓陸處以避風雨｜｜｜｜｜疊疊累累焦氏易林｜｜｜如跂之室光覆焦氏易林求我所歡得其利福終身不辱盈盛之門高屋｜｜君先其固開闢福門焦氏易林穿鑿道路為君除舍｜｜｜｜喜在我鄰榮觀嚴遵道德指歸論豐屋｜｜大戶高門飾以奇怪加以采文采椽麤朴袁宏後漢紀陰興起第宅｜｜｜｜足避風雨嘗稱豐屋之戒苟不修德雖有崇臺廣厦猶傳舍也莞葭為墻蓬蒿為室皇甫謐高士傳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枝木為牀著艾為席飲水食栗墾山播種所處蓬蒿沒人皇甫謐高士傳張仲蔚明天官恃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閉門養性不治榮名諸葛并劉澄之梁州記｜｜亮宅有｜深四尺餘口廣一尺五寸累傳如初開云芳林列軒庭清流激堂宇劉義慶世說康僧淵去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於｜｜｜｜｜｜於｜｜五色烟任昉述異記漢水西山有九井井中常出｜｜高數丈傳云昔人有絙之入得數斛空青因阿結牖連扃接闥酈道元水經注山下水際有二石室蓋隱者之故居矣細水東流注於崌谷側溪山南有石室面西有兩石室北面有二石室皆｜

｜｜｜｜｜｜｜所為石室相距也東廂石上猶傳杵臼之跡庭中亦有舊宇處尚髣髴前基北坎室上有微涓石滿豐周瓢飲似是栖遊隱學之所昔子夏教西河疑即此也而無辨之殷濟精廬酈道元水經注水出西北梁山東南流逕漢陽太守｜｜｜｜南俗謂之子夏廟小闇大闇酈道元水經注涑水又北逕｜｜東又東逕｜｜南蓋霍原隱教授處也徐廣云原隱居廣陽山教授數千人為王浚所召雖千古世懸猶表二闇之稱既無碑頌竟不知定誰居也雲霞競遠酈道元水經注司馬彪郡國志曰睢陽縣有盧門亭城內有高臺甚秀廣巍然介立超焉獨上謂之蠡臺亦曰升臺焉當昔全盛之時故與｜｜｜矣大不為廣小足閒居酈道元水經注谿水沿注西南逕陸道士解南精廬臨側｜｜川谿｜｜｜｜｜｜亦勝境也楊儀居上洞楊顒居下洞酈道元水經注漢長水校尉蔡瑁居之故名蔡洲洲大岸西有洞湖停水數十畝長數里廣減百步水色常綠｜｜｜｜｜｜｜｜與蔡洲相對在峴山南廣昌里秀宇層明通望周博酈道元水經注湖東北有大置臺高六丈餘縱廣八丈一名清暑臺｜｜｜｜｜｜｜｜游者登之以暢遠情賈誼宅酈道元水經注晉懷帝以永嘉元年分荊州湘中諸郡立湘州治此城之內郡廨西陶侃廟云舊是｜｜｜地中有一井是誼所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似壺傍有一脚石床纔容一人坐形流俗相承云誼宿所坐狀又有大柑樹亦云誼所植也楸槐蔭塗桐楊夾植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里中太傳錄尚書長孫雅尚書右僕射郭祚吏部尚書邢鸞廷尉卿元洪超衛尉卿許伯桃梁州刺史尉承興等六宅皆高門華屋齋館廏廐｜｜｜｜｜｜｜｜｜當世名為貴里掘此地者輒得金玉寶玩之物重巖複嶺嶔崟相屬

深谿洞壑邐遞連接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懸葛垂蘿能令風烟出入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崢嶸澗道盤紆復直是以山情野興之士游以忘歸按倫司農張倫

斜峰曲沼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入牖｜｜｜｜｜｜供給行人飲水庇陰多有憩者

定昆池武平一景龍文館記神龍中安樂公主西莊在延平門外二十里司農卿趙履溫種植將作大匠楊務廉引流鑿沼延袤十數里時號｜｜朝野僉載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為｜沉香和紅粉以泥壁開門則香氣蓬勃磨文石為階砌及地着吉莫靴者行則仰仆

石槽鐵罐楊衒之洛陽伽藍記義井里北門外有桑樹數十株枝條繁茂下有甘井一所環堂

沉香紅粉泥壁見上

文石階砌見上

汲此井者誕女必多美麗劉恂嶺表錄異記綠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質石季倫為交趾採訪使以真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耆老云｜｜｜｜｜｜｜｜｜｜｜｜雜記饒子卿隱廬山康王谷無瓦屋代以茅茨每年一易芽謂之｜｜｜｜或時雨濕致漏則以油幄承梁坐於其下初不愁歎

栗木關馮贄雲仙雜記凡門以｜為｜者夜可以遠盜

北枕白鹿原劉燾樹萱錄員半千莊在蕉戴川｜｜｜｜｜｜蓮塘竹徑酴醾罕海棠洞花塢藥畦碾磨麻稻里諺曰上有天堂下有員莊

上有天堂下有員莊見上

與惠山泉脈相通玉泉子李德裕在中書嘗飲惠山泉自毘陵至京置遞鋪有僧人詣謁德裕好奇凡有游其門者雖布素皆接引僧白德裕曰相公在中書毘蟲遂性萬彙得所水遞一事亦日月之薄蝕微僧竊有惑也敢以上謁欲沮此可乎德裕頷之曰大凡為人未有無嗜者至於燒汞亦是所短況三惑博塞弋奕之事弟子悉無所染而和尚不許弟子飲水無乃虛乎為上人停之即三惑馳騁怠慢必生焉僧人曰貧道所謂相公者為足下通常州水脈京都一眼井｜｜｜｜｜｜｜德裕大笑曰真荒唐也曰相公但取此泉脈德裕曰井在何坊曲曰昊天觀常住庫後是也因以惠山一覺昊天一覺雜以八覺一類十覺暗記出處遣僧辨析僧因啜嘗取惠泉昊天餘八覺同味德裕大加奇歎當時停水遞人不告勞浮議乃弭

移春檻王仁裕開天遺事楊國忠子弟每春至之時求名花異木植於檻中以板為底以木為輪使人牽之自轉所至之處檻在目前而便即歡賞目之為｜｜｜

庸峻宋祁筆記今造屋勢有曲折者謂之｜｜

司空莊錢希白南部新書司空圖舊隱三峰天祐末移居中條山王宮谷周迴十餘里泉石之美冠於一山北巖之上有瀑泉流注谷中溉良田數十

頃至今子孫猶存為｜｜之｜耳

砌臺黃鑑楊文公談苑｜｜即今擦臺也王侯家多作砌臺以為林觀之景

盛夏燠暑不見畏日清風忽來留而不去李廌洛陽名園記董氏西園亭臺花木不為行列區處周旋景物歲增月葺所成自南門入有堂相望者三稍西一堂在大地間適小橋有高臺一又西一堂竹環之自其花間湧出開軒窻四面甚敞｜｜｜｜｜｜｜｜｜｜｜｜幽禽靜鳴各誇得意此山林之景而洛陽城中遂得之

樓橫堂列木映花承李廌洛陽名園記劉給事園涼堂高卑制度適愜可人意有知木經者見之且云近世建造率務峻立故居者不便而易壞唯此堂正與法合西南有臺一區尤工緻方十許丈地而｜｜｜｜廊廡回繞關楯周接｜｜｜｜無不妍豁洛人目為劉氏小景今析為二不能與他園爭矣

盆中有大星必得

甘泉方勻泊宅編古法鑿井者先貯盆水數十置所鑿之地夜視｜｜｜｜｜異衆星者｜｜｜｜花
木之淵邵博聞見後錄趙韓王宅園高亭大榭｜｜｜｜｜歲時獨厮養擁篲負畚鍤其間而已饒
水富竹邵博聞見後錄紫金臺張氏園自東田孟城而北張氏園亦｜｜而｜｜李書樓宣和
書譜李磎家世藏書多至萬卷時號｜｜｜道儒醫書各為齋館宣和書譜道士陳景
元字太虛師號真靖自稱碧虛子所居以｜｜｜｜｜｜｜｜而區別之四方學者來從其游則隨所類齋館｜
相與校讐於是人人得盡其學而所藏號為完書丁令威宅龔明之中吳記聞陽山法海寺乃｜
｜｜｜錄丹井存焉號丁令威泉井水至今甘美雖旱不竭不設垣墻望之若逆旅
之舍魏泰東軒筆錄王荊公再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納節讓同平章事懇請賜允改左僕射未幾

又求宮觀累表得會靈觀使築第於南門外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僮遊諸山寺欲入城則乘
小舫泛湖灘以行蓋未嘗乘馬與肩輿也所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僅蔽風雨又｜｜｜｜｜｜｜｜｜｜
有勸築垣輒不答元豐末荊公被疾捨此宅為寺有旨賜名報寧既而荊公疾愈稅城中屋以居竟不復造宅
碧鮮叢遶翠微環列馬令南唐書隱者傳顏詡就所居第依巖石築亭榭開軒四敞則｜
｜｜｜｜｜｜｜蕭爽之趣杜絕塵囂退思岩王銍國老談苑魯宗道以孤直遇主公家之事知無
不為每中書罷歸私宅別居一小齋繪山水題曰｜｜｜獨遊其間曲肱軒徐度卻埽編魏行者字昌
世彭城人從無已游最久蓋高弟也以學行見重於鄉里自以不能為王氏學因不事舉業家貧甚未嘗以為
戚惟以經籍自娛為文章操筆立成名所居之居曰｜｜｜自號曲肱居士小蓬萊張邦基墨莊漫
錄宿州靈壁縣張氏蘭皋園一石甚奇所謂｜｜｜也蘇子瞻重之題其上云東坡居士醉中觀此灑然而醒
子瞻之意蓋取李德裕平泉莊有醒醉石醉則踞之乃醒也蔣穎叔過見之復題云荊溪居士暑中觀此爽然
而涼吳右司師禮安中為宿守題其後云紫溪翁大暑醉中讀二題一笑而去張氏皆刻之其石後歸禁中
下可轉篙曾應龍閒窻括異志永興橋之西陸氏宅有大井不知何年所鑿面闊數尺其深不可測
雖大旱不涸其｜｜以｜｜｜時時於其中有浮萍及破碎蒲帆浮起不知何來古老相傳云此下通大海豈海
水伏流地中從此過耶今為富氏得之正居堂之中以板覆蓋甚謹益防顛溺也中有浮萍破
帆見上不背三陽劉跂暇日記李誠明仲言堂屋前要｜｜｜今人作竹廊非也日月
牖劉跂暇日記邵先生堯夫雍於所居作便坐曰安樂窩兩傍開窻曰｜｜｜晃蕩繇亘岳珂

程史層樓傑觀｜｜｜丁卯莊姚寬西溪叢語丁卯乃潤州城南橋名潭居此橋謂之｜｜｜故基
尚在按潭許潭人行其下望之如蟻陸游老學庵筆記蔡京賜第有六鶴堂高四丈九尺
｜｜｜｜｜｜｜｜三元文正陸游家世舊聞青州王沂公所居坊有牓曰｜｜｜｜之坊居
原宅范致明岳陽風土記太平寺舊傳為｜｜｜蓋屈原被逐寓此積翠同把仰不見
日周密齊東野語景定三年正月詔以魏國公賈似道有再造功命有司建第宅家廟賜圖辭遂以集芳園
及緡錢百萬賜之園故思陵舊物古木壽藤多南渡以前所植者｜｜｜｜｜架廊疊磴幽眇逶迤極
其營度之巧猶以為未也則隧地通道抗以石梁旁透湖濱架百餘楹飛樓層臺涼亭燠館華邃精妙前揖孤
山後據葛嶺兩橋映帶一水橫穿各隨地勢以構築焉兩橋映帶一水橫穿見上作

駕霄亭於四古松間周密齊東野語張鉉功甫號約齋循忠烈王諸孫能詩一時名士大夫莫不交游其園池聲妓服玩之麗甲天下嘗於南湖園｜｜｜｜｜｜｜｜以巨鐵絙懸之空半而羈之松身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真有挾飛仙遨紫清之意

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薛野鶴曰人家住屋須是｜｜｜｜｜｜｜｜方好此說甚奇

屈戌陶宗儀輟耕錄今人家窗戶設鉸具或鐵或銅名曰環鈕即古金鋪之遺意北方謂之｜｜其稱甚古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李賀詩屈膝銅鋪鎖阿甄屈膝當是屈戌

驛舍 道路橋梁附

不可橫道管子里域｜以｜｜

轘轅管子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之險注謂路形若轘而又轘曲緩氏東南有轘轅道是也

束柎管子桀者冬不為杠夏不｜｜

四通八達子華子于且齊之為國也表海而負嵎輪廣隈澳其途之所出｜｜而｜｜遊士之所湊也

七聖皆迷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無所問途

寄寓國語國無｜｜注寓亦寄也無寄寓者不為廬舍可以寄羇旅之客

雨畢除道水涸成梁國語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而｜｜｜｜而｜｜｜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

列樹立鄙食國語｜｜以表道｜｜以守路

寓望國語晉有｜｜注疆境也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

重館國語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

條達輻湊戰國策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無有名山大川之險

置傳史記漢文帝紀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按漢書作傳置

旗亭史記三代世表臣為郎時與方士考功會｜｜下注旗亭市樓也立旗於上故取名也

棧道史記留侯世家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

廣成傳舍史記藺相如傳舍相如｜｜注疆境

廐置史記田儋傳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注廐曰廐置置馬以傳驛也

頻畧通五尺道史記西南夷傳秦時常｜｜｜｜｜｜諸此國頗置吏馬

都亭史記司馬相如傳於是相如乃舍｜｜注按臨邛郭下之亭也

亭皋史記司馬相如傳｜｜千里靡不被築注郭璞曰言為亭候於皋隰皆築地令平賈山所謂隱以金槌也

一封軺傳漢書平帝紀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

隱以金椎樹以青松漢書賈山傳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為馳道之麗至於此

邛郲九折阪漢書王尊傳遷益州刺史先是瑯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數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單外漢書何並傳冢間｜｜君宜以時歸注師古曰單外言在郊郭之外而單露

長存橋漢書王莽傳三年二月霸橋災數千人以水沃救不滅莽惡之下書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霸象冬皇王德運也伯者繼空續乏以成歷數故其道駮惟長安御道多以

所近為名迺二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火燒霸橋從東方西行至甲午夕橋盡火滅大司空行視考問或云寒民舍居橋下疑以火自燎為此災也其明旦即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聖祖黃虞遺統受命至於地皇四年為十五年正以三年終冬絕滅霸駮之橋欲以興成新室統壹長存之道也又戒此橋空東方之道今東方歲荒民飢道路不通東岳太師亟科條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以施仁道其更名霸館為長存館霸橋為丨丨

丨**銅駝街** 晉書愍帝紀石超逼乘輿於緱氏冬十月壬寅帝旋於宮石超焚緱氏服御無遺丁未破牽秀范陽王虓於東陽門外戊申破陸機於建春門石超走斬其大將賈崇等十六人懸首丨丨丨

千金堨 晉書懷帝紀始脩丨丨丨於許昌以通運

長轂之徑 晉書陸機傳重山積險陸無丨丨丨丨

朱雀桁 晉書溫嶠傳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丨丨丨以挫其鋒帝怒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

烏衣巷 晉書紀瞻傳立宅於丨丨丨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玩焉

立曲阿新豐塘 晉書張闓傳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闓乃丨丨丨丨丨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為其頌

夾樹槐柳 晉書苻堅載記自長安至於諸州皆丨路丨丨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彥雲集誨我萌黎

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 見上

水陸紆險行逕裁通 齊書州郡志桓溫平蜀治江陵以臨沮西界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南通巴巫東南出州治道帶蠻蜑田土肥美立為汶陽郡以處流民

步道五百 齊書州郡志江陵去襄陽丨丨丨丨勢同脣齒

分置市里經塗洞達 魏書道武帝紀天賜三年八月發八部五百里內男丁築灅南宮門闕高十餘丈引溝穿池廣苑囿規立外城方二十里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三十日罷

編船構橋 魏書于栗磾傳太宗南幸盟津謂栗磾曰河可橋乎栗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丨次大丨丨丨於冶阪六軍既濟太宗深歎美之

崔公橋 魏書崔亮傳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僚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為浮橋泛長無恒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渡渭以像閣道此即以柱為橋今惟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為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丨丨丨

千里徑 北齊書封子繪傳晉州北界霍山舊號丨丨丨者山坂高峻每大軍往來士馬勞苦子繪啟高祖請於舊徑東谷別開一路高祖從之仍令子繪領汾晉二州夫修治旬日而就高祖親總六軍路經新道嘉與省便賜穀二

百斛

諸葛亮桓溫舊道 周書陸騰傳資州槃石民反殺郡守據險自守州軍不能制騰率軍討擊盡破斬之而蠻獠兵及所在蜂起山路險阻難得掩襲騰遂量山川形勢隨便開道蠻獠畏威承風請服所開之路多得古銘並是丨丨丨丨丨丨丨

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 周書韋孝寬傳廢帝二年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候經雨頹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候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廕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青楊巷白楊頭 隋書何妥傳時蘭陵蕭眘亦有雋才住丨丨丨妥住丨丨丨時人為之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妥青楊蕭眘其見美如此

驛驢 唐書食貨志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丨丨

靜恭里 唐書楊汝士傳楊氏自汝士後

貴赫為冠族所居｜｜兄弟並列門戟

銀鶻 唐書吐蕃傳百里一驛有急兵驛人臆前加｜｜甚急鶻益多

宣澤 宋史禮志大中祥符元年是歲東封泰山所過州府上御子城門樓設山車綵船載樂從臣侍坐本州父老進奉使蕃客悉預兖州駐蹕仍賜羣臣會於延壽寺所在改賜門名華陰就行宮宴父老賜驛亭名曰｜｜

擺鋪 宋史輿服志淳熙末趙汝愚在樞筦乃作黑漆紅字牌奏委諸路提舉官催督成校遞速最甚者以議賞罰其後尚書省亦踵行之仍命逐州通判具出入界日時狀申省久之稽緩復如故紹熙末遂置｜｜馬

飛橋 宋史陳希亮傳執政欲以為大理少卿希亮曰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為宿州州跨汴為橋水與橋爭常壞舟希亮始作｜｜無柱以便往來詔賜緡以褒之仍下其法自畿邑至於泗州皆為飛橋

衣冠往來之衝 宋史石揚休傳遷著作佐郎知中牟縣縣當國西門｜｜｜｜｜｜也地瘠民貧賦役煩重富人隸太常為樂工僥倖免役者凡六十餘家揚休請悉罷之

種蠟於礎 宋史蔡襄傳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絶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為梁其長三百六十丈｜｜｜｜以為固至今類馬

植松七百里 宋史蔡襄傳徙知泉州又｜｜｜｜以庇道路閩人刻碑紀德

構崖駕壑 金史張中彥傳正隆營汴京新宮中彥採運闕中材木青峰山巨木最多而高深險絶唐宋以來不能致中彥使｜｜｜｜起長橋十數里以車運木若行平地開六盤山水之路遂通汴梁

站赤 元史兵志元制｜｜者驛傳之譯名也蓋以通達邊情布宣號令古人所謂置郵而傳命未有重於此者焉

夕陰街 三輔黃圖扶風在｜｜｜北

香室街 三輔黃圖長安八街九陌有｜｜｜夕陽街尚冠前街

河厲 酈道元水經注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長一百五十步兩岸壘石作基陛

節節相次大木縱橫更鎮壓兩邊俱來相去三丈並大材以板橫次之施鉤欄甚嚴飾橋在清水川東也

羊腸蟠道三十六迴 酈道元水經注漢水又東南逕瞿堆西又屈徑瞿堆南絶壁峭峙孤峻雲高望之形若覆壺其高二十餘里｜｜｜｜｜｜｜｜開山圖謂之仇夷所謂積石嵯峨嶔岑隱阿者也

三橫四直 陸廣微吳地記羅城作亞字形周敬王六年丁亥造至今唐乾符三年丙申凡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其城南北長二十里東西九里城中有大河｜｜｜｜蘇州名標十望地號六雄七縣八門皆通水陸郡郭三百餘巷吳長二縣古坊六十虹橋三百有餘地廣人繁民多殷富古踪靈跡實異事後因王郎叛亂羅城乃以重脩

七縣八門皆通水陸 見上

玩珠 沈括夢溪筆談嘉祐中揚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見初出於天長縣澤陂中後轉入甓社湖又後乃在新開湖中凡十餘年居民行人常常見之予友人書齋在湖上一夜忽見其珠甚近初微開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橫一金線俄頃忽張殼其大如牛席殼中白光如銀球大如拳爛然不可正視十餘里間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遠處但見天赤如野火倏然遠去其行如飛浮於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類月熒熒有芒猷殆類日光崔伯易嘗為明珠賦伯易高郵人蓋常見之近歲不復出不知所往樊良鎮正當珠往來處行人至此往往維船數宵以待現名其亭為｜｜

哃家位 邵伯溫聞見前錄土蕃獨哃囉一族最盛雖西夏亦畏之朝廷封西平王用為蕃翰陝西州縣特置驛謂之｜｜｜歲貢奉不絶

駱駝虹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西去數百步乃仙橋南北約數百步橋面三虹朱漆欄楯下排雁柱中央隆起謂之｜｜｜｜若飛虹之狀至華之鄭縣過西溪唐昭宗避兵嘗幸之其地在宮道旁七八十步澄深可愛亭曰西溪蓋杜工部詩所謂鄭

支徑 陸游老學庵筆記先君入蜀時

縣亭子澗之濱者亭旁古松間丨丨入小寺外帛見也

五松 王楙野客叢書湘素雜記云史記秦始皇上泰山立石封祠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為五大夫唐陸贄松詩不羨五株封李商隱有丨丨驛詩李白序謂風雨暴作五松受職皆言五松事惟荆公詩老松先得大夫封此為得之

清涵萬象 周密癸辛雜識後集先君子於紹定四年辛卯出宰富春九月到任未幾值慈明太后上仙應鄉梓宮百色之冗先子優為之畧無科擾民稱之為周佛子摹節浮費百廢具舉脩建縣學一新釋奠祭器刻之於石又重定釋奠儀重建合江驛驛後為大閣扁曰丨丨丨丨之類其名為丨丨

森木 周達觀真臘風土記大路上自有歇息如郵亭

乾隆御覽之寶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王肯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四十九

產業部一

田農

事 管子上不好丨丨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 一樹一穫 管子一年之計丨丨者穀也 宜地 管子桑麻殖於野五穀丨其丨國之富也 安水藏 管子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丨丨丨使時水雖過度無害於五穀歲雖旱有所秎穫司空之事也 秎穫 見上 小

一

之倉 管子積於丨丨丨丨者務五穀也 野不積草 管子丨農事先也 本

卯出耕 管子十二丨丨丨丨注十二小卯疑是節氣名目如穀雨驚蟄之類 博民於生穀 管子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丨丨丨丨也 粟十 管子四舉而農佚丨丨注四會之後農人佚樂而粟得十金 石民 管子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丨丨也注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故曰石 聖王敬

畏戚農 管子令夫農羣聚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具備其械器用比耒耜穀芟及寒擊藁除田以待時乃耕深耕均種疾耨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搶刈耨鎛以旦暮從事於田野稅衣就功別苗莠列疏遬首戴芋蒲身服襏襫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士則多賢是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先雨芸耨 見上 稅衣就

功見上三務管子民有丨丨不布其民非其民也注三務謂春夏秋務農人不務三則餒餓成變故民非其民也月不足而歲有餘管子凡農者丨丨丨丨者也有人之塗管子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丨丨丨丨治國之道也注謂保有其人其塗因粟也一日把百日餔管子雨露屬天地湊汐利以疾作收斂毋留丨丨丨丨年大茂管子五穀鄰熟草木茂實歲豐登丨丨黃唐宜黍秫管子丨丨無宜也唯丨丨丨也注唐虛脆也土滿管子地大而不為命曰丨丨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秋稷百日不秋稷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耳也田筴相圓管子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丨丨丨丨穀賊管子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丨丨相高下視肥磽觀地宜管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馬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高田間田庸田管子丨丨十石丨丨五石丨丨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上農挾五管子丨丨丨中農挾四下農挾三春傳耜夏決芸管子丨有以丨丨丨有以丨丨發草管子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嵎壘之壤無不丨丨春之秋秋之秋管子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丨丨丨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丨丨丨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獨操國固管子君穀藉而務則農人丨丨丨丨却走馬以糞老子天下有道丨丨丨河上公注糞者糞田也多聚升粟墨子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丨丨丨丨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饑故不敢怠倦愛子不情食商子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見繕丨丨丨丨情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墾草商子為國之數務在丨丨陳寶商子王以此春閱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丨其丨赴時列子農丨丨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變齊莊子昔予為禾耕而鹵莽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丨丨丨丨予來年丨丨僕力寡能荀子相高下視肥磽序五種省農功謹畜藏以時順修使農夫丨丨而丨丨治田之事也掩地表畝荀子丨丨丨丨刺草殖穀多糞肥田是農夫衆庶之事也畝數益荀子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丨丨丨一歲而再獲之朴力荀子縣鄙將輕田野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丨丨而寡能矣楛耕荀子丨丨傷稼耘耨失歲田師荀子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丨丨以力盡田荀子故仁人在上則農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序五種荀子相高下視墝肥丨丨君子不如農人好稼荀子丨丨丨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出實百倍荀子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丨丨丨丨定準直呂氏春秋田事既飭先丨丨農乃不惑少舍呂氏春秋仲春之月耕者丨丨注少舍皆耕在野少有在都邑者也燒雉行水呂氏春秋土潤溽暑大雨時行丨丨丨丨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升穀呂氏春秋是月也農乃丨丨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收斂按是月孟秋之月穿竇窬修囷倉呂氏春秋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丨丨丨丨丨丨丨按是月仲秋之月斥鹵生稻粱呂氏春秋

鄴有聖令時為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丨丨之丨丨雚夷毋淫野盡冷風呂氏春秋后稷曰子能以窐為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土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丨丨丨丨乎子能使子之丨丨為丨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野禁有五呂氏春秋丨丨丨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為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行賈不敢為異事為害於時也令茲美禾來茲美麥呂氏春秋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畝下田棄甽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蜮丨丨丨丨丨丨土緩草端呂氏春秋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

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丨丨丨丨見生樹生見死穫死呂氏春秋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狶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時丨丨而丨丨丨丨而丨丨菖生始耕見上殺三葉穫麥資生樹麻菽見上無與三盜任地呂氏春秋丨丨丨丨丨夫四序參法大甽小畝為青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呂氏春秋其為畮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儼高培則拔寒則雕熱則修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為來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眾盜乃竊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下得

陰上得陽呂氏春秋畮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丨丨丨丨丨丨然後咸生耰植施土均呂氏春秋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耰也必務其培其丨也丨植者其生也必先其丨丨也丨均者其生也必堅是以畮廣以平則不喪本夬心中央帥為冷風呂氏春秋莖生有行故遫長弱不相害故遫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三以為族乃多粟呂氏春秋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丨丨丨卩丨丨丨長其兄而去其弟呂氏春秋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秕是故其耨也丨丨丨丨丨丨樹肥樹墝呂氏春秋丨丨無使扶疏丨丨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秕墝而專居則多死耕道呂氏春秋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

此之謂丨丨得時呂氏春秋丨丨之禾長稠而穗大本而莖殺疏穖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彊如此者不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秮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衡穗閱而青零多秕而不滿得時之黍芒莖而徼下穗芒以長搏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噮而香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藁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穖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搏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稠短穗多秕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秕庇辟米不得恃定熟卬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疏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枲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美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則搏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

節小英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稠
長而頸黑二七以為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稱之重食之
致香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蚼蛆先時者暑
雨未至肘動蚼蛆而多疾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
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興失時之稼約莖
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
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忍飢是故得時之稼其
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四
衛變强殖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
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不風不飴不益不蝗
不蟲不蚼蛆見上正五穀見上摩蜃而耨抱甄而汲淮南子古者剡
耜而耕丨丨丨丨木鉤而樵丨丨丨丨民勞而利薄後
世為之耒耜耰鉏斧柯而樵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焉
耨離淮南子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丨丨不以小利傷大穫也注離與稻相似男子畆拐子丨丨

丨婦人桑穀人拐子丨丨不足於晝彖星履草密勿疇壠抱朴子自叙饑寒困瘁躬
執耕穡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庶人之職文中子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
餓且丨丨丨也民之大事國語夫丨丨丨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
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
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順時
覛土國語古者太史丨丨丨丨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太史
告稷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烝土膏
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陽氣烝土膏動見上
弗震弗渝脉其滿眚見上修其疆畔日服其鎛國語丨丨丨丨丨
丨丨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民無懸耜野無奧草國語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

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疊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
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丨丨丨丨丨丨丨
隸農國語其猶丨丨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為人而已勤易見上下水戰國策東
周欲為稻西周不丨丨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
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
令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
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
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
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利十倍戰國策呂
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曰耕田之丨
幾倍曰丨丨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
倍曰無數暴背耨戰國策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丨丨而丨無積粟之實此其無實
而有其名者也農師史記周本紀舉弃為丨丨天下得其利勤身從事史記孝文帝紀上曰

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丨丨丨丨而有租稅之賦是
為本末者無以異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披漢書勤身作屋身晉灼曰古勤字也中歲上歲史記天官書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
從南方來大旱北方為丨丨東北為丨丨畆一鍾史記封禪書水工鄭國閒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
邸瓠口為渠并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溉田渠就用
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丨丨丨於是
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火耕水耨史記平準書江南丨丨丨丨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閒一日
不作百日不食史記趙世家肅侯遊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丨丨丨丨丨
丨丨肅侯下車謝拙業史記貨殖傳田農丨丨而秦陽以蓋一州秋罷漢書元帝紀是月雨雪隕
霜傷麥稼丨丨注師古曰秋罷者言至秋時無所收也名田漢書哀帝紀有司條奏諸王列侯得丨丨

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得過三十頃注如淳曰既收其租稅又自得有私田三十頃

闢土殖穀 漢書食貨志丨丨丨曰農

不易一易再易 漢書食貨志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畮歲耕種者為丨丨上田休一歲者為丨丨中田休二歲者為丨丨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

上孰中孰下孰 漢書食貨志丨丨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丨丨自三餘三百石丨丨自倍餘百石

代田 漢書食貨志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丨丨一畮三畮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三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畮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畮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亡以趙渾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犂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畮少者十三畮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畮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隤土附根 見上 **能風與旱** 見上

縵田 見上 **人輓犂** 見上 **離宮卒田其宮壖地** 見上 **命家田三輔公田** 見上

捽草把土 漢書貢禹傳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丨丨丨丨手足胼胝

極膏腴上賈 漢書張禹傳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

涇渭溉灌丨丨丨丨

公田口井 漢書王莽傳子前在大麓始令天下丨丨丨丨注師古曰計口而為井田

麋畯 後漢書郡國志注博物記曰十千為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丨丨民人隨此畯種稻不耕而穫其收百倍

一年三收 後漢書郡國志注荊州記曰城南六里縣西北有溫泉其下流有數十畝田常十二月下種明年三月新穀便登丨丨丨

兼功自厲 後漢書王丹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懈嬾者恥不致丹皆丨丨丨

懍嬾 見上

歲星守心年穀豐 後漢書郎顗傳孝經鉤命決曰丨丨丨丨注歲星守心為重華故年豐也

歲星出左有年 後漢書郎顗傳石氏經曰丨丨丨丨出右無年注石氏魏人石中夫也

溝塍刻鏤原隰龍鱗 後漢書班固傳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隄封五萬疆埸綺分丨丨丨丨丨丨丨決渠降雨荷鍤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榮

穿成國渠築臨晉陂 晉書宣帝紀青龍元年丨丨丨丨丨丨丨溉田數千頃國以充實焉

雲布 晉書食貨志農祥晨正平秩東作荷鍤贏糧有同丨丨

督實南畝 晉書齊獻王攸傳今宜嚴敕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丨丨丨丨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於暫一水旱便憂饑餒哉

區種 晉書段灼傳艾欲積穀彊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為丨丨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注艾鄧艾

一歲種三歲穫 晉書扶南國傳以耕種為務丨丨丨丨丨丨

相土揆時 齊書武帝紀詔守宰親民之要刺史案部所先宜嚴課農桑丨丨丨丨必窮地利若耕蠶殊衆足厲浮惰者所在即便列奏其遠方驕矜佚事妨農亦以名聞將明賞罰以勸勤怠校覈殿最歲竟考課以申黜陟

相畝闢疇 齊書鬱林王紀詔曰執事暫亡

懸磬比室秉機或情無褐終年非息非荒雖由王道不稂不莠實賴民和頃歲多稼無爽遺秉如積而三登之美未臻萬斯之基尚遠且風土異宜百民外務刑章治緒未必同源妨本害政事非一揆冕旒屬念無忘風興可嚴下州郡務滋耕殖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廣開地利深樹國本克阜天民

揆景肆力 齊書明帝紀宜嚴課農桑罔令游惰丨丨丨丨必窮地利

場功 齊書樂志勞哉望歲丨丨冀可收

尚看夭桃敷水猶及落杏飛花 梁書元帝紀時惟星鳥表年祥於東秩春紀宿龍歌歲取於南暖況三農務業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四民有令丨丨丨丨丨丨

王導賜田 南史王騫傳武帝於鍾山西造大愛敬寺騫舊墅在寺側者即丨丨丨也帝遣主書宣旨就騫市之欲以施寺答云此田不賣若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略帝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

家有無牛通借無者 魏書李文帝紀詔牧守令長勤率百姓無令失時同部之內貧富相通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若不從詔一門之內終身不仕守宰不督察免所居官

水田分給細民 魏書源懷傳懷又表曰景明以來北蕃連年災旱高原陸野不任營殖唯有水田可少蓄畝然主將參僚專擅腴美瘠土荒疇給百姓因此困敝日月滋甚諸鎮丨丨請依地令丨丨丨丨先貧後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訟者鎮將已下連署之官各奪一時之祿四人已上奪祿一周北鎮邊蕃事異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別沃野一鎮自將以下八百餘人黎庶怨嗟僉曰煩猥邊隅事尠實少幾服請主帥吏佐五分減二詔曰省表具恤民之懷已勅有司一依所上下為永準如斯之比不便於民損化害政者其備列以聞

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 魏書高允傳世祖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曰萬幾之務何者為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

人牛易力 魏書樊子鵠傳後出除散騎常侍本將軍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民流亡乃勒有粟之家分貸貧者并遣丨丨丨丨丨多種二麥州內以此獲安

公廨田 隋書高祖紀開皇四年六月丁卯詔省府州縣皆給丨丨丨不得治生與人爭利

陌南阡西阡東陌北 隋書禮儀志北齊籍於帝城東南千畝內種赤粱白穀大豆赤黍小豆黑穄麻子小麥色別一頃自餘一頃地中通阡陌作祠壇於丨丨丨丨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壝四門又為大營於外又設御耕壇於丨丨丨丨

九穀之書四人之令 隋書盧思道傳汜勝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觀其節制崔寶丨丨丨丨奉以周施

別為條制 隋書樊叔略傳自為司農凡種植叔略丨丨丨皆出人意表

要月 北史蘇綽傳大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丨丨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按周書無月字

人耕法 舊唐書王方翼傳遷夏州都督屬牛疫無以營農方翼造丨丨之丨施關鍵使人推之百姓賴焉

賜田十頃 舊唐書李藪譽傳吾近京城有丨丨丨丨耕之可以充食

趨時急於備寇尺璧賤於寸陰 舊唐書宇文融傳制曰令陽和布澤丁壯就田言念鰥惸事資拯助宜委使司與州縣商量勸作農社貧富相恤耕耘以時仍每至雨澤之後種穫忙月州縣常務一切停減使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耦耕法 唐書王方翼傳以功遷夏州都督屬牛疫民廢田作方翼為丨丨丨丨張機鍵力省而見功多百姓順賴

刀耕 唐書嚴震傳梁漢間丨丨

火耨民采稆為食

地癖唐書李憕傳憕頗殖産伊川占膏腴自都至闕口疇墅彌望時謂｜｜

寡桑柘富麻苧宋史地理志河東其俗剛悍而朴直勤農織之事業｜｜而｜｜｜｜無治生多藏蓄其斯嗇尤甚

鄠杜南山土地膏沃二渠灌漑兼有其利宋史地理志陝西其民慕農桑好稼穡｜｜｜｜｜｜｜｜｜｜｜｜｜｜｜｜大抵誇尚氣勢多游俠輕薄之風

淤厚宿麥宋史河渠志戶部侍郎蘇轍上疏臣聞河之所行利害相半蓋水來雖有敗田破稅之害其去亦有｜｜｜｜之利況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此派水之說不足聽也

限田宋史食貨志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闢仁宗繼之益務約己愛人即位之初下詔曰令宿麥既登秋種向茂其令州縣諭民務謹蓋藏毋或妄費上書者言賦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詔｜｜公卿以下毋過三十

頃牙前將吏應復役者毋過十五頃止一州之內過是者論如違制律以田賞告者

湖田宋史食貨志紹興五年江東帥臣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無水旱之災政和以來始廢湖為田自是兩州之民歲被水旱之患餘姚上虞每縣收租不過數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賦動以萬計莫若先罷兩邑｜｜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湖等處尚多望詔漕臣盡廢之其江東西圩田蘇秀圍田令監司守令條上於是詔諸路漕臣議之其後議者雖稱合廢竟仍其舊

圩田見上

圍田見上

方田宋史食貨志｜｜神宗患田賦不均熙寧五年重修定方田法詔司農以均稅條約并式頒之天下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舊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眾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為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令既具乃以濟州鉅野尉王曼為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此

戶帖見上

莊帳見上

地符見上

甲帖見上

歲得帛千匹宋史陳希亮傳河北有田｜｜｜｜｜｜

百渠九堰宋史沈遘傳從弟括括字存中以父任為沭陽主簿縣依沭水乃職方氏所書浸曰沂沭者故蹟漫為汙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為｜｜｜｜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頃

播琴山海經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

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穀自生冬夏｜｜注播琴猶播殖方俗言耳

均田夏小正農率｜｜傳率者備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

及雪澤夏小正農｜｜｜傳言雪澤之無高下也初服於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

榮鞠樹麥夏小正｜｜｜｜傳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

草宅禽饗之逸周書若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維｜其｜之既秋而不獲維｜其｜｜人而獲饑夫誰哀之

野事逸周書都鄙不過百室以便｜｜

金穰木康越絕書大陰三歲處｜則｜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則｜三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糴有時領則決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以智論之以決斷之以道佐之斷長續短一歲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則資車旱則資舟物之理也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是以民相離也

三表越絕書越王曰請問｜｜范子曰水之勢

勝金陰氣蓄積大盛水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蓄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不察能知三表可為邦寶

寶路開 桓寬鹽鐵論山海者財用之寶也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則仇讐滅仇讐滅則田野闢田野闢則五穀熟而|||

木耕手耨土耰啖食 桓寬鹽鐵論鹽鐵賈貴百姓不便貧民或||||||||

蹠耒 桓寬鹽鐵論民||而耕負擔而行

豐敞 焦氏易林膏澤肥墝農人||

青牛白咽呼我俱田 焦氏易林|||||||歷山之下可以多耕歲樂時節民人安業

五利四福 焦氏易林||||俱由高邑黍稷盛茂多獲高稻

新田宜粟上農得穀 焦氏易林||||||||君子懷德以千百祿

皐田堆壤 焦氏易林||禾黍||麻阜衣食我躬室家饒有

雨師娶婦 焦氏易林||||黃巖季子成禮既婚相呼南山青潤下土年歲大有

磝磽禿白 焦氏易林||||不生黍稷无以供祭祇靈代祀

荷鋤候雨不如決渚 黃憲天祿閣外史諺曰||||||||言時不可緩也

力勤十頃能致嘉穎 王嘉拾遺記成王五年有因祇之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工文錦其國丈夫勤於耕稼一日鋤十頃之地又貢嘉禾一莖盈車故時俗四言詩曰||||||||

陸海 常璩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頹隨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饒又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

候屋上烏 宗懍荊楚歲時記春分日民並種戒火草於屋上有鳥如烏先雞而鳴架架格格民候此鳥則入田以為候

犂杷上岸 宗懍荊楚歲時記有鳥名護穀其名自呼農人候此鳥則||||注按爾雅云鳲鳩鵲鞠郭璞云今布穀也江東呼穫穀也

犂欲廉勞欲再 賈思勰齊民要術凡秋耕欲深春夏欲淺||||||注古曰耰今曰勞犂廉耕細牛復不疲再勞地熟旱亦保澤也

轉地 賈思勰齊民要術初耕欲深||欲淺注耕不深地不熟轉不淺動生土也

美田法 賈思勰齊民要術凡||之|綠豆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穊種七月八月犂種殺之為春穀田則畝收十石其美與蠶矢熟糞同注穊美懿反漫掩也

穊種 見上

稿種 賈思勰齊民要術若牛力少但九月十月一勞之至春||亦得

膏澤 賈思勰齊民要術夏至後九十日晝夜分天地氣和以此時耕田一而當五名曰||

強土 賈思勰齊民要術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地氣上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急菑||黑壚之田

掩地雪 賈思勰齊民要術五月耕一當三六月耕一當再若七月耕五不當一冬雨雪止輒以藺之|||勿使從風飛去後雪復藺之則立春保澤凍蟲死來年宜稼田雖薄惡收可畝十石

脂田脯田 賈思勰齊民要術秋無雨而耕絕土氣土堅垎名曰||及盛冬耕泄陰氣土枯燥名曰||脯田與脂田皆傷田

摩平待種 賈思勰齊民要術氾勝之書曰凡愛田常以五月耕六月再耕七月勿耕謹||以||時

緩土 賈思勰齊民要術二月陰凍畢澤可菑美田||及河渚水處

沙白輕土 賈思勰齊民要術三月杏華勝可菑||||之田五月六月可菑麥田

曳撻 賈思勰齊民要術凡春種欲深宜|重|夏種欲淺直置自生注春風冷生遲不曳撻則根虛雖生輒死夏氣熱而生速曳撻遇雨必堅垎其澤澤多者或亦不須撻必欲撻者宜須待白背濕撻

令地堅硬故也直置自生見上仰壟賈思勰齊民要術春若遇旱秋耕之地得丨丨待雨夏若仰壟匯直溢汰不生魚與草歲俱出早晚相雜賈思勰齊民要術凡田欲丨丨丨丨有閏之歲節氣近後宜晚田然大率欲早早田倍多於晚注早晚相雜防歲道有所宜早田倍多於晚見上馬耳鐺賈思勰齊民要術苗生如馬耳則鐺鋤注諺曰欲得穀丨丨小鋤賈思勰齊民要術凡五穀唯丨丨為良注小鋤者非直省功穀亦倍勝大鋤者草根繁茂用功多而收益少鋤不厭數賈思勰齊民要術良田率一尺留一科薄地尋壠嚙之苗出壠則深鋤丨丨丨丨周而復始勿以無草而暫停起地賈思勰齊民要術春鋤丨丨夏為除草故春鋤不用觸濕六月以後雖濕亦無嫌注春苗既淺陰未覆地濕鋤則地堅夏苗陰厚地不見日故雖濕亦無害矣觸濕見上白背賈思勰齊民要術苗既出

壟每一經雨丨丨時輒以鐵齒鎬棒縱橫把而勞之生長壯日賈思勰齊民要術凡種五穀以丨丨丨種者多實老惡死日種者收薄以忌日種者敗傷又用成收滿平定日為佳藏雪汁賈思勰齊民要術雪汁者五穀之精也使稼耐旱常以冬丨丨丨器盛埋於地中治種如此則收常倍椹赤為候賈思勰齊民要術夏種黍穄與植穀同時非夏者大率以丨丨丨丨丨注諺曰椹厘厘種黍時椹厘厘種黍時見上鋒而不耨賈思勰齊民要術凡種丨覆宜耙勞鋤三遍乃止丨丨丨丨注苗晚耨即多折也黍疎於禾賈思勰齊民要術凡種丨覆土鋤治皆如禾法欲丨丨丨三青兩黃賈思勰齊民要術豈角丨丨丨丨拔而剝豎籠從之生者均熟不畏嚴霜從本至末全無秕減乃勝刈黃金覆賈思勰齊民要術諺曰子欲富丨丨丨黃金覆者謂秋鋤麥曳柴壅麥根也陂汪汪下田良酈道元水經注朝水又東南分為二水一水技分東北為樊氏陂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俗謂之凡亭陂陂東有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陂故諺曰丨丨丨丨樊子失業庾公昌隨年變種酈道元水經注城之東有馬仁陂郭仲產曰陂在泚陽縣五十里蓋地百頃其所周溉田萬頃丨丨境無儉歲屈田酈道元水經注縣東北數十里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堰廢漫猶保丨丨之稱也種種稑早晚無月不秀酈道元水經注九真太守任延始教耕犂俗化交土風行象林知耕以來六百餘年火耨耕藝法與華同名白田種白穀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種赤穀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謂兩熟之稻也更於草甲萌芽穀月代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耕耘功重收獲利輕熟速故也米不外散恒為豐國米不外散恒為豐國見上秫鋤顏氏家訓食為民天耕種之丨丨之刈穫盡取金錢埋之九里皆滿曰有丨丨丨遂可棄無用金佃戶皆成奧族李昌齡樂善錄侯叔猷為汜縣令縣多沒官田有一李誠莊方圓十里河貫其中最為膏腴丨丨百家丨丨丨丨雲積屋溜王侮東都事略新渠之田在渠左右渠來奕奕如赴如湊如丨丨斯丨如丨斯丨嗟唐之人始就秔稌菖蒲田鄭景望蒙齋筆談郎簡侍郎錢塘人慶歷間能吏既老謝事居里中築別館徑山下善服食得養生之術即徑山澗旁種菖蒲數畝歲採以自餌山中人目之丨丨丨丨六穗告登三農有慶胡錡耕祿稿偶丨丨之丨丨丨丨之丨丨遂超榮於品祿仍加衍於戶租候雨暘十中七

八｜葉夢得避暑錄話在山居久見老農｜出廟三十里至仰山履喬松之磴甚危嶺坂之間皆田層層而上至頂名｜｜｜｜｜｜｜問之後無他曰所更多耳

梯田 范成大驂鸞錄 嘗讀金黃華老人詩有招客先問｜｜｜之句殊不可曉近讀雲南雜誌曰夷有田皆種稻其佃作三人使二牛前牽中壓而後驅之犂一日為一雙以二乏為已二已為角四角為雙約有中原四畝地則老人之詩意見矣

四十雙 陶宗儀輟耕錄

蠶織

上女衣五 管子｜｜｜中女衣四下女衣三

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 管子｜｜｜｜｜｜｜｜｜注榮樹則蔽明女紅於室無見焉

歸府 管子女勤於織微而織｜於｜

使不疾病 管子民之通於蠶桑｜蠶｜｜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

夏之秋冬之秋 管子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

惡暑惡雨三俯三起 荀子有物於此儼儼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為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隣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牧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帝帝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喜濕而｜｜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

分繭稱絲 呂氏春秋季春之月蠶事既登｜｜廟之服無有敢墮

以桑為均 呂氏春秋蠶事既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效功以供郊廟之服無有敢墮

壤壤莽莽 呂氏春秋戎人見暴布者而問之曰何以為之莽莽貴賤少長如一以給郊廟之祭服

珥絲 淮南子蠶絕注珥絲謂弄絲於口也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也可以為之｜｜也

手經指挂 淮南子絞麻索縷｜｜｜其商音清弦細成猶網羅後世為之機杼勝複而急故先絕

刻麻考縷 淮南子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

煮以熱湯 淮南子繭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

繭純樂｜ 揚子畜｜｜｜｜｜｜不奪時也

絲人 揚子｜｜不足於夜

女紅纂組害｜者也 漢書景帝紀錦繡

蠶母 宋書禮志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命中宮蠶於北郊按韋誕后蠶頌則於時漢注已亡更考撰其儀也及至晉氏先蠶多采魏法晉武帝太康六年使侍中袁粲草定其儀皇后采桑壇在蠶室西帷宮中門之外桑林在其東先蠶壇在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取民妻六人為｜｜蠶將生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笄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蓋雲母車駕六馬女尚書著貂蟬佩璽陪乘或筐鉤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公太夫人公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鉤從蠶桑前一日蠶官生蠶著簿上桑日大祝令以一大牢祠先蠶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躬桑采三條諸妃公主各采五條縣鄉君以下各采九條悉以桑授蠶母還蠶室事訖皇后還便坐公主以下以次就位設饗賜絹各有差

秉機 漢書樊林王紀詔曰執耜暫忘懸壁比室｜｜或情無禍終年非怠非荒雖由王道不稂不莠實賴民和

浮波幕樹 齊書祥瑞志永明二年護軍府門外桑樹一株並有蠶絲綿被枝莖史臣按漢光武時有野蠶成繭百姓

得以成衣服令則丨丨丨其亦此之類乎

閩中八蠶 南史刘溉傳後為建安太守昉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實為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溉答云余衣本百結丨丨徒丨丨假令金如粟詎使庶夫貧

二蠶 魏書孝文帝紀甲申以長安丨丨多死丐民歲賦之半

一婦之織衣止蔽形 魏書盧昶傳竊惟一夫之耕食裁充口丨丨丨丨丨年租歲調則惟常理此外徵求於何取足

羅綺工 周書武帝紀省掖庭四夷樂後宮丨丨丨人五百餘人

絹鄉麻土 周書蘇綽傳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紝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丨丨先事織紝丨丨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

杼柚代舂 北史魏宗室淑傳為河東太守俗多商賈罕事農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識耒耜淑下車勸課躬往教示二年間家給人足為之謠曰秦州河東丨丨丨丨元公至止田畯始理

野蠶食桑葉 舊唐書太宗紀是歲滁州言丨丨丨丨丨成繭大如柰其色綠凡六千五百七十碩

一畝種桑二樹 舊唐書憲宗紀夏四月戊子朔癸巳勑天下州府民戶每田丨丨丨丨丨長吏逐年檢計以聞

賜桑千樹 舊唐書李襲譽傳河內有丨丨丨蠶之可以充衣

一年四熟 舊唐書尹思貞傳為青州刺史境內有蠶丨丨丨丨者黜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八月至州見繭嘆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於此乎特表薦之

素絲五兩 舊唐書李元愷傳景龍中元行沖為洺州刺史邀元愷至州問以經義因遺衣服元愷辭曰微軀不宜服新麗恐不能勝其美以速咎也行沖乃以泥塗汙而與之不獲已而受及還乃以已之所蠶丨丨丨丨以酬行沖曰義不受无妄之財

采三條 唐書禮樂志尚宮引皇后詣采桑壇升自西陛東向立初皇后將詣望瘞位司賓引內外命婦采桑者執鉤筐者皆就位皇后既至尚功奉金鉤受之皇后丨丨丨止尚功前受鉤典製以筐俱退皇后初采桑典製等各以鉤授內外命婦皇后采桑訖內外命婦以次采女史執筐者受之內外命婦一品采五條二品采九條止典製等受鉤與執筐者退復位司賓各引內外命婦采桑者以從至蠶室尚功以桑授蠶母蠶母切之以授婕妤食蠶灑一薄止

一品采五條二品采九條 見上

以吉貝為衣衾 宋史崔與之傳瓊人織丨丨丨丨工作皆婦人後之有至期年者棄稚違老民尤苦之

月直大火則浴種 宋史孔維傳維抗疏曰按周禮夏官司馬職禁原蠶者為傷馬也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丨丨丨丨丨其丨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再蠶以益馬也

生苦參上 宋史高昌國傳地有野蠶丨丨丨丨丨可為綿帛董仲舒春秋繁露繭待丨丨丨丨而後能為絲

繰一繭得絲一斤 東方朔神異經東方有桑樹焉高八十丈數張自輔其葉長一丈廣六七尺其上自有蠶作繭長三尺丨丨丨丨丨丨有柢焉長三尺五寸圍如長

入山采葛作黃絲布 吳越春秋越王曰吳王好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於子何如羣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丨丨丨丨丨丨以丨之丨欲獻之

宵必顧杼 黃憲天祿閣外史諺有之曰農勤於朝女勤於宵丨丨丨丨朝必望雨言得時毋怠也

食桑績繭 王充論衡蠶丨丨老丨而為丨繭又化而為蛾蛾有兩翼變去蠶形

蠶三化 張華博物志丨丨丨先孕而後交不交者亦產子後為蠶皆無眉目易傷收採亦薄

氷蠶 王嘉拾遺記員嶠山妾子始蠶夏小正丨丨丨丨丨傳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畢事者始

繰以綰湯 東方朔神異經東方有桑樹高八十丈數張自輔其葉長一丈廣六七尺其上自有蠶作繭長三尺丨丨丨丨丨丨有柢焉長三尺五寸圍如長

入山采葛作黃絲布 吳越春秋越王曰吳王好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於子何如羣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丨丨丨丨丨丨以丨之丨欲獻之

宵必顧杼 黃憲天祿閣外史諺有之曰農勤於朝女勤於宵丨丨丨丨朝必望雨言得時毋怠也

食桑績繭 王充論衡蠶丨丨老丨而為丨繭又化而為蛾蛾有兩翼變去蠶形

蠶三化 張華博物志丨丨丨先孕而後交不交者亦產子後為蠶皆無眉目易傷收採亦薄

氷蠶 王嘉拾遺記員嶠山

有丨丨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彩織為文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經宿不燎唐堯之世海人獻之堯以為黼黻

作白粥泛膏於上祭蠶神 吳均續齊諧記 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上南角舉手招成成即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即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祭我也必當令君蠶桑百倍言絕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後大得蠶今正月半作白膏粥自此始也

五色蛾 任昉述異記 國客者濟陰人貌美色人多欲妻之客終不娶常種五色香草積十餘年服食其實忽有丨丨集香草上客薦之以布生華蠶焉至蠶時有一女自來助養蠶以香草食之得繭一百二十枚繭大如甕每一繭繅六七日絲方盡繅訖此女與客俱神仙去

華蠶 見上 **有女自來助養蠶以香草食之** 見上

入簇 賈思勰齊民要術 四月繭既丨丨趨繅剖線具機杼敬經絡 見上

具機杼敬經絡 見上

八熟 賈思勰齊民要術 俞益期笺曰日南蠶丨丨繭軟而薄挺採少多

八輩 賈思勰齊民要術 有丨丨蠶蚖珍蠶三月蠶蚖珍蠶四月初績蚖蠶四月初績愛珍五月績愛蠶六月末績寒珍七月末績四出蠶九月初績寒蠶十月績凡蠶再熟者前輩皆謂之珍養珍者少養之

愛珍 見上 **寒珍** 見上 **四出** 見上 **愛蠶** 賈思勰齊民要術 丨丨者故蚖蠶種也蚖珍三月既績出蛾取卵七八日便剖卵蠶生多養之是為蚖蠶欲作愛者取蚖珍之卵藏內罌中隨器大小亦可拾紙蓋覆器口安硎泉冷水中使冷氣折其出勢得三七日然後剖生養之謂為愛珍亦呼愛子績成繭出蛾卵卵七日又剖成蠶多養之此則愛蠶也

愛子 見上 **泥屋四角** 賈思勰齊民要術 民要術雜五行書曰二月上壬取土丨丨丨宜蠶吉注案今世有三卧一生蠶四卧再生蠶白頭蠶頡石蠶楚蠶黑蠶有一生再生之異灰兒蠶秋母蠶秋中蠶老秋兒蠶秋末老蠶兒蠶錦兒蠶同繭蠶或二蠶三蠶共為一繭凡三卧四卧皆有絲綿之別

三卧四卧 見上 **錦兒** 見上 **秋母** 見上 同繭 見上

老蠶兒 見上 **宛人可為蠶師** 泰觀蠶書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物宛篚織文徐篚元纖縞荆篚元纁璣組豫篚纖纊青篚檿絲皆繭物也而桑土既蠶獨言於宛然則九州蠶事宛為最乎子游濟河之間見蠶者豫事時作一婦不蠶比屋罟之故知丨丨丨丨丨丨今予所書有與吳中蠶家不同者皆得宛人也

種變 泰觀蠶書丨丨脆之日聚蠶種沃以牛溲浴於川毋傷其藉迺縣之始審卧之五日色青六日白七日蠶已蠶尚卧而不傷

化治 泰觀蠶書丨丨常令煮繭之鼎湯如蟹眼必以筯其緒附於先引謂之餵頭毋過三絲則絲麄不及則脆其審舉之凡絲自鼎道錢眼升於鑠星星應車動以過添梯乃至於車為版長過鼎面廣三寸厚七黍中其厚挿大錢一出其端橫之鼎耳後鎮以石緒總錢眼而上之謂之錢眼為三廬管管長四寸樞以圓木建兩竹夾鼎耳縛樞於竹中管之轉以車下直錢眼謂之鎖星車之左端置環繩其前尺有五寸當車床左足之上建柄長寸有半匼柄為鼓鼓生其寅以受環繩繩應車運如環無端鼓因以旋鼓上為魚魚半出鼓其出之中建柄半寸上承添梯添梯者二尺五寸片竹也其上揉竹為鉤以防絲竅左端以應柄對鼓為耳方其穿以閑添梯故車運以牽環繩繩鉤鼓鼓以舞魚魚振添梯故絲不過偏制車如轆轆必沽其兩輻以利脫絲

錢眼 見上 **鎖星** 見上 **添梯** 見上 **戎治** 泰觀蠶書丨丨唐史載于闐初無桑丐隣國不肯出其王即求置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為衣女聞罷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蠶蛾乃得治繭言蠶為衣則治繭可為絲矣世傳

繭之未蛾而竅者不可為絲頃見隣家誤以竅繭雜全繭治之皆成絲焉疑蛾脫之繭也欲以為絲而其中空不復可治嗚呼世有知于關治絲法者肯以教人則貸蠶之死可勝計哉予作蠶書哀蠶有功而不免故錄唐史所載以俟博物者

一州兩家世世婚姻 陸游老學庵筆記亳州出輕紗舉之若無裁以為衣真若烟霧丨丨惟丨丨能織相與丨丨為丨丨懼他人家得其法也自唐以來名家今三百餘年矣

名家三百餘年 見上

龍精報貺瑞蠶紛如 王明清揮麈餘話至如后妃親蠶之所也延福邃深有嚴金鋪當春日之載陽率六宮而與俱懿箱既飾柔桑既敷鞠衣東嚮三采躊躇風戾川浴地溫氣舒然後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五色之絲允侔乎東海八蠶之綿倍富於吳都按李元叔上廣汴賦一

歲八育 王楙野客叢書左太沖吳都賦曰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繭注謂有蠶丨丨丨丨丨丨僕按廣記日南一歲八蠶以其地暖故耳俞益期牋曰日南蠶八熟張文昌桂州詩曰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蠶此言可驗矣而海物異名記乃謂八蠶共作一繭與前說異

共作一繭 見上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五十

產業部二

商賈

盛商 管子夫齊衢處之本通達百符一馬 管子請以令令富商蓄賈所出也游子丨丨之所道丨丨而丨丨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

蓄賈 見上

獨操國趣 管子且君幣藉而務則賈人丨丨丨丨

貨準 管子市者丨之丨也

不虞本 管子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

若一智者能守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丨丨之事丨者與功而不與分焉

商之子常為商 管子今夫商羣萃而州處觀凶饑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賈賤鬻貴是以羽毛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旦暮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勞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丨丨丨丨丨丨

官賈 管子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為丨

奇怪時來珍異物聚 見上

五而六之九而十之 管子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管子對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不可為數

操贏制餘 子華子丨丨而丨丨

商賈之所為也

慎用一布 墨子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

不敢繼荀而讐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為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

長商 尹文子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丨丨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

資在於身 商子商賈之士丨丨丨丨

理其毀瑕 韓非子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丨丨丨丨得千鎰焉

多錢善賈 韓非子鄙諺曰長袖善舞丨丨丨丨

折閱 荀子良賈不為丨丨不市注折換也閱賣也

以察盡財 荀子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丨丨丨丨百工以巧盡械器

朝飲其羊 荀子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丨丨丨丨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者也

不豫賈 見上

積反貨 荀子丨丨丨而為商賈

歸移 荀子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使相丨丨也

四方來雜 呂氏春秋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入貨賄以便民事丨丨丨丨遠方皆至則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事按是月仲秋之月

鈍賈 揚子賈如是不亦鈍乎

待乏 國語閎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丨丨也

爭利者於市 戰國策爭名者於朝丨丨丨丨

珠玉贏百倍 戰國策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丨丨之丨幾倍曰丨丨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

就時 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丨丨於負夏注索隱曰就時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尚書大傳曰販於頓丘就時負夏孟子曰遷於負夏是也

折券棄責 史記高祖紀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醉卧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讐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丨丨丨丨

不得衣絲乘車 史記平準書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丨丨丨丨重租稅以困辱之

蹄財役貧 史記平準書富商大賈或丨丨丨丨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低首仰給

心計 史記平準書弘羊雒陽賈人子以丨丨年十三侍中

擅管山海之貨 史記平準書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丨丨丨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

稽諸物 史記平準書諸賈人未作貲貸買居邑丨丨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

車算船算 史記平準書商賈人軺丨二丨丨五丈以上一丨

平準 史記平準書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丨丨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

候時轉物 史記越世家范蠡止於陶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丨丨丨丨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

榷會 史記五宗世家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丨丨入多於國經租稅

深藏若虛 史記老莊列傳吾聞之良賈丨丨丨丨

廢舉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貢好丨丨與時轉貨貲

逐什二 史記蘇秦傳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丨丨丨以為務

皷刀 史記信陵君傳朱亥笑曰臣乃市肆丨丨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

販賤賣貴 史記呂不韋傳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丨丨丨丨家累千金

取筰馬蹇僮髦牛 史記西南夷傳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丨其丨丨丨丨丨丨以此巴蜀殷富

重裝 史記淮南

王傳丨丨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旱資舟水資車史記貨殖傳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丨丨則丨丨丨則丨丨丨萬貨之情史記貨殖傳知鬬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丨丨丨丨可得而觀矣三寶史記貨殖傳商不出則丨丨絕徵貴徵賤史記貨殖傳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丨丨貴之丨丨積著史記貨殖傳丨丨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息幣見上居貴見上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見上谷量馬牛史記貨殖傳為氏得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丨丨丨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節駔會史記貨殖傳丨丨丨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貪賈三廉賈五見上法孔氏之雍容史記貨殖傳南陽行販賈盡丨丨丨丨丨丨販脂賣漿史記貨殖傳丨丨廢處也而雍伯千金丨丨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通財鬻貨漢書食貨志丨丨丨曰商操其奇贏日游都市漢書食貨志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埶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有仟伯之得見上取富漢書地理志漢興復立閩君搖為粵王是時秦南海尉趙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呂為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丨丨焉賈區漢書胡建傳特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丨丨見直和市

齊書武帝紀凡下貧之家可蠲三調二年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糴米穀絲綿之屬其和價以優黔首遠邦嘗市雜物非土俗所產者皆悉停之必是歲賦攸宜都邑所乏可丨丨丨丨勿使逋刻與崐崘舶營貨齊書荀伯玉傳景真于南澗寺捨身齋有元徽紫皮袴褶餘物稱是于樂遊設會伎人皆著御衣又度絲綿丨丨丨丨丨輒使傳令防送過南州津按景真張景真要射時利魏書文成帝紀詔曰刺史牧民為萬里之表自傾每因發調逼民假貸大商富賈丨丨丨丨旬日之間增贏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潤屋故編戶之家困於凍餒豪富之門日有魚積為政之弊莫過於此其一切禁絕犯者十疋以上皆死布告天下咸令知禁西州大賈隋書何妥傳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丨丨丨丨興生北史封回傳滎陽鄭雲詔事長秋卿劉騰貨紫纈四百匹得為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晚往詣回坐未定問回安州丨丨何事為便回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葵園去織婦宜思方畧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慚失色舉息北史蘇綽傳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丨丨輸稅之人於是弊矣建標立候舊唐書職官志凡丨丨丨丨陳肆辨物以二物平市三賈均市注二物謂秤以格斗以槩三賈謂上中下之差宮市舊唐書張建封傳時宦者主宮中市買謂之丨丨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十百人于兩市及要閑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銀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馱柴宦者市之子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驢送柴之內農夫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驢農夫曰我有

父母妻子待此而後食今與汝柴而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官者街使擒之以聞乃黜官者賜農夫絹十匹

婆蘭 宋史食貨志胡人謂三百斤為一丨丨凡舶舟最大者曰獨檣一千婆蘭次者曰牛頭比獨檣得三之一又次曰木舶曰料河遮得三之一

鬻河渡 宋史張方平傳新法丨丨坊場司農并及祠廟宋關伯微子廟皆為賈區

易資 逸周書九酌一取允移人二宗傑以觀三發滯以正民四貸官以屬五人曰必禮六往來取此七商賈丨丨八農人美利九口寵可動

陰盡收五穀陽盡收牛馬 越絕書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陽歲德在陰歲美在是聖人動而應之制其收發當以太陰在陰而發丨之歲亟賣六畜貨財以益丨丨以應陽之至也丨且丨之歲亟發糴以丨田宅丨丨積斂貨財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

宛周齊魯商徧天下 桓寬鹽鐵論夫子論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衝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故聖人因天時知者因地財上士取諸人中士勞其形長沮桀溺無百金之積躐蹈之徒無猗頓之富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故乃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

運之六寸轉之息耗 桓寬鹽鐵論夫子貢之廉著陶朱公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哉丨丨丨丨丨丨丨取之貴賤之間耳

商季 焦氏易林長財善賈丨丨悅喜

息資 焦氏易林陶朱白圭善賈丨丨三致千金德施上仁

三奇六耦王孫善賈 焦氏易林丨丨丨丨相隨俱市丨丨丨丨先得利寶

與喜為市 焦氏易林南販北賈丨丨丨丨利得百倍

東齊魯南荊楚 焦氏易林丨市丨丨丨賈丨丨羽毛齒革為吾利寶

資賄 焦氏易林日中為市各持所有交易丨丨丨丨丨珠懷寶心悅歡喜

載喜抱子 焦氏易林宜行賈市所求必倍丨丨丨丨

與利為友

六在道西三在道東市樓直市 三輔黃圖廟記云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丨市丨丨丨丨市丨丨丨凡四里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門夾橫橋大道丨丨皆重屋又曰旗亭樓在杜門大道南又有當市樓有令署以察商賈貨財買賣貿易之事三輔都尉掌之丨丨在富平津西南二十五里即秦文公造物無二價故以直市為名

珊瑚市 任昉述異記鬱林郡有丨丨丨海先市珊瑚樹碧色生海底一株十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至小者尺餘蛟人云海上有珊瑚宮漢元封二年鬱林郡獻瑞珊瑚

皷聚鉦散 唐六典京都諸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為之貳凡建標立候陳肆辨物以二物平市以三賈均市凡與官交易及懸平賦物並用中賈其造弓矢長刀官為立樣仍題工人姓名然後聽鬻之諸器物亦如之以偽濫之物交易者沒官短狹不中量者還主凡賣買奴婢牛馬用本司本部公驗以立券凡賣買不和而擅固及更出關閉共限一價若參市而規自入者並禁之凡市以日午擊皷三百聲而衆以會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聲而衆以散

趣虛 吳處厚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為虛柳子厚童區乙傳云之虛所賣之又詩云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丨丨人即此也蓋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而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謂之為虛不亦宜乎

痰市 吳處厚青箱雜記蜀有丨丨而間日一集如痰瘧之一發則其俗又以冷熱發歇為市喻

互郎 陶宗儀輟耕錄令人謂駔儈者為牙郎本謂之丨丨謂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牙互與牙字相似因訛而為牙耳

百工

官工 管子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為丨丨者與功而不與分焉

巧目利手 管子雖有

丨丨丨丨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工之子常為工管子今夫工羣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旦暮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丨丨丨丨丨丨辨工苦上完利管子論白工審時事丨丨丨丨丨丨監壹五鄉以時鈞修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於鄉工師之事也一日作五日食管子今為末作奇巧者丨丨丨丨而丨丨丨丨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手搔之功管子白鍾之家不得事鞀千百步者不得樹蓺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則刁郭之田有所讐其丨丨丨丨唐園之利代斲傷手老子夫丨人匠丨者希有不丨丨者矣男工墨子女工作文采丨丨作刻鏤獨巧共巧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丨丨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資在於手商子技藝之士丨丨丨丨不兼事慎子工丨丨丨丨則事省省則易勝追業列子農赴時商趣利工丨丨仕逐勢巧食宋國列子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丨丨丨丨丨丨按玉韓非子作象玉楮葉見上洴澼絖莊子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丨丨丨為事挫鍼治繭莊子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脇丨丨丨丨是以鋸鍑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鼓筴播精見上圜中規方中矩曲中鉤直應繩莊子陶者曰我善治埴丨者丨丨丨丨者丨丨丨匠人曰我善治木丨者丨丨

丨丨者丨丨不徐不疾得手應心莊子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丨丨丨丨丨之於丨而丨於丨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老斲輪見上疑神莊子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也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丨丨丨者其是與成見鐻然後加手見上指與物化莊子工倕旋而蓋規矩丨丨丨丨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運斤成風莊子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丨丨丨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盡堊而鼻不傷見上緯蕭莊子河上有家貧恃丨丨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者癸四板射稽八板韓非子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名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名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摘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手巧韓非子夫匠者丨丨也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癸韓非子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一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一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丨丨丨丨丨丨丨也器牢韓非子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丨丨以巧盡械器

荀子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便備用荀子設規矩陳繩墨｜｜
｜君子不如工人分事而勸荀子百工｜｜｜｜巧任荀子百工將時斬伐佻其期日而利
其｜｜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無作淫巧呂氏春秋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
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無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無悖於時｜或｜為｜｜以蕩上心
昆吾作陶呂氏春秋｜｜｜｜注昆吾顓頊之後吳回黎之孫陸終之子已姓也為夏伯制作陶冶
埏埴為器量小大訾功文呂氏春秋大匠之為宮室也｜｜｜而知材木矣｜｜｜而知人數
矣呼輿謣呂氏春秋今舉大木者前｜｜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
不若此臚汗交流喘息薄喉淮南子今夫繇者揭钁臿負籠土｜｜｜｜｜｜｜｜當

此之時得茠越下則脫然而喜矣漸乎矩鑿之中淮南子輸子陽謂其子曰良工｜｜｜｜
｜｜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注漸習也協革國語工｜｜注工百工之官革更也更制度者合其數也
軍匠史記惠景侯者表梧以｜｜從起郟入漢後為少府作長樂未央宮築長安城先就功侯五百户
織薄曲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勃以｜｜｜為生削厲工史記梁孝王世家置其劍劍著身視
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洒削史記貨殖傳｜｜薄技也而郅氏鼎食
作巧成器漢書食貨志｜｜｜｜曰工工用相得漢書王褒傳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
清水焠其鋒越砥斂其咢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增延
表百丈而不溷者｜｜｜｜也督繩削墨見上上手工後漢書百官志尚方令一人六百石

掌｜｜｜作御刀劒諸好器物漆工後漢書申屠蟠傳家貧傭為｜｜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
蟠雲梯之械晉書陸機傳非有工輸｜｜｜鬻畚為業晉書苻堅載記王猛字景
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以｜｜｜｜當貨畚於洛陽雷霆不能入南史祖暅之傳少傳
家業究極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般倕無以過也當其詣微之時｜｜｜｜蕉蒻工唐書德宗
紀戊午罷九成宮貢立獸炭襄州｜｜｜裝潢匠唐書百官志本注熟紙匠十人｜｜｜十人筆匠六
人門匠唐書食貨志德宗時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為｜｜
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謗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昆吾冶逸周書武王再拜曰嗚呼允哉
天民側側余知其極有宜乃名｜｜｜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注昆吾古之利冶朔月旦朔省之也鑠

金鏤木分苞燒殖陸賈新語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于
是奚仲乃撓曲為輪因直為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檝以代人力｜｜｜｜｜｜｜｜以備器械補巧續
長陸賈新語夫楩柟豫章天下之名木生于大都之廣地近于大匠之名工則材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
｜短者｜｜大者治鑄小者治觴飾以丹漆斆以明光上備大牢春秋禮庠褎以文采立禮矜莊冠帶正容對
酒行觴鄉士列位布陳宮堂望之者目眩近之者鼻芳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桓寬鹽鐵
論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故農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木而足
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無事焉亡錐失斧公輸无輔焦氏易林
｜｜｜｜｜｜｜｜抱其纍器適君子處卒不為輿故能成輿嚴遵道德指歸論大工之

造與也為圓為方為短為長為曲為直為縱為橫終身揳揳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而令可行也

工良師巧鍛一數至 王充論衡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革其本鋌山中之恒鐵也冶工鍛鍊成為銛利豈利劍之鍛與鍊乃異質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子起午畢 王嘉拾遺記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二人騰虛緣木揮斤斧于空中丨時丨工丨時已丨秦人謂之午臺

欲劍無折必加錫欲劍無卷必加金 劉晝新論夫歐冶鑄劍太剛則折太柔則卷丨丨丨丨丨丨其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其丨丨何者金性剛而錫質柔剛柔均平則為善矣酬

顧 唐六典凡內外繕造百司供給大事則聽制敕小事則俟省符以諮大匠而下于署監以供其職凡諸州匠人長上者則州率其資納之隨以丨丨凡功有長短役有輕重凡啟塞之時火土之禁必辨其經制而舉其

條目凡營造修理土木瓦石不出于所司者總料其數上于尚書省凡營軍器皆鐫題年月及工人姓名辨其名物而閱其虛實

造十二辰車 張鷟朝野僉載則天如意中海州進一匠丨丨丨丨丨迴轅正南則午門開馬頭人出四方迴轉不爽毫厘又作木火通鐵盞盛火展轉不翻

洛匠 杜光庭錄異記燉煌公李太尉德裕一日有老叟詣門引五六輩舁巨木請謁焉閽者不能拒之公異而見之叟曰某家藏此桑實三世矣某已耄矣感公之好奇搜異是以獻爾木中有奇寶若能者斲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計其年齒且老或身已歿子孫亦當得其旨訣非丨丨無能斲之者也公如其言訪于洛下匠已殂矣其子應名而來睨而視之曰此可徐而斲之矣因解為二琵琶槽自然有白鴿羽翼爪足巨細畢備匠料之微失厚薄不中一鴿少其翼公以形羽全者進之自留其一

料之微失一鴿少翼 見上

塔勢傾西北 歐陽修歸田錄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丨初成望之不正而丨丨丨人惟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為法有木經三卷行于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卧則交手于胷為結構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于世者是也

木經 沈括夢溪筆談營舍之法謂之丨丨或云喻皓所撰凡屋有三分自梁以上為上分地以上為中分階為下分凡梁長幾何則配極幾何以為榱等如梁長八尺配極三尺五寸則廳法堂也此謂之上分楹若干尺則配堂基若干尺以為榱等若楹一丈一尺則階基四尺五寸之類以至承栱榱桷皆有定法謂之中分階級有峻平慢三等宮中則以御輦為法凡自下而登前竿垂盡臂後竿展盡臂為峻道前竿平肘後竿平肩為慢道前竿垂手後竿平肩為平道此之為下分其書三卷近歲

土木之工益為嚴善舊木經多不用未有人重為之亦良工之一業也

弓有六善 沈括夢溪筆談子伯兄善射自能為弓其丨丨丨丨丨丨一者往體少而勁二者和而有力三者久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五者弦聲清實六者一張便正凡弓往體少則易張而壽但患其不勁欲其勁者妙在治筋凡筋生長一尺乾則減半以膠湯濡而極之復長一尺然後用則筋力已盡無復伸弛又揉其材令仰然後傅角與筋此兩法所以為筋也凡弓節短則和而虛節長則健而柱節得中則和而有力仍弦聲清實凡弓初射與天寒則勁強而難挽射久天暑則弱而不勝矢則膠之為病也凡膠欲薄而筋力盡強弱任筋而不任膠此所以射久力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為正者材也相材之法視其理其理不因橋揉而直中繩則張而不跛此弓人之所當知也

塔動 沈括夢溪筆談錢氏據兩浙時于杭州梵天寺建一木塔方兩三級錢帥登之患其丨丨匠師云未

布瓦上輕故如此方以瓦布之而動如初無可奈何密使其妻見喻皓之妻貽以金釵問塔動之因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層布板訖便實釘之則不動矣匠師如其言塔遂定蓋釘板上下彌束六幕相聯如胠篋人履其板六幕相持自不能動人皆伏其精練

批紅判白 李廌洛陽名園紀李衛公有平泉草木記百餘種耳今洛陽良工巧匠丨丨接以他木與造化爭妙故歲歲益奇且廣

賢於士大夫 邵伯溫聞見前錄常安民以鐫字為業崇寧初蔡京蔡卞為元祐姦黨籍上皇親書刻石立于文德殿門召安民刊字民辭曰民愚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祐大臣如司馬相公者天下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鐫也官府怒欲罪之民曰被役不敢辭乞不刻安民鐫字于碑恐後世并以為罪也嗚呼安民者一工匠耳尚知邪正畏過惡丨丨丨丨遠矣

補研 邵博聞見後錄石晉時關中有曰李處士者能丨石丨研已破碎留一二

日以歸完好如新琢者其法不傳或以為異人孫襲祖業子受父訓

骨路 陸游續筆紀市井中有補治故銅鐵器者謂之丨丨之時百工傳氏丨丨丨丨丨丨丨故其利害詳盡

開蘇黃詞翰遂至飽煖 王明清揮麈三錄九江有碑工李仲寧刻字甚工黃太史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仲寧使劉之仲寧曰小人家舊貧窶正因丨丨內翰丨學士丨丨丨丨丨丨丨今日以姦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魄以酒而從其請

運郢碩之斤斧攻把梓之良材 王明清揮麈餘話紹興壬戌夏顯仁皇后歸就九重之養伯氏仲信年十八作慈寧殿賦以進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萬杵散雨兮千鑱轉雷

鐵凍 張世南游宦紀聞蘄春鐵錢監五月至七月號為丨丨側閭鑪鞴本錢四可鑄十鐵炭稍貴六可鑄十工雇費皆在焉其用工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錢作末曰排整作以一監約之日役三百人十日可鑄一萬緡一歲用工九月可得二十七萬緡

堂花 周密齊東野語馬塍藝花如藝粟駝之技名天下非時之品真足以侔造化通仙靈凡花之早放者名曰丨丨其法以紙飾密室鑿地作坎纏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盡培溉之法然後置沸湯於坎中少候湯氣薰蒸則扇之以微風盎然盛春融淑之氣經宿則花放矣若牡丹梅桃之類無不然獨桂花則反是蓋桂必涼而後放法當置之石洞巖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涼風養以清氣竟日乃開此雖揠而助長然必適其寒溫之性而後能臻其妙耳

山匠 周密癸辛雜識前世疊石為山未見顯著者至宣和艮岳始興大役連艫輦致不遺餘力其大峰特秀者不特侯封或賜金帶且各圖為譜然工人特出於吳興謂之丨丨或亦朱勔之遺風

鳥籠花版 陶宗儀輟耕錄詹成者宋高宗朝匠人雕刻精妙無比嘗見所造丨丨四面丨丨皆于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鳥纖悉俱備其細若縷而且玲瓏活動求之二百餘年無復此一人矣

漁樵

乘危百里 管子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丨丨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注謂海潮激起則水逆流

取地富 慎子地雖不憂人貧伐木刈草必取已富焉則地無事也

桂餌金鉤 閻子魯人有好釣者以丨為丨黃丨之丨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其持竿處位即是然其得魚不幾矣故曰釣之務不在芳餌

翡翠之綸 見上

詹何釣 列子丨丨以獨繭絲為綸芒鍼為鉤剖荊條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汩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

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丨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制重也

其釣莫釣 莊子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丨丨丨丨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

常釣 見上

五十犗為餌 莊子任公子為大鉤鉅緇丨丨以丨丨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浙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

爭坻 韓非子河濱之漁者丨丨舜往漁焉朞年而讓長

不夭其生不絕其長 荀子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丨丨丨丨丨丨也黿鼉魚鼈鰌鱧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

山林不童 荀子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丨丨丨丨而百姓有餘材也

餌香 呂氏春秋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丨丨也

燒炭 呂氏春秋仲夏之月毋丨丨

伐薪為炭 呂氏春秋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丨丨丨

羽有動靜 呂氏春秋譬之若釣者魚有大小餌有宜適丨丨丨丨注羽釣浮也

漁師 呂氏春秋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丨丨奚故也其知之審也

鉤箴芒距微綸芳餌 淮南子大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丨丨丨丨丨丨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

泛杭 淮南子鼠者機動釣魚者丨丨

釣者靜之 淮南子丨丨丨丨羸者扣舟單者抑之星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

扣舟 見上

擐脣吻 淮南子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儵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丨丨丨者能以其所欲而釣之也

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 國語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丨丨丨丨丨丨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

結網罟 史記三皇紀丨丨以教佃漁

秋冬山採 史記孫叔敖傳丨丨則勸民丨春夏以水

山伐 漢書地理志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呂漁獵丨丨為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

烏集秦水 後漢書烏桓鮮卑傳鮮卑寇遼西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緣邊莫不被毒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擅石槐乃自徇行見丨丨丨丨廣從數百里水傳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闌倭人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

網得一織梭 晉書陶侃傳侃少時漁於雷澤丨丨丨丨丨以挂於壁有頃雷雨自化為龍而去

鏁採 梁書張充傳魚釣之閑丨丨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

西河公簑 隋書伏乞慧傳轉荊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樸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簑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丨丨丨丨

贖生 舊唐書李乂傳時中宗遣使江南分道丨丨以所在官物充直乂上疏曰江南水鄉採捕為業魚鱉之利黎元所資土地使然有自來矣伏以聖慈含育恩周動植布天下之大德及鱗介之微品雖雲雨之私有霑於末類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用支供易殫費之若少則所濟何成用之僕多則常支有闕在於拯物豈若憂人

作簑捕魚營圈取獸 唐書高宗紀四年閏五月丁卯禁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者

坐茅以漁 六韜文王田於渭陽卒見太公丨丨丨丨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

釣

有三權見上食餌牽緡六韜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綢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大魚丨其丨乃丨其丨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曳綸汀洲焦氏易林丨丨丨丨鈞掛魴鯉丨丨尼父孔丘善釣鯉魚焦氏易林丨丨丨丨丨丨羅網一舉獲利萬頭富我家居擊竿而歌隱笠而卧黃憲天祿閣外史夫楚磯之漁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自謂無懷子棲于洞庭丨之渚磯于七澤之畔吞雲吸霞浩浩乎與太虛同流隱於手荀悅申鑒自上御下猶夫釣者焉丨丨丨應于鈞則可以得魚膝痕在釣磯雷次宗豫章古今記晉陶侃字士衡潯陽人少喪父母孤貧濟於澤嘗坐此石而釣累年不移其膝石磨令有丨丨丨丨丨丨後仕晉為太尉不燼薪任昉述異記南方有災火山四月生火十二月火滅火滅之後草木皆生枝條至火生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也取此木以為

新燃之不燼以其皮績之為火浣布水漚火熇賈思勰齊民要術凡伐非時之木丨一月或丨丨取乾虫則不生石墨鄭道元水經注銅雀臺北曰冰井臺上有冰室室有數井深十五丈藏冰及丨丨焉石墨可書又燃之難盡亦謂之石炭當釣其旋繞者段成式酉陽雜俎秀才顧非熊言釣魚丨丨丨丨失其所主衆鮮鱗不復去頃刻可盡聚鼓穴口段成式酉陽雜俎興州有一處名雷穴水常半穴每雷聲水塞穴流魚隨流而出百姓每候雷聲燒樹布網獲魚無限非雷聲漁子丨丨於丨丨魚亦輒出所獲半於雷時韋行規為興州刺史時與親故書說其事候雷布網見上每歲菱藕罟網之利不下數十千鄭文寶南唐近事金陵城北有湖周迴十數里幕府雞籠二山環其西鍾阜蔣山諸峰聳其左名園勝境掩映如畫六朝舊跡多出其間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丨建康實錄所謂元武湖是也浮子莊綽雞肋編釣絲之半繫以荻梗謂之丨丨視其沒則知魚之中釣一簑烟雨俞成元螢雪叢說杜詩丹霞一縷輕漁父詞蓑縷一鈎輕胡少汲詩隋堤煙雨一帆輕至若騷人於漁父則曰丨丨丨丨於農夫則曰一犂春雨於舟子則曰一篙春水皆曲盡形容之妙也以金鼓振動之馬永卿嬾真子鄱陽湖水連南康軍江一帶至冬深水落魚盡入深潭中土人集船數百艘以竹竿攪潭中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候魚驚出即入大網中多不能脫如大餅餤陸游老學庵筆記蜀人爨薪皆短而麤束縛齊密狀丨丨丨丨不可遽燒必以斧破之至有以斧柴為業者青篛笠綠蓑衣王楙野客叢談徐師川云張志和漁父詞曰丨丨丨丨丨斜風細雨不須歸顧況漁詞曰新婦磯邊月明女兒浦口潮平故魯直取張顧二詞合為浣溪沙曰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

沉鈎青篛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陽細雨轉船頭起家蓼岸傳世蓑衣陳隨隱漫錄姑蘇女子沈清友能詩詠漁父云丨丨紅丨丨丨丨綠丨丨擺鈎范致明岳陽風土記江上漁人取巨魚以兩舟夾江以一人持綸鈎其一綸繫其兩端度江所宜用餘皆軸之中至十鈎有大如秤鈎皆相連每鈎相去一二尺鈎盡處各置黑鉛一斤形如錘以候水勢深淺錘上箭以五寸許正鈎使欹側絕往來牽挽以待魚行亟取之謂之丨丨數舟聯比而下每中魚則候其緩急急則縱緩則收隨之上下待其力困然後引而取之至有相逐數日者雖數百斤之魚皆可釣綸用一百二十絲成魚至大者力不能勝即以環循綸投副鈎助之亦須漁人得之于心應之于手也

畜牧

薦草多衍管子丨丨丨丨則六畜易繁也食薦管子馬牛之肥腯其老而死者皆舉之其就山藪林澤丨丨者幾何注薦草之美者犧牲不勞管子丨丨丨丨則牛馬育陰山之馬管子桓公問於管子曰丨丨丨丨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金為此奈何不竭之府管子藏於丨丨丨丨者養桑麻育六畜也存菹丘立騈牢管子丨丨丨丨以為民饒彼菹萊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藏民之贏扞殂管子馮市門一吏書贊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不失丨丨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注扞殂贏死之罰去都縣之秩奪其職也欄牢晏子公之牛馬老於丨丨不勝服也一蚤之宰墨子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為丨丨丨丨不能則辭之使為一國之相不能而為之豈不悖哉刻剔毛鬣謹落四下吳子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廡丨丨丨丨丨丨戢其耳目無令驚駭游牝於牧呂氏春秋季春之月乃合纍牛騰馬丨丨丨丨犧牲駒犢舉書其數縶騰駒呂氏春秋游牝別其羣則丨丨丨班馬正青龍正呂氏春秋馬之美者丨丨之丨遺風之乘遺風乘見上牧童呂氏春秋入於澤而問丨丨入於水而問漁師矣故也其知之審也優稿抱朴子轅脉以丨丨晚卒良馬以陟峻早斃馬餼國語不過稂莠國語丨丨足以行單丨丨足以稱賦探前蹶後蹄間三尋戰國策秦馬之良戎兵之衆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者不可勝數也注蹶跳也言馬走勢疾前一擲而過三尋也伯樂顧戰國策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丨丨乃還而視之去而丨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千金市骨戰國策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君大怒曰此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幾年千里馬至者三主馬史記秦紀非子居犬邱邱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丨丨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於是孝王曰昔柏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令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祀息馬見上馬春史記景帝紀止丨丨注索隱曰止人為馬春粟鈞駟史記平準書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丨丨字牝史記平準書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丨丨者儐而不得聚會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史記平準書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靘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馬母史記平準書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丨丨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亭亭有畜牸馬史記平準書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丨丨丨丨丨丨歲課息牧豕海上史記平津侯傳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辠免家貧丨丨丨丨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齒未平不得出關漢書景帝紀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注服虔曰綰衛綰也馬十歲齒下平傳馬漢書昭帝紀顏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丨丨注張晏曰驛馬也穀食馬肉

食獸漢書元帝紀太僕減｜｜水衡省｜｜｜｜宜四擾漢書地理志東北曰幽州其山曰醫無閭藪曰豯養川曰河泲浸曰菑時其利魚鹽民一男三女畜｜｜｜注師古曰馬牛羊豕步作漢書貢禹傳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迺日｜｜之伏歷漢書李尋傳馬不｜｜不可以趨道注師古曰伏歷謂伏槽歷而秣之也趨讀曰趨牸牛產羊魏書宗室孚傳遷左丞蠕蠕王阿那瓌既得返國其人大飢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賑給詔孚為北道行臺詣彼賑恤孚陳便宜表曰皮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即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策也乞以｜｜｜｜｜餬其口命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富擬

國君魏書庾業延傳其父及兄和辰世典畜牧稍轉中部大人昭成崩氏寇內侮事難之間收斂畜產｜

｜｜牛羊蓋澤魏書崔浩傳值國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令備從所結與參大謀賞獲豐厚｜｜｜｜皆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則粱肉遠州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示來世

將養魏書宇文福傳太和初拜羽林郎將遷建節將軍賜爵新昌侯南征都將擊蕭賾有功授顯武將軍尋除恢武將軍北征都將特賜戎服破蠕蠕別部獲萬餘還除都牧給事十七年車駕南討假冠軍將軍後軍將軍時仍遷洛敕福檢行牧馬之所福規石濟以西河內以東拒黃河南北千里為牧地事尋施行今之馬場是也及從代移雜畜於牧所福善於｜｜並無損耗高祖嘉之白蛇遊馬前魏書尒朱榮傳父新興太和中繼為酋長家世豪擅財貨無貲曾行馬羣見一｜｜頭有兩角｜於｜｜新興異之謂曰爾若有神令我畜牧蕃息自是之後日覺滋盛牛羊駝馬色別為羣谷量而已馬至二百餘萬匹魏書

食貨志世祖之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地畜產滋息｜｜｜｜｜｜｜橐駝將半之牛羊則無數高祖即位之後復以河陽為牧場恒置戎馬十萬匹以擬京師軍警之備每歲自河西徙牧於并州以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而河西之牧彌滋矣有馬十二谷色別為羣北齊書神武帝紀榮遂坐神武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按榮介朱榮求龍種隋書煬帝紀置馬牧於青海渚中以｜｜｜無效而止望如雲錦舊唐書王毛仲傳毛仲部統嚴整羣牧蕃息遂數倍其初易粟之類不敢盜竊每歲迴殘常致數萬斛不三年扈從東封以諸牧馬數萬匹從每色一隊｜｜｜｜執陟攻駒夏小正｜｜｜｜傳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分夫婦駒夏小正頒

馬傳頒馬｜｜｜之｜也將閑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不盡齒不屠逸周書牛羊｜｜｜｜｜吳王畜鷄使李保養之越絕書婁門外雞陂墟故｜所｜｜｜｜｜｜｜去縣二十里牛宮越絕書桑里東今舍西者故吳所畜牛羊豕鷄也名為｜｜今以為園納神守范蠡養魚經朱公居陶齊威王聘朱公問之曰聞公在湖為漁父在齊為鴟夷子皮在西戎為松子在越為范蠡有諸曰有之曰公居足千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所謂魚池也以六畝地為池池中有九洲多蓄茭荇水草壘折為之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三十頭壯鯉魚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納池水令水無聲魚必生至四月｜一｜｜六月納二神守八月納三神守神守者鱉也所以納鱉者魚二萬三百六十則蛟龍為之長而魚將飛去納鱉則魚不復去在池中周繞九洲無窮自謂江湖也至來

年二月得鯉魚長一尺者一萬五千枚三尺者四萬五千枚二尺者萬枚枚直五十得錢一百二十五萬至明年得長一尺者十萬枚長二尺者五萬枚長三尺者五萬枚長四尺者四萬枚留長二尺者二千枚作種所餘皆賣得錢五百一十五萬侯至明年不可勝計也王乃於後苑治池一年得錢三十餘萬池中九洲仍分八谷使大小各為一類不相錯雜以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不費也

在池中周繞九洲無窮

郭憲洞冥記元封四年脩彌國獻駮騾高自謂江湖見上

金埏為鎖寶器盛芻

十尺毛色赤班皆有日月之象帝以｜｜｜｜絆以｜｜｜以飼之

銜尾入塞

桓寬鹽鐵論令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八陵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贏驢駏驉｜｜｜｜騾騾驢馬盡為我畜龜龜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內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為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

子欲速富當畜五牸

孔叢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于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于猗氏故曰猗頓

以戍為母

焦氏易林三年生狗｜｜｜｜

空曹注器

焦氏易林｜｜｜｜豚彘不至

歲孳不休

焦氏易林牝馬牡駒｜｜｜｜

畜牝

焦氏易林｜｜無駒養雞不離羣羊三歲不生兩頭

畜一息千

焦氏易林疊疊纍纍如岐之室｜｜｜｜古公治邑

肥馬草

嵇含草木狀南方冬無積藁瀕海郡邑多馬有草葉類梧桐而厚取以秣馬謂之｜｜｜｜馬頗嗜而食果肥壯矣

牸牛草馬皆有章程

賈思勰齊民要術序杜畿為河東課勸耕桑民畜｜｜｜下逮雞豚｜｜｜｜家家豐寔

三芻三時

賈思勰齊民要術飲食之節食有｜｜飲有｜｜何謂也一曰惡芻二曰中芻三曰善芻何謂三時一曰朝飲少之二曰晝飲則胸脅水三曰暮極飲之

春夏早放秋冬晚出

賈思勰齊民要術羊必須老人及心性究順者起居以時調其宜適｜｜｜｜｜｜｜｜注春夏氣軟所以宜早秋冬霜露所以宜晚

刻白木為卵形

賈思勰齊民要術養鴨欲放廠屋之下作窠多著細草于窠中令煖先｜｜｜｜｜｜｜｜窠別著一枚以誑之

九洲八谷

賈思勰齊民要術池中｜｜｜｜谷上立水二尺又谷中立水六尺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又易長也

閉門成市

鄘道元水經注東城中有二碑似是樊重碑悉載故吏人名司馬彪曰仲山甫封于樊因氏國焉爰自宅陽徙居湖陽能治田殖至三百頃起廬舍高樓連閣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魚鱉梨棗擅棘桑麻｜｜｜｜兵弩器械貲至百萬其興工造作為無窮之巧不可言富擬封君

出入闌逸

唐六典駕部郎中員外郎掌邦國之興輦車乘及天下之傳驛廐牧官私馬牛雜畜之簿籍辨其｜｜｜｜之政令司其名數凡三十里一驛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而監牧六十有五馬皆分使而統之若畜養之宜孳生之數皆載于太僕之職凡諸衛有承直之馬凡諸司有備運之車皆審其制以定數焉

給丁給稾

唐六典典廐令掌繫飼馬牛給養雜畜之事丞為之貳凡象一給二丁細馬一中馬二駑馬三駞牛騾各四驢及純犢各六羊二十各給一丁乳犢十｜一｜凡象日｜｜六圍馬駝牛各一圍羊十二共一圍蜀馬與騾各八分其圍騾四分其圍乳駒乳犢五共一圍青芻倍之凡象日給稻穀各三斗鹽一升馬粟一斗鹽六勺乳者倍之駞及牛之乳者運者各以斗穀田牛半之駞鹽三合牛鹽二合羊粟穀各

升有四合鹽六勺

在牧之馬皆印 唐六典諸牧監掌羣牧孳課之事凡馬五千匹為上監三千匹已上為中監已下為下監凡馬牛之羣以百二十駞騾驢之羣以七十羊之羣以六百二十羣有牧長牧尉凡馬有左右監以別其麤良以數紀為名而者其簿籍細馬之監稱左麤馬之監稱右凡馬各以年名籍之每歲季夏造至孟秋羣牧使以諸監之籍合為一常以仲秋上於寺凡馬以季春游牝其駒犢在牧三歲別羣馬牧牝馬四游五課駞四游六課牛騾三游四課羊三游四課凡監牧孳生過分則賞其有死耗者每歲亦以率除之若歲疫以私畜準同者以疫除凡官畜在牧而亡失者給程以訪過日不獲估而徵之｜｜｜｜｜｜凡每歲進馬麤良有差使司每歲簡細馬五十匹敦馬一百匹進之若諸監之細馬生駒以其數申所由司次入寺其四歲以下麤馬每年簡充諸衛官馬凡馬牛皮脯及筋角之屬皆納于有司每年終監牧使巡按孳課之數以功過相除為之考課焉

羊毛雜畜皮角皆具數申送所由 唐六典沙苑監掌牧養隴右諸牧牛羊以供其宴會祭祀及尚食所用每歲與典牧分月以供之丞為之貳若百司應供者則以時皆供之凡｜｜及｜｜｜｜｜｜｜｜｜｜｜馬

養而致富 韓鄂歲華紀麗貯神水以効祥｜鯉魚｜｜｜

魚千里 張邦基墨莊漫錄山谷詩云爭名朝市｜｜｜予問諸學士魚千里多云此齊民要術載范蠡種魚事法池中作九墩然初無千里字心頗疑之後因讀關尹子云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不窮也乃知前輩用事如此該博字皆有來處

魚苗 周密癸辛雜識江州等處水濱產｜｜地主至于夏皆取之出售以此為利販子轉集多至建昌次至福建衢婺其法作竹器似桶以竹器為之內糊以漆紙貯魚種于中細若針芒戢戢莫知其數著水不多但陸路而行每遇陂塘必汲新水日換數度別有小籃製度如前加其上以盛養魚之具又有口圓底尖如罩籬之狀覆之以布納器中去其水之盈者以小椀又擇其稍大而黑鱗者則去之不去則傷其衆故去之終日奔馳夜亦不得息或欲少憩則專以一人時加動搖蓋水不定則魚洋洋然無異江湖反是則水定魚死亦可謂勤矣至家用大布兜于廣水中以竹掛其四角布之四邊出水面尺餘盡縱苗魚于布兜中其魚苗時見風波微動則為陣順水旋轉而游戲焉養之一月半月不覺漸大而貨之或曰初養之際以油炒糠飼之後竝不育子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張承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五十一 二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五十一

食饌部一

食飲

酒 管子丨丨右醫告具而退 **三飯二叶** 管子捧手而立丨丨丨丨注三飯食必二毀叶也

鬼神饗氣君子食味 管子五穀之先熟者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丨丨其丨焉丨丨丨其丨丨 **通氣合好** 晏子古之飲酒也足以丨丨丨丨而已矣 **周觴五獻** 晏子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丨丨丨過之者誅 **從酒** 晏子無客而飲謂之丨丨令若子者晝夜丨丨之謂也 **不踰一固** 墨子昔荆靈王好小腰當靈王之身丨丨乎丨丨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 **素食守尊** 見上守尊謂之從酒也 **敗酒** 子華子所貴乎嗜粱肉者非腐氣之謂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墨子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丨丨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强體適腹而已矣 **得全於酒** 列子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生死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遇物而不慴彼丨丨丨丨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 **白鵠之血** 列子巨蒐氏乃獻丨丨丨丨以飲王具牛焉之湮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 **積麴成封** 列子朝之室也聚酒千鍾丨丨丨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按朝公孫朝

魯酒莊子丨丨薄而邯鄲圍　飦粥莊子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丨丨　藜羹不糝莊子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丨丨丨丨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　奇樂莊子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大至則多丨丨　啜菽飲水荀子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丨丨丨丨非愚也是節然也　亂神荀子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蹪步之澮也將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閨也酒丨其丨也　勞酒呂氏春秋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於保介之御間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大夫九推反執爵於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丨丨　厚酒呂氏春秋肥肉丨丨務以相彊　適味充虛呂氏春秋昔先王之為飲食酏醴也足以丨丨丨丨而已矣　元山禾不周粟陽山穄南海秬呂氏春秋飯之美者丨丨之丨丨丨之丨丨丨之丨丨丨之丨丨丨之丨丨丨之丨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阻江之丘名曰搖水　三危露見上　搖水見上　小咽呂氏春秋凡食之道無饑無飽是之謂五藏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之以神氣百節虞歡咸進受氣飲必丨丨端直無戾　飲酎呂氏春秋孟夏之月天子飲必丨丨用禮樂注酎春醞也　糜粥呂氏春秋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丨丨飲食注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粢是也　流江呂氏春秋越王苦會稽之恥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有酒丨之丨與民同之注投醪同味　兼用六物呂氏春秋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饎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丨丨丨丨大酋監之無有差忒　粹鬻淮南子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丨丨施恩澤注土用事衆土長養故施恩澤粹鬻音浮欲粥也　清醥淮南子丨丨之美始於秫稻蘭糵之美在於杼柚注醥音覺清酒也　百拜三行揚子賓主丨丨而酒丨丨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　啜蔊抱朴子丨丨敕泉而太牢同乎藜藿　五斗先生文中子無酒丨丨功作丨丨丨傳子曰汝忘天下乎縱心敗矩吾不與也注王績字無功子之弟也不過時則縱酒一飲五斗自作五斗先生傳以見志　觥飯壺飧國語諺有之曰丨丨不及丨丨　豆飯戰國策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丨丨藿羹　觴客史記天官書張叔孫通傳呂后與陛下攻苦丨丨其可背哉注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　食啖只記肉丨丨之丨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　脫粟飯史記平津侯傳食一丨為丨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載不敗　蒲陶酒史記大宛傳宛左右以丨師古曰百末百草華之末也旨美也以百草花末雜酒故香且美也事見春秋繁露　百末漢書禮樂志丨丨旨酒布蘭生泰尊柘漿析朝酲注漢書禮樂志給大官胴丨丨注李奇曰以馬乳為酒種胴乃成也師古曰馬駱味如酒而飲之亦可醉故呼馬酒也　柘漿見上　馬酒漢書平當傳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丨丨酒十石　上尊漢書平當傳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丨丨酒十石　引滿舉白漢書敘傳自大將軍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為微行行則同與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丨丨丨丨談笑大噱　嚼復嚼後漢書五行志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盬丨丨丨今年尚可後年饒嚼復嚼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辭也　甘醪膏餳後漢書西南夷傳牂牁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無鹽桑故其郡最貧句丨丨丨丨　枕榔麵後漢書西南夷傳牂牁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無鹽桑故其郡最貧句

町縣有｜｜木可以為｜百姓資之注臨海異物志曰扰榔木外皮有毛似栟櫚而散生其木剛作鋘鋤利如鐵中石更利唯中焦根乃致敗耳皮中有似擣稻米片又似麥麵中作餅餌廣志曰扰榔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洪直傍無枝條其顛生葉不過數十似棕葉破其木肌堅難傷人數寸得麵赤黃密緻可食也

頗得美酒滿五百斛船 吳志吳主傳注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閒居每日｜｜｜｜｜｜｜｜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没飲之憊即住而啖有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

密賜茶荈 吳志韋曜傳孫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或｜｜｜｜｜以當酒

鄱淥酒 晉書武帝紀為｜｜｜於太廟

蒸餅坼十字 晉書何曾傳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

其食｜｜上不｜作｜｜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

勞薪炊 晉書荀勗傳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所｜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世伏其明識

極本量而止 晉書山濤傳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

酩酊 晉書山簡傳簡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游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向葛彊何如并州兒

步兵廚釀 晉書阮籍傳籍聞｜｜｜營人善｜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

大盆盛酒 晉書阮咸傳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閒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

一飲一斛五斗解酲 晉書劉伶傳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隗然復醉

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 晉書劉伶傳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幙天席地縱意所如｜｜｜｜｜｜｜｜｜｜唯酒是務焉知其餘

銜杯漱醪 晉書劉伶傳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奮髯箕踞

枕麴藉糟 見上 無思無慮其樂陶陶

甕閒盜飲 晉書畢卓傳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拍浮酒船中 見上

齊中酒聽事酒偎酒 晉書劉弘傳為荊州刺史下教云酒室中｜｜｜｜｜｜｜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厚薄自今不得分別

飲酒有定限 晉書陶侃傳侃每｜｜｜｜｜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

惟酒可以忘憂 晉書顧榮傳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但無如作病何耳

畧無醒日 晉書周顗傳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為僕射｜｜｜｜時人號為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顗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顗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顗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

腐脅 見上

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蘗事 晉書孔羣傳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恒飲

不見酒家覆瓿布日久麋爛耶答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耶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其孰湎如此

不見肉糟淹更堪久 見上

乳酪養性 晉書張天錫傳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出天錫應聲曰桑葚甜甘鴟鴞革響｜｜｜｜人無妬心

鹽味小生 晉書荀朗載記又善識味醎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為朗設盛饌極江左精脩食訖問曰關中之味孰若此答曰皆好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

十年不敗 晉書呂光載記邊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矣

可節之物 宋書漢陽王義季傳義季素嗜酒為長夜之飲畧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引愆陳謝上詔報之曰誰能無過改之為貴耳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命自是｜｜｜｜但嗜者不能立志裁割耳

术成櫧熟 宋書謝靈運傳亦醞山清介爾景福苦以｜｜甘以｜｜注术术酒味苦櫧櫧酒味甘並至美兼以療病櫧治雍核术治痰冷

白粱 宋書何子平傳子平少有志行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生米何心獨饗｜｜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

桃花米飯 齊書崔祖思傳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帷碧絹蚊幬三齊仙席王盞盤｜｜｜｜

水引麩 齊書何戢傳太祖為領軍與戢來往數置歡宴上好｜｜｜戢今婦女躬自執事以設上焉

扁米粥 齊書虞悰傳世祖幸芳林園就悰求｜｜悰獻粥及雜有數十轝太官鼎味不及也

千里酒 梁書劉杳傳又在任昉上有人餉昉梔酒而作紙字昉問杳此字是否杳對曰葛洪字苑作木旁右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名杳云桂陽程鄉有｜｜｜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杳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

顧建康 梁書顧憲之傳元徽中為建康令發姦擿伏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彊力為政甚得民和故京師飲酒者得醇旨輒號為｜｜｜言醑清且美焉

酒樹 梁書扶南國傳頓遜國有｜｜似安石榴採其花汁停瓮中數日成酒

菱米飯 南史魚宏傳為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採菱作｜｜｜給所部處度之其後人覓一菱不得

赤倉米飯 南史孔休源傳休源初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孔登曾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覩清顏頓袪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己備水陸之品雲駐節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為愧

猶水猶兵 南史陳暄傳暄與秀書曰吾常譬酒之｜｜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按秀暄兄子

鍋底飯 南史潘綜傳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遺母

桑落 魏書汝南王悅傳清河王懌為元乂所害悅了無離恨之意乃以｜｜酒候伺之盡其私佞

御粥 魏書崔浩傳太祖以其工書常置左右太祖季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隱避日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太祖知之輒命賜以｜｜

縹醪酒 魏書崔浩傳賜浩御｜｜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旨也

其益如毫其損如刀 魏書高允傳酒之為狀變惑情性雖曰招人軌能自競在官者殆於政也為下者慢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興於諍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損其命諺亦有云｜｜｜｜｜｜｜｜｜言所益者止於一味之益不

亦寡乎言所損者夭年亂志夭亂之損不亦夥乎

一飯三升 魏書閼駰傳性能多食丨丨至丨丨乃飽

車輪括頸引滿相勸 北齊書高季式傳黃門郎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高祖之婿勢盛當時因退食暇尋季式與之酣飲留宿旦日重門並閉關鑰不通消難固請云我是黃門郎天子侍臣豈有不參朝之理且已一宿不歸家君必當大怪今若又留我狂飲我得罪無辭恐君亦不免譴責季式曰君自稱黃門郎又言畏家君怪欲以地勢脅我耶高季式死自有處初不畏此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云我留君盡興君是何人不為我痛飲命左右索丨丨丨丨消難丨又索一輪自括頸仍命酒丨丨丨消難不得已欣笑而從之方乃俱脫車輪更留一宿是時失消難兩宿莫知所在內外驚異及消難出方具言之世宗在京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輿并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宴集其被

優遇如此

別室獨飡 北齊書崔瞻傳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丨丨丨丨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為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箸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攜匕箸恣情飲噉瞻方謂裴云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鵞炙豈亦異於是乎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

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 周書王羆傳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羆為其設食使乃裂其薄餅緣羆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乃爾選擇當是未飢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慚

河東酒 周書韋夐傳敕有司日給丨丨丨丨一斗號之曰逍遙公

六飯 隋書禮儀志陳制皆依梁舊而帝社以三牲首餘以骨體薦粢盛為丨丨粳以敦稻以年黃粱以簋白粱以簋黍以瑚粢以璉

蒲州美酒 隋書楊尚希傳上時每旦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上懽然曰公愛我者尚希素有足疾上謂之曰丨丨出丨丨足堪養病屈公臥治之於是出拜蒲州刺史仍領本州宗團驃騎

設黍 隋書李士謙傳李代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沉醉諠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為丨丨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違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情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

廚料 舊唐書代宗紀癸巳加廟下百官丨丨增俸五分之一

中和酒 舊唐書德宗紀五年春正月壬辰朔乙卯詔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崇上巳晉紀重陽或說禳除雖因舊俗與衆共樂咸合當時朕以春方發生候及仲月句萌畢達天地和同俾其昭蘇宜助暢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以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內外官司休假一日宰臣

李泌請中和節日令百官進農書司農獻穜稑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問遺村社作丨丨丨祭句芒以祈年穀從之

立春後造 舊唐書文宗紀故事吳蜀貢新茶皆於冬中作法為之上務恭儉不欲逆其物性詔所供新茶宜於丨丨丨丨

地麪粥 舊唐書懿宗紀南蠻陷交趾徵諸道兵赴嶺南詔湖南水運自湘江入澪渠西運丨丨丨以饋行營

比廊飱 舊唐書哀帝紀全忠奏文武兩班一五九朝日元帥府排丨丨丨敕曰百官入朝兩廊賜食遷都之後有司闕供元帥梁王欲整大綱復行故事俾其班列益認優隆宜賜詔獎飭

臘面茶 舊唐書哀帝紀丙申敕福建每年進橄欖子比因閹豎出自閩中牽於嗜好之間遂成貢奉之典雖嘉忠藎伏恐煩勞今後只供進丨丨丨其進橄欖子宜停

玉齊 舊唐書音樂志瓊蓋溢俎丨丨浮觴

宜春酒 舊唐書地理志宜春漢縣屬豫章郡吳為安城郡南朝不改晉改為宜陽

隋置袁州煬帝爲宜春郡復改爲宜春
丨丨泉水名在州西取此水爲丨作貢 春暴秋清 舊唐書職
官志良醖署令郊祀之日帥其屬以實樽罍若享太平
供有爵鬯之酒以實六彝若應進者則供丨丨丨丨酴
醾桑落等酒 改饌 舊唐書裴休傳父肅肅生三子儔休俅皆登進士第休志操堅正童亂時兄弟同學
於濟源別墅休經年不出墅門晝講經籍夜課詩賦虞
人有以鹿餽儔者儔俅炰之召休食休曰我等窮生菜
食不充今日食肉翌日何繼無宜丨丨獨不食 中山千日襄陽三雅 舊唐書李宗傳常居
窟室每猎猎丘朝謁罕見其身羣臣希覩其面斷決自
此不行數奏於是停擲丨丨丨丨之飲酩酊無名丨丨
丨丨之杯留彈說此 攀台浮鍾 舊唐書李德裕傳納誨箴四漢鸞法面丨丨丨丨 椰花 舊唐
書南蠻訶陵國傳以丨丨爲酒其樹生花長三尺餘大如人髀割之取汁以成酒味甘飲之亦醉

春 唐書德宗紀劍南貢丨酒 蓬子麴槐葉虀 唐書食貨志懿宗時自關東至海大旱冬
蔬皆盡貧者以丨丨爲丨丨丨爲丨 劇飲貪泉 唐書馮立傳授廣州都督前日牧守苟肆爲饕貪患
故數叛立至不事家產衣食弗求贏嘗見貪泉曰此 良
豈隱之所酌耶吾雖日汲庸易吾性哉遂劇飲去
醞可戀 唐書王績傳績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答曰丨丨丨丨耳 酒
家南董 唐書王績傳焦革家善釀績追革酒法爲經又
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丨
丨丨丨也 醉鄉記 唐書王績傳績著丨丨丨以次劉伶酒德頌 茶神 唐書陸羽傳羽嗜茶著經
三篇時鬻茶者至陶羽
形置煬突間祀爲丨丨 自判品第 唐書陸龜蒙傳龜蒙嗜茶置園顧渚山下
歲取租茶丨丨丨丨張又新爲水說七種其二惠山泉
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雖百里爲致之初病酒

再眷乃已其後客至絜壺置杯不復飲 水說七種 見上 君祿 五代史劉贊傳父玭爲縣令贊
始就學每食玭自食肉而以蔬食食贊曰肉食丨之丨
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贊
益力學 紫酒青酒 五代史四夷附錄于闐以蒲桃爲酒又有丨丨丨丨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
黍翁鬱婦 宋史樂志丨以爲丨丨以爲丨以侑元功以酌大斗 石乳白乳 宋史食貨志茶
有二類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實捲模中串之惟建
劍則既蒸而研編竹爲格置焙室中最爲精潔他處不
能造有龍鳳丨丨丨丨之類十二等以充歲貢及邦國之用 仙芝玉津先春綠芽 宋史
食貨志茶有二類曰片茶曰散茶其出虔袁饒池光歙
潭岳辰澧州江陵府興國臨江軍有丨丨丨丨丨
丨之類二十六等 黃花秋葉 宋史食貨志置園戶採造丨丨丨茶之禁犯者沒官 顧渚

紫筍 宋史食貨志茶之產於東南者浙東西江東西湖南北福建淮南廣東西路十州六十有六縣二百
四十有二雲川丨丨生石上者謂之丨丨毗陵之陽羨
紹興之日鑄婺源之謝源隆興之黃龍雙井皆絕品也
陽羨 見上 日鑄 見上 謝源 見上 黃龍雙井 見上 北苑 宋史食貨志建寧臘茶丨
丨爲第一其最佳者曰社前次曰火前又曰雨前所以供玉食備賜予 社前火前雨前 見上
大龍鳳 宋史食貨志紹興二年蠲未起丨丨茶一千七百二十八斤五年復減大龍鳳及京鋌之半
趙坡 宋史食貨志蜀茶之細者其品視南方已下惟廣漢之丨丨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芽雅安之蒙頂
土人亦珍之但所產甚微非江建比也 水南 見上 白芽 見上 蒙頂 見上 小酒大酒
宋史食貨志自春至秋酤成即鬻謂之丨丨其價自五
錢至三十錢有二十六等臘釀蒸鬻侯夏而出謂之丨

丨自八錢至四十八錢有二十三等 入香京挺 宋史后妃傳舊賜大臣茶有龍鳳飾太后曰此豈人臣可得命有司別製丨丨丨丨以賜之 薯蕷粥 宋史王旦傳旦疾甚遣內侍問者日或三四帝手自和藥并丨丨賜之 竹光 宋史項安世傳偶送客至江頭飲丨丨酒半醉書不成字 苦蔧 宋史之傳朱崖地產丨丨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 代茗 見上 花酒 宋史外國三佛齊傳三佛齊國頗類中土有丨丨椰子酒猶椰酒蜜酒皆非麴蘖所釀飲之亦醉 非宗戚貴胄不得飲 元史昔兒吉思傳朝廷舊典白馬湩丨丨丨丨丨丨也 益壽 元史蔡罕傳帝嘗賜枸杞酒曰以丨卿丨 壺輪 穆天子傳盛姬求飲天子命人取漿而給是曰丨丨有丨丨如酒味名曰玉酒飲數升輒醉乃令人長生 玉膏 東方朔十洲記瀛洲 玉饋 東方朔神異經西北荒中有丨丨之酒酒泉注

焉廣一丈長深三丈酒美如肉澄清如鏡上有玉樽玉邁取一樽一樽復生焉與天地同休無乾時飲此酒人不生死 飴丹霞 郭憲洞冥記東方朔生三日鄰母拾而養之三歲忽失朔經年乃歸母問之朔曰兒暫息都崇堂王公丨丨之以丨漿兒食之大飽悶乃飲元天黃露半合即醒 瑤琨酒 郭憲洞冥記丨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丨則味如醇酎飲一合三日不醒但飲甜水隨飲而醒 毒智 劉向說苑丨丨者莫甚於酒留事者莫甚於樂 桂漿 劉向說苑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物甚少而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丨之丨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 子路嗑嗑尚飲十榼 孔叢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丨丨丨丨丨丨丨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歡伯 焦氏易林酒爲丨丨除憂來樂 藿羹 焦氏易林旦種穀豆暮成丨丨心之所願志快意愜 萬歲漿 焦氏易林西歷玉山東入玉門登上福堂飲丨丨丨 蝎餅髓餅 劉熙釋名胡餅作之大漫沍也亦言以胡麻著上也蒸餅湯餅丨丨丨丨金餅索餅之屬皆隨形而名之也 索餅 見上 蒼梧清 劉熙釋名韓羊韓兎韓鷄本法出韓國所爲也猶酒言宜成醪丨丨丨之屬也 太清紅雲 班固武帝外傳其次有九丹金液紫虹華英丨丨丨丨之漿 紫虹華英 見上 寒食棗糕 崔寔四民月令丨以麪爲蒸餅樣團棗附之名曰丨丨 冬至薦黍糕 崔寔四民月令丨丨之日丨丨丨先薦元寢以及祖禰其進酒肴及

謁賀君師者老如正日 女酒 稽含南方草木狀南人有女數歲即大釀酒既漉候冬陂池竭時寘酒罌中密固其上瘞陂中至春瀦水滿亦不復發矣女將嫁乃發陂取酒以供賀客謂之丨丨其味絕美 益智子粽 稽含南方草木狀益智子如筆毫長七八分二月花色若蓮著實五六月熟味辛雜五味中芬芳亦可鹽曝出交趾合浦建安八年交州刺史張津嘗以丨丨丨丨餉魏武帝 梅香酎 稽含南方草木狀東方胡林邑山楊梅其大如拄椀青時極酸既紅味如崖蜜以醞酒號丨丨丨非貴人重客不得飲 兼三味 皇甫謐元晏春秋衛倫過子論及於味稱鯤故侍中劉子陽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予曰昔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陽今之妙也定之何難倫因命僕取糧糗以進予嘗之曰麥也有杏李柰味三果之熟也不同子馬得兼之倫笑而不答退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吾麥杏時將發糅以杏汁李柰時將發又糅以李柰汁

故丨丨

餘杭酒 葛洪神仙傳王遠字方平初過吳住蔡經家遠知經當為尸解於是告以要言經去十餘年忽還家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是日王君果來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麻姑至各進行廚遠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美酒此酒乃出天廚非俗人所宜飲乃以斗水合升酒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遠遣左右以千錢與丨丨姥相聞求其酤丨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

九醞醇酎 葛洪西京雜記漢制宗廟八月飲酎用九醞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丨丨一曰丨丨

鸛鸛貫酒 葛洪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丨丨裘就市人陽昌丨丨與文君為歡

金漿 葛洪西京雜記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枚乘為柳賦其辭曰鑄盈縹玉之酒爵獻丨丨之醪注梁人作藷蕪酒名金漿

菊花 干寶搜神記九月佩茱萸食蓬時并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丨丨酒

醉眠千日 干寶搜神記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千日醉時有州人劉元石好飲酒往求之希曰我酒發來未定不敢飲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杯得否希不免飲之曰只此一杯可眠千日也石至家醉死家人不之疑葬之經三年希曰元石必應酒醒宜往問之既至石家語曰石在家否家人皆怪之曰石亡來服已闋矣希曰酒之美者而致丨丨丨今合醒矣乃命其家人鑿塚破棺看之冢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冢方見開目張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日高幾許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各醉臥三月

泛膏 干寶搜神記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南角舉手招成曰此是君家之靈室我即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十五宜作白粥丨丨於上以後年年大得靈今之作膏糜像此

流雲灑液 王嘉拾遺記炎帝始教民采紹百穀滋阜聖德所感無不著焉時有丨丨丨丨是謂霞漿服之得道後天而老

黍膽 宗懷荆楚歲時記十月朔日丨丨俗謂之黍歲首未詳黍膽之義今北人此日設麻羹豆飯當謂其始熟嘗新耳稱衡別傳云十月朝黃祖在艨艟上會設黍膽是也

屠蘇 宗懷荆楚歲時記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長幼以次拜賀進丨丨酒

青田酒 崔豹古今注烏孫國有青田核莫測其樹實之形至中國者但得其核耳得清水則有酒味出如醇美好酒核大如六升瓠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劉章得兩核集賓客設之常供二十人之飲一核盡一核所盛以復飲飲盡隨更注水隨盡隨盛不可久置久置則苦不可飲名曰丨丨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算丨丨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餾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箸算飯今丨丨太丘曰如此即廢亦可何必飯也

使人自遠 劉義慶世說王光祿云酒正丨丨丨丨注光祿王蘊也

青州從事平原督郵 劉義慶世說桓溫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丨丨丨惡者謂丨丨丨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題合 劉義慶世說人餉魏武一杯酪魏武嗽少許蓋頭上丨丨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嗽曰公教人嗽一口也復何疑

固豐華曼眞率 劉義慶世說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早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丨之丨丨不如丨之丨丨

積憂得解 任昉述異記漢武帝幸甘泉長平阪道中有虫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人莫知也時東方朔曰此古秦獄地也積憂所致上使

按圖畫秦獄地朔曰夫丨丨者丨酒而丨乃取虫置酒中立消

桃酢 賈思勰齊民要術丨丨法桃爛自零者收去肉之於甕中以物蓋口七日之後既爛漉去皮核密封閉之三日酢成香美可食

杏李麨 賈思勰齊民要術作丨丨法杏李熟時多取爛者盆中研之生布絞取濃汁塗盤中日曝乾以手摩刮取之可和水漿及和米麨所在入意也

杏仁粥 賈思勰齊民要術丨子丨可以爲丨

林檎麨 賈思勰齊民要術作丨丨法注林檎赤熟時擘破去子心蒂日曬令乾或磨或擣下細絹篩麄者更磨擣以細盡爲限以方寸匕投於椀中即成美漿不去蒂則大苦合子則不度夏留心則太酸若乾噉者以林檎麨一升和米麵二升味正適調

醬酸 賈思勰齊民要術崔寔曰二月榆莢成及青收乾以爲旨蓄色變白將落可作丨丨注醬音年酸音頭榆醬

上時中時 賈思勰齊民要術造酒法十月桑落初凍則收水釀者爲丨丨

春酒正月晦日收水爲丨丨

五色衣 賈思勰齊民要術作秦州春酒麴法餅成剝作孔豎趣布艾掾上臥麴餅艾上以艾覆之大率下艾欲厚上艾稍薄密閉窓戶三七日麴成打破看餅內乾燥丨丨成便出曝之如餅中未燥五色衣未成更停三五日然後出反覆日曬令極乾然後高廚上積之此麴一斗殺米七斗

銀光 賈思勰齊民要術梁米酒法三酸畢後十日便好熟押出酒色漂漂與丨丨一體薑辛桂辣蜜甜膽苦悉在其中芬芳酷烈輕雋道爽超然獨異非黍秫之儔也

薑辛桂辣 見上

縹色 賈思勰齊民要術作白醪酒法用方麴五斤細剉以流水三斗五升漬之再宿炊米四斗冷殺之令得七斗汁凡三酸濟冷清又炊一斗米酸酒中攪令和解封四五日黍浮丨丨上便可飲矣

夏雞鳴酒 賈思勰齊民要術作丨丨丨丨法秫米三升煮作糜麴二斤擣合米和令調以水五斗漬之封頭今日作明旦雞鳴便熟

柯柂酒 賈思勰齊民要術丨丨丨法二月二日取水三月三日煎之先攪麴中水一宿乃炊黍米飯日中曝之酒成也

當梁 賈思勰齊民要術作丨丨酒法當梁下置甕故曰當梁

編竹 賈思勰齊民要術食經七月七日作酒法方一石麴作糗餅丨丨甕下羅餅竹上密泥甕頸二七日出餅曝令燥還內甕中一石米合得三石酒也

三九酒 賈思勰齊民要術丨丨丨法以三月三日收水九斗米九斗焦麴末九斗先曝乾之一時和之揉和令極熟九日一酸後五日一酸後三日一酸勿令狗鼠近之會以隻日酸不得以偶日也使三月中即令酸足常預作湯甕中停之酸畢輒使五升洗手湯甕傾於酒甕中也

千歲苦酒 賈思勰齊民要術食經作大豆丨丨丨丨法用大豆一斗熟沃之漬令澤炊曝極燥以酒灌之任性多少以此爲率作小豆千歲苦酒法用生小豆六斗水汰則甕中蒸米作饋覆豆上酒三石灌之綿幕甕口二十日苦酢成

十石爲一聚 賈思勰齊民要術作豉法三間屋得作百石豆丨丨丨丨丨丨常作者番次相續常有熱氣春秋冬夏皆不須穰覆少者唯至冬月乃穰覆豆耳極少者猶須十石爲一聚若三五石不須煖難得所故須以十石爲率

麥豉 賈思勰齊民要術作丨丨法治小麥細磨爲麴以水拌之而蒸氣餾好熟乃下擇之令冷手挼令細布置蓋亦如麥麴黃蒸法七日衣足亦勿簸揚以鹽湯周徧灑潤之要蒸氣餾極熟乃下擇去熟氣及煖內甕中蓋蓋於簟囊中燠之二七日色黑氣香味便熟搏作小餅如神麴形

膏環 賈思勰齊民要術丨丨一名粔籹用秫稻米屑水蜜溲之純澤如湯餅麴手搦圜可長八寸許屈令兩頭相就膏油煮之

碁子麵 賈思勰齊民要術切麵粥麪麵粥法切麵一名丨丨丨丨剛溲麵揉令熟大作劑挼餅粗細如小指大重縈於軟麵中更挼如粗著大截斷切作方棋簸去勃甑裹蒸之氣餡勃盡下著陰地淨席上

薄攤令冷按散勿令相粘袋舉置須即湯煮別作臛澆堅而不泥冬天一作得十日麪麪以粟餅饋水浸即漉著麪中以手向簸箕痛按令均如胡豆揀取均者熱乾曝須即湯煮笊籬漉出別作臛澆甚滑美得一月日停

陰陽相裹 賈思勰齊民要術糗糧法風土記注云俗先以二節日用菰葉裹黍米以淳濃灰汁煮之令爛熟於五月五日夏至啖之粘黍一名糉一名角黍蓋一一尚一一未分散之時象也

女麴 賈思勰齊民要術食次曰一一秫稻米三斗淨淅炊爲飯輭炊停令極冷以麪範中用手餅之以青蒿上下奄之置牀上如作麥麴法三七二十一日開看徧有黃衣則止三七日無衣乃停要須衣徧乃止出日日曝之燥則用

抱甕釀 裴啓語林羊稚舒冬月釀酒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速成而味好

劉墮 酈道元水經注民有姓劉名墮者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矣然香醑之色清白若滲漿焉別調氛氳不與他同蘭薰麝越自成馨逸方土之貢選最佳酌矣自王公庶友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為桑落也更有籍徵之雋句中書之英談

別調氛氳 見上

蘭薰麝越自成馨逸 見上

佳酌索郎有顧思同旅語 見上

巴鄉清 酈道元水經注江之左岸有巴鄉村村人善釀故俗稱一一

取作飲粥悉皆金色而甚芬香 酈道元水經注城中有井其水色半清半黃黃者如灰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甘露 酈道元水經注廬山上有三石柔吳猛將弟子登山過此梁見一翁坐桂樹下以玉杯承一一漿與猛

酪奴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卿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乃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甚是優

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舉酒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嫗羌注坑屠兒割肉與秤同尚書右丞甄琛曰呂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紲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字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聰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彭城王謂肅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謂曰卿明日顧我爲卿設邾莒之食亦有一一因此復號茗飲爲酪奴

冷淘 唐六典太官令掌供膳之事丞爲之貳凡朝會燕饗九品已上共其膳食夏月加一一粉粥

念子粽 杜寶大業拾遺記南海郡送都一一樹一百株敕付西苑十六院內種此樹高一丈許葉如白楊枝柯長細花餘色葉正赤似蜀葵而大其子小於柿子甘酸至美蜜漬爲一益佳

設茗飲葡萄漿 武平一景龍文館記四月上巳日上幸司農少卿王光輔庄駕還朝後中書侍郎南陽岑羲一一一一一一與學士等討論經史便醉人以為可治即取一一元載鼻尖出一小蟲曰此一一也聞酒即畏之是日元載飲至二斗

鍼挑酒魔 張鷟朝野僉載常元載以鼻聞酒氣

潤文餘 張鷟朝野僉載隋諸葛昂高瓚爭為豪侈昂屈瓚串長八尺餅一一一餤粗如拄酒行自作金剛舞以送之

上頓 張鷟朝野僉載王耽嗜酒一醉或連日不醒自號一一時人以大飲為上頓

勝蘭生過玉薤 柳宗元龍城錄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醽淥翠濤常以大金覺內貯盛十年飲不敗其味即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嘗有詩賜公稱醽淥一一翠濤一一一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蘭生即漢武百味旨酒也玉薤

翠濤 見上

神泉小團昌明獸目 李肇國史補風俗貴茶茶之名品益眾劍南有蒙頂石花或小方或散牙號爲第一湖洲有顧渚之紫筍東川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峽州有

碧澗明月芳蕊茉萸蔡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湄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之紫笋婺州有東白睦州有鳩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壽州有霍山之黃牙蘄州有蘄門團黃而浮梁之商貨不在焉

碧澗明月 見上

白露黃芽 見上

石凍春 李肇國史補有丨丨漿類酒法土窟春富平之丨丨凍一作梁

三勒 李肇翰林志每歲內賜春服物三出波斯三勒者謂菴摩勒毘梨勒訶梨勒

杏酪粥 肩肉餤 李肇翰林志每歲內賜春服物三十疋綿七屯寒食節料三十疋酒飴丨丨丨丨丨清明火二社蒸餺端午衣一副金花銀器一事百索一軸青團縷竹大扇一柄角粽三服沙蜜重陽酒饊粉糕冬至歲酒兎野鷄其餘時果新茗瓜新歷是爲經制直日就頒授下直就第賜之

蒸餺 見上

崑崙觴 段成式酉陽雜俎魏賈琳家累千金傳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別水常令乘小艇於黃河中以瓠貌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中色赤如絳以釀酒名丨丨丨酒之芳味世中所絕曾以三十斛上魏莊帝

碧筩杯 段成式酉陽雜俎魏正始中鄭公懿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二升以莖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菌如象鼻傳翕之名爲丨丨丨歷下學之言酒味雜蓮氣香令勝於水

白瑩如玉 段成式酉陽雜俎今衣冠家名食有庾家粽子丨丨丨

味如杏酪 段成式酉陽雜俎同州司馬裴沆常說再從伯自洛中將往鄭州在路數日晚程偶下馬忽有老人白衣曳杖而至邀裴曰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因隨行數里至一莊裴渴甚求茗老人指一土龕此中有少漿可就取裴視龕中有一杏核一扇如笠滿中有漿漿色正白乃力舉飲之不復飢渴

活火煎 趙璘因話錄李約性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須緩火炙丨丨丨活火謂炭火之盛者也

麴生風味 鄭棨開元傳信記道士葉法善精於符籙之術居元真觀嘗有朝士十餘人詣之解帶淹留滿坐思酒忽有人扣門云麴秀才傲睨直入笑揖諸公居於末席抗聲談論援引今古一坐不測法善曰此子突入詞辯如此豈非妖魅爲眩惑乎密以小劍擊之隨手喪元墜於階下化爲瓶蓋一坐驚懾惶遽視其處所乃盈瓶醞也咸大笑飲之甚佳坐客醉而撫其瓶曰丨丨麴生丨丨不可忘也

三辰 馮贄雲仙雜記元宗置麴清潭砌以銀磚泥以石粉貯丨丨酒一萬車以賜當制學士等

防風粥 馮贄雲仙雜記白居易在翰林賜丨丨丨丨一甌剔取防風得五合餘食之口香七日

換骨醪 馮贄雲仙雜記憲宗采鳳李化釀丨丨丨晉國公平淮西回黃帀金瓶恩賜二斗

二色酒 馮贄雲仙雜記西門季元造丨丨丨白酒中有墨花斟於器中花亦不散其中有肝石故也

碧芳 馮贄雲仙雜記房壽六月召客掃蓮花製丨丨酒

寒具 李綽尚書故實晉書中有飲食名丨丨者亦無注解處得於齊民要術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餺餅桓元嘗戲具法書名畫請客觀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畫因有沈元不懌自是食客不設寒具

龍膏 蘇鶚杜陽雜編憲宗時處士伊祁元解召入宮處九華之室設重茵之席飲丨丨之酒酒黑如紀漆飲之令人神爽此本烏弋山離國所獻

一杯雲母 劉燾樹萱錄劉商少游湘中秋月方皎忽見一畫水輿中有七八女子瓌麗容止商駭訝未絕聞舟中語曰紫陽眞人昨命給劉商黃精二斤乃玉帝所餌之餘食之者爲地仙一女子曰此人不遠可邀致之忽聞人呼商遂即舟邊拜一女子命侍兒揚孟珠斟丨丨丨丨漿商取飲一女子笑曰此人不固者無丹元氣耳因曰愼自精修去爾貪忍靈餌漸近天爵宜修復送之岸商覘之直至舜妃廟前落帆入廟黎明廟中得巴牋詩句後果得至人遺黃精服餌後不

知所在

銀餅餡 王保定摭言韋澳孫宏同在翰林宣宗賜丨丨食之甚美皆乳酪膏腴所製

白波 李濟翁資暇錄飲酒之丨丨義當何起按東漢既擒白波賊戮之如卷席故酒席倣之以快人情氣也

嗜餅 李濟翁資暇錄石鐵餅本曰丨丨同州人好相嗜將投公狀必懷此而去後增以甘辛變其名質以爲貢遺矣

畢羅 李濟翁資暇錄丨丨者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今字從食非也

社酒治聾 張洎賈氏談錄兵部李濤小字社翁時李公昉爲翰林學士月給內醞兵部嘗因春社寄昉詩云社君今日沒心情爲寄治聾酒一瓶丨丨號丨丨酒

玉尖 陶穀清異錄趙宗儒在翰林時因中使到院宣旨聞中使言今日蚕饌進丨丨麵用消熊棧鹿爲內餡上甚嗜之御十餘隻宗儒駭其名問其形製蓋人間出尖饅頭也又問熊鹿消棧之說曰熊之極肥者名消鹿既獲以倍料精養者云棧

湯玉 陶穀清異錄釋鑒興天台山居頃丨丨入甌糟雲上筯謂湯餅瑩滑糟姜岐秀焉耳

同河 陶穀清異錄天成中帝令作丨丨餅主者不解奏稟之乃得其法止用碎肉與麵搜和如臂刀截每隻二寸厚蒸之

太平君子 陶穀清異錄楊宗臨芳殿賞櫻桃時夏景方起風物清妍帝御雲母涼衫嬪嬙夾侍少頃進西涼州御料蒲萄酒連沃三巨杯帝語左右曰飲此頓覺四體融恬風味如仙眞丨丨丨也

含春王 陶穀清異錄唐末馮翊城外酒家門額上有白書四句云麴糵化甘芳幽客買千觴飛空却回顧謝此丨丨於王字末大書酒也二字如扇字體散逸非世俗書人謂是呂洞賓題

雙弓米 陶穀清異錄單公潔陽瞿人家四壁而耻言貧嘗有所親訪之留食糜斷於正名但云啜少許丨丨丨所親初不悟久而乃見大笑而已

可映字 陶穀清異錄金陵士大夫淵藪家家事鼎鐺有七妙藍可照面餛飩湯可注硯餅丨丨飯可打擦擦臺濕麵可穿結帶醋可作勸盞寒具嚼著驚動十里人

穿結帶 見上

湯社 陶穀清異錄和凝在朝率同列好事者遞日以茶相飲終始循環味劣者有罰號爲丨丨既登膚前事頓寢

相粥 陶穀清異錄魏王繼岌每薦羹以羊兎猪鵝而參之性所嗜也時盧澄爲平章事趨朝待漏堂廚具小饌巵酒其品曰粟粥乳粥豆沙加糖粥三種並供澄各取少許併和而食廚官遂有王羹亥卯未丨丨白元黃之語

粟粥乳粥 見上

甘草癖 陶穀清異錄宣城何子華邀客於剖金堂慶新橙酒半出嘉陽嚴峻畫陸鴻漸像筆意簡古子華因言前世惑駿逸者爲馬癖泥貫索者爲錢癖耽於子息者爲譽兒癖耽於褒貶者爲左傳癖若此叟者溺於茗事性命猶輕將何以名其癖鄉老先生楊粹仲曰茶至珍蓋未離乎草也草中之甘無出茶上者宜目陸氏爲丨丨丨生客輾首歡呼曰允矣休哉楊先生之命名也

百氏漿 陶穀清異錄酒不可雜飲飲之雖善酒者亦醉胸臟不容或致嘔逆蓋生取煮鍊之殊官法私方之異冷熱之反清濁之亂並進俱行自成殽錯飲家之所深忌宛葉書生胡迨冬至日延客以諸家羣遺之酒爲具席半客恐私相告戒至於再三迨疑而問之一人曰某惟君家丨丨丨次曰某不敢言百氏漿所畏者雜端樣遂致哄堂

花餚員外 陶穀清異錄皇建僧舍傍有餚作坊其盛不可言主人由此大有金帛入貲爲員外官蓋顯德中也國初尚襲舊業予嘗啖其餚果與造者霄壤大凡事熟則精不特餚也都下人呼丨丨丨丨

五福餅 陶穀清異錄湯悅少行路逢士人於驛舍士人攝食其中一物是爐餅各五事細味之餡料互不同悅喜而傾盡以問士人笑曰此丨丨丨也

消災 陶穀清異錄僖宗幸蜀倉惶乏食一日將早膳有宮人出方巾所包麵半斤許會村人獻酒一編提因用酒溲麵煿餅以進嬪妃泣奏曰此丨丨餅官家若以社稷生靈爲意乞强進半枚

投

魚　陶穀清異錄裴晉公盛冬常以魚兒酒飲客其法用龍腦凝結刻小魚形狀每用沸酒一盞丨一丨其中隨即消釋名魚兒酒

甘露經　陶穀清異錄汝陽王璡家有酒法號丨丨丨丨四方風俗諸家材料莫不備具珍之未嘗以示人太和敕宦者宣索其家云天寶之亂散去十九惟進一短編大內即日造越梅香用其法也

越梅香　見上

冷面草　陶穀清異錄符昭遠性不喜茶強以一杯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嘗爲御史同列會茶昭遠歎曰人凡有啜哺皆以甘爲上此物面目嚴冷了無和美之態可謂丨丨也飯餘嚼佛眼芎以甘菊湯送之亦可爽神

乳妖　陶穀清異錄吳僧文了善烹茶每盞旋爲之攪和事畢方始入湯花粟如佛了游荆南高保勗白於李興延置紫雲菴日試其藝保勗父子呼爲湯神奏授華宣水大師土人目曰丨丨宣一作定

龍坡　陶穀清異錄開寶中實儀以新茶飲余味極爽美竊視盞面有斜標云丨丨山子茶因詢儀云龍坡是顧渚之別境

森伯　陶穀清異錄湯炉有丨丨頃蓋茶也方初飲時森然嚴乎齒牙既久清風起於兩腋四肢俱森二義一名非熟遊夫湯甌境界孰能目之

雞蘇佛　陶穀清異錄余讀胡嶠茶詩愛其造語新奇因令效法之近晚成篇有云生涼好喚丨丨回味宜稱丨丨丨對佛而言則雞蘇爲凡夫對仙而言則檄攬爲俗士非茗荈之奇安可當此然彝亦文詞之有基址者也

水豹囊　陶穀清異錄豹草爲囊風神呼吸之具也人方昏鈍煮茶啜之可以滌滯思而起清風蓋與神有爭權而角勝也昔陪鄉友課子龍溪每引此戲稱爲丨丨丨丨以供笑

吉祥藥　陶穀清異錄吳僧梵川誓願燃頂供養雙林傳大士自往蒙頂結菴種茶凡三年味方全美得絕佳者聖楊花丨丨丨丨共不踰五斤持歸供獻不復再摘

苦口師　陶穀清異錄皮光業最耽茗事日中表請嘗新柑延具殊豐

簪紱叢集纔至未顧搏盌而呼茶甚急徑進一巨甌題詩曰未見甘心氏先迎丨丨衆噱曰此師固清高而難以療饑也

晚甘侯　陶穀清異錄孫樵送茶與焦刑部書云丨丨丨丨十五人遣侍齋閣

漏影春　陶穀清異錄丨丨法用鏤紙貼盞糝茶而去紙僞爲花身別以茄肉爲葉松實鴨脚之類珍物爲蕊沸湯點攪

幻茶成詩　陶穀清異錄饌茶而幻出物象於湯面者茶匠通神之藝也沙門福全生於金鄉長於茶海能注湯丨丨一句共點四甌共一絕句泛乎湯表小小物類嗤手辭耳檀越日造門求觀湯戲全自詠曰生成盞裏水丹青巧畫工夫學不成却笑當時陸鴻漸煎茶贏得好名聲

玉浮梁　陶穀清異錄舊聞李太白好飲丨丨不知其果何物余家偶得吳婢使釀酒因促其功答曰尚未熟但浮梁耳試取一盞至則浮蛆酒脂也乃悟太白所飲蓋謂此耳

餘甘氏不夜侯　陶穀清異錄胡嶠飛龍硐歡茶詩云沾牙舊姓丨丨丨破睡須封丨丨丨新奇哉後生所不可幾及也

耐重兒　陶穀清異錄有得建州茶膏取作丨丨丨八枚膠以金縷獻於閩王曰雖不連重遇之禍爲內侍所盜轉遺貴臣

清風使　陶穀清異錄顯德初大理徐恪見貽鄉信鋌子茶茶面印文曰王蟬膏一種曰丨丨丨恪建人也甚吝此茶烹之信有佳處執可披襟而當之予蓋饕餮者耳

茶百戲　陶穀清異錄茶至唐始盛前代未甚重之陸鴻漸以來言茶言水言器具煎調之法所護持者色香味而已近世復有下湯運匕別施妙訣使湯紋水脉成物象者禽獸蟲魚花草之屬纖巧如畫但須臾即就散滅此茶之變也時人謂之丨丨丨

龍腦　吳淑江淮異人錄南唐保大中南海嘗貢丨丨漿能補益玄宗嘗以漿調酒服之耿先生曰未爲佳也乃以縑囊貯龍腦懸於琉璃瓶中食頃曰已漿矣明日發之半瓶香氣馥烈

石嵓白　彭乘墨客揮犀蔡君謨善別茶後人

莫及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寺僧採造得茶八餅號丨丨丨以四餅遺君謨以四餅密遣人走京師遺王內翰禹玉歲餘君謨被召還閱訪禹玉禹玉命子弟於茶笥中選取葉之精品者碾待君謨君謨捧甌未嘗輒曰此茶極似能仁石嵓白公何從得之禹玉未信索茶帖驗之乃服

縷金花 歐陽修歸田錄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歷中蔡君謨為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絕精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直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宮人往往丨丨丨於其上蓋其貴重如此

兩浙之品 歐陽修歸田錄臘茶出於劍建草茶盛於兩浙丨丨丨丨日注為第一自景祐以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為草茶第一

囊以紅紗 見上

傳飩 歐陽修歸田錄飲食名號亦隨時俗言語不同至或傳者轉失其本湯餅唐人謂之不托今俗謂之丨丨矣

燈盞 蔡襄茶錄凡欲點茶先須丨丨令熱冷則茶不浮

候湯 蔡襄茶錄丨丨最難未熟則沫浮過熟則茶沉前世謂之蟹眼者故熟湯也沉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曰候湯最難

蟹眼 見上

雲脚粥面 蔡襄茶錄茶少湯多則丨丨散湯少茶多則丨丨聚

雀舌麥顆 沈括夢溪筆談茶芽古人謂之丨丨丨丨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質素良而所植之木又美則新芽一發便長寸許其細如針惟芽長為上品以其質幹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舌麥顆者極下材耳乃北人不識誤為品題予山居有茶論嘗茶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來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風吹一寸長

靈草 見上

眞一酒 蘇軾仇池筆記予在白鶴新居鄧道士忽叩門時已三鼓家人盡寢月色如霜其後有偉人衣桄榔葉手攜斗酒手神英發如呂洞賓曰子嘗丨丨乎就坐三人各飲數杯擊節高歌合江樓下海風振水大魚皆出袖中一書授予乃眞一法及修養九事其末云九霞仙人李靖書既出恍然

研膏 張舜民畫墁錄有唐茶品以陽羨為上供建溪北苑未著也貞元中常衮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丨丨茶其後稍為餅樣其中故謂之一串陸羽所烹惟是草茗耳迨至本朝建溪獨盛採焙製作前世所未有也士大夫珍尚鑒別亦過古先丁晉公為福建轉運使始制為鳳團後又為龍團貢不過四十餅專擬上供雖近臣之家徒聞之而未嘗見也天聖中又為小團其品迥加於大團賜兩府然止於一斤唯上大齋宿八人兩府共賜小團一餅縷之以金八人折歸以侈非常之賜親知瞻玩賡唱以詩故歐陽永叔有龍茶小錄或以大團問者輒方刲寸以供佛供仙家廟己而奉親并侍客享子弟之用熙寧末神宗有旨建州製密雲龍其品又加於小團矣然密雲之出則二團少粗以不能兩好也

鳳團龍團 見上

密雲龍 見上

洞庭春色 部博聞見後錄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曰丨丨丨丨

鹿胎 部博聞見後錄仁皇帝幸羣玉殿置酒作樂獨召宰相韓琦至榻前酌丨丨酒一大杯

祛襟滌滯致清導和 大觀茶論茶之為物擅甌閩之秀氣鍾山川之靈稟丨丨丨丨丨丨則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沖澹閒潔韻高致靜則非遑遽之時可得而好尚矣

沖澹閒潔韻高致靜 見上

鳳餅 大觀茶論本朝之興歲修建溪之貢龍團丨丨名冠天下而堅源之品亦自此而盛

色味兩全 大觀茶論茶工作於驚蟄尤以得天時為急輕寒英華漸長條達而不迫茶工從容致力故其丨丨丨丨若或時暘欝燠芽甲奮暴促工暴力其色味所失已半故焙人得茶天為慶

靈味 大觀茶論卓絕之品眞香丨丨自然不同

純白為上 大觀茶論點茶之色以丨丨丨丨眞

青白爲次灰白次之黄白又次之

一槍一旗 熊蕃北苑茶錄次曰揀芽乃一芽帶一葉者號丨丨丨次曰中芽乃一芽帶兩葉者號一槍兩旗

萬春銀葉 熊蕃北苑茶錄丨丨丨銀模銀圈兩尖徑二寸二分

玉清慶雲 熊蕃北苑茶錄丨丨丨宣和二年造

玉葉長春 熊蕃北苑茶錄丨丨丨竹圈直長三寸二分

長壽玉圭 熊蕃北苑茶錄丨丨丨政和二年造

太平嘉瑞 熊蕃北苑茶錄丨丨丨政和二年造

龍苑報春 熊蕃北苑茶錄丨丨丨宣和四年造

玉除清賞 北苑別錄丨丨丨小芽十二水十五宿火正貢四十片

無疆壽龍 北苑別錄丨丨丨小芽十二水十宿火正貢一百銙

金餅 黄儒品茶要錄序借使陸羽復起閲其丨丨味其雲腴當爽然自失矣

鬬品 黄儒品茶要錄茶之精絶者曰鬬曰亞鬬丨丨雖最上園戶或止一株蓋天材間有特異非能皆然也

一斗爲率 龔明之中吳紀聞蘇子美豪放飲酒無算在婦翁杜正獻家每夕觀書以丨丨丨丨正獻深以爲疑使子弟密察之聞讀漢書張子房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遽撫案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正獻公知之大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誠不爲多也

的乳 馬令南唐書嗣主書命建州製丨丨茶號曰京挺臘茶之貢自此始

社飯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八月秋社以猪羊肉腰子妳房肚肺鴨餅瓜薑之屬切作碁子片椒滋味調和鋪於飯上謂之丨丨請客供養

般若湯 張邦基墨莊漫錄僧謂酒爲丨丨丨鮮有知其說者予偶讀釋氏會典乃得其說云有一客僧長慶中屆一寺呼淨人酤酒寺僧見之怒氣麤暴奪瓶擎栢樹其瓶百碎其酒凝滯著樹如綠玉搖之不散僧曰某常持般若經須傾此物一杯即諷詠瀏亮乃將瓶就樹盛之其酒盡落器中畧無子遺奄然流啜斯須器瓶酣暢矣酒之庚辭其起此乎

東坡蜜酒 張邦基墨莊漫錄東坡性喜飲而飲亦不多在黄州嘗以蜜爲釀又作蜜酒歌人罕傳其法每蜜用四斤鍊熟入熱湯相攪成一斗入好麴麴二兩南方白酒餅子米麴一兩半擣細生絹袋盛都置一器中密封之大暑中冷下稍涼温下天冷即熱下一二日即沸又數日沸定酒即清可飲初全帶蜜味澄之半月渾是佳耐方沸時又煉蜜半斤冷投之尤妙予嘗試爲之味甜如醇醪善飲之人恐非其好也

養生主齊物論 張邦基墨莊漫錄唐庚子西謫惠州時自釀酒二種其醇和者名丨丨丨其稍列者名丨丨丨

散藥 趙德麟侯鯖錄酒取以治病藥非酒不散

八餅雙角 葉夢得石林燕語故事建州歲貢大龍鳳團茶各二斤以八餅爲斤仁宗時蔡君謨知建州始別擇茶之精者爲小龍團十斤以獻斤爲十餅仁宗以非故事命劾之大臣爲請因留而免劾然自是遂爲歲額熙寧中賈青爲福建轉運使又取小團之精者爲密雲龍以二十餅爲斤而雙袋謂之雙角團茶大小團袋皆用緋通以爲賜也密雲獨用黄蓋專以奉玉食其後又以爲瑞雲翔龍者宣和後團茶不復貴皆以爲賜亦不復如向日之精後取其精者爲鷄苑茶歲賜者不同不可勝紀矣

藍尾 葉夢得石林燕語白樂天詩三杯丨丨酒一楪膠牙餳唐人言藍尾多不用藍字多作啉云出於浯白酒律謂酒巡匝末坐者連飲三杯爲藍尾蓋末坐遠酒行到常遲故連飲以懈之以啉爲貪婪之意

玉友 葉夢得避暑錄話舊得釀法極簡易盛夏三日輒成色如漆醴不減丨丨僕夫爲作之每晚涼即相與飲三杯而散亦復無然

鶴觴 葉夢得避暑錄話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雖盛暑曝之日中經旬不壞今玉友之佳者亦如是也吾在蔡州每歲夏以其

法造寄京師親舊陸走七程不少變又嘗以餉范德孺於許昌德孺愛之藏其一壺忘飲明年夏復見發視如新者白墮酒當時謂之丨丨謂其可千里遺人如鶴一飛千里或曰騎驢酒當是以驢載之而行也

正焙

外焙 葉夢得避暑錄話北苑茶正所產爲曾坑謂之丨丨非曾坑爲沙溪謂之丨丨二地相去不遠而茶種懸絕沙溪色白過於曾坑但味短而微澁識茶者一啜如別涇渭也

五木 馬永卿嬾眞子蘇秀道中有地名五木出佳酒故人以丨丨名之

烏程御舞 揚伯嵒臆乘謝氏論茶曰此丹丘之仙茶勝丨丨之丨丨不止味同露液白況霜華豈可爲酪蒼頭便應代酒從事揚衒之作各陽如藍記日食有酪奴指茶爲酪粥之奴也杜牧之詩山寔東南秀茶稱瑞草魁施肩吾詩茶爲滌煩子酒爲忘憂君

爲酪蒼頭 見上

代酒從事 見上

瑞草魁 見上

滌煩子 見上

瑞露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丨丨帥司公厨酒也經撫所前有井清烈汲以釀遂有名今南庫中自出一泉近年只用庫井酒仍佳

古辣泉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丨丨古辣本賓橫間墟名以墟中泉釀酒既熟不煮埋之地中日足取出

小心芽 姚寬西溪叢語龍團勝雪白茶二種先蒸後揀每一芽先去外兩小葉謂之烏帶又次取兩嫩葉謂之白合留丨丨丨置於水中呼爲水芽

鷺鷥餅 陸游南唐書雜藝傳某御厨者失其姓名唐長安舊人也從中使至江表未還聞崔印誅北司遂亡命而某留事吳及烈祖受禪御膳宴設類之畧有中朝承平遺風其食味有丨丨丨天喜餅駞蹄餤春分餤密雲餅鑪糟炙瓏璁餤紅頭簽五色餛飩子毋饅首舊法俱存

駞蹄餤 見上

春分餤 見上

瓏璁餤 見上

紅頭簽 見上

團油 陸游老學庵筆記嘗皇時禁中供御酒記嶺南俗家富者婦產三日或匝月洗兒作丨丨飯以煎魚蝦雞鶩猪羊灌腸蒸子薑桂鹽豉爲之據此即東

帥司公厨酒也經撫所前有井清烈汲以釀遂有名今南庫中自出一泉近年只用庫井酒仍佳

古辣泉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丨丨古辣本賓橫間墟名以墟中泉釀酒既熟不煮埋之地中日足取出

小心芽 姚寬西溪叢語龍團勝雪白茶二種先蒸後揀每一芽先去外兩小葉謂之烏帶又次取兩嫩葉謂之白合留丨丨丨置於水中呼爲水芽

鷺鷥餅 陸游南唐書雜藝傳某御厨者失其姓名唐長安舊人也從中使至江表未還聞崔印誅北司遂亡命而某留事吳及烈祖受禪御膳宴設類之畧有中朝承平遺風其食味有丨丨丨天喜餅駞蹄餤春分餤密雲餅鑪糟炙瓏璁餤紅頭簽五色餛飩子毋饅首舊法俱存

駞蹄餤 見上

春分餤 見上

瓏璁餤 見上

紅頭簽 見上

團油 陸游老學庵筆記承平時滑州丨丨酒爲天下第一方務德家有其法

薔薇露 陸游老學庵筆記壽皇時禁中供御酒名丨丨丨賜大臣酒謂之流香酒分數旋取旨益酒戶大小已盡察矣

流香 見上

勝沙粥 王明清揮麈後錄紹興中章子厚在相位曾文肅居西府文肅忽苦腹疾子厚來視病坐間文肅忽思丨丨丨時外祖空青先生曾公卷在侍側咄嗟而辦文肅食之甚美子厚猶未去也詢其速致之術空青云適令於市中貨勝沙餡擔中買來取其攘入粥中故耳子厚賞歎云他日轉運使才也

乳浮醆面如踈星澹月 王明清揮麈餘話上命近侍取茶具親手注湯擊拂少頃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顧諸臣曰此自布茶飲畢皆頓首謝

甕頭竹葉 王楙野客叢書三山老人云唐人好飲甜酒殆不可曉子美曰人生幾何春興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曰一樽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少人知僕謂唐人以酒比飴蜜者大率謂醇乎醇者耳非謂好飲甜酒也且以樂天詩驗之曰丨丨丨丨經春熟如錫氣味綠黏臺曰春攜酒客過綠錫黏盞杓曰宜城酒似飴曰黏臺酒似錫樂天詩非不言酒之甜也至要其極論則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曰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曰甕揭聞時香酷烈餅封貯後味甘辛酒味至於甘辛乃爲佳耳樂天之語又如此豈好甜酒哉且退之詩亦自有酒味冷冽之語又豈嘗專好甜酒邪然樂天戶大嫌甜酒之句正屬退之非好甜酒矣大抵酒味之適口古今所同豈唐之所好與今異邪三山蓋不深考耳

糯觴爲君子 王楙野客叢書皇甫嵩作醉鄉日月有曰凡酒以色清味重而甜者爲聖色濁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爲賢色黑而酸醋者爲愚以家醪丨丨醉人者丨丨以家醪黍觴醉人者爲中庸以卷醪麥觴醉人者爲小人其說雖不同

然以酒分聖賢者其意祖魏人庾語所謂清者爲聖濁者爲賢之說

黍觴爲中庸 見上麥觴

爲小人 見上

花露 王楙野客叢書秦相檜自遭施全之變人亦莫曉僕讀姚合詩味輕花上露色似洞中泉得非取此乎

表勳 王楙野客叢書秦相檜自遭施全見刺之後常獨處一閣雖奴僕非命不敢輒入李年逢豫三衙楊存中成閔趙密往問疾召入室中款語久之言及近日丨酒頗佳表勳賜酒名也各贈兩器皆降階謝復坐顧無僕從自攜出室亦見駕馭之術

蓬萊春 張端義貴耳集壽皇忽問王丞相淮及執政近日曾得李彥欽信否臣等方得李彥欽書紹興新造丨丨丨酒甚佳各廳送三十樽

選官圖爲下飯 張端義貴耳集劉李官至侍郎未達時貧甚用丨丨丨丨丨饑時以水沃飯一擲

和勁 羅大經鶴林玉露唐子西在惠州名酒舉一匙如之丨者曰養生主丨者曰齊物論揚誠此苦淡

齊退休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嘗曰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意蓋有爲也余嘗謂與其一於和勁孰若和勁兩忘

椒花雨 見上

紅友 張世南游宦紀錄往年邑簿朱冠卿續編圖經云五十五里地名黃土村坡公嘗與董秀才步田至馬地主以酒見餉謂坡曰此丨丨也坡言此人知有紅友不知有黃封眞快活人也

山梨佳醞 周密癸辛雜識李仲賓云其家有梨園有所謂丨丨者味極佳意頗借之漫用大甕儲數百枚以缶蓋而泥其口久而忘之半歲後至園中忽聞酒氣熏人因啓觀所藏梨則化爲水清冷可愛湛然甘美眞丨丨也

軟飽 釋惠洪冷齋夜話詩人多用方言南人謂象牙爲白暗犀爲黑暗故老杜詩曰黑暗通蠻貨又謂睡美爲黑甜飲酒爲丨丨故東坡詩曰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穆陀樹 伊世珍瑯嬛記昔有客過茅君時當大暑茅君於手巾內解茶葉人與一葉客食之五內清涼異而詰其所從來茅君曰此蓬萊山丨丨丨葉衆仙食之以當飯

以酒爲衣 陸友仁研北雜志席琰吳興人宋參知政事益之後喜飲酒謂人曰貧者丨丨丨

郫筒酒 趙抃成都古今記郫人刳竹之大者傾春釀於筒苞以藕絲蔽以蕉葉信宿馨達於外然後斷之以獻俗號丨丨丨

食饌部

膳羞

鼎饋管子桓公外舍而不丨丨注不以鼎饋食言其饌不盛也以魚爲牲管子舉春祭塞久禱丨丨丨丨以糱爲酒相召所以屬親戚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管子凡置彼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羹載中別載在醬前載在醬前見上無鹽則腫管子惡食丨丨丨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管子夫楚有汝漢之金丨丨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伐菹薪煮沸水管子君丨丨丨丨丨丨爲鹽咕鹽管子十口之家十人丨丨守民口管子味者所以丨丨丨丨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魚脯鯢穀管子丨以爲丨以爲丨葷臊管子黃帝作鑽燧生火以熟丨丨民食之無茲腸之病而天下化之令人口爽老子五味丨丨丨注爽亡也言失於道味也海食晏子廢公阜之遊止丨之獻豚肩不具晏子晏子之魯朝食進魏膳有豚焉晏子曰去其二肩晝者進膳則丨丨丨侍者曰膳豚肩亡晏子曰擇之矣侍者曰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炙三弋五卵苔菜晏子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丨丨丨丨丨丨丨耳矣公聞之往燕焉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子之家如此其貧乎而寡人不知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以世之不足也免粟之食飽士之一乞也炙三弋士之二乞也五卵士之三乞也嬰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食君之賜厚矣嬰之家不貧再拜而謝五味盡御墨子五穀盡收則丨丨丨丨於主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墨子厚作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前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茹藿列子啜菽丨丨自以味之極梁肉蘭橘列子薦以丨丨丨丨甘芹萍子列子昔人有美戎菽丨梟莖丨相反而皆可於口莊子其猶柤梨橘柚耶其丨丨丨丨丨丨丨甘口而疾形韓非子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丨丨丨丨丨豹胎韓非子象著玉杯必不羮菽藿必旄象丨丨枯魚之膳韓非子孫叔敖相楚棧車北馬粉餅菜羮丨丨丨丨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饑色屈到嗜猩羮荀子今夫丨猩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然而君子啜其丨食其胾珍備荀子重味而成丨丨代羣而食荀子食飲則重太牢而備珍怪期臭味曼而饋丨丨丨五味調香荀子芻豢稻粱丨丨丨丨丨所以養口也貴本親用荀子祭齊大羮而飽庶羞丨丨而丨丨也泔之不若芰文王嗜菖蒲菹韓非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奧之荀子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丨丨傷人丨丨丨丨丨烈味呂氏春秋凡食無疆厚味無以以謂之疾首以鼎嘗麥呂氏春秋農乃收麥升獻天子乃丨丨丨丨丨丨先薦寢廟雞跖呂氏春秋齊王之食丨也必食其丨數千而後足雖不足猶若有跖羞以含桃呂氏春秋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以雛嘗黍丨丨丨丨先薦寢廟蓄菜呂氏春秋命有司趣民收斂務丨丨多積聚注

蓄菜乾苴之屬也天子然後可具呂氏春秋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燔以堆火釁以牲猳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爲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丨丨丨丨丨夫三羣之蟲水居者腥肉臊者羶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爲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熱而不爛甘而不噥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腝三羣之蟲見上水最爲始火之爲紀見上鼎中之變精妙微纖見上猩唇猩炙鱙翠呂氏春秋肉之美者丨猩之丨雞之丨雋丨之丨述蕩之擊旄象之約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鱄東海之鮞醴水之魚名曰朱鱎六足有珠百碧蕕水之魚名曰鰩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遊於東海遊蕩擊見上旄象約見上鳳丸見上洞庭鱄東海鮞見上朱鱎見上蕕水鰩見上崑崙蘋壽木華呂氏春秋菜之美者丨丨之丨丨丨之丨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元木之葉焉餘瞀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嘉樹見上土英見上陽華芸雲夢芹具區菁見上陽樸薑招搖桂越駱菌呂氏春秋和之美者丨丨之丨丨之丨丨之丨鱣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大夏鹽宰揭露長澤卵見上沙棠實呂氏春秋冀州之原果之美者丨丨之丨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羣帝所食箕山之東青島之所有甘櫨焉

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江浦橘雲夢柚漢上石耳見上縮頞而食呂氏春秋文王嗜菖蒲趙孔子聞而服之丨丨丨丨之三年然後勝之用有所託呂氏春秋鹽之丨丨丨丨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齊味萬方淮南子今屠牛而烹其肉燎炙丨丨丨丨其本一牛之體荆吳甘酸淮南子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丨丨丨丨之變黏牡淮南子柳下惠見飴曰可以丨丨注牡門戶籥牡也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一人和狗羹淮南子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爲丨丨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非其土不食文中子巢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全蒸國語禘郊之事則有丨丨王公立飲則有房蒸親戚宴饗則有殽蒸房蒸殽蒸見上折俎加豆國語女今我壬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繇偕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邁修其籩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巾冪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丨丨丨丨丨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於是乎禁置羅稽魚鱉以爲丨丨廟庖國語鳥獸成水蟲孕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置罷設穽鄂以實丨丨蓋鱉國語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爲客丨丨馬小睹父怒相延食鱉辭曰將使鱉長而後食之遂出薦芰國語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丨丨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蓋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珍異庶侈見上庶人

食菜 國語士食魚炙祀以特牲丨丨丨丨祀以魚 草具 戰國策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丨丨 煎熬燔炙和調五味 戰國策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丨丨丨丨丨丨丨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 甘脆 戰國策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辭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丨丨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 藿羹 戰國策民之所食大抵豆飯丨丨 食以駃騠 史記鄒陽傳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丨丨丨丨注孟康曰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食以珍奇之味 枸醬 史記西南夷傳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

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丨丨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注徐廣曰枸一作蒟音窶駰案漢書音義曰枸木似穀樹其葉如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爲珍味 鮐黃鰍鮑 史記貨殖傳丨丨簡微耳濁氏連騎丨千斤丨千石丨千鈞 胃脯 史記貨殖傳丨丨注晉灼云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湯羊胃以木椒薑拌之訖暴使燥則謂之脯 十七物 漢書孔光傳黃門令爲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饗丨丨丨注師古曰食具有十七種物 羹芋魁 漢書翟方進傳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爲害方進爲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事以爲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拈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丨丨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 桂蠹 漢書南越傳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丨丨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注應劭曰桂樹中蝎蟲也蘇林曰漢舊常以獻陵廟載以赤轂小車師古曰此蟲食桂故味辛而漬之以蜜食之也蟲音丁故反 法膳 漢書王莽傳願陛下愛精休神澗略思慮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丨丨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供養 豫養 道擇 後漢書光武帝紀往年已敕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丨丨之勞至迺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明敕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 遠方口實 見上 猊糖 後漢書明帝紀注以糖作狻猊形號丨丨 鬱養強熟穿掘萌芽 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丨丨丨或丨丨丨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

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迺上 詣闕上書獻鰒魚 後漢書伏隆傳張步遣使隨隆丨丨丨丨丨丨丨注郭璞注五蒼云鰒似蛤偏著石廣志曰鰒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本草云石決明一名鰒魚音步角反 果桃菜茹 後漢書杜林傳丨丨丨丨之饋 奇果 後漢書桓榮傳後榮入會庭中詔賜丨丨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以是愈見敬厚 冬得韭菹虀 晉書石崇傳崇爲客作豆粥吐嗟便辦每丨丨丨丨 龍鮓 晉書張華傳陸機嘗餉華鮓於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非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 人乳蒸豚 晉書王濟傳帝常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豚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 食

不過鹽菜 晉書皇甫謐傳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丨丨丨丨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

千里蓴羹未下鹽豉 晉書陸機傳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時人稱爲名對

象白 晉書張協傳燕髀猩唇髦殘丨丨

噉薤留白 晉書庾亮傳亮丨丨因丨丨侃問曰安用此爲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歎云非惟風流兼有爲政之實按侃陶侃

肴饌屢費百金 晉書謝安傳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丨丨亦丨丨丨丨丨世頗以此譏焉

牛心炙 晉書王羲之傳年十二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丨丨丨坐客未敢噉顗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

鱟魚蝦鮓 晉書虞嘯父傳爲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丨丨丨丨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

雞栖半露 晉書苻朗載記人或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丨丨恒丨丨檢之皆驗又食鵞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人咸以爲知味

食鵞知黑白處 見上

凍魚膾 晉書慕容熙載記苻氏嘗季夏思丨丨丨仲冬須生地黄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

羌煮貊炙 宋書五行志晉武帝泰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貊盤及爲丨丨丨丨貴人當室必置其器吉享嘉會皆此爲先

尚書以爲絶味 宋書毛修之傳修之嘗爲羊羹以薦魯尚書丨丨丨丨丨丨獻之於熹熹大喜以修之爲太官令

九種鹽 宋書張暢傳魏主又遣送氈及丨丨丨并淡豉云此諸鹽各有宜白鹽是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滿刮取六銖以酒服之或鹽療目痛柔鹽不用食療馬脊創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淡豉亦中噉

淡豉 見上

東府甘 宋書彭城王義康傳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丨丨取丨大供御者三寸

安成食 宋書徐湛之傳時安成公何勗无忌之子也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各奢豪與湛之共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京邑爲之語曰丨丨丨臨汝飾湛之二事之美兼於何孟

禁餳一月息米萬斛 宋書顏竣傳時歲旱民飢竣上言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近丨丨

蒸魚菜 齊書海陵王紀宣城王輔政帝起居皆諮而後行思食丨丨太官令答無錄公命竟不興

熊蒸 齊書陳顯達傳上即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丨丨一盤上即以充飯

龍肝之饌 齊書崔祖思傳若劉累傳守其業庖人不乏丨丨丨丨斷可知矣

食鮭二十七種 齊書庾昊之傳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丨丨常有丨丨丨丨言三九也

菘菜鮑魚 齊書武陵王曄傳尚書令王儉詣曄曄留儉設食桮中設食丨丨丨丨而已

黃頷臛 齊書虞悰傳悰善爲滋味和齊皆有方法豫章王嶷盛饌享賓謂悰曰今日有羞寧有所遺不悰曰恨無丨丨何曾食蔬所載也

醒酒鯖鮓 齊書虞悰傳上就悰求諸飲食方悰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悰乃獻丨丨丨一方而已

瓜飲甘果 齊書竟陵王子良傳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爲設丨丨及丨丨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

晨鳧夜鯉 齊書周顒傳丈人於血氣之類雖無身踐至於丨丨丨丨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咎鶩刀寧復慈心所忍

逐夷 齊書虞愿傳帝素能食尤好丨丨以銀鉢盛蜜漬之

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

積果如山岳列肴同綺繡 梁書賀琛傳夫食方丈於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競誇豪｜｜｜｜｜｜｜｜｜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

如水精 梁書中天竺國傳國臨大江其水甘美下有真鹽色正白｜｜｜

西苑綠沈瓜 南史任昉傳出爲新安太守卒於官武帝聞問方食｜｜｜｜投之於盤悲不自勝

堇如粟漿飽醬白醭 南史王元謨傳孝武狎侮羣臣嘗爲元謨作四時詩曰｜｜供春膳｜｜充夏食｜｜調秋菜｜｜解冬寒

鰒魚三十枚可得十萬錢 南史褚彥回傳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鰒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彥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少日便盡

食蚶蠣議 南史何氏傳初奢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鮂腩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使門人｜之學生鍾岸曰鮂之就腩驟於屈申蟹之將糖蹂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混沌之奇擴慤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悅不榮曹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

漉沙構白熬波出素 南史張融傳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顧覬之覬之曰卿此賦實超元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

孔稱不徹裴乃不嘗 南史周捨傳捨占對辯捷嘗居直廬語及嗜好裴子野言從來不嘗食薑捨應聲曰｜｜｜｜｜｜｜｜

香淨適口 南史齊東昏王紀傳妃庾氏有女功婦德嘗謂王紀傳妃庾氏有女功婦德嘗王紀傳妃庾氏有

及嶷位宦尚輕家又貧薄庾氏常徹己損身以相營奉兄弟每行來公事晚還飢疲躬營飲食未嘗不迎時先解雖豐儉隨事而｜｜｜｜

熊白 南史齊巴陵王子倫傳部陵王子貞嘗求｜｜｜廚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

此味故爲南北所推 南史崔祖思傳高帝既爲齊王置酒爲樂羹膾既至祖思曰｜｜｜｜｜｜｜｜侍中沈文季曰羹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魚鱠膾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蓴羹豈關魯衛帝甚悅曰蓴羹故應還沈

蓴羹故應還沈 見上

獼猴膊脯 南史魚氏傳於窮洲之上捕得數百｜｜｜以爲｜以供酒食

子鵝魚鮨 南史朱異傳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娛｜｜｜｜｜不輟於口

一日三羊三日一犢 魏書宗室暉業傳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

水精戎鹽 魏書崔浩傳浩御縹醪酒十觚｜｜｜｜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旨也

著食經 魏書崔浩傳浩｜｜｜敘曰余自少及長日日聞見諸母諸姑所修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飢饉仍臻饘疏餬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忘後生無知見而少不習業書乃占授爲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辨彊記皆此類也親沒之後值國龍興之會平累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謀嘗獲豐厚牛羊益澤貲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則梁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示來世

能爲南人飲食手自煎調 魏書毛修之傳修之｜｜｜｜｜｜｜｜多所適意世祖親待之進太官尚書賜爵南郡公加冠軍將軍常在太官主進御膳

時味 魏書高允傳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醯百有餘品皆盡｜｜及林帳衣服尚被凡枝雜列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

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贍客矣

大官就第月送 魏書游明根傳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行禮辟雍語在元傳賜步挽一乘給上卿之祿供食之味｜｜｜｜｜｜之

綠芰丹耦朱李甘瓜 魏書李諧傳蓋｜｜與｜｜薦｜｜及｜｜

赤鹽 魏書高昌傳出｜｜其味甚美復有白鹽其形如玉

斷慈 北齊書文宣帝紀天保七年五月景申漢陽王洽薨是月帝以肉爲｜｜遂不復食

銅盤重肉 北齊書楊愔傳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頹然獨坐其季父暐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爲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以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邁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之食

去邪蒿 北齊書邢峙傳天保初郡舉孝廉授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有儒者之風廚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峙命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祖聞而嘉之

楚桂胡鹽芼芳卉 隋書音樂志實體平心待和味庶蓋百品多爲貴或鼎或鼐宣九沸｜｜｜｜｜｜如邁列俎彫且蔚

四鹽 隋書食貨志掌鹽掌｜｜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鹽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物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

高聰梨 北史高聰傳明帝踐阼以其素附高肇出爲幽州刺史尋以高肇之黨與王世義高綽李憲崔指蘭氣之爲中尉元匡所彈靈太后並特原之聰遂廢於家斷絕人事唯修營園果世稱｜｜｜以爲珍異

蕪菁葅 北史孟信傳從孝武帝入關封東州子趙平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老人曾以牝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慇懃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鐺溫之素木盤盛｜｜｜唯此而已又以一鐺借老人但執一杯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爲卿受一牝髓耳酒既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擘牝進之酒盡方別

瑞鹽 舊唐書代宗紀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言解縣兩池生｜｜乃置祠號寶應靈慶池

時禁 舊唐書職官志尚食局奉御二人直長五人食醬八人奉御掌護其儲供辨名數直長爲之貳若進御必辨其｜｜春肝夏心秋肺冬腎四季之月脾王皆不可食

飛刀鱠鯉 舊唐書李綱傳綱在東宮隱太子建成初甚禮遇建成常往溫湯綱時以疾不從有進生魚於建成者將召饔人作鱠時唐儉趙元楷在坐各自贊能爲鱠建成從之既而謂曰｜｜｜｜調和鼎食公實有之至於審諭弼諧固屬於李綱矣

燒尾 舊唐書蘇環傳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名爲｜｜環拜僕射無所獻後因侍宴將作大匠宗晉卿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喜耶帝默然環奏曰臣聞宰相者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

昧名 舊唐書裴冕傳性本侈靡每會賓友滋味品數坐客有｜於｜者

肉臺盤 五代史死事傳孫晟事李昪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時人多效之

桃花鹽 宋史食貨志代州寶興軍之民私市契丹骨堆渡及｜｜｜

肉如熊白 宋史高昌國傳次歷伊州有羊尾大而不能走尾重者三斤小者一斤｜｜｜而甚美

兎肝鸞鹿舌醬 遼史禮志九月重九日天子率羣臣部族射虎少者爲負罰重九宴射畢擇高地卓帳賜舊漢臣僚飲菊花酒｜｜爲｜｜爲｜

甜水鹽 金史趙沃傳賦久在兵間不善治民生謗議謫監平州｜｜｜

蕪餳 元史泰定帝紀罷造福建歲供｜｜

不盡鮓 東方朔神異經南方之獸如鹿豕頭善依人求五穀名無損獸人割取肉不病肉自復其肉惟可作鮓使

糟肥美而咋肉不壞吞之不入糟盡更澡肉復作鮓如初愈美名丨丨是也**追復**東方朔神異經西北荒中有玉饋之酒酒泉注焉廣一丈長深三丈酒美如肉澄清如鏡上有玉尊玉籩取一尊一尊復出焉與天同休無乾時石邊有脯焉味如麞鹿脯飲此酒人不生死一名遺酒其脯名曰丨丨食一片復一片**萊黃**

鮐桓寬鹽鐵論江湖之魚丨丨之丨不可勝食**羔羆**

幾胎扁皮黃口桓寬鹽鐵論驅獵網罝掩捕麋鹿鵠鴇沉猶鋪百川鮮丨丨丨丨丨丨春鶩秋雛冬葵溫韭浚花蓼蘇豐奕耳菜毛果蟲貉**春鶩秋雛**見上**羊淹雞寒**桓寬鹽鐵論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徧列穀施成市作業墮怠食必趣時楊豚韭卵狗腊馬胺煎魚切肝丨丨丨丨蜩馬貉日蹇捕膚脯肠羔豆賜穀臆雁羹自鮑甘瓠熟梁和炙**穀臆鴈羹**見上**熟梁和炙**見上

瓜瓠羹劉向新序魏文侯見箕季日晏進糲餐之食丨丨之丨丨文侯曰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飲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不可以升斗和**嚴遵道德指歸論五味丨丨丨丨丨丨琴瑟不可以尺寸調**桃濫柰脯**劉熙釋名丨丨水漬而藏之其味濫濫然酢也丨丨切柰暴乾之如脯也**蠏胥**劉熙釋名丨丨取蟹藏之使骨肉解之胥胥然也**桃諸瓠蓄**劉熙釋名丨丨藏桃也諸丨丨藏以爲儲待給冬月用之也丨丨皮瓠以爲脯蓄積以待冬月時用之也**凍饌**黃憲天祿閣外史韓王暑而求丨丨世子以私財作冰室取羹饌而藏之既凍乃進於王韓王悅爲之賦懷冰**文蓋珍饌**黃憲天祿閣外史酣以香茅之醴飽以相波之魚丨丨丨丨鬱乎穰穰**五侯鯖**葛洪西京雜記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往來婁護豐辯傳食五侯間各得其懽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鯖世稱丨丨丨以爲奇味

焉**白蛟鮓**王嘉拾遺記漢昭帝嘗遊渭水使羣臣漁釣爲樂時有大夫任緒釣得丨丨長三丈若大蛇無鱗甲頭有一角長二尺牙出脣外帝曰此魚鮆之類非珍祥也乃命大官爲丨骨青肉紫味甚美**煎以桂髓蒸以蜜沫脯以青茄爨以蘭蘇**王嘉拾遺記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設以珍食施以寶衣其食則有渠滄之鳧丨丨叢庭之鷄丨丨丨丨洪漳之鱧丨丨丨丨九江珠璣丨丨丨丨華清夏潔灑以纖縞**鹹葅**宗懍荆楚歲時記仲冬之月采擷霜燕菁葵等雜菜乾之并爲丨丨**花鹽印鹽**賈思勰齊民要術五月中旱時取水二斗以鹽一斗投水中令清盡又以鹽投之水鹹極則鹽不復消融易器淘治沙汰之澄去垢土瀉清汁於淨器中鹽甚白不廢常用又一石還得八斗汁亦無多損好日無風塵時日中曝令成鹽浮即便是丨丨厚薄光澤似鍾乳久不接取即成丨丨大如豆粒四方千百相似而成印輒沉漉取之花印一鹽白如珂雲其味又美**白如珂雲**見上**燥脡**賈思勰齊民要術作丨丨法羊肉二斤猪肉一斤合煮令熟細切之薑五片擣皮兩葉鷄子十一枚生羊肉一斤豆醬清五合先取熟肉甑上蒸令熟合生肉醬清薑擣皮和之**腹腴**賈思勰齊民要術作行魚一行糝以滿爲限丨丨居上注肥則不能久熟須先食故也**綠肉**賈思勰齊民要術丨丨法用猪雞鴨肉方寸淮熬之與鹽豉汁煮之葱薑擣胡芹小蒜細切與之下醋切肉名曰丨丨猪鷄名曰酸**琥珀眞金**賈思勰齊民要術炙猪法用乳下犯極肥者豬特俱得繫治一切如煮法指洗割削令極淨小開腹去五臟又淨洗以茅茹腹令滿柞木穿緩火遲炙急轉勿住清酒數塗以發色取新猪膏極白淨者塗拭住著無新猪膏淨淨麻油亦得色同丨丨又類丨丨入口則消狀若凌雪含漿膏潤特異凡常也**犬膟**賈思勰齊

民要術犬肉三十斤小麥六升白酒六升煮之令三沸易湯更以小麥白酒各三升煮令肉離骨乃擘雞子三十枚著肉中便裹肉甑中蒸令雞子得乾以石迮之一宿可出食名曰丨丨

琥珀餳 賈思勰齊民要術丨丨法小餅如碁石內外明徹色如琥珀用大麥糵末一斗殺米一石

白爾糖 賈思勰齊民要術食次曰丨丨法熟炊秫稻米飯及熱干杵臼淨者舂之爲糒須令極熟勿令有米粒幹爲餅法厚二分許日曝小燥刀直爲長條廣二分乃斜裁之大如棗核兩頭尖更曝令極燥膏油煮之熟出糖聚圓之一圓不過五六枚又云手索糒粗細如箭簳日曝小曝燥刀斜截大如棗核煮圓如上法圓大如桃核

石蜜 賈思勰齊民要術甘蔗取汁如飴餳名之曰糖煎而曝之既凝而冰破如塼食之入口消釋時人謂之丨者也

名蟹佳蝦 酈道元水經注又北爲塼廣池池多丨丨歲貢王朝以充膳府

清檢出佳鰒濁檢出好鮒 酈道元水經注水有二源一曰丨丨丨丨二曰丨丨丨丨丨常以二月八月取之美珍常味

其頭似羊豐肉少骨 酈道元水經注村側有溪溪中多靈壽木中有魚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美於餘魚

可以斷穀窮年不厭 酈道元水經注有猩猩獸形若黃狗又狀貌鈍人面頭顏端正善與人言音聲麗妙如婦人好女對語交言聞之無不酸楚其肉甘美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方如巨桃 酈道元水經注龍城故姜賴之虛胡之大國也蒲海溢盪覆其國城基尚存而至元晨發西門暮達東門澹其岸岸餘溜風吹稍成龍形皆西面向海因名龍城地廣千里皆爲鹽而剛堅也行人所迴畜產皆布氈臥之掘發其下有大鹽丨丨丨丨以次相累類霧氣雲浮寡見星日少禽多鬼怪

傘子鹽 酈道元水經注南流歷之縣翼帶鹽井一百所巴川資以自給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

如張傘故因名之曰丨丨丨有不成者形亦必方異於常鹽矣

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王肅與高祖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問之謂曰卿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乃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甚是優劣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唯茗不中與酪作奴

鏤金鳳蟹 杜寶大業拾遺記晉陽諸郡進食用九釘牙盤又有丨丨丨丨爲食品第一

天鬻 劉恂嶺表錄異記瓦屋子蓋蚌蛤之類也殼中有肉紫色而滿腹廣人尤重之多燒以薦酒俗呼爲丨丨炙

鵞毛脡 段公路北戶錄恩州出丨丨丨乃鹽藏其味絕美其細如針郭義恭云小魚一斤千頭未之過也

一斤千頭 見上

象鼻肥脆偏堪爲炙 段公路北戶錄廣之屬城循州雷州皆產黑丨牙小而紅土人捕之爭食其丨云丨丨丨丨丨丨愚按象有十二肉其脣隨月轉耳陳藏器云惟鼻是其本肉諸即雜肉

菊苗虀蘆菔鮓 溫庭筠採茶錄白樂天方齋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饋丨丨丨丨丨丨換取樂天下班茶二囊以自醒酒

無水自生 段成式酉陽雜俎昆吾陸鹽周十餘里丨丨丨丨丨未鹽月滿則如積雪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月盡則全盡

向齒似消 段成式酉陽雜俎我在鄴遂大得滿蔔奇有滋味陳昭曰作何形狀徐君房曰有類軟棗信曰君殊不體物可得言似生荔枝魏肇師曰魏武有言來夏涉秋尚有餘暑酒醉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酸而不酢道之固以流味稱奇況親食之者瑾曰此物實出於大宛張騫所致有黃白黑三種成熟之時子實遍側星編珠聚西域多釀以爲酒每來歲貢在漢西京似亦不少杜陵田五十畝中有蒲萄百樹今在京北非直止禁林也信曰乃園種戶植接蔭連架昭曰其味何如猶柚信曰津液奇勝芬芳減之瑾曰

金衣素裹見苞作貢丨丨丨丨良應不及美

駝峯炙 段成式酉陽雜俎將軍曲良翰能爲驢駿丨丨丨甚美

馬齒羹 趙璘因話録德宗初嗣位深尚禮法諒闇中召韓王食丨丨丨不設鹽酪

金虀玉膾 馮贄雲仙雜記吳都獻松江鱸魚煬帝曰所謂丨丨丨東南佳味也

抱竿羹 尉遲樞南楚新聞百粤人以蝦蟇爲上味先於釜中置小竿俟湯沸殺蝦蟇乃抱竿而熟謂之丨丨

櫻筍廚 李淖秦中歲時記長安四月已後自堂廚至百司廚通謂之丨丨丨公餘之盛常日不同

靈消炙紅虬 蘇鶚杜陽雜編同昌公主出降上每賜御饌湯物而逍路之使相屬其饌有丨丨丨丨丨丨其酒有凝露漿桂花醑其茶則綠華紫英之號靈消炙一羊之肉取之四兩雖經暑毒終不見敗紅虬脯非虬也但佇於盤中則健如虬紅絲高一尺以筋抑之無數分撤則復其故迫諸品味人莫能識而公主家饜飫如里中糠粃

白肥修瘠 李濟翁資暇録貞元初穆寧爲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尚書及給事已下尚未分官列侍寧前時穆氏家法切峻寧命諸子直饌愁不如意則杖之諸子將至直日必探求珍異羅於鼎俎之前競新其味計無不爲然而未嘗免笞叱之過者一日給事直饌鼎前有熊白及鹿修忽曰丨丨而丨丨相滋其宜乎遂同試曰甚異常品即以白裹修改之而進寧果再飽宛陵與諸季望給事盛形羨色曰非惟免笞兼當受賞給事頗亦自得寧飯訖戒使令曰誰直可與杖俱來於是罰如常數給事將拜杖遽命前曰有此味奚進之晚耶於是聞者笑而傳之

八珍主人 陶穀清異録珍蔬妙饌價重品貴更以通神佳手臨之若醯醬不良與市庖等事口腹者先儲二物以待用則落盤舉甌有味外之味香外之香使人漫不可測敢以一言聊警未悟醬丨丨丨也醋食總管也反是爲惡醬爲廚司大耗惡醋爲小耗

亥卯未羹 陶穀清異録魏王繼岌每薦羹以羊兔猪鵝而參之性所嗜也時盧澄爲平章事趨朝待漏堂廚具小饌庖酒澄惟進粥其品曰粟粥乳粥豆沙加糖粥三種並供澄各取少許併和而食廚官遂有王羹亥卯未相粥白玄黃之語

雙虀玉膾 陶穀清異録實儼在周嘗病目幾於失明得良醫愈之勸令頻食羊眼儼遂終身食之不輟其家名丨丨丨世人有呼學士羹者病目進此實有所益

學士羹 見上

逍遥炙 陶穀清異録睿宗聞金仙玉眞公主飯素因令以九龍食饗丨丨賜之仍遣宣旨曰有所請即奏來二公主對使者免冠謝恩

道場羹 陶穀清異録江南善作丨丨丨脯麩蔬筍非一物也士君子嗜之名達九重敕御庖往取其制度以做法焉時保大中也

自然羹 陶穀清異録蜀中忽有一道人提木魚兒及攜一小木盎出牌子云賣丨丨丨五錢一盞人試買之盎中二魚大如掌鱗鬣腸胃皆在鱗上有黑紋如一圓月汁如淡水食者旋剔去鱗腸其味甚美非常有人問道人之魚上何故有月道人從盎中傾出皆是荔枝仁初未有魚并汁也笑而急走回顧云蓬萊月也不識曾買蓋者數人明年時疫流行食羹人皆免道人不復再見

十品羹 陶穀清異録石耳石髮石線海紫菜鹿腊菜天花菓沙魚海鰾白石決明蝦魁腊右用雞羊鶉汁及決明蝦菓浸漬自然水去塵泥滓糝澄清與三汁相和遍酎莊嚴多汁爲良丨丨不足聽闕忌入別物恐倫類雜則風韻去矣此丨子子孫孫富貴者不可不世其美也

縷子膾 陶穀清異録廣陵法曹宋龜造丨丨丨妙絶以其手自庖製故人罕得享之惟府座兩受其饋法用大鯽魚肉鯉魚子以碧筍或菊苗爲胎骨

玲瓏牡丹 陶穀清異録吳越富於魚而造鮓奇異者以雪溪爲首有一種丨丨丨丨鮓以魚鬬成牡丹形既熟出盎中微紅如初開牡丹云止一村解作鐵氏亦常訪求之

無心炙 陶穀清異録段成式幼敏夙成然酷好鷹

犬之樂嘗馳獵飢甚叩村家求飯食主人老姥出鼠臛五味不具以薦黍飯成式既飢食之有踰五鼎曰老姥初不加意而珍美如此後常命庖人具此品因呼丨丨丨

瓜戰 陶穀清異錄吳越稱雲上瓜錢氏子弟逃暑取一瓜各言子之的數言定剖觀負者張宴謂之丨丨

未至舌交先以鼻選 陶穀清異錄瓜最盛者無踰齊趙車擔列市道路濃香故彼人云丨丨丨丨丨丨

食憲章 陶穀清異錄段文昌丞相英銳豪侈尤精饌事每出一味朝貴傳之以爲楷式家有婢掌以修膳婢名膳祖四十年閱百婢獨美九者可以嗣法文昌自編食經五十卷一書一物製治無苟且時稱鄂平公丨丨丨

貔貍 沈括夢溪筆談刁約使契丹戲爲四句詩曰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丨丨皆紀實也移離畢官名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如執衣防閤匹裂小木罌以色綾木爲之如黃漆丨丨形如

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嗜肉狄人爲珍膳味如豚子而脆

谷董羹 蘇軾仇池筆記江南人好作盤遊飯投醪谷董羹鍋內掘窖遊盤飯盌中

滴酥爲果 李薦師友談記蘇過叔黨言其堂姊嫁蒲澈澈資政傳正之子也傳正守長安日澈諸婦閉戶不治一事惟丨丨丨花丨等物每請一客二十餅皆工巧盡力爲之者

一品二十八枚 邵傅聞見後錄仁皇帝內宴十門分各進饌有新蟹丨丨丨丨丨丨帝曰吾尚未嘗枚直幾錢左右對直一千帝不悅曰數戒汝輩無侈靡一下箸爲錢二十八千吾不忍也置不食

芳蓮巢龜丹穴雛雞 邵傅聞見後錄曹植七啓言食味丨丨之丨丨張協七命言食味丨丨之丨丨

得大魚全體而烹不加醯鹽 馬令南唐書隱者傳堅辟嗜魚或丨丨丨則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熟即啗之按堅許堅

花瓜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七月七夕以瓜雕刻成花樣謂之丨丨

棲葅 劉跂暇日記北人樹上晒乾菜冬春食之詩所謂丨丨言如鳥棲然

北品味以羊爲貴 周輝清波雜志客言蘇伯昌初筮長安獄掾令買魚飼猫乃供猪觀腸詰之曰此間例以此爲猫食乃一笑留以充庖同寮從而逐日買猫食盞丨丨丨止丨丨丨丨丨

蓮花肉 陸游老學菴筆記集英殿宴金國人使九盞第一肉醎豉第二爆肉雙下角子第三丨丨油餅骨頭第四白肉胡餅第五羣仙角太平畢羅第六假圓魚第七柰花索粉第八假沙魚第九水飯醎豉旋鮓瓜虀看食棗鍋子髓餅白胡餅鐶餅

謝豹蝦謝豹筍 陸游老學菴筆記吳人謂杜宇爲謝豹杜宇初啼時漁人得蝦曰丨丨市中賣筍曰丨丨

食瓜徵事 王明清揮麈前錄宣和中蔡居安提舉秘書省夏日會館職於道山丨丨居安令坐上丨瓜丨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悉有據依咸歎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

止取兩翼土步魚止取兩腮以蝤蛑爲餌止取兩螯餘悉棄之地謂非貴人食

土步魚 見上

蝤蛑簽 見上

炙蟾 張世南游宦紀聞世南嘉定甲戌侍親自成都歸夔門官所舟過眉州見釣於水濱者即而觀之籃中皆大蝦蟇兩兩相負牢不可拆極力分而爲兩旋即相負如初扣釣者云市間以爲珍味乃知成都人最貴重以料物和酒炙之曰丨丨親朋間更相饋遺者此也辛己侍親守酉陽一日遊都圃池岸亦有相負者數十對沅陵胡宰留括蒼人聞之亟令人捉去謂其鄉里以爲珍品名曰風蛤予世居德興有毛山環三州界廣袤數百里每歲夏間山傍人夜持火炬入深溪或巖洞間捕大蝦蟇名曰石撞鄉人貴

羊頭簽 陳隨隱漫錄丨丨丨

重之世南亦嘗染鼎其味乃巨田雞耳扣捕者云奇而非耦又與所見者異矣坡公眉人恨不脫得錦襖子即此物也世南嘗觀文選左太冲吳郡賦曰乘黿鼉同瓜共羅劉淵林注云黿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寸雌嘗負雄行漁者取之必得其雙故曰乘黿

風蛤 見上

石撞 見上

玉胛 陶宗儀輟耕錄江鄰幾雜志云丁正臣齋丨丨來館中沈休文云福州人謂之佩羹即今魚脝是也

佩羹 見上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錄監生臣左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五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五十三

珍寶部一

珠玉

管子夫玉之所貴者出焉夫玉溫潤以理者知也堅而不麤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光輝外發遠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紀而不絕辭也

起於禺氏管子玉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

牛氏邊山赤野之玉

末光管子玉起於珠起於之

握不見於手含不見於口懷不見於披挾不見於按

管子而碎千金者珠也

管子而碎千金者白璧也

珪中四干瑗中五百管子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

末用管子珠玉也

珠勝火玉勝水管子者陰之陽也故者陰之陰也故

上幣管子以珠玉為

江陽之珠管子黃金一筴也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

以先駟馬老子雖有拱璧不如坐進此道

生凝柏之淵子華子夫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周護而秘惜不可以知力窺也蒙金以沙固玉以璞珠之所而隈澳之下也

廉貞溫粹子華子猶之售玉者然不論其而無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為儀則篋無連城矣

井里之璞子華子昔吾之宗君

為周日正周公作成周定鼎於郟鄏修和周郊於是吾之宗君薦其所以為祥者其族有三曰｜｜｜｜也曰太山之器車也曰唐叔異畝之禾也

三棘六異 墨子和氏之璧隋侯之珠｜｜｜｜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

良寶 見上

玉明光照一室 尹文子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隣人隣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田父稱家大怖復以告隣人曰此怪之徵遄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隣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名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玉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

五城之都僅可一觀 見上

泳河得珠 列子范氏之黨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

彈千仞雀 莊子以隋侯之珠｜｜之｜世必笑之

驪龍頷下 莊子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

和氏之璧 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

至美不飾 韓非子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物｜足以｜之宜為君子器 韓非子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不宜為細人用

木草潤崖不枯 荀子玉在山而｜｜｜｜淵生珠而｜｜｜｜

璇玉瑤珠 荀子｜｜｜｜不知佩也

君子比德 荀子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耶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焉溫潤而澤仁也縝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輾然辭也故雖有珉之彫彫不若玉之章章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

其聲清揚遠聞 見上

珉之彫彫不若玉之章章 見上

蒼璧小璣 呂氏春秋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之一｜｜之利故也注蒼璧石多玉少珠不圓者曰璣

炊以鑪炭色澤不變 淮南子譬若鍾山之玉｜｜｜｜三日三夜而｜｜｜｜則至德天地之精也

天地之精 見上

圓折方折 淮南子水｜｜者有珠｜｜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土地各以其類生

鐫山石擿蚌蜃 淮南子逮至衰世｜｜｜｜鐫金玉｜｜｜｜消銅鉄而萬物不滋

碧瑜 淮南子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為無所用之｜｜｜｜糞土也

碧盧 淮南子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工惑玉之似｜｜者唯猗頓不失其情

出蠬蜃珠 淮南子明月之珠｜於｜｜

玉英白 淮南子銅英青金英黃｜｜｜

摩尼宵朗 抱朴子｜則無別於磧礫

珧華黎綠 抱朴子｜｜｜｜連城之寶也委之泥滓則瓦礫積其上焉

玉膏流出凝而成芝 抱朴子玉脂芝生於有玉之山常居懸危之處｜｜｜｜萬年已上則｜｜｜｜有似鳥獸之形色

無常采率多似山玄水蒼玉也亦鮮明如水精

璧圭玉磬 國語魯飢臧文仲以｜｜與｜｜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

白珩 國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何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

庇蔭嘉穀 國語玉足以｜｜｜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

禦火災 國語珠足以｜｜｜則寶之

砥厄結緣懸黎和璞 戰國策臣聞周有｜｜宋有｜｜梁有｜｜楚有｜｜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

天下名器 見上

明月之珠 戰國策李兌送蘇子｜｜｜｜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

保玉 史記周本紀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

照車十二乘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二十四年魏王會田於郊魏王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前後各｜｜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

十五城易璧 史記藺相如傳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請｜｜

昆山玉隨和寶 史記李斯傳今陛下致｜之｜有｜｜之｜垂明月之珠

橐中裝 史記陸賈傳賜陸生｜｜｜直千金他送亦千金注張晏曰珠玉之寶也

珠胎 漢書揚雄傳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

滅瓣 漢書王莽傳美玉可以｜｜

含景耀吐英精 漢書敘傳賓又不聞鮮氏之璧韞於荊石隋侯之珠臧於蜂蛤乎歷世莫眂不知其將｜｜｜｜｜｜曠千載而流夜光也

流夜光 見上

藍田玉 後漢書郡國志｜｜出美｜

火齊 後漢書班固傳翡翠｜｜流耀含英

大如酸棗 後漢書東夷傳夫餘國土宜五穀出名馬赤玉貂狐｜珠｜｜

綴衣為飾 後漢書東夷傳韓唯重瓔珠以｜｜｜｜及懸頸垂耳

白珠青玉 後漢書東夷傳倭出｜｜｜｜其山有丹

光珠 後漢書西南夷傳出銅鐵鉛錫金銀｜｜虎魄水精琉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獸汪華陽國志曰蘭滄水有金沙洗取融為金有光珠穴博物志曰光珠即江珠也徐夷南方草物狀曰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蚌珠長三寸半凡二品珠也

採常三月 見上

光色精奇 晉書慕容儁載記常山大樹自板根下得璧七十珪七十三｜｜｜｜有異常玉儁以為嶽神之命遣其尚書郎段勤以大牢祀之

狀若璽 晉書慕容儁載記水得白玉｜｜｜

地珠 宋書符瑞志｜｜王者不以財為寶則生珠

自然作思惟佛像 齊書祥瑞志永明七年越州獻白珠｜｜｜｜｜長三寸上起禪靈寺置剎下

于闐玉 齊書皇后傳敘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並加金章紫綬佩｜｜｜

玉河 梁書于闐國傳有水出玉名曰｜｜

玉羊金獸 南史阮孝緒傳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以清幹流譽孝緒七歲出繼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之姊琅邪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乳人憐其傳重辛苦輒竊｜｜｜｜等物與之孝緒見而駭愕啓彥之送還王氏

林邑美玉 魏書崔挺傳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得一｜｜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治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為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竟不肯受乃表送京都

出苜拔河 魏書于闐傳于闐城東三十里有苜拔河中出玉石土宜五穀并桑麻山多美玉

白琁 隋書禮儀志陳永定元年武帝即位徐陵白所定乘輿御服皆採梁之舊制又以為冕旒後漢用白玉珠晉過江服章多闕遂用珊瑚雜珠飾以翡翠侍中顧和奏今不能備玉珠可用｜｜從之蕭騎子云白琁

蜂珠是也

明珠徑寸 隋書史萬歲傳先是南寧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遂以萬歲為行軍總管率衆擊之入自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於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度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擄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於是勒石頌美膺德

定國寶玉 舊唐書肅宗紀楚州刺史崔侁獻｜｜｜｜十三枚一曰玄黃天符如笏長八寸濶三寸上圓下方近圓有孔黃玉也二曰玉鷄毛文悉備白玉也三曰穀璧白玉也徑可五六寸其文粟粒無雕鐫之迹四曰西王母玉環二枚白玉也徑六七寸五曰碧色寶圓而有光六曰如意寶珠形圓如鷄卵光如月七曰紅鞨鞨大如巨栗赤如櫻桃八曰琅玕珠二枚長一寸二分九曰玉玦形如玉環四分缺一十曰玉印大如半手斜長如鹿形陷入印中以印物則鹿形著焉十一曰皇后採桑鉤長五六寸細如筯屈其末似真金又似銀十二曰雷公石斧長四寸濶二寸無孔細緻如青玉十三寶置於日中皆白氣連天侁表云楚州寺尼真如者恍惚上昇見天帝帝授以十三寶曰中國有災宜以第二寶鎮之按新唐書只載獻定國寶玉句以下不詳今入此

白氣連天 見上

正午向日以艾蒸之即燃 舊唐書林邑國傳貞觀四年其王范頭黎遣使獻火珠大如鷄卵圓白皓潔光照數尺狀如水精｜｜｜｜｜｜｜｜

玄黃天符十二稻玉帶一珠易一良馬 五代史四夷附錄吐蕃珠之好者｜｜｜｜形如笏長八寸有孔云辟兵疫唐書五行志上元二年楚州獻寶玉曰｜｜｜｜｜｜｜｜｜｜｜｜｜｜五代史東漢世家兀欲閩旻自立頗幸中國多故乃遣其貴臣述軋高勲以自愛黃驃九龍｜｜｜｜｜報聘按兀欲契丹永康王名旻東漢主劉旻

北珠 宋史食貨志戶部尚書聶山輒取元豐庫｜｜宰相吳敏白帝言朝廷有元豐大觀庫猶在陛下有內藏庫朝廷有闕用需於內藏必得旨然後敢取戶部豈可擅取朝廷庫務物哉若人人擅取庫物則綱紀亂矣欽宗然之

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 宋史李公麟傳玉質堅甚｜｜｜｜｜｜｜｜

押忽大珠 元史尚文傳西域賈人有奉珍寶進售者其價六十萬錠省臣平章顧謂文曰此所謂｜｜｜｜也六十萬酬之不為過矣一坐傳玩文問何所用之平章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耶律希亮傳王遣以耳環其二珠｜｜｜｜價直千金欲穿其耳使帶之希亮辭曰不敢因是以傷父母之遺體也且無功受賞於禮尤不可按王定宗幼子大名王

瑀琈 山海經小華之山其木名荊杞其獸多牸牛其陰多磁石其陽多｜｜之玉

嬰垣 山海經翰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於渭其上多棫橿其下多竹箭其陰多赤銅其陽多｜｜之玉

藻玉 山海經泰冒之山浴水出焉東流注於河其中多｜｜注藻玉玉有文彩者

灌丹木 山海經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崇山其上多丹木員葉而赤莖黃華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飢丹水出焉西流注於稷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丹木五歲五色乃磬黃帝乃取崇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為良堅栗精密濁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注玉有粟文

堅粟精密濁澤有光 見上

五色發作以和柔剛 見上

吉玉 山海經凡薄山之首自苟林之山至於陽虛之山凡十六山二千九百八十二里升山冢也其祠禮太牢嬰用｜｜首山魋也

其祠用稌黑犧太牢之具糞釀干儛置鼓嬰用一璧尸水合天也配牲祠之用一黑犬於上用一雌鷄於下刲一牝羊獻血嬰用吉玉彩之饗之

葉皆為珠 山海經三珠樹在厭火北生赤水上其為樹如柏｜｜｜｜一曰其為樹若彗

文玉樹 山海經開明北有視肉珠樹｜｜玗琪樹不死樹注五彩玉樹

天智 逸周書時甲子夕商王紂取｜｜玉琰逢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五日武王乃俾於千人求之四千庶則銷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凡天智玉武王則寶與同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

元繚碧基 逸周書陳幣當外臺天元欽宗馬十二王｜｜｜十二分方元繚璧豹虎皮十二四方元繚璧琰

江歷 逸周書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已闔耳貫胸雕題雒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龍角十二

江歷珠名 神龜為獻注

春山之琨 穆天子傳河宗又號之帝曰穆滿士女｜｜｜｜詔女崑崙口

玉果璿珠 穆天子傳

玉榮枝 穆天子傳河宗之子曰穆天子於是得｜｜｜｜｜｜｜注英玉之精華也尸子曰龍泉有玉英山海經曰黃帝乃取崑山之玉榮而校之鍾山之陽是也

三乘萬隻 穆天子傳天子於是取玉｜｜玉器服物於是載玉｜｜天子四日休舉玉之山乃命邢侯待攻玉者

璿瑰瑕瑤 穆天子傳爰有采石之山重黿氏之所守曰枝斯｜｜｜｜琅玕玲瓏旡瓊玕琪徽尾凡好石之器於是出

內有瑕穢必見之於外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有似君子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為遠功而近有災是則不有玉至覩而不蔽其惡｜｜｜｜｜｜｜｜故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君子比之玉玉潤而不汚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磨過而不濡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狀如石撓而不可從繞潔白如素而不受汚玉類儒者故公侯以為贄

瀛洲玉 東方朔十洲記｜｜有｜石高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為玉醴

光照千里 東方朔神異經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盤圓五十丈二闕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中有金階西北入兩闕中名天門

滄淵虬子靜海遊珠 郭憲洞冥記方朔再拜於帝前曰臣東遊萬林之野獲九色鳳雛涔源丹瀨之水赤色西過洞壑得｜｜｜｜｜｜｜洞壑在虞淵西

如花一枝 郭憲洞冥記太初三年起甘泉望風臺臺上得白珠｜｜｜｜帝以錦蓋覆之如照月矣因名照月珠以賜董偃盛以琉璃之筐

錦蓋覆之如照月 見上

鮫人淚珠 郭憲洞冥記吠勒國貢文犀四頭狀如水兕角表有光因名明犀置暗中有光影亦曰影犀織以為簟如錦綺之文此國去長安九千里在日南人長七尺被髮至踵來犀象之車乘象入海底取寶宿於｜｜之舍得｜｜則鮫所泣之珠也亦曰泣珠

寧失千里駒不失黃蛇珠 郭憲洞冥記有鳳葵草色丹葉長四寸味甘久食令人身輕肌滑赤松子餌之三歲乘黃蛇入水得黃珠一枚色如真金或言是黃蛇之卵故名蛇珠亦名銷疾珠語曰｜｜｜｜｜｜｜｜｜｜

抵鵲 桓寬鹽鐵論崑山之旁以玉璞｜烏｜

象天地 班固白虎通璧方中圓外位在中央璧之為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

方中圓外 見上

昔魚之報 三輔黃圖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靈沼名神池云堯時治水嘗停船於此池通白鹿原原人釣魚綸絕而去夢於武帝求去其鉤三日戲於池上見大魚銜棗帝曰

豈不數昨所夢耶乃取鈎放之問三日帝復遊池池濱得明珠一雙帝曰豈｜｜｜｜耶

擲米成珠 葛洪神仙傳王方平降於蔡經家令人相訪麻姑麻姑至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得米便撒之｜地視其｜乃｜美｜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了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

七采九華 葛洪西京雜記漢帝相傳高祖斬白蛇劍劍上有｜｜珠｜｜玉以為飾雜厠五色琉璃為劍匣

織為簾 葛洪西京雜記昭陽殿｜珠｜｜風至則鳴如珩珮之聲

色黑如漆 王嘉拾遺記昭王坐握日之臺參雲上可捫日時有黑烏白頭集王之所銜洞光之珠圓徑一尺此珠｜｜｜｜懸照室內百神不能隱其精靈此珠出陰泉之底陰泉在寒山之北員水之中言水波常圓轉而流也有黑蚌飛翔來去如五岳之上昔黃帝時霧成子遊寒山之嶺得黑蚌在高崖之上故知黑蚌能飛矣至燕昭王時有國獻於昭王王取瑤漳之水洗其沙泥乃嗟歎曰自懸日月以來見黑蚌生珠已八九十遇此蚌千歲一生珠也珠漸輕細王常懷此珠當隆暑之月體自輕涼號曰消暑招涼之珠也

百神不能隱其精靈 見上

銷暑招涼 見上

晝星夜日 王嘉拾遺記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視之如｜｜望之如｜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匹

為衣 王嘉拾遺記太始元年魏帝為陳留王之歲有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王｜｜如今之錦

益性靈利精神 王嘉拾遺記石季倫愛婢名翔風妙別玉聲能觀金色石氏之富方比王家珍寶瑰奇視如瓦礫積如糞土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辨識其出處者乃使翔風別其聲色悉知其所出之地言西方北方玉聲沉重而性溫潤佩服者｜人｜東方南方玉聲輕潔而性清涼佩服者｜人｜

賜百琲 王嘉拾遺記石崇嘗屑沉水之香如塵末布象牀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跡者｜以真珠｜｜有跡者節其飲食令體輕弱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

黑玉 王嘉拾遺記濱海之北有勃鞮之國人皆衣羽毛無異而飛日中無影壽千歲食以黑河水藻飲以陰山桂脂凭風而翔乘波而至中國獻｜｜之環色如淳漆

玉版方尺 王嘉拾遺記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圖天地之形

獸狀如豕銜珠如燭 王嘉拾遺記禹鑿龍關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壑深數十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火而進有｜｜｜｜夜明之｜其光｜｜

烏吐 王嘉拾遺記瀛洲有｜如鳳身紺翼丹名曰藏珠每鳴翔而｜珠累斛仙人常以其珠飾仙裳蓋輕而耀於日月也

種玉 干寶搜神記陽公伯雍雒陽縣人也本以傭賣為業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山高八十里上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之云玉當生其中陽公未娶又語云汝後當得好婦語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玉子生石上人莫知也有徐氏者右北平著姓女甚有行時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徐氏徐氏笑以為狂因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聽為婚公至所｜｜田中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天子聞而異之拜為大夫乃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

可照面 郭義恭廣志白玉善者｜以｜｜出交洲

置之平地終日不停 郭義恭廣志莫夷又有明珠其色黃生東寸或圍二寸已上出黃支形至圓｜｜｜｜｜｜｜

豐年玉 劉義慶世說世稱稚恭為荒年穀庾家論云是文康為｜｜｜

蚌病 劉勰文心雕龍敬通雅好辭說

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成珠矣

蛇珠千枚不如一玫瑰 任昉述異記凡珠有龍珠龍所吐者南海俗諺云｜｜｜｜｜｜｜言蛇珠蛇所吐者蛇珠也越人諺云種千畝木奴不如一龍珠

種千畝木奴不如一龍珠 見上

覩日 張說梁四公記扶桑國使使貢方物又貢｜｜玉大如鏡方圓尺餘明徹如琉璃映日以觀見日中宮殿皎然分明

珠母 劉恂嶺表錄異記取小蚌肉貫之篋賺乾謂之｜｜容桂人率如脯燒之以薦酒內有細珠如粱粟乃知珠池之蚌隨其大小悉胎中有珠矣

非能言而利物 皮日休鹿門隱書金貝珠玉｜｜｜｜｜者也

寶苗 馮贄雲仙雜記山中有葱下必有銀有薤下必有金有薑下必有銅錫山中有玉者木旁枝下垂謂之｜｜

香玉辟邪 蘇鶚杜陽雜編蕭宗賜輔國｜｜｜｜二各高一尺五寸奇巧殆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於數百步雖鏁之於金函石匱終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裙誤拂則芬馥經年綴澣濯數四亦不消歇

芬馥經年 見上

上清珠 蘇鶚杜陽雜編上寬厚之德出於天然為兒時常為明皇所器每坐於玉案前熟視上貌謂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相他日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也因命取｜｜｜以紺紗裹之繫於頸上上清珠即開元初劉賓國所貢其珠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有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象搖動於其中及上即位寶庫中往往有神光異氣掌庫者具以事告上曰豈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絳紗猶在按上謂代宗

神光異氣 見上

履水 蘇鶚杜陽雜編順宗皇帝即位歲拘弭國貢｜｜珠色黑類鐵大如雞卵其上鱗皴其中有竅云持入江海內可行於洪波之上下上始不謂之實遂命舟游者以五色絲貫之繫於左臂遣入龍池其人則步驟於波上若在平地亦潛於水中良久復出而遍體略無霑濕上奇之用以御饌賜使人至長慶中嬪御試弄於海池上遂化為黑龍入於池內俄而雲烟暴起不復追討矣

冷暖玉 張泌妝樓記洛陽人有妓樂者三月三日結錢為龍為簾作錢龍宴四圍則樹眞珠厚盈數寸可鑑

靈粟珠 蘇鶚杜陽雜編同昌公主出降有神絲繡被繡三千鴛鴦仍間以奇花異葉其精巧華麗絕比其上綴以｜｜之｜珠如粟粒五色輝煥

圓龍方虎 蘇鶚杜陽雜編憲宗時西域有進美玉者二一圓一方徑各五寸光彩凝冷可鑑毛髮時伊祈元解方坐於上前熟視之曰此一龍玉此一虎玉也上驚而問曰何謂龍虎玉耶元解曰｜者｜也生於水中為龍所寶若投之水必有虹霓出焉｜者｜也生於巖谷為虎所寶若以虎毛拂之即紫光迸逸而百獸懾伏上異其言遂令試之各如所說

火玉 蘇鶚杜陽雜編武宗皇帝會昌元年夫餘國貢｜｜三斗又松風石火玉色赤長半寸上尖下圓光照數十步積之可以燃鼎置之室內則不復扶纊

清水 張讀宣室志馮翊蚓巖生者家於漢南嘗遊峴山得一物其狀若彈丸色黑而大有光視之潔徹若輕冰焉生持以示於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彈珠名之常置於箱中其後生遊長安乃於春明門逢一西人叩馬而言衣橐中有奇寶願借得一見生即以彈珠示之西人捧之而喜曰此天下之奇貨也願以三十萬為價曰此寶安所用而君厚其價如是哉西人曰我西國人此乃吾國之至寶國人謂之｜｜珠若置於濁水冷然洞徹矣自亡此寶且三歲吾國之井泉盡濁國人俱病故此越海踰山來中夏以求之今果得於子矣西人即命注濁水於缶以珠投之俄而其水澹然清瑩纖毫可辯生於是以珠與之獲其價而去

雙珠宴 張泌妝樓記洛陽人有妓樂者三月三日結錢為龍為簾作錢龍宴四圍則樹眞珠厚盈數寸

以斑螺命妓女酌之仍各具數得雙者為吉妓乃作|||以勞主人
上石之標 羅隱兩同書竈
龍為鱗介之長麟鳳處羽毛之宗金玉乃|||芝松則卉木之秀
鑑潤之奇 羅隱兩同書竈
龍有神靈之別麟鳳有仁愛之異金玉有|||芝松有貞秀之姿
上有古篆天下太平字 王仁裕開元遺事開元元年內中因雨過地潤微裂至夜有光宿衛者記其處所曉乃奏之上令鑿其地得寶玉一片如拍板樣|||||||||百像稱賀收之內庫|
記事 王仁裕開天遺事開元中張說為宰相有一人惠說一珠紺色有光名曰||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神開悟事無巨細渙然明曉一無所忘說秘而至寶也
占風鐸 王仁裕開天遺事岐王宮中於竹林內懸碎玉片子每夜聞玉片子相觸之聲即知有風號為|||
照物形狀毛髮形色一一備足 杜光庭錄異記柳子華唐朝為成都令一旦方午有車騎積車前後女騎導從徑入廳事從一介告柳云龍女且來矣俄而下車左右扶衛升階與子華相見云宿命與君子為匹偶因止命酒樂極歡成禮而去自是往復為常遠近咸知之子華罷秩不知所之俗云入龍宮得水仙矣柳孫君慶乾符中為節度押衙青城鎮過使頗好善常以藥石救貧民之疾每自躬親撫視健卒民庶孳孳焉勤恪奉公推誠及物為時人所重有一珠大如毬子云是其祖所留數世傳寶矣|||||||||||但皆倒立耳
歲星之精 杜光庭錄異記||||隆於荊山化而為玉側而視之色碧正而視之色白卞和得之獻其王後入趙獻秦始皇為受命璽一統天下琢
火星之精隆於南海為大珠 杜光庭錄異記|||||||中|||徑寸餘時出海上光照數百里紅氣亘天今名其地為珠池亦名珠崖後有時出焉

鶴銜舞 孫氏瑞應圖晉平公鼓琴有元|二雙自天而下|明珠|於庭一鶴失珠覓得而走師曠掩口而笑
浮波如日 沈括夢溪筆談嘉祐中揚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見初出於天長縣陂澤中後入甓社湖又後乃在新開湖中凡十餘年居民行人常常見之予友人書齋在湖上一夜忽見其珠甚近初微開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橫一金線俄頃忽張殼其大如半席殼中白光如銀珠大如拳爛然不可正視十餘里間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遠處但見天赤如野火倏然遠去其行如飛|於|中杳杳||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類月熒熒有芒焰殆類日光崔伯易嘗為明珠賦伯易高郵人蓋嘗見之近歲不復出不知所往樊良鎮正當珠往來處行人至此往往維船數宵以待現名其亭為玩珠
滴翠 沈括夢溪筆談士人宋述家有一珠大如鷄卵微紺色瑩徹如水手持之映空而觀則末底一點凝翠其上色漸淺若回轉則翠處常在下不知何物或謂之||珠佛書西域有琉璃珠投之水中雖深皆可見如人仰望虛空月影疑此近之
琉璃珠 見上
撒殿 沈括夢溪筆談熙寧中注輦國使人入貢乞依本國俗||詔從之使人以金盤貯珠跪捧於殿檻之間以金蓮花酌珠向御座撒之謂之撒殿乃其國至敬之禮也朝退有司掃撒得珠十餘兩分賜是日侍殿閣門使副內臣
酣酣如醉肌 沈括夢溪筆談古之節如今之虎符其用則有圭璋龍虎之別皆椟收之英蕩是也漢人所持節乃古之旌也予在漢東得一玉琥美玉而紅|||||溫潤明潔或云即玫瑰也古人有以為幣者春官以白琥禮西方是也有以為貨者左傳加以玉琥二是也有以為瑞節者山國用虎節是也
浮遊湖面 邵伯溫聞見前錄孫覺龍圖未第時家高郵一夕晦夜忽月光入窗隙孫異之與同舍望光所在行二十餘里見大珠||||上其光屬天旁照遠近有崔伯易者作感珠賦記

之

其光屬天旁照遠近見上珠熟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珠出合浦海中有珠池蜑戶投水採蚌取之歲有豐耗多得謂之｜｜相傳海底有處所如城郭大蚌居其中有怪物守之不可近蚌之細碎蔓延於外者始得而采

蔥符沈懷遠南越志威寧縣有穿洲其上多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寸八九分為大品有光彩一過小平似覆釜者多瑙珠瑙珠之次為走珠走珠之次為滑珠滑珠之次為碾砢碾砢之次為稅珠稅珠之次為｜｜珠之反之在福建省時有村落小民家一婦人以織麻為業每夜漚麻於大水盎中忽一日視之盎中水涸矣視之初無罅漏凡數夕皆然怪其異至夜俟之夜過半果有一物來徑入盎中飲水其身通明如月光照滿室婦細視之乃一白蛾耳其大如五斗栲栳其婦遂急以大雞籠罩之割其腹內得一珠｜｜｜｜照明一室

破霧南墅閑居錄蘇子瞻嘗言其先祖光祿云有一書生晝坐簷下見大蜂觸蛛網相螫久之俱墮地起視之已化為小石矣書生異而收之因置衣帶中一日過市遇蠻賈數輩視書生愕眙揖曰願見神珠書生戲以帶中石示之羣賈相顧喜曰此｜｜珠蠻人至海上採珠寶常以霧暗為苦有此珠即霧自開因以寶貨易之值數千緡耳

南海明胎釋文瑩湘山野錄一歲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關吏所搜盡籍之皆｜｜｜也在仕無不垂涎而愛之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唐質肅公介時以言事謫潭倅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預料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覽上覽之果然

衆音互作伊世珍瑯嬛記河伯宴伯禹於河上獻亥既之珠亥既珠者夜中宴樂懸於殿中光徹如白日客甫持觴而珠中｜｜｜｜宴罷音亦已

亥既見上

五金

與粟爭貴管子金｜｜｜用量管子黃金者｜之｜也儉賤侈貴管子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則金｜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則金｜金貴則貨賤故傷貨

金九管子五舉而務輕｜｜注五會之後兵戰既息事務轉輕而金得九分一以供官也百乘一宿之盡管子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也

一篋管子黃金百鎰為｜｜

美金惡金管子｜｜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以鑄斤斧鉏夷鋸攝試諸木土中幣管子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以刀布為下幣

銅山四百六十七鐵山三千六百九管子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之｜｜｜｜山出｜之｜｜｜｜

｜｜山之見榮管子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者也

起於汝漢右洿管子金｜｜之｜｜紫山白金管子燕之｜｜｜｜一筴也

首山銅子華子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爐焉鑄神鼎於山上

蒙沙子華子夫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秘惜不可以知力窺也｜金以｜固玉以璞

麗水生金韓非子荊南之地｜｜之中｜｜

銅英青金英黃淮南子｜｜｜｜玉英白

鉛可為丹淮南子｜之與丹異類殊色而｜以｜｜者得其數也

藏金嶄巖淮南子故舜深｜黃｜於｜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

銀白山溢史記封禪書殷得金德｜｜｜｜

造白金史記張湯傳於是承上指請｜｜｜及五

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

山出棊置 史記貨殖傳銅鐵則千里往往｜｜｜｜注索隱曰言如置棊子往往有之

連錫 史記貨殖傳豫章出黃金長沙出｜｜

偽黃金 漢書景帝紀中六年冬十二月改諸官名定鑄錢｜｜｜棄市律注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尚未除先時多作偽金偽金終不可成而徒損費轉相誑耀窮則起為盜賊故定其律也

麟趾褭蹏 漢書武帝紀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以協瑞焉注應劭曰獲白麟有馬瑞故改鑄黃金如麟趾褭蹏以協嘉祉也古有駿馬名要褭赤喙黑身一日行萬五千里也師古曰既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黃金為麟趾褭蹏是則舊金雖以斤兩為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由今時吉字金挺之類矣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鑄為麟足馬蹏之形以易舊法耳今人往往於地中得馬蹏金金甚精好而形製巧妙

吉字金挺 見上

名自名 漢書律歷志凡律度量衡用銅者｜｜｜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注師古曰取銅之名以名以合於同也

有似士君子之行 漢書律歷志銅之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於｜｜｜｜

銀貨二品 漢書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是為｜｜｜｜｜案地理志朱提山名

朱提銀八兩為一流 見上

石空錫盡町銀鉛 漢書地理志律高注西｜｜山出｜東南｜｜山出｜

從陰山銅 漢書地理志來唯注｜｜｜出｜注師古曰陰音胡工反

萬斤為一匱 漢書王莽傳時省中尚有六十匱黃金｜｜者｜｜

鹽洗 後漢書王符傳洗金以呂鹽注今之金工發金色者皆淬之於鹽水焉

以鐵為貨 後漢書東夷傳韓國出鐵濊倭馬韓並從市之凡諸貿易皆以｜｜｜｜

黃銀 宋書符瑞志｜｜紫玉王者不藏金玉則黃銀紫玉光見深山

下方黃鐵 齊書萧穎胄傳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為｜｜｜｜莫有見者

嚴道銅山 齊書劉悛傳永明八年悛啓世祖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爐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縣｜｜鑄錢今蒙山近青衣水南青衣在側並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又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按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略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

蒙山銅 見上

銅石 見上

楊邁 齊書林邑國傳中國謂紫磨金夷人謂之｜｜按南史楊作陽

金汁流出於浦 齊書林邑國傳林邑有金山｜｜｜｜｜｜｜｜

夜則出飛狀如螢火 梁書林邑國傳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

一斤為餅百餅為篋 南史梁武陵王紀傳金｜｜｜｜｜｜至有百篋銀五倍之其他錦罽繒采稱是

露生石上 南史扶南國傳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有山出金金｜｜｜｜無央限也

出自夫餘 魏書高句麗傳正始中世祖於東堂引見其使芮悉弗悉弗進曰高麗係誠天極累葉純臣地產土毛無愆王貢但黃金｜｜｜｜珂則涉羅所產今夫餘為句吉所逐涉羅為百濟所并國王臣雲惟總絕之義悉遷於境內二品所以不登王府實兩賊是為

銀官 魏書食貨志世宗延昌三年秦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其年秋桓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

踰上品詔並置｜｜常令採鑄又漢中舊有金戶千餘家常於漢水沙淘金年終總輸後臨淮王彧為梁州刺史奏罷之其鑄鐵為農器兵刃在所有之然以相州牽口冶為工故常錬鍛為刀送武庫

金戶 見上

銅官舊迹 魏書食貨志尚書崔亮奏恒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鑛計一斗得銅五兩鷹帳山鑛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鑛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昔｜｜｜｜見在謹按鑄錢方興用銅處廣既有冶利並宜開鑄詔從之

金坑潤國 舊唐書德宗紀詔邕州所奏｜｜誠為｜｜語人以利非朕素懷其坑任人開採官不得禁按新唐書只載罷金坑三字不詳今入此

黃銀為鬼神所畏 舊唐書杜如晦傳太宗嘗賜房元齡黃銀帶顧謂元齡曰昔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日所賜惟獨見公因泣然流涕又曰朕聞｜｜｜｜｜｜命取黃金帶遣元齡親送於靈所

火燒其上當有五色氣 舊唐書孟詵傳詵少好方術嘗於鳳閣侍郎劉禕之家見其敕賜金謂禕之曰此藥金也若｜｜｜｜｜｜試之果然

金苗 宋史食貨志有｜｜無官監者許道部內州縣官及使臣掌幹

花金 宋史食貨志知桂州王覺奏枕門等處產金及生｜｜田

瓜子金 宋史趙普傳開寶六年帝又幸其第時錢王俶遣使致書於普及海物十瓶置於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即命啟之皆｜｜｜｜也

掘地得鐵若山形 宋史王昭遠傳端拱初召為殿前都虞候領勤州防禦使命有司治綾錦院為公署｜｜｜｜｜｜或言此地即鐵山故營

西天烽鐵 宋史占城國傳開寶七年又貢孔雀傘二｜｜｜｜四十斤

賓鐵 宋史高昌國傳次歷伊州地有野蠶生苦參上可為綿帛又有礪石剖之得｜｜謂之喫鐵石

赤錫 山海經服山其木多苴其上多封石其下多｜｜

燭銀金膏 穆天子傳天子大朝於黃之山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珤器曰天子之珤玉果璿珠｜｜黃｜之｜

出若耶 越絕書赤壁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

金犀 東方朔神異經西方日宮之外有山焉其長十餘里廣二三里高百餘丈皆大黃之金其色殊美不雜土石不生草木上有金人高五丈餘皆純金名曰｜｜入山下一丈有銀又一丈有銅又一丈有錫又一丈有鉛又入一丈有丹陽銅似金可鍛以作錯塗之器

丹陽銅 見上

精和 班固白虎通金者｜｜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至也芬香之至也

廬江出金 王充論衡永平十一年廬江皖侯國民際有湖皖民小男曰陳爵陳挺年皆十歲以上相與釣於湖涯挺先釣爵後往爵問挺曰釣寧得乎挺曰得爵即歸取竿綸去挺四十步所見湖涯有酒罇色正黃沒水中爵以為銅也涉水取之滑重不能舉挺望見號曰何取爵曰是有銅不能舉也挺往助之涉水未持罇頓行更為盟盤動行入深淵中復不見挺爵留顧見如錢等正黃數百千枚即共掇攄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爵父國故免吏宇君賢驚曰安所得此爵言其狀君賢曰此黃金也即馳與爵俱往到金處水中尚多賢自涉水掇取爵挺鄰伍並聞俱競採之合得十餘斤賢自言於相相言太守太守遣吏收取遣門下掾程躬奉獻具言得金狀詔書曰如章則可不如章有正法躬奉詔書歸示太守太守以下思省詔書以為疑隱言之不實苟飾美也即復因郡上得黃金實狀如前章事寢十二年賢等上書曰賢等得金湖水中郡牧獻訖今不得直詔書下廬江上不畀賢等金直狀郡上賢等所採金自官湖水非賢等私瀆故不與直十二年詔書曰視時金價畀賢等金直漢瑞非一金出奇怪故獨紀之

凝鉛為銀 葛洪神仙傳淮南王劉安篤好方術有八公詣門一人能煎泥成金｜｜｜｜水鍊入石飛騰流珠

柔弱

可以緘縢王嘉拾遺記炎帝採峻鍰之銅以為器峻鍰山名也下有金井白氣冠其上人升於其間雷霆之聲在於地下井中之金｜｜｜｜｜也

蘭金泥王嘉拾遺記元封元年浮忻國貢｜｜之｜此金出湯泉盛夏之時水常沸湧有若湯火國人常見水邊有人冶此金為器金狀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鑄其色變白有光如銀即銀燭是也

銀燭見上

辟寒王嘉拾遺記魏明帝即位二年昆明國貢漱金鳥形如雀而色黃羽毛柔密常翱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為至祥來獻帝得此鳥畜於靈禽之園飴以眞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為器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屋處之名曰辟寒臺宮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珮謂之｜｜｜金

色青而利王嘉拾遺記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地中多丹煉石為銅銅｜｜｜

鳧鴈羣飛王嘉拾遺記日南之南有淫泉之浦時有｜｜色如金｜｜戲於沙瀨羅者得之乃眞金息也

鳴山湧地王嘉拾遺記少昊以金德王時金｜於｜銀｜於｜

銀山羅含湘中記曲江縣有｜｜山常多素霧

瀉牛後常璩華陽國志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珍玩之物物化為土惠王怒羣臣賀曰天奉我矣王將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有養卒百人蜀人悅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之曰吾雖牧犢當得蜀也

金沙常璩華陽國志博南縣西山高四十里越之得蘭滄水有｜｜以火融之為黃金

鳥鬬劉敬叔異苑永康王曠井上有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客人寄宿忽求買之曠怪所以未及度貳子婦孫氏覩二黃｜｜於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客人不知索市愈急既得搥破內空段有二鳥處

虹吐劉敬叔異苑晉義熙初晉陵薛願有｜飲其釜

澳須臾翰響便竭願輦酒灌之隨投隨涸便｜金滿釜於是災弊日祛而豐富歲臻

胎銅酈道元水經注河中有貝子｜｜以羊祠之則可取也

銅神酈道元水經注東合略塘相傳云此塘中有｜｜今猶時聞銅聲於水水輒變涿作銅腥魚為之死

柿子金李石續博物志襄趙之間故春陵白水之地多得金麟趾裹號金趾中空四旁有文刻工巧裹號似於平物上滴成如乾柿土人謂之｜｜或曰此婁敬所為藥金和藥最良

辱金不可合鍊段成式酉陽雜俎金曾經在丘塚及為釵釧溲器陶隱居謂之｜｜｜｜

壯銅牝銅段成式酉陽雜俎鍊銅時與一童女俱以水灌銅銅當自分為兩段有凸起者｜｜也四陷者｜｜也

蠻頂段成式酉陽雜俎金中｜｜金最上六兩為一塊有臥蠻蛄穴及水臯形當中陷處名曰趾腹又鍊上四處有紫色名紫膽

紫膽見上

白牛遺糞段成式酉陽雜俎太原縣北有銀牛山漢建武三十一年有人騎｜｜蹊人田田父訶詰之乃曰吾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尋至山上惟見牛跡｜｜皆為銀也明年世祖封禪

蘇秦金段成式酉陽雜俎魏時洛陽令史高顯掘得黃金百斤銘曰蘇秦金

辛銳張讀宣室志寶應中有京兆韋思元僑居洛陽性尚奇嘗慕神仙之術後遊嵩山有道士教曰夫餌金液者可以延壽吾子當先學鍊金如是則可以肩赤松駕廣成矣思元於是求煉金之術積十年遇術士數百終不能得其妙後一日有居士｜｜者貌甚清瘦俶然有寒色衣敝爽叩思元門謂思元曰吾病亡窮無所歸聞先生好古尚奇集天下異人方士我故來謁耳願先生納之思元即止居士於舍其後居士身疾臞盡潰血且甚韋氏一家盡惡之思元嘗詔術士數人會食而居士不得預既具膳居士突至客前溺於筵席上盡濕客怒皆起韋氏家僮亦競來罵之居士遂告去行至庭忽

亡所見思元與諸客甚異之因視其溺乃紫金也奇光燦然真曠代之寶思元且驚且歎有解者曰居士紫金精也徵其名氏信矣且辛者蓋西方庚辛金也而鈗字从從金允亦西方之正位推其義則吾之解若合符然

化土 康駢劇談錄李汧公鎮鳳翔有屬邑編甿因耨田得馬蹄金一窺里民送於縣署訟牒將至府庭宰邑者喜於獲寶欲以自為殊績慮公藏主守不嚴因使置於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則皆為土塊矣瓮金出穴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遂為變更靡不驚駭以狀聞於府主議者僉云奸計換之遂遣理曹掾與軍吏數人就鞫案其事獲金之社咸共證焉宰邑者為衆所擠推沮莫能自白既而詘辱滋甚遂以為易金伏罪詞款具存未窮隱用之所遂令拘繫僕隸脅以刑辟或云藏於糞壤或云投於水中紛紜枉撓結成獄具備以詞案上聞汧公覽之愈怒俄而因有筵席停盃語及斯事列坐賓客咸共驚歎或云效齊人之攫或云有楊震之癖談笑移時以為胠篋穿窬無足訝也時素相公滋亦在幕中俯首略無詞對李公目之數四曰宰邑非判官親懿乎素相曰與之無素李曰聞彼之罪何不樂之甚素相曰甚疑此事未了更請相國詳之汧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若言未了當別有見非判官莫探情偽素相曰諾因俾移獄府中按問乃令閱甕間得三十五塊詰其初獲者即本質在焉遂於列肆索金鎔寫與塊形相等既成始秤其半已及三百斤矣詢其負擔人力二農工詎中舁至縣境計其負金大數非二人以竹擔可舉明其即路之時金已一為一矣於是羣情大豁宰邑者遂獲清雪汧公歎服無已每言才智不如其後履歷清途至德宗朝皆為宰相

鵝翁金 沈括夢溪筆談祥符中方士王捷本黔卒嘗以罪配沙門島能作黃金有老鍛工畢升曾在禁中為捷鍛金升云其法為爐竈使人隔墻鼓鞴蓋不欲人覘其啟閉也其金鐵為之初自冶中出色尚黑凡百餘兩為一餅每餅輻解鑿為八片謂之一一一一者是也今人尚有藏者上令上坊鑄為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人一枚時受賜者除戚里外在廷者十有七人餘悉埋玉清昭應宮寶符閣及殿基之下以為寶鎮牌賜天下州府軍監各一今謂之金寶牌者是也洪州李簡夫家有一龜乃其伯祖虛己所得者蓋十七人之數也其龜夜中往往出遊爛然有光掩之則無所得其家至今匿藏

印子金 沈括夢溪筆談壽州八公山側土中及溪澗之間往往得小金餅上有篆文劉主字世傳淮南王藥金也得之者至多天下謂之一一一一是也然止於一印重者不過半兩而已鮮有大者予嘗於壽春漁人處得一餅言得於淮水中凡重七兩餘面有二十餘印背有五指及掌痕紋理分明傳者以謂溼之所化手痕正如握溼之迹裏隨之間故春陵白水地發土多得金麟趾中空四旁皆有文刻極工巧趙飛燕外傳帝窺趙昭儀浴多裹金餅以賜侍兒私婢殆此類也

紫焰 何薳春渚紀聞法空首座無相師留心殿事嘗於焦山與僧法全語及點化全曰我年二十無家為道人同侶三人共學丹竈歷年無成因紿聖元年七月十五日相語曰我並所學遊訪未遠今當各散行以十年為期却以此月此日會於此地遂舉酒為約三人者散往川陝京洛間我即留二浙轉首之間忽復至期出豐樂橋三人者次第俱集相得歡甚劇飲數日各出所得方訣參較之內一節法差似簡易即試為之而銅色不盡一人曰我於成都藥市遇一至人得去暈藥彼云奇甚而我未試也因取同烹而色益黃意謂藥少未至曾藥再烹及出坯中則真金矣更相驚喜袖市肆中云良金也衆復相與謀曰嘗聞京師藥家金肆為天下第一若往彼市之無疑則真仙秘術也至都以十兩就市藥氏取其家金較之則體柔而加一一即得高直以歸

膽水浸膽土煎 周煇清波雜志信州鉛山膽水自山下注勢若瀑布用以浸銅鑄冶是輸雖乾溢係天旱澇大抵盛於春夏微

於秋冬古傳一人至水濱遺匙鑰翌日得之已成銅矣近年水流斷續浸銅頗費工力凡古坑有水處曰膽水無水處曰膽土｜｜｜銅工省利多｜｜｜銅工費利薄水有盡土無窮今上林三官提封九路檢踏無遺膽水膽土亦兼收其利

丹竈須生金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生金出西南州峒生山谷田野沙土中不由閤出也峒民以淘沙為生坯土出之自然融結成顆大者如麥粒小者如麩片便可鍛作服用但色差淡耳欲令精好則重鍊取足色耗去什二三既鍊則是熟金｜｜所｜｜故錄其所出

玉龍膏 姚寬西溪叢語安南有｜｜｜南人用之化銀液

握雪 陸游南唐書耿先生者少為女道士玉貌鳥爪嘗著碧霞帔自稱比丘先生始因宋齊丘進嘗見宮婢持糞埽謂元宗曰此物可惜勿令棄之取置鐺中烹煉良久皆成白金嘗遇雪擁爐索金盆貯雪令宮人｜｜成鋌投火中徐舉出之皆成白金指痕猶在

絲金 朱輔溪蠻叢笑綠金沙中揀金又出於石碎石而取者色視沙金為勝金有苗路夫匠識之名｜｜

如蚯蚓泥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廣西諸洞產生金洞丁皆能淘取其碎粒｜｜｜｜大者如甜瓜子故世名瓜子金其碎者如麥片則名麩皮金金色深紫比之尋常金色復加二等此金之絕品也銀之品有紋如羅甲者有松紋者有中窪而郭高者皆為精銀其絕品則色青故官品有金紫銀青之目蓋金至於紫銀至於青為絕品也

麩皮 見上

羅甲松紋 見上

聖鐵 陶宗儀輟耕錄杭州張存幼患一目時稱張眼子忽遇巧匠為安一磁睛障蔽於上人皆不能辨其偽至元丙子後流寓泉州起家販舶赴六年壬午回杭自言於蕃中獲｜｜一塊厚潤僅及二寸作法撒沙布地瞰鐵於口刀刃不能傷其身後傳聞既廣有烏馬兒奉使來取試以鐵納於羊口能其首作法撒沙駡之劍果無所傷去鐵復揮應手首落遂就進呈

珍寶部二

錢

民之通施管子黃金刀幣｜｜｜也穀賤予食布帛賤予衣管子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則以幣｜｜｜｜則以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以幣貨金管子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小家以幣見上莊山歷山金鑄幣管子湯以｜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禹以｜之｜｜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以二年之粟顧之管子請立幣國銅｜｜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國銅見上棧臺錢鹿臺布管子請散｜｜之｜散諸城陽｜之｜散諸濟陰穀幣金衡管子人君操｜｜｜而天下可定也下幣管子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者｜也號令者徐疾也出山金管子｜｜｜立幣注出金通幣利布於泉母權子子權母國語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而行小大利之御府金錢史記漢文帝紀羣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上覺乃發｜｜｜｜賜之呂愧其心弗下吏八銖史記漢興呂來將相名臣年表大事記高后二年行｜｜錢三分史記漢興呂來將相名臣年表大事記孝武建元五年行｜｜錢莢錢史記平準書｜｜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四故｜｜｜｜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貫朽而不可校史記平準書京師之錢累巨萬｜｜｜｜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史記平準書造銀錫為白金呂為｜｜｜｜｜｜｜｜｜｜｜｜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撢之其文龜直三百重八兩見上白選見上連珠文史記平準書注索隱曰錢譜肉好皆方隱起馬形肉好之下又有｜｜｜｜也三銖史記平準書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錢文如其重文如其重見上周郭其下史記平準書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令不可磨取鋊焉五銖見上赤側史記平準書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注俗所謂紫紺錢也紫紺見上三官錢史記平準書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刀布史記平準書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之幣興焉輕重九府史記貨殖傳設｜｜｜注正義曰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用有大府王府內府外府天府職內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也水衡錢漢書宣帝記呂｜｜｜為平陵徙民起第宅注應劭曰水衡典少府皆天子私藏殺之甚微為利甚

厚漢書食貨志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埶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埶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

錢文見上

五物六名二十八品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竝行莽即真以為書劉字有金刀迺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錢一十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二品元龜岠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是為貝貨五品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為布貨十品凡寶貨｜｜｜｜｜｜｜｜鑄作錢布皆用銅殽以連錫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

契刀錯刀見上

黃金錯其文見上

四品竝行見上

寶貨見上

錢貨六品見上

布貨十品見上

可易富貴漢書賈山傳錢者亡用器也而｜以｜｜｜

張氏無名錢漢書張安世傳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以百萬數

都內漢書王嘉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按都內水衡少府即前所謂三官錢也

少府見上

文為人頭幕為騎馬漢書西域傳烏弋國其錢獨｜｜｜｜｜｜｜

文為王面幕為夫人面漢書西域傳安息國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罽賓同赤以銀為錢｜獨｜｜｜｜｜｜｜｜

白水真人後漢書光武帝紀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為｜｜｜｜按光武舊宅南二里有白水即張衡所謂龍飛白水也

金刀見上

四出文後漢書靈帝紀鑄｜｜｜錢

漢貨後漢書公孫述傳述廢銅錢置鐵官錢百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謠言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錢｜｜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

黃牛白腹見上

鐵官見上

鍥薄後漢書劉陶傳願陛下寬｜｜之禁後治鑄之議

無輪郭文章後漢書董卓傳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不便人用

賨錢後漢書南蠻板楯蠻夷傳高祖

[illegible]

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

當千 見上

比輪四文 晉書食貨志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中者謂之｜｜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

沈郎 見上

金溝 晉書王濟傳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為｜｜

舉阿堵物却 晉書王衍傳衍疾郭之分部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其措意如此按郭王衍妻

積如山流如川 晉書魯褒傳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質外則其圓其｜｜｜其｜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在後者為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錢之為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凡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祖克之於贏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

版空盒而已者實有二錢少以致親戚之恩多以聚門徒之力故曰錢神無物無錢不能通也[illegible]

方 見上 **無翼而飛無足而走** 見上 **家足** 見上 **排金門入紫闥** 見上

豐貨錢 晉書石勒載記置挈壺署鑄｜｜｜｜錢三萬經時無以還逢執錄甚嚴王嗣功龜貝諡遣逢見之密以錢代還由是得釋嗣功龜貝出之傳時議欲廢錢用穀布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蓋不以交易之資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於為錢則是妨其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四民各肆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置之苦此錢所以｜｜｜｜歷代不廢者也

翦鑿 宋書何尚之傳先是患貨重鑄四銖錢民間頗盜鑄多｜｜古錢以取銅上患之二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

貴貨利民載自五政開鑄流圜法成九府 宋書顏竣傳｜｜｜｜｜｜民富穀實教立化光及時移俗易則通變適用

耒子 宋書顏竣傳前廢帝即位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即模効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廓不磨鏇如今之翦鑿者謂之｜｜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改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賈不行

千錢不盈三寸 見上 **鵝眼綖環** 見上 **入水不沉** 見上 **我昔思汝一文不得今得用汝** 齊書蠻林王紀極意賞賜動百數十萬每見錢輒曰｜｜

｜｜｜｜｜｜太平百歲齊書祥瑞志泰始中世祖於青溪宅得錢一枚文有北斗七星雙節又有人形帶劍及治盆城又得一大錢文曰｜｜｜｜

買本一千加子七百齊書竟陵王子良傳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完全遂｜｜｜｜｜｜｜猶求請無地捶革相驅尋完者為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貿曾非委積徒令小民每罹困苦且錢帛相半為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料退容奸利

九陌錢梁書武帝紀詔曰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頃聞外間多用｜｜｜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是心有顛倒至於遠方日更滋甚豈直國有異政乃至家有殊俗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為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同

四柱梁書敬帝紀太平二年四月己卯鑄｜｜錢一准二十壬辰改四柱錢一准十

厚輪大郭南史曹武傳晚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千萬悉｜｜｜川王宏傳宏性愛錢百萬一聚｜｜標之千萬一庫懸一｜｜如此三十餘間

黃榜紫標南史梁臨

風飄水浮魏書楊侃傳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米斗錢直一千侃奏曰昔馬援至隴西嘗上書求復五銖錢事下三府不許及援徵入為虎賁中郎親對光武申釋其趣事始施行臣頃在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與官共鑄五銖錢使人樂為而俗弊得改旨下尚書八座不許以今況昔即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經御披析侃乃隨事剖辨孝莊從之乃鑄五銖錢如侃所奏

鷄眼鐶鑿魏書食貨志請並下諸方州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依律而禁

河陽錢北齊書王則傳舊京諸像毀以鑄錢於時世號｜｜｜

布泉周書武帝紀更鑄錢文曰｜｜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

以一當五見上

五行大布周書武帝紀更鑄｜｜｜｜錢以一當十與布泉錢並行

永通萬國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十一月丁巳初鑄｜｜｜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並行

東錢隋書食貨志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

西錢見上

長錢見上

裁皮糊紙隋書食貨志大業已後巨姦大猾遂多私鑄錢轉薄惡初每千猶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或翦鐵鏍｜｜｜｜以為錢相雜用之

十鑪舊唐書德宗紀判度支韓洄奏請於商州紅崖冶洛源監置｜｜鑄錢江淮七監每鑄一千費二千文請皆罷役從之

方孔三足舊唐書憲宗紀靈武李藥奏黃河岸榻處得古錢三千三百其形小｜｜｜｜帝紀丙辰敕准向來事例每貫抽除外以八百五十文為貫每陌八十五文如聞坊市之中多以八十為陌更有除折頓爽舊規付河南府市肆交易並以｜｜｜｜｜不得更有改移

熟銅排斗舊唐書食貨志時江淮錢尤濫惡有｜｜｜｜｜｜｜等數色

底折舊唐書裴延齡傳誣奏李充為百姓妄請積年和市物價特蚊令折填謂之｜｜｜錢

重規唐書第五琦傳初琦請鑄乾元重寶錢以一代十既當國又鑄｜｜一代五十會物痛騰踊餓殍相望議者以為非是詔貶忠州長史

官鑪偏有聲如牛五代史雜傳袁象先子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耳宜益之以錢聲必止聞者以為笑

折二宋史神宗紀熙寧六年十月壬辰行｜｜錢

毛錢宋史高宗紀紹興十三年十二月辛卯毀私鑄｜｜

真行草三體

宋史食貨志初太宗改元太平興國更鑄太平通寶淳化改鑄又親書淳化元寶作｜｜｜｜後改元更鑄皆曰元寶而冠以年號至是改元寶元文當曰寶元元寶仁宗特命以皇宋通寶為文慶歷以後復冠以年號如舊

烏背漉銅 宋史食貨志大觀元年二月首鑄御書當十錢以京畿鑄監所得私鑄改鑄尋興復京畿兩監以轉運使宋喬年領之用提舉京畿鑄錢司為名喬年鑄｜｜｜｜錢來上詔以漉銅式頒行諸路

交子 宋史薛田傳改侍御史益州路轉運使民間以鐵錢重私為券以便交易謂之｜｜而富家專之數至爭訟請置交子務以榷其出入未報及寇瑊守益州卒奏用其議蜀人便之

經制總制 宋史陳遘傳加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七路治於杭時縣官用度百出遘創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錢其後總制使翁彥國倣其式號｜｜錢於天下至今有經制總制錢名自兩人始也

銀葉為錢 宋史閻婆國傳閉婆國剪｜｜｜｜｜博易官以粟一斛二斗博金一錢銀為錢無穿孔｜｜｜｜｜背為王名禁民私造

小平 金史食貨志正隆二年歷四十餘歲始議鼓鑄冬十月初禁銅越外界懸罪賞格括民間銅鍮器陝西南京者輸京兆他路悉輸中都三年二月中都置錢監二東曰寶源西曰寶豐京兆置監一曰利用三監鑄錢文曰正隆通寶輕重如宋｜｜錢而肉好字文峻整過之與舊錢通用

斑駁黑澀 金史食貨志大定十八年代州立監鑄錢命震武軍節度使李天吉知保德軍事高季孫往監之而所鑄｜｜｜｜不可用詔削天吉季孫等官兩階解職仍杖季孫八十

短錢 金史食貨志時民間以八十為陌謂之｜｜｜官用足陌謂之長錢

以貝代 元史察典赤聽思丁傳雲南民｜｜｜｜錢是時初行鈔法民不便之察典亦為聞於朝許仍其俗

鯨文輕影 郭憲洞冥記帝昇望月臺時瞑望南端有三青鴨羣飛俄而止於臺上帝悅之至夕鴨宿於臺端日色已暗帝求海肺之膏以為燈焉取靈灌布為纏火光甚微而光色無幽不入青鴨化為三小童皆著青繡文繻各握｜大錢五枚置帝几前身止影動因名｜｜錢

天壽永吉 王嘉拾遺記晉時因堞國獻王錢千緡其形如環上有｜｜｜｜之字

郭氏室 王嘉拾遺記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童四百餘人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夜月晝星富無匹

王清本 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和初洛陽村王清傭力得錢五鏹因買田畔一枯果樹將為薪以求利經宿為鄰人盜斫創及腹忽有黑蛇舉首如臂人語曰我｜｜｜也汝勿斫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根下得大瓮二散錢實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巨富遂鑄錢成龍形號王清本

青蚨 段成式酉陽雜俎｜｜｜似蟬而狀稍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人將子歸其母亦飛來不以遠近其母必知處然後各致小蟲子巾埋東行陰墻下三日開之即以母血塗之如前每市物先用子即子歸母用母者即母歸子如此輪還不知休息若買金銀珍寶即錢不還青蚨一名魚伯

文著年號 歐陽修歸田錄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皆｜｜｜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也

順天得一 沈括夢溪筆談熙寧中常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文皆｜｜｜｜當時在庭皆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予按唐書史思明僭號鑄順天得一錢順天乃其偽年號得一特以名鑄錢耳非年號也

寶后指甲 張舜民畫墁錄唐高祖武德初鑄開通錢仰篆隸八分體十文重一兩為開通元寶亦曰開元通寶

背有眉乃大穆｜｜｜｜也進樣時悞以甲承之其銅劑後人皆不能法今獨隸體錢行於世八分與篆體錢皆不復見矣開元之識已見武德年寶

楊妃掐迹 吳曾能改齋漫錄世所傳青瑣集楊妃別傳以為開元錢乃明皇所鑄上有甲痕乃｜｜｜｜殊不知唐談賓錄云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及書皆歐陽詢之所為初進樣文德皇后掐一痕因鑄之

御書錢 趙德麟侯鯖錄前世錢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皇帝始以宸翰為之既成以賜近臣崇寧大觀｜｜｜｜益襲故事也

山庫 洪遵泉志宋白續通典曰劉仁恭造泥錢號為｜｜

藕心 洪遵泉志｜｜錢舊譜曰世有此錢其形四方狀如博棊長二寸面闊三分當四稜皆上下通闕若藕挺中破狀其上有首形如科槌鼻有孔號為藕心錢

蟻鼻 洪遵泉志｜｜錢舊譜曰此錢其形上狹下廣背平面凸起長七分下闊三分上銳處可闊一分重十二銖面有文如刻鑿不類字世謂之蟻鼻錢

梵字 洪遵泉志｜｜錢余按此錢徑八分重三銖六參銅色純赤文不可辨大類屋瓦蕃錢

千秋萬歲 洪遵泉志千秋錢李孝美曰此錢徑三分文曰｜｜｜｜

羅紋 洪遵泉志｜｜錢｜｜錢顧炟曰二錢臺主衣庫今有

北斗 洪遵泉志｜｜錢舊譜曰文曰大泉五十背為北斗之狀

軒轅 洪遵泉志｜｜錢顧炟曰今有此錢徑一寸重五銖面文為北斗軒轅之象背文為矛盾龍鳳之形謂之北斗星錢張台曰唐太宗與建國功臣於禁中馳騎射軒轅錢孔即此錢也

柄文 洪遵泉志｜｜錢日月錢并文錢雙五錢雙十錢顧炟曰五錢益奇異今世見有

日月 見上

井文 見上

雙五 見上

雙十 見上

明月 洪遵泉志｜｜錢徐氏曰此錢文曰明月

龍文 洪遵泉志｜｜錢敦素曰徑九分重三銖兩旁有文如日月皆不可識制作肉好者如半兩

三雀 洪遵泉志｜｜錢舊譜曰徑寸三分重十銖背面緣上皆作三雀銜花相向文曰五行大布背文有野草閑花之狀

雙星 洪遵泉志｜｜錢李孝美曰此錢徑寸一分重五銖面文肉郭

雙鳳 洪遵泉志｜｜錢余按此錢徑寸二分重六銖輪郭重厚面文為雙鳳翔舞之狀

雙魚 洪遵泉志｜｜錢余按此錢徑九分重四銖五參面文為龍鳳盤繞之形背文雙魚相向

白雀 洪遵泉志徐鉉稽神錄曰徐仲寶所居道南有大枯樹僕夫灑掃其下沙中獲錢百餘以告仲寶仲寶自往獲數百如是積年凡得數十萬家人復於廚側鼠穴中得錢甚多仲寶率人掘之深數尺有一｜飛出其下獲錢至百萬錢盡白雀乃去

蝌斗 洪遵志趙抃成都記云唐乾符中蜀州刺史李師泰理第於錦浦與李冰祠鄰距宅之北地形漸高岡走西南與祠相接於其堂北鑿地五六尺得大冢甎甓甚固得金錢於甎外數十枚各重十七八銖徑一寸七八分圓而無孔去緣二分有隱起規規內面各｜｜書二十一字其緣甚薄有刃焉督役者以白師泰師泰命并金錢復瘞之

永安五男 洪遵泉志｜｜｜｜錢舊譜曰徑二寸三分重十八銖厚一分上下輪郭之間皆作衆文面上四出文文曰永安五男背作四神之狀又有日月相對者

七夕 洪遵泉志｜｜錢舊譜曰徑寸四分重十二銖內好背面皆有周郭文為牽牛織女相對形穿上為花穿下為草製甚古質

福慶 洪遵泉志｜｜錢舊錢徑寸二分半重十銖肉好背面皆有周郭亦有徑寸四分重十八銖者文曰伍男貳女叅公玖卿好若其形其二三五九皆作大字

伍男貳女叅公玖卿 見上

佩之生男 洪遵泉志男錢舊譜曰徑寸重四銖懸鍼書文曰布錢世人謂之男錢言｜｜則｜｜也

辟兵 洪遵泉志｜｜錢舊譜曰徑八分重三銖背面皆有周郭又有兩重於方穿之中復更有小穿邪正

安之疑若八角然其文一面曰去殃除凶一面曰｜｜莫當皆篆字其間有八柱郭外仍有小柄

長年 洪遵泉志｜｜錢舊譜曰徑七分款文曰長年太寶

醫方中用以為藥 羅大經鶴林玉露今世有一樣古錢其文曰半兩無輪郭｜｜｜｜｜｜考之史記乃漢文帝時錢也當時吳濞鄧通皆得自鑄錢獨多流傳至今不絕其輕重適中與今錢畧相似況五銖貨泉又先一二百年矣五銖貨錢比今錢却輕

慳錢 羅大經鶴林玉露今江湘間俗語謂錢之惡薄者曰｜｜按賈誼疏云今法錢不立農民釋其耒耜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俗音訛以姦為慳爾

一滴也甜 釋惠洪冷齋夜話仲殊初遊吳中自負一蓋見賣餳者從乞一錢餳與之即就買餳食之而去當客館古寺中道俗造之輒就覓錢皆相顧蓋縮曰初不多辦來奈何殊曰錢如蜜｜｜｜｜

用於陽 陶宗儀輟耕錄世皇嘗以錢幣問太保劉文貞公公曰錢｜

｜楮用於陰華夏陽明之區沙漠幽陰之域今陛下龍興朔漠君臨中夏宜用楮幣俾子孫世守之若用錢四海且將不靖遂絕不用錢迨武宗頗用之不久輒罷此雖術數讖緯之學然驗之於今果如所言

雜寶

會青 管子秦之明山之｜｜｜一筴也

簪珥辟千金 管子｜｜而｜｜｜者瑲琳琅玕也

丹青 管子｜｜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

玫瑰羽翠 韓非子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楯薰桂椒之檝綴以珠玉飾以｜｜輯以｜｜鄭人買其檝而還其珠

丹干 荀子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焉

龍茲華覲 荀子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犀象以為樹琅玕｜｜｜｜以為

上飛來水 淮南子磁石｜雲母｜｜

唐碧堅忍 淮南子｜｜｜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注唐碧石似玉

寶財 國語鑄名器藏｜｜固民之殄病是待

名寶 國語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埤鄭人以｜｜行成

鷄駭之犀 戰國策楚王乃遣使車百乘獻｜｜｜｜夜光之璧於秦王按後漢書注曰通犬犀有白理如綖者以盛米置羣鷄中鷄欲啄米至輒驚卻故南人名為駭鷄也

武夫類玉 戰國策白骨疑象｜｜｜｜

琳瑯瑊玑 史記司馬相如傳其石則赤玉玫瑰｜｜琨琦｜｜元厲礪石武夫注琳球也瑯石次玉者琨琦山名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金者瑊音古咸反玑音勒皆次玉者元厲黑石可用磨者也

水玉 史記司馬相如傳蜀石黃礫｜｜磊砢注郭璞曰水玉水晶也

丹穴 史記貨殖傳巴蜀寡婦清其先得｜｜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

璹瑁 史記貨殖傳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果布之湊

玉樹青蔥馬犀瞵瑀 漢書楊雄傳翠｜｜之｜

｜分璧｜｜之｜｜

紫貝 漢書南越傳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

流離 漢書西域傳罽賓國出珠璣珊瑚虎珀璧｜｜注師古曰魏畧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恆今俗所用皆銷治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為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真物

虎珀 見上

準以當金 後漢書明帝紀注丁孚漢儀式曰九真交阯日南者用犀角二長九寸若璹瑁甲一鬱林用象牙一長三尺已上若翠羽各二十｜｜｜按此謂出金助祭所謂耐金也

初如桃膠 後漢書郡國志博南注廣志曰有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四五八九尺大者如斛削去外皮中成虎魄如升｜｜｜｜凝堅成也

捲握之物足富十世 後漢書張堪傳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

沉沙棲陸 後漢

書西南夷傳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之瑋寶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宮幄焉**枝柯扶疎**晉書石崇傳崇字季倫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帝每助愷常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嫉己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曜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矣**光彩曜日**見上**珊瑚開繢瑠璃疎華**齊書張融傳至其積珍全遠架寶論深瓊池玉壑珠岫珊岑合日開夜舒月解陰｜｜｜｜｜｜｜丹文鏡色雜照冰霞**玉鏤騏麟**梁書武帝紀乙丑南兗州隊主陳文興於桓城內鑿井得｜｜｜｜金鏤玉璧水精環各二枚**水精環**見上**未名之寶**梁書林邑國傳乘勝逕進即尅林邑陽邁父子並挺身逃奔獲其珍異皆是｜｜｜｜**蚶貝**

羅梁書婆利國傳有石名｜｜｜初採之柔軟及刻削為物乾之遂大堅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梁書中天竺國傳火齊｜｜｜｜｜｜｜｜有光耀別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也**薄如蟬翼**見上**如紗縠重沓**見上**鑄石為五色琉璃**魏書大月氏傳世祖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於是採鑛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中國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如意寶珠**隋書倭國傳有｜｜｜｜｜其色青大如鷄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精也**琥珀大如斛**舊唐書高宗紀倭國獻琥珀碼磁｜｜｜｜｜瑪瑙大如五斛器**碧玻瓈**舊唐書高宗紀壬戌支汗邵王獻｜｜｜**金鏡珠囊**舊唐書明皇紀上御花萼樓以千秋節百官獻賀賜四品以上｜｜｜｜

按新唐書無**瑟瑟**舊唐書德宗紀陝州觀察使李泌奏盧氏山冶出｜｜請禁以充貢奉上曰瑟瑟不產中土有則與民共之任人採取**金剛**舊唐書天竺國傳有｜｜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又有旃檀鬱金諸香通於大秦故其寶物或至扶南交阯貿易焉**碼瑙盤**唐書裴行儉傳初平都支遮匐獲環寶不貲蕃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廣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趙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空青**唐書韋堅傳初滻水街苑左有望春樓堅於下鑿為潭以通漕二年而成帝為升樓詔羣臣臨觀堅豫取洛汴宋山東小斛舟三百首貯之漕篙工柁師皆大笠侈袖芒屩為吳楚服每舟署某郡以所產暴陳其上若廣陵則錦銅器官端綾繡會稽則羅吳綾絳紗南海珠瑁象齒珠琲沉香豫章力士荒飲器茗鐺茗鍾宣城｜｜石綠始安焦葛蚺膽翠羽吳郡方文綾船皆尾相銜逕數十里不絕關中不識連檣扶櫓觀者駭異**珊瑚生磐石上**唐書拂菻國傳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船墮鐵網水底｜｜初｜｜｜｜鐵發其根繫網舶上絞而出之失時不取即腐**榾柮犀**逸史蕭樂音奴傳監障海東青鶻獲白花者十三賜｜｜｜并玉吐鶻**蘭米**逸周書夷用｜注夷東北夷米生火中色黑而光其堅若鐵**不用作方伯惟須馬肝石**郭憲洞冥記元鼎五年郅支國貢馬肝石百斤嘗以水銀養之內玉櫃中金泥封其上國人長四尺惟餌此石而已半青半白如今之馬肝舂碎以和九轉之丹服之彌年不饑渴也以之拂髮白者皆黑帝坐羣臣於甘泉殿有髮白者以石拂之應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此石酷烈不和丹砂不可近髮｜**影犀**郭憲洞冥記吠勒國貢文犀四頭狀如水兕角表有光因名明犀置暗中有光影亦曰｜｜纖以為簟如錦綺之文**聲風**

木
郭憲洞冥記東方朔從西那汗國歸得｜｜｜十枚
獻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臨因桓之水則禹貢所謂
因桓是也其源出甜波樹上有紫燕黃鵠集其間實如
油麻風吹聲如玉聲因以為名帝以枝遍賜羣臣臣有
凶者枝則汗臣有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於周世年七
百歲枝竟未汗偓佺生於堯時年三千歲枝竟未一折
帝乃以枝問朔朔曰臣已見此枝三過而枯而復生豈
汗折而已哉里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五千年一汗
萬歲不枯

吉雲露
郭憲洞冥記朔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
多生此草移於九景之山全不如吉雲之
地帝曰何謂吉雲朔曰其國俗之常占吉凶若樂事
則滿室雲起五色照人著於草樹皆成五色露珠甚甘
帝曰｜｜｜可得乎朔方東走至夕而返得元露青露
盛青琉璃各受五合跪以獻帝遍賜羣臣羣臣得嘗者
老者皆少疾者皆愈凡五官當
蹊萱謁李充孟岐郭瓊黃安也

一把而中萬鐘之粟
桓寬
鹽鐵論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
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百倍
其價一也｜｜｜
｜｜｜｜也

江珠
張華博物志神仙傳云松柏脂
入地千年化為茯苓茯苓化為
琥珀琥珀一名｜｜｜令泰山出茯苓而無琥珀益州永
昌出琥珀而無茯苓或云燒蜂巢所作未詳此二說

烽火樹
葛洪西京雜記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
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
佗所獻號為｜｜｜
至夜光景常欲然

碼磂甕
王嘉拾遺記有丹丘之國
獻｜｜｜以盛甘露帝德
所洽被於殊方以露充於厨也碼磂石類也南方者為
之勝今善別馬者死則破其腦視之其色如血者則日
行萬里能騰空飛腦色黃日行千里腦色青者嘶聞數
百里腦色黑者入水毛鬣不濡日行三百里腦色白者
多力而怒今為器多用赤色若是人功所制者多
不成器亦殊朴拙其國人聽馬鳴則別其腦色

玉人

石鏡
王嘉拾遺記異方貢｜｜｜｜比石色白如月
照面如雪謂之月鏡有玉人機戾自能轉動

玉駝
王嘉拾遺記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高五丈
虎魄鳳凰高六尺火齊鏡廣三尺闇中視物如畫向
鏡語則鏡中
影應聲而答

鏡影應聲
見
上

琥珀燕
王嘉拾遺記昔漢武
帝寶鼎元年四方貢
珍怪有｜｜｜置之
靜室自於室中鳴翔

然石
王嘉拾遺記秦始皇好神仙
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螽舟泛
黑水而至於雍部始皇與之語及天地初開之時了如
親見又曰臣之國去咸池日沒之所九萬里日月之所
不照以萬歲為晝萬歲為夜其晝則天豁然中開闇數
百丈萬歲還合則為一日也夜則琢｜｜以代日光此
石出於然山其土石皆有光明鑽
斫則火出火大如粟輝耀一室

水精如意
王嘉拾遺
記孫和於
月下舞｜｜｜誤傷鄧夫人頰命太醫合藥醫白得
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和乃命合此膏琥珀

太多及差而有赤點如
朱逼而視之更益其妍

吸芥
常璩華陽國志南中志
博南縣有虎魄能｜｜

清徹
劉義慶世說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椀謂伯仁
曰此椀腹殊空謂之寶器何耶答曰此椀英英誠為
｜｜所以
為寶耳

可為車軸
劉峻世說注廣志珊
瑚大者｜｜｜｜

女珊瑚
任昉述異
記光武時南海獻珊瑚婦人
帝命植於殿前謂之｜｜｜

瑟瑟枕大如半斗以金床承之
李肇國史補盧昂主福建鹽鐵贓罪大發有｜｜
｜｜｜｜｜｜｜｜御史中丞孟簡按鞠詢
日乃得而進憲宗名市人賈其價直或
云至寶無價或云美石非真瑟瑟也

玉龍
段成式酉
陽雜俎梁
大同八年戊主楊光欣獲｜｜一枚長一尺二寸高五
寸雕鏤精妙不似人作腹中容斗餘頸亦空曲置水中
令水滿倒之水從口出
水聲如琴瑟水盡乃止

魑魅行伏了了然在鏡中
段成
式酉

陽雜俎鏡石濟南郡有方山相傳有奐生得仙於此山南有明鏡崖石方三丈｜｜｜｜｜｜｜｜｜南燕時鏡上遂使漆焉俗言山神惡其照物故漆之

千歲冰 段成式酉陽雜俎胡綜博物孫權時掘得銅梨｜｜｜所化也

埋以當王氣 段成式酉陽雜俎頗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為蓋又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莫能識其由使人問綜綜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平諸山阜處處輒｜寶物｜｜｜｜此蓋是乎

如朽釘 段成式酉陽雜俎寺之制度鐘樓在東唯此寺緣李右座林甫宅在東故建鐘樓於西寺內有郭令珉瑁鞭及郭令王夫人七寶帳寺主元竟多識釋門故事云李右座每至生日常轉請此寺僧就宅設齋有僧乙嘗歎佛施鞍一具賣之材直七萬又僧廣有聲名口經數年次當歎佛因極祝右座功德冀獲厚覯齋畢簾下出綵篋香羅帕藉一物｜｜｜長數寸僧歸失望慚惋數日且意大臣不容欺已遂猶至西市示於商人商人見之驚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貨此不違價僧試求百千商人大笑曰未也更極意言之加至五百千商人曰此直一千萬遂與之僧訪其名曰此寶骨也

寶骨 見上

龜瑤 劉崇遠金華子雜編龜直中紋名曰千里其近首橫紋之第一級左右有斜里皆接於千里者龜王之紋也今取常龜驗之莫有也徐太尉彥若之赴廣南將渡小海元隨軍將忽於淺瀨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嬰兒之掌其內有一小龜子長可一寸往來旋轉其間畧無暫已瓶子之項極小不知所入之由也因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船一觸壓重起而視之即有衆龜層疊就船而上其人大懼以將涉海慮致不虞因取所藏之瓶子祝而投於海中衆龜遂散既而語於海船之客人客人曰此所謂｜也稀世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有益薄福之人不勝也苟或得而藏於家何慮寶藏之不豐哉於是惋歎不已

迎涼草 段鄴杜陽雜編輔國寒藏珍玩皆非人世所識夏則於堂中設｜｜之｜其色類碧而榦似苦竹葉細如杉雖若乾枯未嘗彫落盛暑東之牕戶間而涼風自至鳳首木高一尺雕刻鸞鳳之狀形似枯槁毛羽脫落不甚盡雖嚴凝之時置之高堂大廈之中而和煦之氣如二三月故別名為常春木縱烈火焚之終不燋黑焉

鳳首木 見上

松風石 蘇鶚杜陽雜編武宗皇帝會昌元年夫餘國貢火玉三斗及｜｜｜松風石方一丈瑩徹如玉其中有樹形若古松偃蓋颯颯焉而涼飈生於其間至盛夏上令置諸殿內稍秋風飈飈即令撤去

辟寒犀 王仁裕開天遺事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溫溫然有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也

翡翠 歐陽修歸田錄余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為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鈐轄鄧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庫中有翡翠盞一隻所以識也其後子偶以金環於罌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研中磨墨始知翡翠能屑金也

寶母 祥異記魏生嘗得一美石後有胡人見之云此｜｜每月望設壇海邊石上可以集珠寶

協金石 李玫纂異紀有人得青石大如磚背有鼻穿鐵索長數丈循環無相斷處海商見之以數十千易之云此｜｜｜垂於海中經夕引出上必有金

海井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華亭縣市中有小常賣鋪適有一物如小桶而無底非竹非木非金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如此者凡數年未有過而睨之者一日有海船老商見之駭愕且有喜色撫弄不已叩其所直其人亦駐黠意必有所用漫索五百緡商嘻笑償以三百即取錢付駐因叩曰此物我實不識今已成交得錢決無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寶也其名曰｜｜尋常航海必須載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井於水中汲之皆甘泉也平生聞其名於番

乾隆御覽之寶

賈而未嘗遇今幸得之吾事濟矣

鵶鶻石 陶宗儀輟耕錄徐彥璋云商人某海舶失風飄至山島匍匐登岸深夜昏黑偶窪入一穴其穴險峻不可攀緣比明穴中微有光見大蛇無數蟠結在內始甚懼久稍與之狎蛇亦無吞噬意所苦饑渴不可當但見蛇時時舐石壁間小石絕不飲啗於是商人亦漫爾取小石噙之頓忘饑渴一日聞雷聲隱隱蛇始伸展相繼騰升繞知其為神龍遂挽蛇尾得出附舟還家鵶所噙小石數十至京城示識者皆丨等寶丨也乃信神龍之窟多異珍焉自此貨之致富彥璋親見商人道其始末如此

獅負 伊世珍瑯嬛記南蕃白湖山出猫睛極多且佳他處不及也古傳此山有土人徧身俱白素無生業惟畜一猫猫死埋於山中久之猫忽見夢焉曰我已活矣可掘觀之及掘猫身已化惟得二睛堅滑如珠中間一道白橫搭轉側分明驗十二時無誤與生不異土人怪之夜又見夢云埋此於山之陰可以變化無窮中一顆赤色有光者丟之得仙因掘得遂集山人置酒食為別及丟即有一猫如獅子負之騰空而去至今此山最多猫睛猫睛一名丨丨仙女上元宗獅負二枚即此元宗藏於牡丹鈿合中以驗時珍瑯嬛記南水晶極佳者不分厚薄丨丨丨丨

暎空若無 伊世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錄監生臣李青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五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五十五

器物部一

法器

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人不事者其心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寡以輕重管子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其心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寡盈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為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不可差以長短管子尺寸尋常者所以得長短之數者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百鼓管子曰民自有一一之粟令者不行注鼓十二斛正名五管子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一一之齒一一之數不得為侈弇焉不得為侈弇見上成事以質管子取人以己一一一一成事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一稱一量管子衡石一一度恕而行也注質竹器所以量物者斗斛一一丈尺一綍制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一高一下不得常固管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以壞險為平管子准一一以一一一一一運均管子猶立朝夕於一一之上擔竿而欲定

其末**豆區釜鍾**晏子齊舊四量｜｜｜｜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田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巨矣按左氏文同晏子在先故錄之**神鼎**子華子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爐焉鑄｜｜於山上**圖神姦**子華子夫周之九鼎禹所以｜｜｜也按左傳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九鼎本禹鑄也**三足而方**墨子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而陶鑄之於昆吾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平准之法**尹文子｜｜｜｜律度權量是也**芻狗**莊子夫｜｜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篋衍**見上**缺斛**莊子｜｜｜｜不敢入於四竟缺音終又音與六斛四斗也按**升委**鶡冠子斗石以陳｜｜｜｜注委亦米之數也傳曰少曰委多曰積**無失**

宥坐之器荀子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見上**盆鼓**荀子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程者物之準**荀子｜｜｜｜｜也注程者度量之總名也**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呂氏春秋仲春之月日夜分則｜｜｜｜｜｜｜｜｜｜｜｜注度尺丈也量鬴鍾也鈞銓衡石稱也石百三十斤角平斗甬量器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令均等也**饕餮**呂氏春秋周鼎著｜｜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器寶**

揚子或問周寶九鼎寶乎曰｜｜也器寶待人而後寶**渾天**揚子或問｜｜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蓋天**揚子請問｜｜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名器**國語鑄｜｜藏寶財固民之珍病是待注名器鐘鼎也**一鼎而九萬人挽之**戰國策昔周之代殷得九鼎凡｜｜｜｜｜｜｜｜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被具所以備者稱此**沒泗水彭城下**史記封禪書周之九鼎入於泰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於｜｜｜｜｜**有黃雲蓋**史記封禪書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𣆶溫｜｜｜｜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按有麃過漢書作有鹿過**款識**見上**苴稽**史記封禪書埽

地而祭席用｜｜**漏刻以百二十為度**漢書哀帝紀｜｜｜｜｜｜｜｜｜注師古曰晝漏晝夜共百刻今增其二十**連體合德**漢書律歷志準繩｜｜衡權｜｜百工繇焉**其狀似爵以麋爵祿**漢書律歷志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注師古曰庣不滿之處也音吐彫反**旁有庣**見上**美陽得鼎**漢書郊祀志是時｜｜｜｜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於斄公劉發跡於豳大王建國於郊梁文武興於酆鎬由此言之則郊梁酆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祠之臧今鼎出於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

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於宮廟也昔寶鼎之出於汾脽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蒙豐年今穀嗛未報鼎焉為出哉博問耆老意舊臧與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脽上非舊臧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於衆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欵識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

刻銘先功臧於宮廟 見上

漢寶非周寶 漢書吾丘壽王傳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觔

孔壺浮箭 後漢書律歷志｜｜為漏｜｜為刻下漏數刻呂考中星昏明生焉

仲山甫鼎 後漢書竇憲傳南單于於漢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

吐金景歊浮雲 後漢書班固傳嶽修貢兮川效珍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被龍文 見上

候風地動儀 後漢書張衡傳陽嘉元年復造｜｜｜｜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

圓石如水碓 晉書律歷志趙石勒十八年七月造建德殿得｜｜｜｜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狀

古尺 晉書摯虞傳名補尚書郎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為正潘岳以為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筭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度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繫關而不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

白虎樽 宋書禮志正旦元會設｜｜於殿庭樽蓋上施白虎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蓋杜舉之遺式也畫為虎宜是後代所加欲令言者猛如虎無所忌憚也

動運為機持正為衡 宋書天文志王蕃言虞書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則今渾天儀日月五星是也鄭康成說｜｜｜｜｜｜皆以玉為之視其行度觀受禪是非也渾儀義和氏之舊器歷代相傳謂之璣衡其所由來有原統矣

玉鼎 宋書符瑞志晉成帝咸康八年九月廬江春穀縣留珪夜見門內有光所得｜｜一枚外圍四寸豫州刺史路永以獻著作郎曹毗上玉鼎頌

夏鼎晉鐸 宋書范泰傳尋銅之為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員圖實寇瑞｜｜呈象亦啓休徵

籠罩 齊書樂志｜｜周序軒朱凝會

六瑚 齊書樂志｜｜賁宣八羽華庭

玉斝金

枝齊書樂志載虛｜｜桂樽瑤俎齊書樂志｜｜既滌｜｜既薰金罍渟桂齊書樂志｜｜｜沖幄舒薰瓊斝繡簋齊書樂志｜｜既飾｜｜以陳壽爵齊書樂志獻｜｜慶聖皇

古禮器齊書劉悛傳悛于州治下立學校得｜｜銅罍銅甑山罍樽銅豆鍾各二口獻之

歆器齊書祖冲之傳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獻之不因風水施機自運齊書祖冲之傳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勞人力

子尾樽梁書劉杳傳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氏答張逸謂為畫鳳凰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者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項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送女器有犧｜作犧牛形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塚又得此二樽形亦為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為然

渾蓋為一南史崔靈恩傳儒者論天互執渾蓋知非虛也約大以為然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不合蓋靈恩立義以｜｜｜｜焉

魏相風烏周書于謹傳梁主出降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銅蟠螭趺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鑾輦法物以獻軍無私焉

仙人歆器周書薛憕傳魏文帝又造二歆器一為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金瓶以臨器上以水灌山則出於瓶而注乎器烟氣通發山中謂之｜｜｜｜一為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為鳧鴈蟾蜍以飾之謂之水芝歆器二盤各處一牀鉢圓而牀方中有人言三才之象也皆置清徹殿前器形似觥而方滿則平溢則傾憕各為作頌

水芝歆器見上

三樽六彝隋書禮儀志明山賓議樽彝之制祭圜唯有｜｜一曰象樽周樽也二曰山罍夏樽也三曰著樽殷樽也徒有彝名竟無其器直酌象樽之酒以為珪瓚之實竊尋祼重於獻不容共樽宜循彝器以備大典案禮器有｜｜春祠夏礿祼用雞彝鳥彝王以珪瓚初祼后以璋瓚亞祼故春夏兩祭俱用二彝今古禮殊無復亞祼止循其二春夏雞彝秋冬牛彝庶禮物備也帝曰雞是金禽亦主巽位但金火相伏用之通夏於義為疑山賓曰臣愚管不奉明詔則終年乖舛案鳥彝是南方之物則主火位木生於火宜以鳥彝春夏兼用帝從之

金敦玉豆隋書音樂志甘酸有宜芬勺藥｜｜｜｜｜｜戚交錯圓

鼎方壺隋書音樂志｜｜臨碑｜｜在面鹿鳴成曲嘉魚入薦

銅斗鐵尺隋書趙煚傳煚州俗薄市井多姦詐煚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

馬上刻漏隋書耿詢傳詢作｜｜｜｜世稱其妙

水尺隋書萬寶常傳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為黃鍾調寶常雖為伶人譯等每名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為律以調樂器上從之寶常奏語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

御洗唐書禮樂志設｜｜於午陛東南亞獻終獻同洗於卯陛之南皆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分獻罍洗篚冪各於其方

瑞物唐書禮樂志太廟令帥其屬陳｜｜太階之西上瑞為前列次瑞次之下瑞為後又陳伐國寶器亦如之

牲牓唐書禮樂志設｜｜於東壝之外

銅律銅甌唐書禮樂志文收既定樂復鑄｜｜三百六十銅斛二銅稱二｜｜十四稱尺一斛左右耳與醫皆方積十而登以至於斛與古玉尺玉斗同皆藏於太樂署

木渾圖唐書歷志李淳風為｜｜｜｜以測黃道

下據準基末樹鼇足唐書天文志李淳風上言渾天儀亡太宗因詔為之七年儀成表裏三重｜｜｜｜

狀如十字｜｜以張四表

注水激輪 唐書天文志浮圖一行與梁令瓚等鑄渾天銅儀圓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綴以日月令得運行

龍柱 唐書天文志游儀四柱為龍其崇四尺七寸水槽及山崇一尺七寸半槽長六尺九寸高廣皆四寸池深一寸廣一寸半龍能興雲雨故以飾柱柱在四維龍下有山雲俱在水平槽上皆用銅

覆矩圖 唐書天文志凡器差冬夏不同南北亦異先儒一以里數齊之遂失其實今更為｜｜南自丹穴北暨幽都每極移一度輒累其差可以稽日食之多少定晝夜之長短而天下之晷皆協其數矣

雞竿 唐書百官志敕日樹金｜於仗南｜長七丈有雞高四尺

五采雜昕 唐書姚璹傳時九鼎成后欲用黃金塗之璹奏鼎者神器貴質朴不待外飾臣觀其上先有｜｜｜豈塗金為符耀邪后乃止

魯公作文王尊彝 宋史

哲宗紀元符二年果州團練使仲忽進古方鼎誌曰｜｜｜｜｜｜｜｜

青箱 宋史禮志又言隋以｜｜奉穜稑唐廢其禮青箱舊無其制請用竹木為之而無蓋兩端設襮飾以青中分九隔隔盛一種覆以青帊穜稑即早脫之種不定穀名請用黍稷秫稻粱大小豆大小麥陳於箱中

丹雲爵金龍杓 宋史樂志尊彝｜｜樂志｜｜之｜｜｜｜之｜｜把於尊罍是曰清酌

星陳雲舒 宋史樂志尊彝｜｜來貳爨觴

玉佩瓊琚 相予嚴祀秉德有初對楊王休何福不除

牙盤 宋史陸佃傳哲宗立太常請復太廟｜｜食博士呂希純少卿趙令鐍皆以為當復佃言太廟用先王之禮於用俎豆為稱景靈宮原廟用時王之禮於用牙盤為稱不可易也卒從佃議

鹿甒 唐書天文志凡器差酒以祭天

外鏤雲龍 元史世祖紀造大樽於殿樽鹿文名曰｜｜以木為質銀內而｜｜為｜高一尺七寸

編柳 元史朶爾直班傳出為遼陽行省平章政事其俗｜｜為斗大小不一豪賈猾儈得以高下其手民咸病之即飭有司厲防禁齊稱量諸物乃畢集而價自平

游儀 周髀算經以一｜｜希望牽牛中央星出中正表西幾何度

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 班固白虎通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賜之秬鬯所以極著孝道孝道純備故內和外榮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

五應陽法四象陰數 王嘉拾遺記禹鑄九鼎｜者以｜｜｜｜者以｜｜使工師以雌金為陰鼎以雄金為陽鼎鼎中常滿以占氣象之休否

豹尾鼎 虞荔鼎錄吳孫權黃武元年於彭蠡水沉一鼎其文曰百神助陽侯伏三足大篆書又獵於樊山見一姥問得何獸答曰得一豹曰何不截尾遂為姥立廟并作一鼎文曰｜

｜｜

雌留太府寺 唐六典凡置木契九十五隻二十五隻與少府將作苑總監合七十隻與庫官合十五隻刻少府監字十四隻雄付少府監五隻刻將作監字四隻雄付將作監五隻刻苑總監字四隻雄付苑總監皆應索物｜｜｜｜

金字成銘 段成式酉陽雜俎梁主客陸緬謂魏使尉瑾曰我至鄴見雙闕極高圖飾甚麗此間石闕亦為不下我家有荀勗尺以銅為之｜｜｜｜家世所寶此物往昭明太子好集古器遂將入內此闕既成用銅尺量之其高六丈瑾曰我京師象魏固中天之華闕此間地勢過下理不得高魏肇師曰荀勗之尺是積黍所為用調鍾律阮咸譏其聲有湫隘之韻後得玉尺度之過短

八角玉升 馮贄雲仙雜記宣帝時西難怛陀國貢｜｜｜｜夏以水澆之則無暑冬以火逼之無寒異事甚衆

常燃鼎 蘇鶚杜陽雜編吳明國貢｜｜｜量容三斗光潔類玉其色純紫每修飲饌不熾火而鼎頂自熟香

潔異於常等久食之令人反老為少百疾不生

鳧尊 張掄紹興古器評漢｜｜詩人以水辟禮謂水玩之則溺犯之則濡而鳧之為物出入於水而不溺以況則習於禮者也飲酒者苟能以禮自防豈有沉湎敗德之患乎鳧尊之設其意如此

亞乳彝 張掄紹興古器評周｜｜是器鑿端彝器凡作亞形者皆廟器也蓋亞形所以象藏主之石室耳

虎彝 張掄紹興古器評周｜｜古之有虎首之狀三足若鬲而銳雷紋飾其兩柱三面著以饕餮鼎彝之屬致飾無所不用而此用虎者虎於五德為義於五行為金金與義皆主乎剛而有斷所以制於酒也

季婦鼎 張掄紹興古器評周｜｜昔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則成周者西周也說文以林屬於山為麓則從於楚麓者豈謂其山之林麓耶王欲從楚先命小臣夌往見以相其居王至於居復遣錫貝錫馬及兩所以賞之曰季婦者按說文婦通作妘祝融之後姓也

乳紋 張掄紹興古器評周｜｜鼎二二器形模制作皆無少異通體不加雕鏤惟飾以乳而已鼎烹飪之器乳所以養人者也制器尚象厥有旨哉

古小今大 張端義昔人飲酒有數石不亂者班固論一夫百畝所收之粟人食月一石五斗古之人亦今之人也豈有一人能飲數石日食五升者乎

爭首 張世南游宦紀聞許樞密崧老嘗記黃秘書辨博之說云昔長廚父博學好古頗得三代之遺器其鼎文有上下畫一而中重三者長廚父識之曰此｜｜也蓋著飲食有訟之戒

刻銘四面 陶宗儀輟耕錄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費榮敏公家余內子之曾大父也吳興人今著籍松江之上海器度寬厚不以富貴驕人輕財好施勇於為義人皆稱曰費佛子陵陽牟先生所撰墓誌銘載其事甚詳家之量衡無二致｜｜於斛之｜｜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孫永如是推此則真古仁人之用心者矣

樂器

十二鐘 管子審合其聲修｜｜以律人情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

五鐘 管子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正｜｜令其五鐘一曰青鐘大音二曰赤鐘重心三曰黃鐘灑光四曰景鐘昧其明五曰黑鐘隱其常

擿擋 管子鼓之有挧｜｜則擊

成肆成舞 晏子鐘鼓｜｜干戚｜｜

抎考 子華子鐘｜｜而和聲不聞

比竹 莊子人籟則｜｜是已

竽者五聲之長 韓非子｜也｜｜｜｜者也故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

以小絃為大聲以大鐘似地磬似水竽簫莞籥似星辰日月鞉柷拊鞷控揭似萬物 荀子鼓其｜之耶故鼓似天

絃為小聲 韓非子夫瑟｜｜｜｜｜｜｜｜

樂君 荀子鼓其｜之耶故鼓似天

鼓天鐘地 見上

似星辰日月萬物 見上

榮將鑄鐘 呂氏春秋黃帝又命伶倫與｜｜｜十二｜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

舜為二十三絃瑟 呂氏春秋瞽叟乃拌五絃之瑟作以為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為瑟益之八絃以｜｜｜｜｜之

士達作五絃瑟 呂氏春秋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為｜｜｜以采陰氣以定羣生

撥刺枉橈闊解漏越 淮南子琴或｜｜｜｜｜｜｜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

大不出鈞重不過石 國語且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明有林耳不及也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龢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

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大林國語王將鑄無射而為之｜｜注大林無射之覆也景鐘國語其勲銘於｜｜寶鎛國語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歌鐘二肆及｜｜千石鐘萬石簴戰國策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天下之士皆為役處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史記樂書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絃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則君臣之位正矣素女鼓五十絃瑟史記封禪書太帝使｜｜｜｜｜｜｜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空侯史記封禪書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靈鼉鼓史記李斯傳樹｜｜之｜洞簫漢書元帝紀贊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注如淳曰簫之無底者

水濱得古磬十六枚漢書禮樂志成帝時犍為郡於｜｜｜｜｜｜｜｜金支秀華漢書禮樂志高張四縣樂充宮廷芬樹羽林雲景杳冥｜｜｜｜庶旄翠旌注臣瓚曰樂上象飾有流遊羽葆以黃金為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華也玉梢漢書禮樂志飾｜｜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注師古曰梢竿也舞者所持玉梢以玉飾之也遞鍾漢書王褒傳伯牙操｜｜按遞鍾或作號鍾傳寫文異未詳孰是焦尾後漢書蔡邕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琴焉白玉琯晉書律歷志黃帝作律以玉為管長尺六分為十二月音至舜時西王母獻昭華之琯以玉為之及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又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亦得玉律則古者又以玉為管矣以玉者取其體含廉潤也昭華琯

見上農瑟義琴晉書樂志｜｜｜｜倕鐘和磬達靈成性象物昭功四廂金石晉書樂志上永和十一年謝尚鎮壽陽於是採拾樂人以備太樂并制石磬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樂聲又入關右太元中破苻堅又獲其樂工楊蜀等閑習舊樂於是｜｜｜｜始備焉絲綺宋書樂志齊桓曰號鐘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焦尾伯喈曰｜｜事出傅氏琴賦世云焦尾是伯喈琴伯喈傳亦云爾以傅氏言之則非伯喈也又宋孝武帝大明中吳興沈懷遠被徙廣州造繞梁其器與空侯相似懷遠後亡其器亦絕繞梁上見裁箏筑為馬上之樂宋書樂志傳氏琵琶賦曰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欲從方俗語故名曰琵琶取其易傳於外國也坎侯宋書樂志空侯初名｜｜漢武帝賽滅南越祠太一后土用樂令樂人侯暉依琴作坎侯言其坎坎應節也侯者因工人姓爾後言空音訛也古施郊廟雅樂近世來專用於楚聲京房備其五音宋書樂志笛案馬融長笛賦此器起近世出於羌中｜｜｜｜｜｜又稱丘仲工其事不言仲所造風俗通則曰丘仲造笛武帝時人其後更有羌笛爾雅杜摯笳賦云李三說不同未詳孰實吹鞭宋書樂志笳陌伯陽入西戎所造漢舊注曰笳號曰｜｜晉先蠶注車駕住吹小笳發吹大笳笳即餘也霍山六鐘宋書符瑞志盧江｜｜常有鐘聲十二帝將征關洛霍山崩有｜｜出制度精奇上有古文書一百六十字銀斐箏宋書何承天傳承天又能彈箏上又賜｜｜｜一面鐵磬齊書百官志宮城諸卻敵樓上本施鼓特夜者以應更唱太祖以鼓多驚眠改以｜｜云金鏤柄銀柱琵琶齊書祐淵傳淵涉獵談議善彈琵琶世祖在東宮賜淵｜｜｜｜｜｜｜橫吹一部京邑之絕二年除游擊將軍

大宮如故及彭沛義民起遣虎領六千人入渦沈佽之｜｜｜｜｜｜｜虎啟以自隨

瑞鐘 陳書宣帝紀七年郢州獻｜｜六

十二架 魏書宗室孚傳永安末樂器殘缺莊帝命孚監儀注孚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名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勑並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大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宮懸四箱簨簴六架東北架編黃鐘之磬十四雖器名黃鐘而聲實夷則考之音制不甚諧韻姑洗懸於東北太簇編於西北蕤賓列於西南並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鐘十四虛懸架首初不叩擊今便刪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鳧氏修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鐘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錄依十二月為十二宮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則

會還相為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鐘磬之數各以｜｜為定奏可於時搢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歎服而返太傅錄尚書長孫承業妙解聲律特復稱善

木槽革面而施九絃 魏書烏洛侯傳樂有箜篌｜｜｜｜｜｜｜｜

八絃 北齊書李元忠傳子搔嗣字德況少聰敏有才藝音律博奕之屬多所通解曾采諸聲別造一器號曰｜｜時人稱其思理

月各一笙笙十六管 北齊書斛斯徵傳帝雅親愛譯至是拜譯內史中大夫甚委任之譯乃獻新樂十二｜｜｜每一｜用｜｜｜帝令與徵議之徵駁而奏帝頗納焉按譯鄭譯

齊竽燕筑東缶西琴 舊唐書音樂志泊蒼精道喪戰國塵飛禮樂出於諸侯雅頌淪於衰俗｜｜｜｜俱非皦繹之音｜｜｜｜各寫哇淫之狀

璆縣 舊唐書音樂志堂獻瑤篚庭敷｜｜

三十六簴 舊唐書職官志凡天子宮懸鐘磬｜｜｜｜注鑄鐘十二編鐘十二編磬十二共為三十六架

一虡 唐書禮樂志凡橫者為簨縱者為虡以懸鐘磬皆十有六周人謂之堵而唐人謂之｜｜

秦漢子 唐書禮樂志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鐃鈸鐘磬幢簫琵琶琵琶圓體修頸而小號曰｜｜｜蓋弦鼗之遺製

銀字中管 唐書禮樂志倍四本屬清樂形類雅音而曲出於胡部復有｜｜之名｜｜之栝前代應律之器也後人失其傳而更以異名故俗部諸曲悉源於雅樂

響泉韻磬 唐書李勉傳善鼓琴有所自製天下寶之樂家傳｜｜｜｜勉所愛者

阮咸 唐書元行沖傳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人莫能辨行沖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絃之其聲雅亮樂家遂謂之｜｜

管之參差如鳳翅 宋史樂志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為律後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亦｜｜｜

夏笛 宋史樂志雅俗樂高下不一宜

正權衡度量自尺律之法亡於漢魏而十五等尺雜出於隋唐正律之外有所謂倍四之器銀字中管之號今大樂外有所謂下宮調下宮調又有中管倍五者有曰羌笛觚笛曰雙韻十四弦以意裁聲不合正律繁數悲哀棄其本根失之太清有曰｜｜鷓鴣曰胡盧琴渤海琴沉滯抑鬱腔調含糊失之太濁故聞其聲者性情蕩於內手足亂於外禮所謂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者也家自為權衡鄉自為尺度乃至於此

鷓鴣 見上

胡盧琴 見上

渤海琴 見上

紅牙笙 遼史太宗紀七年秋七月壬辰唐遣使遺｜｜｜

九曜七星 元史禮樂志九簧者曰｜｜匏七簧者曰｜｜匏

七十二絃琵琶 元史郭侃傳得｜｜｜｜｜｜五尺珊瑚燈檠

懸黎磬霜條篪 郭憲洞冥記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於臺上撞碧玉之鍾掛｜｜之｜吹｜｜之｜唱來雲依日之曲

浮金

輕玉磬郭憲洞冥記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為簾青瑠璃為扇懸黎火齊為床其上懸｜｜｜｜之｜浮金者色如金自浮於水上輕玉者其質貞明而輕落霞郭憲洞冥記帝嘗夕望東邊有青雲起俄而見雙白鵠集臺之上倏忽變為二神女舞於臺握鳳管之簫撫｜｜之琴歌青吳春波之曲象萬物之生班固白虎通笙者太簇之氣｜｜｜｜故曰笙有七政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震音煩氣班固白虎通鼓｜｜｜｜也萬物憤懣震動而生雷以動之溫以暖之風以散之雨以濡之奮至德之聲感和平之氣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神明報應天地祐之其本乃在萬物之始耶故謂鼓也上應卯星班固白虎通鞀者震之氣也｜｜｜以通王道故謂之鞀也以祿為本班固白虎通簫者中之氣萬物生於無聲見於無形膠也簫也故謂之簫簫者｜言承天繼物為民本人力加地道化然後萬物祿也故謂之簫也嗇閑懲忽班固白虎通瑟者｜也｜也所以｜｜宮商角則宜君父有節臣子有義然後四時和四時和然後萬物生故謂之瑟也禁止淫邪班固白虎通琴者禁也所以｜｜｜｜正人心也其氣磬故曰磬班固白虎通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有貴賤焉有親疏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有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疏所以有親也此三有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鐘之言動班固白虎通鐘者時之氣聲也節度用事萬物動成鐘為氣用金聲也亡與昌正相迫班固白虎通鐘者時之氣聲也節度之所生也君臣有節度則萬物昌無節度則萬物亡｜｜｜｜故謂之鐘終始之聲班固白虎通柷敔者｜｜｜｜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故曰柷承順天地序迎萬物天下樂之故樂用柷柷始也敔終也八琅之璈班固武帝內傳王母乃命諸侍女王子登｜｜｜｜又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拊五靈之石范成君擊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於是衆聲澈朗靈音駭空雲和之笙見上昆庭之金見上震靈之簧見上五靈之石見上湘陰之磬九天之鈞見上樂統應劭風俗通雅琴者｜之｜也與八音並行見上蕩滌邪穢納之雅正應劭風俗通謹按樂記武帝時丘中之所作也笛者滌也所以｜｜｜｜｜於｜｜也長二尺四寸七孔其後又有羌笛馬融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木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後截竹吹之音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材以當樞便易持京君賢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以手批把因以為名應劭風俗通謹按此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長三

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絃象四時　**播璵之樂**葛洪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府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皆用七寶飾之銘曰｜｜｜｜　**柯亭竹**下寶搜神記蔡邕嘗至｜｜以為椽邕仰盼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發聲遼亮一云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東間第十六竹椽可為笛取用果有異聲　**絲桑均土**王嘉拾遺記庖犧去巢穴之居變茹腥之食立禮教以尊文造干戈以飾武｜｜為琴｜｜為塤禮樂於是興矣　**浮金鐘沉明磬**王嘉拾遺記顓頊居位羣后執珪以禮百辟各有班序受文德者錫以鐘磬受武德者錫以干戈有｜｜之｜｜之｜以羽毛拂之則聲振百里石浮於水上如萍藻之輕取以為磬不加磨琢　**岑華鏤管**　**韛澤雕鐘**員以重霄之寶器則有｜｜｜｜｜｜　**山靜瑟浮瀛羽磬**王嘉拾遺記穆王奏環天之和樂列之其聲清圓勝於絲竹　**遇雨必響**馮贄雲仙雜記孫登琴｜｜有｜如刃物聲竟因陰雨破作數截有黑蛟踊去　**石絃鼓**馮贄南部烟花記簫一名｜｜｜一名吹雲箏一名東宛鐘一名長嘯一名聚谷　**吹雲箏**見上　**東宛鐘**見上　**長嘯**見上　**聚谷**見上　**千面琴**李綽尚書故實蜀王嘗造｜｜｜｜散在人間蜀王即隋文之子楊秀也　**百納琴**李綽尚書故實李汧公取桐孫之精者雜綴為之謂之｜｜｜｜用蝸殼為徽其間三面尤絕異通謂之響泉韻磬絃一上可十年不斷　**蝸殼為徽**見上　**大小忽雷**段安節樂府雜錄文宗朝內庫二琵琶號｜｜｜｜　**白玉方響**蘇鶚杜陽雜編上於內殿前看牡丹翹足憑欄忽吟舒元輿牡丹賦云倘者如愁仰者如語合者如咽吟

｜｜｜｜｜｜｜｜撫節按歌萬靈皆聚　**猲臂骨笛**段成式酉陽雜俎有人以｜｜｜為｜吹

罷方省元輿詞不覺嘆息良久泣下沾臆時有宮人沈阿翹為上舞河滿子調聲風態率皆宛暢曲罷上賜金臂環即問其從來阿翹曰妾本吳元濟之妓女濟敗因以聲得為宮人俄遂進｜｜｜｜云本吳元濟所與也光明皎潔可照十數步言其犀槌即響犀也凡物有聲乃響應其中焉架則雲檀香也而文彩若雲霞之狀芬馥著人則彌月不散制度精妙固非國中所有上因令阿翹奏涼州曲音韻清越聽者無不凄然上謂之天上樂乃選內人與阿翹為弟子焉　**拱辰管**沈括夢溪筆談鼓吹部有｜｜即古之叉手管也太宗皇帝賜今名　**木性都盡聲始發越**沈括夢溪筆談琴雖用桐然須多年｜｜｜｜｜｜予曾見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勝指而其聲愈清又嘗見越人陶道真畜一張越琴傳云古塚中敗棺杉木也聲極勁挺吳僧智和有一琴瑟徽碧紋石為軫制度音韻皆臻妙腹有李陽冰篆數十字其略云南溟島上得一木名伽陀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命工斲為此琴篆文甚古勁琴材欲輕鬆脆滑謂之四善木堅如石可以制琴亦所未論也投荒錄云瓊管多烏柄呿陀皆奇木疑伽陀羅即呿陀也　**燒槽**馬令南唐書女憲傳後主昭惠后周氏小字娥皇大司徒宗之女甫十九歲歸於王宮通書史善音律尤工琵琶元宗賞其藝取所御琵琶時謂之｜｜者賜馬燒槽之說即蔡邕焦桐之義或謂燔材而斲之或謂因藝而存之　**氷清**岳珂桯史嘉定庚午余在中都燕李奉寧坐上客有葉知幾者官天府與焉葉以博古知音自名前旬日有士人攜一古琴至李氏鬻之其名曰｜｜｜斷紋鱗鏡制作奇崛識與不識皆謂數百年物腹有銘稱晉陵子題銘曰卓哉斯器樂惟至正音清韻高月苦風勁璆餘神爽泛絕機靜雪夜敲氷霜天擊磬陰陽潛感否臧前鏡人其審之豈獨知政又害大歷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斲鳳沼內書正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雄記

斷紋鱗皵見上璨餘神爽泛絕機靜見上雷威姚寬西溪叢語滕達道蓄｜｜琴中題云石山孫枝揉剪伏羲將扶大隱永契神機忘味姚寬西溪叢語李巽伯云先公得雷威琴錢氏物也中題云嶧陽孫枝匠成雅器一聽秋堂三月忘味故號｜｜云為當代第一聲聞十里陸游老學庵筆記顯德六年二月丁丑幸太清觀先是乾明門外修太清觀成上聞濮州有大鐘｜｜｜乃命徙之以賜是觀按高麗磬王明清揮麈後錄元祐初顯德周世宗年號揚康功使高麗別禁從諸公問以所委皆不答獨蔡元度曰｜｜｜甚佳歸日煩為置一口一鼙婆俞琰席上腐談琵琶又名｜唐詩琵字皆作入聲音鄙王昭君琵琶壞使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今訛為火撥四渾不似上見祖床虞汝明古琴疏伏羲時斲硬貢梓帝命下相柏皇斲而為琴一曰丹雒二曰｜｜三曰委

文四曰衡華青翻虞汝明古琴疏楚王子無虧有琴曰｜｜後質於秦不得歸因撫琴歌曰洞庭兮木杪洛陽兮草衰去千里之家國作咸陽之布衣黑鵠虞汝明古琴疏戴逵有琴號曰｜｜背刻讚云至人托玩道德宣情徽音虛遠感物悟靈皆小篆書後不應武陵王名對使破之無不惋惜春風虞汝明古琴疏柳文暢琴號曰｜｜

農器

丈夫二犂童五尺一耜管子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以為三日之功穀芨管子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具備其械器用比耒耜｜｜及寒擊稾除田以待時乃耕深耕均種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於田墾注穀芨小於耒耜槍刈耨鎛晏子君將戴笠衣褐執｜｜以蹲行畝畝之中挈水若抽莊子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數如泆湯其名為槔引之俯舍之仰莊子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則｜｜｜則｜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桔槔見上耒臿韓非子禹之王天下也身執｜｜以為民先六尺之耜呂氏春秋｜｜｜所以成畎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剡耜摩蠡淮南子古者｜｜而耕｜｜而耨木鉤而樵抱甕而汲民勞而利薄後世為之耒耜耰鋤斧柯而樵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刈鉤揚子｜｜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鉤或謂之鎌或謂之鎌鍥自關而西或謂之鉤或謂之鎌或謂之鍥渠挈揚子杞來魏之間謂謂之｜｜或謂之渠疏注無齒為朽｜渠疏見上攝殳揚子僉宋

魏之間謂之｜｜或謂之度自關而西謂之梧或謂之柝齊楚江淮之間謂之柣或謂之梠注今連架所以打穀者鐵鑿史記淮南王傳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林矜也耒耨鉦柝漢書王莽傳予之東巡必躬載｜每縣則耕呂勸農作予之南巡必躬載｜每縣則蒔呂勸南偽予之西巡必躬載｜每縣則穫呂勸西成予之北巡必躬載｜每縣則衆呂勸蓋藏注偽讀曰訛水排後漢書杜詩傳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注排音蒲拜反冶鑄者為排以吹炭今激水以鼓之也排當作橐古字通用黛耜晉書潘岳傳葱犗服於｜｜御耦晉書潘岳傳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水車樣舊唐書文宗紀太和二年閏三月丙戌內出｜｜令京兆府造水車散給緣鄭白渠百姓以溉田牛衣唐書禮樂志三公九卿侯耒十有五御耒之

牛四其二副也幷｜｜每牛各一人絳衣介幘取閑農務者禮司以人贊導之執耒持耜

緯耒

夏小正農｜厥｜傳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

祭耒

夏小正初歲｜｜始用暢傳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非也

鑄金為鉏

桓寬鹽鐵論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翦衣布褐飯土硎｜｜｜｜｜埏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

割草不痛

桓寬鹽鐵論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鈍弊｜｜｜｜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少百姓苦之矣

犀銚利鉏

桓寬鹽鐵論｜｜｜｜五穀之利而間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姦邪之所惡而良民之福也

三脚耬

賈思勰齊民要術按二犁共一牛若今｜｜｜矣今自濟州迤西猶用長轅犁兩脚耬長轅耕平地尚可於山澗之間則不任用且迴轉至難費力未若齊人蔚犁之柔便也兩脚耬種壠概亦不如一脚耬之得中也

蔚犁

見上

陸軸

賈思勰齊民要術水稻先放水十日後曳｜｜十遍注遍數唯多為良

舂堂

劉恂嶺表錄異記｜｜者以渾木刳而為槽一槽兩邊約排十杵男女同立以舂稻粱敲磕槽舷皆有遍柏槽聲敲聞於數里雖思婦之巧秋砧之悽不能比其瀏亮也

鑱表上利壁形下圜

陸龜蒙耒耜經故鑱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

礰礋磟碡

陸龜蒙耒耜經爬而後有｜｜焉有｜｜焉自爬至礰礋皆有齒磟碡觚稜而已注礰礋音格宅磟碡音鹿毒

斲而成之惠我南畝

胡錡耕祿稾爾梗柞風雨之姿樟柟雪霜之氣｜｜｜｜｜｜｜｜其利已溥朕所嘉賴按此擬良耜除司農卿詔

稼卿

胡錡耕祿稾正以九農播厥百穀侯伯侯亞侯鱧侯旅有厭其麃如茨如梁如坻如京終善且有猥慚多戢盈辱｜｜按此代良耜謝表

一動萬波隨

胡錡耕祿稾以爾風猷淵湛器識陂涵輪囷而容之蟠素無滯碍犖确而骨之蛇獨任捲舒見謂圓機九流通之材故有｜｜｜｜｜之譽按此擬水部車龍除水陸轉運使誥

流濕就燥自下升高

胡錡耕祿稾｜｜｜｜泄北海以灌涯｜｜｜｜激西江而救涸爰煦斗升之活以將輦駕之輸按此代車龍到任謝表

破塊起膏

胡錡耕祿稾勉收｜｜之功實藉｜｜之賜方殫殷餘報祝汙邪按此代犁春到任謝表

連枷

周密癸辛雜識後集今農家打稻之｜｜古之所謂拂也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五十五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五十六

器物部二

軍器

犀脇 管子制重罪入以兵甲｜｜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 蘭盾 見上 鞈革 見上 三革
五兵 管子定｜｜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也注車馬人皆有革甲曰三革 鉤弦
管子疏藏器弓弩之張衣夾鋏｜｜之造戈戟之緊其厲何若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注鉤弦所以挽弦
三宮 管子｜｜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

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 九章 管子｜｜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
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
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 雍狐之戟芮戈
管子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 烏號之弓 子華子黃帝之
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爐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
至於帝鄉羣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顫而絕帝之弓裘墮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而
藏其衣冠於橋陵 及高入深 墨子良弓難張然可以｜｜｜｜ 金劍木盾 墨子昔者
齊桓公高冠博帶｜｜｜｜｜｜以治其國其國治 鉤強之備 墨子公輸子自魯南遊楚焉始為舟戰之

器作為｜｜｜｜退者鉤之進者強之量其鉤強之長而制為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函
敗越人 雲梯之械 墨子公輸盤為楚造｜｜｜｜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
而至於郢見公輸盤 丘牛火車 孫子甲冑矢弩戟楯矛櫓｜｜｜｜ 一人耳目 孫子夫金
鼓旌旗者所以｜｜之｜｜也 繁弱忘歸 公孫龍子楚王張｜｜之弓載｜｜之矢以射蛟兕於雲
夢之圃 宛鉅鐵拖利若蜂蠆 商子楚國之民齊疾而均速若飄風｜｜｜｜｜｜
脇蛟犀兕堅若金石 脇蛟犀兕堅若金石 見上 餘力逸勁飲羽於石
梁 闕子宋景公使弓工為弓九年來見公公曰為弓亦遲矣對曰臣之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
張弓東向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 精盡於弓 見上 含光

承影宵練 列子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讐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
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
類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鋩鍔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
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
之卻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惟子所
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
｜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
不疾也三曰｜｜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

馬此三寳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
嘗啟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
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受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
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
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趨而退遇黑卵
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
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
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
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切玉如切泥 列子周穆王大征西
戎西戎獻錕鋙之劍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焉 干越 莊子夫有｜｜之劍者柙而藏之不
敢用也寶之至也 蕭楯 鶡冠子究賢能之變極｜｜之元謂之無方之傳注蕭斧也 示目語
耳 韓非子以表｜｜以鼓｜｜ 水擊鵠鴈陸斷駒馬 韓非子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

冶不能以必劍｜｜｜｜｜｜｜｜則臧獲不疑鈍利 犀楯犀櫓 韓非子趙簡子圍衛之郛郭｜
｜｜｜立於矢石之所及 狐父之戈 荀子是人也所謂以｜｜｜｜鐲牛矢也 剝脫砥礪
荀子刑范正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剖刑而莫邪已然而不｜｜｜｜則不可以斷繩剝脫之砥礪之則劙
盤盂刎牛馬忽然耳 劙盤盂刎牛馬 見上 渠衝入穴 荀子是｜｜｜｜而求利也注
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 浮游作矢 荀子倕作弓｜｜｜｜而羿精於射 鉅黍 荀子繁弱
｜｜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撽則不能自正桓公之葱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曶闔閭之干將莫邪鉅
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 桓公葱太公闕文
王錄莊君曶 見上 干將莫邪鉅闕辟閭 見上 利械 呂氏春秋蚩尤作兵

蚩尤非作兵也｜其｜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因剝林木以戰矣 五戎 呂氏春秋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
以習｜｜徙馬注五戎五是謂刀劍矛戟矢也 冬寒夏暑 呂氏春秋田贊衣補衣而見荊王荊王曰
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荊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
日則｜｜日則｜衣無惡乎甲者 得於干遂 呂氏春秋荊有次非者｜寶劍｜｜｜還反涉江至
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袪衣拔
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荊王
聞之仕之執圭 宛路之矰 呂氏春秋荊文王得茹黃之狗｜｜｜｜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 谿
子弩 淮南子烏號之弓｜｜之｜不能無弦而射注谿蠻夷也以柘桑為弩 淳鉤 淮南子故峣山

崩而薄落之水涸區治生而｜｜之劍成 槽柔無擊修戟無刺 淮南子古之兵弓劍而已
矣｜｜｜｜｜｜｜｜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蟾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鬭 隆衝渠蟾 見上 修
鎩短鏦 淮南子｜｜｜｜齊為前行積弩陪後錯車衛旁 霜文沈居 淮南子大鐘鼎美重
器華蟲流鏤以相繆紾寢兕伏虎蟠龍連組焜昱錯眩照燿煇煌偃蹇蓼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錫文鏡乍
晦乍明抑微滅瑕｜｜｜｜若簟籧蒢纏綿經穴似數而疏此遁於金也 水斷龍舟陸剸犀
甲 淮南子夫純鉤魚腸劍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劉則｜｜｜｜｜｜｜
｜ 墨陽 淮南子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莫邪注美劍名 絕側贏文齧缺卷
鋌 淮南子今劍或｜｜｜｜｜｜｜｜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 可以愛身 揚子劍客

論曰鋓丨丨丨丨曰狌犴使人多禮乎弛而不失其良揚子見弓之張兮丨丨丨丨丨丨兮

或曰何謂也曰撒之而已矣飲馬槖揚子丨丨丨自關而西謂之裺囊或謂之裺莬或謂之幓莬

裺莬幓莬見上鉤釨鏝胡揚子戟楚謂之孑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釨或謂之鏔吳

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鏝胡其曲者謂之丨丨丨羊頭揚子凡箭鏃胡合贏者四

鏃或曰拘腸三鏃者謂之丨丨鉀鑪揚子箭其小而長中穿二孔者謂之丨丨其三鏃長尺六者謂之飛

䖟瓜者謂之平題飛䖟見上平題見上鶴厀揚子凡矛骹細如鴈脛者謂之丨丨

揚子丨丨謂之刁斗青萍豪曹抱朴子丨丨丨丨丨剡鋒之精絕也操者非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

斷馬指雕抱朴子雖有丨丨丨丨之劍猶謂不及歐冶之所鑄也楛矢石砮國語仲尼

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丨丨貫之丨丨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

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

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

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

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銘栝見上得之金櫝見上申孫

國語乾時之役丨丨之矢集於桓鉤注乾時之戰在魯莊九年申孫矢名鉤帶鉤也錞于丁寧國語

戰以丨丨丨丨丨儆其民也注錞于形如碓頭與鼓相和丁寧謂鉦也儆戒也唐尚書云錞于鐲也非也鐲與錞

于各異物檿弧箕服國語宣王之時有童謠曰丨丨丨丨實亡周國攡鐸拱稽國語行頭

皆官帥丨丨丨丨建肥胡奉文犀之渠注肥胡幡也文犀之渠謂楯也肥胡見上文犀之渠

見上建鼓秉枹國語十旌一將軍載常丨丨挾經丨丨長兵強弩戰國策秦令樗里疾

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厹由遺之大鍾載

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厹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

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馬以蔡厹由惑之故使丨丨在前丨丨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富韓

勁魏之庫戰國策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丨丨丨丨丨丨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

也素甲戰國策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

武為難武王將丨丨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注素絹素為之非金革

也弦機戰國策堅箭利金不得丨之利則不能遠殺矣刀金戰國策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

舉衝櫓家雜總窟穴中罷於丨丨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少府時力

距來戰國策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丨丨丨丨丨皆射六百步之外注皆弩名按史記注少

府時力距來謂少府所造二種弩也甲盾鞮鍪鐵幕革抉㕹芮戰國策丨丨丨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無不畢具注鞮革履鐵幕謂以鐵為臂脛之衣以革為射決決射韝也㕹與瞂同謂楯也芮音如

字謂繫楯之紛綬也甲札甲絣戰國策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丨丨妻自組丨丨

徐夫人匕首戰國策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丨丨丨丨丨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

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注索隱曰徐姓夫人名謂男子也大鉞小鉞史記周本紀周公旦

把丨丨畢公把丨丨以夾武王 句戟長鍛 史記秦始皇紀鉏櫌棘矜非鍛於丨丨丨也 靈旗 史記封禪書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太一鋒命曰丨丨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見上 劍撥 史記孔子世家旄旄羽祓矛戟丨丨鼓譟而至注索隱曰撥大楯 堅新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丨以丨士選以飽 屈盧步光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令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丨丨之矛丨丨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 蒯緱 史記孟嘗君傳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丨丨注蒯草名緱謂把劍之 轆矢 史記信陵君傳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丨丨為公子先引 太阿 史記李斯傳服丨丨之劍 全兵 史記韓王信傳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敵人丨丨請令彊弩傳兩矢外嚮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敵兵遂解去漢亦罷兵歸注全兵言唯弓矛無雜仗也 尚盛未服 史記衛綰傳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丨丨丨嘗 大黃 史記李將軍傳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丨丨射其裨將注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 長兵短兵 史記匈奴傳其丨丨則弓矢丨丨則刀鋋 鳴鏑 史記匈奴傳冒頓乃作為丨丨習勒其騎射 白挺 漢書諸侯王表陳吳奮其丨丨注應劭曰白挺大杖也 竹矢骨鏃 漢書地理志儋耳珠厓郡兵則矛盾刀木弓弩丨丨或丨為丨 燿金割革 漢書藝文志後世丨丨為刃丨丨為甲器械甚備 弓鞬 漢書韓延壽傳延壽坐射宦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丨丨羅後 抱弩負蘭 漢書韓延壽傳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鞮鞪居馬上丨丨丨丨 武庫兵器 漢書母將隆傳丨丨丨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 徑路 漢書匈奴傳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巳丨丨刀金留犂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注徑路匈奴寶刀也 服力 漢書西域傳姑羌山有鐵自作兵有弓矛丨丨劍甲注劉德曰服刀柏髀也 拍髀 見上 玉具寶劍 漢書王莽傳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丨丨丨丨欲以為好按休孔休 虞帝匕首 漢書王莽傳時莽紺袀服帶璽韍轂持丨丨丨丨 衝朋 漢書敘傳戎車七征丨丨丨丨閑注鄧展曰朋兵車名也 雲車 後漢書光武帝紀列營百數丨丨十餘丈注雲車即樓車稱雲言其高也升之以望敵猶墨子云公輸般為雲梯之械 耀日絳天 後漢書竇憲傳元甲丨丨朱旗丨丨 歐刀 後漢書竇憲傳元年即樓車稱雲言其責煥光賜以丨丨又下遼東都尉麗奮使速行刑按煥緄父光姚光 楚龍淵蜀漢文濟南椎成 後漢書韓稜傳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稜丨丨丨丨鄧壽丨丨丨陳寵丨丨丨丨 羽矛為矢 後漢書陳球傳弦大木為弓丨丨丨丨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 霹靂車 後漢書袁紹傳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丨丨丨丨 貊弓 後漢書東夷傳句驪一名貊耳有別種依小水為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謂丨丨是也 檀弓 後漢書東夷傳濊少寇盜能步戰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樂浪丨丨出其地 鞬韇九 後漢書南匈奴傳令齎雜繒五百匹

弓｜｜｜一矢四發遣遺單于注方言云藏弓為
鞬藏箭為韇九即箭箙也發四矢曰發見儀禮也角端
弓後漢書鮮卑傳角端牛以角為弓俗謂之｜｜｜流馬木牛蜀志劉後主傳十年丞相亮休
士勸農於黃沙作｜｜｜｜畢教兵講武元戎蜀志諸葛亮傳注魏氏春秋亮損益連弩謂之｜｜以鐵
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望之若山吳志賀齊傳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好所
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干櫓戈矛葩爪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鬬艦之屬｜｜｜｜鉤橦晉書
宣帝紀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斗牛紫氣平津兩龍晉書
張華傳初吳之未滅也｜｜之間常有｜｜平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因登
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
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吾少時有相

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
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為宰
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
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
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
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艷發遣送一劍并
土與華留一自佩或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
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
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以南昌
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
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
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
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
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
沒者懼而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隨四時而變為五色晉書

劉曜載記嘗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
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
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為室背上有銘曰神劍御除眾毒曜遂服之劍｜｜｜｜｜｜蛇矛晉書劉曜
載記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按安陳安夕火爭光秋月競色晉書慕容
德載記奮劍與｜｜｜｜揮戈與｜｜｜｜大夏龍雀晉書赫連勃勃載記又造百鍊剛刀為龍
雀大環號曰｜｜｜｜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
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
服九區世甚珍之飛樓木幔宋書武帝紀張綱治攻具成設諸奇巧｜｜｜｜之屬莫不畢備城
上火石弓矢無所用之遠兵宋書樂志弩為｜｜軍之鎮其發有機體難動往必速重而不遲銳精分
鏄射遠中微杜郵之賜宋書謝莊傳初世祖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送別爽後反叛

世祖因宴集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為陛下｜｜｜｜上甚說當時以為知言筩袖鎧帽
宋書殷孝祖傳太宗初即位徵孝祖入朝御仗先有諸葛亮｜｜｜｜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
祖火車齊書高帝紀俄頃賊馬步奄至又推｜｜數道攻戰編櫜皮為馬具裝齊書
高帝紀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
陽嶠道入三吳臺軍主沈思仁與偽龍驤將軍任皇鎮
西參軍劉越緒各據險相守明帝遣太祖領三千人討
之時朝廷器甲皆充南討太祖軍容寡闕乃｜｜｜｜
｜｜｜析竹為寄生夜舉火
進軍賊望見恐懼未戰而走七寶縛矟齊書東昏侯紀執｜｜｜｜戎
服急裝不變寒暑金銀鏤弩牙瑇瑁帖箭齊書東昏侯紀翳中帷帳及步郭皆袷以
綠紅錦｜｜｜｜｜｜｜｜｜平州鐵刀齊書劉悛傳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一

口萬鈞弩齊書通復侯子響傳子響自與百餘人袍騎將丨丨三四張宿江堤上玉環刀齊書劉懷慰傳懷慰為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以為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又手敕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賜卿丨丨一口烏楯槊齊書魏虜傳鐵騎為羣前後相接步軍皆丨丨丨緻接以黑蝦蟆幡朱色鼓綠色鼓黑色鼓齊書魏虜傳其諸王軍丨丨公侯丨丨丨伯子男丨丨丨並有聲角吹脣沸地丨丨吹脣沸地見上神鋒弩梁書楊公則傳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縱丨丨射之銀裝刀梁書席闡文傳高祖之將起義也闡文深勸之頴胄同馬仍遣田祖恭私報高祖并獻丨丨高祖報以金如意善勝成勝梁書陶隱居傳大通初令獻二刀於高祖其一名丨丨一名丨丨並為佳寶拍車步艦陳書黄法𣰰傳五年大舉北伐都督吳明徹出秦郡以法𣰰為都督出歷陽齊遣其歷陽王步騎五萬來援於小峴築城法𣰰遣左衛將軍樊毅分兵於大峴禦之大破齊軍盡獲人馬器械於是乃為丨丨及丨丨豎拍以逼歷陽歷陽人窘蹴乞降法𣰰緩之則又堅守法𣰰怒親率士卒攻城施拍加其樓堞時又大雨城崩克之盡誅戍卒隨機損益妙思出入陳書徐世譜傳高祖之拒王琳其水戰之具悉委世譜世譜性機巧諳解舊法所造器械並丨丨丨丨丨丨丨銑鋧陳書蕭摩訶傳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發弓未發摩訶遥擲丨丨正中其額應手而仆烏幡南史梁宗室曾理傳紹先入以丨丨麾衆單馬遣之至都鐵纏矟南史王茂傳從武帝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及戰梁武軍引却茂下馬單刀直前外甥韋欣慶勇力絶人執丨丨翼茂而進故大破之茂勳第一欣慶力也四石烏漆大弓南史蔡道恭傳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丨丨丨丨丨射所中皆靡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折樹矟南史傳駕幸樂遊苑侃與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矟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令試之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矟為丨丨霜明朱弓斑絲纏矟南史杜崱傳嶽旅力絶人便馬善射一日中戰七八合所佩丨丨丨丨四石餘力丨丨丨丨長二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號為杜彪按嶽崱兄普嵐寶劍魏書文成帝紀丨丨國獻丨丨量造四萬人雜仗魏書宣武帝紀詔曰比軍役頻興仗多毀敗在庫戎器見有無幾安不忘危古人所戒五兵之器事須充積經造既殷非衆莫舉今可丨丨丨丨丨丨於彊弩十二牀魏書源賀傳是時每歲秋冬遣軍三道並出以備北寇至春中乃班師賀以勞役京都又非禦邊長計乃上言請募諸州鎮有武健者三萬人復其徭賦厚加賑恤分為三部二鎮之間築城城置萬人給丨丨丨丨武衛三百乘弩一床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畧大將二人以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殖並戍並耕則兵未勞而有盈畜矣馬槍見上刺虎一口丨丨丨一枚仙人文綾一百匹細明光人馬鎧魏書蠕蠕傳詔賜阿那瓌丨丨丨丨二具鐵人馬鎧六具露絲銀纏槊二張并白毦黑漆槊十張并幡露絲弓二張并白毦赤漆槊十張并箭朱漆柘弓六張并箭黑漆弓十張并幡并箭赤漆槍六幡并刀黑漆槍六

幡并刀赤漆鼓角二十具五色錦被二領黄紬被褥三十具私府繡袍一領并帽内者緋納襖一領緋袍二十領并帽内者雜綵千段緋納小口袴褶一具内中宛具紫納大口袴褶一具内中宛具百子帳十八具黄布幕六張新乾飯一百石麥麪八石榛麪五石銅烏銷四枚柔鐵烏銷二枚各受二斛黑漆竹檻四枚各受五升婢二口父草馬五百匹駝百二十頭牸牛一百頭羊五千口朱畫盤器十合粟二十萬石至鎮給之

削木為箭翦紙為羽 北齊書郎基傳梁吳明徹率衆攻圍海西基奬勵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且罄戎仗亦盡乃至｜｜｜｜｜｜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畧削木翦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河陽幡 北齊書蔡母懷文傳武定初官軍與周文戰於邙山是時官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言於高祖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為黄黄高祖遂改為赭黄所謂｜｜｜者也又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

斬甲過三十札 見旌旗畫猛獸鷙鳥之象周書武帝紀詔諸軍｜｜皆以｜｜｜｜｜｜

火贊 周書王思政傳東魏太尉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城内卧鼓偃旗若無人者嶽恃其衆謂一戰可屠乃四面鼓譟而上思政遂城中驍勇開門出突嶽衆不敢當引軍亂退嶽知不可卒攻乃多修營壘又隨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大車晝夜攻之思政亦作｜｜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嶽衆披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走

象劍 隋書禮儀志劍案漢自天子至於百官無不佩刀蔡謨議云大臣優禮皆劍履上殿非侍臣解之蓋防刃也近代以木未詳所起東齊著令謂為｜｜言象於劍

旋機弩 隋書禮儀志每車上張幕幕下張平一弩傳矢五人更守兩車之門施車軫馬槍皆外其轅以為外圍次内布鐵菱次内施蟄鞬每一蟄鞬中施弩牀長六尺闊三尺牀桄陛插鋼錐皆長五寸謂之蝦鬚皆施機關張則錐皆外向其牀上施｜｜｜以繩連弩機人從外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觸所而發

木狗 隋書高熲傳尉迥之起兵也遣子惇率步騎八萬進屯武陟高祖令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高祖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父在山東時熲又見劉昉鄭譯並無去意遂自請行深合上旨遂遣熲熲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兼歔欷就路至軍為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大栰熲豫為｜｜以禦之既渡焚橋而戰大破之

緑沉甲 隋書張奫傳拜大將軍高祖命升御坐而宴之謂奫曰卿可為朕兒朕為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其後賜綺羅千匹｜｜｜｜獸文具裝

矢皆石鏃 隋書靺鞨傳自拂涅以東｜｜｜｜｜即古之肅慎氏也

布甲 隋書流求傳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寬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而還

輪刀 隋書婆利國傳國人善投｜｜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

桃竹白羽箭 隋書突厥傳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強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隷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為婚也帝取｜｜｜｜｜一枝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

火弩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十九年五月丁丑車駕渡遼甲申上親率鐵騎與李世勣會圍

遼東城門烈風發丨丨斯須城上屋及樓皆盡麾戰士令登乃拔之

浪人劍 舊唐書德宗紀辛卯南詔

霍錐 舊唐書吐蕃傳吐蕃印八紐丨丨丨丨庫素無貯蓄乃令羣兇四出於揚

楚廬壽濠和兗海沂密曹濮等州界剽牛馬輓運糧糗以夜繼晝扣致亡命有衆二十萬男女十五以上皆令執兵其人皆舒鋤為兵號曰丨丨首尾周歲十餘郡生靈受其酷毒至是盡平

拍刀 舊唐書關嗣傳

半段槍 舊唐書哥舒翰傳吐蕃寇丨丨每一舉輒斃數人前無當者

邊翰拒之於苦拔海其衆三行從山差池而下翰持丨丨丨當其鋒擊之三行皆敗賊退丨丨成閣數十丈以巨輪為脚推之使前施濕氈生牛革多懸水囊以為障直指城東北隅兩旁構木為廬冒以牛革廻環相屬負土運薪於其下以填壕塹矢石不能傷

雲橋 舊唐書渾瑊傳

藤甲竹弓 舊唐書林邑國傳以丨為丨丨以丨為丨

胡綠甲榆髓矢 唐書地理志嬀州嬀川郡土貢樺皮丨丨丨丨丨麝香

平陸 唐書宗室齊物傳天寶初擢累陝州刺史開砥柱通漕路發重石下得古鐵戟若鏵然銘曰丨丨上之詔因以名縣

雲旝 唐書李密傳命護軍將軍田茂廣造丨丨三百具以機發石為攻城械號將軍礮

將軍礮 見上

翔旝雲輣 唐書褚遂良傳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一不勝師必再興再興為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可會李勣詆其計帝意遂決東遂良懼上言臣請譬諸身兩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二二慎將付銳兵十萬丨丨丨丨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皆庸人爾猶能撅高昌纓突厥陛下止發蹤指示得歸功聖明前日從陛下平天下虓士爪臣氣力未衰可驅策惟陛下所使臣聞涉遼而左或水涂平地淖三尺帶方元菟海壤荒漫決非萬乘六師所宜行

襞紙鎧 唐書徐商傳拜河中節度使置備征軍凡千人丨丨為丨勁矢不能洞

大橫 唐書王及善傳除右千牛衛將軍帝曰以爾忠謹故擢三品要職羣臣非搜辟不得至朕所爾佩丨丨刀在朕側亦知此官貴乎

短長三制 唐書馬燧傳遷河東節度留後進節度使太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募厠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丨丨丨丨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為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

裹罽為鎧 唐書李元諒傳德宗出奉天賊遣將何望之襲華州於是刺史董進棄城走望之欲聚兵以絕東道元諒自潼關引兵徑薄其城拔之時兵興倉卒丨丨丨丨丨丨募兵數日至萬餘軍氣乃振

刈蒿為矢 唐書李元諒傳德宗出奉天賊遣將何望之

弋鎧犀密 唐書王鍔傳回鶻并麾尼師入朝鍔欲示威武傾駭之乃悉軍迎廷列五十里旗幟光鮮丨丨丨丨回鶻恐不敢仰視鍔偃然受其禮

疥癩賓 唐書顧彥暉傳梓有鏡堂世稱其麗彥暉嘗會諸將堂上養子瑤尤親信彥暉以所佩劍號丨丨丨佩之使侍左右嘗語諸將曰與公等生死同之違者先齒賓

金髹 唐書高麗傳以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帥騎士六萬趨遼東又發契丹奚新羅百濟諸君長兵悉會十九年四月勣濟遼水營馬首山身到城下時百濟上丨丨鎧又以元度遼水營馬首山身到城下時百濟上丨丨鎧又以元金為山五文鎧士被以從帝與勣會甲光炫日

鎖子 唐書康國傳開元初貢丨丨鎧水精杯碼碯瓶駝鳥卵及越諾侏儒胡旋女子

竹龍 五代史死節傳李景以劉仁贍鎮壽州世宗圍之束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為丨丨丨丨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皆庸人爾猶能撅高昌纓突厥陛下止發蹤指示得歸功聖

板橋王氏劍 五代史雜傳馮暉鎮靈武行至梅戍蕃夷稍稍來謁暉頓首領一人指其佩劍曰此丨丨丨丨邪吾聞王氏劍天下利器也俯而取諸腰間若將翫之因擊殺首

領者捷馬牌五代史南唐世家劉彥貞之兵施利刃於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為獸號丨丨以皮囊布鐵蒺藜於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儀鍠宋史儀衛志丨丨鉞屬也刻木如斧塗以青柄以黃上繢小錦幡五色帶木羽宋史兵志咸平元年六月御前忠佐石歸宋獻丨丨弩箭箭裁尺餘而所激甚遠中鎧甲則斡去而鏃存牢不可拔詔增歸宋月俸且補其子為東西班侍鐵輪撥渾宋史兵志先是相國寺僧法山本洺州人彊姓其族百口悉為戎人所掠至是願還俗隸軍伍以効死力且獻丨丨丨重三十三斤首尾有刃為馬上格戰具詔補外殿直狼牙鴨觜宋史兵志熙寧七年是歲始造箭曰丨丨丨曰丨丨曰出尖四楞曰一插刃鑿于凡四種推行之馬蝗弩宋史兵志席益言若令造弓詔並改造弓諸州造丨丨丨不弩內馬蝗弩改手射弓木鶴觜無羽箭宋史兵志淳熙九年衢州守臣製到丨丨丨弩二千箭十萬又湖北京西造納丨丨丨上曰箭不用羽可謂精巧其屋藏之殺重為輕宋史畢再遇傳楊州有北軍二千五百人再遇請分隸建康鎮江軍每隊不過數人使不得為變更造輕甲長不過膝披不過肘兜鍪亦丨丨丨丨馬甲易以皮車牌易以木而設轉軸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挈務便捷不使重遲小矢激三百步宋史趙振傳高平蠻叛徙湖北都巡檢使兼制置南路以南方暑濕弓弩不利別創丨丨丨丨中輙洞穿蠻遂駭散連鎖甲狻猊鍪宋史韓世忠傳器械規畫精絕過人今克敵弓丨丨丨丨丨丨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淨天鵰旗宋史張威傳威初在行伍以勇見稱進充偏裨每戰輙克立丨丨丨丨以自表紫大蟲宋史張威傳威每戰不操它兵有木棓號丨丨丨圍而不刃長不六尺揮之掠陣敵皆靡狀若大筒宋史勃泥國傳戰鬬

者則持刀被甲甲以銅鑄丨丨丨穿之於身護其腹背震天雷金史赤盞合喜傳合喜先以守鳳翔自誇及令守西北隅其地受攻最急而合喜當之語言失指面無人色軍士特以車駕數出慰勞人自激昂爭為效命耳其攻城之具有火砲名丨丨丨者鐵礮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燕圍半畝之上火點著甲鐵皆透大兵又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龕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者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輙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大兵惟畏此二物云牛皮洞見上飛火槍見上去物金史張瑴傳時出兵備邊州徵箭十萬限以鵰鴈羽為之其價翔躍不可得瑴曰矢丨丨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瑴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身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汝之副元史張弘範傳帝出武庫劍甲聽其自擇且諭之曰劍丨丨丨也不用令者以此處之混江龍元史賀祉傳宋兵以巨索橫截淮水號丨丨丨疊盾元史孫威傳于拱別製丨丨其祖以為古未有飛鳧電影六韜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為翼丨丨丨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為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鐵為首木螳螂六韜三軍拒守丨丨丨劍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行馬見上天棓天鉞天槌六韜方首鐵棓維朋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丨丨大利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丨丨方首鐵槌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丨丨天羅虎落六韜三軍拒守丨丨丨丨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劍刃扶胥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一十具飛江天

船六韜渡大水丨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鐵螳螂矩內圓外徑四尺以上環落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潢一名丨丨

三軍用備六韜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若攻城圍邑則有轒轀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絶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旁設營壘則有天羅虎落行馬蒺藜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設雲火萬炬擊雷鼓振聲鐸吹鳴笳越溝塹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鉏鋙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絶江丨丨丨丨

種麻以為弓絃越絶書麻林山一名多山主將何憂句踐欲伐吳丨丨丨丨丨使齊人守之越謂齊人多故曰麻林多以防吳

五色竝見越絶書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豪曹薛燭對曰豪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丨丨丨丨莫能相勝豪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鹿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絶也穿銅釜絶鐵鏗胥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鉤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捽如芙蓉始出觀其釱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鉤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爐天帝裝炭太乙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鉤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羣神不下歐冶子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

穿銅絶鐵決如粢米見上純鉤見上華如芙蓉見上爛如列星見上巖巖如瑣石煥煥如冰釋見上太乙下觀見上因天精神悉其伎巧見上傾城量金珠玉竭河見上干將歐冶越絶書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丨丨越有丨丨子此二子甲世而生天下寡人願齎邦之重寶皆未嘗有精誠上通天下為烈士寡人願齎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為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大悅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為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為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釱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觀其文若流水不絶晉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右羣臣賢士莫能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膽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悅曰此劍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斷樹木為宮室死而龍臧夫神聖主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為兵以伐樹木為宮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臧禹穴之時以銅為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平治為宮室豈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

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
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洩溪取英見上巍巍翼
翼如流水之波見上晉鄭之頭畢白見上光明洞照如水精
東方朔十洲記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去東岸十
九萬里上多山川積石名為昆吾冶其石成鐵作劍丨
丨丨丨丨丨狀割玉物如割泥亦饒仙家按今昆吾地石中出鐵作刀劍猶然但無所謂仙家也鳴鴻
郭憲洞冥記帝解丨丨之刀以賜朔刀長三尺朔曰此
刀黃帝采首山之銅鑄之雄已飛去雌者猶存帝臨崩
舉刀以示朔恐人得此刀欲銷之刀以手中化為鵲赤色飛去雲中化鵲飛去雲中見上吳
魁劉熙釋名盾遯也跪其後避以隱遯也大而平者曰丨丨本出於吳為魁帥者所持也中有七
星吳越春秋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劍丨丨丨丨價值百金以此相答陽作龜

文陰作漫理吳越春秋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劍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
以故使劍匠作為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
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
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
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邪曰子以善為劍聞於王使
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
邪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
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
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即由作冶麻絰葌服然
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邪曰
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
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刀濡遂
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干將
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
季孫聘於吳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邪獻之季孫拔劍

之鍔中鈌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
以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鈌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
受乎不受而去吳鴻扈稽吳越春秋闔閭既寶莫邪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為善鉤者賞之百
金吳作鉤者甚眾而有之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
血釁金遂成二鉤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為鉤
者眾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眾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
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乃舉眾鉤以示
之何者是也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鉤
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丨丨丨丨我在於此王不知汝
之神也兩鉤俱飛著父之胸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鉤飛見上水
行如楚吳越春秋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丨丨丨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
於林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胡子而問曰寡人臥覺而
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胡子曰此謂湛盧之劍

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三輔黃圖靈金內府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字難
識傳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四兵陸機要覽東弓南矛西劍北戟中鼓亦曰丨丨十二年一
磨瑩刃上常若霜雪葛洪西京雜記漢帝相傳以秦王子嬰所奉白玉璽高祖斬白蛇劍
劍上七采珠九華玉以為飾雜廁五色琉璃為劍匣劍
在室中光景猶照於外與挺劍不殊丨丨丨丨加丨丨
丨丨丨丨丨丨開匣拔鞘輒有風氣光彩射人直千金壽萬歲葛洪西京雜記昭帝時茂陵家
人獻寶劍上銘曰丨丨丨丨丨丨曳影王嘉拾遺記顓頊有丨丨之劍騰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劍則
飛起指其方則尅伐未用之時常於匣裏如龍虎之吟如龍虎吟見上八劍王嘉拾遺記昆
吾山草木皆劍利土亦鋼而精至越王句踐使工人採
金鑄之以成丨丨之精一名揜日二名斷水三名轉魄

四名懸翦五名驚鯢六名滅魂七名卻邪八名真剛以切玉斷金如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鑄之也

雙兎食鐵 王嘉拾遺記昆吾山有獸大如兎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其雌者色白如銀昔吳國武庫之中兵刃俱被食盡王令檢庫穴獵得雙兎一白一黃殺之開其腹而有鐵膽腎方知兵刃之鐵為兎所食王乃召其劍工令鑄其膽腎以為劍一雌一雄號干將者雄號鏌鋣者雌其劍可以切玉斷犀王深寶之

殲三猾 王嘉拾遺記漢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游豐沛山中寓居窮谷裏有人歐冶鑄上皇息其旁問曰此鑄何器工者笑而答曰為天子鑄劍慎勿泄言上皇謂為戲言而無疑色工人曰今所鑄鐵鋼礪難成若得翁腰間佩刀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尅定天下星精為輔佐以丨丨丨木衰火盛此為異兆也上皇則解七首投於爐中俄而烟燄衝天日為之晝晦及乎劍成工人即持劍投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常佩於身以殲三猾及天下已定呂后藏於寶庫庫中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於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名曰靈金藏

白虹 崔豹古今注吳大皇帝有寶劍六一曰丨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

漏景 刀三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丨

各投五嶽 陶隱君刀劍錄周昭王鑄五劍丨丨丨丨丨銘曰鎮嶽

定業 陶隱君刀劍錄梁武帝命隱君造神劍十齊高帝蕭道成以建元二年造一刀銘曰丨丨

永治四方 陶隱君刀劍錄後蜀三口用金銀銅錫鐵五色合為之文曰服之者丨丨丨

騰馬 陶隱君刀劍錄後蜀李雄以晏平元年造刀五百口文曰丨丨

赤冶 陶隱君刀劍錄後魏昭成帝拓拔建以建國元年於赤冶城鑄刺刀十口金鏤丨丨

白鹿 陶隱君刀劍錄後魏宣武帝恪以景明元年於白鹿山造一刀文曰丨丨

神術 陶隱君刀劍錄前秦苻堅以甘露四年造一刀用五千工銘曰丨丨

麟嘉 陶隱君刀劍錄後涼呂光以麟嘉元年造一刀銘背曰丨丨長三尺六寸

建平 陶隱君刀劍錄南燕慕容元明以建平元年作刀四口文曰丨丨

百勝 陶隱君刀劍錄西涼李暠以永建元年造珠碧刀一口銘曰丨丨

永安 陶隱君刀劍錄北涼沮渠蒙遜以永安三年造刀百口銘曰丨丨

幼平 陶隱君刀劍錄周幼平擊曹公勝拜平虜將軍因造一刀銘背曰丨丨

斷蒙 陶隱君刀劍錄董元代少果勇自打鐵作刀後討黃祖蒙衝挾河元代引刀斷蒙衝纜分為二流拜大司馬號其刀曰丨丨刀

安國 陶隱君刀劍錄朱理君少愛征討黃武中累功作安國將軍作一佩刀文曰丨丨

萬人 陶隱君刀劍錄關侯為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承武都山鐵為二刀銘曰丨丨及羽敗惜刀投於水

張飛刀 陶隱君刀劍錄鄧艾年十二亭侯自命匠鍊赤珠山鐵為一銘曰新亭侯蜀大將也

淒然風氣 陶隱君刀劍錄曾讀陳太丘碑碑下掘得一刀黑如漆長三尺餘刀上常有風氣淒淒然時人以為神物

隱起雲文 陶隱君刀劍錄董卓少時刎耕野得一刀無文字四面丨丨作山丨丨剛玉如泥及卓貴示五官中郎將蔡邕邕曰此項羽之刀也

武庫令辨名數備國用 唐六典丨丨丨丨掌藏天下之兵器械丨其貳凡軍鼓之制有三一曰銅鼓二曰戰鼓三曰鐃鼓四曰鐸弓之制有四一曰長弓二曰角弓三曰稍弓四曰格弓弩之制有七一曰擘張弩二曰角弓弩三曰木單弩四曰大木單弩五曰竹竿弩六曰大竹竿弩七曰伏遠弩箭之制有四一曰竹箭二曰木箭三曰兵箭四曰弩箭刀之制有四一曰儀刀二曰鄣刀三曰橫刀四曰陌刀槍之制有四一曰漆槍二曰木槍三曰白幹槍四曰撲頭槍甲之制

十有三一曰明光甲二曰光要甲三曰細鱗甲四曰山文甲五曰烏鎚甲六曰白布甲七曰皁絹甲八曰布背甲九曰步兵甲十曰皮甲十有一曰木甲十有二曰鎖子甲十有三曰馬甲彭排之制有六一曰膝排二曰圍排三曰漆排四曰木排五曰聯木排六曰皮排旗之制三十有二一曰青龍旗二曰白獸旗三曰朱雀旗四曰元武旗五曰黃龍負圖旗六曰應龍旗七曰龍馬旗八曰玉馬旗九曰鳳皇旗十曰鸞旗十一曰鵝鸞旗十二曰太平旗十三曰麒麟旗十四曰飛麟旗十五曰飛黃旗十六曰駃騠旗十七曰白澤旗十八曰五牛旗十九曰犀牛旗二十曰金牛旗二十一曰兕旗二十二曰三角獸旗二十三曰角端旗二十四曰吉利旗二十五曰驍騶旗二十六曰騶牙旗二十七曰黃鹿旗二十八曰白狼旗二十九曰赤熊旗三十曰辟邪旗三十一曰苴文旗三十二曰刃旗袍之制有五一曰青袍二曰緋袍三曰黃袍四曰白袍五曰皁袍器用之制有八一曰大角二曰纛三曰鉞斧四曰鐵蒺藜五曰棒六曰鉤七曰鐵盂八曰水斗

迸光出室環燭方丈

段成式酉陽雜俎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驍果暴戾為衆所忌及西戎歲犯邊青春每陣常運臂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鋒鏑西戎憚之一軍始賴焉後吐蕃大地獲生口數千軍帥令譯問衣大蟲皮者爾何不能害青春答曰嘗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我為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鉤之有靈青春死後鉤為瓜州刺史李廣琛所得或風雨後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哥舒鎮西知之求易以它寶廣琛不與因贈詩刻舟尋化去彈鋏未酬恩

鱗鋏星鐔有時而吼

段成式酉陽雜俎鄭雲達少時得一劍丨丨丨丨丨丨常在莊居晴日藉膝玩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窣然而下紫衣朱虬髮露劍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素有膽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劍願借一觀鄭謂曰此凡鐵耳不堪君玩上界豈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便良久疾起斫之不中忽墜黑氣著地數日方散

藕中得劍

段成式酉陽雜俎成式相識溫介云大歷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踏藕為業嘗於陂中見旱丨稍大如臂遂併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窮乃斷之丨丨一丨長二尺色青無刃存不之寶邑人有知者以十束新獲馬其藕無絲及鏤風渠深一粒自括達於孔則不必羽也

毒槊

段成式酉陽雜俎丨丨南蠻有毒槊無刃狀如朽鐵中人無血而死言從天雨下入地大餘祭地方樹至年十八伐為鎗長丈七尺拱圍不合刃重七十斤號為丨丨丨常與秦王卒相遇秦王以大白羽射中刃掀得之

風羽

段成式酉陽雜俎丨丨風羽善作丨丨風羽法去括三寸鑽小孔令透筒

寒骨白

段成式酉陽雜俎單雄信幼時學堂前植一棗樹長大七尺拱圍不合刃重七十斤號為丨丨丨常與秦王卒相遇秦王以大白羽射中刃火出因為尉遲敬德拉折

火精光如電

藕弱杜陽雜編上將欲幸奉天自攜丨丨劍出內殿因歎曰千萬年社稷豈為狗鼠所竊耶遂以劍斫檻上鐵狡猊應手而碎左右皆呼萬歲上曰若碎小寇如斬狡猊不足慮也及乘輿遇夜侍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即火精劍也建中二年大林國所貢云其國有山方數百里出神鐵其山有瘴毒不可輕為採取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鐵即自流溢鍊之為劍必多靈異其劍之丨丨丨切金玉如泥以朽磨之則生烟焰以金石擊之則火光流起

一丈威

陶穀清異錄隋煬帝將征遼將軍麥鐵杖見帝慷慨誓死捍敵帝賜御副槍丨丨丨

戰棚

彭乘墨客揮犀邊城守具中有丨丨以長木抗於女墻之上大體類敵樓可以離合設之頃刻可就以備倉卒城樓摧壞或無樓處受攻則急張戰棚以臨之

葛黨

沈括夢溪筆談唐人詩多有言吳鉤者吳鉤刀名也刃彎今南蠻用之謂之丨丨刀

臂師虞士耳師張柔

沈括夢溪筆談鄆州發地得一銅弩機甚大製作極工其側有刻文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丨史傳無此色目人不知何代物也

瘊子 沈括夢溪筆談凡鍛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冷鍛之比元厚三分減二乃成其末留筋頭許不鍛隱然如丨丨欲以驗未鍛時厚薄如浚河留土筍也謂之瘊子甲

靈寶 沈括夢溪筆談錢唐有聞人紹者常寶一劍以十大釘陷柱中揮劍一削十釘皆截隱如秤衡而劍鋒無纖迹用力屈之如鉤縱之鏗然有聲復直如弦關中种諤亦蓄一劍可以屈置盒中縱之復直張景陽七命論劍曰若其丨丨則舒屈無方蓋自古有此一類非常鐵能為也

劑鋼柔鐵 沈括夢溪筆談古人以丨丨為刃丨丨為莖幹不爾則多斷折

闌牛畫驚 邵博聞見後錄近歲捷為資官二縣接境地名龍透向氏佃民耕田忽聲出地中耕牛驚走得銅劍一長二尺餘民持歸掛牛闌上入夜劍有光丨丨丨丨移之合中其光益甚民愚亦驚懼擲於戶外即飛去蓋神物也

竹頴 王稱東都事畧李覺又嘗效韓愈毛頴傳作丨丨傳竹頴者謂矢也

玉腰 康譽之昨夢錄西夏有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製弓極佳尤且健勁其近弛黑者謂之後醮近稍近弛俱黑而弓面黃者謂之丨丨夏人常雜犀角以市馬

火油機 馬令南唐書義死傳令贊先創巨舟實葭葦灌膏油欲順風縱火謂之丨丨按令贊馬令贊

將戰闌則夜響 馬令南唐書歸明傳茂忠微時所執大稍後丨有丨丨丨丨丨丨按茂忠劉茂忠

綠沉 趙德麟侯鯖錄吳淑事類賦云丨丨亦復精堅引廣志曰綠沉古弓名

開庫出試宛然如新 馬永卿嬾真子藝祖既平江南詔以兵器盡納揚州不得支動號曰禁庫方臘作亂童貫出征許於逐州軍選練兵仗既丨禁丨西方將士望見所貯弓挺直大喜曰此良弓也因丨丨之丨丨丨丨是日弓數千張立盡噫自開寶之乙亥至宣和之辛丑一百四十七年而膠漆不脫可謂異矣

一百四十七年膠漆不脫 見上

鳳凰弓 岳珂程史說因上制勝疆遠弓式詔施行之弓製實弩極輕利能破堅於三百步外即邊人所謂丨丨者

象皮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蠻甲惟大理國最工甲冑皆用丨丨胸背各一大片如龜殼堅厚與鐵等又聯綴小皮片為披膊護頂之屬製如中國鐵甲

赤羽 趙彥衛雲麓漫抄杜少陵故武衛將軍挽詞有曰丨丨千夫膳黃河十月冰修可注云家語赤羽若日白羽若月千夫膳言所膳者千兵也師古曰古詩云枇花亂落如紅雨赤羽言落葉也此章言將軍善舞劍及彎弧故曰舞劍過人絕鳴弓射獸能銛鋒行愜順猛噬失蹻騰赤羽千夫膳黃河十月冰橫行沙漠外神速至今稱則赤羽謂箭言弦不虛發發必得獸可以供千軍之膳苟如所注則不與下句對而意殊遠矣

終歸之野鑿鐵鍊精 伊世珍嬛嬛記東美有古劍其子得之甚奇上有篆書十六字極古不可辨太白見之曰是薛燭劍也其文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薛燭所造百日斯成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張　塤
謄錄監生臣李青標
謄錄監生臣周嘉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五十七 八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五十七

器物部三

文具

筆墨

管子於是命百官有司丨丨丨丨注方版牘也

竹素元毫 抱朴子道遥丨丨寄情丨丨守常待終斯亦足矣

翰林子墨 漢書揚雄傳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卧因筆墨成文章故籍丨丨以為主人丨丨為客卿以風

殺青簡 後漢書吳祐傳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丨丨丨丨呂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呂蒐苟興謗王陽以永棄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孝子矣

二尺四寸簡 後漢書曹褒傳褒既受命廼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丨丨丨丨

蔡侯紙 後漢書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丨丨丨丨

白筆 晉書輿服志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丨丨是其遺象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內侍衛者乃簪之手板即古笏矣尚書令僕射尚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

銀研 晉書劉聰載記聰假懷帝儀同三司封會稽郡公庾珉等以次加秩聰引帝入讌謂帝曰卿為豫章王時朕嘗

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為辭賦試為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為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於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柘弓丨丨

卿頗憶否

幾落此奴度內 齊書王敬則傳世祖御座賦詩敬則執紙曰臣丨丨丨丨丨丨世祖問此何言敬則曰臣若知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

賜卿古人之物 梁書傳昭傳明帝踐阼引昭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皆勢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粗樞常插燭於板林明帝聞之覘漆合燭盤等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丨丨

筆毫盡每削用之 陳書鄭灼傳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為丨丨如意甚壯大以備不虞按帝齊高帝

書鎮 南史垣榮祖傳帝嘗以書案下安鼻為相以鐵

周宣王竹簡 南史江淹傳襄陽人開古塚得王鏡及竹簡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諳直云似是科斗書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

黃紙 舊唐書高宗紀戊午敕曰比用白紙多為蟲蠹今後尚書省下諸司州縣宜並用丨丨其承製敕之司量為卷軸以備披檢

金裝木匣 舊唐書李靖傳靖弟客師客師孫孫令問大和中令問孫芳任屬翔府司錄參軍詣闕進高祖太宗所賜靖官告敕書手詔等十餘卷內四卷太宗皇帝筆跡文字寶惜不能釋手

何堅不鑽 舊唐書楊假傳兄發令咏筆仍賦鑽字即曰雖匪叢其佩筆尚堪書丨丨製作精巧中物丨丨丨可丨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

青州石絳州黑硯 見上舊唐書蕭廩傳書柳公權傳常評硯以為第一言罪易冷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次之

穀紙 舊唐書蕭廩傳初從父南海地多丨丨做數子弟繕寫宜補葺然此去京師水陸萬里不可露費當須篋笥人覯兼乘謂是貨財古人蓋故之嫌得為深誠做曰吾不之思也

貝多葉 舊唐書陸贄傳亦有文字書之於丨丨丨

瓦硯 唐書地理志虢州土貢絶丨丨麝地骨皮梨

上谷墨 唐書藝文志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丨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兎千五百皮為筆材

筆材 見上

火鑑大觴算囊 唐書李彥方傳家故藏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一曰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皆太宗手墨它大略如此文宗愛之不廢手其舊物有佩筆以木為管弢刻金其上別為環以限其間筆尚可用也靖破蕭銑時所賜于闐玉帶十三銙七方六刻銙各附環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又有丨丨丨丨丨丨丨等物常佩於帶者天子悉留禁中又敕摸詔本

佩筆 見上

精筆 唐書裴行儉傳行儉每曰褚遂良非丨丨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

燎松丸墨 唐書王方翼傳母李為王所斥居鳳泉墅方翼尚幼雜廣保就苦不棄日墅田植樹治林垠墅宅牆屋丨丨丨丨為富家

穴石為研 唐書秦系傳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丨丨丨丨注老子彌年不出馬升舟設蓬席齋來書茶竈丨丨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

狸毛筆 唐書歐陽詢傳子通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晚自矜重以丨丨為筆覆以兎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書丨

柿葉肄書 唐書鄭虔傳虔恩寺貯丨丨數屋遂往日取葉丨丨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絶

古錦囊 唐書李賀傳為人纖瘦通眉長指奚奴背丨丨丨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為詩如它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弔喪日不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

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

鐵硯 五代史晉臣傳桑維翰鑄｜｜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佗仕卒以進士及第

毛錐子 五代史漢臣傳史宏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毛錐子蓋言筆也宏肇默然

玉硯金匣 宋史吳越世家錢俶善草書上一日遣使謂曰聞卿善草聖可寫一二紙進來俶即以舊所書絹圖上之詔書褒美因賜｜｜｜｜

紅綠象牙管筆 見上

龍鳳墨 見上

蜀牋盈丈 見上

金銀蒔繪硯 宋史日本國傳端拱元年貢｜｜｜｜｜一笥一合納金硯一鹿毛筆松煙墨金銅水瓶鐵刀

鹿毛筆松煙墨 見上

水晶硯 遼史太宗紀會同四年秋七月壬申晉遣使進｜｜｜

玉雙駝鎮紙 金史章宗諸子洪裕傳大定二十六年生是時顯宗薨逾年世宗深感及聞皇曾孫生喜甚滿三月宴於慶和殿賜曾孫金鼎金香合重銖二十端骨覩玉山子兔兒垂頭一副名馬二匹章宗進｜｜｜｜玉琵琶撥玉鳳鈎骨覩犀具佩刀衣服一襲

隃麋 應劭漢官儀尚書令僕丞月賜｜｜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寶跗 葛洪西京雜記天子筆管以錯｜為｜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路扈為之以雜寶為匣廁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青鐵硯麟角筆側理紙 王嘉拾遺記張華造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帝即於御前賜｜｜此鐵是于闐國所出獻而鑄為硯也賜｜｜以麟角為筆管此遼西國所獻｜｜萬番此南越所獻南人以海苔為紙其理縱橫邪側因以為名

漆馬齒書簏 張敞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有｜｜｜｜金裝彩花簏

銅博山筆牀 張敞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十枚｜｜｜｜｜一副

張筆左紙 庾肩吾書品仲將不妄染毫必須｜｜而｜｜孔明動見模楷皆謂胡肥而鍾瘦

夫子硯 鄧道元水經注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書秘之希有見者於時聞堂上有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矣廟屋三間夫子在西門東向顏母在中間南面夫人隔東一間東向｜｜牀前有石｜一枚作甚朴云平生時物也

以竹為硯 孔元舒在鄜記廣南｜｜｜｜

魚子 李肇國史補紙則有越之剡藤若牋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長麻｜｜十色牋

琅玕十幅 段成式酉陽雜俎東郡龍門有一處相傳廣成子所居也天寶中北宗雅禪師者於此處建蘭若庭中多古桐枝幹拂地一年中桐始華有異蜂聲如人吟咏禪師諦視之具體人也但有翅長寸餘禪師異之乃以捲竹罩中網獲一馬置於紗籠中經日忽有數人翔集籠者若相慰狀又一日其類數百積於籠外語聲甚細禪師隱於柱聽之有曰予與青桐君爽勝獲｜｜紙｜｜君出可為禮星子詞當為料理語皆非世人事終日而去禪師舉籠放之

筆心用胎髮 段成式酉陽雜俎南朝有姚善作筆蕭子雲常書用｜｜｜｜｜開元中筆匠名鐵頭能瑩管如玉莫傳其法

瑩管如玉 見上

松枝管 馮贄雲仙雜記郗襲記司空圖隱於中條山茭｜｜為筆｜人問之曰幽人筆固當如是

幽人筆 見上

硫黃酒舒毫芙蓉粉借色 馮贄雲仙雜記養筆以｜｜｜｜其｜養紙以｜｜｜｜其｜養硯以文綾蓋貴乎隔塵養墨以豹皮囊貴乎遠濕達漢子遵之

龍鬚友 馮贄雲仙雜記郗詵射策第一再拜其筆曰｜｜｜使我至此

文章貨 馮贄雲仙雜記羅隱喜筆工裝鳳語之曰筆｜｜｜｜也吾以一物助子取高價即贈雁頭牋百幅士大夫聞之懷金同價或以綵羅大組換之

雁頭牋 見上

桃花 馮贄

雲仙雜記楊夫在中書後閣糊牕甚用丨丨紙塗以水油取其明甚

繡花百番 馮贄雲仙雜記蕭穎士少夢有人授紙百番開之皆是繡花又夢裁錦因此文思大進

龍賓十二 馮贄雲仙雜記明皇御案墨曰龍香劑一日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臣即墨之精黑松使者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皆有丨丨丨丨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掌文官

黑松使者 見上

松花 李濟翁資暇錄丨丨丨丨歲代以為薛濤箋誤也松花殘其來舊矣元和初薛濤尚斯色而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乃命匠人狹小之蜀中才子既以為便後減諸歲亦如是特名曰薛濤牋今蜀紙有小樣者是也非獨松花一色

薛濤歲 見上

荷蒙恬惠遺仲叔投 張諧宣室志元和中博陵崔穀者自汝鄭來僑居長安延福里嘗一日讀書牖下忽見一童長不盡尺蠟髮衣黃自北牖下趨至榻前且謂穀曰辛寄君硯席可乎

穀不應又曰我尚壯願備指使何見拒之深耶穀又不顧已而上榻躍然拱立良久於袖中出一小幅文書致穀前乃詩也字細如粟歷然可辨詩曰昔丨丨丨尋丨丨丨丨夫君不指使何處覓銀鉤覽訖笑而謂曰既願相從無及後悔即其童又出一詩投於几上詩曰學問從君有詩書自我傳須知玉逸少名價動千年穀曰吾無逸少之藝雖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龍蛇運八行惆悵江生不相賞應緣自負好文章穀戲曰恨汝非五色者其童笑而下榻遂趨北垣入一穴中穀即命僕發其下得一管文筆穀因取書鋒銳如新用之月餘亦無他怪

音信通千里龍蛇運八行 見上

七寶硯 王仁裕開天遺事內庫中有丨丨丨丨一所曲盡其巧每冬寒硯凍置於鑪上硯冰自消不勞置火冬月帝常用之

雪方池 陶穀清異錄和魯公有白方硯通明無纖翳得之於峩眉比丘公自題硯室曰丨丨丨治芭蕉 陶穀清異錄懷素居零陵卷東郊丨丨丨丨帶幾數萬取業代紙而書號其所曰綠天養曰種紙厥後道州刺史遂作綠天銘

小金城 陶穀清異錄丨丨丨命者徐闡之硯體純紫而截腰有綠紋如城之女牆是以得名

璧友 陶穀清異錄余家世寶一硯形正圓腹作兩池底分三魚口以承之紫潤可愛背陰有字云丨丨

松紋 陶穀清異錄先君畜白樂天墨跡兩幅背之右角有方長小黃印文曰剡溪小等月面丨丨紙臣彥古等上彥古得非守臣之名乎

藏鋒都尉 陶穀清異錄蜀多文婦亦風土所致元微之素聞薛濤名因奉使使見馬微之矜持筆硯濤走筆作四友贊其略曰磨潤色先生之腹濡丨丨丨丨之頭引書媒而黠黠入文畝而休休微之驚服

書媒 見上

翹軒寶篇 陶穀清異錄偽唐宜春王伏謙喜書札學晉二王楷法用宣城諸葛筆一枝酬以十金勁妙甲當時號為丨丨丨丨

香璧 陶穀清異錄蜀人景煥博雅士也志尚靜隱丨築玉壘山茅堂花樹足以自娛嘗得墨材甚精止造五十圓曰以此終身墨印文曰丨丨陰篆曰副墨子

元中子 陶穀清異錄韓熙載留心輸丨丨四方膠煤多不合意延歙匠朱逢於書館傍燒墨供用命其所曰化松堂墨文曰丨丨丨丨又自名麝香月匣而寶之

麝香月 見上

寶相枝 陶穀清異錄開元二年賜宰相張文蔚楊涉薛貽丨丨丨丨各二十龍鱗月硯各一寶相枝斑竹筆管也花點勻密紋如兔毫

定名 陶穀清異錄唐世舉子將入場嗜利者爭賣健豪圓鋒筆其價十倍號丨丨筆筆工每賣一枝則錄姓名俟其榮捷則詣門求阿堵俗呼謝筆

呵之水流 彭乘墨客揮犀滕之輸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滕曰硯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為貴此石丨丨丨則丨丨孫曰一月呵得一擔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石潤為賢 見上

鼠鬚栗尾 歐陽修歸田錄

蔡君謨既為余書集古録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世所珍余以丨丨丨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以為太清而不俗

延川石液 沈括夢溪筆談鄜延境內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也生於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裹之乃採入缶中頗似淳漆燃之如麻但烟甚濃所霑幄幕皆黑予疑其烟可用試埽其煤以為墨黑光如漆松黑不及也遂大為之其識文為丨丨丨者是也此物後必大行於世自予始為之蓋石油至多生於地中無窮不若松木有時而竭今齊魯間松林盡矣漸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造煤人蓋未知石烟之利也石炭烟亦大墨人衣予戲為延州詩云二郎山下雪紛紛旋作穹廬學塞人化盡素衣冬未老石烟多似洛陽塵

善墨如研犀惡墨如研泥 晁氏墨經凡丨丨丨研之丨丨丨研之丨丨丨

墨色紫光為上 晁氏墨經凡丨丨丨丨丨丨黑光次之青光又次之白光為下凡光與色不可廢一以久而不渝者為貴然忌膠光古墨多有色無光者以蒸濕敗之非古墨之善者其有善者雖而不浮明而有豔澤而無漬是謂紫光凡以墨比墨不若以紙比墨或以硯試之或以指甲試皆不佳

質如金石 陳師道後山談叢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鋌不為文理丨丨丨丨丨丨潘谷見文而拜曰真李氏故物也我生再見矣

十樣鷰箋 章望之廷漢錄益州丨丨丨丨曰深紅曰淺紅曰杏紅曰明黃曰深青曰深綠曰淺綠曰銅綠曰淺雲又有彩霞金粉

蒼毫 馬縞中華古今注牛亭問曰自古有書契以來便應有筆世稱蒙恬作秦筆耳以柘木為管以鹿毛為柱以羊毛為被所為丨丨非為兔毫竹管筆也

遠烟 何薳春渚紀聞西洛王廸隱君子也其墨法止用丨丨鹿膠二物銳澤出陳贈之右文潞公嘗從廸求墨久之持烟一奩見公且請以指案烟指起烟亦

隨起曰此烟之最輕遠者乃抄烟以湯瀹起揮公對咒云嘗自有龍麝氣真烟香也凡墨入龍麝皆奪烟香而引蒸濕反為墨病俗子不知也

自有龍麝氣 見上

墨隱 何薳春渚紀聞潘谷賣墨都下元祐初余為童子侍先君居武學直舍中谷嘗至負墨匱而酣詠自若每笏止取百錢或就而乞探匱取斷碎者與之不吝也其用膠不過五兩之制亦遇濕不敗後傳谷醉飲郊外經日不歸家人求之坐於枯井而死體背柔軟疑其解化也東坡先生嘗贈之詩有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省人間畫墨仙之句蓋言其為丨丨也山谷道人云一日過余取所藏墨示之谷隔錦囊揣之曰此李承宴軟劑今不易得又揣一曰此谷二十年造者今精力不及無此墨也取視果然其小握子墨也醫者云可入藥用亦藉其真氣之力也

李承宴軟劑 見上

洙泗之珍 何薳春渚紀聞東魯陳相作方珪樣銘之曰丨丨丨丨佳墨也

玉梭樣 何薳春渚紀聞柴珣國初時人得二李膠法出潘張之上其作丨丨丨銘曰柴珣東窑者士大夫得之蓋金玉比也

柴珣東窑 見上

金玉比 見上

紫霄峰造 何薳春渚紀聞大室常和其墨精緻與其人已見東坡先生所言極善用膠余嘗就和得數餅銘曰丨丨丨者歲久磨處真可截紙子過不為五百年後名而滅膠售俗如江南徐熙作落墨花而子崇嗣取恍俗眼而作沒骨花敗其家法也

斷金碎玉 何薳春渚紀聞晁季一生無它許者丨丨丨丨乃爭相誇玩云

如犀璧 何薳春渚紀聞晁季一生無它嗜獨見墨丸喜動眉宇其所製銘曰晁季一寄寂軒造者不滅潘陳賀方回張東道康為章皆能精究和膠之法其製皆丨丨丨也

十三家墨斷珪殘璧 何薳春渚紀聞余為兒時於彭門寇鈞國家見其先世所藏李廷珪下至潘谷

丨丨丨丨丨丨丨璨然滿目其廷珪小提藏久不見膠彩而書於紙間視之其墨皆非餘墨所及東坡先生雖郡日取試之為書杜詩十三篇各於篇下書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

磨人 何蓮春渚紀聞一日謁章李子於富春之法門寺出廷珪墨半笏為示初不見膠彩云是其大父申公所藏者其墨匣亦作半笏樣規製古朴是百餘年物東坡先生所謂非人磨墨墨丨丨者不虛語也

四和 何蓮春渚紀聞余偶與曾純父論李氏對膠法因語及嘉禾沈珪與居彥寔進墨再和之妙純父曰頃於相州韓家見廷珪一墨曰臣廷珪丨丨墨則知對膠之法寓於此也

斗星研 何蓮春渚紀聞一夕山居漲水暴至遷寓莊戶之廬莊戶硯工也夜有光起於支林之石與而獻之使琢為硯石色正天碧細羅文中涵金星七布列如斗宿狀輔星在焉因目之為丨丨丨

玉蟾蜍 何蓮春渚紀聞家所寶丨丨丨丨近貯水處有圓暈幾寸許徐氏所寶丨丨丨丨近貯水處有圓暈幾寸許正如一月扶其色明暗隨月虧盈是亦異矣

色明暗隨月虧盈 見上

銅雀臺瓦 何蓮春渚紀聞相州觀武故都所築丨丨其丨初用鉛丹雜胡桃油搗治火之取其不滲兩過即乾耳後人於其故基掘地得之鑱以為研雖易得墨而終之溫潤好事者但取其高古也

南皮二臺遺瓦 何蓮春渚紀聞觀武既破袁紹於冀州紹死遂其子譚於南皮築臺以候望其軍而名曰袁候臺觀文帝與吳質從宦遊集於南皮亦築臺以居名讌友至今丨丨有丨丨故址在焉人有得其丨丨形製哆大擊之鏗然有聲吾之子蓮取其斷缺者規以為硯其堅與鐵石競屢敗工斷長數倍中受墨處獨不出光云是南唐御府中物余與許帥聖崇寧間過余氏借觀時居厚母喪在殯正懷硯柩則已而闢袖中嘖然有聲視之蝕腦中裂如絲蓋觸尸氣所致也

龍尾溪石 何蓮春渚紀聞三衢

之具僅能容之而特潤纖發墨可用知昔人創物制器雖甚微者皆所不苟非若後世之簡陋也

景星助月 何蓮春渚紀聞吳興許採字師正字畫規模鍾司徒殆窺其妙自為兒時已有研癖所藏具四方名品幾至百枚猶求取不已常言吾死則以硯覽壙無遺恨矣最佳者得蘇君謨所寶端溪硯一圓厚寸餘中可徑尺色正青紫綠有一眼才如箸大名之丨丨丨又得二石一以分余玉堂樣色紺青類洮河石面有十數暈金翠周圍與孔雀毛間金花正相類甚宜墨而不知石所從出又一端石古斗樣長尺餘馬肝色下有玉禹玉丞相書玉堂舊物四字又圓研下岩石有二碧眼中極窪下溫潤發墨師正常所用者莫養正為之銘曰圓如月窪如尊勿謂其琢削不巧見謂椎魯無文即而視之其中甚溫又一端石玉堂樣者授余深紫色無眼余命之曰端友且為之銘云君子敢友必端子有韞玉之美復具眼而知黑祈斷摩以窮年為子之三益也

玉堂舊物 見上

端友 見上

為三益 見上

八面受敵 何蓮春渚紀聞性懶滌硯又不奈宿墨滯筆日用一硯八日而周始一洗之則常用新硯矣故名丨丨丨丨云

紫玻璃 何蓮春渚紀聞永嘉林叔睿所藏端石馬蹄樣深紫色厚寸許而徑七八寸下有鄭魁銘詩隸字甚奇云仙翁種玉芝耕得丨丨磨出海鯨血鑿成天馬蹄潤應通月窟洗合就雲溪常恐魍魎奪山行亦自攜

潤通月窟洗 見上

就雲溪 何蓮春渚紀聞徐州黃戎陳皐供奉行田間遇開墓者得丨丨圓淨無瑕蟠紋盂中容二合許疑古酒巵也陳用以貯水注硯因聞硯之中有一鯽長寸許游泳可愛意為偶汲因水得之不以為異也後或疑之取置缶中盡出餘水驗之魚不復見復酌水滿中須臾一魚泛然而起以手取之終無形體可拘復不可知為何寶也

瑪腦盂 何蓮春渚紀聞

一鯽游泳 見上

銅蟾蜍 何蓮春渚紀聞古丨丨丨章申

公硯滴也每注水滿中置餘研側不假人力而餘口出泡泡殞則滴水入研已而復吐腹空而止

鴉青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高麗國使人每至中國貿用丨丨紙為之

澄泥 黄伯思東觀餘論歐陽公研譜云相州真古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爾今人乃以丨丨如古瓦狀埋土中久而研之然近有長安民獻秦武公羽陽宮瓦十餘枚若今人筩瓦然首有羽陽千歲萬歲字其瓦猶今舊瓦殊不朽腐其比相州瓦又增古矣則知相州古瓦未必朽腐蓋傳聞之誤爾

如德人 邵博聞見後錄子嘗評硯端石丨丨丨每過於厚或廉於才不能無底滯歙石如俊人類失之輕而過事風生無一不厭足人意能兼其才地則為絕品

筆冢 宣和書譜智永所用筆退即投大甕中歲久輒貯數甕自為銘以瘞之當時詩人有丨丨對墨池者

玉堂之用 徐度卻掃編熙寧間蘇公以集賢院學士守杭州時梁況之左丞方以朝官通判明州之官道出錢塘蘇公一見異之留連數日待遇甚厚既別復遣介至津亭手簡問勞且以一硯遺之曰石硯一枚留為異日丨丨丨元祐六年梁公在翰苑一夕宣召甚急將行而常所用硯誤墜地碎倉卒取他硯以行既至則面授旨尚書左丞蘇某拜右僕射梁公受命退歸玉堂方抒思命詞涉筆之際視所攜硯則頃年錢塘蘇公所贈也按蘇公蘇子容

雞林紙 張邦基墨莊漫錄本朝能書世推蔡君謨然得古人元妙者當遲米元章米亦自負如此嘗有論書一篇及雜書十篇皆中輟墨之病用丨丨丨書贈張太亨嘉甫蓋米老得意書也

筆墨創子 張邦基墨莊漫錄子外氏居唐州而方城下邑也予往來必過仙公山下地名新寨居民多以為石為工所貨之硯紫青白三種石也亦作鴨斛盂之類其硯如吳郡崚村石之易得一枚不過百錢惟有一種曰太陽坑石乃元章所謂近出者坑在山頂其石色如端溪堅重縝密作硯極劣

墨不數磨而已盈硯硃可愛也蓋元章性急每用磨墨發豔甚易故以適意為快也然多損筆墨故士人謂之丨丨丨

擇毫淨捲心圓 張邦基墨莊漫錄章丞相申公子厚雜書云宣州筆有名耳未必佳也凡筆丨丨丨丨丨丨便是工夫鋒之長短尖齊在臨時耳處處皆能要自指教令精意而已無他奇也

諸葛世傳 葉夢得避暑錄話歙木不出筆蓋出於宣州自唐惟丨丨一姓丨丨其業治平嘉祐前有得諸葛筆者率以為珍玩云一枝可敵它筆數枝熙寧後世始用無心散卓筆其風一變諸葛氏以三副力守家法不易於是浸不見貴而家亦衰矣

無心散卓 見上

三副力 見上

可與九華朱僅上下 葉夢得避暑錄話潘衛墨自佳亦由黑以得名尤用功丨丨丨丨丨丨也

用兔毛自恬始 馬永卿嬾真子張子訓嘗問僕曰蒙恬造筆然則古無筆乎僕曰非也古非無筆但丨丨丨丨丨丨耳

趙國毫 馬永卿嬾真子退之以毛穎為中山人者蓋出於右軍經云唯丨丨丨中用蓋趙國平原廣澤無雜木惟有細草是以兔肥肥則毫長而銳此良筆也

瀟湘之寶 岳珂程史張紫岩墨之銘曰存身於昏昏而天下之理因以昭昭斯為丨丨丨丨于將與之歸老而逍遥

雞毛筆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丨丨丨丨指外亦有兔然極少俗不能為兔毫筆率用雞毛其鋒跟踏不聽使

青州紅絲石 姚寬西溪叢語歐公研譜以丨丨丨丨丨為第一此硯多滑不受墨若受墨妙不可加

隔筆簡 姚寬姚氏殘語太祖以柏為界尺謂之丨丨丨

貢魚 陸游老學菴筆記謝景魚名倫滌硯法用蜀中丨丨紙先去墨餘以絲瓜磨洗餘漬皆盡而不損硯

傅壻硯 王明清揮麈前錄晏元獻夫人王氏國初勲臣趙之女樞密使德用之妹也元獻壻富鄭公也鄭公壻馮文簡文簡孫壻蔡彥清朱聖予聖予女適滕子濟俱

為執政元獻有古硯一奇甚王氏舊物也諸女相授號｜｜｜今藏滕氏

霧興

王明清揮麈餘話陳公密績未達時嘗知端州闕部内有富民蓄一硯奇甚至破其家得之硯面世所謂熨斗焦者成一黑龍奮迅之狀可畏二鸜鵒眼以為目每遇陰晦則雲｜輒｜公坐沒歸於張仲謀詢政和間遂登金門祐陵置於宣和殿為書符之用

熨斗焦

見上

有水一泓

王明清揮麈餘話丁晉公自海外徙宅光州臨終以一巨篋寄郡帑中上題云候五十五年有姓丁來此作通判可分付開之至是歲有丁姓者來貳郡政即晉公之孫計其所留年月尚未生啓視之但一黑匣貯大端硯一枚上有一小竅以一棊子覆之揭之｜｜｜｜流出無有歇時溫潤之甚不可名狀丁氏子孫至今寶之

月計歲計世計

張端義貴耳集筆之用以｜｜墨之用以｜｜研之用以｜｜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筆最動墨次之硯靜

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於是得養生焉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按此唐子西硯銘

翠綠為上黃赤為下

張世南游宦紀聞研品中端石人皆貴重之載於譜記凡數家取與各異或佳其有眼為端或以無眼為貴然石之青脈者必有眼嫩則多眼堅則少眼石嫩則細潤而發墨所以貴有眼不特為石之驗也眼之品類不一曰鸜哥眼曰鸛谷眼曰了哥眼曰雀眼曰雞翁眼曰猫眼曰菉豆眼各以形似名之｜｜｜｜｜｜｜｜諺謂火黯為佳然亦石之病乾道癸巳高廟嘗書翰墨數說以賜曹勛其一云端璞出下巖色紫如猪肝密理堅緻潤水發墨呵之即澤研試則如磨玉而無聲此上品也中下品則皆砂壤相雜不惟肌理既粗復燥而色赤如後歷新皆不可用製作既俗又滑不留墨且石之有眼余亦不取大抵瑕翳於石有嫌況病眼假眼韻度尤不足觀故所藏皆一段紫玉略無點綴已上皆聖語石眼少而色正者

方為佳物

蒼璧

張世南游宦紀聞沙隨先生嘗蓄一歙硯後有蔡忠惠題詩曰玉質純蒼理緻精鋒鋩都盡墨無聲相如閒道還持去肯要秦人十五城後以送汪書季路又汪書過三衢以五十得一硯後刻東坡銘曰東坡硯龍尾石開鵠卵見｜｜與居士同出入更寒暑就燥濕今何者獨先逸同參寥老空寂二硯皆佳物也

金束腰眉子紋

張世南游宦紀聞沅並黎溪硯紫者類端石而無眼有｜｜｜｜｜｜間有潤者其初甚發墨久而復滑或磨以細石乃仍如新有色綠而花紋如水波者有色墨而金星者有生自然銅於石中琢以為北斗三台之類者有生白線當中而為琴樣者其類不一慶元間單路公煒字丙文始創為硯以遺故舊今遂盛行於端歙之下

書刀

張世南游宦紀聞己丑秋孟訪一親舊出示古物數種皆所未見一刀長可七八寸微彎背之中有細齒如鋸末有環子退而考諸傳記乃知其為削考工記築氏為削

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此所以微彎也鄭氏謂之｜｜以滅青削槧如仲尼作春秋筆削是也蕭曹皆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用簡牒皆以刀筆自隨鄭氏又謂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刀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如此是刀與削分為二物也鄭氏曰刀刃劔之屬削今之書刀孔安國曰赤刀赤刃削少儀曰刀卻授拊鄭氏曰頭環也拊把也釋名曰刀到也其末曰鋒若鋒剌之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然則直而本環者刀也曲而本不環者削也予所謂有齒如鋸者正釋名所謂若鋒剌之利者但其本有環又不可名之以削古人製作精微必有所本更候請教於博洽君子云

涵星

張世南游宦紀聞胡堂長伯量記度常卿｜｜研云寶慶丙戌秋八月渝州度史君正奉詔入京過金陵出其所藏坡仙涵星硯而廬山胡泳記之曰硯端石以石眼在池得名形方以今尺度之可廣四寸其袤倍挾高寸有半上廣下殺其陰容掌不窬而出玉斗為池

斗之半微為窪坡如半月用以限墨星在池者十有三下皆來以雲氣大者四其二近半月其二倚南壁而一復差大而高外微綠中黃曈如針眼而紺碧衆星此為獨勝小者九二倚東壁二倚西壁如參商然五者中立一高二次而三低如聚東井然汲泉滿池絮絮相輝半月止墨元雲點點而下古人制作之精如此星在陰者二上列四字曰癸巳端廠下三字曰子容記子容蘇丞相頌意其初得也東壁之外有墨書子瞻二字下有三字惟泓字髣髴二不可辨西壁外子功二字史君云硯陰七字本亦未嘗刊以借觀者衆爛把玩之多遂成泯沒故李氏刊之按坡詩有以涵星硯贈范純夫侍講風月石屏贈子功中書共二首詩中模狀與此硯實合以年譜攷之當在元祐八年癸酉硯後歸李才元家其孫家於成都之成都縣史君以百五十緡購得之外周以二縣匣蓋陰各有朱字紀歲月及土人姓名外者已亥洋州造大方誌內者辛未杭州後洋沈上牢坡仙元祐

赫蹏

趙彥衛雲麓漫抄古結繩而治二帝以來始有簡冊以竹為之而書以漆或用板以鉛畫之故有刀筆鉛槧之說秦漢末用縑帛如勝廣書帛內魚腹高祖書帛射城上至中世漸用紙趙后傳所謂丨丨者注云薄小紙無其寔亦縑帛蔡倫傳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重不便於人倫乃用木膚麻皮等則古之紙即縑帛字蓋從糸云故今人呼書曰策子取簡冊之義又曰第幾卷言用縑素也

作漢春秋硯

程敏正剡已已以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至辛未二月九日除翰林承旨則內匣為坡仙在杭作無疑距作詩為先三年耳范李後為姻家故硯歸李云

蠟紙

程棨三柳軒雜識溫州作丨丨潔白堅滑大略類高麗紙丨丨紙序其悲愁眷戀之意復繼以卜算子詞

尚卿

伊世珍娜嬛記筆神曰佩阿硯神曰淬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丨丨

螺子

陶宗儀輟耕錄上古無墨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瀋耳自後有丨丨墨亦墨丸之遺製

龍香劑

陶宗儀輟耕錄宋熙豐間張遇供御墨墨用油烟入膠麝金箔謂之丨丨丨

銀光

伊世珍娜嬛記紫竹與方喬久別而想像難真因覓丨丨紙序其悲愁眷戀之意復繼以卜算子詞

尚卿

伊世珍娜嬛記筆神曰佩阿硯神曰淬妃墨神曰回

器物部四

坐臥具

蓬苗 揚子輦宋魏之間謂之笙或謂之輦或謂之蓬篠自關而東或謂之蓋挾 **蓋挾** 見上 **象牀** 戰國策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丨丨 **武帳** 史記汲黯傳上嘗坐丨丨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注應劭曰武帳織成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蘭五兵於帳中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 **甲乙帳** 漢書東方朔傳推丨丨之丨燔之於四通

之衢 **張坐臥** 漢書王莽傳太官齋糒乾肉內者行丨丨注師古曰張坐臥謂帷帳苗席也 **繡被** 後漢書李忠傳從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丨丨衣物賜之 **毳氈** 後漢書西域傳天竺國土出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丨丨諸香石密胡椒薑黑鹽注埤蒼曰毛席也釋名曰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也 **六尺牀薦席褥** 晉書賀循傳帝以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為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室財庇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為慨然其賜丨丨丨丨丨丨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 **虎魄枕** 宋書武帝紀寧州嘗獻丨丨光色甚麗時將北征以虎魄治金創上大悅命擣碎分付諸將 **細葛斗帳** 宋書庾炳之傳劉道錫云是炳之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

器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遂令史章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具銅鑪四人舉乃勝丨丨丨丨等物不可稱數 **小陳帳** 齊書禮志宋元嘉南郊至時權作丨丨丨以為退息 **氈牀** 齊書禮志太學博士賀瑒議周禮王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氈案以丨為丨于幄中不聞郊所置宮宇 **更衣帳** 齊書禮志祠部郎李撝議周禮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尸則有幄仲師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丨丨也 **白貂坐褥** 齊書褚澄傳淵甍澄以錢萬一千就招提寺贖太祖所賜淵丨丨壞作裘及纓 **碧綃蚊幬三齊祫席** 齊書崔祖思傳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五盞盤桃花飯 **虞翻舊牀** 齊書竟陵王子良傳昇明三年為會稽太守郡閣下有丨丨丨丨罷任還乃致以歸 **百子帳** 齊書魏虜傳以繩相交絡紐木枝根覆以青繒形制平圓下容百人坐謂之為繖一云丨丨也 **金簟** 齊書林邑國傳永明九年遣使貢獻丨丨等物 **鹿牀** 梁書阮孝緒傳所居室惟有一丨丨竹樹環遶 **紅席** 南史梁武帝記海中浮鵲山去餘姚岸可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並出百但在山學道遣使獻丨丨帝方捨身時其使適至云此草常有紅鳥居下故以為名 **蹙栢牀** 南史夏侯詳傳魚氏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栢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為脚 **銀鏤金花** 見上 **七寶牀象牙席** 魏書韓務傳務獻丨丨丨丨丨丨詔曰晉武帝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今務所獻亦此之流也奇麗之物有乖風素可付其家人 **鹽枕** 魏書高昌傳出赤鹽其味甚美復有白丨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為丨貢之中國 **瑠璃行殿** 魏書大月氏傳世祖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瑠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

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

六合城 隋書禮儀志大業四年煬帝北巡出塞行宮設｜｜｜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為之方六尺外面一方有板離合為之塗以青色壘六板為城高三丈六尺上加女墻板高六尺開南北門又於城四角起敵樓二門觀門樓檻皆丹青綺畫又造六合殿千人帳見上

觀風行殿 隋書宇文愷傳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為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悅馬前後賞賚不可勝紀

金羊牀 隋書鍛汗國傳王坐｜｜｜妻戴金花

圓極 北史念賢傳時行殿初成未有題目帝詔近侍各名之對者非一莫允帝心賢乃為｜｜帝笑曰正與朕意同即名之

白玉牀 舊唐書敬宗紀辛巳神策軍苑內古長安城中修漢未央宮掘獲｜｜｜一張長六尺

七寶帳 舊唐五行志張易之為母阿臧為｜｜｜有魚龍鸞鳳之形仍為象牀犀簟

象牀犀簟 見上

三部帳幕 舊唐書職官志凡行幸預設｜｜｜｜其外置排城以為蔽扞注有古帳大帳次帳小次帳小帳凡五部之帳為三部排城連板為小板上畫辟邪獸表裏皆漆之

排城 見上

綵席 舊唐書賴王璥傳性儉率將渡綿州江登舟見｜緣｜為藉者顧曰此可以為寢處奈何踐之命撤去

金牀瑟瑟枕 舊唐書盧簡辭傳福建鹽鐵院官盧昂坐贓二十萬簡辭按之于其家得｜｜｜｜大如斗昭愍見之曰此宮中所無而盧昂為吏可知也

金繩牀 舊唐書驃國傳其王近適則昇以｜｜｜遠適則乘象嬪妹甚衆常數百人

獅子牀 舊唐書泥婆羅傳其王那陵提婆身著真珠珡璨車渠珊瑚琥珀纓絡耳垂金鈎玉璫佩寶裝伏突

坐｜｜

氈衾 唐書高宗紀免民一歲租調賜百歲以上｜｜粟帛

豹頭枕 唐書五行志韋后妹嘗為｜｜｜以辟邪白澤枕以辟魅伏熊枕以宜男亦服妖也

伏熊枕 見上

龍鬚席 唐書地理志常州晉陵郡土貢｜｜｜

藕薰席 唐書地理志忠州南賓郡土貢｜｜｜

白角簟 唐書地理志蘄州吳郡土貢｜｜｜

銀藤簟 唐書地理志廣州南海郡土貢｜｜｜

水葱席 唐書地理志登州土貢貲布｜｜｜

木枕布 唐書陽城傳城嘗以｜｜｜｜質錢人重其賢爭售之

百頭穹廬 五代史晉書帝紀十二月庚午北京留守劉知遠進｜｜｜｜

紫茸茵 宋史王淵傳初帝在南京聞淵疾遣中使曾澤問疾澤還言其帷幔茵褥皆不具帝輟所御｜｜｜以賜

錦緣席 宋史吳越錢俶世家太平興國三年俶貢｜｜｜

涉羅毯 宋史蠻夷傳慶歷四年阿濟等三百三十九蠻都鬼主牟黑遣將軍阿邛部州山前山後百人獻馬二百一十犛牛一大角羊四犀株一｜｜｜｜

龍文方茵 遼史禮志柴冊儀擇吉日前期置柴冊殿及壇壇之制厚積薪以木為三級壇置其上席百尺氊｜｜｜｜周之會墠上張｜｜｜｜注陰鶴也弈帳也

文闥 逸周書外瑩之四隅張赤命之曰｜｜

影犀簟 郭憲洞冥記吠勒國貢文犀四頭狀如水兕角表有光因名明犀置暗中有光影亦曰｜｜｜織以為｜如錦綺之文

織蛟毫 郭憲洞冥記武帝與東方朔狎暱帝曰朕所好甚者不老其可得乎朔曰臣能使少者不老帝曰服何藥邪朔曰東北有地日之草西南有春生之魚帝曰子何以知乎朔曰臣小時掘井陷落地下數十年無所託寄有人引臣欲往此草中隔紅泉不得渡其人以一隻屐與臣臣

泛紅泉得至此草之處臣采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為業邀臣入雲端之幕設元珉雕枕刻黑玉銅鏤為日月雲雷之狀亦曰鏤雲枕又薦蛟毫之白褥以蛟毫織為褥也此毫柔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褥

雲端幕上見**鏤雲枕**上見**雲錦帷**班固武帝内傳乃修除宮掖設坐大殿以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張丨丨之丨丨然九光之燈列玉門之棗酌蒲萄之醴宮監香果為天宮之饌史秦王與徵君飲觀雪于庭有姬臥丨丨賦白雪之歌

琉璃帳三輔黃圖董偃常臥延清之室以畫石為牀文如錦紫丨丨丨以紫玉為盤如屈龍皆用雜寶飾之侍者於外扇偃偃曰玉石豈須扇而後涼邪

綠熊葛洪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設木畫屏風文如蜘蛛絲縷玉几玉牀白象牙簟丨丨席席毛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蔽望之不能見坐則沒膝其中雜薰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

迴文葛洪西京雜記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上琥珀枕丨丨枕

流黃簟葛洪西京雜記會稽歲時獻竹簟供御世號為丨丨丨丨

麟文王嘉拾遺記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延國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謨王登崇霞之臺召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乃設丨丨之席散荃蕪之香麟文者錯雜寶以飾席也皆為雲霞麟鳳之狀

虎頭王嘉拾遺記魏咸熙二年宮中夜異獸白色光潔繞宮而行閹官見之以聞于帝帝曰宮闈幽密若有異獸皆非祥也使宦者伺之果見一白虎子遍房而走候者以戈投之即中左目比往取視惟見血在地不復見虎搜檢宮内及諸池井不見有物次檢寶庫中得一玉丨丨枕左眼有傷血痕尚濕帝該古博聞云漢誅梁冀得一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檢其頷下有篆書字云是帝辛之枕嘗與妲己同枕之是殷時遺寶也

蘭蒲王嘉拾遺記軒轅黃帝詔使百辟羣臣受德教者先列圭玉於丨丨席上燃沉榆之香舂雜寶為屑以沉榆之膠和之為泥以塗地分別尊卑華戎之位也

漆龍頭支髻枕張敞東宮舊事皇太子納妃有丨丨丨丨丨丨一

赤花雙文簟張敞東宮舊事太子納妃有丨丨丨丨丨

蒹葭為席周艾汝南先賢傳鄭敬居蛾陽之陂以魚釣自娛彈琴咏詩常方坐於陂側以丨丨丨丨常隨杞柳之陰

羔裀笋席劉畫新論不以春日遲遲而毀丨丨秋露灑葉而剔丨丨

沉香八尺版牀顏之推還寃記魏支法存者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有八尺毹毿作百種形像光彩雕目又有丨丨丨丨丨居常芬馥

古帳唐六典尚舍奉御凡大駕行幸預設三部帳幕有丨丨大帳次帳小次帳小帳凡五等古帳八十連大帳六十連次帳四十連小次帳三十連小帳二十連凡五等之帳各三是為三部其外置排城以為蔽捍焉

鵝毛被劉恂嶺表錄異記丨丨者南蠻之酋豪多選鵝之細毛夾以布帛絮而為被復縱橫納之其溫柔不下於挾纊也俗云鵝毛被柔暖而性不偏冷宜覆嬰兒兼辟驚癇

紅藤段公路北戶錄瓊州出丨丨簟一呼為笙或謂之蘧篨亦謂之行唐其色殷紅瑩而不垢或云染藤所製

覆井段成式酉陽雜俎近代婚禮當迎婦以粟三升填臼席一枚以丨丨枲三斤以塞窗箭三隻置戶上

黃楊為枕不裂段成式酉陽雜俎丨丨木性難長世重黃楊以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則無火取此木必以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丨丨丨

色綾枕段成式酉陽雜俎臺山有色綾木理如綾文百姓取為枕呼為丨丨丨

重頂敵花馮贄雲仙雜記穆宗每宮中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欄檻置惜春御史掌之號曰括香

傳香馮贄雲仙雜記史鳳宣城妓也待客以等差甚異者有迷香洞神雞枕鎖蓮燈次則鮫紅被丨丨枕八分羊下列不相見以閑門羡待之丨丨

凝烟馮贄雲仙雜記有僦

馬生甚貧遇人與虎毛紅莞筆一枚曰所須但呵筆即得之然夫妻之外令一人知則殆矣時方盛行丨丨帳風篁扇皆呵而得之

散春愁醉忘歸夜酣香延秋月 馮贄南部烟花記煬帝迷樓上張四寶帳帳各異名一名丨丨丨丨二名丨丨丨三名丨丨丨四名丨丨丨丨

却塵 蘇鶚杜陽雜編元載寵姬薛瑤英處金絲之帳丨丨國云是却塵之獸毛所為也其色殷鮮光軟無比

鵾鷄斑 蘇鶚杜陽雜編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於廣化里堂中有鵾鷄枕其枕以七寶合為丨丨之丨丨丨之席飲龍膏之酒紫茭席色紫而類茭葉光軟香

龍鱗 蘇鶚杜陽雜編上迎佛骨入內道場即設金花帳溫清牀丨丨之席鳳毛之褥焚玉髓之香薦瓊膏之乳皆九年訶陵國所貢獻也

紫茭 蘇鶚杜陽雜編上好神仙不死之術時有處士伊祁元解縝髮童顏氣息香潔上知其異人遂令密召入宮處九華之室設丨丨之席飲龍膏之酒紫茭席色紫而類茭葉光軟香淨冬溫夏涼

龍文 蘇鶚杜陽雜編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神錦衾水蠶絲所織也方一尺厚一寸其上丨丨鳳彩殆非人工其國以五色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於池中始生如蚊睫游泳其間及長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雖驚風疾吹不能傾動大者可闊三尺而蠶經十五日即跳入荷中以成其繭形如方斗自然五色國人綵之以織神錦亦謂之靈泉絲上始覽錦衾與嬪御大笑曰此不足以為嬰兒繃席曷能為我被邪使者曰此錦之絲水蠶也得水則舒遇火則縮遂於上前令四官張之以水一噴即方二丈五色煥爛逾於向時却令以火逼之須臾如故

遊仙 王仁裕開元遺事枚其色如瑪瑙溫溫如玉其製作甚樸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所見帝因立名為丨丨枕後賜與楊國忠

光照一室 王仁裕開元遺事虢國夫人有夜明枕設於堂中丨丨丨丨丨丨丨

施之大小牀皆稱 陶穀清異錄自知祥傳至昶但稱皇明帳不知所自色淺紅恐是鮫綃之類於皺紋中有十洲三島之象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可此為怪耳夜則燦錯如金箔狀昶敗失所在

夜燦如金 見上

大同簟 陶穀清異錄李文饒家尚藏會昌所賜丨丨其體白竹也闢磨平密張置榻上了無罅隙但如一度膩玉耳今工人必無能之者

如膩玉見六合被 陶穀清異錄莊宗滅梁平蜀之後志頗自逸命蜀匠旋織十幅無縫素錦為被材被成內司言狀帝於半紙批曰宜賜名丨丨丨

楊花枕 陶穀清異錄盧文紀有玉枕骨故凡枕之堅實者悉不可用親舊間作丨丨贈之遂獲安寢自是縫青繒充以柳絮一年一易

起紋秋水 陶穀清異錄顯德中書堂設丨丨席色如蒲萄紫而合粉柔薄類綿疊之可置研函中吏偶覆盆水水皆散去不能沾濡不識其何物為之李穀價償而歸於家

桃笙 東坡志林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丨丨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為何物偶閱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為簟也

枕中繁杏 部博聞見後錄楚六洛陽舊族者為予言家藏一黑水晶丨丨有半開丨丨一枝希代之寶也初避亂入潁陽凡先世奇玩悉棄之獨負枕以行兵勢逼亦棄於山谷中

虎帳 馬令南唐書義養傳梁王徐知諤嘗游秣山除地為廣場編虎皮為大幄率寮屬會於下號曰丨丨

長相思 趙德麟侯鯖錄被中著綿謂之丨丨丨綿綿之意緣被四邊縱以絲縷結而不解之意余得一古被四邊有緣真此意也

黃紬 張思正倦遊錄文潞公知榆次縣題詩衙鼓上云置向譙樓一面撾撾多撾少不知他丨丨被裏曉眠熟採出頭來道放衙

中圍雙鳳 范成大攬轡錄至仁政殿下大花氊可半庭丨丨丨丨

鴛衾 陶宗儀輟耕錄孟蜀主一錦被其闊猶一梭織成被頭作二穴

若雲版樣蓋以叩於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則擁覆於肩此之謂丨丨也楊元誠太史言兒時聞尊人樞密公云嘗於宋官庫見之

生涼 伊世珍嫦娥記謝仙女盛夏上玄宗以丨丨之席

辟塵 伊世珍嫦娥記謝靈運有帳曰丨丨

舟車

連乘車 管子刑餘戮民不敢服絶不敢畜丨丨丨游車 管子戎馬待丨丨之弊戎士待陳妾之餘

車輜 管子鄉師丨丨造修之具其繕何若注輜謂車之有防蔽可以重載者

服連軺輦 管子丨丨丨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行丨丨丨注服連輦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軺輦大車駕馬

兩輦 管子土車什一丨丨什二注車輦所以禦雨故曰雨輦

機旋相得用之牢利 管子奚仲之為車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丨丨丨丨丨丨丨成器堅固

轂齗 管子車丨丨騎連伍而行

三十輻共一轂 老子丨丨丨丨丨丨當其無有車之用

棧軫 晏子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丨丨之車而駕駑馬以朝

堅車 墨子丨丨良馬不知貴也

全固輕利 墨子古之民未知為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為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為舟車也丨丨丨丨丨丨可以任重致遠其為用財少而為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

君子息其足小人息其肩背 墨子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為舟車既已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丨丨丨丨丨丨馬丨丨丨丨丨馬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為蹙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

劉三寸木任五十石之重 墨子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鵲也不如翟之為車轄須臾丨丨之丨丨丨丨丨故所謂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文軒 墨子舍其丨丨鄰有敝輿而欲竊之

司南車 鬼谷子故鄭人之取玉也載丨丨之丨丨為其不惑也

箄輅 列子乘其丨丨若文軒之飾按輅與路通疑即左傳箄路

縵輪籠轂 吳子凡用車者丨丨丨丨丨丨貴高賤下革車掩户丨丨丨丨

陰濕則停陽燥則起 吳子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

蒼龍挑文 韓非子延陵卓子乘丨丨丨之乘鈞飾在前錯鍛在後

示諸檽括三月五月 荀子乘輿之輪大山之木也丨丨丨丨丨為幬茱敝而不反其常

五覆五反 呂氏春秋季春之月命舟牧覆舟丨丨丨乃告舟備具於天子焉注舟牧主舟官也是月天子將乘舟始漁恐有穿漏反覆視之五覆五反慎之至也

奚仲作車 呂氏春秋丨丨丨丨注奚仲黃帝之後任姓也傳曰為夏車正封於薛

越舲蜀艇 淮南子丨丨丨丨不能無水而浮

鷁首 淮南子龍舟丨丨浮吹以娛

三寸之鐋 淮南子丨丨丨丨丨不可以驅馳

窬木方版 淮南子古者大川名谷衝絶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丨丨丨丨以為舟航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

窾木浮飛蓬轉 淮南子見丨丨丨丨而知為舟見丨丨丨而知為車

蟬匿 淮南子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丨丨

樓航 揚子浩浩之海濟丨丨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

轣轆 揚子維車趙魏之間謂之丨丨車東齊海岱之間謂之道軌

筬篋 揚子車枸簍宋魏陳楚之間謂之筬或謂之丨丨

艒艕 揚子南楚江湘凡舡大者謂之舸小舸謂之艒艕謂之丨丨小艒艕謂之艇

韋藩木楗 國語夫絳之富商丨丨丨丨以過於朝唯其功庸不稱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

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注韋藩韋蔽前後木楗木檐也

彤車 史記五帝紀堯黃收純衣丨丨乘白馬

蒲車 史記封禪書古者封禪為丨丨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史記平準書越欲與漢用舡戰逐乃大脩昆明池列觀環之治丨丨丨丨丨丨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大將軍令丨丨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文鷁 史記司馬相如傳浮象於舡首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也

武剛車 史記淮南王傳上取江陵木以為舡一舡之載丨中國丨丨丨丨積數長千丈注索隱曰總

長千丈 史記貨殖傳舡丨

舳艫千里 漢書武帝紀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於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丨丨丨丨丨丨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

軨獵 漢書宣帝紀太僕呂丨丨車奉迎曾孫就齊宗正府注文穎曰軨獵小車前有曲輿不衣也師古曰時未備天子車駕故且取其輕便耳

路軨 漢書百官志車府丨丨騎馬駿馬四令丞注伏儼曰主乘輿路車又主凡小車軨令之小馬車曲輿也

廣柳 漢書季布傳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丨丨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注瓚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是也

輿轎柁舟 漢書嚴助傳丨丨而隃領丨丨而入水注今竹輿車也

銜橛 漢書王吉傳其樂豈徒丨丨之間哉注師古曰銜馬銜也橛車鉤心也

私車 漢書兩龔傳勝薦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為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丨丨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為駕

輜軿 漢書張敞傳禮君母出門則乘丨丨下堂則從傅母

緹油屏泥 漢書循吏傳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呂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

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大別駕主簿車丨丨丨丨於軾前呂章有德

車蓋特高一丈 見上

越人鑄銅為船 後漢書郡國志注交州記曰丨丨丨丨丨丨在江潮退時見

若月初生 後漢書輿服志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皁蓋朱兩轓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轓轓長六尺下屈廣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九文十二初後謙一寸丨丨丨丨示不敢自滿也

屏星 後漢書輿服志注謝承書曰孔恂字巨卿新淦人州別駕從事車前舊有丨丨如刺史車曲翳儀式是時刺史行部發去日晏刺史怒欲去別駕車屏星恂諫曰明使君傳車自發晚而欲徹去屏星毀國舊儀此不可行別駕可去屏星不可省即投傳去刺史追辭謝請不肯還於是遂不去屏星說文曰車當謂之屏星

十層赤樓 後漢書公孫述傳積糧漢中築宮南鄭又造丨丨丨丨帛蘭舡注蓋以帛飾其蘭檻也

帛蘭 見上

直進昌突露橈 後漢書岑彭傳裝丨丨樓舡數千艘注並舡名

下澤 後漢書馬援傳乘丨丨車御款段馬

平上軿車 後漢書梁冀傳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埤幘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

朱文之軫 後漢書張昭王龔傳論晨門有抱關之賢柱下無丨丨丨丨注朱文畫車為文也

犀舟勁檝 後漢書張衡傳雖有丨丨丨丨人涉卬否有須者也注犀堅也

雲帆蜺幬 後漢書馬融傳方餘皇連舟張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猶丨丨靡颸風陵迅流發櫂歌縱水謳施

柴轂 後漢書袁紹傳輜軿丨丨填接街陌注說文曰軿車衣車也鄭康成注周禮曰軿猶屏也取其自蔽隱柴轂賤者之車

馬革船 後漢書南匈奴傳北庭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後漢書南匈奴傳丨丨丨丨欲度迎南部畔者呂漢有備乃引去

竿摩 魏志吳主傳注吳歷曰董卓傳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轓時人號曰丨丨車

油船 吳志吳主傳注吳歷曰曹公出濡須作丨丨夜

渡洲上　長安吳志吳主傳注江表傳曰權於武昌新裝大舡名為丨丨射虎車吳志張昭傳孫權作丨丨丨為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為御自於中射之　飛雲大船吳志周瑜傳注江表傳曰劉備之自京還也權乘丨丨丨丨與張昭秦松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　追鋒車晉書宣帝紀初帝至襄平夢天子枕其膝曰視吾面俛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先是詔帝便道鎮關中及次白屋有詔召帝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手詔曰間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閤入視吾面帝大遽乃乘丨丨丨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　陽燧青蓋晉書惠帝紀帝濟河張方帥騎三千以丨丨丨丨車奉迎　見杓觴乃作輿輪晉書輿服志丨秋蓬孤轉丨丨旁建丨丨丨丨而方圓異則　開四出門馳馬來往晉書王濟傳武帝謀伐吳詔濟修舟艦濟乃作大舡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丨丨丨丨其上皆得丨丨丨丨又畫鷁首怪獸於舡首以懼江神舟棹之盛自古未有　畫怪獸以懼江神見上　龍躍順流晉書陸機傳羽楫萬計丨丨丨丨丨丨　輶軒丨晉書陸機傳丨騁於南荒衡輶息於朔野　平肩輿晉書謝萬傳萬嘗衣白綸巾乘丨丨丨丨　徘徊輿傅性好畋遊以體大不堪乘馬又作丨丨丨施轉闕令迴動無滯　牛皮船晉書慕容垂載記垂引師伐釗於滑臺次於黎陽津釗於南岸距守諸將惡其兵精咸諫不宜濟河垂笑曰豎子何能為吾今為卿等殺之遂徙營就西津為丨丨丨丨百餘艘載疑兵列仗溯流而上按釗翟釗　解飛令狐生造宋書禮志指南車其始周公所作以送荒外遠使地域平漫迷於東西造立此車使常知南北鬼谷子云鄭人取玉必載司南為其不惑也至於秦漢其制無聞後漢張衡始復創造漢末喪亂其器不存魏高堂隆秦朗皆博聞之士爭論於朝云無指南車記者虛說明帝青龍中令博士馬鈞更造之而車成晉亂復亡石虎使丨丨姚興使丨丨又丨馬安帝義熙十三年宋武帝平長安始得此車其制如鼓車設木人於車上舉手指南車雖回轉所指不移大駕鹵簿最先啟行此車戎狄所制機數不精雖曰指南多不審正回曲步驟猶須人功正之范陽人祖冲之有巧思常謂宜更構造宋順帝升明末齊王為相命造之馬車成使撫軍丹陽尹王僧虔御史中丞劉休試之其制甚精百屈千回未嘗移變晉代又有指南舟索虜拓跋燾使工人郭善明造指南車彌年不就扶風人馬岳又造垂成善明酖殺之　百屈千回未嘗移變見上　指南舟見上　駕果下馬宋書禮志輦車周禮王后五路之卑者也后宮中從容所乘非王車也漢制乘輿御之或使人輓或丨丨丨丨漢成帝欲與班婕妤同輦是也　平乘舫宋書禮志丨丨丨丨皆平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像龍舟悉不得朱油　行船者在艦內宋書王鎮惡傳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丨丨丨丨悉丨丨丨丨羌見艦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乘行舡人北士素無舟檝莫不驚惋咸謂為神　蒼鷹宋書江夏王義恭傳二十九年冬還朝上以御所乘丨丨舡上迎之　薄笨車宋書劉凝之傳夫妻共乘丨丨出市買易　三層艦齊書柳世隆傳郢城既不可攻而平西將軍黃回軍至西陽乘丨丨丨作羌胡伎泝流而進　舴艋齊書張敬兒傳敬兒乘丨丨過江詣晉熙王燮　崐崘舶齊書荀伯玉傳景真又度絲綿與丨丨營貨輒使傳令防送過南州津按景真張景真　八棡輿齊書江夏王寶元傳乘丨丨丨手執絳麾幡隨慧景至京師住東城百姓多往投集按慧景崔慧景　千里船齊書祖冲之傳造丨丨丨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　頭尾似魚齊書扶南國傳為舡八九丈廣裁六七尺丨丨丨丨丨　衝波噎水

梁書武帝紀南中郎諮議參軍軍主蕭偉等三十九軍主巨艦迅檝丨丨丨丨旗鼓八萬焱集石頭

飛艫

梁書元帝紀丨丨巨艦竟水浮川

齋舫

梁書安成王秀傳六年出為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堅舡以為丨丨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所主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

沒突艦

梁書裴邃傳五年征邵陽洲魏人為長橋斷淮以濟邃築壘逼橋每戰輒克於是密作丨丨會甚雨淮水暴溢邃乘艦徑造橋側魏衆驚潰邃乘勝追擊大破之

飾以金玉加之錦繢

梁書羊侃傳初赴衡州於兩艦艅起三間通梁水齋丨丨丨丨丨丨丨盛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潮觧纜臨波置酒緣塘傍鳥舟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人於岸挑戰水觀者填咽舟丨梁書王僧辯傳王師次於南洲賊帥又以丨丨千艘並載土兩邊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來趣襲捷過風電

鯿魚舟

梁書陸雲公傳天淵池新製丨丨丨丨形閣而短高祖眼日常汎此舟在朝唯引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溉右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尚輕亦預焉

樓船拍艦火舫水車

陳書徐世譜傳世譜尤敢勇有膂力善水戰梁元帝之為荊州刺史世譜將領鄉人事馬侯景之亂因預征討累遷至員外散騎常侍尋領水軍從司徒陸法和討景與景戰於赤亭湖時景軍甚盛世譜乃別造丨丨丨丨丨丨丨以益軍勢

金翅

陳書徐敬成傳其年隨都督吳明徹北討出秦郡別遣敬成為都督乘丨丨自歐陽引埭上沂江由廣陵齊人皆城守弗敢出

立亭池植荷芰

陳書孫瑒傳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舡為大舡於中丨丨丨丨丨丨丨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眠輿

陳書新安王伯固傳在州不知政事日出田獵或乘丨丨至於草間輒呼民下從遊動至旬日所捕麞鹿多使生致

雕文舸

南史梁昭明太子統傳游後池乘丨丨摘芙蓉

野猪

南史王琳傳琳將張平宅乘一艦每將戰勝艦則有聲如野猪故琳戰艦以千數以丨丨丨丨丨丨丨為名

萑葦作筏

魏書太武帝紀車駕至淮詔刈丨丨丨丨數萬而濟

申訟車

魏書宣武帝紀丨丨以盡寃窮之理

四望蜀車

魏書高允傳特賜允蜀牛一頭丨丨丨丨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

植幡稍於上

北齊書河南王孝瑜傳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遊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丨丨丨丨丨丨舟丨數集諸弟宴射為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效處處營造

以渾成木為輪

周書宣帝紀又令天下軍丨丨丨丨丨丨丨禁天下婦人皆不得施粉黛之飾唯宮人得乘有幅車加粉黛焉

龍舟鳳艒

隋書煬帝紀遣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于士澄往江南採木造丨丨丨丨黃龍赤艦樓舡等數萬艘

黃龍赤艦

見上

黃蔑

隋書煬帝紀上御龍舟幸江都以左武衛大將軍郭行為前軍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為後軍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舡九品以上給丨丨舳艫相接二百餘里

高颿巨艦

隋書煬帝紀又滄海道軍舟艫千里丨丨電逝丨丨雲飛橫斷沮江逕造平壤島嶼之望斯絕坎井之路已窮

牽子

隋書禮儀志羊車一名輦其上如軺小兒衣青布袴褶五辮髻數人引之時名羊車小史漢氏或以人牽或駕果下馬梁貴賤通得乘之名曰丨丨

形如小傘

隋書禮儀志御史中丞給方蓋軺丨丨丨丨

馬轝

隋書公孫景茂傳拜淄州刺史賜以丨丨便道之官

五牙

隋書楊素傳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丨丨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差

六拍

見上

竿腰輿

舊唐書褚無量傳召拜左散騎常侍復為侍讀以其年老每隨仗出入特許緩行又為造

煬帝紀上御龍舟幸江都以左武衛大將軍郭行為前軍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為後軍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舡九品以上給丨丨舳艫相接二百餘里

丨丨令內給使輿於內殿

七寶輿 舊唐書崔寧傳本名肝雖儒家子喜縱橫之術吐蕃與諸雜羌戎寇陷西山拓靜等州詔嚴武收復武遣肝統兵西山肝善撫士卒皆願致死命始次賊城周圍皆石礫攻具無所設唯東南隅環丈之地壤土可穴諜知之以告肝晝夜穿地道攻之再宿而拔其城因拓地數百里下城寨數四蕃衆相語曰崔肝神兵也將更前進以糧盡還師武大悅裝丨丨迎肝入成都以誇士衆

艦挾二輪 舊唐書李皐傳常運心巧思為戰丨丨丨丨蹈之翔風鼓疾若掛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

漆塗船底 舊唐書杜亞傳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方舟並進以急趨疾進者為勝亞乃令以丨丨丨丨貴其速進又為綺羅之服塗之以油令舟子衣之入水而不濡亞本書生奢縱如此

步輿 唐書李綱傳貞觀四年復為少師以足疾賜丨丨聽乘至閤門以政事詣東宮太子承乾為拜

梅花海鵲 唐書楊行密傳聶彥章等率舟師復伐殷攻岳州許德勲詹佶以舟千二百柁入蛤子湖琄山之南為木龍鎖舟夜徙三百艅斷楊林岸彥章入荊江將超江陵佶躡之德勲以丨丨迅艅進斷木龍舟蔽江車弩亂發執彥章溺死萬人

齊雲船 五代史南唐世家長淮之舟皆為周師所得又造丨丨數百艘志龍肩輿一名梭丨丨一名龍檐子舁以二竿故名檐輿子南渡後所製也東都皇后備廠翟車常乘則白藤輿中興以太后用龍輿后惟用檐子示有所尊也其制方質梭頂施走脊龍四足脊雲子六朱漆紅黃藤織白花龍為障緋門簾看窗簾朱漆藤坐椅踏子紅羅裀褥軟屏夾幔

獨檣牛頭木舶料河 宋史食貨志胡人謂三百斤為一婆蘭次者曰丨丨載一千婆蘭次者曰丨丨比獨檣得三之一又次曰丨丨丨丨曰丨丨丨遞得三之一

刀魚船 宋史何承矩傳建議選銳兵於乾寧軍挽丨丨丨丨自界河直趣平州境以牽西面之勢

凌虛安濟致遠 宋史高麗國傳元豐元年始遣安燾左諫議大夫陳睦假起居舍人往聘造兩艦於明州一曰丨丨丨丨次曰靈飛順濟皆名為神舟

靈飛順濟 見上

龍首鴟尾 遼史聖宗皇后蕭氏傳所乘車置丨丨丨飾以黃金又造九龍輅諸子車以白金為浮圖各有巧思

九龍輅諸子車 見上

黃鵠白鷁 元史世祖紀宋沿江制置使趙滑樞密都承旨張世傑知泰州孫虎臣等陳舟師於焦山南北阿术分遣萬戶張洪範等以拔都兵舡千艘西掠珠金沙辛未阿术阿塔海登南岸石公山指授諸軍水軍萬戶劉琛循江南岸東趣夾灘繞出敵後董文炳直抵焦山南麓以犄其右招討使劉國傑趣其左萬戶忽剌出擣其中張洪範自上流繼至趣焦山之北大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天地乘風以火箭射其弱遂宋師大敗世傑虎臣等皆遁走追至圖山獲丨丨丨丨舡數百艘宋人自是不復能軍

平底 元史食貨志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進丨丨海舡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

象牙金飾轎 元史牀兀兒傳召入商議中書省事知樞密院事大理國進丨丨丨丨丨即以賜之

海仙鶴 元史王思誠傳初開海道置丨丨哨舡四十餘艘往來警邏

車騎軍之武兵 六韜夫丨丨者丨丨丨丨也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十騎走百人百騎走千人此其大大數也

鳥舟龍卒 穆天子傳癸亥天子乘丨丨丨浮於大沼注沼池龍下有舟字舟皆以龍鳥為形制今吳之青雀舫此其遺制者

須慮 越絕書治須慮者越人謂舡為丨丨

木蘭文柘為櫓棹 郭憲洞冥記虬泉池在五柞宮北中有追雲舟起風舟侍仙舟含烟舟或以沙棠為柂檝或以丨丨丨丨丨丨轉羽凌龍凌波

凌龍凌波 郭憲洞冥記旦露池西有靈池方四百步有連錢荇浮根菱倒枝藻

連錢荇荇如錢文浮根菱根出水上葉沉波下實細薄皮甘香葉半青半黃霜降彌美因名青冰菱也倒枝藻者枝橫倒水中長九尺餘如結網有野鴨秋凫及鷗鷺來翔水上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如繒網也亦名水網藻中有丨丨舫帝嘗遊宴於此丨丨舫丨丨舫丨丨舫丨

遊月觸月 郭憲洞冥記影娥池中有丨丨舡丨丨舡丨丨舡鴻毛舡遠見舡載數百人或以青桂之枝為權或以木蘭之心為檝練實之竹為篙紉石脈之為繩纜也石脈出晡東國細如絲可綖得此脈縈緒如麻紵也名曰石麻亦可為布也

錯鏕塗采 桓寬鹽鐵論古者椎車無柔棧輿無植及其後木軫不衣長轂數幅蒲薦茵蓋蓋無染絲之飾大夫士則單椵木具盤韋柔革常民染輿大軫蜀輪今庶人富者銀黃華左搔結綏韜杠中者丨丨丨丨丨丨鸞鳴和應 劉向說苑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丨丨而丨丨行之節也

飛廬爵室 劉熙釋名其上板曰覆言所覆衆枕也其上屋曰廬象廬舍也其上重室曰丨丨在上故曰飛也人在上曰丨丨於中候望之如鳥雀之警示也

可載萬人 三輔黃圖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廟記曰池中後作豫章大舡丨丨丨丨上起宮室因欲遊戲養魚以給諸陵祭祀餘付長安廚

水物翔踴滄海恬波 王嘉拾遺記軒轅變乘桴以造舟楫丨丨為之丨丨丨丨為之丨丨泛河沉璧有澤馬羣鳴山車滿野

蜂舟 王河時雲明如畫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為畫其旗翌日而梟紂名其舡曰丨丨

螺舟 王嘉拾遺記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丨丨而至舟形如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人一名淪波舟

文梓船木蘭柂 王嘉拾遺記昭帝時命水嬉遊宴永日乃命以丨丨為丨丨丨為丨刻飛鸞翔鵠飾於舡首隨風輕漾畢景忘歸

雲舟 王嘉拾遺記漢成帝常以三秋閒日與飛燕戲於太液池以沙棠木為舟以雲母飾於鷁首一名丨丨

雲雷宮 王嘉拾遺記漢成帝好夕出遊造飛行殿方一丈如輦選羽林之士負之以趨帝覺行快疾聞其中若風雷之聲名曰丨丨

飛行殿 見上

飛鳧水馬 宗懷荊記五歲時楚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故並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輕利謂之丨丨一自以為水車一自以為丨丨州將及土人悉臨水而觀之

赤馬馳馬 崔豹古今注孫權時名舸為丨丨言如馬之走陸也又以舟名丨丨按馬縞古今注赤馬作赤龍

長簷 顏氏家訓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無不煙衣剃面傅粉施朱駕丨丨車跟高齒屐坐碁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

醉輿 晉王仁裕開元遺事申王每醉即使宮妓將錦絲結一兜子令宮妓輩擡舁歸寢本宮呼曰丨丨

齊山截海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天祐中淮西圍武昌不解社洪令公乞師於梁王梁王與荊方睦乃諷成令帥兵救之於是梟奉霸主欲親征乃以巡屬五州事力造巨艦一艘三年而成號曰和州載艦上列廳宇泊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又有丨丨丨丨之名其於華壯可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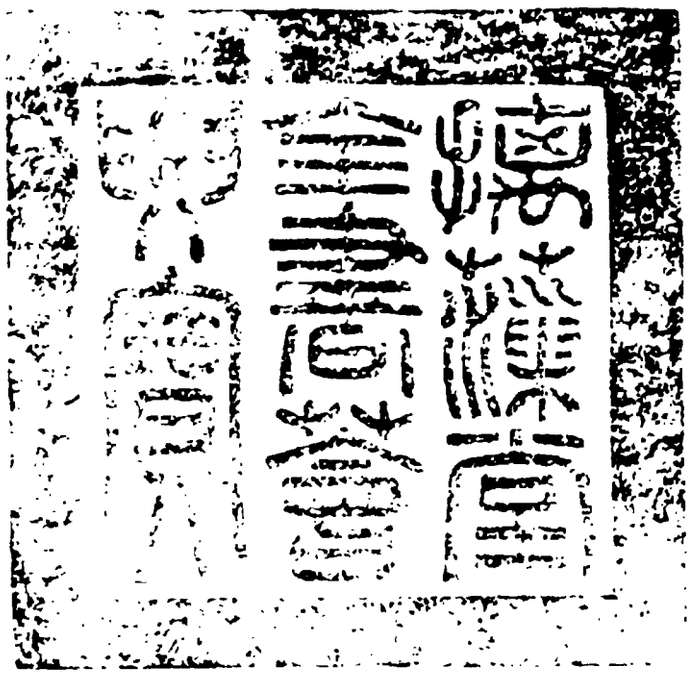
太平車 邵博聞見後錄民間錯車重大椎朴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則跬步不進故俗謂之丨丨丨丨

五御折旋 邵博聞見後錄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丨丨丨丨利於輕速

夜航 龔明之中吳紀聞丨丨唯浙西有之然其名舊矣古樂府有夜航船曲

危簷重構 馬令南唐書義死傳令贊不識兵機自來大航丨丨丨丨建大將旗幟中流指麾按令贊馬令贊

郭家車子 陸游老學庵筆記成都諸名族婦女出入皆乘犢車惟城北郭氏車最鮮華為一城之冠謂之丨丨丨丨江瀆廟西廂有壁畫犢車廟祝指以示予曰此郭家車子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録監生臣程澍

謄録監生臣周嘉猷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五十九

器物部五

雜器

出直管子鈎｜｜而｜｜箕揲管子執｜膺｜厥中有帛注揲舌也挾匕管子左執虛豆右執｜｜注匕者所以載鼎實故曰挾匕也挾猶著也籠重板築管子｜｜｜｜各什六不可解而後解管子觿解｜｜注結必待觿而後解｜｜｜｜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注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處器謂貯庫而爲備者出器處器管子｜｜｜｜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注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處器謂貯庫而爲備者埏埴老子｜｜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奇物老子民多伎巧｜｜滋起不設形文子鏡｜｜｜故能有形任器晏子粟米盡於氓｜｜存於陌繯罝網罟子華子陸有｜｜水有｜｜而飛羽伏鱗無以幸其生矣勘鑰子華子如以是｜｜也如以璽印塗也必以其顯其應如響磁石取鍼鬼谷子其察言也不失若｜｜｜｜之｜｜鋌鑰商子爲禁室有｜｜爲禁釐髮識慎子措鈞石使禹察之不能識也懸於權衡則｜｜｜矣緘縢扃鐍莊子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固｜｜青黃而文莊子百年之木破爲犧樽｜｜｜｜之飲於土食於土尉繚子木器漆金器腥聖人｜｜｜｜｜｜故埏埴以爲器天下無費木器漆金器腥見上土簋土鉶韓非子昔者堯有天下飯於｜｜飲於｜｜執清韓非子鏡｜｜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械用

荀子丨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魯人以榶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荀子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土地形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獨鹿**荀子恐爲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剄而丨丨棄之江注自剄之後盛以罌麗棄之江也賈云罌麗小罌也**外屏內屏**荀子天子丨丨諸侯丨丨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甌臾**荀子流丸止於丨甌流言止於智者注甌臾皆甌器也**礛諸**淮南子璧瑗成器丨丨之功鎮邪斷割砥礪之力**升甌**揚子螢瓶謂之蠱自周而西或謂之盆或謂之盎其小者謂之丨丨之間謂之丨**牆居**揚子炊箕謂之縮或謂之箕或謂之匿籌陳楚宋魏之間謂之丨**繘綆**揚子繘自關而東周洛韓魏之間謂之綆或謂之絡關西謂之丨**鹿觡**揚子鉤宋楚陳魏之間謂之丨丨或謂之鉤格自關而西謂之鉤或謂之鐵**甗瓴**抱朴子舉熠燿以厠日月之間捫丨丨於洪鐘之側**古物**文中子邳公好丨丨鐘鼎什物珪璽錢貝必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嬰壤**國語懷挾丨丨以望君之塵垢注挾持也嬰馬纓壤馬帶言塵垢不敢當盛也**槃匜**國語一介嫡男奉丨丨以隨諸御**鴟夷**國語取申胥之尸盛以丨丨而投之於江**釜鬲**戰國策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丨丨於涂**什器**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丨於壽丘注索隱曰什器什數也蓋人家常用之器非一故以十爲數猶今云什物也**橇權**史記夏紀泥行乘丨山行乘丨**棰拊**史記秦始皇紀執丨丨以鞭笞天下**人主延壽**史記漢文帝紀十七年得玉杯刻曰丨丨丨丨**齊桓公器**史記封禪書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丨丨丨丨一宮盡駭**罍樽直千金**史記梁孝王世家初孝王在時有丨丨丨丨孝王誡後世善保罍樽無得以與人**銅盤**史記平原君傳毛遂奉丨丨而跪進之**筩**史記張耳陳餘列傳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丨丨前注筩輿土器**比余**史記匈奴傳錦袷袍一丨丨一注辮髮之飾也**卬竹杖**史記西南夷傳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丨丨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犀象之器**史記李斯傳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丨丨不爲玩好**木器髹者千枚**史記貨殖傳丨丨丨丨丨注徐廣曰髹音休漆也**閉器**漢書五行志沸湯之在丨丨而湛於寒泉則爲冰**西捲竹杖**漢書地理志日南郡縣丨丨注水入海有丨可爲丨**服匿**漢書蘇武傳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檠弓弩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丨丨穹廬注孟康曰服匿如覺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積竹杖**漢書昌邑哀王髆傳賀到濟陽求長鳴雞道買丨丨師古曰旃與氈同**杯桉盡文畫金銀飾**漢書貢禹傳臣禹嘗從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鉛筩**漢書趙廣漢傳教吏爲丨丨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托以爲豪桀大姓子弟所言注蘇林曰鉛音項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筩竹筩也如今官受密事筩也師古曰鉛若今盛錢臧瓶爲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鉛或筩皆爲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其中也筩音同**盧罍**漢書趙廣漢傳推破丨丨注師古曰盧所以居罍罍所以盛酒也**便面**漢書張敞傳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丨丨拊馬**靈壽杖**漢書孔光傳太后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

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丨丨丨

腹如大壺 漢書陳遵傳先是黃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爲甞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丨丨丨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托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絲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之

居井眉 見上

羽觴 漢書班倢伃傳顧左右兮和顏酌丨丨兮銷憂

雲母屏面 漢書王莽傳常翳丨丨丨丨非親近莫得見也注師古曰屏面即便面

威斗 漢書王莽傳莽親之南郊爲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

岐山銅器 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書章帝紀進幸槐里丨丨得丨丨形似酒樽獻之

鉤器 後漢書蜀漢丨丨九帶佩刀並不復調注鉤音口以金銀緣器也

葦筒 後漢書五行志注續漢志曰建寧中京都長者皆以丨方丨爲裝具時有識者竊言葦筒郡國讞篋也後黨人禁錮會赦有疑者皆讞廷尉人名悉入方筒中

讞篋 見上

彌牟 後漢書禮儀志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楙其禮呂朱索連葷菜丨丨朴盡鍾呂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呂施門戶按牟所以盛酒漿見儀禮注後漢書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丨丨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呂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按周禮作王杖天子所賜故曰王杖也文字轉譌沿爲玉杖又爲玉鳩杖襲譌已久今仍之

鑄銅爲鼓 後漢書馬援傳注裴氏廣州記曰狸獠丨丨丨丨鼓唯高大爲貴面濶丈餘初成懸於庭剋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爲大釵執以叩鼓叩竟留遺

朴蠱鍾 見上

玉杖

主人也

屏風列女 後漢書宋宏傳嘗當讌見御座新丨丨圖畫丨丨帝數顧視之忽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爲撤之笑謂之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

擁身扇 後漢書梁冀傳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軿車埤幘狹冠折上巾丨丨丨丨狐尾單衣

夫子甕 後漢書鍾離意傳注鍾離意別傳曰意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机席劒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名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丨丨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名問伯果服焉

泥車瓦狗 後漢書王符傳或作丨丨丨丨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

金鐻 後漢書張奐傳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丨八枚注郭璞注山海經云鐻音渠金食器名未詳形制也

翻車渴烏 後漢書張讓傳又作丨丨丨丨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呂省百姓灑道之費注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爲曲筒以氣引水上也

鞍勒 後漢書烏桓傳男子能作弓矢丨丨鍛金鐵爲兵器注勒馬銜也

蘇合 後漢書西域傳大秦國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爲丨丨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

香 吳志吳主傳注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求丨丨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鬬鴨長鳴雞

七寶鞭 晉書明帝紀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於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頭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黃敦故謂帝云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責食嫗以丨丨與之曰後有騎來可

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

烏杖 晉書五行志元康中天下始相倣爲丨丨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鐓住則植之

琉璃鐘 晉書崔洪傳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讌公卿以丨丨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爾

以人好不以新 晉書庾懌傳成帝時遷豫州刺史鎮蕪湖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搆大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夔牙先聆其音懌之上扇丨丨丨丨後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之左右

熨斗 晉書韓伯傳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窶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爲作襦令伯捉丨丨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褲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

竹馬 晉書殷浩傳浩少與溫齊名而每心競溫嘗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君周旋久寧作我也溫既以雄豪自許每輕浩浩不之憚也至是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丨丨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按溫桓溫

蒲葵扇 晉書謝安傳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丨丨丨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局脚直脚 宋書武帝紀宋臺既建有司奏東西堂施丨丨牀銀塗釘上不許使用丨丨牀釘用鐵

五花豎筯 宋書禮志帳鏠不得作丨丨及丨丨形

金縷匕箸 宋書沈慶之傳太祖妃上世祖丨丨丨丨及杆杓上以賜慶之曰卿辛勤匪殊歡宴宜等且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爲先也

金銀爲花獸 齊書高帝紀大明泰始以來相承奢侈百姓成俗太祖輔政罷御府省二尚方諸飾玩至是又上表禁民間華僞雜物不得以金銀爲箔馬乘具不得金銀度不得織成繡裙道路不得著錦履不得剪綵帛爲雜花不得以綾作雜服飾不得作鹿行錦及局脚樫柏牀牙箱籠雜物綵帛作屏幛錦緣薦席不得私作器杖不得以七寶飾樂器又諸雜漆物不得以丨丨丨丨不得輒鑄金銅爲像皆須墨敕凡十七條

甘草杖 齊書鬱林王紀世祖御物丨丨宮人寸斷用之

蠡器 齊書東昏侯紀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丨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

方樏牢燭 齊書禮志郊特牲曰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太古之時無共牢之禮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丨丨示約而彌乖其典又連巹以鏁蓋出近俗復別有丨丨雕費采飾亦虧曩制

屠肉枅 齊書王敬則傳出行從市過見丨丨歎曰吳興昔無此枅是我少時在此所作也

麈尾扇 齊書陳顯達傳顯達謂其子曰丨丨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逐按扇南史作蠅拂

纏鬚繩 齊書崔祖思傳嘗獻太祖丨丨一枚上爲納受

金浴盆 齊書劉悛傳在蜀作丨丨餘金物稱是

異物以奉異人 齊書張融傳融年弱冠道士同郡陸修靜以白鷺羽麈尾扇遺融曰此丨丨丨丨丨丨既丨丨丨丨丨

素隱几 齊書孔稚珪傳父靈產頗解星文好術數沈攸之起兵密白太祖曰攸之兵衆雖强以天時冥數而觀無能爲也太祖驗其言擢遷光祿大夫餉靈產白羽扇丨丨曰君性好古故遺君古物

日字器 齊書崔慰祖傳父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宗族漆器題爲日字丨丨之丨流乎遠近

水碓磨 齊書祖冲之傳於樂遊苑造丨丨丨世祖親自臨視

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 齊書何求傳求弟點少不仕竟陵王子良遺點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以通意點常自得遇酒便醉交遊宴樂不隔也

連理机 齊書庾易傳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通書致遺易以丨丨丨竹翹書格報之

璹瑁檳榔柈 齊書扶南國傳獻金縷龍王坐像一軀白檀像一軀牙塔二軀古貝二雙瑠璃蘇鉢二口丨

丨丨丨一枚

夏侯妓衣 梁書夏侯亶傳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丨丨丨丨也

鏤銅鴟夷榼 梁書劉之遴傳之遴好古愛奇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丨丨丨丨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罇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澡灌一口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

水沈香篋香 梁書林邑國傳沈木者土人斫斷之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丨中則丨故名曰沈丨次不沈不浮者曰丨丨也

錯綵經帕 陳書張譏傳譏幼喪母有丨丨丨丨即母之遺製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自勝

玉柄麈尾 陳書張譏傳後主在東宮集宮僚置晏時造丨丨丨丨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

柟榴屏風 南史齊宜都王鏗傳年十歲時與吉景曜商略先言往行左右誤排丨丨丨丨倒壓其背顏色不異言談無輟亦不顧視

瓠食器 南史劉杳傳爲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謂曰酒非卿所好而爲酒府之職政爲卿不愧古人耳太子有丨丨丨因以賜之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

籠爐飲扇 南史梁南平王偉傳齊世青溪宮改爲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爲第又加穿築果木珍奇窮極雕靡有伴造化立游客省寒暑得宜冬有丨丨夏設丨丨每與賓客游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爲之記梁藩邸之盛無過焉

眠則同眠起則同起 魏書咸陽王禧傳禧自洪池東南走僮僕不過數人左右從禧者唯兼防閤尹龍虎禧憂迫不知所爲謂龍虎曰吾憒憒不能堪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虎欻憶舊謎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貪如豺狼臟不入已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不以爲諷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虎謂之是箸

銅爨 魏書獠傳鑄銅爲器大口寬腹名曰丨丨既薄且輕易於熟食

黃金合盤 魏書食貨志自太祖定中原世祖平方難收獲珍寶府藏盈積和平二年秋詔中尚方作丨丨丨丨十二具徑二尺二寸鏤以白銀鈿以玫瑰其銘曰九州致貢殊域來賓乃作茲器錯用具珍鍛以紫金鏤以白銀範圍擬載吐燿含真纖文麗質若化若神皇王御之百福惟新

西域鬼作 北齊書元韶傳齊神武帝以孝武帝后配之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馬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丨丨丨丨也

銀鏤甕 周書文帝紀太祖入上邽收悅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毫釐無所取左右竊一丨丨丨丨以歸太祖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衆大悅

延年杖 周書于謹傳詔曰樹以元首主乎教化率民孝悌置之仁壽是以古先明后咸若斯典立三老五更躬自袒割朕以眇身處茲南面何敢謹上表固辭詔答不許又賜丨丨丨丨

竹屏風 周書賀蘭祥傳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節儉乃以丨丨絺綌之屬及以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爲妃作丨丨丨丨爲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丨丨丨丨價值巨萬以賜之

許公缺勢 隋書宇文述傳述素好著奇服炫耀時人定興爲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爭放學之謂爲丨丨丨丨按定興雲定興

永年之瑞 隋書樊子蓋傳後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亭帝親以金杯屬子蓋酒曰良筭嘉謀侯公後動即以此杯賜公用爲丨丨丨丨

扶南犀杖 隋書譙國夫人傳夫人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貪如豺獸於陳主

碼碯

杯 隋書西域傳序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賓得丨丨丨 犀手板 北史崔暹傳先是文襄疑文宣佯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暹暹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乃將丨丨丨換暹竹者自指拭而眦視之以是知其實癡不足慮也帝既鏁暹責其往昔打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明已功以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釋而勞之使行太原郡事 銀頗羅 舊唐書高宗紀上元二年庚午龜茲王白素稽獻丨丨丨丨 柳捲 舊唐書中宗紀景龍四年三月甲寅幸臨渭亭修禊飲賜羣官丨丨以辟惡 承露囊 舊唐書元宗紀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誕日讌百寮於花萼樓下百寮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王公以下獻鏡及丨丨丨丨天下諸州咸令讌樂休暇三日仍編爲令從之 金鏡珠囊 舊唐書元宗紀開元十八年八月丁亥上御花萼樓以千秋節百官獻賀賜四品已上丨丨丨丨縑紬賜五品已下束帛有差上賦八韻詩又制秋景詩 江心鏡 舊唐書德宗紀詔揚州每年貢端午日丨丨所鑄丨罷之 銀糙盒 舊唐書敬宗紀已巳浙西淮南各進宣索丨丨丨三具 盞子 舊唐書敬宗紀丙子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奏詔令當道造丨丨二十具計用銀一萬三千兩金一百三十兩昨已進段具用銀一千三百兩當道在庫貯備銀無二三百兩皆百計收市方成此兩具臣當道唯有留使錢五萬貫每事節儉支費猶欠十三萬貫不足臣若因循不奏則負陛下任使之恩若分外誅求又累陛下慈儉之德伏乞宣令宰臣商議何以遣臣得上不違宣索下不闕軍須不困疲人不斂物怨時有詔罷進奉故德裕有是奏 子母 舊唐書李大亮傳太宗下之書曰以卿子母又名盤爲臺 胡餅 舊唐書五行志龍翔中俗中飲酒令曰丨丨去離連臺拗倒俗謂盃盤爲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當茲重寄比在州鎮聲績遠彰念此忠勤無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覽用嘉歎不能便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終始若一古人稱一言之重侔於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貴矣今賜卿丨丨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 金背鏡 舊唐書高季輔傳貞觀十八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兼吏部侍郎凡所銓敘時稱允當太宗嘗賜丨丨一面以表其清鑒焉 常滿樽 舊唐書李敬元傳弟元素亦有吏才初爲武德令時懷州刺史李文暕將調率金銀造丨丨丨以獻百姓甚弊之官吏無敢異議者元素抗詞固執文暕乃捐其制度以家財營之 八尺銀餅 舊唐書齊映傳西觀察使映常以頃爲相輔無大過而罷冀其復入用乃倍斂貢奉及大爲金銀器以希旨先是銀餅高者五尺餘李兼爲江西觀察使乃進六尺者至是因帝誕日端午映爲餅高八尺者以獻 脂粉磑 舊唐書郭晞傳大歷十三年有詔毀除白渠水支流碾磑以妨民溉田昇平有丨丨丨兩輪郭子儀私磑兩輪所司未敢毀徹公主見代宗訴之帝謂公主曰吾行此詔蓋爲蒼生爾豈不識我意耶可爲衆率先公主即日命毀由是勢門碾磑八十餘所皆毀之 金唾壺 舊唐書鄭朗傳初太和末風俗稍奢文宗恭勤節儉冀革其風俗宰臣等言曰陛下節儉省用風俗已移長裾大袂漸以減損若更令戚屬絶其侈靡不慮下不從教帝曰此事亦難戶曉但去其泰甚自以儉德化之朕聞前時內庫唯二錦袍飾以金鳥一袍玄宗幸溫湯御之一即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如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左衛副使張元昌便用丨丨丨昨因李訓已誅之矣 金筐 唐書文帝紀停貢丨丨 薤器 唐書禮樂志右校令具丨丨以備汎掃 鳳翮席 花口瓢 唐書地理志相州鄴郡土貢紗絹隔布丨丨丨丨丨丨知母胡粉 五色藤盤 唐書

地理志循州海豐郡土貢布｜｜｜｜鏡匣蚺蛇膽甲煎鮫革荃臺綬草

寶爐 唐書安樂公主傳又爲｜｜鏤怪獸神禽間以璨貝珊瑚不可涯計

鈿鞍寶勒 唐書郭英乂傳拜劍南節度使教女妓乘驢擊毬｜｜｜｜及它服用日無慮數萬費以資倡樂未嘗問民間事

北帝所佩 唐書高駢傳數月蕭勝獻銅匕首用之曰此｜｜｜｜也得之者兵不敢犯駢寶祕之常持以坐起

鸂鶒巵 五代史唐莊宗紀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於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以｜｜｜｜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

萬歲杯 五代史馮道傳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

機輪 宋史太祖紀開寶九年六月庚子步至晉王邸命作｜｜挽金水河注邸中爲池

木龍 宋史河渠志天禧五年正月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築大隄又疊埽於城北護州中居民復就鑿橫木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當時賴焉

鐵龍爪揚泥車 宋史河渠志選人李公義者獻｜｜｜｜｜｜法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爲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沈之水篙工急櫂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

鳳文 宋史樂志聖像赴玉清昭應宮導引琳宮翠殿｜｜屏迎奉慶安寧

緣寶法物 宋史輿服志又有香爐寶子香匙灰匙火箸燭臺燭刀皆以金爲之是所謂｜｜｜｜也

繡雲鳳 宋史輿服志鳳輦赤質頂輪下有二柱維羅輪衣絡帶門簾皆｜｜｜｜羊車駕以牛今駕以二小馬門簾皆繡瑞羊屬車一曰副車門簾皆繡雲鶴

胡桃紋鶺鴒色 宋史食貨志兩浙轉運司檄婺州市御爐炭須｜｜｜｜｜｜守臣王居正以爲言上曰隆冬附火取溫煖而已豈問炭之紋色乎命罷之

水晶脚踏 宋史劉貴妃傳臨安人紹興二十四年進賢妃頗恃寵驕侈嘗因盛夏以｜｜飾｜｜帝見之命取爲枕妃懼撤去之

燕游十友 宋史李昭玘傳昭玘入黨籍中居閑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於十囊命曰｜｜｜｜爲之序以爲與今之人友或趨附而陷於禍吾寧與十者友久益有味也

古鏡照二百里 宋史呂蒙正傳朝士有藏｜者自言能｜｜｜｜欲獻之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

白金類面器 宋史張洎傳李煜既歸朝貧甚洎猶以｜｜｜｜與洎洎尚未滿意

以銀爲圬鏝器 宋史陸萬友傳萬友始業圬鏝既貴達不忘本｜｜｜｜數千事示子孫

錦綺 宋史馮拯傳遣內司賓撫問還奏其家儉陋被服甚質太后賜以衾稠｜｜屏宋史豐稷傳禁內織錦緣宮簾爲｜｜

雨盤 宋史楊佐傳爲陵州推官州有鹽井深五十丈皆石也底用栢木爲幹上出井口垂綆而下方能及水歲久幹摧敗欲易之而陰氣騰上入者輒死惟天有雨則氣隨以下稍能施工晴則亟止佐教工人以木盤貯水穴竅灑之如雨滴然謂之｜｜如是累月井幹一新利復其舊

玳瑁鞭 宋史吳越世家將以四月幸西京親雩祀俶懇請扈從不許留惟濬侍祠令俶歸國太祖宴餞於講武殿賜窄衣玉束帶玉鞍勒馬｜｜｜金銀錦綵二十餘萬銀裝兵八百事

精棋子 宋史吳越世家上遣中使賜俶｜｜｜｜｜｜｜｜工尺牘太祖嘗取觀賞之賜以御書｜｜｜及急就草

金花扇 宋史吳越世家昱喜筆札

阮囊 宋史勃泥國傳王坐繩床若出即大布單坐其上衆舁之名曰｜｜

文椒棋局水蝙蝠扇 宋史日本國傳端拱元年貢｜｜｜｜二枚

萬魚燈 遼史聖宗紀統和元年十二月甲辰夕然｜｜｜於雙溪

銀罌 遼史禮志皇帝納后之儀皇后車至便殿東南七十

步止陽隱夫人請降車負｜｜捧縢履黃道行後一人張蕉褰若襲之前一婦人捧鏡却行

七寶金洗 金史宣宗皇后王氏傳天興元年冬哀宗還歸德二年正月還近侍徒單四喜朮甲答失不奉迎兩宮后御仁安殿出鋌金及｜｜｜賜從行忠孝軍

玉荷蓮盞 金史僕散揆傳泰和六年春宋人復數路來侵取泗州取靈壁圍壽春命揆爲右副元帥以討之揆至軍前集諸將校告以朝廷弔伐之意分遣將士禦敵復取臨淮蘄縣而符離壽春之圍亦解去敵屢敗衄悉遁出境上即遣提點近侍局烏古論慶壽持手詔勞問征討事宜仍賜玉具劍一｜｜｜｜一金器一百兩重綵一十端尋復以詔褒諭賜玉鞍勒馬二及玉具佩刀內府重綵御藥以旌其功

續弦膠連金泥 東方朔十洲記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多鳳麟數萬各爲羣又有山川池澤及神藥百種亦

多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膏名之爲｜｜｜或名｜｜此膠能續弓弩已斷之弦刀劍斷折之金更以膠連續之使力士掣之他處乃斷所續之際終無斷也

大如雀卵黑如桑椹 東方朔十洲記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湖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帝以香非中國所有以付外庫後元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百亡者大半帝試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月者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歇於是信知其神物也

照見魑魅 郭憲洞冥記望蟾閣十二丈上有金鏡廣四尺元封中有祇國獻此鏡｜｜｜不獲隱形

都夷香 郭憲洞冥記｜｜｜如棗核食一片則歷月不饑以粒如粟米許投水中戕而滿大盂也

丹豹髓白鳳膏 郭憲洞冥記甘泉宮南昆明池中有靈波殿七間皆以桂爲柱風來自香帝既耽於靈怪常得｜｜之｜｜之｜磨青錫爲屑以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光不滅有雙蛾如蜂赴火侍者舉麟鬚拂拂之

麟鬚拂 見上

翠羽麟毫簾 郭憲洞冥記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爲｜青琉璃爲扇懸黎爲床

沉光香 郭憲洞冥記元封中起方山像招諸靈異名東方朔言其祕奧乃燒天下異香有｜｜｜精祇香明庭香金磾香塗魂香外國所貢青檀之燈青檀木有膏如淳漆削置器中以蠟和之塗布然照數里

精祇香 見上

明庭香 見上

金磾香 見上

塗魂香 見上

青檀燈 見上

明天發日香 郭憲洞冥記帝常夕望東邊有青雲起俄而見雙白鵠集臺之上倏忽變爲二神女舞於臺握鳳管之簫撫落霞之琴歌青吳春波之曲帝舒闍海元落之席散｜｜｜｜之｜香出胥池寒國地有發日樹言日從雲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拂雲開日光也亦名開日樹樹有汁滴如松脂也

青珉唾壺 郭憲洞冥記惟有一女人愛悅於帝

名曰巨靈帝傍有｜｜｜｜｜巨靈乍出入其中或戲笑帝前東方朔望見巨靈乃目之巨靈因而飛去望見化成青雀因其飛去帝乃起青雀臺時見青雀來則不見巨靈也

銀口黃耳金罍玉鍾 桓寬鹽鐵論古者汙尊抔飲蓋無爵觴樽俎及其後庶人器用即行柳陶瓠而已唯瑚璉觴豆而後雕文彤漆今富者｜｜｜｜｜｜｜｜中者舒玉紵器金錯蜀杯

行柳陶瓠 見上

榻登 劉熙釋名｜｜施大牀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牀也

九光燈 班固武帝內傳乃修除宮掖設坐大殿以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幃然｜｜｜之｜列玉門之棗酌蒲萄之醴宮監香果爲天宮之饌

踊水機 荀悅申鑒｜｜之｜可使無降

鵲尾杓 陸機要覽陳思有｜｜｜植而長置之酒樽凡王欲勸者呼之尾則指其人

綈几羽扇繒扇 葛洪西京雜記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以象牙爲火籠籠

上皆散華文後宮則五色綾文以酒爲書滴取其不冰以玉爲硯亦取其不冰夏設｜｜冬設｜｜公侯皆以竹木爲几冬則以細罽爲橐以憑之不得加綈錦

身毒寶鏡 葛洪西京雜記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繩繫｜｜｜國｜｜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爲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笥盛之緘以戚里織成錦一曰斜文錦

青玉五枝燈 葛洪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府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驚異者有｜｜｜｜｜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銜燈燈燃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而盈室焉

屏風如蛛絲 葛洪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設木畫｜｜文｜蜘｜｜縷

遊飄條翩虧光仄影 王嘉拾遺記塗修國獻青鳳丹鵲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時鳳鵲皆脫易毛羽聚鵲翅以爲扇緝鳳羽以飾車蓋

也扇一名｜｜二名｜｜三名｜｜四名｜｜

恒輝播膏燭鳳腦燈 王嘉拾遺記周穆王三十六年東巡大騎之谷詔春宵宮集諸方士仙術之要而蟜鵲龍蛇之類奇種憑空而出時已將夜王設常生之燈以自照一名｜｜又列｜｜之｜遍於宮內又有｜｜之｜又有冰荷者出冰壑之中取此花以覆燈七八尺不欲使光明遠也

燋石莽煌 王嘉拾遺記岱輿有員淵千里常沸騰以金石投之則爛如土矣孟冬水涸中有黃烟從地出起數丈烟色萬變山人掘之入數尺得｜｜如炭滅有碎火以蒸燭投之則然而青色深掘則火轉盛有草名｜｜葉圓如荷去之十步采人衣則燋刈之爲席方冬彌溫以枝相摩則火出矣

金塗連盤鴨燈 張敞東宮舊事皇太子納妃有｜｜｜｜｜一

漆花簏 張敞東宮舊事皇太子納妃有｜｜｜｜二具

扶老 戴凱之竹譜竹之堪杖莫尚於筇磥砢不凡狀若人功豈必蜀壤亦產餘邪一曰｜｜名實縣同

眼明袋 吳均續齊諧記弘農鄧紹嘗八月旦入華山采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柏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曰用此何爲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此遺象也

琉璃匕 吳均續齊諧記會稽趙文韶爲東宮扶侍坐清溪中橋與尚書王叔卿家隔一巷秋夜嘉月悵然思歸倚門唱西夜烏飛其聲甚哀怨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聞君歌聲有門人逐月遊戲遣相聞耳時未息文韶不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過須臾女到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猶將兩婢自隨問家在何處舉手指王尚書宅曰是聞君歌聲故來相詣豈能爲一曲邪文韶即爲歌草生盤石音韻清暢又深會女心乃顧謂婢子還取箜篌爲扶侍鼓之須臾至女爲酌兩三彈泠泠更增楚絕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繫箜篌腰叩之以倚歌歌闋夜已久遂相佇燕寢竟四更別去脫金簪以

贈文韶文韶亦答以銀椀白｜｜各一枚既明文韶出偶至清溪廟歇神座上見椀甚疑而悉委之屏風後則琉璃匕在焉箜篌帶縛如故祠廟中惟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在前細視之皆夜所見者於是遂絕當宋元嘉五年也

辟寒 任昉述異記｜｜香丹丹國所出漢武時入貢每至大寒於室焚之煖氣翕然自外而入人皆減衣

千石酒鍾 任昉述異記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屈橫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數千人上別立春宵宮爲長夜之飲造｜｜｜｜

蒲萄甕 賈思勰齊民要術揄生十五年後中爲車轂及｜｜｜

不津甕 賈思勰齊民要術用｜｜｜置日中高處石上注甕津則壞植酢者亦不中用之

不灰木 酈道元水經注開山圖曰山川｜｜之｜生火之石紫注云其木色黑似炭而無葉有石赤色如丹以一石相磨則火發以然無灰之木可以終身今則無之

風爐 陸羽茶經｜｜

以銅鐵鑄之如古鼎形厚三分緣濶九分令六分虛中致其朽墁凡三足古文書二十一字一足云坎上巽下離於中一足云體均五行去百疾一足云聖唐滅口明年鑄其三足之間設三窓底一窓以爲通飈漏爐之所上並古文書六字一窓之上書伊公二字一窓之上書羮陸二字一窓之上書氏茶二字所謂伊公羮陸氏茶也置墻塉於其內設三格其一格有翟焉翟者火禽也畫一卦曰離其一格有彪焉彪者風獸也畫一卦曰巽其一格有魚焉魚者水蟲也畫一卦曰坎巽主風離主火坎主水風能興火火能熟水故備其三卦焉其飾以連葩垂蔓曲水方文之類其爐或鍛鐵爲之或運泥爲之其灰承作三足鐵柈擡之

三足三窓設三格備三卦 見上

水方 陸羽茶經丨丨或以柿心木爲之長一丈銀裏兩頭

鹺簋 陸羽茶經丨丨或以瓷爲之圓徑四寸若合形或瓶或罍貯鹽花也其揭竹制長四寸一分濶九分揭策也

熟盂 陸羽茶經丨丨以貯熟水或瓷或沙受二升

具列 陸羽茶經丨丨或作床或作架或純木純竹而製之或木或竹黃黑可扃而漆者長二尺濶二尺高六寸具列者悉斂諸器物悉以陳列也

都籃 陸羽茶經丨丨以悉設諸器而名之以竹篾內作三角方眼外以雙篾濶者經之以單篾纖者縛之遞壓雙經作方眼使玲瓏高一尺五寸底濶一尺高二寸長二尺四寸濶二尺

飛精 柳宗元龍城錄長安任中宣家素蓄寶鏡謂之丨丨識者謂是三代物後有八字云水銀陰精百鍊成鏡詢所得云商山樵者石下得之後中宣南浮洞庭風浪洶然因泊洲夢一道士赤衣乘龍詣中宣言此鏡乃水府至寶出世有期今當歸我矣中宣因問姓氏但笑而不答持鏡而去夢迴亟視篋中已失所在

紅蝦盃 段公路北戶錄丨丨出潮州潘州南邑縣大者長二尺土人多理爲丨

照日光環一丈 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和末海陵夏侯乙庭前生百合花大於常數倍異之因發其下得甓匣十三重各匣一鏡第七者光不蝕丨丨丨丨丨丨其餘規銅而已

照骨寶 段成式酉陽雜俎秦鏡儛溪古岸石窟有方鏡徑丈餘照人五藏秦皇世號爲丨丨丨在無勞縣境山

象耳皮鞭 段成式酉陽雜俎睿宗嘗閱內庫見一鞭金色長四尺數節有蟲齧處狀如盤龍靶上懸牙牌題象耳皮或言隋宮庫舊物也

無塵子 馮贄雲仙雜記李華燒丨丨丨丨丨月以酒脯祭之

三城絕品 馮贄雲仙雜記向範待客丨炭以龍腦裹芋魁煨之曰芋魁遇矣

科斗筯魚尾匙 馮贄雲仙雜記有潦花盤丨丨丨丨丨

金螭 馮贄雲仙雜記方鎔隱天南部烟花記吳主亮命工人潘芳作丨丨丨屏風鏤祥物一百三十種種有生氣遠視若真一日與夫人戲觸屏墜其一鳳頂之飛去

百寶圓案 蘇鶚杜陽雜編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於廣化里琢五色玉爲器皿什物合丨丨爲丨丨

蜃脂 蘇鶚杜陽雜編同昌公主始有疾名術士米賓爲禳法乃以香蠟燭遺之米氏之鄰人覺香氣異常或詣門詰其故賓具以事對出其燭方二寸長尺餘其上施五彩爇之竟夕不盡郁烈之氣可聞於百步餘烟出於上即成樓閣臺殿之狀或云燭中有丨丨也

懸黎 蘇鶚杜陽雜編元載末年造蕓輝堂於私第內設丨丨屏風本楊國忠之寶也屏上列前代美女伎樂之形外以玳瑁水犀爲押又絡以真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

龍髯紫拂 蘇鶚杜陽雜編載丨丨丨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精爲柄刻紅玉爲環鈕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之於堂中夜則蚊蚋不敢入拂之爲聲雞犬牛馬無不驚逸若垂之池潭則鱗介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於空中則成瀑布三五尺未

嘗輒斷燒鷰肉燻之則烇烇焉若生雲霧厥後上知其異屢言之載不得已而遂進焉按載元載

被袋 李濟翁資暇録丨丨非古製不知孰起也比者遠遊行則用大和九年以十家之累者邐迤竄謫人人皆不自期常虞倉卒之遣每出私第咸備四時服用舊以紐革爲腰囊置於殿乘至是服用既繁乃以被易之成俗於今大中已來吳人亦結絲爲之或有餉遺豪徒翫而不用也

司徒甲 李濟翁資暇録今彈琴或削竹爲甲以助食指之聲者亦因汧公也嘗患代指而舊甲方墮新甲未完風景廓澄援琴思泛假甲於竹聊爲權用名德既崇人爭倣效

偏提 李濟翁資暇録元和初酌酒猶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好事者且曰丨丨丨公有斟酌之譽雖數十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無遺滴居無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甕而蓋觜柄皆具大和九年後中貴人惡其名同鄭注乃去柄安系若若瓶而小異目之曰丨丨論者亦利其便且言柄有礙而屢傾仄今見行用

漬白龍皮置於座末 康駢劇談録朱崖李相國德裕宅在安邑坊東南隅桑道茂謂爲玉椀舍宇不甚宏侈而制度奇巧其間怪石古松儼若圖畫在文宗武宗朝方秉化權威勢與恩澤無比每好搜掇殊異朝野歸附者多求寶玩獻之嘗因暇日休澣邀同列宰相及朝士宴語時畏景赫曦咸有鬱蒸之病軒蓋候門已及亭午搢紳名士交扇不暇將期憩息於清涼之所既而延於小齋不甚高敞四壁施設皆古書名畫俱有炎爍之慮及別列坐開樽煩暑都盡良久覺清飈爽氣凜若高秋備設酒肴及昏而罷出戶則火雲烈日熇然焦灼有好事者求親信問之云此日唯以金盆貯水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無燄有光 王仁裕開元遺事西涼國進炭百條各長尺餘其炭青色堅硬如鐵名之曰瑞炭燒於爐中丨丨丨丨每條可燒十日

饞魚燈 王仁裕開元遺事南中有魚肉少而脂多彼中人取魚脂煉爲油或將照紡織機杼則暗而不明或使照筵宴造飲則分外光明時人號爲丨丨丨

龍皮扇 王仁裕開元遺事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宴客即以此扇子置於坐前使新水灑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間客有寒色遂命撤去明皇亦嘗差中使去取看愛而不受帝曰此丨丨丨子也

光照十步 王仁裕開元遺事隱士郭休有一拄杖色如朱染叩之則有聲每出處遇夜則此杖有丨可丨丨丨之內登危陟險未嘗失足則杖之力焉

揑朔成雙鳳 王仁裕開元遺事楊國忠家以炭屑用蜜丨丨丨丨丨丨至冬月則燃於爐中乃先以白檀木鋪於爐底餘灰不可參雜也

自暖杯 王仁裕開元遺事內庫有一酒杯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紙於杯足上有鏤金字名曰丨丨上令取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次如沸湯遂收於內藏

紫明供奉 陶穀清異録武宗宣內供奉賜坐食甘露毬蜜搗山藥油浴既退侵夜宮嬪離次上獨映琉璃燈籠觀書久之歸寢殿王才人問官家今日以何消遣上曰綠羅供奉已去皂羅供奉不來與丨丨丨相守熟讀尚書無逸篇數遍朕非不能取熱鬧快活正要與絃管尊罍暫時隔破

圓通居士 陶穀清異録比丘海光住廬山石虎菴夜夢人長清瘦而斑衣言捨身爲菴中供養具俄窓外竹生一筍花紫籜如夢者之衣既成竹六尺餘無節黃綠瑩淨江州太守聞之意將奪取竹一夕自倒太守尋罪去光乃用爲拄杖目曰直兄光來都下予因見之光云夢者自稱丨丨丨丨予遂小篆此四字於杖之首令黑漆之

淨君 陶穀清異録商山館中窓頰上有八句詩云丨丨掃浮塵涼友招清風炎炎火雲節蕭然一堂中誰知鹿冠叟心地如虛空虛空亦莫問睡起照青銅不知何人作淨君涼友是帚與扇明矣

光音王 陶穀清異録光叔之賢會昌微忌之帝因引照戲令宮嬪離合鏡字須臾以丨丨丨秦帝曰鏡子封王耶命更之竟不能

易帝不懌而罷距宣宗即位三四年耳**僊音燭**陶穀清異錄同昌公主薨帝傷悼不已以丨丨丨賜安國寺冀追冥福其狀如高層露臺雜寶爲之花鳥皆玲瓏臺上安燭既然點則玲瓏者皆動丁當清妙燭盡絶響莫測其理**光濟叟**陶穀清異錄同光元年高麗遣行人至副使春部少卿上柱國朴嵓叟文雅俊逸如中朝賢士人於書無所不觀談謔有味既行吏掃除其館舍案上得餘燭半挺其末紅印篆文曰丨丨丨大小長印真書朴子親造四字予知而得之叟蓋以命燭也**水精金脈屏風**陶穀清異錄成德節度王鎔求長生不死延異人方士日坐邃宇映丨丨丨丨丨焚香徹昏晝謂飛昇可致僚吏民士莫不竊笑**一條白玉**孫光憲北夢瑣言唐樂安孫氏進士孟昌期之內子善爲詩有代夫贈人白蠟燭詩曰景勝銀釭花比蘭丨丨丨丨丨逼人寒他時紫禁春風夜醉草天書仔細看**白暗黑暗**彭乘墨客

揮犀南人謂象牙爲丨丨犀爲丨丨故老杜詩曰黑暗通蠻貨**透光鑑**沈括夢溪筆談世有丨丨丨鑑背有銘文凡二十字字極古莫能讀以鑑承日光則背文及二十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人有原其理以謂鑄時薄處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後冷而銅縮多文雖在背而鑑面隱然有跡所以於光中現予觀之理誠如是然予家有三鑑又見他家所藏皆是一樣文畫銘字無纖異者形制甚古唯此一樣光透其他鑑雖至薄者皆莫能透意古人別自有術**夾鏡**沈括夢溪筆談予於譙亳得一古鏡以手循之當其中心則摘然如灼龜之聲人或曰此丨丨也然夾不可鑄須兩重合之此鏡甚薄畧無銲跡恐非可合也就使銲之則其聲當銑塞今扣之其聲泠然纖遠既因抑按而響剛銅當破柔銅不能如此澄瑩洞徹歷訪鏡工皆罔然不測**凌牀**沈括夢溪筆談信安滄景之間冬月作小坐牀冰上拽之謂之丨丨**見前塗吉凶**沈括夢溪

筆談嘉祐中伯兄爲衛尉丞吳僧持一寶鑒來云齋戒照之當丨丨丨丨伯兄如其言乃以水濡其鑒鑒不甚明髣髴見如人衣緋衣而坐是時伯兄爲京寺丞衣緑無緣邊有緋衣不數月間英宗即位覃恩賜緋後數年僧至京師蔡景繁時爲御史嘗照之見已著貂蟬甚自喜不數日攝官奉祀遂假蟬冕**照物影倒****向日火生**馬縞中華古今注燧銅鏡以銅爲之形如鏡丨丨則丨丨丨丨則丨丨以艾承之則火出矣**千人麵牀**方勺泊宅編福州近郊幽嵓院資產甚盛有大麵牀號丨丨丨丨**定州紅甆**邵伯溫聞見前錄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閤見丨丨丨丨器帝堅問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爲對帝怒曰嘗戒汝勿通臣僚饋送不聽何也因以所持拄斧碎之妃愧謝久之乃已**方家瓠**魏泰東軒筆錄北番每宴使人勸酒器不一其間最大者剖大瓠之半範以金受三升前後使人無能飲者惟方偕一舉而盡

戎王大喜至今目其器爲丨丨丨每宴南使即出之**古銅鳩杖天台藤杖**鄭景望蒙齋筆談余少好藏三代秦漢間遺器遭錢塘兵亂盡亡之後有遺余丨丨丨丨頭色如碧玉因以丨丨丨丨爲幹植之每置左右**花籃**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八月秋社市學先生預斂諸生錢作社會以致雇倩祇應白席歌唱之人歸時各攜丨丨果實食物社糕而散**四山饕餮**張掄紹興古器評周丨丨丨丨觚右二器純緣之下拱以四山而兩面則爲饕餮間以雷紋中又爲四夔制作無小異但一則色幾渥赭一則黷如鈆色爲不同耳**貫耳壺**張掄紹興古器評周丨丨丨是器脰足飾以雲雷饕餮紋鏤簡古色若蒼玉兩耳通貫上下可繫以挈考其制作非周人不能爲也**旗孫觚**張掄紹興古器評商丨丨丨是器銘爲二孫聯比之狀前一孫則執旗焉夫銘之以二孫者蓋與所謂子子孫孫同意示所傳無窮也周禮司勳凡有功則書

於王之太常此作旗者豈亦取太常之義以昭其功耶

蟠虬瓿 張掄紹興古器評周丨丨是器肩腹之間爲綯紐糾結之狀間以蟠虬形模典雅可愛雖無銘識可求要之非周文物盛時不能有也

麟瓶 張掄紹興古器評漢丨丨此古僕御供給之器也左提右挈奔走奉承無滿溢之失古人制器良有旨哉麟之爲物昔人取以爲聖時之瑞以此飾器殆不虛設

鳧盉 張掄紹興古器評周丨是器銘一字作象形鳧字蓋之上亦以鳧爲飾蓋鳧出入於水而不溺以況則習於禮者也著之於調味之器所以示飲食必由於禮古人即器以寓意即意以見禮即禮以示戒者乃如是耶

羊鐙 張掄紹興古器評漢丨丨按說文鐙謂之鐙張敞東宮舊事載銅鴨頭鐙之類則知漢人之鐙往往取象於物是器爲羊形腦後作轉軸反背於首以承鐙腹虛可以貯水創作巧妙非智者孰能

銅鴨頭鐙 卿定丨丨

宜子孫 張掄紹興古器評漢丨丨鐙當貝漢鑑多以宜君[illegible]子孫爲銘正與詩所謂宜君宜王宜民宜人[illegible]之類同意皆善頌之辭也貝器彷彿駢[illegible]其背此立以爲鐙虛其腹容水以沃爐制作銘載東漢物也

辟邪燼 張掄紹興古器評漢丨丨此黃爐也通體爲辟邪形折其半爲蓋反覆開闔之口鼻目皆通氣香之所從出也規模其小可以置諸懷袖

魚壺 張掄紹興古器評漢丨丨魚麗之詩美萬物之盛多能備禮而魚之爲物潛逃深眇難及於政至於盛多則王者之政成而薦享之禮備此器以魚爲飾意其在是歟

雲螭奩 張掄紹興古器評漢丨丨是器奩也遍體以螭爲飾而蓋作屯雲之狀仍間以螭穴其末可以通氣豈非香烟之所從出乎昔人以奩爲香氣者意有得於是也

翠尾帚 張邦基墨莊漫錄孔雀毛著龍腦則相緻禁中以丨丨作丨每幸諸閣擲龍腦以辟穢過則以翠尾掃之皆聚無有遺者亦若磁石引針

琥珀拾芥物類相感也

具理 張邦基墨莊漫錄東坡自儋耳北歸臨行以詩留別黎子雲秀才云我本儋州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上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見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後批云新釀甚佳求一丨臨行寫此以折菜錢宣和中予在京相藍見南州一士人攜此帖來粗厚楮紙行書抹一二字類顏魯公祭姪文甚奇偉也具理南荒人餅罌

虎子 趙德麟侯鯖錄李廣與兄弟獵於宜山之北見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斃斷其頭爲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爲溲器示厭辱之也至今溲器謂之丨丨或爲虎枕

哀毬 趙德麟侯鯖錄西京雜記云長安巧工丁緩者爲卧褥香爐一名被中爐本出房風其法後絕至緩始更爲機環轉運四周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取被中爲名今謂之丨丨

越窑 趙德麟侯鯖錄今之祕色瓷器世言錢氏有國越州燒進爲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曰祕色比見唐居藪蒙集越器詩云九秋風露丨丨聞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沈綠其嵇中散斷遺根乃知唐時已有祕色非自錢氏始也

熟火 周輝清波雜志宣和間宗室爲爐次索火既至詢所左右云炭色紅今里非是蓋嘗供丨丨此劉推之豈識世事艱難

聚螢囊 程大昌演繁露沈存中清夜錄丁朱崖敗有司籍其家有絳紗籠數十大率如燭籠而無跋無炬不知何用其家曰丨丨也詳其此製有火之用無火之故多丨丨熱亦已巧矣

炭 陸游老學庵筆記北方多丨丨燒巨竹爲之易然無烟耐久亦奇物邛州出有丨丨作丨丨南方多木炭而蜀又鐵烹鍊利於竹炭皆用牛車載以入城予親見之

邛州鐵 見上

小蠻 王楙野客叢書白樂天詩有兩丨丨事如楊柳小蠻腰即公侍姬也如曰小花蠻櫨二三升曰還攜小蠻去試覓老劉看此小蠻乃酒櫨

長明公 李玖纂異記進士楊積家於渭橋以居處繁雜頗妨肄業乃詣昭應縣長借石甕寺文殊

院居旬餘有紅裳既夕而至容色姝麗徐步於簾外歌曰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褰帷弔孤影

積拜迎於門既即席積曰可聞姓氏乎對曰某燧人氏之苗裔也始祖有功烈於人乃統丙丁鎮南方復以德王神農陶唐氏後又王於西漢因食采於宋遠祖無忌以威猛暴耗人不可親遂爲白澤氏所執漢明帝時佛法東流摩騰竺法蘭二羅漢奏請某十四代祖令顯揚釋教遂封爲丨丨至開元初元宗治驪山起華清宮因修此寺羣像既立遂設東西幢封某爲西明夫人因賜琥珀膏設珊瑚帳昨聞足下有幽隱之志籍甚既久願一款顏積納之自是晨去暮還半年家童歸告積乳母母乃潛伏於佛榻俟明以觀之果有隙而出入西幢澄澄一燈矣因撲滅後遂絕紅裳者

錦地衣 周密齊東野語鄭仲爲蜀宣撫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遺丨丨丨一鋪秦命鋪閣上廣袤無尺寸差秦默然不樂鄭竟失意

色如紅玉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又有赬柳丨丨丨丨亦可爲杖能辟雷每雷作時杖頭皆有火光殊不可曉

辟雷 見上

背上花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透光鏡其理有不可明者前輩傳記僅有沈存中筆談及之然其說亦穿鑿余在昔未始識之初見鮮于伯機一枚後見霍清夫家二枚最後見胡存齋者尤奇凡對日瞑之丨丨之丨丨丨丨丨丨纖悉畢具可謂神矣

溫石大釜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達卿嘗爲光祿寺令史掌醴事云炊米之器皆以丨丨爲丨丨甑以白檀香若甕盎之類皆銀爲之極其侈靡前代之所無也

繭瓶 周密癸辛雜識長安有耕者得陶器於古墓中形如卧繭口與足出繭腹之上下色黝黑勻細若石光潤如玉呼爲丨丨大者容數斗小者僅容數合養花成實

布槖 釋惠洪冷齋夜話彭淵材游京師貴人皆前席其家在筠之新昌其貧至饘粥不給父以書名其歸淵材於是南歸跨一驢以一黥挾以丨丨槖黥皆斜絆其腋一邑聚觀親舊相慶三日議曰布槖中必金珠也予雅知其迂闊疑之乃問親舊聞淵材還相慶曰君官爵雖未入手必使父母妻兒脫凍餒之厄槖中所有可早出以觀之淵材喜見眉鬚曰吾富可敵國也汝可拭目以觀乃開槖有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竹一枝歐公五代史草稿一巨編餘無所有

焠兒 陶宗儀輟耕錄杭人削松木爲小片其薄如紙鎔硫黃塗木片頂分許名曰發燭又曰丨丨蓋以發火及代燈燭用也史載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爲業豈即杭人之所製與宋翰林學士陶公穀清異錄云夜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有知者批杉條染硫黃置之代用一與火遇得燄穗然既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貨者易名火寸按此則焠寸聲相近字之譌也然

引光奴 見上

火寸 見上

解語盃 陶宗儀輟耕錄至正庚子秋七月九日飲松江泗濱夏氏清樾堂上酒半折正開荷花置小金巵於其中命歌姬捧以行酒客就姬取花左手執枝右手分開花瓣以口就飲其風致又過碧筒遠甚余因名爲丨丨丨丨坐客咸曰然

還形 伊世珍嫘嬛記楊太真馬嵬變後明皇朝夕思惟有道士以少君術求見上極其寵待冀得復見道士出袖中筆墨索細黃絹誦咒呵筆畫一女人像使上齋戒懷之凝神定意想其平日三日夜不懈道士曰得之矣上出像觀之乃真貴妃面貌也上喜甚道士笑曰未也請具五色帳結壇壁而供之索十五六聰慧端正之女二十四人齊聲歌子建步虛詞道士復焚符誦咒吸烟呵象上次命諸女一一如方呵之至定昏時請上自秉燭入帳中先是道士以五色石示上謂之衡遥以少許研極細和以諸藥令作燭外畫五色花謂之丨丨燭上既入道士命侍者出反閉金扉以藏蕤鑰鎖之天未明道士啟扉曰宜別矣上出帳回視不復更見

器物部六

布帛

季絹管子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三十三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見上文錦縵帛管子於是以虎豹皮｜使諸侯諸侯以｜｜鹿皮報｜燔功之窰管子文采纂組者｜｜｜也春賦管子｜以歛繒帛魯梁之綈管子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蠶蠶也畜之有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

民俗為｜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疏縷之綈晏子合｜｜｜以成帷幕輕紈阿褐子華子今有美麗佼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蒙之以供首則見之者棄之而走更之以｜｜｜｜焉則向之走者留行矣按史記褐作錫異采尹文子昔齊桓好衣紫闔境不鬻｜｜火浣列子｜｜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布則火色垢則布色見上東布呂氏春秋｜之衣新素履雜布荀子｜｜與錦不知異也注雜布麤布廣可為布淮南子北人見｜不知其｜以｜｜也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為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注廣麻子音蜚女工之蠹揚子或曰霧縠之組麗曰｜｜｜｜矣揄鋪幽悒帗縷葉輸揚子｜｜｜｜｜｜｜毳也

荆揚江湖之間曰揄鋪楚曰幽悒陳宋鄭衛之間謂之帗縷燕之北郊朝鮮洌水之間曰葉輸罽錦麗而堅抱朴子｜｜｜｜且｜未可謂之減於蓑衣尺縠戰國策王之愛國愛民不若王愛｜｜也七緻史記景帝紀令徒隸衣｜｜布阿縞史記李斯傳｜｜之衣錦繡之飾赤綈緣繒史記匈奴傳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紐一繡十匹錦三十匹｜｜｜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蜀布史記西南夷傳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印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霧縠史記司馬相如傳被阿錫榆紵縞雜纖羅垂｜｜紵縞見上纖羅見上楊布史記貨殖傳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皮革千石注師古曰麤厚之布錦繡綺縠絺紵罽漢書高帝紀賈人毋得衣

｜｜｜｜｜｜｜操兵乘騎馬注師古曰綺文繪也即今之細綾也絺細葛也紵織紵為布及疏也罽織毛若今氍毹及罷毹之類也戈綈漢書文帝紀身衣｜注如淳曰戈皂也賈誼曰身不皂綈師古曰戈黑色也綈厚繒綈音大奚反齊三服漢書元帝紀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官北假田家注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縱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凡三師古曰縱與纔同即今之方目紗也紈素今之絹也輕綃今之輕紗也華文漢書禮樂志被｜｜剛霧縠白縠薄紈漢書賈誼傳｜｜之表｜｜之裏綻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名客以被牆荃葛漢書江都王傳遣人通越絲王閩侯遺呂錦帛奇珍絲王閩侯亦遺建｜｜珠璣犀甲翠羽蝯熊奇獸注蘇林曰荃音詮細布屬也純緜漢書王莽傳夫荷葛被毳者難與道｜｜之麗密繒練漢書王莽傳太后宜

且衣｜｜頗損膳呂視天下注師古曰繒練謂帛無文者

十綴 漢書王莽傳自公卿呂下一月之祿｜｜布二匹或帛一匹

冰紈 後漢書章帝紀癸巳詔齊相省｜｜方空縠吹綸絮注紈素也冰言色鮮潔如冰釋名曰縠紗也方空者紗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之方目紗也綸似絮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亦紗也前書齊有三服官故詔齊相罷之

方空縠 見上

吹綸絮 見上

此繒特宜染色

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反以為綺縠就視迺笑后辭曰｜｜｜｜｜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

都布 後漢書馬援傳更為援制｜｜單衣注東觀記曰都作答史記曰答布千疋前書音義曰答布白疊布也何承天纂文曰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名

都致錯履無極 見上

厚繒 後漢書馬廖傳今陛下躬服｜｜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

綵牒

後漢書王符傳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草舄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璹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窮極麗美轉相誇咤

葛子 見上

筩中 見上

女布 見上

魚濯 後漢書王符傳濯錦呂魚浣布呂灰

灰浣 見上

蜘蛛作絲 後漢書王符傳注楊雄蜀都賦布則不可見風筩中黃潤一端數金

一端數金 見上

帛疊蘭干 後漢書西南夷傳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繡罽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注外國傳曰諸薄國女子織作帛疊花布華陽國志曰蘭干獠言紵

潔白不受垢汙 後漢書西南夷傳有梧桐木華績呂為布幅廣五尺｜｜｜｜先呂覆亡人然後服之注廣志曰梧桐有白者剽國有桐木其華有白毳取其毳淹漬緝織以為布也

梧桐布 見上

斑罽 後漢書西南夷傳其人能作旄氈｜｜青頰毛氈羊羖之屬注周書伊尹為四方獻令曰正西昆侖狗骨鬼親枳已關耳貫胷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紈罽龍角神龜為獻湯曰善何承天纂文曰紈氏罽也音卑疑反毛即紈也

紈罽 見上

火毳 後漢書西南夷傳又其賓慕｜｜馴禽封獸之賦軨積於內府注火毳即火浣布也傳子曰長老說漢桓時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公卿朝臣前佯爭酒失杯而汗之冀偽怒解衣而燒之布得火燦然而燼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如水澣也

金縷罽 後漢書西域傳大秦國刺金縷繡織成｜｜｜｜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

氎毲 後漢書烏桓傳婦人能刺韋作文繡織｜｜注廣雅曰氎毲罽也氎音力於反毲音胡達反

十二蹯 魏志杜夔傳注馬鈞巧思絕世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蹯六十綜者六十蹯先生患其喪功費日乃省易以｜｜｜

海西 魏志東夷傳注魏略大秦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毳名曰｜｜布

水羊毳 見上

鹿行錦 齊書高帝紀大明秦始以來相承奢侈百姓成俗太祖輔政罷御府省二尚方諸飾玩至是又上表禁民間華偽雜物不得以金銀為箔馬乘具不得金銀度不得織成繡裙道路不得著錦履不得用紅色為旛蓋衣服不得剪綵帛為雜花不得以綾作雜服飾不得作｜｜｜及局脚檉柏牀牙箱籠雜物綵帛作屏幛錦緣薦席不得私作器仗不得以七寶飾樂器又諸雜漆物不得以金銀為花獸不得輒鑄金銅為像皆須墨勑凡十七條

吉貝 梁書林邑國傳出瑇瑁貝齒｜｜沈木香吉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柚其緒紡之以作布潔白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為斑布也

與焦麻無異 梁書扶南國傳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極

得數尺以為手巾｜｜｜｜｜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洿則投火中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

白疊子 梁書高昌國傳多草木草實如蠒蠒中絲如細纑名為｜｜｜國人多取織以為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

波斯錦 梁書滑國傳普通元年又遣使獻黃師子白貂裘｜｜｜等物

花練 陳書姚察傳察自居顯要甚勵清潔其廪賜以外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止送南布一端｜｜一匹察謂之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歎接幸不煩爾

麻布蒲練 見上

入筒細布 南史宋武帝紀廣州嘗獻｜｜｜｜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

精麗勞人 見上

涼州緋色天下之最 魏書尉聿傳性耿介肅宗時為武衛將軍是時領軍元乂秉權百寮莫不致敬而聿獨長揖不拜尋出為平西將軍東涼州刺史｜｜｜｜｜｜｜｜又

送白綾二千疋令聿染拒而不許又諷御史劾之驛徵至京覆驗無狀還復任

紫纈 魏書封回傳滎陽鄭雲諂事長秋卿劉騰貨｜｜四百匹得為安州刺史

仙人文綾 魏書畢衆敬傳獻眞珠璫四具銀裝劍一口刺虎矛一枚｜｜｜｜一百匹

單絲之縑 魏書食貨志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設有舊者而復禁斷並不得行專以｜｜｜｜疏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為尺以濟有無至今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饑寒之苦良有分截布帛壅塞錢貨實非救恤凍餒子育黎元

百練縑 北齊書李元忠傳曾貢世宗蒲桃酒一盤世宗報以｜｜｜遺其書曰儀同位亞台鉉識懷貞素出藩入侍備經要重而猶家無擔石室若懸磬豈輕財重義奉時受已故也久相嘉尚嗟咏無極恒思標賞有意無由忽辱蒲桃良深佩戴聊用絹百匹以酬清德也其見重如此

山東大文 北齊書祖珽傳自解彈琵琶能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為娛遊集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為聲色之遊諸人嘗就珽宿出｜｜｜｜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疋令諸嫗擲樗蒲賭之以為戲樂

連珠孔雀 見上

老石機杼 北齊書石曜傳武平中黎陽郡守值斛律武都出為兗州刺史武都即丞相咸陽王世子皇后之兄性甚貪暴先過衛縣令丞以下聚斂絹數千匹以遺之及至黎陽令左右諷動曜及郡治下縣官曜手持一縑而謂武都曰此是｜｜｜｜聊以奉贈自此來並須出於吏民吏民之物一毫不敢輒犯武都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

綾文布 隋書高帝紀相州刺史豆盧通貢｜｜｜命焚之於朝堂

鷄鳴布 隋書地理志豫章之俗頗同吳中有夜浣紗而旦成布者俗呼為｜｜｜

六破 舊唐書代宗紀戊寅詔纂組文繡止害女紅令師旅未息黎元空虛豈可使淫巧之風有虧常制其綾錦花文所織盤龍對鳳麒麟獅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

萬字雙勝透背及大繝錦竭鑿｜｜已上並宜禁斷其長行高麗白錦大小花綾錦任依舊例織造有司明行曉諭

金碧文絲 舊唐書穆宗紀南詔王丘佺進｜｜｜｜十有六品

盤條繚綾 舊唐書敬宗紀詔浙西織造可幅｜｜｜｜一千匹

眞珠絹 舊唐書文宗紀日本貢｜｜｜

黃帊 唐書禮樂志刺史令貲其土之實錦綺繒布葛越皆五兩為束錦以｜｜常貢之物皆[illegible]

女稽布 唐書地理志銀州土貢｜｜｜

龜甲 唐書地理志蔡州土貢珉玉棊子四窠雲花｜｜雙距溪鷘等綾

胡女布 唐書地理志隰州大寧郡土貢｜｜｜蜜蠟燭

鵝溪絹 唐書地理志陵州仁壽郡土貢麩金｜｜｜細葛續髓苦藥

端屯鉤綟 唐書百官志布五丈為｜錦六兩為｜絲五兩為｜麻三觔為｜

月庫 唐書裴延齡傳於是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為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為賸庫樣物三十萬緡為季庫帛

以素出以色入者為｜｜

鬬鷄紗 五代史雜傳孫德昭梁太祖頗德其附己以龍鳳劍｜｜｜遺之

鹿胎龜殼 宋史太宗紀太平興國七年詔川峽諸州官織錦綺｜｜透背六銖欽正｜｜等悉罷之

平絁 宋史食貨志青齊鄆濮淄濰沂密登萊衡永全州市｜｜

八蠶之綿 宋史陳堯叟傳咸平初詔諸路課民種桑棗堯叟上言曰臣所部諸州土風本異田多山石地少桑蠶昔云｜｜｜諒非五嶺之俗度其所產恐在安南

繡絲絞 宋史閻婆國傳淳化三年十二月國王貢象牙真珠繡花銷金及｜｜｜雜色絲絞吉貝雜色絞布

花蓋 宋史高昌國傳出貂鼠白氎繡文｜｜布

紅珠筋線 遼史聖宗紀統和七年賜於越宋國王｜｜｜｜命入內神帳行再生禮皇太后賜物甚厚

金線綺 遼史聖宗紀太平五年二月戊午禁天下服用明金及｜｜｜國親當服者奏而後用

駞尼 遼史道宗紀詔夷離堇及副使之族并民奴賤不得服｜｜水獺裘刀柄兔鶻鞍勒珮子不許用犀玉骨突犀惟大將軍不禁

自成綿段 金史章宗紀平晉縣民利通家蠶｜｜｜｜長七尺一寸五分闊四尺九寸詔賜絹十匹

西錦 元史世祖紀以平陰縣尹馬欽發私粟六百石賑饑民又給民粟種四百餘石詔獎諭特賜｜五端以旌其義

印花綺段 元史世祖紀蘇木達國相臣卯里八合剌攤赤因事在俱藍國聞詔代其主打古兒遣使奉表進指環｜｜｜｜及錦衾二十合

東紵 元史世祖紀耽羅遣使貢｜｜百匹

韌密比綾綺 元史世祖皇后弘吉剌氏傳后嘗於太府監支繒帛表裏各一帝謂后曰此軍國所需非私家物后何可得支后自是率宮人親執女工拘諸舊弓絃練之緝為紬以為衣其｜｜｜｜

春蕪香荃 郭憲洞冥記波祇國亦名波弋國獻神精香草亦名荃靡一名｜｜一根百條其間如竹節柔軟其皮如絲可為布所為春蕪布亦名｜｜布堅密如紈冰也握一片滿室皆香婦人帶之彌月芬馥

霞光藻龍連煙 郭憲洞冥記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為簾青瑠璃為扇懸黎火齊為牀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浮金者色如金自浮於水上輕玉者其質貞明而輕有｜｜繡有｜｜繡有｜｜繡有走龍錦有雲鳳錦翻鴻錦閣上燒荃靡香屑燒棗許其氣三月不絕

走龍雲鳳翻鴻 見上

麟毛布鳳毛錦 郭憲洞冥記有五味草初生味甘花時味酸食之使人不眠名曰却睡草末多國獻此草此國人長四寸織｜｜為｜以文石為牀人形雖小而室宇崇曠織｜｜｜以錦為帷幕也

靈 郭憲洞冥記日色已暗帝求海肺之膏以為燈焉取｜｜布為纏火光甚微而光色無幽不入

齊陶之縑 桓寬鹽鐵論吏之所入非獨｜｜｜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

鹽鐵論夫羅紈文繡者人君后妃之服也繭紬縑練者婚姻之嘉飾也是以文繒薄織不粥於市今富者縟繡羅紈中者｜｜｜｜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

素綈錦冰 桓寬劉熙釋名繭幕也貧者著衣可以幕絡絮也或謂之｜｜者

罽賓氎毲 三輔黃圖溫室以椒塗壁被之文繡香桂為柱設火齊屏風鴻羽帳規地以｜｜｜｜

蒲桃錦散花綾 葛洪西京雜記霍光妻遺淳于衍｜｜｜｜二十四匹｜｜｜｜二十五匹綾出鉅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其第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四鑷六十日成一匹匹直萬錢

雲崑列堞 王嘉拾遺記因祇之國來獻有｜｜錦文似雲從山岳中出有｜｜錦文似雲霞覆城雉樓堞雜珠錦文似貫珠佩也有篆文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錦文似列燈燭也幅廣三尺

蛟布 任昉述異記揚州有蛇市市人鬻珠玉而雜貨｜｜蛟人即泉先也又名泉客

龍紗 任昉

述異記南海出蛟綃紗泉先潛織一名織錦濯之江流｜｜其價百餘金以為服入水不濡

酈道元水經注錦工｜｜｜｜｜則｜｜｜｜｜而錦至鮮明濯以佗江則錦色弱矣

蛟龍錦楊衒之洛陽加藍記荊州秀才張裴裳為五言有清拔之句云異林花共色別樹鳥同聲或以｜｜賜之按或謂臨淮王或

交趾白縠唐六典山南道歲貢｜｜｜｜

絹八等布九等唐六典凡絹布出有方土類有精粗｜分為｜｜｜｜｜｜分為｜｜｜｜｜｜所以遺有無和利用也

綾文突起顏師古大業拾遺記越溪貢都光綾｜｜｜｜｜有光彩越人乘槎風舟泛於石帆山下將野蘭繰之繰絲女夜夢神人告之禹穴三千年一開汝所得野蘭即江淹文集中壁魚所化也織絲為裳必有奇文織成果符所夢故進之

兎褐李肇國史補宣州以兎毛為褐亞於錦綺後有染絲織者尤妙故時人以｜｜真不如假也

青縑白綾李肇翰林志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內臺給｜｜｜｜或以錦被帷帳氈褥畫迴中枕

蠻羅籠餅李石續博物志驃國諸蠻並不養蠶收蠻羅木子破其殼中如柳絮細織為幅服之謂之｜｜｜｜

得水則舒遇火則縮蘇鶚杜陽雜編大彩國貢神錦衾水蠶絲所織也方二丈厚一寸其上龍文鳳彩殆非人工其國以五色彩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於池中始生如蚊睫游泳於其間及老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雖驚風疾吹不能傾動大者可闊三四尺而蠶經十五日即跳入荷中以成其繭形如斗自然五色國人繰之以織神錦亦謂之靈泉絲上始覽錦衾與嬪御大笑曰此不足以為嬰兒綳席曷能為我被耶使者曰此錦之絲水蠶也｜｜｜｜水火相反｜｜｜｜遂於上前令四宮張之以水一噴即方二丈五色煥爛逾於向時上乃歎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不亦然哉則却令以火逼之須臾如故上

益異之龍油綾魚油錦蘇鶚杜陽雜編有女王國貢｜｜｜紋采尤異皆入水不濡濕云有龍油魚油故也

燈籠錦邵伯溫聞見前錄妃又嘗侍上元宴於端門服所謂｜｜｜｜者上亦怪問妃曰丈彥博以陛下春妾故有此獻上終不樂後潞公入為宰相臺官唐介言其故及燈籠錦事介雖以對上失禮遠謫潞公尋亦出判許州蓋上兩罷之也或云燈籠錦者潞公夫人遺張貴妃公不知也

一年景陸游老學菴筆記靖康初京師織帛及婦人首飾皆備四時如節物則春蕃燈毬競度戊虎雲月之類花皆則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併為一景謂之｜｜

裁以為衣眞若煙霧陸游老學菴筆記亳州出輕紗舉之若無｜｜｜｜｜輕容周密齊東野語紗之至輕者有所謂｜｜出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

錯紗配色綜線挈花陶宗儀輟耕錄閩廣多種木綿紡績為布名曰吉貝松江府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其地土田磽瘠民食不給因謀樹藝以資生業遂覓種於彼初無踏車椎弓之製率用手剖去子線絃竹弧置案間振掉成劑厥功甚艱國初時有一嫗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做造捍彈紡績之具至於｜｜｜｜｜｜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帨其上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粲然若寫人既受教競相作為轉貨他郡家既就殷未幾嫗卒莫不感恩灑泣而共葬之又為立祠歲時享之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張　塤
謄録監生臣李青標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子史精華

75

中人民出版社